

# 魯迅全集

## 第十八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第十八卷

十 毀 山  
月 滅 牧 民  
壞 孩 子 和 別 的 奇 聞

魯迅全集

第十八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

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日本相畫家堀尾爲先生畫像

堀尾先生



昭和十二年一月

堀尾先生



大正四  
月以

一  
代

ま  
母  
か  
ん

意  
と  
ん  
と

情  
心

像畫生先題尾堀

魯迅全集 第十八卷 目次

十月

作者自傳……………二

十月

- 一 墨斯科鬧了起來……………一七
- 二 布爾喬亞已經亞門了！……………二四
- 三 在街頭相遇……………三一
- 四 萬國旅館附近的戰鬪……………四一
- 五 在普列思那……………四四
- 六 亞庚……………六三

七	亞庚之死	七七
八	『惡夢』	九四
九	母親的痛苦	九九
一〇	可怕的夜	一〇四
一一	兩個兒子	一一三
一二	再見！	一二三
一三	『愛國者』	一三〇
一四	士官候補生之談	一四一
一五	廣場上的戰鬪	一四七
一六	尼啓德門邊的戰鬪	一五三
一七	退卻	一六四
一八	加里斯坦珂夫之死	一七二
一九	礮火下的克萊謨林	一八五
二〇	孤立無援	一九一
二一	繳械	一九五

二二	怎麼辦呢？	101
二三	毋覓其子	104
二四	要獲得真的自由	111
二五	亞庚在那里？	116
二六	回想起來	131
二七	誰是對的？	141
二八	錯了！	145
	後記	151

## 毀 滅

	作者自傳	161
	著作目錄	164
	關於毀滅（日本藏原惟人作）	165
	代序：關於新人的故事（蘇聯弗理契作）	168
	毀滅	

第一部

一 木羅式加.....二六九

二 美諦克.....三〇三

三 用嗅覺.....三一八

四 孤獨.....三三九

五 農民.....三三八

六 礦山的人們.....三四七

七 萊奮生.....三五九

八 對頭.....三七五

九 第一步.....三九九

第二部

一 在部隊裏的美諦克.....四一一

二 開始.....四二九

三 苦惱.....四四九



四 路徑…………… 四六九

五 重負…………… 四九二

### 第三部

一 美迭里札的偵察…………… 五一五

二 三個死…………… 五三六

三 泥沼…………… 五六三

四 十九人…………… 五八四

後記…………… 六〇三

## 山民牧唱

序文 (PROLOGO)…………… 六一七

放浪者伊利沙關合 (ELIZABIDE EL VAGABUNDO)…………… 六二三

山民牧唱 (IDILIOS VASCOS)

燒炭人…………… 六四一

秋的海邊…………… 六四五

一個管墳人的故事.....	六三三
馬理喬.....	六六二
往診之夜.....	六六六
善根.....	六七〇
小客棧.....	六七七
手風琴頌.....	六八三
捉狹鬼萊哥羌合奇 (LECOCHANDEGUI EL JOYAL).....	六八六
會友 (EL CHARUTERO).....	六九六
鐘的顯靈 (EL MILAGRO DE CAMPANA) (未譯)	
少年別 (ADIOS A LA BOHEMIA).....	七一〇
跋司珂族的人們 (VIDAS SOMBRÍAS)	
流浪者.....	七三一
黑馬理.....	七三四
移家.....	七三九

——附錄——  
禱告.....七四三

麵包店時代.....七五五

## 懷孩子和別的奇聞

前記.....七五二

壞孩子.....七五五

難解的性格.....七六〇

假病人.....七六五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七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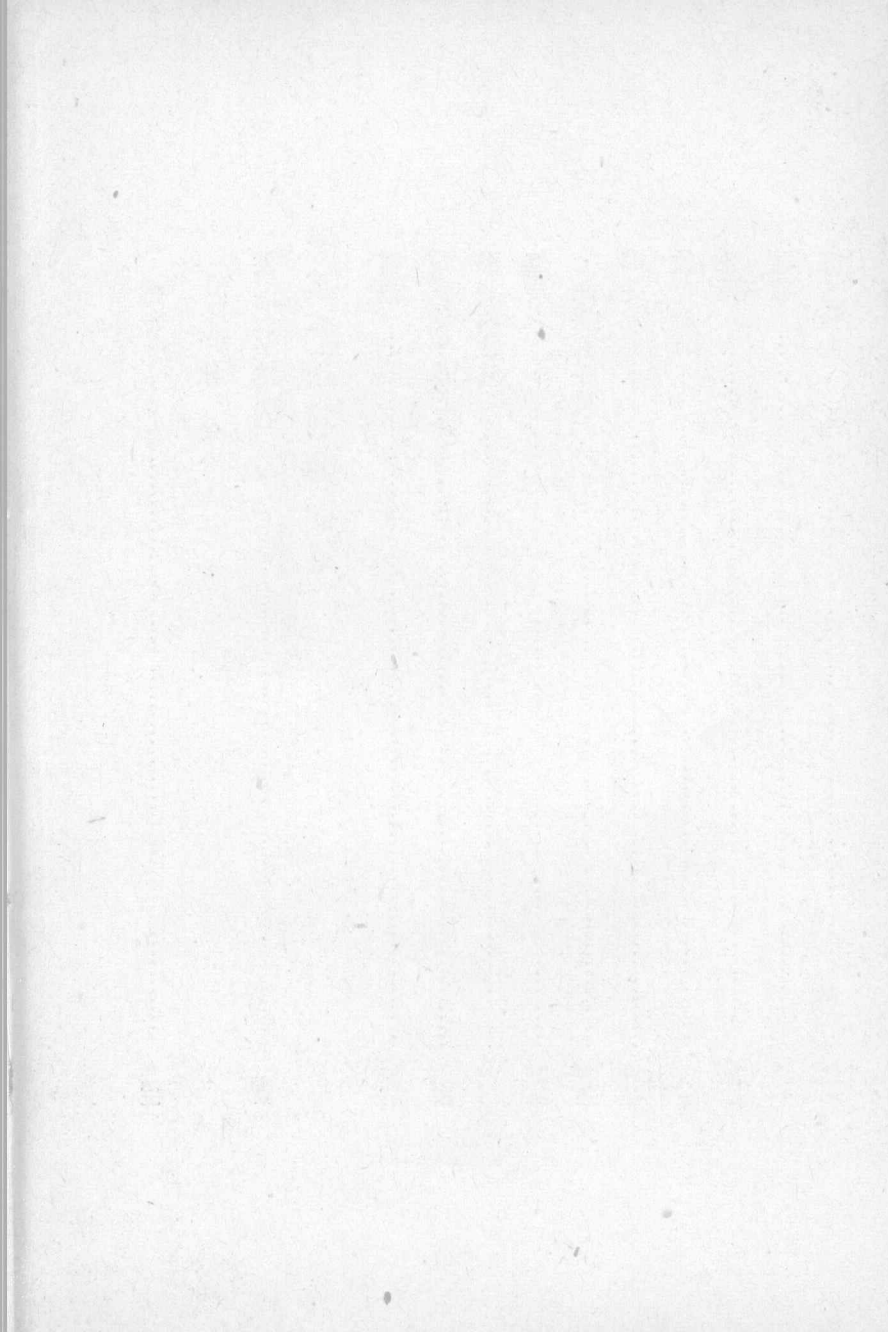
那是她.....七七七

波斯勳章.....七八五

暴躁人.....七九三

陰謀.....八一

譯者後記.....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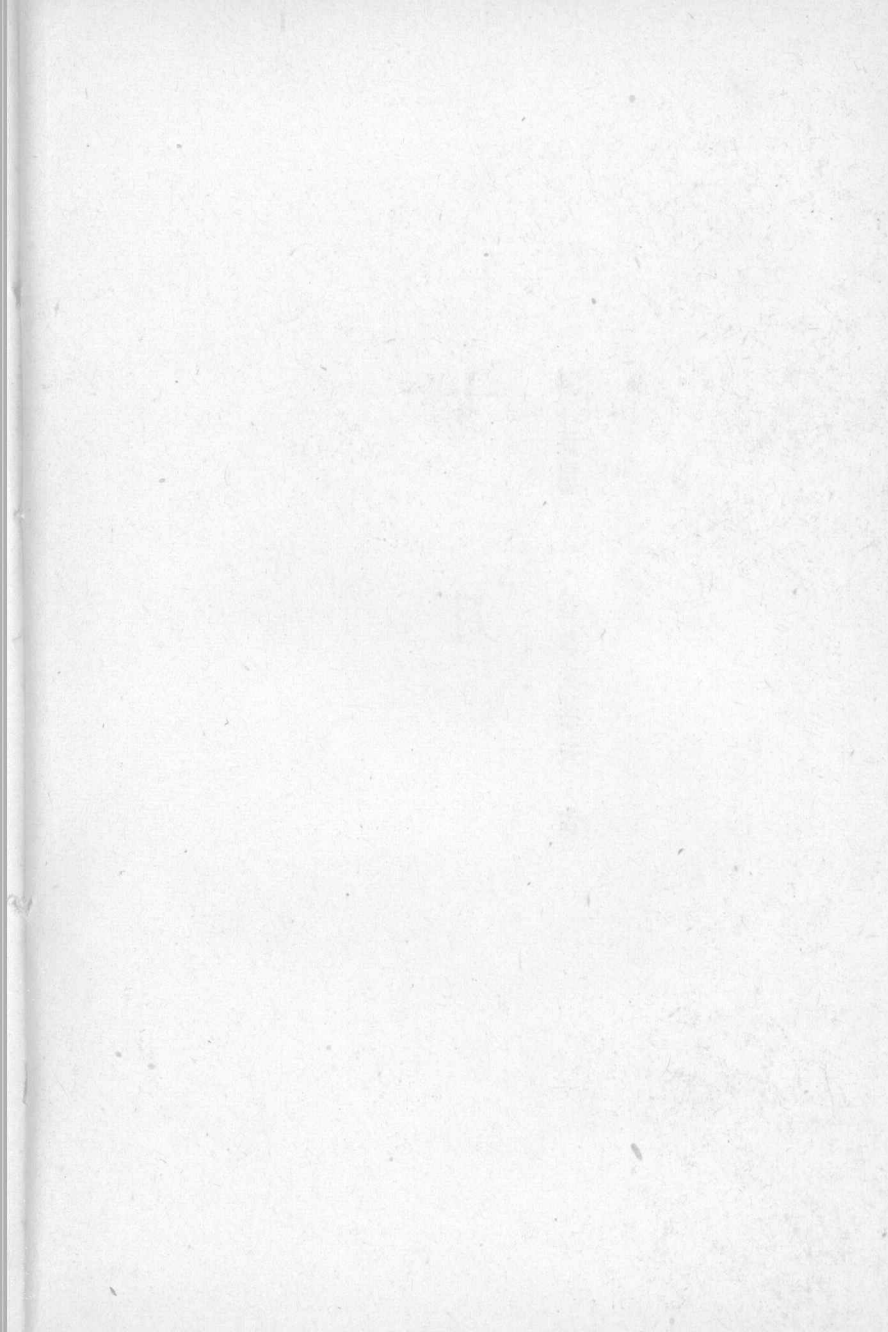


十  
月

蘇聯

A·雅各武萊夫

作



## 作者自傳

我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在賽拉妥夫 (Saratov) 縣的伏力斯克 (Volysk) 父親是油漆匠。父家的我的一切親屬，是種地的，伯爵渥爾羅夫·大關陀夫 (Orlov-Davidov) 的先前的農奴，母家的那些，則是伏爾迦 (Volga) 河畔的船伕。我的長輩的親戚，沒有一個識得文字的。所有親戚之中，只有我的母親和外祖父，能讀教會用的斯拉夫語的書。然而他們也不會寫字。將進小學校去的時候，我已經自己在教父親看書，寫字了。

當我幼小時候，所看見的，是教士燈，嚴緊的斷食，香，皮面子很厚很厚的書——這書，我的母親常在幾乎要哭了出來的看着。十歲時候，自己練習看書，幾年之中，看的全是些

故事，聖賢的傳記，以及寫着強盜，魔女和林妖的本子——這些是我的愛讀的書。

想做神聖的隱士。在十二年（註一）我便遁進沛爾密（Permi）的林中去。也走了幾千威爾斯忒（註二）（一直到喀山縣）然而苦于饑餓和跋涉，回來了。但這時，我也空想着去做強盜。

又是書——古典底的旅行。還有修學時代，（在市立學校裏。）

從十五年起，是獨立生活。一年之間，在略山·烏拉爾（Fiazani-Ural）鐵路的電報局，後來是在伏力斯克的郵政局裏做局員。這時候，讀了都介涅夫（Turgeniev）的父子和牛蒡只是生長……于是生活都遭頓挫了。因為遇到了信仰完全失掉那樣的大破綻。來了異常苦惱的時代：『那里纔有意義呢？』然而一九〇五年（註三）鬧了起來。『這裏有意義和使命。』入了S. R.（註四）急進派。六年間——是發瘋的鎖索（註五）

（註一）一九一二年，下做此例。

（註二）俄里名。I Versh. 約中國三百五十丈。

（註三）這年有日、俄戰爭後的革命。



然而奇怪：這幾年學得很多。去做實務學校的聽講生，於是進了彼得堡大學的歷史博言科，傾心聽着什令斯基（Zilinski），羅式斯基（Losski），文該羅夫（Vengerov），彼得羅夫（Petrov），薩摩丁（Zamoln），安特略諾夫（Andrianov），等人的崇高而人道主義底的講義，後來就袋子裏藏着手鎗，我們聚集起來，空想着革命之後的樂土，向涅夫斯基（Nevski）的關口，那工人們所在之處去了。而這也並非只是空想。

時候到了：西伯利亞去。在托博里斯克（Tobolsk）縣一年。密林。寂靜。孤獨。思索。不將革命來當我的宗教了。

又到彼得堡，進大學。但往事都如影子，痕跡也不賸了。

我怕被捕。向高加索去了，然而在那邊的格羅士努易（Grozni），已經等着追躡者。僻縣的牢獄，死罪犯，夜夜聽到的契契尼亞人的哀歌。人們從許多情節上，在摘發我的罪。我怕了，他們知道着這些事麼，那麼此後就只有絞架了。幸呢還是不幸呢，他們並不知道。

（註四）社會革命黨。

（註五）大約是指下獄或監視。

過了半年，被用囚人列車送到波士妥夫·那·頓 (Postov-na-Don) 去，在巡警的監視之下者五年。

主顯節——是晴朗，烈寒，明晃晃——這天，將我放出街上了，但我的衣袋裏，只有一個波勒丁涅克，(註六)雖然得了釋放，在獄裏卻已經受了損傷的。我不知道高興好呢，還是哭好。然而幾乎素不相識的人，幫了我了。

于是用功，外縣的報紙『烏得羅·有迦』(Utro Yega) 的同人。

一九一四年八月，自往戰線——為衛生隊員。徒步而隨軍隊之後者一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什拉爾陀伏附近)的早晨，看見鶯兒在樹上高聲歌唱——大約就在那時，俄羅斯兵約二萬，幾乎被(初次使用的)德國的毒瓦斯所毒死了。

于是戰爭便如一種主題一樣，帶着悲痛，坐在我的靈魂中。此後，是墨斯科。『烏得羅·露西』(Utro Rossi)。(註七)寫了很多。也給日報和小

(註六)錢幣名，約值五角。

(註七)日報名，這里是猶言在這報館裏做事。

雜誌做短篇小說。但在這些作品上，都不加以任何的意義。

一九一七年的三月。(註八)於是十月。(註九)從一九一八至一九一八年間的冬天，日夜不離毛皮靴，皮外套，闊邊帽地過活。因為肚餓，手卻都腫了起來。兩個和我最親近的人死掉了。到來了可怕的孤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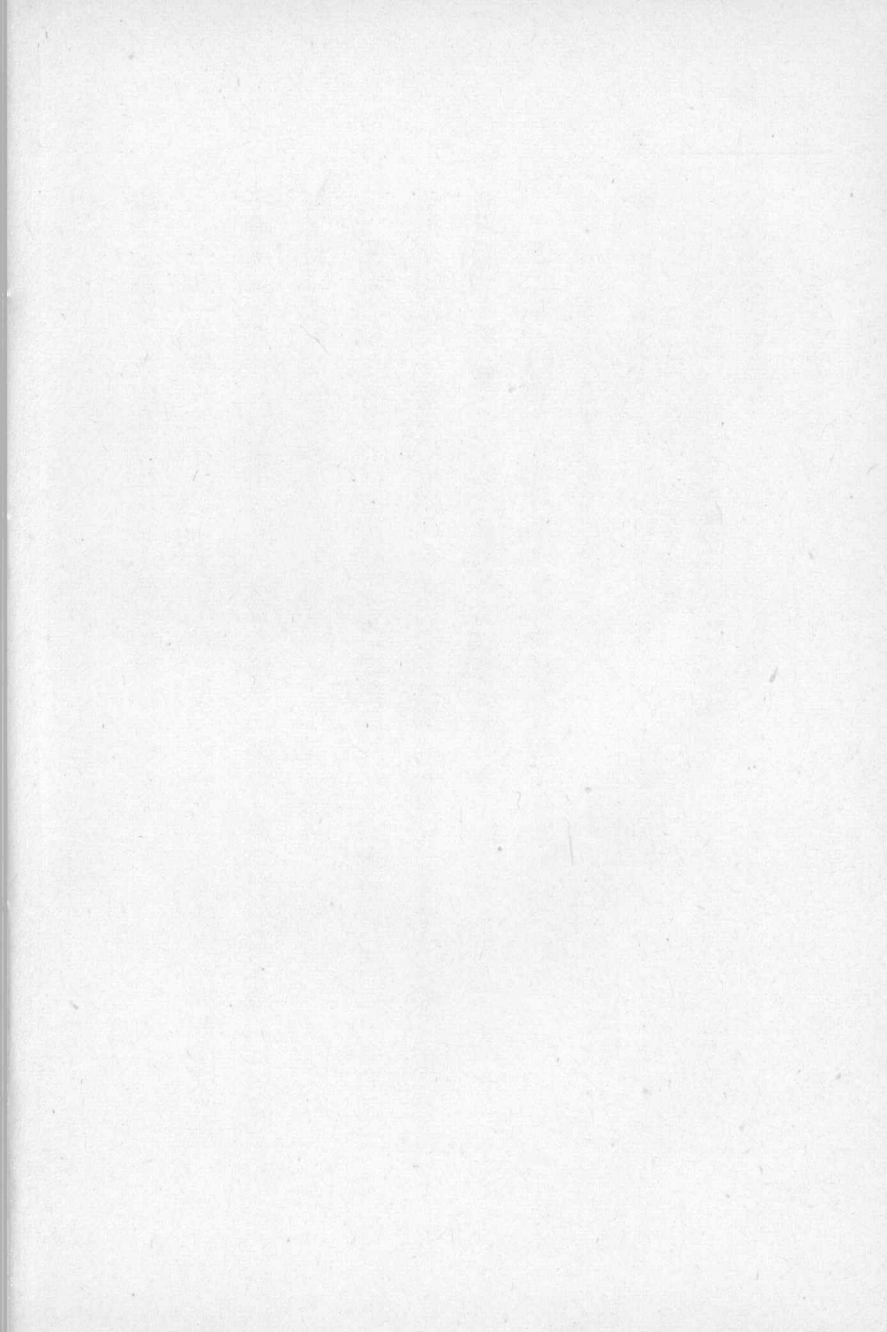
絕望的數年。那里去呢？做什麼呢？不是發狂，就是死掉，或者將自己拿在手裏，聽憑一切都來絕緣。文學救了我，創作起來了。現在是很認真。一到夏（每夏）就跋涉于俄羅斯，加以擬視。在看被拋棄了的俄羅斯，在看被擡起來的俄羅斯。

而且——似乎——俄羅斯人，人性，是成着我的新宗教。

亞歷山大·雅各武萊夫

(註八)俄國第一回大革命之月。

(註九)第二回大革命之月，即本書所描寫的。



## 墨斯科鬧了起來

當母親叫起華西理來的時候，周圍還是昏暗的。她彎了腰俯在睡着的兒子的上面，搖他的肩，一面亢奮得氣促，用尖銳的聲音叫道：

「快起來罷！在開鎗哩！」

華西理嗅了驚，起來了，坐在牀上。

「說什麼？」

「我說，在開鎗呀；布爾塞維克在開鎗呵……」

母親身穿溫暖的短襖，用灰色的頭巾包着頭髮，站在牀前。在那手裏，有一隻到市場去時，一定帶去的空籃子。

「你就像羊兒見了新門似的發獸，沒有懂麼？凡涅昨天晚上沒有回家來，不知道可能沒事。唉，你，上帝呵！」

母親的臉上忽然打皺，癢擊着，似乎即刻就要哭了。但是熬着，又尖利地嘍叨起來：

「討厭的人們呀，還叫作革命家哩！趕出了皇帝，這回是自己同志們動手打架，大家敲腦袋了。這樣的傢伙，統統用鞭子來抽一通纔好。今天是麪包也沒有給看罷，我什麼也沒有帶回來。」

她說着，便提起空籃來塞在兒子的面前。

華西理驟然清楚了。

「原~~~~來！」華西理拖長了語音，便即穿起衣服來，將外套披在肩膀上。

「你那里去呀，胡塗蟲！」母親愁起來了。「一個是連夜不回來，你又想爬出去了？真是好兒子……你那里去？」

但華西理並不回答，就是那樣——也不洗臉，也不掠掠頭髮，頭裏模模胡胡，——飄然走到外面去了。

天上鎖着煙一般的雲，是陰晦的日子，門旁站着靴匠羅皮黎。他是『耶司排司』這譚名的主子，和華西理家並排住着的。隣近人家的旁邊，聚着人山，街上是羣衆擠得黑壓壓地。

『哪，華西理·那札力支，布爾塞維克起事了呀——耶司排司在扳臉上浮着微笑，來招呼華西理說——聽哪，不在砰砰噹噹麼？』

華西理聳着耳朵聽。他聽得彷彿就在近邊射擊似的，也在遠處隱約地響。

『那是什麼呀，放的是鎗罷？』他問。

耶司排司點頭給他看。

『鎗呀，半夜裏砰砰噹噹放起來的。所以流血成河，積屍如山呵，了不得了，華西理·那札力支。』

長身曲背，脣鬚的兩端快到肩頭，穿着過膝的上衣的耶司排司的模樣，簡直像一個加了兩條腿的不等樣的嚇鴉草人。和他一說話，無論誰——熟人也好，生人也好——一定要發笑：耶司排司是滑稽的人。自己也笑，也使別人笑，但現在卻不是發笑的亂子了。

「喂，華西理·那札力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是兄弟交鋒麼？唉，蠅子咬的……」

華西理正在傾聽着鎗聲，沒有回答。

射擊並無間斷，掩在朝霧中的市街，充滿了駭人的聲音。

劈拍……拍……呼呼……——在望得見的遠處的人家後面發響。

「墨斯科阿媽鬧起來了！本是蜂兒嗡嗡，野獸噪叫一般的，現在卻動了雷了，簡直好像伊里亞（註一）在德威爾斯克大街（註二）動彈起來似的了。」耶司排司從橫街的遠處的屋頂上，望着墨斯科的天空，發出低聲，用了深沉的調子說，「我們在這裡，不要緊；要不然，現在就是夾在交叉火線中間哩。」

在街上，——在橋那里，而不是步道上，——華西理的熟人——隆支·里沙夫跑過了。這人原先是貧農，是鐵匠，是壞脾氣的粗暴的蠢才。

（註一）伊里亞·羅謨美茲，古代史詩中的大勇士。

（註二）墨斯科的衝要處所。



「你們爲什麼默站着的？那邊發鎗呀。我打下士們去。」他且跑且喊，鳥的翅子似的揮着兩手，轉過橫街角，消失在默默地站着的羣衆那面了。

「這小子！」耶司排司憤然，絮叨地說：「打下士去」……狗嘴……你明白什麼緣故麼？這時候，連聰明人也胡塗，這小子的前途，可是漆黑哩。」

華西理立刻悟到，連里沙夫那樣酗酒の獸子，也去領鎗械，可見前幾天鬧嚷嚷的街頭演說，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一定將反響給了民衆了。

「那麼，我們也動手罷。」他心裏想，不覺挺直了身子，笑着轉向鐵匠那面，說道：

「哪，庫慈瑪·華西理，同去罷！」

「那里去？」耶司排司噢了一驚。

「那邊去，和布爾塞維克打仗去，」華西理說，指着市街那邊。

靴匠愕然地看着華西理的臉。

「說什麼……同我……後來再去……連你……還是不去罷。」

「爲什麼呢？」華西理問道。

「事情重大了呀。打去也是，被打也是，但緊要的是……」耶司排司沒有說完，便住了口，順下眼睛去，用不安的指尖摸着鬍鬚。

「緊要的是什麼？」

「緊要的，是真的真理呀……沒有人知道。你們的演說我也聽過了……誰都說是有真理，其實呢，誰也沒有的。真理究竟在那里？我還沒有懂得真的真理，那能去打活的人呢？這些處所你可想過了沒有？」

靴匠凝視着華西理的眼。

「去打即使是好的……但不小心，也許會成了反抗真理的哩，對不對？」

「唉，你還在講古老話。流氓爬出洞來了，何嘗是真理呀！拋下你這樣的真理罷！」華西理不耐地揮一揮手，趕快離開門邊，回到家裏去了。

過了五分鐘，帶着皮手套，衣服整然的他，就從大門跑出，跟着也跑出了他的母親。

「要回來的呀，一定回來呀！」她大聲叫道。

然而華西理並不回答，也不回頭，粗暴地拉開耳門，又關上了。

去了。

『去麼』還站在門旁的耶司排司問。

『自然去』華西理冷冷地回答着，向動物園那邊，從橫街跑向聽到鎗聲的市街

## 布爾喬亞已經亞門了！

普列思那這街道上，已經塞滿了人們。直到街角，步道，車路上，都是羣集；電車不通了，馬車和摩托車也消聲匿跡，街上是好像大典日子一般的肅靜。而從市街的中央，從庫特林廣場的那邊，則沒有間斷地聽到隱隱約約的鎗聲。

緊張着的羣衆，發小聲互相私語，用了彷彿還未從惡夢全醒似的恍忽的沒有理解力的眼色，眺望着遠處。

穿着黑色防寒靴和灰色防寒外套的一個老女人，向着半隱在曉霧裏面的教堂的鐘樓那邊，劃着十字，大聲說給人們聽到：

「主呵，不要轉過臉去，賜給慈悲罷……主呵，請息你的憤怒罷……」

華西理簡直像被趕一般，奔向市的中央去。

他飛跑，要從速參加戰鬪——將瘋狂的計劃殺人的那些東西，打成齏粉。他因為飛跑，身子發抖了，但步法還很穩，大擺着兩手，囊囊地響着靴後跟，挺起胸脯，進向前面。異樣地擔心，恐怕來不及，這擔心，就趕得他着忙。

在動物園的後面，這纔看見了負傷者。還很年青的薔薇色面龐的看護婦，將頭上縛着繃帶的一個工人，載在馬車上，運往醫學校那邊去。那繃帶身上滲着血，繃帶上面是亂髮蓬鬆的頭的樣子，恰如戴着紅白帶子做成的首飾的派普亞斯土人的頭。工人的臉是灰色的，嘴唇因為難堪的苦痛，歪斜着。

到庫特林廣場來一看，往市中央去的全是青年工人或青年，從那邊來的是服裝頗像樣的男女。有抱孩子的，有背包裹的。他們的臉都蒼白色，彷彿被逐一般，慌慌張張地走，躲在街角上休息一下，便又跑向市街的盡頭那一面去了。一個頭戴羊皮帽，身穿綴着大黑釦子的外套的青年的胖女人，跨開細步在車路上跑，不斷地劃着十字。

「阿唷，爸爸，主子耶穌……阿唷，親生爹媽……」她用可憐的頹唐的聲音，呻吟着

村婦似的口調。

這女人的兩頰在發抖，從帽邊下，擠出着半白的髮根的短毛。剪短了鬍子的一個高大的男人，背着大的白包裹，和他並排是臉色鐵青的年青女子，兩手抱着哭喊的孩子，跑了。在街角上，羣集中的一個發問道：

「怎樣？那邊怎樣？」

「在搶呀，驅逐出屋呀，我們就被趕出來的。什麼都要弄得精光的。」他並不停腳，快口地回答說。

羣集中間，孩子們在哭。那可憐的無靠的哭聲，令人愈加覺得在豫告那襲來的雷雨之可怕。華西理的喉嚨忽然發鹹，眼睛也作癢。他捏着拳頭，大踏步進向市的中央去。快去呵，快去呵！

起了鎗聲，那接近和尖銳，使他驚駭。是在尼啓德大廣場和亞爾巴德附近，射擊起來了。已經很近，大概就在那些人家的後面罷。

華西理想一徑走往騎馬練習所（註一）那面去，但在尼啓德門那里，有一隊上了刺

刀的兵士塞着路，不准通行。

『不要走近去。不要過去，那邊去罷……』一個生着稀疏的黃鬍子的短小的兵，用了命令式的口調大聲說。這兵是顯着頑固的不够聰明的臉相的。

兵的旁邊聚着羣衆，也像普列思那街的人們一樣，是惶惶然，傾聽鎗聲，一聲不響，無法可想，默頭默腦的人們。

華西理站住了。向那里走呢？還是遶過去呢？……他一面想着，忽然在傾聽兵們的話了。

『布爾喬亞已經亞門了。』(註二)統統收拾掉。』一個兵將步鎗從這肩換到那肩，自負地說。『智識階級一向隨意霸佔，什麼也不肯給我們。現在，我們來將那些小子……』

(註一) 在克萊謨林附近。

(註二) Bourgeois 在現在的意義爲『有產者』。Amin 本是希伯來語的讚歎

詞，意云『的確』或『真的』。基督教徒用于祈禱收場時，故在這里作『完

結』解。

兵士怒罵着。

「那麼，你們要怎樣呢？」帽簷低到垂眉，手裏拿杖的白鬚老人問。

「我們？我們要都給工人……我們現在有力量。」

「你們也許有力量，然而暴力是滅掉智慧的呵，愚人從來是向賢人舉手的，這一定。」老人含着怒氣說。

羣衆裏起了笑聲。老人用黃的手杖敲着車路，還在說下去：

「你們還是用腳後跟想事情的青年人，即使你是布爾塞維克罷……上帝造了仿照自己的模樣的人，但布爾塞維克的你們，卻是照了猶大（註三）的模樣來造的，是的……」

兵士憤然轉過臉去，老人向羣衆叫了起來：

「都是賣國賊，沒有議論的餘地的。是用了德國的錢在做事呀。德國人用了金的子彈在射擊，金的子彈是決不會打不中的。「黃金比熱鐵，更易化人心」這老話頭，是不錯

（註三）耶穌的門徒，而賣耶穌者。



的。現在呢，是德國的錢走進了墨斯科阿媽這里，在滅亡俄國的精神了。一看現狀，不就明白……？」

紅鬍子的兵又走近老人去，似乎想說什麼話，但中塗在鄰近的橫街裏起了鎗聲，這就像信號似的，立刻向四面的街道行了一齊射擊。這瞬間，市街彷彿是發狂了。令人覺得當下便會有怪物從什麼角落裏跳了出來，也許在眼前殺掉人類。

不知道是誰，粗野地短促地喊了一聲：

「唉！」

心驚膽戰的羣衆，便沿着房子的牆壁走散，躲在曲角裏，凹角後，大門邊，遍身在發抖。兵們將身體緊貼着牆，神經底地橫捏了步鎗，在防衛自己，並且準備射擊敵人。被羣衆的恐怖心所驅遣的華西理，也鑽進一家小店的地窖去，那裏面已經填滿了人們……

然而鎗聲突然開始，又突然停止了。從各處的角落裏，又爬出嚇得還在慌慌張張的人們來。是那短小的兵便到街中央去，放開喉嚨大叫道：

「喂，走，都退開！快走！要開鎗了！」

他將鎗靠在肩上向空中射擊了。接着又放了兩三響。

羣衆又沿着牆壁散走，四顧着，掩藏着，跑走了。

華西理心裏鬱勃起來。他看見那放鎗的兵連腳趾尖都在發抖，單靠着叫喊和開鎗，來賣弄他的膽子。他想，給這樣的小子喫一鎗，倒也許是很好玩的。

但他知道了從這里不能走到市中央去，華西理便順着列樹路，遶將過去了。

## 在街頭相遇

過了早晨已經不少時光了，周圍還昏暗，天空遮滿着沈重的灰色的雲，冷了起來。在列樹路的葉子凋落了的晚秋，菩提樹下，和思德拉斯忒廣場上，滿是人。羣衆是或在這邊聚成一堆，或在那邊坐在長椅上，傾聽着市街中央所起的鎗聲，推測牠是出于那里的，並且發議論。思德拉斯忒廣場中，密集着兵士，將德威爾斯克街的通路阻塞，這街可通到總督衙門去，現在是布爾塞維克支隊的本營。

滿載着武裝兵士的幾輛摩托車，從哈陀因加那方面駛過來了，但遠遠望去，那摩托車就好像插着奇花異草的大花瓶，火簇似的旗子在車上飛揚，旗的周圍林立着上了刺刀的鎗枝，灰色衣的兵士，黑色衣的工人，都從兩肩交叉地掛着機關鎗的彈藥帶。

摩托車後面，跟着一隊兵士和紅軍，隊伍各式各樣，或是密集着，或是散列着走。紅軍的多數，是穿着不乾淨的勞動服的青年，繫了新的軍用皮帶，帶上掛一隻裝着子彈的麻袋。這些人們都背不慣鎗，亢奮着，而時時從這肩換到那肩，每一換，就回頭向後面看。

華西理雜入那站在兩旁步道上的羣衆裏，皺着眉，旁觀他們。

他們排成了黑色和灰色的長串前行，然而好像屈從着誰的意志似的，既不沈着，也沒有自信。一到特密德里·薩陀文斯基教堂附近的角上，便站住，大約有五十人模樣，聚作一團。那將大黑帽一直拉到耳邊，步鎗在頭上搖擺，灰色的麻袋掛在前面的他們的樣子，實在頗滑稽，而且戰鬪的意志也未必堅決，所以舉動就很遲疑了。

他們望着布爾塞維克聚集之處，並且聽到鎗聲的總督衙門那邊，似乎在等候着什麼事。

「爲什麼站住了快去！一個兵向他們吶喊着，走了過去。『怕了麼？在這里幹嗎呀？』」  
 工人們喫了一驚，又怯怯地跟着兵們走動起來，但緊靠着旁邊，順着人家的牆壁，很客氣地分開了填塞步道的羣衆，向前進行。

華西理是用了輕蔑的眼睛在看他們的，但驟然渾身發抖。這是因為在紅軍裏，看見了鄰居的機織女工的兒子亞庚——僅僅十六歲的跟踉蹌蹌的小孩子在裏面。

亞庚身穿口袋快破了的發紅的外套，腳登破爛的長靴，載着圓錐形的灰色帽子，顯着獸頭獸腦的態度，向那邊去。肩上是鎗，帶上是掛着彈藥袋。華西理疑心自己的眼睛了，錯愕了一下。

『亞庚，你那里去？』他厲聲問。

亞庚立刻回頭，在羣衆中尋覓叫他的聲音的主子，因為看見了華西理，便高興地搖搖頭。

『那邊去！——他一手遙指着德威爾斯克街的大路。——我們都去。早上去了一百來個，現在是剩下的去了。你爲什麼不拿鎗呀？』

他說着，不等回答，便跑上前，趕他的同伴去了。華西理沈默着，目送着亞庚。亞庚小心地分開了羣衆，從步道上進行，不多久，那踉蹌的粗魯的影子，便消失在黑壓壓的人堆裏面了。

華西理這一驚非同小可。

「這真奇怪不亞庚？……成了布爾塞維克了？……拿着鎗？」他一面想到自己，疑惑起來。「那麼，我也得向這小子開鎗麼？」

華西理像是從頭到腳澆了冷水一般發起抖來，用了想要看懂什麼似的眼光，看着羣衆。是亞庚的好朋友，又是保護人的自己，現在卻應該用鎗口相向，這總是一個矛盾，說不過去的。於是華西理很興奮，將支持不住的身子，靠在牆壁上。

亞庚，是易受運動的活潑的孩子。半月以前，他還是一個社會革命黨員，每有集會，還是爲黨舌戰了的，然而現在卻掛着彈藥袋，肩着鎗，幫着布爾塞維克，要驅逐社會革命黨員了。華西理苦思焦慮，想追上亞庚，拉他回來。但是怎麼拉回來呢？到底是拉不回來的。

華西理全身感到惡寒，將身子緊靠了牆壁。

他原是用新的眼睛，在看那些赴戰的兵士和工人們的，但現在精細地來鑑別那一羣人的底子，卻多是向來一同做事的人們。

「都是胡塗蟲！都是混帳東西！」華西理于是切齒罵了起來。

他仍如早上所感一樣，以為這些人們很可惡，然而和這同時，也覺得自己的決心有些動搖了。

『和那些人們對刀相殺？這究竟算是爲什麼呢？』

遠遠地聽到歌聲，於是從修道院（在思德拉斯忒廣場的）後面，有武裝的工人大約一百名的一團出現。他們整然成列，高唱着『一齊開步，同志們』的歌，前面揚着紅旗前進。那旗手，是高大的，漆黑的鬍子蓬鬆的工人，身穿磨損了的革製立領服。跟着他是每列八人前進，都背步鎗，鎗柄在頭上參差擺動。

站在廣場四角上的兵士和紅軍，看見這一隊工人，便喊起『嗚拉』來歡迎：

『嗚拉~~~~，同志們嗚啦~~~~！』

他們搖帽子，高擎了鎗枝，勇敢地將這揮動……戰鬪底鼓噪瀰漫了廣場。站在步道上羣衆，怕得向旁邊閃避，工人和兵士便並列着從街道前進，以向戰場。於是又起了歌聲：

一齊開步，同志們……

華西理臉色青白，靠在擦靴人的小屋旁的壁上。這歌和那吶喊，堂堂的隊伍，鎗聲，他的心情顛倒了，覺得好像有一種東西，雖然不明白是什麼，但是罩在頭上了。

「那就是布爾塞維克麼？真是的？」

不然不然，並不是什麼布爾塞維克。那些都是隨便，懶懶，頂愛賭博和酒的工人們。急于搗亂，所以跑去的……那一流，是摘讀珂貝克（註一）的俄羅斯的無產者。

然而，這沒有智識的無產者，卻前去決定俄羅斯的命運……呸，這真真氣死人了！……但怎樣纔能拉住這無產者呢？開鎗麼？總得殺麼？……

連那小孩子亞庚，竟也一同前進……

華西理幾乎要大叫起來。

工人們有時膽怯，有時膽壯，有時唱歌，繼續着前進。華西理覺得彷彿在霧裏彷徨着，在看他們。

駭愕而無法遣悶的他，站在羣集裏許多時，於是走過列樹路，頹然坐在修道院壁下

（註一）『Kofelka』工人所看的便宜的低級報紙。



的板椅上。他的頭發熱，兩手顫得心煩，覺得很疲乏，顛顛一陣一陣地作痛。

突然在他頂上，修道院塔的大時鐘敲打起來了。那音響，恰如徘徊在濃霧的秋夜的天空裏，交鳴着的候鳥的聲音，又淒涼，又哀慘。華西理一聽這，便從新感到了近于絕望的深愁。

「那麼，以後怎麼辦呢？」他自己問自己。

這時從對面的屋後面，劈劈拍拍發出鎗聲來……

華西理化了石似的凝視着地面，交叉兩腕，無法可想，坐在椅子上。他所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曾經庇護同志，而現在卻要破壞故鄉都會的不懂事的亞庚開鎗，是不能够的。

戰鬪更加猛烈了……爲什麼而戰的？總是說，爲真理而戰的罷。但誰知道那真理呢？將近正午，從郊外的什麼地方開始了破擊，那聲音在墨斯科全市上，好像雷鳴一般。受驚的鴉羣發着銳叫，從修道院的屋頂霍然飛起，空中是鴿子團團地飛翔。市街動搖了，載着兵士和武裝工人的摩托車，疾馳得更起勁，紅軍幾乎是開着快步前行。但羣集卻沈

靜下去，人數逐漸減少了。

華西理再到了思德拉斯忒廣場，然而很疲乏，成了現在是無論市中的騷亂到怎樣，也不再管的心情了。

他站了一會，看着來來往往的羣衆，於是並無定向，就在列樹路上走。他連自己也覺得悔恨……多年準備着政爭，也曾等候，也曾焦急，也曾熱中，然而一到決定勝負的時機來到眼前的時候，卻將這失掉了。

昨天和哥哥伊凡談論之際，他說，凡有幫助布爾塞維克的擾亂的人們，只是狂熱者和小偷和獸子這三種類，所以即使打殺，也不要緊的。

『我連眼也不睜，打殺他們，』伊凡坦然說。

『我也不饒放的，』華西理也贊成了他哥哥的話，於是說道。

但現在想起這話來，羞得胸脯發冷，心臟一下子收縮了。

羣衆還聚在列樹路上發議論。華西理走到德盧勃那廣場，從這里轉彎，經過橫街，到了正在交戰的亞訶德尼·略特。(註二)他現在不過被莫明其妙的好奇心所驅使罷了。

從列樹路漸漸接近市的中央去，街道也愈顯得幽靜，怕人。身穿破衣服的孩子，羣跑過十字路，貼在角角落落裏。一看，門邊和屋角多站着拿鎗的兵士，注視着街道這邊。這一天，是陰晦的灰色的天氣，低垂的雲，在空中徐行。

在亞訶德尼·略特，鎗聲接連不斷。戰鬪的叫喊，侵襲街道的恐慌情景，從凸角到凸角，從橫街到橫街，翩然跳過去的人們的姿態，都將活氣灌進了華西理的心中。

他不知不覺的昂奮起來，又像早上一樣，想闖進鎗聲在響的地方去了。

周圍的物象——無論人家，街道，且至于連天空——上，都映着異樣的影子。這是平日熟識的街，但卻不像那街了。並排的人家，車路和步道，店鋪，本是華西理幼年時代以來的舊相識，然而彷彿已經完全兩樣。街道是寂靜的，卻是嚇人的靜。在那厚的牆壁的後面，掛着帷幔的窗戶的深處，喪魂失魄的人們在發抖，想免于突然的死亡。在森嚴的街道上，也籠着魘人的惡夢一般的，難以言語形容的一種情景。好像一切店鋪，一切人家，都迫于死亡和殺戮，便變了模樣似的。

(註二) 墨斯科有名的市場，克萊謨林宮附近的四通八達之處。

華西理從牆壁的這凸角跳到那凸角，彎着身子，循着壁沿，走到了亞訶德尼·略特的一隅，在此趁着好機會，橫過大路，躲在木造的小雜貨店後面了。戰鬪就在這附近。

## 萬國旅館附近的戰鬥

小雜貨店後面，躲着賣晚報的破衣服孩子，浮浪人，從學校的歸塗中，挾着書本逃進這里來的中學生等。每一射擊，他們便伏在地面上，或躲進箱後面，或將身子嵌在兩店之間的狹縫中，然而鎗聲一歇，就如小鼠一樣，又惴惴地伸出頭來，因為想看駭人的情形，眼光灼灼地去望市街的大路了。

從德威爾斯克和亞訶德尼·略特的轉角的高大的紅牆房子裏，有人開了鎗。這房子的樓上是病院，下面是乾貨店，從玻璃窗間，可以望見閃閃的金屬製的櫃檯，和軋碎咖啡的器械，但陳列窗的大玻璃，已被鎗彈打通，電光形地開着裂。樓上的病院的各窗中，則閃爍着兵士和工人，時而從窗沿彎出身子來，擔心地俯瞰着大路。

「阿呀，對面有士官候補生們來了！」在華西理旁邊的孩子，指着墨斯科大學那面，叫了起來。

「在那裡是那些順着牆壁來的那些？」

「哪，那邊，你看不見；從對面來了呀！」

「但你不要指點。如果他們疑心是信號，就要開鎗的。」一個酒喝得滿臉青腫了的浮浪人，制止孩子說。

孩子們從小店後面伸出頭去，華西理也向士官候補生所從來的那方面凝視。從大學近旁起，沿着摩訶伐耶街，穿灰色外套，橫揹步鎗的一團，相連續如長蛇。他們將身子靠着壁，蹲得很低，環顧周圍，慢慢地前進。數目大概不到二十人，然而後面跟着一團揹鎗輕步的大學生。

「阿，就要開手了！——華西理想。——士官候補生很少，大學生多着哩。阿呀阿呀……」

在紅房子裏，兵士和工人忽然喧擾起來了，這是因為看見了進逼的敵人的緣故。一

個戴着藍帽子的青年的工人，從這屋子的大門直上的窗間，伸出臉來，向士官候補生們走來的那面眺望，將鎗從新擺好，使牠易于射擊。別的人們是隱在厚的牆壁後面，都聚向接近街角的窗邊。華西理的心臟跳得很響，兩手發冷，自己想到：

『就要開頭了！』

拍——這時不知那里開了一鎗。

從窗間，從街上，就一齊應戰。

石灰從紅房子上打了下來，落在步道上，塵埃在牆壁周圍騰起，好像輕煙，窗玻璃發了哀音在叫喊。孩子們驚擾着躲到小店之間和箱後面去，華西理是緊貼在暗的拐角的壁上。有誰跑過市場的大街去了，靴聲囊囊地很響亮。

華西理再望外面的時候，紅房子的窗間已沒有人影子，只有藍帽的青年工人還在窗口，環顧周圍，向一個方向瞄準。

灰色外套的士官候補生們和藍色的大學生們，貓一般放輕腳步，走近街角來。一隊剛走近時，華西理一看，是綴着金色肩章的將校站在前面的，還很年青，身穿精製的長外

套，頭戴漂亮的軍帽。他的左手戴着手套，但捏着鎗身的雪白的露出的右手，卻在微微發抖。終於這將校彎了頭頸，眺望過紅屋子，突然現身前進了。藍帽子的工人便扭着身子，將鎗口對定這將校。

『就要打死了！』華西理自己想。

他心臟停了跳動，緊縮起來……簡直像化了石一般，眼也不瞬地注視着將校的那模樣。

拍——從窗間開了一鎗。

將校的頭便往後一仰，拋下鎗，剛向旁邊彷彿走了一步，腳又被長外套的下襟纏住，倒在地上。

『不錯！』有誰在華西理的近旁大聲說。

『給打死了，將官統打死了！』躲在箱後面的孩子們也嚷着，還不禁跳上車路去。『打着腦袋了！一定的，是腦袋呀！』

士官候補生騷擾着，更加緊貼着牆壁，不再前行。就在左近的兩個人，卻跑到將校那



邊來，抱起他沿着壁運走了。

在紅房子的窗口，又有人影出現，射擊了將校的那工人，忽然從窗沿站起，向屋裏的誰說了幾句話，將手一揮，又伏在窗沿上，定起瞄準來。

呼！——在空中什麼地方一聲響。

華西理愕然回顧，因為這好像就從自己的後面打來一樣，孩子們嚷了起來。

『從屋頂上打來的呀！瞧罷，瞧罷，一個人給打死了……』

華西理去看窗口，只見那藍帽子工人想要站起，在窗沿上掙扎，鎗敲着牆。他的兩手已經儘量伸長了。但沒有將鎗放掉。

工人雖想掙扎起來，但終於無效，像捕捉空氣一樣，張着大口，到底將捏着鎗的那手掌鬆開。於是鎗掉在步道上，他也跌倒，軟軟的躺在窗沿上了。藍帽子圍着飛到車路上去，頭髮凌亂，長而鬆縮地下垂着。

鎗聲從各處起來，紅房子的正面全體，又被白塵埃的雲所掩蔽，聽到子彈打在壁上的剝剝聲。孩子們像受驚的小鼠一般，竄來竄去，漸漸走遠了危險之處。一個倒大臉的白

白的中學生跑到步道上，外套的下襟絆了腳，撲通的倒在骯髒的街石上了，連忙爬起，一隻手掩着跌破的鼻子，跳進了一條狹小的橫街。

華西理向周圍四顧。這兩個死，使他的心情顛倒了。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出了聲，自問自答着。

一看那旁邊的店的店面，有寫着『新鮮鳥獸肉』的招牌，在那隔壁，則有寫着『蘿蔔，胡瓜，蔥』的招牌……這原是大店小鋪成排的熟識的亞訶德尼·略特呵，但現在卻在這地方戰爭，人類大家在互相殺戮……

雨似的鎗彈，劇烈地打着雜貨店的牆壁，窗玻璃破碎有聲，屋上的亞鉛板也被撕破了。

轟地聽到摩托車聲，將鎗聲壓倒，射擊也漸漸緩慢起來。大約因為射擊手對於這大膽胡行的摩托車中人，也無可奈何了。華西理從藏身處望出去，見有大箱子似的灰色的怪物，從戲院廣場那面走來。同時聽到雜貨店後面，有孩子的聲音在說：

『是鐵甲摩托呀，快躲罷！』

摩托車靜靜地，鎮定地駛近紅房子來。

這瞬間，便從車中『沙』的發了一聲響。

紅房子的一角就蔽在煙塵中，石片、油灰、窗框子、露臺的闌干、合縫的碎塊之類，都散落在道路上。射擊非常之烈，華西理的兩耳裏，嗡嗡地響了起來。

接着礮聲，是機關鎗的聲音，冷靜地整肅地作響。

拍拍，拍拍拍拍……

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的一隊，從摩訶伐耶街跑向轉角那邊，躺在靠牆的髒地上，對着德威爾斯克街，施行急射擊。瞬息之間，亞訶德尼·略特已被他們佔領，布爾塞維克逃走了。射擊漸漸沈靜下去，分明地聽得在轉角處，喊着獸吼一般的聲音：

『佔領門外的空地去罷！』

孩子們從雜貨店和箱子後面爬出，又在角落裏，造成了雜色的一團。

『喂，那邊的你們！走開！不走，就要打死了！』左手捏鎗，留着頰鬚的一個大學生高聲說。

孩子們躲避了；然而沒有走。被要看駭人的事物的好奇心所驅使，還是停在危險處所，想知道後來是怎樣……

鐵甲摩托車一走，形勢又不穩了。德威爾斯克街方面起了鎗聲，聚在萬國旅館附近的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便去應戰，人家的牆壁又是石灰迸落，塵埃紛飛，玻璃窗瑟瑟地作響。剛覺得紅房子的樓上有了人影，就已經在開鎗。這屋子的凡有玻璃，無不破碎飛散，全座房屋恰如從漆黑的嘴裏，噴出火來的瞎眼的怪物一般。

一個士官候補生想從狙擊逃脫，絆倒在車路上，好像中彈的雀子，團團迴旋，又用手腳爬走，然而跌倒了。從德威爾斯克街和紅房子裏，彷彿競技似的都給他一個猛射，那候補生便拋了鎗，默默地爬向街的一角去，但終於伸直身子，仆下地，成爲灰色的一堆，躺在車路上。射擊成爲亂射，友仇的所在，分不清楚了。

這時候，從大學那邊向着大戲院方面，馳來了一輛滿載着武裝大學生和將校的運貨摩托車，剛近亞訶德尼·略特，大學生們便給那紅房子和德威爾斯克街下了彈雨。兵士和工人因此只好退到德威爾斯克街的上邊去，躲在門邊和房子的凸角的背後。

過了不久，摩托車開回來了，恰如勝利者一般，靜靜地在街中央經過。剛到街的轉角，忽然從德威爾斯克街起了猛射，摩托車後身的木殼上，便迸出汽油來，白繩似的流在地上，車就正在十字街頭停止了。大學生和士官候補生怕射擊，狼狽起來，伏在摩托車的底面，將身子緊貼着橫板，或者跳下地來，靠輪子做掩護，但敵手的鎗彈，無所不到，橫板受着彈，那木片飛迸得很遠。有人叫喊起來：

「唉唉……救命呀！」

剛看見一個孩子般的年青的將校跳到車路上，就蹣跚幾步，破布包似的圍着倒在輪邊了。從摩托車裏已經沒有人在射擊，破碎的車身空站在十字路上，車輪附近是橫七豎八躺着鎗殺的人……只有微微地呻吟之聲，還可以聽到：

「阿唷……阿……阿唷……！」

從德威爾斯克街還繼續放着鎗，負傷者就這樣地被委棄得很久。少頃之後，戴白帽，穿革製立領服，袖綴紅十字章的一個年青的女人，從十字街廟的後面走出來了。她也不看德威爾斯克那面，也不要求停鎗，簡直像是沒有聽到鎗聲似的，然而兩面的射擊，卻自

然突然停止，士官候補生，大學生，兵士，工人都從箱子後面惴惴地伸出頭來。華西理也以異常緊張的心情，看着這女子的舉動。她走近摩托車，彎下身子去，略搖一搖躺在車輪附近的人，便握手回頭，望着，不作聲了。這瞬間，是周圍寂然，歸于死一般的幽靜。只有從亞爾巴德和盧比安加傳來的鎗聲，使這闐然無聲的空街的空氣振動。那年青的女人兩足動着裙裾，走到摩托車車邊，略一彎腰，便直了起來，叫道：

「看護兵，有負傷的在這里！」

於是兩個看護兵開快步走近摩托車去，拉起負傷的人來。好像要給誰看的一般，拉得很高。那是身穿騎兵的長外套的將校，塗磁油的長統靴上，裝着刺馬的拍車。軍帽不知道滾到那里去了，皺縮的黑髮，成束的垂在額上，鎗彈大約是打掉牙齒，鑽進肚裏去了，還在呻吟。

看護兵將那將校移放在車旁的擔架上，但當從摩托車拉起負傷者來的時候，長外套的下緣被血漿粘得溼漉漉地，受着日光，異樣的閃爍，貼在長統靴子上的情景，卻映入了華西理的眼中。

運去了這將校之後，是一個一個地來搬戰死者。不知從那里又走出別的看着護兵來，彷彿搬運夫的搬沈重貨物一般，將死屍背着運走。他們互相攙扶，也不怎樣忙迫，就像做平常事情模樣。尤其是一個矮小而彎腳的看着護兵，他不背死屍，單是幫人將這背在背上，幫了之後，便略略退後，悠悠然用圍身布擦着血污的兩手。

其次是運一個外套上綴着閃閃的肩章的大學生的屍骸，背在背上的死人的身軀，伸得很長，掛下的兩腳，嚇人地在擺動。

看客的一團，都屏息凝視着看護兵的舉動，只有孩子們在喧嚷，高聲數着戰死者的數目，彷彿因為見了珍奇的光景，很為高興似的。

「呵，這是第十個了！這回的，是將官呀！瞧罷，滿鼻子都是血，打着了鼻子的罷！」  
華西理嚇得膽寒；好像化了石，癡立在雜貨店旁。他這樣接近地看了可怕的死的情形，還是第一次。

年青的他們，坐着摩托車前來，臨死之前，還在歡笑，敏觀，決計置死生于度外而戰鬥，但此刻，卻像裝着燕麥袋子之類似的，被看護兵背去了，不自然地拖下的兩腳，嚇人地擺

着，頭在別人的脊梁上，囊囊地叩着。

摩托車已被破壞，橫板打得稀爛，步鎗和被誰的腳踏過的軍帽，到處散亂着，汽油流出之處，成了好像帶黑的水溜。

最後的屍屍搬去了。

革製立領服的女人四顧附近，彷彿在搜尋是否還有死人似的，于是也就跟着看護兵走掉了。

在萬國旅館附近的士官候補生和大學學生們，便又喧囂起來，好像在捉迷藏一般，很注意地窺看德威爾斯克街的拐角，其中的兩個人伏在步道上，響着步鎗的機頭。華西理看見他們在瞄準。

吧！——幾乎同時，兩個人都開了鎗。

接着這鎗聲，立刻聽到德威爾斯克街那面，有較之人類的叫喊，倒近于野獸的尖吼的音響，同時也開起鎗來。

看客的一團慌亂得好像在被射擊，都躲到隱蔽地方去，華西理也不自覺地逃走了。



但華西理並沒有知道射擊了運貨摩托車的布爾塞維克的一隊之中，就有這早晨使他覺得討厭的好友亞庚在裏面……

## 在普列思那

這天一整天，亞庚好像做着不安的夢，他不能辨別事件的性質，戰鬥的理由，以及應該參加與否。單是伏在青年的胸中的想做一做出奇的冒險的一種模胡的渴望，將他推進戰鬥裏去了。況且普列思那的青年們，都已前往。像亞庚那樣的活潑的人物，是不會落後的。同志們都去了。那就……

他也去了。

被夜間的鎗聲所驚駭的工人們，一早就倦眼惺忪地聚在工廠的門邊，開了臨時的會議。副工頭隆支·彼得羅微支，是一個認真的嚴峻的漢子，一句一句地說道：

「重大的時機到了，同志們。如果布爾喬亞得了勝，我們的自由，已經得到的權利，就

要統統失掉的。這樣的機會，恐怕是不會再有的了。大家拿起武器來，去戰鬪去，同志們！  
年老的工人們默默地皺了眉，大約是不明白事件的真相。但年青的卻堅決地回答道：

「戰鬪去！掃掉布爾喬亞！殺掉布爾喬亞！」

亞庚是隆支·彼得羅微支的崇拜者，他相信彼得羅微支是真摯的意志堅強的漢子，說話的時候，是說真話的人。但要緊的動機，是因為要打一回仗……于是他和大家一同唱着『伐爾賽凡加』（註一）從工廠門口向俱樂部去——向紅軍去報名。

他在工人俱樂部裏報了名，但俱樂部已經不是俱樂部，改成紅軍策動的本部了，大門口就揭示着這意思。

報名的辦法是簡單的。一個將破舊的大黑帽子戴在腦後的不相識的年青工人，嘴裏啣着煙捲，將報名人的姓名記在藍色的學生用雜記簿子上。

「姓呢？」當亞庚彷彿手脚都被細綁一般，怯怯地，心跳着來到那工人的桌子前面

（註一）Varshavianka，盛行于二十餘年前的有名的曲子。

時，他問。

「亞庚·羅卓夫，」亞庚沙聲地答。

「從什麼工廠來的？」工人問道，眼睛沒有離開那簿子。

亞庚給了說明。

「鎗的號數呢？」工人于是用了一樣的口調問。

「什麼？」亞庚不懂他所問的意思，回問道。

但對於這質問，卻有一個站在堆在桌子左近的鎗枝旁邊的兵士，替他答覆了。

那兵士說出一串長長的數目字來，將鎗交給正在發獸的亞庚的手裏。

「到那邊的桌子那里去，」他說：用一隻手指着屋子的深處。那地方聚集着許多帶鎗的工人們。亞庚雙手緊捏着鎗，不好意思地笑着，走向那邊去了。他覺得好像變了綿花偶人兒一般，失了手腳的感覺，浮在雲霧裏似的。他接收了一種紙張，彈藥囊，彈藥和皮帶。一個活潑的兵士便來說明閉鎖機，教給拿鎗的方法，將鎗拿在手裏，畢剝畢剝地響着機頭，問道：

『懂了麼，同志？』

『懂了，』亞庚雖然這樣地回答了，但因爲張皇失措和新鮮的事情，其實是連一句也沒有懂。

工人們在屋角的窗邊注視着剛纔領到的鎗，裝好子彈，關上閉鎖機，緊束了新的兵士用的皮帶，正在約定那選來同去的人們。大的屋子有些寒涼，又煙又溼。充滿着便宜煙草的氣味。

『阿呀，亞庚也和我們一氣，』一個沒有鬍子的矮小的工人，高興地說：『於是向亞庚問道，』報了名了？』

『報了名了，』亞庚滿含着微笑，回答說：

『且慢，且慢，同志，』別一個長方臉的工人，用了輕蔑的調子，向他說道：『你原是社會革命黨的一夥呀。現在爲什麼到這里來的？』

亞庚很惶恐，好像以竊盜的現行犯被人捉住了一樣，臉上立刻通紅起來。

『真的呀，那你爲什麼來報名的呢？』先前的工人問。

聚在窗邊的人們，都含笑看着亞庚。他于是更加惶窘了。

「不的……我已經和他們……分了手……」他舌根硬得說不清話，但突然奮起了勇氣，一下子說道：「惡鬼喫掉他們就是。那些拍布爾喬亞馬屁的東西。」

工人們笑了起來。

「不錯，同志布爾塞維克是最對的！」矮小的工人拍着亞庚的肩膀，意氣洋洋地搖着頭，一面說。

大家都紛紛談論起來，再沒有注意亞庚的人了。

亞庚向周圍一看，只見隆支·彼得羅微支坐在窗邊，一面檢查着彈藥包，一面在並不一定向誰，這樣說：

「如果在大街上遇見了障礙物，要立刻決定，應該站在障礙物的那一邊。站在正對面和這一邊，是不行的。我們並不是打布爾喬亞呵。只要抗着鎗，打殺了士官候補生和大學，就是了。」

「還有社會革命黨哩，」有誰用了輕蔑的口調說。

「當然，隆支·彼得羅微支贊成說，「饒放了應該打殺的東西，是不對的。」

「真的。瞧罷，誰勝。」

「用不着瞧的：我們勝的。」有誰詫異道。

亞庚不再受人們的注目，高興了。他將鎗靠在牆上，繫好皮帶，帶上掛了彈藥囊，但因爲太興奮了，兩隻手在發抖。

轉瞬之間，屋子裏塞滿了人們。或者大聲說話，自己在壯自己的膽；或者並沒有什麼有趣，也厲聲大笑起來；或者跨着好像背後有人推着一般的腳步。大家都已興奮，是明明白白的，有三個自說是軍事教員的兵士，來編成紅軍小隊，以十二人爲一排，選任了排長。亞庚被編在隆支·彼得羅微支所帶的小隊裏了；彼得羅微支即刻在這屋子裏，整列了自己這隊的人們，忍着得意的微笑，說道：

「那麼，同志們，要守命令呀！什麼事都得上緊。否則……要留心，同志們……走罷！」

大家就鬧嚷嚷的走到街上去了。

從俱樂部的大門順着步道，排着到紅軍來報名的人們的長串。這是各工廠的工人

們，但夾在裏面的新的藍色外套的電車司機的一班，卻在放着異彩。大門附近的步道和車路上，聚集着婦女和年老的工人，是來看前赴戰場的人們的，他們大家相笑，相謔，嗑西瓜子，快活的態度，好像孩子模樣。只有一個瘦削的尖臉的，包着黑的打皺的布直到眼上面，穿着衣襟都已擦破的防寒外套的年青的女人，卻站在工人的隊伍旁邊，高聲地在叫喊：

「渥孚陀尼加，回去罷。叫你回去呵。兵什麼，當不得的呀。你真是古怪人。聽見沒有，渥孚陀尼加？回家去……」

那叫作渥孚陀尼加的工人，是年紀已頗不小，生着帶紅色的鬍子的強壯而魁偉的漢子。他只是用了發恨的臉相睨視着女人，並不離開隊伍，低聲罵道：

「啐，死屍。殺掉你！」

因為別의 工人的老婆沒有一個來吆喝丈夫的，這工人分明覺得慚愧了。

「回家去，趁腦袋還沒有喫打，」他威嚇說。

「不和你一起，我可是不能回去的呵。我就是拋掉了孩子，也不離開你——卻還要想



去當什麼兵哩，狗臉！如果你出了什麼事，叫我怎麼辦呢，抱了小小的孩子到那里去呀？你想過這些沒有？」

「那邊去，教你這混蛋！」渥孚陀尼加罵道。

羣衆聽着這爭吵，以為有趣，但倒是給女人同情，帶着冷笑着在發議論。

「有着兩個孩子，那是不必去做紅軍的。」

「只讓年青的去報名，是當然的事。」

「對了，就要年青的。沒有係累的人們，去就是了……」

看見一個高大的扳着臉的剛愎的老婆子，抓住了十七八歲的少年的手腕，帶到俱樂部那邊去。少年的手裏拿着鎗，帶上掛着彈藥囊。

「走罷，要立刻將這些都送還，」她憤怒地說。「我給你去尋紅軍去……」

羞得滿臉通紅的少年，垂着頭，用尖利的聲音輕輕地在說：

「我總是不會在家裏的。後來會逃掉的。」

但那老婆子拉着少年的手腕，嚷道：

「我關你起來，給你看不到太陽光。成了多麼胡鬧的孩子了呀。」

於是返顧羣衆，彷彿替自己分辯似的，說了幾句話：

「家裏有着蠢才，真費手腳呵……」

亞庚喫了一驚。相同的事，他這裡恐怕也會發生的。他惴惴地遍看了羣衆，幸而母親並不在裏面。只有兩個熟識的姑娘，看着他，不知道爲什麼在發笑。亞庚裝作沒有看見模樣，伸直了身子，說道：

「哪，同志們，趕快去呀。」

各小隊紛紜混亂，大約五十人集成一團，開始走動了。隆支·彼得羅微支想將隊伍整頓一下，但終於做不到，揮着手低聲自語道：

「也就成罷……」

亞  
庚

他們形成了喧囂的，高興的一團，在大街中央走。兩旁的步道上滿是人，大家都顯着沈靜的臉相，向他們凝望。亞庚是還恐怕被母親看見，硬拉他回去的，但待到經過庫特林廣場，走至薩陀伐耶街的時候，這纔放了心，好像有誰加以鼓勵一樣，意氣洋洋地前進了。到處是人山人海。在國內戰爭的第一日的這天，就有人出來看，是墨斯科所未曾前有的。運貨摩托車載着兵士和工人，發出喧囂的聲響，夾在不一律的斷斷續續的歌聲和槍聲裏，聽到『嗚拉』的喊聲……

普列思那的一團在薩陀伐耶街和別的團體分開，成了獨立部隊，進向市的中心去。亞庚將帽子戴在腦後，顯出決然的樣子，勇敢地走，每逢裝着兵士的摩托車經過，便

發一聲喊，除下打皺的帽子來，拼命地揮動。緊緊了皮帶，挺着身子，而精神亢奮了的他，彷彿在羣衆裏游泳過去的一般。

羣衆，街道，『鳴拉』的喊聲，而且連他自己，都好像無不新鮮，一切正在順當地變換，亞庚因此便放聲唱歌，盡情歡笑，想拿槍向空中來開放了。在思德拉司忒廣場遇見了華西理的事，心裏是毫沒有留下一點印象的，但走遠了廣場的時候，卻想了起來：

『他會去告訴媽媽，說看見了我的。』

他有些擔憂了，但即刻又放了膽，將手一擺，想道：

『由牠去罷。』

武裝了的兵士和工人們，都集合在斯可培萊夫廣場的總督衙門裏。這地方是革命軍的本部。拿鎗的兵士和工人的一團，在狹窄的進口的門間互相擁擠，流入那施着華麗的裝飾的各個屋子裏；在那大廳裏和有金光燦爛的欄干的寬闊的階沿上，鬧嚷嚷地滿是黑色和灰色的人們，氣味強烈的煙草的煙，濛濛然籠罩了一切屋子裏的羣衆的頭上。亞庚跑進了先前是公爵，伯爵，威嚴的將軍之類所住的這大府邸，還是第一回。他便睜了

單純的喫驚的眼睛，凝望着高高的洋灰的天花板，嵌在壁上的鏡子，大廳的潔白的圓柱，心裏暗暗地覺着一種的光榮：

「我們占領了的。」

而且很高興，得到講給母親去聽的材料了。

一個身穿羊皮領子的外套，不戴帽子，拖着蓬蓬鬆鬆的長頭髮的高大的漢子，站在椅子上，發出尖利的聲音來：

「靜一下，靜一下，同志們！」

羣衆喧囂了一下，便即肅靜了的時候，那人便說道：

「凱美爾該斯基橫街非掩護不可。同志們，到那地方去。」

工人們動彈起來了。

「到凱美爾該斯基橫街去，同志們。士官候補生在從亞訶德尼·略特前進。竭力抵禦……！」

工人們各自隨意編成小組，走出屋子去，一面走，一面畢畢剝剝地響着槍的閉鎖機。

亞庚在人堆裏，尋不見隆支·彼得羅微支這一夥了，便加入素不相識的工人的一組裏，一同走向凱美爾該斯基橫街的轉角那方面去。

德威爾斯克街的盡頭的射擊，正值很凶猛。

在總督衙門附近的兵士，警告工人道：

「散開，散開，同志們。要小心地走在旁邊。一大意，就會送命的。」

於是工人和兵士們便都彎着腰走，一面藏在牆壁的突角裏，一個一個地前進。車路上寂然無聲，因為是經過了築着人山的街道，來到這裏的，所以覺得這寂寞，就更加奇怪了。

亞庚的心臟跳得很厲害，胸膛縮了起來。他兩手緊捏着裝好子彈的槍，連別人的走法也無意識地模仿着，牽絲傀儡似的跟在人們的後面。

槍聲已在附近發響了。時時有什麼東西碰在車路的石塊上，拍拍地有聲。

「阿呵，好東西飛來了，」站在前面的兵士笑着說。

亞庚害怕起來了。

「那是什麼呀？」他問。

「什麼！不知道麼？——是糖丸子呵，那東西，」兵士一瞥那喫驚的亞庚的樣子，揶揄着說。「概出嘴去接來試試罷。」

亞庚想要掩飾，笑了起來。但兵士看出了他的倉皇的態度，親密地說道：

「沒有什麼的，不要害怕。是在打仗了，要鎮靜。」

于是大家都集合在凱美爾該斯基橫街的轉角的地方，但那里已有工人和兵士的一小團，躲在賣酒的小店後面了。這裏的空氣，都因了飛彈的噼哨而振動。

工人全是素不相識的人，亞庚很想問問各種的事情，但終于怕敢去開口。他很想來開槍，但誰也沒有放，獨自一個也就不好開鎗了。大家都沉默着，彷彿禦寒一般，在同一的地面上，交互地踩着腳，是不知道做什麼纔好的情形。而且大家的臉是蒼白的，嘴唇是灰色的，只有夾在裏面的亞庚，卻顯着鮮潤的紅活的面龐，流動着滿是好奇和含羞的情緒的雙眼，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注意的標的了。

在附近的陀勒戈魯珂夫斯基橫街的轉角處，聚集着一團的兵士，工人的黑色的形

相，在那裏面格外顯得分明，他們都正在一齊向着亞訶德尼·略特方面射擊。

「從這裡可以開鎗麼？」亞庚終於熬不住了，問一個兵士道：

「你是要打誰呀？這裡可沒有開鎗的標的呵。得到對面的角落裏去。」

「但那邊不危險麼？」

「你試試瞧，」那兵士歪着嘴，顯出嘲笑來，但暫時沉默之後，便趕忙說道：「一同去罷，同志。我先走，你跟着來。一同走，就膽壯。但是，要小心呀，敵人一開鎗，就伏在地面上。」

亞庚的心發跳，脊梁上發冷了，但他勇敢地答道：

「那麼，去罷。」

「到那邊去，是不中用的呵，」有誰從後面用了頹唐的聲音說。

「唔，又是還說，」兵士用發怒的口吻說。「去罷。」

他將帽子拉到眉邊，捏好步鎗，伸一伸腰，便沿着步道，將身子貼着牆壁，跑過去了。亞庚也跟在後面跑。什麼地方起了鎗聲，兵士的頭上的窗玻璃，發出哀慘的音響。兵士跳身跑到藥店的門邊，蹲下了。亞庚好像被彈鑽所彈似的跟着兵士，也一同並排蹲下了。兵士



的呼吸，是很迫促的。

「那是從那里來的？」亞庚慌張地問。

「什麼叫作從那里來的？」

「不是開了鎗麼？」

「誰知道呢。大約是從什麼地方的屋頂上面打來的罷。」

「一不小心，就會送命哪。」亞庚慄然說。

兵士向少年瞥了一眼，但這時亞庚看見他彷彿覺得烈寒似的渾身抖動，臉色發青，兩眼圓睜得怕人，異樣地發閃了。好容易，兵士纔會動嘴，說道：

「會送命的。因為要做鎗彈的糧食的，所以，小心些罷。」

兩個人緊貼在鋪子的門口，有五分鐘。兵士發着抖，通過了咬緊的牙縫，在刻毒地罵誰。在亞庚，不知道爲什麼，這罵聲卻比鎗聲更可怕……

這之間，射擊停止了。在亞訶德尼·略特方面，也已經聽不到鎗聲。兵士站起身來，仔細地編看了各家的屋頂，於是跳躍着橫斷街道，跑向工人們所在的轉角去。亞庚也拚命

地跟在那後面。忽然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從上面起了亂射擊，四邊的空氣都呼呼地叫了起來……在前面飛跑的兵士，好像在什麼東西上絆了一下，便發聲罵着，倒在車路上，步鎗磕着鋪石，發出淒慘的聲音。

『唉……唉……趕快！趕快！』有人在轉角那里大聲叫喊。

亞庚橫斷了街道，躲在轉角的一團裏面之後，回頭看時，兵士也還是躺在跌倒的處所，小鎗彈像雪子一般落在那周圍的鋪石上，時時揚起着煙塵……

『終於，給打死了！』一個站在轉角上的兵士，斷續地說。『爬了來，那就好……』

亞庚被大家所注視，彷彿是陣亡了的兵士的下手人一樣，便發了青，發了昏，站在屋壁下，因為怕極了，很想拋掉鎗枝，號哭起來。然而熬住了，喘息一般地呼吸着，仍然站在那地方。

從德威爾斯克街的上段那里，駛來了載着學生的看護兵的黑色摩托車。因為要叫射擊中止，將綴着紅十字的白旗搖了許多工夫，看護兵們這纔拉起被殺的兵士來，趕忙放在擔架上，剛要將摩托車回轉，角落上有人叫起來了：

「將帽子拿去呀！」

原來看護兵是將被殺了的兵士的帽子忘掉了。這時候，大家所不意地感到的，是人一被殺，帽子便被遺棄的這一種憂慮。

「拿帽子去！」連亞庚也歇斯迭里地叫喊說。「拿帽子！」

學生的看護兵再從摩托車跳下，拾起帽子，並排放在兵士的頭邊。于是一切都照例地完畢，摩托車開走了，大家都呼的吐了一口氣。陣亡的兵士曾經躺過之處的鋪石，變成淡黑，兩石之間的窪縫中，積起紅色的水溜來。大家看這處所，是很難受的，但卻很想走近去仔細地看一看……

「嚇，了不得的血哪，」身穿磨得很破了的革製立領服，頸子上圍着圍巾的一個工人，陰鬱地說。「現在是魂靈上了天堂……」

大家一聲不響。各自在想像別人所不知道的自已目前的神祕的運命。

「天堂……上了真的天堂了。」

那工人還低聲絮叨着，嘻嘻的笑了起來。

「上了天堂，沒上天堂，兄弟，那倒是隨他的便……我想抽煙呢。他們鎗也打得真好。」

「但從那里打出來的呢？」

「恐怕是旅館的屋頂上罷。有許多人在那里。」

「不是從伏司克烈閃斯基門那邊打來的麼？」

「不。從屋頂上打來的，」亞庚明白地說。「我跑到這里來的時候，親眼看見從屋頂上打來的。」

大家都注意地向亞庚看，因為他是一個竟沒有和兵士一同被人打死的青年。

「哪，同志，你的魂靈兒現在沒有跑到腳跟裏去麼？」那講過天堂的工人插嘴說。

「不想要一枝針麼？」

「怎樣的針做什麼？」亞庚詫異道。

「真的針呀。從腳跟裏挑出魂靈來呀。」

一團裏面，有誰在嚇嚇的勉強裝作嘻笑。亞庚滿臉通紅，很有些慚愧了，一個中年的

兵士使用了冷淡的語調，說道：

「喂，小伙計，你到這里來，是冤枉的。真冤枉。」

「爲什麼是冤枉的？我不是和你是一樣的公民麼？說得真可笑！」亞庚氣忿起來，孩氣地大聲說。

那兵士不作聲，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

「呸……」

亞庚在步道上前後往來，走到街的轉角，望了一望亞訶德尼·略特。望中全是空虛，既沒有人影，也沒有馬車。這空虛的寂靜，更加顯得陰慘。倘在平時，是即使半夜以後也還有許多人們來往的，而現在卻連一個人影也不見了。從伏司克烈閃斯基門附近向這邊開了鎗，鎗彈發着尖利的聲音，在亞庚身邊飛過，打在車路和還未造好的大房子的圍欄上。在亞訶德尼·略特的轉角處看見了一個人影子，亞庚便將鎗身抵在肩膀上，但那人影又立刻不見了。然而亞庚被開鎗的慾望所驅使，並且知道即使開了鎗，也不會受罰的，于是就任鎗身抵在肩膀上，扳一扳機頭。步鎗沉重地在肩膀上一撞，兩耳都嗡的叫了起來……

兵士們聚到橫街的轉角來。

「你打誰呀？」一個問。

「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在那里……」

「要看清楚，不要亂打人。這裡是常有閒走的人們的。」

灰色外套的人影子又在轉角處出現，並且「拍！」的向這邊開了一鎗，又躲掉了。這一鎗的彈子，打落了一些油灰屑。

細的壁土落到兵士和亞庚的頭上來。大家便一齊向後面退走。

「哪，在打我哩！」亞庚活潑地說。

他很高興爲敵人所狙擊。這是可以做他一生涯的談柄的。

「唉，他……」一個年青的兵士忽然大聲叫喊起來。「他在打，打他。唉……」

于是一面痛罵，一面正對着街道就開鎗。

拍……拍……拍……

兩個兵士跑到他的旁邊去，一個跪坐，一個站着，很興奮地開始了射擊，恰如對着正

在前進的敵人。

亞庚發了熱狂了，從街角跳到街道上，一任身子露在外面，射擊着遠處的房屋。什麼地方也沒有人，而兵士和亞庚，還有五個工人們，卻已經都在一面咒罵，一面集中着鎗擊。從對面的街角也有一團兵士出現，發出鎗聲來……大家都在射擊着看也沒有看見的敵手。

射擊大約繼續了兩分鐘。亞庚雖然明看見敵人並不在那里，所以用不着開鎗，鎗彈不過空落在車路上，或者打在人家的牆壁上，然而興奮了的他，卻放而又放，將藥包三束都消耗了。他的肩膀因此作痛，右手掌也弄得通紅。當這邊正在開鎗之際，亞訶德尼·略特那面是靜悄悄的。

「他們不是從那邊走掉了麼？」亞庚問。

「怎會走掉！在那邊。在打角上的屋子哩。」

「那是我們的人麼？」

「不錯。那是我們的。」

好像來證實這答話一樣，從轉角的紅色房子的窗戶裏忽然發出急射擊來。

「見了沒有？那是我們的，」兵士證明道。

從亞訶德尼·略特那邊起了叫喊。兵士們側着耳朵聽。又起了叫喊。

「有誰負傷了，」圍着圍巾的工人說。

「一定的，負傷了。叫着哩，不願意死呀。」

「是士官候補生，一定的。」

「自然是士官候補生，叫得像去宰的豬一樣，」一個活潑的兵士說完話，異樣地笑了起來。

他看着大家的臉，彷彿是在徵求同意似的。

大家都不說話。

「喂，不在大叫着什麼麼？」

從橫街的轉角後面，斷斷續續地聽到叫喚的聲音。大家伸頸傾聽了一回，卻絲毫也聽不清那意思。



## 亞庚之死

亞庚又從街角跳出，看好了周圍的形勢，舉起鎗枝，射擊起來。這一回他已經知道瞄準，沉靜地開鎗了。

他首先去打那在灰色的天空之下，看得清清楚楚的煙突，此後是狙擊了掛在鄰街的角上的一盞大電燈。一開鎗，電燈便搖動了。

「打着了哩！」亞庚滿足地想。

略略休息之後，他從新射擊，打破了雜貨店的大玻璃，打着了紅色房子的屋角，看見洋灰墜落，塵埃騰起，高興了。於是又狙擊了萬國旅館的嵌鑲壁畫和招牌。

轟——在對面的房屋後面忽然發出大聲，同時在近旁也起了尖利的嚷叫。

亞庚大喫一驚，蹲了下去。看見紅色房子的一角倒壞了。兵士和工人，接着是亞庚，都亂成一團，從轉角拼命地向橫街逃走，好容易這纔定了神，一個一個地停留下來。

『開砲了！』有誰在對面的街角大叫。『留神罷，同志們！』

轟——又來了砲聲。

大家動搖了，但立即鎮定，回復了街角的原先的位置。亞訶德尼·略特方面的鎗擊，也更加猛烈起來。

『敵人在衝鋒哩……！』有誰在什麼地方的窗子裏面叫着。

於是發生了混亂，五個兵士從對面的街角向德威爾斯克街的上段一跑，一羣工人也豪豪地響着長靴，跟在那後面跑去了。剩下來的，則並不看定目標，只向着大街亂放。亞庚所加入的一團中，已經逃走了十個人，只留得四個。亞庚發着抖，喘着氣，在等候敵人的出現，覺得又可怕，又新鮮。這之間，就看見穿着灰色和藍色的長外套的人們，從一所房屋裏跳到車路上，向亞庚躲着的角落上開着鎗，衝過來了。

『他們來哩，』亞庚想。他激動得幾乎停了呼吸。

兵士們向橫街方面奔逃，叫道：

「來了，來了……」

亞庚也就逃走，好容易回頭一看，但見大家都沒命地奔來，他的脊梁便冷得好像澆了冷水。後面的鎗聲愈加猛烈，彷彿有人要從背後趕上，來打死他似的。亞庚將頭縮在兩肩之間，彎着腰飛奔，竭力想趕上別人，使鎗彈打不着自己……他跟着那逃走的一團，跑進一條小路時，忽然有一個橫捏步鎗的大漢，在眼前出現了——大喝道：

「站住！乏貨！發昏……回去！鎗斃你！」

亞庚逡巡了。那是水兵。

「回去！」

大家錯愕了一下，便都站住了。

那水兵一面發着沙聲大叫，一面衝出小路，到了橫街，逕向德威爾斯克街的街角那面去。亞庚很氣壯。他自愧他害怕着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至于逃跑，便奮勇跟着水兵，且跑且裝子彈，因為亢奮已極了，牙齒和牙齒都在格格地相打。他很想趕上水兵，但水兵卻

一步就有五六尺，飛似的在跑。只見他剛到街角，便聳身跳上車路，露着身體在開鎗了。亞庚走到水兵旁邊去看時，那些在亞訶德尼·略特和德威爾斯克街的街角喫了意外的射擊的人們，都在慌張着東奔西走，但俄頃之間，在大街和廣場上，便都望不見一個人影子了。水兵和亞庚也不瞄準，也不傾聽，只是亂七八遭地開鎗。忽然間，水兵一蹌跟，便落掉了鎗枝，亞庚愕然凝視時，只見他呼吸很迫促，大張着嘴，手攞空中，向橫街走了兩步，便倒在步道上，側臉浸入泥水裏，全身痙攣起來了。亞庚連忙跳上了街角。

「給打死了！水兵給人打死了！」他放開喉嚨，向那些從橫街跑來的兵士和工人們叫喊：「給人打死了！」

大家同時停住腳。面面相覷。

「到這里來呀！」亞庚說。「他給打死了！」

兵士和工人遲疑不決地一個一個走近街角去，有的是被驅使于愛看可怕的物事的好奇心，有的卻輕蔑地看着戰死者。

「哈哈……多麼逞強呵！」一個兵士惡意地說。「說我們是「乏貨」。現在怎樣。我

們是乏貨哩。」

大家聚在街角上，皺着眉。那水兵是臉向橫街，胡亂地伸開了手脚，倒臥着。這時只有亞庚一個，還能夠看清這人的情形。他還年青，長着黑色的微鬚，剪的頭髮是照例的俄國式。從張着的嘴裏，流出紫色的血來，牙齒被肥皂泡一般的通紅的唾液所遮掩，那嘴，就令人看得害怕。兩眼是半開的，含着眼淚。而且臉面全部緊張着，彷彿要盡情歎息似的：

「唉唉……」

然而說不出。

聚到街角裏來的人們，逐漸增多了。然而全都只是看着水兵，並不想去開鎗，不知怎麼地大家是統統順下着眼睛的，但竟有人用了怯怯的聲調，開口道：

「將他收拾掉罷。」

大家又都活潑起來了。

「不錯，收拾起來。收拾掉。」

于是就鬧鬧嚷嚷，好像發見了該做的工作一樣，兩個兵士便跳上車路，抓住戰死者

的兩手，拖進街角來，從此纔扛着運走。亞庚拾取了綴着黑飄帶的水兵的帽子，跟在那後面，但終于將帽子放在戰死者的胸膛上面，回到街角上來了。在水兵被殺之處，橫着他所放過的鎗，那周圍是散亂着子彈殼。

「嚇，可惡的布爾喬亞真兇！」一個工人罵着說。

別的人們便附和道：

「總得統統殺掉他們。」

大家變成陰鬱，臉色蒼白，不像樣子了。獨有亞庚卻于心無所執迷，一半有趣地在看大家的臉。奇怪的是，戰死了的水兵的那滿是血汗的可怕的嘴，總是剩在眼中，無論看什麼地方，總見得像是嘴。地窖的黑暗的窗戶，對面的灰色房子附近的狗洞，都好像那可怕的張開的嘴，滿蓋着血的唾液的牙齒，彷彿就排列在那里似的。他脊梁一發冷，連忙將眼睛滑到旁邊。不安之念，不知不覺地湧起，似乎有一種危險已經逼近，卻不知道這危險在那里。他想拋了鎗，回到家裏去了。

工人和兵士們，一句一句，在用了沉重的，石頭一般的言語交談。此時射擊稀少了，周

圍已經平靜，而在這平靜裏，起了遠雷一般的礮聲。亞庚一望那就在對面的房屋時，所有窗門全都關閉，只有窗幔在動彈，不知怎地總好像那裏面躲着妖怪。鎗聲一響，兩響，此後就寂然，又一響，又寂然無聲了。傾耳一聽，是盧比安加那方面在射擊。

忽然間，聽到咻咻的聲音。

『喂，大家，像是摩托車！』向來靈敏的兵士一面說，便將身一搖，橫捏着鎗，連忙靠近屋角，悄悄地向亞訶德尼那面窺探。

大家側耳聽時，聲音漸漸分明起來了。

『的確：摩托車來，認清些罷……』

大家立刻振作了，密集在街角上，將鎗準備端整。

從亞訶德尼的一角上，有運貨摩托車出現，車上是身穿藍色和灰色的長外套的武裝了的一些人，鎗枝參差不齊地向四面突出，摩托車正如爬着走路的花瓶，鎗頭和手，藍色的灰色的長外套，就見得像是花朵。摩托車向別一角的方向走，想瞞過人們的眼睛。

亞庚，工人和兵士們，便慌忙前後擠着，對準摩托車行了一齊射擊。摩托車立刻停止

了，從機器部冒起白煙來，車上的人們將身子左右搖擺，恰如發了痙攣一樣。

「咳……咳……」在亞庚的旁邊，起了不像人的，咆哮一般的聲音。

被這咆哮聲所刺戟的兵士和工人們，便跳到步道上，忘記了危險，聚在一起，儘向摩托車開鎗。從比鄰的街角，也有兵士和工人們出現，一同猛烈地射擊。亞庚一看，只見車上的人們恰如被捲的管子一樣，滾落地上，有的爬進摩托車下，有的急得用車輪和橫板來做擋牌，想遮蔽自己的身軀，狼狽萬狀，摩托車的橫板被鎗彈所削，木片紛紛飛散。見了這情景的亞庚，咽喉已被未嘗經歷的湧上來的銳利的喜悅所填塞了。

「殺掉！剝皮！」有人在附近大叫道。

「殺掉！」亞庚也出神地大叫。連裝彈也急得不順手地，連呼吸也沒有工夫地，只是開鎗。

大約過了一分鐘罷，摩托車已被破壞，在那上面，在那近旁，沒有一個活動的人影子了。

「呵呵」這邊勝利地說。「了不得。一個不剩。」



大家高聲歡笑，爲熱情所激動，爲勝利所陶醉，不住地互相顧盼。

然而火一般燒了上來的激情一平靜，亞庚便覺得對面的毀掉了的窗戶，又像張開的死的巨口了。但大家還在想打死人，在等候什麼事情的出現。從遠處的街角上，忽然現出一個革製短襖上綴着紅十字的臂章，頭上罩着白布的年青女人來，以鎮靜的態度，走向摩托車那面去。圍着發紅的圍巾的一個工人，便舉起了鎗枝。

「你喂，你幹什麼？」一個兵士大聲對他說。

工人略略回一回頭，但仍將鎗托靠在肩膀上。

「不要打岔！這布爾喬亞女人，我將她……」

於是兵士大踏步跑過去，抓住了那工人所拿的鎗的鎗身。

「昏蛋，不明白麼？那是看護婦呀。」

「在打那樣的人麼？我們是來討伐女人的麼？」別的人也叫起來。「發了瘋麼，你？」

「由我看起來，看護婦這東西……」那工人還想說下去，但大家立刻將他喝住了。

「那邊去！」

「給他一個嘴巴，否則他不會明白……」

「看哪，看哪……她多麼能幹！」

那年青女子在摩托車周圍繞了一圈，向那堆着好像破得不成樣子了的袋子似的團塊的車輪那面，彎了腰——注視着走，用手去摸，默然無言。

兵士和工人和亞庚，都屏着氣看那女人的舉動。只見她叫了一聲什麼，用一隻手一揮，就有綴着紅十字的臂章的兩個兵士，從街角飛跑到摩托車旁，注視着一個團塊，於是一個兵轉過背來，別一個則將包在外套裏的僵硬的袋子拉起，便掛下了一雙長統靴，將這些都載在先一個的背上了。就這樣地開手收拾着屍體。

當對面在收拾屍體時，這面卻在當作有趣的談資：

「搬走了。又是一個。原來是那麼辦的，那是我們的搬法呵。」

「瞧呀，瞧呀，那是——大學生。」

「呵呵，這回的是將官了。」

「好高的個子！」

「這是第八個了。」

「真的：我們一個，就抵他們十個。」

亞庚高興得要發跳。心裏想，這是可以做談天的材料的，待回了家去……

然而，最後的屍屍一搬走，興奮的心情也就消失了。

摩托車就破壞着拋在十字路的中央。

拍拉！

那是起于遠處的街角的鎗聲。大家的臉上即刻顯出緊張模樣，連忙畢畢剝剝地響着閉鎖機，動搖起來。生着黑色的針似的絡腮鬍子的兵士，走近街角來，斷斷續續地說道：

「就要前進了，同志們。準備罷。」

「前進，」亞庚自言自語地說，「前進。」

他的心臟發了抖。他跑來跑去，尋覓他自己該站的位置——他以為前進是排着隊伍纔走的。

「友軍的一隊，要經過了後街去抄敵人的後面。一開鎗，我們就……」

兵士還沒有說完話，在對面的角落上已經開了鎗。兵士慌忙叫一聲「跟着我來！」而且頭也不回地在步道上奔向亞訶德尼·略特方面去了。亞庚喊着「鳴拉」——跟定他。並且趕上了大家。獨自在衆人之前，目不他顧地走。有什麼熱的東西觸着臉，也許是空氣，也許是子彈——而風則在他的耳邊呻吟。

亞庚在紅色房子附近的角上站住了看時，只見藍色和灰色的外套，正在沿着下面的摩訶伐耶街奔走，他便從背後向他們連開了三回鎗。他氣盛而膽壯了，又走上亞訶德尼·略特的禮拜堂的階沿，想更加仔細地觀察四面的形勢。亞訶德尼·略特，戲院廣場，以及所有的街道，是全都空虛的。從小店後面，鑽出一羣人——大抵是孩子來，在街道的角角落落裏聚成黑黑的一團，凝視着兵士和工人的舉動，望着拋在十字街頭的血污的破掉的摩托車，彷彿在看什麼珍奇的事物。孩子們在從摩托車的橫板上挖下木片來，並且拾集子彈夾。不久，羣衆便混雜在武裝的兵士和工人裏面了，三個十歲上下的頑皮孩子，站在亞庚的面前，羨慕似的對他看。

「放放瞧，」一個要求說。

這樣的要求，是很使亞庚不高興的。

「走開！」他威嚇那孩子說，並且將身靠在禮拜堂的石壁上，橫捏着鎗，儼然吆喝道：「不相干的人們走開。要開鎗了！」

于是向空中放了一鎗。

羣衆都張皇失措。連兵士和工人們，雖然拿着鎗，也動搖混亂起來了。

「走開，走開！」發出了告警的聲音。

瞬息之間，羣衆已經一個不見，像用掃帚掃過了一般，驚惶顛倒的他們，推推擠擠地揆進小雜貨店中間，躲起來了。兵士和工人們集合在萬國旅館的近旁，獨有亞庚留在禮拜堂的階沿上。四面沒有一個人。自己的伙伴都在對面的街角，破壞了的摩托車的背後。亞庚忽然覺到了只有自己一個人，便害怕起來，疑心從禮拜堂背後會跳出惡棍來，要將他殺掉。帽子下面的他的頭髮，在抖動了，臉色轉成蒼白的他，便跳下階沿，橫斷街道，跑過摩托車旁，奔向對面的街角的工人們那邊去。在塗中跌了一交，這使他更加害怕了。

「小心！」在角上的人笑着說。

亞庚氣喘吁吁地到了目的地的街角。他的恐怖之念，也傳染了別人，大家都捏緊鎗身，擺出一有事故，即行抵抗的姿勢。但是，過了一分鐘，那緊張也就消失了。

「是自己在嚇自己呵，」有誰用了嘲笑的調子說，「敵人一個也沒有呀。」

「有的，」亞庚答道。

「在那裏？」

亞庚是本不知道敵人在那裏的，但他指着靡訶伐耶街的一角，將手一揮。

「那邊。」

他忽然覺得害怕。無緣無故又想拋掉了鎗，趕快回到普列思那的家裏去，而且這感情，此刻也愈加強烈了。他淒涼，冰冷，渾身打着寒噤。

附近突然起了尖銳的鎗聲。和工人一同，兵士也將身子緊貼在牆壁上。亞庚嚇了一跳，也跟着大家發慌，竭力想要躲到誰的背後去。而且，仍如半點鐘以前那樣，又有猛烈的恐怖，像一條水，流過他的脊髓和後頭部，使他毛髮都直豎了。一種運命底的豫感，在擠縮了他的心，至于覺得了痛楚。

「離開這裡罷，」他哀傷地想。

射擊沒有繼續。站在牆邊的兵士和工人，便寬一寬呼吸，動彈起來。

亞庚舉起鎗來，向空中開了一鎗，藉此壯壯自己的膽，而且又開了一鎗。兵士們也就跟着來開鎗了。是射擊了好像躲着看不見的敵人的那鄰近的房屋的窗門和屋頂。大家一面射擊，一面都走出街角和十字街頭來。亞庚也回了禮拜堂的階沿的老窠，由這里射擊萬國旅館的房屋，作為靶子的，是掛着體面的絹幔，在那深處隱約可以望見金閃閃的大裝飾電燈和豪華的家具的窗門。因為開了鎗了，所以也略為沈靜了一點，因為動了興了，所以他就半開玩笑地，用鎗彈打碎了掛在旅館的停車場附近的彩色玻璃的電燈，以及擺在窗前和桌上的水瓶子。

這射擊，後來就自然停止，兵士和工人們聚集在禮拜堂附近，平穩地談話，吸煙，將危險忘卻了。於是又從各個裂縫裏，各個空隙間，螻蛄似的鑽出孩子來，走近他們，也夾着一些大人，四近被羣衆填得烏黑，孩子們好像小狗，在人縫裏鑽來鑽去，檢取子彈夾。更加平穩了。然而亞庚的不可捉摸的悲哀之情，卻未曾消失，他在心裏知道什麼地方有危險在，

這就伏在鄰近的處所。但那是什麼處所呢？

在大學校的周圍和克萊謨林的附近開了鎗。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從這里都看不見。

亞庚擔憂地環顧周圍，搜尋着危險的所在，然而不能發見牠。

「士官候補生來哩！」在禮拜堂後面，有了好像孩子的聲音。

和這同時，禮拜堂的周圍和街道上就都起了急射擊。羣衆發一聲喊，往來奔逃，孩子們伏在地面上，爬着避到雜貨店那面去了。亞庚渾身發抖，想跑到德威爾斯克街的轉角這邊去，但一出禮拜堂，便立刻陷在火線裏。他看見從四面的房屋的門裏，或單個，或一團，都走出拿鎗的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來，在屋頂上，也有武裝着的人們出現。而且盤踞在屋頂上的人們，又好像正在向他瞄準似的。他退到禮拜堂的階沿，牆壁的掩護物去。大學和士官候補生一面跑，一面向兵士和工人們施行着當面的射擊。禮拜堂附近和滿是秋季的泥寧的步道的鋪石上，已經打倒着幾個人，還在呻吟，還在抽搐，那旁邊就橫着拋掉的鎗枝。五六個兵士將身子緊貼在禮拜堂的牆壁上向士官候補生射擊。然而候補生



們卻分成散列，一直線前進，一跳上禮拜堂的階沿，失措的兵士便倉皇亂竄起來。候補生們挺着鎗刺，去刺兵士，兵士則發出呻吟聲和嘶嘎聲，用兩手想將鎗刺捏住，或者在相距兩步之處，開起鎗來，亞庚彷彿在夢境中，目覩了這些鏖殺的光景。

射擊和抵抗，亞庚都忘掉了，只是貼住牆壁，緊靠着冰冷的石頭，好像要鑽進那裏面去。他用了嚇得圓睜了的兩眼，看着起在身邊的殺戮的情形，上氣不接下氣地在等候自己的運命。兩個士官候補生走到最近距離來，一個便舉了鎗，向亞庚的頭瞄準。亞庚還分明地看見那人的淡黑的圓圓的眼睛。火光燦然一閃，亞庚已經聽不見鎗聲。他拋了鎗，臉向下倒在石階上面了。

## 『惡夢』

因為駭人的光景，失了常度，受了很大的衝動的華西理·彼得略也夫，從亞訶德尼·略特走到彼得羅夫斯克列樹路時，已是午後三點鐘左右了。他並不慌忙，一步一步地向家裏走。由他看來，周圍的一切，是全都沒有什麼相干的。飽含溼氣的空氣，膠積腳下的淤泥，忽然離得非常之遠，而且好像成爲外國人了一般的人們，在他，都漠不相關；無論向那里看，他的眼中只現出拖着嵌了拍車的漂亮的長靴——外套下面的那可怕的雙腳，以及大學生和士官候補生的腦袋，頹然倒在看護兵的脊梁上的光景來。無論向那里看，跑到眼裏來的只是好像接連着烏黑的自來水管一般的死人的腳，好像遠處的小教堂的屋蓋——恰如見于此刻的屋頂上那樣——的死人的頭。在落盡了葉子的樹梢的密叢

裏，在體面的房屋的正門裏，在斑駁陸離的羣衆裏，就都看見這死了的腳，死了的頭。他時時在街上站住，想用盡平生之力來大叫……

然而，怎樣叫呢？叫什麼呢！誰會體諒呢？而且，那不是發了瘋的舉動麼？

這周圍，是平靜的。發了瘋的叫喊，有誰用得着呢……

不是被惡夢所壓了麼？誰相信這樣的叫喊？周圍都冷冷淡淡。也許是心底裏有着難醫的痛楚，所以故意冷冷淡淡的罷？

他常常立住腳，彷彿要摘掉苦痛模樣，抓一把自己的前胸，並且因了從幼年時代以來，成了第二天性的習慣，只微動着嘴唇，低語道：

「上帝，上帝……」

但立即醒悟，苦笑了。

「上帝，現在在那里呢？不會給那在墨斯科的空中跳梁的惡魔扼死的麼？」

于是他罵人道：

「匪徒！」

但罵誰呢，他不知道。

周圍總是冷冷淡淡的。

在亞訶德尼·略特那里，是剝下皮來，撒上沙，漬了鹽，咯支咯支的擦了，在喫……喫

魂靈……

「唉，怕人……阿，鬼！」

但是，大街，轉角，列樹路，都被許多的人們擠得烏黑，大抵是男人，是穿着磨破了的外套，戴着褪了顏色的帽子和滲透了油膩的皮帽之輩。穿戴着羔皮的帽子和領子的布爾喬亞，很少見了，而女人尤其少。只有灰色的工人爬了出來，塞滿了街頭。他們或在發議論，或在和紅軍開玩笑；紅軍是胡亂地背着鎗，顯着宛然是束了帶的袋子一般的可笑的模式。羣衆不明白市街中央的情形，所以很鎮靜，但爲好奇心所驅使，以爲戰鬥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就看作十分有趣的事情。他們想，大概今天的晚上就會得到歸結，一切都收場了。只有背着包裹，兩手抱着啼哭的嬰兒的避難者的形姿，來打破一些這平凡的安靜和舒服。

然而孩子們卻大高興，成了雜色的羣，在大街和列樹路上東奔西走，炫示着從戰場上拾來的子彈殼和子彈夾，將這來換蘋果，向日葵子和銅錢。

而市街的生活，則成爲怯怯的，酪酊的，失了理性的狀態，與平時的老例已經完全兩樣了。

大報都不出版，發行的只有社會主義底的報紙，但分明分裂爲兩個的陣營，各逞劇烈的詞鋒，互相攻擊。兩面的報紙上，事實都很少，揭載出來的事實，已經都是舊聞，好像從昨天起，便已經過了一個月的樣子。

傳佈着各種的風聞。喧傳可薩克兵要從南方進墨斯科，來幫「祖國及革命救援委員會」，又傳說在符雅什瑪已經駐紮着臨時政府的砲兵和騎兵了。

「一到夜，大戰鬪一定開場的，」有人在羣衆中悄悄地說。

華西理聽到了這樣的話。但這樣的話，由他聽去，恰如在腳下索索地響的塵芥一般。于是他的神經就焦躁起來。但他想，夜間真有大戰鬪，則此後如夏天的雷雨一過，萬事無不帖然就緒，也說不定的。

但他被街街巷巷的人羣所嚇倒了。離市街中央愈遠，則羣衆的數目也愈多。無論那一道門邊，無論那一個角落，都是人山人海。而且所有的人們，都用了謹慎小心，慄慄危懼的眼色，向市街中央遙望，怯怯地挨着牆壁，擺出一有變故，便立刻離開這里，拚命逃竄，躲到安穩的處所去的姿勢來。

華西理在街街巷巷裏走，直到黃昏時候，然而哀愁和疑慮，卻始終籠罩着他的心。

「現在做什麼好呢？到那里去好呢？」他自己問起自己來了，然而尋不出一個回答。

## 母親的痛苦

在普列思那，當開始巷戰這一天，人們就成羣結隊的在喧嚷。住在市梢的窮人們，都停止了工作，跑向大街上來，詭異着奇特的情形，塞滿了步道。到處爭論起來，罵變節者，責反叛者，講德國的暗探，有的則皺了眉頭，看着那些挾鎗前往中央的戰場的工人們。有的在哭泣，有的在禱告。

偶然之間，也聽到嘲笑布爾喬亞，徒食者和吸血鬼之類的聲音。但那是例外，這灰色臉相的穿着骯髒衣服的人們，臉上打着窮字的印子的人們，對於事件，是漠不關心的。他們嗑着向日葵子，在大家開玩笑……而且所有的人，好像高興火災的孩子一樣，都成了非常暢快的心情，到了黃昏，戰鬪漸漸平靜，情勢轉到好的一面，大概便以為俄羅斯人各

自期待着的奇蹟，就要出現了。

華爾華拉·羅卓伐——亞庚的母親——知道，兒子已經加入紅軍，往市街去了。她此刻就跑到門邊，街角，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的廣場那里，看兒子回來沒有。

「我要責罰他！」她並不是對誰說，高聲地罵道。「到隊裏去報名，這小豬。」

她輕輕地歎一口氣，對着那些塞滿了馬車電車和摩托全不通行了的車路，接連地走過去的通行人，睜眼看定，眼光像要釘了進去的一般。到傍晚，各條大街上，人堆更是增加起來了。紅軍們散成各個，拖着疲乏的腳，踉踉跄跄，費力地拿着鎗，掛在帶上的空了的彈藥囊在搖擺。這些人們，是做過了一天的血腥的工作來的。羣衆拉住他們，圍起來，作種種的質問。

亞庚卻沒有見。

他的母親機織女工，便拉住了陸續走來的紅軍，試探似的注視他們的眼睛，問他們可知道亞庚，遇見了沒有。

「是十六歲的孩子，戴灰色帽子，穿着發紅的顏色的外套的。」



「在那里呢？沒有遇見。」總是淡淡的回答說，「因為人很多呵。」

機織女工心神不定地問來問去，從街上跑進家裏，從家裏跑到街上，尋着，等着，暗暗地哭了起來。

耶司排司被亞庚的母親的憂愁所感動，在天黑之前，便向市街的中央，到尼啓德門尋亞庚去了。但是，一回來，機織女工便看定了他，老眼中分明流着眼淚，尋根究底地問。她顯出可憐的模樣來了，頭巾歪斜，穿舊了的短外套只有一隻手穿在袖子裏，從頭巾下露出稀疏的半白的捲髮來。

「是偷偷地跑掉的呵，」她總是說，「還是早晨呀。他說『我到門口去一下。』從此可就不見了。唉，上帝，這到底是怎麼的呢？」

她凝視着耶司排司，好像是想以這樣的眼色來收淚。並且禱告似的說道：「安慰我罷！」

從她眼裏，和眼淚一同射出恐怖的影子來。耶司排司喫驚了，又不能不說話，便含糊着說道：

「你不要擔心罷，華爾華拉·格里戈力夫那大約是沒有什麼嚇人的事的。」

但她心裏知道這是假話，半聽半不聽地又跑到門那邊去了。

門的附近爲人們所擠滿，站着全寓的主婦們，一切都不關心的老門丁安德羅普，還有素不相識的人們。于是她便對他們講自己的夢：

「我夢見我的牙齒，統統落掉了。連門牙，連虎牙，一個也不剩。我想，「上帝呀，這教我怎麼活下去呢？怎麼能喫喝呢？」早上起來，想：「這是什麼兆頭呵？」那就是亞庚·彼得羅微支到紅軍裏去報了名。如果他給人打死了，教我怎麼好呢？我是許多年來，夜裏也不好好地睡覺，也不飽飽地喫一頓麪包，一心一意地養大了他的，但到現在……」

她還未說完話，就嗚咽起來了，用了淡墨色的迦舍彌耳的手巾角，拭着細細的珠子一般的眼淚。

「喂喂，」耶司排司看着她那痙攣得抽了上去的嘴唇，說，「華爾華拉·格里戈力夫那，不要這麼傷心了。大概，一切都要完事了。大概，就要回來的，如果不回來——明天一早就走遍全市去尋去，會尋着的人——不是小針兒，會尋着的。」

他想活潑地，熱心地說，來安慰她，然而在言語裏，卻既無熱氣，也無歡欣。華爾華拉悄然離開了這地方，人們便低聲相語，說亞庚是恐怕已經不在這世上了。

「做那樣的夢。母親做了那樣的夢，兒子是不會有好事情的。」

這時候，聽得在市街那面開了鎗。大家都住了口，覺得在亞庚是真沒有什麼好事情了……因為有着這樣的憂慮，那逐漸近來的夜，就令人害怕起來……

## 可怕的夜

這晚上，天色一黑，便即關了門，但誰也不想從庭中回到屋裏去。門外的街道上，沒有了人影子，但偶然聽到過路的人的足音，駭人地作響。膽怯了的人們，怕孤獨，怕自己的房，都在昏暗的庭中聚作一團，吸着潮溼的秋天的空氣。而且怕門外有誰在竊聽，大家放低了聲音來談天。華西理不舒服了，便在庭中踱來踱去，默默地側了耳朵，聽着夜裏就格外清楚的鎗聲。剛以為遠處的盧比安加方面開了鎗，卻又聽得近地在畢畢剝剝地響。什麼地方起了『嗚拉』的叫喊，又在什麼地方開了機關鎗。有摩托車在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疾驅而過了，由那聲音來判斷，是運貨摩托車。

『彼得爾·凱羅丁也不在呵，』耶司排司向人大聲說。

「在那邊罷？聽說現在是成了頭兒了，」女人的聲音回答道：「在辦煩難的公事哩。」

此後就寂然沒有聲息，大約是顧忌着凱羅丁家的人在聽罷。華西理爽然若失了。說是凱羅丁上了戰場，而且還做了首領。不錯，他就是這樣的人物，這正是像他的事情。他從孩子時候起，原已是剛強不屈的。爲伙伴所毆打，他就露出牙齒來，叱罵一通，卻決不啼哭。他和華西理和伊凡，都在這幽靜的老地方長成，父母們也交際得很親密。還在同一的工廠裏，一同做過多年的工，將孩子們也送進這工廠裏面去。在普列思那是可怕的年頭一九〇五年來到的時候，彼得爾和彼得略也夫家的兩弟兄，都還是頑皮的孩子，但那時彼得略也夫老人就在那角落上，被兵們殺死了，那地方，是老樹的底下，至今還剩有鬻密特工廠的倒壞的，好像嚼碎了一般的磚牆。

彷彿半已忘卻了的夢似的，華西理還朦朦朧朧，記得那時的情狀。

被害者的屍身，順着格魯幡基橫街，在石上拖了去，拋在河裏了。那時候，母親是哭個不了，罵着父親，怨着招致那死于這樣的非命的行爲。孩子們也很哀戚。但後來自覺而成了社會主義者，卻將這引爲光榮了：

「亡故了，很英勇地……」

他的父親是社會革命黨員，頗爲嚴峻的人。他的哥哥伊凡，就像父親，也嚴峻。

但凱羅丁成了布爾塞維克，是那首領……

兒童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投身于政黨生活之中了。雖然也曾一同捕捉小禽，和別的孩子們吵架，但一切都已成了陳跡，彼得爾去戰鬥，伊凡去戰鬥，連那乳臭的亞庚也去戰鬥了。

一九〇五年和現在，可以相比麼？倘使父親還活着，此刻恐怕要看見非常爲難的事  
情了罷。

在普列思那時時起了射擊，距離是頗近的。聽到黑暗中有擔憂的聲音：

「連這里也危險起來了麼？」

大家側着耳朵，默默地站了一會。

「鳴……鳴……天哪，」聽到從什麼地方來了低低的哭聲。「唉，親生的……阿

阿阿……」

「那是什麼？是在哭麼？」有誰在黑暗中問道。

「華爾華拉在哭，」女人的聲音帶着歎息，說：「爲了亞庚呵。」

大家聚成一簇，走近華爾華拉家的放下了窗幔的窗下去，許多工夫，注視着隱約地映在幔上的人影，聽到了絕望的歎息和泣聲：

「阿，親生的……阿，上帝呀……阿阿阿……」

「安慰她去罷，一定是哭壞了哩，事情的究竟也還沒有明白，」女人們沈思着，切切私語，互相商量的之後，便去訪華爾華拉，長談了許多時。

「哺，哺，哺……」在窗邊聽得有人在那里吹喇叭。

華西理始終默默地在沿着圍牆往來，總是不能鎮定。母親出來尋覓他了，用了別人聽不見的聲音說道：

「凡尼加（註一）沒有在。也許會送命的呢。」

華西理什麼也不回答：自己也正在很擔心。

（註一）伊凡的親暱稱呼。

貝拉該耶（華西理的母親）也和別的女人一同，寬慰華爾華拉去了，但一走出庭中，便又任着她固有的無顧忌，放開了喉嚨說：

「他們自以為社會主義者，好不威風，皇帝是收拾了。政治卻一點也做不出什麼來。吵架，撒謊，可是小子們卻還會跟了他們去。你瞧！將母親的獨養子拐走了。」

「但你的那兩個在家麼？」有人在暗中問道。

「就是兩個都死了，也不要緊。」貝拉該耶認真地說。「我真想將社會主義者統統殺掉。一九〇五年時候，很將他們打殺了許多。鎗斃了許多哩，但是又在要殺了罷？」

「現在是他們一伙自己在鬧，用不着謝米諾夫的兵了。」

「鬧的不是社會主義者，是民衆和布爾喬亞呵。」有誰在黑暗裏發出聲音來，說，「總得有一天，開始了真的戰爭纔好哩。」

大家都定着眼睛看，知道了那聲音的主子，是先前被警察所監視的醉漢，且是偷竊東西的事務員顯庚。

「你纔是爲什麼不到那里去的呢？」貝拉該耶忿忿地問道。「那不正是你大顯本



領的地方麼？」

顯庚窘急了。

「我是因為我已經有了年紀。我先前也會奮鬥過的。」

「不錯，不錯，我知道，怎樣的奮鬥。」彼得略以哈嘲笑地說。「我知道的。」

羣衆裏面起了笑聲。

「在那里的，是些什麼人呀！」耶司排司想撲滅那快要燒了起來的爭論，插嘴說。布爾喬亞字，普羅列塔利，社會主義者……夾雜在一起的。都是百姓，都是人類。但真理在那里呢，誰也不知道。」

但當將要發生爭論，彼得略以哈想用挑戰底的口調來罵的時候，卻有人在使了勁敲門了。

「阿呀……」一個女人叫道。接着別的女人們便都驚惶失措，跑到自己的門口去，想躲起來。

「在那里的是誰呀？」耶司排司走到大門旁邊，問着說。

而那發問的聲音，是有些抖抖的。

「是我，伊凡·彼得略也夫，」在門外有了回音。

「唉，凡紐賽，（註二）耶司排司非常高興了。『你那里去了呀？』

在開門之際，人們又已聚集起來，圍住了伊凡，這樣那樣的問他市街情狀。但伊凡非常寡言，厭煩似的只是簡單地回答：

「在開鎗死的不少。住在市街裏的，都在逃難了。」

一聽到這響動，華爾華拉便跑了來，但只在裸體上圍着一塊布，並且問他看見亞庚沒有。

「不，沒有看見。」

「打死的很多麼？」

「很多。」

伊凡用了微微發抖的聲音，冷冷地回答：

（註二）伊凡的親暱稱呼。

「死的很多。兩面都很多……」

他說着，便不管母親的絮叨，長靴橐囊地走掉了。於是聽得彼得略也夫的寓居的門，擦着舊的生鏽的門臼，憂憂地推開，仍復碰然一響，關了起來。

「死的很多……這真糟透了，」有誰歎息說。

暗中有唏噓聲：是華爾華拉的嗚咽。夜色好像更加幽暗，站在這幽暗中的人們，也好像更加可憐，無望，而且是沒有價值的人了。

「大家在開鎗，大家在開鎗，」一個聲音悲哀地說。

「是的。而且大家在相殺哩，」別一個附和着……

「而且在相殺……」

劈拍……轟……拍，轟……

……市街方面起了鎗聲和礮聲。人家的屋頂和牆壁的上段，霎時亮了一下，而相反，暗夜卻更加黑暗，駭人了。

「那就是了，」華西理望着在空中發閃的火光，想，「那就是以真理爲名的大家相打呵……」

他于是茫然佇立了許多時。

## 兩個兒子

伊凡怕和母親相遇：她是要叱罵，責備的。幸而家裏誰也不在，他便自去取出晚膳來，一面想，一面慢慢地喫。華西理一回來，從旁望着哥哥的臉，靜靜地問道：

「你那里去了？」

「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去了。」伊凡將麪包塞在嘴裏，坦然回答說。剛要從肩膀上脫下外套了的華西理，便暫時站住了。

「向白軍報了名麼？」

伊凡沉默着點一點頭，儘自在用膳。他那平靜的態度和旺盛的食量，好像還照舊，並沒有什麼變化似的。

「還去麼？」

「自然。約定了明天早上去，纔回來的。因為有點事。明天就只在那里了。一直到完結。」

華西理定睛看着哥哥，彷彿初次見面的一樣。伊凡卻頗鎮定，只在拚命地喫。然而臉色蒼白，一定是整夜沒有睡覺罷。眉間的皺紋刻得很深，頭髮散亂，額上拖着短短的鰓毛。

「可是你怎麼呢？不在發胡塗麼？」

伊凡望着圓睜兩眼的弟弟的臉，將用膳停止了。

「還用得着發胡塗麼？」

「是的，自然……」華西理支絀地回答。「但是，一面是工人，就如亞庚似的小子，以及這樣的一類……白軍的勝利，恐怕未必有把握罷。」

伊凡的臉色沉下來了。

「這是怎麼的？……我不懂。「白軍的勝利。」這意思就是說，你是他們那一面的，對不對？」

「唉，你真是，你真是！」華西理愕然地說。「我不過這樣說說罷了……但我的意思，是不想去打他們。因為一開鎗，那邊就有……亞庚呵。」

伊凡用了尖利的調子，提高聲音，彷彿前面聚集着大衆的大會時候模樣，揮着兩手，於是決然推開食器，從食桌離開了。

「我真不懂……華式加，（註三）你總是蟲子一般的爬來爬去，你和智識階級打交道，很讀了各種的文學書……於是變成一個騎牆腳色了。」

沉悶起來了。華西理沉默着低了頭，坐在櫃子上，伊凡也沉默着，急忙地用毛巾在擦手。母親回來了，直覺到兄弟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便擔心地看着兩人的臉。伊凡的回來，她是高興的，然而並不露出這樣的樣子。

「跑倦了麼，浮浪漢？無日無夜地無休無歇呵。蠢才是沒有藥醫的。一對昏蟲。」她一面脫掉外套和頭巾，一面罵。「現在是到底沒有痛打你們的人了！」

「喂，母親，不說了罷，」華西理道：「說起來心裏難受的。」

（註三）華西理的親暱稱呼。

「我怎能不說呢？胡塗兒子們使我擔心，卻還不許我說話麼？」  
她發怒了，將頭巾擲在屋角上。

「你明天還要出去麼？」她一轉身向着伊凡那面，尖了聲音問。

伊凡點頭。

「出去的。」

「什麼時候？」

「早晨。」

母親瞋恨地齶着嘴唇，順下了眼去。

「哦哦，哦哦，少爺。但你說，教母親怎麼樣呢？」

伊凡一聲不響。

「你爲什麼不開口呀？」

「話已經都說過了。够了。我就要二十七歲了。是不是我已經不是小孩子。自己在做的事，是知道的。」



伊凡憤然走出屋子去，他挺出前胸，又即向前一彎，張開兩臂，好像體操教師在試筋骨的力量。

「哦哦，少爺……哦哦，」貝拉該耶更拖長了語尾的聲音，說，「哦哦，哦……哦。」

「算了罷，母親，」華西理插嘴道，「你還將我們當小孩子看待，但我們是早已成了壯丁的了。」

貝拉該耶什麼也不說，響着靴子，走進隔壁的房子裏去了。過了半分鐘，就聽到那屋子裏有低低的唏噓的聲音：

「咿，咿，呃……呃……咿，咿……」

伊凡不高興地皺着眉頭。

「哪，哭起來了，」他低聲說。

華西理站起身，往母親那里去了。

「好了罷，母親。爲什麼哭的呢？」

「你們是只顧自己的。母親什麼就怎樣都可以，」貝拉該耶含着淚責數說，「這幾

乎要殺掉母親哩。惡棍們殺害了我的男人，現在兒子們又在想去走一樣的路。你們是鬼，不是人……咿，咿……我是一個怎樣的苦人啊……」

她熬不住，放聲大哭了。

華西理在暗中走近母親去，摸到了她的頭，在她額上接吻。

「哪，好了罷。你不是時常說，人們在生下來的時候，就註定着怎樣死法的麼？那麼，即使怎樣空着急，豈不是還是枉然的？」

那母親，因為兒子給了撫慰，便平靜一些，雖然還恨恨，但已經用了頗是柔和的調子，說道：

「如果你們是別人的兒子，我就不管，但是自家的呵。無論咬那一個指頭，一樣地痛。因為你們可憐，我纔來說話的。」

母親諄諄地說了許多工夫話，華西理坐在她旁邊，摸着她的頭髮，想起她實在也年深月久，辛苦過來的了。自己和伊凡，真不知經了多少母親的操心 and 保護，從工廠拿了宣傳書來的時候，就是她都給收起，因此得免于搜查。而且從難免的災難中救出，也有好幾

回事情過後，她大抵總是說，幸而禱告了上帝，兩個人這纔沒給捉去的。

華西理覺得母親也很可憐了。

「哪，好了，媽媽，好了，」他懇切地說。

但伊凡卻仍然在點着電燈的間壁的房子裏走來走去，沉着臉，然而不說一句話。

「伊凡，你老實告訴我，要出去麼？」她用了哽咽的聲音問。她大約以為用了那眼淚，已經融和了伊凡的心了。

「要出去的，」伊凡冷靜地答道。

母覺放聲哭出來了。

「這孩子的心不是心，——是石頭。魂靈像伊羅達（註四）一樣，因為壞心思長了青苔了。即使我們餓死，他恐怕還是做他自己的事情的。全像那胡塗老子。唉，我真是個不幸的人呀！」

于是在黑暗的屋子裏，又聽到哀訴一般的啼哭。

華西理低聲道：

「好了罷，媽媽。够了。」

「還不怎麼，母親！」伊凡用了焦躁的聲音說。「你罵到死了的父親去幹什麼呢？說這樣的話，還太早哩。」

母親住了哭，闕寂無聲了。只有廉價的時辰鐘的擺，在滴答滴答地響。屋子裏滿是愁慘之氣，燈光冷冷然，覺得夜的漫漫而可怕。

不一會，頭髮紛亂，哭腫了眼睛的母親，便走到伊凡在着的屋子裏，來收拾桌上的食器了。伊凡垂着頭，兩手插在衣袋裏，站在桌子的旁邊。對於母親，他看也不看，只在想着什麼遠大的，重要的事件。華西理也顯着含愁的陰鬱的臉相，從沒有燈火的屋子裏走了出來。母親忽然在桌邊站住，伸開一隻手，悲傷地說道：

「聽我一句話罷，我是跪下來懇求也可以的：「兒子，不要走！」雖然知道從你們看來，我就如同路邊的石塊，但懇求你——只是一件事……」

于是她將手就一揮。伊凡只向母親瞥了一眼，便即回轉身，開始從這一角到那一角

地，在屋子裏來回的走。

橐，橐，橐——響着他的堅定的腳步聲。

華西理覺得心情有些異樣，便披上外套，走出外面去了。

## 再見！

庭院裏還聚集着人們，站在門邊，側着耳朵在聽市街和馬路上的動靜。鎗聲更加清楚了，好像已經臨近似的。

「一直在放麼？」華西理問一個柱子一般站在暗中的男人道。

「在放呵，」那人答說，「簡直是一分鐘也不停，一息也不停地在放呵。」

「是的，在撒野了，」有人用了粗扁的聲音說，「華西理從那口調，知道是耶司排司。」

「你還在這里麼，庫慈瑪·華西理支？」華西理便問他道。

「因為一個人在家裏，膽子小呵。許多人在一處，就放心得多了。」

「不知道現在那邊在幹什麼哩？真麻煩，唉，唉，」在傍邊的一個歎息說。

「對呀對呀，但願沒有什麼。」

大家都沉默着側着耳朵聽。很氣悶。鎗礮火的反射，閃在低的昏暗的天空。

「可是亞庚回來了沒有呢？」華西理問道。

「不，沒有回來。大概，這孩子是給打死了的。」耶司排司回答說，但立刻放低了聲音：「可是華爾華拉總好像發了瘋哩。先一會是亂七八糟的樣子，跑到這里來。說「給我開門，尋兒子去，我立刻尋到他。」真的。」

「後來呢？」

「哪，我們沒有放她出去呵。恰好有些女人們在這里，便說這樣，說那樣，勸慰了她，送她回了家。此刻是睡着，平靜了一點了。」

大家又沉默了下來。

家家的窗戶裏還剩着半滅的燈火，人們在各個屋子裏走，看去彷彿是影子在動彈。除孩子以外，沒有就寢的人。連那睡覺比喫東西還要喜歡的老門丁安德羅普，也還在庭中往來，用了那皮做的暖靴踏着泥地。

起風了，搖撼着沿了庭院的圍牆種着的菩提樹的精光的枝條，發出悽慘的音響，在一處的屋頂上，則吹動着脫開了的板片，拍拍地作聲。從市街傳來的鎗聲，更加猛烈了，探海燈的光芒，時時在低浮的灰色雲間滑過，忽動忽止，忽又落在人家的屋頂上，恰如一隻大手，正在搜查煙突和透氣窗戶的中間。

安德羅普這纔擡起頭來，看了這光之後，說：

「阿呀，天上現出兆頭來了。」

「不，那不是兆頭，那就是叫作探海燈的那東西。」耶司排司說明道。

然而安德羅普好像沒有聽。

「哦。是的……舍伐斯安波勒有了戰事的時候，也有兆頭在天空中出現的：三枝柱子和三把掃帚。一到夜，就出現。那時的人們是占問了的：那是什麼預兆呢？可是血腥氣的戰爭就開場了。但願沒有那時一般的事，這纔好哪。」

「現在卻是無須有兆頭，而血比舍伐斯安波勒還要流得多哩。」

「哦，哦，」安德羅普應着，但並不贊成耶司排司。



「可是總得有個兆頭的。是上帝的威力呀。唉，殺人，是難的呢。殺一隻狗也難，但殺人可又難得多了。」

「阿阿，你，安德羅普，你真會發議論。現在卻是人命比狗命還要賤了哩。」女人的聲音在暗地裏說，還接下去道，「你聽，怎樣的放鎗？那是在打狗麼？」

「所以我說：殺人是難的呀。總得到上帝面前去回答的罷。」安德羅普停了一停，「上帝現在是看着人們的這模樣，正在下淚哩。」

「那自然，」耶司排司說：「是瞋着眼睛在看的呵。」

又復沉默起來：傾聽着動靜。射擊的交換也時時中止，但風還是不住地搖撼着樹枝，發出淒涼的聲音。

什麼地方的上在鏽了的門臼上的門，戛戛地一響。幾個人走出庭院裏來了，因為昏暗，分不清是誰，只見得黑黑地。他們默然站了一會，聽着動靜，吐着歎息，回進屋子去，卻又走了出來。大家聚作一團，用低聲交談，還在歎着氣。話題是怎樣纔可以較為安穩地度過這困難的幾天，而歎息的是這寓所中男少女多，沒有警備的法子。

華西理回進屋子裏面時，伊凡已經睡了覺，母親則對着昏燈，一肘柱着桌子，用手支了打皺的面龐，坐在椅子上。伊凡微微地在打鼾，一定是這一天疲勞已極的了。

「還在開鎗麼？」母親靜靜問道。

「在開。」

華西理急忙脫下衣服，躺在牀上了，然而很不容易睡去。過去了的今天這一日，惡夢似的在他胸脯上面壓下來了。被殺了的將校的閃閃的長靴，「該做什麼呢？」這焦灼的問題，哭得不成樣子了的亞康的母親的形相，都在他眼前忽隱忽現。他只想什麼也不記起，什麼也不想到……母親悄悄地歎一口氣，在微明的屋子裏往來，後來坐在聖像面前虔心禱告了很長久，於是去躺下了。

華西理是將近天明，這纔睡着的，但也不過是暫時之間，伊凡便在旁邊穿衣服，叫他起來了。屋子裏面，已經有黯淡的日光射入。伊凡——蓬着頭髮，板着臉孔——坐在牀沿上穿他的長靴。

「出去麼？」華西理低聲問。

「出去。」

「哦，出去的，」右鄰室裏，突然發出了嚴厲的母親的聲音。「莫非伊凡不在場，就幹不成那樣的事情麼？」

于是住了口，恨恨地歎一口氣。她是通夜不睡，在等候着這可怕的瞬間的。

伊凡趕忙穿好了衣服。

「那麼，母親，再見。請你不要生氣……鬧嚷着嘮嘮叨叨，也不中用的。」

他便將帽子深深地戴到眉頭，走向房門去了。母親並不離牀，也不想相送。

「等一等，我來送罷，」華西理說。

「你又要到什麼地方去麼？」母親愁起來了。

「我就回來的。單是送一送。」

兩弟兄走出家裏了。大門的耳門，是關着的。耶司排司站在那旁邊，顯着疲倦的沒精打采的眼神，嚮着臉。他在做警備。

「出去麼？」他問。

「是的，再見，庫慈瑪·華西理支。」伊凡沉靜地說，微微一笑，補上話去道：「就是有什麼不周到的事，也請你不要見怪罷。」

「噫，」耶司排司歎了一聲，不說一句別的話，放他們兄弟走出街上了。

街上寂然，沒有人影，鎗礮聲還是中斷的時候多。

這是戰士們到了黎明，疲乏了，勉強強強地在射擊。

兩弟兄默着走到巴理夏耶·普列思那。帶白的霧氣，從池沼的水面上升起，爬進市街，纏在木柵，空中，和牆壁上。工人們肩着鎗，帶上掛着彈藥囊，三五成羣的走過去。華西理包在霧裏，將身子一抖，站住了。

「哪，我不再走下去了。」

「自然，不要去了，再見。」伊凡說，向兄弟伸出手來。

他很泰然自若。

華西理忽然想抱住他的腳，作一個離別的接吻，但于自己的太容易感動，又覺得可羞，便只握了那伸出的手。

「再見……但你說……你不懷疑麼？」

「疑什麼？」

「就是那個，你自己……可是對的？」

伊凡笑了起來，揮一揮手。

「你又要提起老話來了？拋開罷。」

于是戴上手套，回轉身，開快步跑向市街那面去了。

霧愈加瀰漫起來，是濃重的，灰色的，有黏氣的霧。

華西理目送着哥哥的後影。只見每一步，那影子便從黑色變成灰色，終於和濃霧融合，消失了。但約有一分鐘模樣，還響着他的堅定的腳步聲。

橐，橐……

于是就完全絕響。

## 『愛國者』

伊凡走出普列思那的時候，在街街巷巷的道路上，不見有一個人，只是尼啓德門後面的什麼地方，正在行着緩射擊。動物園的角落和庫特林廣場的附近，則站着兩人或三人一隊的兵士，以及武裝了的工人，但他們在溼氣和寒氣中發抖，豎起外套的領子，帽子深戴到耳根，前屈了身軀，兩腳互換地蹬着在取暖。

他們以爲自己的一夥跑來了，對伊凡竟毫不注意，因了不慣的徹夜的工作，疲倦已極，只是茫然地，寂寞地在看東西。

伊凡從庫特林廣場轉彎，走進諾文斯基列樹路，再經過橫街，到了亞爾巴德廣場了。在亞爾巴德廣場的登記處那里，在接受加入白軍的報名。這塗中，遇見了手拿一捲報紙

的戰戰兢兢的賣報人，那是將在白軍勢力範圍的區域內所印的報章勞動，瞞了兵士和紅軍的眼，偷偷地運出亞爾巴德廣場來的一夥人。他們是膽怯的，注視着伊凡，向旁邊避，但伊凡並沒有什麼特別留神的樣子，便側着耳，怯怯地看着周圍，跑向前面去了。

在亞爾巴德廣場之前的三區的處所，有着士官候補生的小哨。從昏暗裏，向伊凡突然喊出年青的，不鎮定的沙聲來：

「誰在那里站住！」

伊凡站住了。於是走來了一個戴眼鏡，戴皮手套的士官候補生。

「你那里去？」他問。

伊凡不開口，給他看了前天在士官學校報名之際，領取了來的通行許可證。

「是作爲自由志願者，到我們這邊來的？」

「是的。」

士官候補生便用了客氣的態度，退到旁邊去了，當伊凡走了五六步的時候，他便和站在街對面的同事在談天。

「哦，他們裏面竟也有愛國者的，」有聲音從昏暗的對面答應道。

聽到了這話的伊凡，不高興起來了。他現在的加入白軍的隊伍，和自己一夥的工人們爲敵，是並非由于這樣的愛國主義的。

登記處一希臘式的，華麗的灰色的房屋，正面排列着白石雕刻的肖像，天門上掛着大的毛面玻璃的電燈，——裏面，已經擠滿了人，顯得狹小了。大學生，戴了綴着磁質徽章的帽子的官吏，中學生，禮帽而闊氣的外套的青年，兵士和工人等，都紛紛然麤集在幾張桌子前面；桌子之後，則坐着幾個登錄報名的將校。華美的電燈包在煙草的煙的波浪裏，在天花板下放着黯淡的光。伊凡在這一團裏，發見了若干名的黨員，據那談話，纔知道社會革命黨雖然已經編成了自己的軍隊，但那並非要去和布爾塞維克戰鬥，只用以防備那些乘亂來趁火打劫的搶掠者的。

「我們的黨裏，起了內訌了。這一個去幫布爾塞維克，那一個來投白軍，又一個又掛在正中間。真是四分五裂，不成樣子，」一個老黨員而有國會議員選舉權的，又矮又胖的



猶太人萊波微支，用了萎靡不振的聲音，對伊凡說。

萊波微支是並非加入了投效白軍的人們之列的，他很含着抑鬱的沉思，在那寬弛的大眼睛裏，就顯着心中的苦痛和懊惱。

「哪，我一點也決不定了，現在該到那里去，該做什麼事，」他愀然歎息着說。

他凝視着伊凡的臉，在等候他說出可走的路，可做的事來，但伊凡卻隨隨便便地，冷冷地說道：

「你加入白軍罷。」

萊波微支目不轉睛地看定了伊凡。

「但如果我去打自己的同志呢？」他說。

「這意思是？」

「這很簡單，就怕在布爾塞維克那面，也有同志的黨員呵。」

「哪，但是加在布爾塞維克那里的人們，可已經不是同志了哩。」

萊波微支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加入罷，並且將一切疑惑拋開，」伊凡又勸了一遍，便退到旁邊，覺得「這人是蛙過了的一類。」于是在心底裏，就動了好像輕蔑萊波微支一般的感情。他以為凡為政黨員的人，是應該玻璃似的堅硬的。

伊凡在分編投報的人們，歸入各隊去的桌子的附近，尋着了斯理文中尉，斯理文中尉和他，是一同在黨內活動，後來更加親密的了。這回被委為隊長，伊凡便也于前天約定，加入那一隊裏了。斯理文穿着正式的軍服，皮帶下掛了長劍和手鎗，戴着手套，將灰色的羊皮帽子高高的戴在後腦上。他敏捷地陀螺似的在辦事，在登錄處裏面跑來跑去，向投報人提出種種的質問，挑選着自己所必要的一些特殊的人們。

伊凡還須等候着。走到屋角的窗前時，只見那沈思着的萊波微支還站在那里，但總沒有和他談話的意思。一看見他，伊凡就覺得侮蔑這會經要好的胖子的心想，更加油然而起了。

那窗門，是正對亞爾巴德廣場的，此刻天色已經全明，加了很多的水的牛乳似的淡白，而且邊上帶些淡藍的雨雲，在空中浮動。廣場上面，則士官候補生們在用了列樹路的

木柵，柴木，木板等，趕忙造起防障來，恰如正在遊戲的孩子們一般，又暢快又高興，將這些在路上堆成障壁，然後用鐵絲網將那障壁網住。幾個便衣的男子在幫忙。絡腮鬍子剪成法蘭西式的一個美丈夫，服裝雖然是海狸皮帽和很貴的防寒外套，但在肩白樺的柴束壓得踉蹌踉蹌地走來，擲在防障的附近，便用漂亮的手套拂着塵埃，又走進那內有堆房之類的大院子裏去了。不久他又從門口出現，將一條帶泥的長板拖到防障那邊去，一到，士官候補生便接了那板，放在疊好了的柴木上。這美丈夫的防寒外套從領到裾，都被泥土和木屑弄得一場胡塗了。

工作做得很快。從各條橫街和列樹路通到廣場的一切道路，都被防障所遮斷。士官候補生們好像馬蟻，在防障周圍做工，別的獨立隊則分爲兩列，開快步經過廣場，向斯木連斯克市場和尼啓德門那方面去，又從那地方退了回來。和這一隊一同，大學生，中學生，官吏和普通入等，也都肩了鎗，用了沒有把握的步調在行走。

拍，拍，拍……

在登記處那里遠遠地聽到，尼啓德門附近和墨斯科大學那一面，射擊激烈起來了。

伊凡很急于從速去參加戰鬥，幸而好容易纔被斯理文叫了過去，說道：

『去罷。已經挑選了哩，將那些本來有着心得的。要不然，就先得弄到校庭裏去操一天……但我們能够即刻去。』

一分鐘之後，伊凡已和一個銀鼠色頭髮的大學生，並排站在登記處附近的步道上，於是斯理文所帶的一隊，顯着不好意思的模樣，走出廣場，通過了伏士陀惠全加，向發給武器的克萊謨林去。這時候，射擊聽去似乎就在鄰近的高大房屋之後，平時很熱鬧的伏士陀惠全加則空虛，寂寞，簡直像是閉住了呼吸一般。只在大街的角落上，緊挨了牆壁，屹然站着拿鎗的士官候補生和義勇兵等。斯理文是沿了步道，在領隊前進的，但已聽到鎗彈打中兩面的房屋上部的聲音，剝落的油灰的碎片，紛紛迸散在步道上。上面了。

義勇兵等喫了一驚，簇成一團，停往腳，就想飛跑起來。斯理文所帶的一隊，就經過托羅易茲基門，進了克萊謨林，而克萊謨林則闌寂無人，呈着淒涼的光景。但已經看見了兵營的入口和門的附近的哨兵。

伊凡最初也看不出什麼異樣的情景來，覺得克萊謨林也還是歷來的克萊謨林模

樣。那黃色的沉默的，給人以沉悶之感的兵營，久陀夫修道院的紅色的房屋，在這房屋對面的各寺院的金色的屋蓋，都依然如故，在兵營的厚壁旁邊，也仍舊擺着『大礮之王』。然而一近兵器廠的門的時候，走在前面的義勇兵卻愕然站住了。

『快走，快走，諸君！』斯理文不禁命令說。『快走！』

爲這所驚的伊凡，從隊伍的側面一探望，便明白那使義勇兵大喫一驚的非常的原因了。車路上，兵器廠和兵營之間的廣場上，無不狼藉地散亂着兵士的制帽，皮帶，撕破了的外套，折斷了的鎗身，灰色的麻袋之類；被秋天的空氣所潤澤的烏黑的路石上，則斑斑點點印着紫色的血痕。在兵器廠的壁側，舊礮彈堆的近旁，又疊着戰死的兵士和士官候補生的屍骸，簡直像柴薪一樣。

滿是血污的打破了的頭，睜開着的死人的眼，浴血的一團糟的長外套，挺直地伸出着的腳和手。

就在兵器廠的大門的旁邊，離哨兵兩步之處，還縱橫地躺着未曾收拾的死屍，最近的兩具死屍的頭顱，都被打碎了，從血染的亂髮之間，石榴似的開着的傷口中，腦漿流在

車路上。膠一般凝結了的血液，在路石上黏住，其中看去像是灰色條子的腦漿，是最使伊凡驚駭的了。

變成蒼白色了的義勇兵便即停步，連忙屏住呼吸，在那臉上，明明白白地顯出恐怖和嫌惡之情來。

站在門旁的一個士官候補生，略一斜瞥義勇兵的臉，便自沉默了。廣場也沉默了。這是一片爲新的未曾有的重量所壓住了的石頭的廣場。

「在這里是……出了什麼事呀？」有人發出枯嘎的沙沙聲，問士官候補生說。  
被問的士官候補生身子發起抖來，連忙轉臉向了旁邊，聲不接氣地說道：

「戰鬪……」

他是將這樣的質問，當作一種開玩笑了，候補生于是彷彿在逃避再來質問似的，經過了這些可怕的死屍的旁邊，走向對面去了。

「戰鬪……這是戰鬪哪，」伊凡一面想，一面用了新的感情，並且張開了新的眼，再  
來一望前面的廣場。

這以前，國內戰爭在他僅是一個空虛的沒有內容的音響，即使有着內容罷，那也不過是微細的並不可怕的東西罷了。

國內戰爭是怎樣的呢？原以為就如大規模的打架。所以這回的戰鬥，會有這麼多的現在躺在眼前那樣的不幸的戰死者，是伊凡所未曾想到的。

打破了的頭顱，膠似的淤積着的血塊，流在車路上的腦漿，不成樣子的難看的可怕的人類的屍體，這就是國內戰爭。

伊凡覺得爲一種新的感覺所劫持，而且被其籠罩，發生了難以言語形容的氣促，呼吸都艱難起來了。向周圍一看，則前面的樞密院的房屋和久陀夫修道院的附近，都靜悄悄地絕無事情，從那屋頂上，便看見高聳着各教堂的黃金的十字架。白嘴烏在克萊謨林的空中成羣飛舞，發着失利的啼聲。天空已經明亮，成爲蔚藍，只有透明的，繞繚的花帶一般的輕雲，在向東飛逝，從雲間有時露出秋天的無力的太陽來。其時教堂的黃金的十字架驟然一閃，那車路上的血痕，便也更加明顯地映在眼裏了。

流着腦漿的最末的兵士，是仰天躺着的，因爲滿是血污，也就看不出他是否年青，

是否好看來了。但當看見日光照耀着那擦得亮晶晶的長靴和皮帶的銅具時，伊凡忽而想道：

「他是愛漂亮的。」

這思想異樣地使他心煩慮亂。現在也許他正用了只剩皮骨的手，在擦毛刷罷……在兵器廠裏，將步鎗，彈藥囊，彈藥，皮帶等，發給了義勇兵。

義勇兵們好像恐怕驚醒了戰死者的夢似的，不知道爲什麼，總是用了低低的聲音談話，繫好皮帶，掛上彈藥囊去，不好意思地用手翻弄着鎗枝，大家都手足無措，舉動遲鈍起來了，不知怎的總覺得有意氣已經消沉的樣子……待到走出克萊謨林以後，這纔吐一口氣，和伊凡並排走着的大學生，便喧鬧地吹起口笛來，正在歎息，卻忽而說道：

「阿，唉，唉……唔唔，可怕透了。這就是叫作戰鬥劇的呀。哦哦。是的……」

于是又歎了一口氣。

誰也不交談一句話，大家的心情都浮躁了。只有斯理文一個還照舊，彈簧似的，撐開着而富于彈性。



## 士官候補生之談

出了克萊謨林的一隊，徑到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在這里加上了士官候補生和將校，一同向卡孟努易橋去了。斯理文使伊凡穿上士官候補生的外套，這是因為當戰鬪方酣之際，工人的他，有被友軍誤認為紅軍，而遭狙擊之虞的緣故。聽說這樣的實例，也已經有過了。這假裝，使伊凡略覺有趣了一下。

向卡孟努易橋去，是以四列縱隊前進的，士官候補生走在前面。這時步伐一致，一齊進行，所以大家也彷彿覺得暢快起來。四面的街道，空虛而寂靜，居民大概已經走避，留下的則躲在地下室中。一切房屋，都門扉緊閉，森森然，一切窗戶，都垂下着窗幔，那模樣簡直像是瞎眼的魔鬼。而在這樣的街上發響者，則只有義勇兵們的足音。

沙，索，沙，索，沙，索。

這整然的聲響，使大家興奮，而且將人心引到一種勇敢的工作上去了。

守備卡孟努易橋的，是義勇兵第二隊。擺着長板椅的石闌干的曲折之處，平時是相愛的男女，每夜在交談甘甜的密語的，現在卻架了機關鎗，鎗口正對着札木斯克伏萊支方面。士官候補生和義勇兵，在橋上和橋邊的岸上徐步往來。大寺院和宮殿中，都不見人影子，但一切還像平時一樣，教堂的黃金的十字架在發光，伊凡鍾樓巍然高峙，城牆和望樓，以及種種的殿堂，都照舊顯着美觀；空中毫無雲翳，冷然在發青光，秋天的太陽，則無力地照耀着。教堂的圓蓋上面，有幾羣白嘴鳥在飛舞，發着不安的啼聲。

在伊凡的眼中，還剩有在克萊謨林所見的毛骨悚然的光景。這華麗的大寺院和宮殿後面，卻有被慘殺了的屍骸，藏在那舊礮彈的堆積的背後，想起來總覺得是萬分奇怪似的。

伊凡凍得縮了身軀，在岸邊徐步。外套失了暖氣，帽子不合頭顱，鎗身使手冷到像冰一樣。和他並排走着的大學生，則和一個大腦袋藍眼睛的士官候補生不住地在談天。

「對於暴力，應該還牠暴力的。」

「但是，這卻太過了。」大學生說。

「爲什麼太過？這是當然的因果報應呵。因爲他們要來殺我們，所以我們殺了他們的呀。這就是戰鬪。」

伊凡知道，那是在講克萊謨林界內的彼此衝突的事了。

「你就在那里麼？」他問士官候補生說。

士官候補生冷冷地一看伊凡。

「是的。從頭到尾。」

因爲參加了那樣特別時候的重大的戰鬪，而自己覺得滿足的士官候補生，是暗暗地在等候有人來問的。然而不知道爲什麼，伊凡卻忽而懷了反感了。血塊，車路上的腦漿，在皮帶的銅具上發閃的日光……他將身子緊靠在河岸的石礮上，緊到連冷氣都要沁了進來，于是一聲不響了。從顯着蹙額含愁的臉相的他的軍帽下面，擠出着蓬鬆的頭髮，而且無緣無故地，他用勁捏緊了鎗身。

在橋下面，是潺潺地流着冷的澄淨的秋波，漾着沉重的溼氣。

大學生還在問，聽到冷冷的威嚇似的回答。

『等到他們降伏了，約定將武器拋在那記念碑旁邊的，看見麼，那記念碑？』

『看見的，』大學生答說。

『于是我們這隊就走過了門，進到克萊謨林來了。因為以為他們講的是真話呵。』

士官候補生暫時住了口。

『但是……他們是騙子。突然開鎗了。因為知道我們是少數呵。用機關鎗……許多人給打死了。中隊的我的同僚也給打死了。體操教師也給打死了。此外許多人給打死了……』

『哦。那麼，後來呢？』大學生急忙問道。

『後來我們就從古達斐耶橋那里，向着門突進，給他們沒有關門的工夫。鐵甲車來了，又一輛來了……于是就給他們一個當面射擊。當面射擊呵！』

士官候補生近乎大喝地說道：

「當面射擊呵！」

伊凡的心地覺得異樣了。

「後來我們這隊就用機關鎗和步鎗衝鋒。他們躲在兵營裏。從窗間和屋上來開鎗。但我們將他們……用當面射擊！於是狼狽着叫道：「降伏了。」有些窗子上是白旗。他們怕得失掉了人性子。爬爬跌跌，嚷着「饒命。」嗚嗚！喊着。渾身發抖，臉色鐵青，跪下去。有的還在地面接吻，劃着十字這種情景哩。」

在伊凡的眼裏，立刻現出這爬爬跌跌，亂嚷亂叫的人們的情景來，在石造的黃色的沉悶的屋子裏，往來奔逃，而機關鎗則在——拍拍拍拍地——將他們掃射。

「就使他們收拾了他們一伙的死屍的，」士官候補生說。「他們就堆在礮架後面。見了沒有？那里就有着死屍哩。」

士官候補生的聲音中，響着自誇勝利的調子。

「就這樣地打爛了他們，占領了克萊謨林了。」

他歪着嘴，浮出微笑來。于是足音響亮地沿着橋的欄干走去了。

伊凡緊咬了牙關。

「見鬼！這便是那……」他禁不住想。

從士官候補生的談話裏透漏出來的殘酷，使他喫了驚。種種的思想，成爲旋風，吹進心裏去，發着一種緊張的哀傷的音響。他忽然想高擎步鎗，出乎頭頂之上，將這摔在橋下的水裏，頭也不回地拔步飛跑了……但伊凡抑制着自己，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激情。

「就會平靜的。」

他忍耐着，來來往往，在河岸上走了許多時，腳步聲不住地在發響：

橐，橐，橐……

## 廣場上的戰鬥

正午時分，布爾塞維克從札木斯克伏萊克試向卡孟努易橋進攻，不知道從那幾個角落裏，礮聲大震，四鄰的人家的窗戶，都瑟瑟地響了起來。

士官候補生，將校和義勇兵們，就躲在河岸的石壁之後，開始應戰，在橋上，則機關鎗發出縫衣機器一般的聲音。伊凡連忙用石塊作爲障蔽，將鎗準備妥當，以待射擊的良機，側了耳朵傾聽着。

『在給誰縫防寒外套呀，』和伊凡並排伏着的大學生，將下巴擡向機關鎗那面，愉快地笑着說。『正好趕得上冬天哩。』

機關鎗是周詳審慎，等着好機會，停一會響一通。河對岸的大街上，時或有人叫喊，但

那聲音，卻覺得孤獨而悲哀。爲鎗聲所驚的禽鳥，慌忙飛上克萊謨林和救世主大寺院的空中，畫着圓圈，飛翔了一會，下來停在屋頂上，但又高飛而去了。

過了大約二十分鐘，波良加方面的鎗聲沉默了，又成了平靜。

「一定的，打退了，」大學生斷定說。

「一定的，」伊凡正從石壁後面走上，附和道。

他冷了，手腳全都凍僵，覺得受不住。在橋下面，河水微微有聲，空氣滿含着極寒的氣息，從水面騰起帶白色的水蒸汽來。義勇兵們無聊起來，聚成了個個的小團，但談話總無興致。據哨兵的話，則在那些遠離市中央的街道上，擠滿着人們，布爾塞維克就混在羣集裏，向士官候補生開着鎗，然而什麼對付的辦法也沒有。

義勇兵第八隊就這樣寂寞地無聊着，在橋上一直到傍晚。

但這時候，在尼啓德廣場，戲院廣場，亞訂德尼·略特，普列契斯典加這些地方，到處盛行射擊，大家覺得布爾塞維克也許會進而突入後方，從背後襲來，立刻萬事全休的。然而從士官學校前來的別的義勇兵們，卻以爲布爾塞維克的兵力並不多，所以不至于



前進。

這報告使大家安心，但又無聊起來了。

一到傍晚，從札木斯克伏萊支方面傳來了鐘聲，河下的教堂的鐘，便即和這相應和。但那音響，卻短而弱，而低。伊凡一想，就記得明天是禮拜日，所以在鳴鐘做晚禱了。

在鎗聲囂然的市街裏，聽到這平和的孱弱的鐘聲，是很可怕的。鎗聲壓倒了鐘聲，鐘聲也好像省悟了自己的無力，近地的教堂裏的先行絕響，遠處的也跟着停聲，于是在空虛的街街巷巷所聽到的，就和先前一樣，只有鎗聲了。

義勇兵第八隊離開橋上時，已是黃昏時分。全隊在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的大食堂裏用晚膳，食堂的天花板是穹窿形的，壁上掛着嵌在玻璃框裏的思服羅夫將軍的格言：『前進！時前進！處處前進！』（伊凡看後，起了異樣的感覺。）食後並不休息，義勇兵第八隊便逕向尼啓德門那方面去了。

當此之際，伊凡乃得以觀察了隊員的態度。

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斯理文和伊凡疏遠了，所說的單是一些軍務上的事。士官候

補生們則以冷靜而謹慎的態度，不加批判地，精確地實行着一切的事務。

大學生們，最初是意氣十分軒昂，大家大發了議論的。

他們並非簡單地來參加了戰鬪……不！他們是抱着各自的理想，前來參加了的。所以大家各以自己爲英雄，在爭論的樣子上，尤其是在不顧危險的態度上，就表現着他們的這樣的抱負。

但到第一天的傍晚，伊凡便看出他們已經疲乏，臉色青白，在談話裏，顯出焦躁的神情來了。

和伊凡並排的大學生加里斯涅珂夫——銀鼠色的頭髮，戴着擱在鼻梁上的眼鏡，穿着磨破了的長外套——大大地打了一個呵欠。他是善良的，溫和的人，有一種大聲說出自己的意見來的脾氣。

「阿，此刻可以睡了罷。」他想着，說。「這于身體是有益的。」

「是的，此刻可以罷。」伊凡回答道。

但其實也並無可以睡覺那樣的工夫。

隊伍從亞爾巴德廣場經過列樹路，走向尼啓德門去，這地方不住地在開鎗。義勇兵們將身子緊帖着牆，蟬聯着一個一個地前進。

鎗彈劈劈拍拍地打中列樹路的樹木，打下枝條來，落在附近的房屋上。因為鎗彈響得太接近，太尖銳了，每一響，伊凡便不禁一彎腰，急忙從這凸角奔到那凸角去；大家也跟着走，彷彿被彈鑽所撥了的一般。

一同集合在有着圓柱子的白堊房屋的門的附近，尼啓德門已經不遠了。

斯理文叫出連絡哨兵來，指示了該站的位置。在半點鐘以前，布爾塞維克已經沿着德威爾斯克列樹路，開始了前進，所以現在正是戰鬥很猛的時光。

「這好極了，」加里斯涅珂夫說，他在伊凡的後面。「整天悶着，真要無聊到熬不住的。」

過了一會，斯理文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託一個年青的候補少尉，來做這隊的指揮。這時候，射擊愈加猛烈起來了。

兩個士官候補生忽然跳進了門裏面，那外套滿汗着壁上的白粉。

「怎麼了？」大家不禁爭問道。

「敵在前進。密集了來的。已經到了列樹路的喀喀林家附近了。」

形勢已經棘手了。又聽到鎗聲之後，接着起了喊聲。好像在大叫着「嗚拉。」

「聽到麼？在叫「嗚拉。」前進着哩。」

伊凡從門裏面一窺探，只見在垂暮的黃昏裏，有黑影從巴理夏埃·伏士那尼埃教堂方面，向這里奔來。

「瞧罷。闖來了。」一個說。

大家定睛看時，誠然，在闖來了。

「我們也前進罷。」加里斯涅珂夫慌亂着說。「爲什麼不前進的？」

沒有人回答他。

## 尼啓德門邊的戰鬪

這之際，斯理文恰從外庭跑進來了。

「諸君，即刻，散開着前進。準備！」

他迅速地分明地命令說。

「要挨着壁，一個個去的，」伊凡機械底地，自言自語道。

他的心窩發冷了，在背筋和兩手上，都起了神經性的戰慄。有誰能夠打死他伊凡。彼得略也夫之類的事，他是絲毫也沒有想到過的，只覺得一切仍然像是遊戲一樣。

「那麼，前進，諸君！」斯理文命令說。「前去，要當心。」

士官候補生的第一團走出門去了。接着是第二團，此後跟了義勇兵，伊凡和加里斯。

涅珂夫就都在那裏面。

在伊凡，覺得市街彷彿和先前有些兩樣了似的。列樹路上的樹木和望得見的灰色的房屋，仍如平日一樣，掛着藍色的招牌；只有一個店鋪的正面全部寫着「小酒店」的招牌，有些異樣，但列樹路上，卻依然是晚禱以前的蕭森。

然而確已有些兩樣了。

「嗚拉！」加里斯涅珂夫忽然大叫起來，還對伊凡說，「嗚拉，跟着我來呀！」

於是跳到大街的中央，橫捏着鎗，並不瞄準地就放，疾風似的跑向對面的轉角上去了……

「嗚拉！」別人也吶喊起來……

大家就好像被大風所捲一般，也不再想到躲閃，直闖向對面的街角去。前面的射擊來得正猛，恰如炒豆一樣，有東西飛過了伊凡的近旁，風撲着他的臉。但他只是拚命飛跑，竭力地大叫：

「嗚拉！嗚拉！拉！拉！」

加里斯涅珂夫跑在前頭，士官候補生和義勇兵們則恰如賽跑的孩子似的，跟在後面。向前一看，只見昏暗的街上和廣場的周圍，黑色的和灰色的人影，已在紛紛逃走了。

「逃着哩。捉住他們。打死他們！」有人在旁邊叫着說。

「捉住！打死！」

劈拍，拍，劈拍拍……——尖銳地開起鎗來了。

義勇兵和士官候補生們直到喀喀林家的邸宅，這纔躲在一家藥店的門口，停了步。現在列樹路全體都看得見了。布爾塞維克正在沿着兩側的牆壁，向思德拉司忒廣場奔逃，有的屈身向地，有的在爬走，剛以為站起來了，卻又跑，又伏在地面上了。義勇兵們將鎗抵着肩窩，不住地響着閉鎖機，在射擊那些逃走的敵。

伊凡並不瞄準，只是乘了興在射擊，但在有一鎗之後，卻看見工人們的黑色的人影，倒在步道上，還想掙扎着起來，那身子陀螺一般在打旋轉了。

「呵，打着了！」伊凡憎惡地想，便從新瞄準了來開鎗。

他的心跳得很利害，太陽穴上轟轟地像是被鐵鏈所擊似的……他還想前進，去追

逃走的敵人。但也聽到了命令道：

「退卻！散開退卻！」

大家便向後退走，只留下了哨兵，都走進就在鄰近的橫街上的酒店裏。這地方是設備着暖房裝置的，要在這裏休憩一會，溫了身軀，然後再到哨兵線上去。

溫暖的，濃厚的空氣，柔和了緊張的心情，當斯理文和一個人交談之後，將全隊分爲幾部，說道：「可以輪流去休息，有要睡的，去睡也行」的時候，伊凡頗爲高興了。

義勇兵們喧嚷着，直接睡在地板上，在講些空話。伊凡占據了窗邊的一角，靠了壁，抱着鎗，睡起覺來……

他覺得睡後還不到一秒鐘的時候，就已經有人站在他旁邊，拉着他的手說話了：

「起來罷。睡得真熟呀。起來罷。」

伊凡沉重地擡了頭，但眼臉還合着。

「唔？什麼？」

「起來罷。輪到我們了。」



還是那個鼻梁眼鏡的加里斯涅珂夫，微笑着站在他面前，手拿着鎗，正要裝子彈。

「哪，你真會睡，」他說，奇妙地搖搖頭，還笑着：「十全大補的睡。」

酒店裏面，人們來來往往，很熱鬧，然而大家都用低聲說話，只有斯理文和別一個留着鬚的中年的將校，卻大聲地在指揮：

「喂，上勁，上勁！輪到第二班了！快準備！」

從外面進來了義勇兵和士官候補生們，但那臉面，都已凍得變成青白，呆板了。他們將鎗放在屋角上，走近暖爐，去烘通紅了的兩手和僵直了的指頭。從他們的身邊，放出潮溼和寒冷的氣息。伊凡站起身，好容易那麻痺了的兩腳這纔恢復過來。他的外套，棍子一般地挺着……

「趕快，趕快！」斯理文催促道。

義勇兵們擁擠着聚在門的近旁。

「要處處留神，諸君。放哨是不能睡的。一睡，不但自己要送命，還陷全隊于危險的。」你，加拉綏夫，監視着這兩個人，」他嚴重地轉向一個留鬚的士官候補生，接着道：「你負完

全責任，懂了麼？好，去罷。」

于是一個一個從溫暖的酒店走出外面了。

射擊仍然繼續着。空氣中瀰漫着冷的，像要透骨一般的霧。

「勃嚕嚕嚕，好冷！」加拉綏夫抖着說。

霧如溼的蛛網一樣，罩住了人臉。大家因為嚴寒，亢，以及立刻就須再到彈雨裏去的覺悟，都在神經底地發抖，竭力將身子縮小，來瞞過敵人的眼睛。

兩人跟着先導者，繞過後街，進了一所大的二層樓屋。這屋子，是前臨間道，正對着巴理夏耶·尼啓德街和德威爾斯克列樹路的。

先導者將伊凡和加里斯坦珂夫領進已給彈打壞的樓上的一間房子裏去了，但已有兩個士官候補生，在這房子裏的正對大街的壁下，他們就是和這兩個來換班。

微弱的黯淡的光，由破壞了的窗戶，照在這房子裏。在那若明若昧的昏暗中，一個士官候補生說明了在這里應做的事務。然而，是義務底的語調，彷彿並無懇切之意似的。後來他補足道：

「布爾塞維克在那一角的對面的屋子裏，屋頂上裝着機關鎗。他們在想衝到喀喀林邸這面去。」他說着，指點了列樹路的那一邊。「要射擊這裏的，所以得很留神。你瞧，這房子是全給打壞了。」

伊凡向四面一看，只見所有窗戶，都已破壞，因了鎗彈打了下來的壁粉，發着塵埃氣。順着門的右手的牆壁，橫倒着書廚，在那周圍，就狼藉地散亂着書冊，被泥靴所踐踏。

伊凡留着神，走近窗戶去了。

列樹路全體都點着街燈，那是從戰鬥的前夜就點下來的，已經是第三晝夜了，角上的一盞燈，被鎗彈所擊破，炬火一般的大火燄，乘風在柱子上燃燒。因爲火光頗炫耀，那些荒涼的列樹路上的樹木的枝梢，以及突出在冰凍了的灰色的地面上的樹根，都分明可以辨別。一切陰影，都在不住地搖擺，映在緊張了的眸子裏，便好像無不生活，移動，戒備着似的。

士官候補生們走掉了。加里斯涅珂夫將一把柔軟的靠手椅，拉到倒掉的窗戶那一面，坐了下去，躲在兩窗之間的壁下，輕輕地放下鎗。

「很好！」他笑着說。「舒舒服服地打仗你以為怎樣？」

伊凡沒有回答。他默默地用兩腳將書籍推開，自己帖在窗戶和書廚之間的角落裏。他恐怖了，有着被鎗彈打得蜂巢似的窗戶的毀壞了的房子，擊碎了的家具，散亂在窗緣和地板上的玻璃屑，都引起他憂愁之念來。

拍！——在對面的屋子裏，突然開了鎗。

于是出于別的許多屋子裏的鎗聲，即刻和這相應和。

一秒鐘之內，列樹路的對面的全部，便已鎗聲大作，電光閃爍了。鎗彈打中窗戶，鑽入油灰，飛進窗戶裏。

「現在射擊不得，」加里斯涅珂夫說。「看呀，他們，看見麼……」

伊凡從窗框的橫檔下面，向暗中注視，只見對面橫街上的點心店前面，有什麼烏黑東西在動彈。加里斯涅珂夫恰如正要撲鼠的貓一般，躡着腳，將鎗準備好，發射了。

伊凡看時，有東西在那店面前倒下了。

「噯哈，」他發着瘳笑，拿起鎗來，也一樣地去射擊。

四面的空氣震動着，發出令人聾聩的聲音。

但一分鐘後——列樹路轉成寂寞了，只從不知道那里的遠處，傳來着一齊射擊的鎗聲。

伊凡只準對着火光閃過的地方，胡亂地射擊。布爾塞維克似乎也已經知道開鎗的處所了，便將加里斯涅珂夫和伊凡躲着的窗戶，作為靶子，射擊起來。鎗彈有的打中背後的牆壁，有的打碎那牘在窗框上的玻璃，有的發着呻吟聲，又從磚石跳起。在後面的門外，時時有人出現，迅速地說道：

「要節省子彈。有命令的。」

于是又躲掉了。

「那是誰呀？」伊凡問。

「鬼知道他。也許是連絡勤務兵這東西罷。真討厭。」

伊凡是不知道連絡勤務兵的性質的，但一看見嚴厲地傳述命令的人，在門口出現，便不知怎地要焦躁起來，或是沉靜下去了。思想時而混亂，時而奔放。想到自己的家，想到

布爾塞維克，想到連絡勤務兵，想到被踐踏了的書籍……眼睛已慣于房子裏的昏暗，碎成片片掛在壁上的壁紙，也分明地看見了。

加里斯涅珂夫默然坐着，始終在從窗間凝神眺望……遠處開了礮，頭上的空中般般有聲。

「阿呵，這是打我們的，」加里斯涅珂夫說，「這飛到那里去呢？一定的，落在克萊謨林。」

他歎一口氣，略略一想，又靜靜地說道：

「這回是真的戰鬥要開頭了。墨斯科阿媽滅亡了。但在先前呢，先前唉！「墨斯科……在俄羅斯人，這句話裏是融合着無窮的意義的。」是的，融合了的，就是現今也還在融合着。」

他又沉默起來，回想了什麼事。

「是的。無論如何，墨斯科是可惜的。但是，同志，你以為怎樣？「為要保全俄羅斯，墨斯科遂迎接蠻族的大軍，而屢次遭了兵燹，又爲了要保全俄羅斯，而墨斯科遂忍受了壓抑

和欺凌。」這樣的句子，是在中學校裏學過的。」

他自言自語似的，靜靜地，一面想，一面說，也不管伊凡是否在聽他。

破了沉寂，噦聲又起了。

「哪，聽罷，就如我所說的，」加里斯涅珂夫道，「就如我所說的。」

這之後，兩人就沉默下去。到了輪班，他們經過後院，走到街上，又向那溫暖的酒店去了。

小酒店裏，士官候補生和大學生們長長地伸着腳，睡在地板上，幾個人則圍着食桌，在喫罐頭和乾酪。大桌子上面，罐頭堆積得如山，義勇兵們一面說笑，一面用刺刀擽開蓋子來，不用麪包，只喫罐裏的食物……伊凡已經覺得飢餓，便也狼吞虎嚥地喫起來了。

## 退卻

義勇兵們是不脫衣服，用兩隻手墊在頭下睡着覺的。每一點鐘，便得被叫起來去放哨，但這好像並非一點鐘，僅有幾分鐘的睡眠，比規定時間還早，就被叫了起來似的。睡眠既然不足，加以躺着冷地板，坐着打磕睡這些事，伊凡的頭便沉重起來，成了漠不關心的狀態了。嘴裏發着洋鐵腥，連想到罐頭也就覺得討厭。身邊有人在講兩個義勇兵，剛纔已被打死的事情。伊凡自己，也曾目覩一個同去放哨的大學生，當橫斷過市街時，倒在地下，渾身發着抽搐的。但是，這樣的事，現在是早已不足爲奇，意識疲勞，更沒有思索事物的力量了。

伊凡恰如那上了螺旋的機器似的，默默地遂行了一切。有時也會發作底地，生出明



瞭的意識來，然而這也真不過是一瞬息。有一回，忽然覺到門外已經是白晝了。誠然，很明亮，街燈雖然點着，卻是黃金的小塊一般只顯着微黃，而並不發生光耀。什麼地方鳴着教堂的鐘，礮聲轟得更加猛烈。太陽從雲間露出臉來，輝煌了一下，又躲掉了。伊凡拚命地瞄了準，就開鎗，有時也看看門外，然而一切舉動，卻全是無意識底的。只有一件還好的事，是加里斯涅珂夫在他的旁邊。但其實，那也並非加里斯涅珂夫，不過是磨破了的外套，灰色的圍巾，露在帽子底下的銀鼠色的頭髮，無意識地映在伊凡的眼裏罷了。

「就來換班麼？爲什麼教人等得這麼久的？」加里斯涅珂夫時時大聲說。

但有人安慰他道：

「就來換班了，即刻。」

小酒店裏，盛傳着不久將有援兵從戰線上到來，可薩克兵和礮兵，已經到了符雅什瑪的附近；大家爭先恐後，來看那載着種種有希望的報告的叫作勞動的新聞。

「不要緊的，同志們，我們的事是不會失敗的。我們所擁護的，是真的權利，是正義呀！」一個枯瘦的中學生說。「當然有幫手的。」

但他的聲音抑揚宛轉，大家就覺得討厭起來了：這是世界底事件，用不着什麼嬌滴滴的口吻。

喫乾酪和罐頭，睡了又起來，到哨位去開鎗，談論援兵，罵換班的慢，但大家所期望的，是像心縱意地睡一通。

然而要熟睡，是不行的，因為只能彎腰坐着，或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被叫了起來，前往哨位的時候，渾身作痛，恰如給人毒打了一頓似的。義勇兵的人數並不多，在小酒店裏，形成斑色的羣，走進走出，但大家都怨着輪班的太久。

「無休無息地怎麼幹呢？因為在這裡已經混了兩日兩夜了，」大家說。

「已經兩日兩夜了麼！」伊凡喫驚道。

屈指一算，不錯，過了兩日兩夜了……

在眼前時時出現的人們之中，伊凡明瞭地識別了的，是加里斯涅珂夫和加拉綏夫——小隊長——以及斯理文這三個。斯理文仍如第一天那麼緊張，高戴着羊皮帽，親自巡視哨位，激勵部下，說不久就有援軍要到，換班的也就來……他幾乎沒有睡過覺，所以

兩眼通紅，而且大了起來。但態度卻一向毫無變化之處，僅將掛在腰間的手鎗皮匣的口，始終開着，以便隨時可以拔手鎗。

大家都過着衝動底的生活。或者用了半意識的朦朧的腦，在作離奇的，不成片段的思想，一面打着瞌睡；或者全身忽然絃一般緊張起來，頭腦明晰，一切都即刻省悟，動作也變成合適，從容了。

第二夜將盡，伊凡覺得起了精神的變化。這就是，忽然不覺疲勞，也不想睡覺了。大概別的人們也一樣，加里斯涅珂夫早不睡在暖爐旁邊了，正在大發議論，喫着罐頭和乾酪。他因為跑得太急遽了一些，就失掉了鼻眼鏡，但又記不起是在什麼處所了。

『要瞄準了，——看不見照尺。怎的，這豈不怪麼？伸手向鼻尖上一摸，沒有了眼鏡……唉，這真是倒運！可有誰看見麼？諸君，我的眼鏡？』

大學生們從什麼地方搬了柴來，燒起小酒店裏的竈，于是所有桌子上，就出現了滾熱的噴香的紅茶的茶碗……大家欣然喝茶，起勁談話，在周圍隆隆不絕的鎗礮聲，關于負傷者和戰死者的述說，都早已毫不介意了。

所慮的只是鎗彈的不足。酒店的壁下，僅有着三個彈藥箱，義勇兵們給他譚名，叫作『管帳先生』的一個士官候補生，很愛惜子彈，每發一回，總是說：

『請注意着使用。請只打看得見的目標。』

有一夜，來了探報，說布爾塞維克有向着士官候補生們所佔據的總督衙門，立刻開始前進的模樣，大約是試來占領尼啓德門的。於是略起了一些喧囂，斯理文便即增加了哨兵的人數。伊凡在哨位時，從思德拉司忒修道院那面，向着總督衙門開砲了。第一發的砲聲一震，被破壞了的窗玻璃就瑟瑟作響，從撕下了壁紙的處所，則落下洋灰來：

索索……索索……索索……

過了五分鐘，砲聲又作了，又開了一砲。鎗聲便如小犬見了龐大的狗，閉口不吠一般，沉默了下去。布爾塞維克那邊的街上，有人在發大聲，但那言語，卻聽不明白，只是尖利地斷斷續續地叫喊着的那聲音，頗令人有恐怖之感。砲擊大約繼續了一點半鐘。那是夜裏，街燈爛然，列樹路上滿是搖動的物影，旁邊的露出的煤氣火，仍如第一夜，動得像有魂靈一般。

忽然，列樹路上到處起了機關鎗聲和鎗聲，喊着「嗚拉。」在昏暗的橫街上，工人和兵士的影子動彈起來了。

「嗚拉！占領呀！打呀……」從那地方叫喊着。

義勇兵和士官候補生們開始應戰，將機關鎗拉進伊凡所在的房子裏，擺在窗戶的近旁。臉相很好而略帶些威嚴的一個年青的候補少尉，裝上了彈藥帶。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時斷時續地響了起來。

候補少尉巧妙地操縱了機關鎗。橫街上的騷擾更加厲害，不絕地叫着「嗚拉。」敵人猛烈地仍在一同前進。兵士和工人們的散兵，沿着列樹路，幾乎一無遮蔽地前行，義勇兵們將他們加以狙擊。有些敵兵，便跌倒，打滾，陷于瀕死的狀態了，但別人立刻補上，依然進擊，竭力連聲大叫着：

「嗚拉！占領呀！嗚拉！」

彈雨注在窗戶和牆壁上。全屋子裏，塵埃濛濛，成了危險而憂鬱，但機關鎗活動着，仍然在發響：

拍拍拍拍……

布爾塞維克的或是一個，或是兩個，或者集成小團，從馬拉耶·勃隆那耶街跑向喀喀林家去的光景，漸漸看得清楚了。候補少尉雖然向他們注下彈雨去，但並不能阻止他們的前進。恰如在那邊的深邃的橫街裏，有着滔滔不絕地湧了出來的泉水一般。

伊凡和加里斯涅珂夫站在窗邊，在狙擊。

布爾塞維克跑過街道，便藏在列樹路的樹木之下的黃色的小雜貨店裏。這麼一來，便是敵人幾乎已在比鄰了，但店鋪礙事，倒成了不能狙擊。

「放棄哨位！有人在後院厲聲大叫道。

在昏暗的門邊，出現了斯理文。

「諸君，留神着退卻。幫同來搬機關鎗……」

候補少尉，加里斯涅珂夫和伊凡，便擡起機關鎗，運向後院去。大家慌忙從房裏跳進後院，拔步便走。在這里，伊凡這纔看見了披頭散髮，發狂似的嚷着的女人們。

「阿，小爹，帶我們去！」其中的一個哭着說。

然而沒有一個人回答：各自急着要從這里離開。

##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二十分鐘後，尼啓德門附近的區域，已被布爾塞維克占領了。士官候補生和義勇兵們，便拋掉了剛剛舒服起來的溫暖的小酒店，退向亞爾巴德方面，他們憤憤不平地退卻，待到在一處停留時，纔知道那受了礮擊的總督衙門，落于布爾塞維克之手，他們透出了占據着尼啓德門附近區域的義勇兵的後面了。

斯理文在伏士陀惠全加地方的一個教堂之後，集合了部隊，檢點起人員來，知道退卻之際，戰死了七名，其中之一的士官候補生加拉綏夫，在後院中彈而死，屍骸就拋在那地方，看護兵沒有收拾的工夫了。

周圍很昏暗。當興奮和恐怖之後，在這寂靜的處所，分明感到的，是濃霧籠罩着市街



的光景。

「諸君，就要反攻，準備着。」斯理文豫告道。

他的聲音，是缺少確信而底力微弱的，但大家卻緊張起來，又振作了精神。

「這纔是哩！我正這樣想呀！」加里斯涅珂夫與高采烈地說。「我正在想，這退得古怪。因爲是很可以支持下去的……」

在亞爾巴德廣場上，看見放哨的士官候補生的影子，街燈明晃晃地在發光。火車站的附近燒着篝火，那周圍搖動着義勇兵和士官候補生的黑影。時有摩托車發出聲音，通過廣場，駛向士官學校方面去，或者肩着鎗的士官候補生的小團，開快步跑過了。

先以爲斯理文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而他已經和兩名將校和一團士官候補生一同回來，宣告大家，一個長身的，中年的，鑲着假腳的將校，來當指揮之任。

「不要太興奮，諸君。最要緊的是護住自己，謹慎地前去。是跳上去的。要利用一切凸角和掩護物。前進，是沿着兩條橫街和列樹路而去的。決然地來行動罷。」

將校的話，是單純，平靜，簡直像是使青年去做平常的事務一般。一聽這平靜的口調，

便心中泰然，準備做得很快，在教堂前面的一家房屋上，將機關鎗裝好了。有士官候補生所編成的擲彈部隊來到。將校又將各部隊的部署和行動，簡單地說明了一遍，但那作戰計劃，是單純的，就是經過列樹路，去占領那在巴理夏耶·尼啓德街和尼啓德門的角上的廣庭，又從這地方來打退布爾塞維克。

義勇兵第八隊沿着列樹路前進。屋上的機關鎗不住地活動着：

拍拍拍拍拍拍拍拍……

從尼啓德門這方面，也起了步鎗和機關鎗的射擊，彈雨注在樹木的茂密處，淅淅作響，聽到了鎗彈的呻吟。

但義勇兵士官候補生，卻面對着這彈雨，互相隔着大約一賽旬（註一）半的距離，默地前進。在這尼啓德列樹路上，街燈是沒有點着火的，所以要藏身在房屋的牆下，列樹路的柵邊，以及種在兩旁的落了葉的大洋槐樹下，都非常便當。大家並不射擊，只是跑上去時，不料竟恰恰到了先前的小酒店的附近了。

（註一）俄尺名，1 Sazhen 約中國七尺。

喀喀林公爵邸——在路對面。那府邸的周圍，兵士和工人們來來往往，或者在路  
上交錯奔跑，或者在街角聚成一簇，或者打破了列樹路上的雜貨店，在奪取蘋果和點  
心……

義勇兵們躲在洋槐的樹蔭下，悄悄地集合了。斯理文捏着手鎗，爬了上來。

『立刻反攻。要一齊射擊的。』他用沙聲輕輕地說。『哪，諸君，瞄罷。要瞄準了來開鎗。  
一齊射擊……』

大家一同動彈，整好射擊的準備。

伊凡屈下一膝，瞄準了一個身上攜着機關鎗彈藥的帶高大的兵士。

『放……』

拍，拍拍拍拍！——射擊發作了。

『小隊！』斯理文又命令道。

機關鎗格格地響了起來。

『放……』

「小隊……放……」

「嗚拉嗚拉……」

斯理文，加里斯涅珂夫和其餘的人們，貓似的從樹蔭下跳出，向着不及提防，受了反攻的兵士和工人們正在倉皇失措之處衝鋒。當衝出來的時候，伊凡的帽子被樹枝拂落了，想回去拾起來，機關鎗卻已在耳朵上面發響……他就不戴帽子，跟在同人後面飛跑，一面射擊着那些在列樹路上逃竄的敵。竄進街角的一所房屋的門內去了的臉色青白的工人們，又奔出來想抵抗，但知道已被包圍，便拋了鎗，擎起兩手，尖利地嘶聲叫喊道：

「投降！投降……」

義勇兵們神昏意亂，連叫着饒命的人也打死了，因為沒有辨別的餘裕。

士官候補生們則從橫街跳到尼啓德街上，發着喊，衝進門裏去，向各窗戶射擊，泰然自若地在四面集注如雨的槍彈中。

變成猶猛了的伊凡，眼裏冒着紅煙，出神地在街上跑來跑去，跟着同人走進街角的一家的大庭院裏，將一個正要狙擊他的少年，用刺刀一半作樂地刺死了。在這大院的角

上的塵芥箱後，還潛伏着布爾塞維克，行了一齊射擊。從橫街跑來的一隊士官候補生，便直衝上去，想捉住他們，然而剛在門口出現，就有兩個給打死了。但這不是躊躇的時候，大家便奮然叫喊起來：

「這邊！在這里。這邊……」

「嗚拉！」加里斯涅珂夫發一聲喊，跳進了門。士官候補生，義勇兵和伊凡，也都跟着他前進，但伊凡覺得有什麼熱熱的東西從對面飛來，即刻心臟緊縮，毛髮直豎了。

「嗚拉！」他不自覺地喊着，看那些跑在前面的同人的後影，如在霧裏一般。

塵芥箱臨近了。加里斯涅珂夫走在前頭。到離箱不過一步了的中塗，他忽然站住，身子一歪，叫了一聲跌倒了。

這之際，別的人們已在用了鎗刺痛擊那些伏在箱後的敵人……當伊凡跑到時，已經都被刺殺，軟軟地伸着腳躺在泥濘的石上了。只還有一個頭髮帖在額上的矮矮的工人，跳到角落去，捏好了鎗刺在準備襲擊，大約他已經沒有鎗彈了。伊凡瞄了準，一扳機頭，然而沒有響，他焦灼着再動一動閉鎖機，瞄了準，一扳機頭，還是沒有響，這纔省悟到鎗膛

裏已經放完了子彈。

「唉……唉……」他恨恨地大叫着，揮鎗刺跳向工人去。

那人臉色青白，露着牙，雖然顯出可怕模樣，但卻好像忘掉了防禦之術似的。伊凡趕緊一跳上前，趁這工人不及措手之際，一刺刀刺進肚子去，拔出之後，又刺了一刀。他覺得鎗刺有所窒礙，但發着聲音刺進去了。工人想抵禦，抓住伊凡的鎗身，吁吁地喘着氣，動着他的嘴唇……

「呃嚇……呃嚇……呃……」他似乎要說話，但只是責備似的看定了伊凡。

伊凡毫不看他的臉，跳進那開過鎗的旁邊的房屋裏去了。這些地方，已經到處都是士官候補生和義勇兵，他們在聚集俘虜，又從頂閣上，茅廁裏，牀榻下，搜出躲着的人們，拖到廣庭那里去。他們多數是未成年的，無所謂羞恥和體面，便放聲大哭起來，因為他們以為立刻就要被鎗斃了。

士官候補生和義勇兵們將俘虜送往後方，又跑進還在開鎗的屋裏去。斯理文已在那里了，使伊凡向角角落落去搜索，看可有布爾塞維克沒有。在後房的衣櫥後面，躲着並

無武器，而衣服襤褸的兩個人。一個從藏身之處走出，馴順地脫下帽子，牙齒相打着，說道：

『蓬儒爾·穆修。(註一)敬請高貴的士官候補生老爺的安……』

別一個卻發了嚇人的喊聲，所有的人們，連那馴順的一伙，也都喫了驚向他看。聽到這喊聲而跑來的斯理文，便用鎗托打他的頭，他這纔清醒轉來，意識底地環顧周圍，一聲不響了……搜檢這兩人的身體，在袋子裏發見了用膳的羹匙，時錶，銀的孟子匣之類，是斯理文，伊凡，士官候補生，便都圍了上去，許多工夫，將這兩個人痛打，踢倒，踏他的臉，一直到出血。簡直好像是恨他們侮辱了大家一般。

但是，這恐怕是興奮之情所致的罷。帶走了這兩個俘虜之後，伊凡也略略恢復了常態，看一看周圍。

這房屋，是完全占領了，但在鄰近的屋上裝着蛟龍雕像的六層樓屋和喀喀林邸裏，卻還藏着布爾塞維克，便從街對面的房屋的窗口，向這些窗戶去開了鎗。喀喀林家的一切窗間，立即應戰，屋上機關鎗發響，猛烈地射擊着尼啓德列樹路和巴理夏耶·尼啓德

(註一) Bon jour Monsièr, 法語, 『先生, 今天好』之意。

街。劇烈的射擊，片時也沒有停止。

忽然間，在一角剛起了叫喊，卻立刻響着猛烈的爆音。這是因爲擲彈隊將炸彈拋進喀喀林邸裏去了。爆發之後，射擊更加厲害，濃的白煙，打着旋渦從那設有藥店的樓上升起，遮蔽了樓屋的全正面。布爾塞維克從對着列樹路的門裏面跳出，跑過了正是士官候補生和伊凡站着的窗邊。

「站住！站住！捉住他們……快叫瞄準的好手來，」士官候補生焦急着，並且拚命瞄準，在射擊那些逃去的敵人。

兵士和工人，有的跌倒了，有的翻筋斗，但那一部隊，卻總算躲進小雜貨店的後面了。跑來了公認爲射擊好手的兩個士官候補生，讓給他們近窗的便當的地點，他們便即開手來「獵人類」了。

火愈燒愈大，細的樹枝都看得分明。布爾塞維克逃避火燄，跑到列樹路上時，就陷在鎗火之下了。兩個士官候補生實在是射擊的高手，百發百中的。

從門口跳出黑黑的形相來。



吧！——就是兩鎗。

那形相便已經倒下，在地面上掙扎了。

爲了掃清射擊的地域，士官候補生們就去炸掉了雜貨店，早沒有藏身的掩護物了。但布爾塞維克還想僥倖于萬一。

倘從燒着的屋子跳出，想躲到什麼地方去，就一定陷于鎗火之下。士官候補生們是沉靜地，正確地，在從事于殺人，偶有逃進了街角後面的，便恨恨地罵詈。黑色的灰色的團塊，斑斑點點，躺在列樹路上。伊凡定睛一望，看見了滿是血污的頭和伸開的手腳。

火已經包住了那房屋的半部，煙燄捲成柱子，從窗口燃燒出來。物件倒塌作響。起了風。

但是，伏在屋上裝着蛟龍雕像那一家的望樓裏面的布爾塞維克，卻還在猛烈地射擊庭院和大街，不放士官候補生們走近。要將他們從這裏驅逐，總很難。因爲只有不過一條縫似的窗門，射擊並沒有效……

斯理文想出方法來，要求了對這房屋的破擊。於是兩發的破彈，立刻從亞爾巴德廣

場飛來了。第一彈將小望樓打毀，和石塊的碎片一同，粉碎了的五個死屍和機關鎗以及步鎗的斷片，都落在廣庭上。第二彈一到，房屋的內部就起了火。布爾塞維克發着硬逼出來一般的叫聲，從屋裏奔出，沿着列樹路，逃向思德拉司忒廣場那面去。這樣一來，尼啓德門附近的區域，就又落在士官候補生們的手裏了。但喀喀林邱和屋上裝着蛟龍雕像的房屋，卻是大炬火似的燒得正猛。

鎗聲恰如人們悚然于自己的行爲一般，完全停止了。

從燒着的房屋裏，發出如瘋如狂的聲音：

「救命！救命！阿阿……救命……」

聽到了這聲音的人們，雖然明知道靠近的壁後，有着活活地焦爛下去的人，然而誰也沒有去救這人的手段和力量。

伊凡走出去，到了廣庭上。

看護兵正在這里活動，收拾戰死者。加拉綏夫被人打碎了前額，也沒有外套，挺直的躺着。不知是誰脫去了他的長靴，留下着自己的舊的破靴子，然而又不給他穿上，只放在

腳旁邊，遠遠望去，還像穿着長靴一樣，加拉綏夫的腳，是非常之長的……加里斯涅珂夫躺在鐵的生鏽的塵芥箱旁，臉面因痙攣而抽緊，他當氣絕之際，用牙齒咬住着圍在頸上的圍巾。

又有人爬出廣庭來——兩個女人，孩子和跛腳的門丁。

『先前躲在那里了！』斯里文問他們說。

『那邊，躲在菜蔬鋪子的房屋裏了，看得見罷？』門丁一面說，一面指着地下室的昏暗的窗門。

大家——斯理文，士官候補生們，伊凡——因了好奇心，向窗裏面窺探時，只見在幽暗的地板上，轉輾着二十來個人——都是這房屋裏的住戶。他們都以滿含恐怖的眼，看着伊凡和士官候補生。

斯理文來安慰他們。

『你們諸位要喫什麼東西麼？』

他們這纔放心了。

「我們喫是在喫的。因為店裏就有罐頭和醃菜……」

一點鐘後，斯理文所帶的一隊，就和別一隊交代，走到休憩所去了。已是三日三夜之終。覺得雖是暫時，但究竟已離危險狀態的人們，便驟然精神恍惚起來。

他們經過了被火災照得明晃晃的市街，到了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

## 礮火下的克萊謨林

想休息了，然而不能夠。在穹窿形的天花板，而地板上排着臥牀的，門口掛着「第五中隊」的牌子的一間細長形的房子裏，正在大發着紛紛的議論。但義勇兵們的送到這里來，是專爲了來睡覺的。伊凡傾耳一聽，是許多人們，在講我軍已被亂黨所包圍，在論某將軍應該逮捕，某人應該處死。

有一個則主張了立即降服的必要——戰鬪下去，是無意義的。

「無論如何，總是敗仗。從前線回來援助我們的軍隊，統統幫了布爾塞維克，和我們爲敵了……降服，是必要的……」

對於這辯士，起了怒罵：

「昏話。不如死的好心辱！」

到了戰鬥的第三天，伊凡這纔懷疑起來了：莫非這戰鬥實在也沒有意義的麼？所有軍隊都和布爾塞維克聯合，所有工人都是敵人。莫非真理竟在那邊的人們的手裏麼？伊凡是爲了想要尋求這真理，所以跑進這陣營裏來的。然而在這裏……牠究竟在那里呢？心裏煩悶了。

耶司排司說過：沒有人知道真理。

他的話不錯麼？

伊凡踱着，像被誰灌了毒藥一樣。

也不再渴睡了；當斯理文派伊凡往新的哨位克萊謨林去的時候，倒覺得喜歡——派到克萊謨林去，是只挑了最可靠的人的。

到處在開礮。從荷特文加，從思德拉司忒修道院，從戈爾巴德橋，從札木斯克伏萊支，都礮聲大作了。那隆隆的巨聲，像送葬的鐘音一樣，響徹了墨斯科的天空。

義勇兵們幾乎是開着快步，在街街巷巷往來奔馳，因爲士官學校和克萊謨林的礮

擊，已經在開始了。

炸裂的榴霰彈的青色火，在克萊謨林的空中發閃，一時燦然照射了宮殿和寺院。鳴着雷，鐵雨向着圓蓋，宮殿，以及寂靜的沉默了的修道院上傾注。

克萊謨林的內部，似乎是空虛的，並無生物。但定睛一看，卻在房屋的各門口，現着步兵的灰色的形姿。

街燈淒涼地照耀着。

義勇兵們停在兵營內並不久，編成兩人一組，散往各自的擔任地點去了。伊凡的擔任地點，是在伊凡鐘樓之下的珍寶庫入口的附近的哨位。珍寶庫早被破壞，所以庫內就不再派定人。

在哨位上的伊凡的戰友，是年青的士官候補生，他很想長保謹嚴的態度，然而無效，常常說話了。

兩人緊貼着石壁，最初是沉默着的。四面的步道上，滿是玻璃窗的碎片和打落了的油灰屑。

尼古拉宮殿和久陀夫修道院，已經崩壞得很可以了。

「是的，學校裏教過的，不向墨斯科和克萊謨林致敬者，只有俄羅斯的繼子。」年青的士官候補生沉思着說，「但現在呢，胡鬧極了。是的。」

於是默然了一會，就迅速地唱起歌來：

勇者克萊謨林的山丘，

誰會在腋間挾走？

撞鐘伊凡的黃金帽，

又誰能搶了拿走……

「可是這樣的人出現了。撞鐘人伊凡，怕也壽命不久了罷……」士官候補生說着，將身子一抖，在壁下來回地走了起來。

「還在吟什麼詩哩，」伊凡心裏不高興了，看一看士官候補生的臉。

「你見了沒有？」士官候補生在伊凡旁邊站住，又來說話了：聽說布爾塞維克曾經



有過宣言，要毫不留情，將一切破壞。」

「破壞，」伊凡附和說。「我想，那是無所不爲的罷。」

「但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呢？我還沒有見過真的布爾塞維克……兵士。兵士那些，是廢料，如果他們是布爾塞維克，那就如稱我爲大僧正一樣。」

伊凡記得了彼得爾·凱羅丁的模樣，記得了他那雄糾糾的爽直的聲音。

「是些爽直的人們。倔強的。」

「阿呀，寺裏面在做什麼呀？」士官候補生指着久陀夫修道院說，只見各窗的深處，都點着蠟燭，人影是黑黑的。

「修士在做功課呵。」

「哼……做得得時。會被打死的。」

然而燭光逐漸明亮起來，在幽暗中，影子似的修士兩個，開了半壞的門，走出外面，開始打掃散亂着各種碎片的階沿了。

士官候補生跑過廣場，走到他們的旁邊。

「這是什麼的準備呀？」他問修士們說。

「奉移聖亞歷克舍的聖骨，」一個修士斷斷續續地回答道。

五分鐘後，行列就從門裏面慢慢地走出來了。伊凡和士官候補生都脫帽。黑衣的修士們手上各執點了火的蠟燭，靜靜地唱着歌，運着燦爛的靈柩。

「聖長老亞歷克舍，請爲我們祈禱上帝，」修士們靜靜地唱着。轟，轟，轟——礮聲發作了。在鄰近的屋頂上，響着榴霰彈。

修士們將靈柩從階沿運進黑門裏面去，神奇的幻影似的消踪滅迹了，士官候補生戴上帽，又和伊凡並排將身子靠在石壁上。

「若要將聖骨運到墓地去，恐怕形勢是不對的了。」

## 孤立無援

其實，是從什麼地方都沒有救援來。到了戰鬥的第五天，顯然知道友軍戰敗，布爾塞維克戰勝了。先前是將希望繫在從戰線回來的軍隊上的，但這些軍隊一進墨斯科，便立刻幫了布爾塞維克，向作爲派來救援的對象的這一邊，猛烈地攻擊起來。

可薩克兵停在山嶺上，動也不動。在克拉斯努易門附近戰鬪了的將校部隊，有的降服，有的戰死；在萊福爾妥夫的士官候補生部隊，則會被殲滅了。

以正義的戰士自居的臨時政府的擁護者們，也嵌在鐵圈子裏，進退兩難了。抗爭了，但已經沒有希望。

大家大概知道，早晚總只得讓步了。

伊凡在黑衣修士將亞歷克舍的聖骨運進地道去的那一夜，便已省悟了這事情……然而他不使在臉面上，現出這紛亂的，被壓一般的心情，還要英氣勃勃地說道：

「戰鬪呀，誰有正義，就勝的。」

但是，大家都意氣悄然。第一，是彈藥用完了。士官學校的兵士和門衛，到市街去，買了紅軍和喝醉了的兵士所帶的彈藥，藏在衣袋裏，拿了回來，士官候補生們也化裝爲兵士坐摩托車到紅軍的陣營去，採辦彈藥，有時買來，有時被殺掉了……

十一月一日的全夜，在克萊謨林防禦者，是最可怕的夜。可薩克兵和騎兵部隊，已從戰線回來了，但在穆若克附近，就被抑留，結果是宣言了不願與蜂起的民衆爲敵。這消息，由一個人的手送到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來，又傳給克萊謨林和各哨位。士氣沮喪了。彈藥已完，糧食無幾，負傷者又很多，白軍就完全心灰意懶……而最大的打擊，則是斷盡了希望得到救援的線索。

這之際，敵人增加了兵力，身上穿起軍裝來。又敏捷，又勇敢，又大膽的水兵，到處出現而且用着有大破壞力的六吋口徑礮，在轟擊克萊謨林的事，也證實了。

市廳的房屋，受了猛烈的射擊，藏在那裏面，對於克萊謨林防禦者給以許多幫助的。市參事會和社會保安委員會的人們，也只好搬到覺得還可以避難的克萊謨林裏來了。然而意氣的銷沉和絕望，是共通的，總得尋一條出路。

這一夜，培克萊密綏夫斯卡耶塔的上層，遭了轟毀，思派斯卡耶塔爲礮彈所貫通，尼古拉門被破壞，烏思班斯基大寺院的中央的尖塔和華西理·勃拉建努易寺院的圓蓋之一，都被礮彈打中了。

看起來，克萊謨林也不久就要收場。

伊凡在這一夜裏，在克萊謨林裏面，在卡孟努易橋，也在士官學校。

到處浮動着絕望的空氣。士官學校內，公然在議論投降，只有少壯血氣的人，還主張着繼續戰鬥。

『投降布爾塞維克——是恥辱。我們不贊成。我們還是衝出郊外去，在那裏決一個勝負罷。』

這主張很合了伊凡的意。到郊外去，一個對一個戰鬥，來決定勝敗，那是很好的。待到

輪到他發言的時候，便說道：

『應該戰鬥的。我想，如果再支持些時，布爾塞維克便將爲工人所笑，所棄了。我說這話，就是作爲一個工人……』

伊凡的話，很受拍手喝采了，然而敏感如一切敏感的辯士的他，卻在心中覺着在聽他的議論者，乃是失了希望的疲乏已極的人們……然而出路呢？出路在那里呢？必須有出路！必須有得勝的意志！

## 繳械

這一夜，徹夜是議論紛紛，但到第二天的早晨，伊凡就知道已在作投降的準備。將無食可給的俘虜，從克萊謨林釋放了。迫于飢餓，疲于可怕的經驗的他們，便發着呻吟聲，形成了沉重的集團，從克萊謨林出伊里英加街而去。伊凡看時，他們都連爬帶跌的走，瘋子似的揮着拳頭，威嚇了克萊謨林。在這戰鬥的三日間，他們要死了好幾回，現在恰如從墳墓中逃出一般地跑掉了。

『嗚……嗚……』他們憤恨地，而且高興地呻吟着。

這早上，又作購買彈藥的嘗試。主張衝出野外，一決勝負的強硬論者裏面的士官候補生和大學學生們，就當了這購買彈藥之任，扮作兵士或工人，走出散兵線外去，但即刻陷

在交叉火線之下，全部戰死了。

到正午，傳來了和議正在開始的消息，大家便互相述說，大約一點鐘後，戰鬥就要收束的。

活潑起來了。無論怎樣的收場，總是快點好，大家各自在心裏喜歡，然而藏下了這喜歡，互相避着正視。像是羞慚模樣，只有聲音卻很有了些精神。

然而戰鬥還沒有歇。尼啓德門的附近，斯木連斯克市場的附近，戲院廣場，卡孟斯基橋，普列契斯典加街等處，都在盛行交戰。

市街的空氣，充滿着鎗礮聲。中央部浴了榴霰彈火。尼啓德門方面的空中，則有青白的和灰色的煙，成着柱子騰起，那是三天以前遭了火災的房屋，至今還在燃燒。

斯理文的一隊，在防禦墨斯克伏萊吉基橋的附近，射擊了從巴爾刁格方面前進而來的布爾塞維克。

義勇兵們是只對了看得見的目標，行着緩射的，但到正午，彈藥已經所餘無幾了，每人僅僅剩了三發。焦躁得發怒了的斯理文，使用野戰電話，大聲要求了彈藥，還利用着



連絡兵，送了報告去，但竟不能將彈藥領來。

「請你去領彈藥來罷！」斯理文對彼得略也夫說。「那邊遇見人，就講一講已經不能支持了的理由。」

伊凡前去了。

街道的情形多麼不同了呵！到處是空虛。街是靜的，鎗聲就響得更可怕。

嘣……嘣嘣嘣……

時時還聽到帶些圓味的手鎗的聲音。

拍，拍，拍。

家家的窗戶都被破壞，倒塌，那正面是弄得一塌胡塗。步道上散亂着碎玻璃和油灰塊，堆得如小山一樣。伊凡並不躲閃，在鎗聲中挺身前行。從炸裂的榴霰彈升騰上去的白煙，好像小船，浮在克萊謨林的空中，鐵雨時時注在近旁，將濃的沙煙擊起。然而伊凡已經漠不關心了。在麻木的無感覺狀態中了。在現在，就是看了倒在路上的戰死者，看了連戰五日五夜還是點着的街燈，也都無所動于中了……

有水從一家的大門口湧出，瀑布似的，但他也並不留神或介意。

在馬術練習所的附近，恰在駐紮古達菲耶對面之處的一團可薩克兵那里，落下榴霰彈來。大約五分鐘後，伊凡經過那地方來一看，只見步道上有了傷的馬在掙扎，一邊躺着兩具可薩克的死屍。別的可薩克兵們用韁繩勒住了嘶鳴的馬，愀然緊靠在馬術練習所的牆壁上。

「打死牠罷，何必使牠喫苦呢？」一個可薩克兵用了焦灼的沙聲說，大踏步走向那正在發抖喘氣的馬去，從肩上卸下鎗；將鎗彈打進兩匹馬的眉心。馬就全身一顫，伸開四腳倒下了。

這光景，不知道爲什麼很惹了伊凡的注意。

伊凡在尼啓德門附近的廣庭裏，用刺刀刺了躲在塵芥箱後的工人的時候，那工人也一樣地全身起了抽搐的。

人，聖物，市街，這些馬匹，都消滅了。然而爲了什麼呢？

在士官學校裏，竟毫無所得，伊凡便在傍晚回到墨斯克伏萊吉基橋來了。斯理文聽

到了不成功，就許多工夫，亂罵着一個人，而伊凡卻咬了牙關傾聽着。

「我打了他，看怎樣？」他的腦裏閃出離奇的思想來。

于是莫名其妙的惡意，忽然衝胸而起，頭髮直豎，背筋發冷了。然而伊凡按住了感情，幾乎是飛跑似的到了街頭，站在橋上，將所剩的幾顆子彈向布爾塞維克放完了。

「這樣……給你這樣！哼，鬼東西！就這樣子嚇哪！」

「在做什麼呀？你興奮着罷？」從旁看見了這情形的一個又長又瘦，戴着眼鏡的士官候補生，問他說。

伊凡並不回答，只將手一揮。

到夜裏，傳來了命令，說因為講和已成，可撤去哨位，在士官學校集合。

大家都大高興了。連斯理文，也不禁在大家面前說道：

「好不容易呀！」

但在伊凡，卻覺得彷彿受了欺騙，受了嘲笑似的。

「你說，同志，好不容易呀？」他向斯理文道。「那麼爲什麼防戰了的呢？」

斯理文有些慌張了，紅了臉，但立即鎮靜，用了發怒的調子回答道：

「可是還有什麼辦法呢？」

「什麼辦法？潔白的戰死呵！在戰敗者，可走的惟一的路，是——死。懂麼？」

「那又爲了什麼呢？」

「就爲了即使說是射擊了流氓，究竟也還是成了射擊了我們的兄弟了……」

「我可不懂，同志。」

「唔，不懂，那就是了？」

斯理文臉色發青，捏起拳頭來，但又忍耐了下去。

聽着這些問答的士官候補生們，都面面相覷，凝視着昂奮得仰了臉的伊凡。

「是發了瘋了，」在他的背後，有誰低聲說。

「不，我沒有發瘋。將戰爭弄開頭，卻不去打到底的那些東西，這纔發着瘋哩！」伊凡

忍無可忍了，大聲叱咤說。

誰也不來回答他。從此以後，誰也不再和他交談，當作並無他這一個人似的遠避了。

議和的通知，傳到了各哨位。

於是發生了情緒的興奮。布爾塞維克知道就要停戰，便拚命猛射起來，全市都是噠聲和步鎗射擊的聲音，幾乎要震聾人的耳朵。

同時白軍也知道了已無愛惜鎗彈的必要，就聊以洩憤地來射擊勝利者。最激烈的戰鬪，即在和議成後的這可怕的夜裏開始了。

將校們將自己的武器毀壞，自行除去了肩章。最富於熱血的人們，則誓言當俟良機，以圖再舉。

第二天的早晨，義勇兵們就在亞特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繳械了。

## 怎麼辦呢？

這幾天，華西理·彼得略也夫前途失了希望，意氣沮喪，好像在大霧裏過活一般。在三月革命終結之春的有一天，母親威嚇似的說道：

「等着罷，等着罷，魔鬼們。一定還要同志們互相殘殺的。」

阿，華西理那時笑得多麼厲害呵？

「媽媽，你沒有明白……到了現在，那里還會分裂成兩面呢？」

「對的，我不明白，」母親說。「母親早已老發昏，什麼也不明白了。只有你們，卻聰明的了不得……但是，看着罷，看着就是了……」

現在母親的話說中了……大家開始互相殺戮。伊凡進了白軍，而舊友的工人——

例如亞庚——卻加入紅軍去。合同一致是破裂了。一樣精神，一樣境遇的兄弟們，都分離了去參加戰鬪。這是奇怪的不會有的事；這恐怖，還沒有力量夠來懂得牠……

伊凡去了。

那一天，送了他去的華西理便佇立在街頭很長久，聽着遠遠的射擊的聲音。從地上瀰漫開來的霧氣，煙似的濃重地爬在地面上，沁入身子裏，令人打起寒噤來。工人們集成隊伍，肩着鎗，腰掛彈藥囊，足音響亮地前去了，但都穿着骯髒的破爛的衣服。恐怕是因為免得徒然弄壞了衣服，所以故意穿了頂壞的的罷。

他覺得這些破落漢的烏合之衆，在武裝着去破壞市街和文化了。他們大聲談天，任意罵詈。

一個高大的，留着帶紅色的稀疏的鬚鬚的，兩頰陷下的工人，夾在第一團裏走過了。華西理認識他。他諱名盧邦提哈，在普列思那都知道，是酒鬼，又會偷，所以到處碰釘子，連工人們一伙裏也都輕蔑他。然而現在盧邦提哈肩着鎗，傲然走過去了。華西理不禁起了嘲笑之念。

「連這樣的都去……」

然而和盧邦提哈一起去的，還有別的工人們——米羅諾夫和錫夫珂夫，他們是誠實的，可靠的，世評很好的正經的人們。米羅諾夫走近了華西理。

「同志彼得略也夫，爲什麼不和我們一道兒去的？打布爾喬亞去罷。」  
爾手捏着鎗，精神旺盛的他，便露出潔白的牙齒，微笑了。

「不，我不去。」華西理用了無精打采的聲音，回答說。

「不贊成麼？那也沒有什麼，各有各的意見的。」米羅諾夫調和底地說，又靜靜地接下去道：

「但你可有新的報紙沒有……要不是我們的，不是布爾塞維克的，而是你們的……有麼給我罷。」

華西理默着從衣袋裏掏出昨天的報紙勞動來，將這遞給了米羅諾夫。

「多謝多謝。我們的報紙上登着各樣的事情，可是真相總是不明白。看不明白……」  
他接了報章，塞進衣袋裏面去。



華西理留神看時，他的大而粗糙的手，卻在很快地揉掉那報章。

「那麼，再見。將來真不知道怎樣，」他笑着，又露出一露雪白的牙齒，追着伙伴跑去了。工人們接連着過去。他們時時唱歌，高聲說話，亂嚷亂叫。好像以爲國內戰爭的結果，是成爲自由放肆，無論說了怎樣長的難聽的話，也就毫無妨礙似的。

連十六七歲的學徒工人也去了，而且那人數多，尤其是惹人注目樣子。

智慧的人們和愚蠢的人們，盧邦提哈之輩和米羅諾夫之輩，都去了。

戰鬪正劇烈，鎗聲不住地在響。

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的角角落落上，聚集着許多人。店鋪前面，來買糧食的人們排得成串，紅軍的一夥，便在這些人裏面消失了。

華西理回了家。

母親到門邊來迎接他，但在生氣，沉着臉。

「走掉了？」她聲氣不相接地問。

「走掉了。」

母親垂下頭，彷彿看着腳邊的東西似的，不說什麼。

「哦，」他於是拉長了語尾，默默地駝了背，就這樣地離開門邊，頓然成爲渺小淒涼的模樣了。

「今天又要哭一整天了罷，」華西理歎息着想。「玉亦有瑕……」（註一）

華爾華拉跑到門邊來了。她用了一夜之間便已陷了下去的，發熱的，試探一般的眼睛，凝視着華西理的臉。

「沒有看見亞庚麼？」

「我沒有走開去。單是送一送哥哥……」

「那麼，就是他也去了？」

「去了……」

華爾華拉站起身，望一望街道。

「我就去，」她堅決地說。

（註一）古諺。

「那里去呀？」華西理問道。

「尋亞庚去。我將他，拉到家裏，剝他的臉皮。要進什麼紅軍。該死的小鬼。害得我夜裏睡不着。要發瘋……他……他……他的模樣總是映在我眼裏……」

華爾華拉嗚咽起來，用袖子掩了臉。

「亞克……亞庚謨式加，可憐的……唉，上帝呵……他在哪里呢？」

「但你先不要哭罷，該不會有什麼事的。」華西理安慰說：「想是歇宿在什麼地方了。」

然而無力的安慰，連自己也豫感着不祥。

「尋去罷，」華爾華拉說，拭着眼睛，「庫慈瑪·華西理支肯同我去的。尋得着的罷。」

華西理要安慰這機織女工，也答應同她去尋覓了。

一個鐘頭之後，三個人——和不放他出外的老婆吵了嘴，因而不高興了的耶司排司，機織女工和華西理——便由普列思那往沙陀伐耶街去了。街上雖然還有許多看熱鬧的人，但比起昨天來，已經減少。抱着或背着包裹，箱篋，以及哭喊的孩子們的無路可走。

的人們，接連不斷地從市街的中央走來。

射擊的聲音，起于尼啓德門的附近，勃隆那耶街，德威爾斯克列樹路，波瓦爾司卡耶街這些處所，也聽到在各處房屋的很遠的那邊。耶司排司看見到處有兵士和武裝了的工人的隊伍，便安慰機織女工道：

「一定會尋着的，人不是小針兒……你用不着那麼躁急就是。」  
機織女工高興起來，將精神一提，一瞥耶司排司，拖長了聲音道：

「上帝呵，你……」

她一個一個，遍跑了武裝的工人的羣，問他們看見紅軍兵士亞庚·羅卓夫沒有。  
「是的，十六歲孩子呵。穿發紅的外套，戴灰色帽子的……可有那一位看見麼？」  
她睜了含着希望的眼，凝視着他們，然而無論那里，回答是一樣的：

「怎麼會知道呢？因為人多得很……」

有時也有人回問道：

「但你尋他幹什麼呀？」

于是機織女工便忍住眼淚，講述起來：

「是我的兒子呵，我只有這一個，因為真還是一個小娃娃，所以我在擔心的，生怕他會送了命。」

「哦！但是，尋是不中用的，一定會回去。」

沒心肝地開玩笑的人，有時也有：

「如果活着，那就回來……」

機織女工因為不平，流着淚一段一段只是向前走，沉悶了的不中用的耶司排司一面走，一面慌慌張張回顧着周圍，華西理跟在那後面。

兩三處斷絕交通區域內，沒有放進他們去。

「喂，那里去？回轉！」兵士們向她喊道。「在這裡走不得，要給打死的！」

三個人便都默然站住，等着能夠通行的機會。站住的處所，大抵是在街的轉角和角落裏，這些地方，好像池中湧出的水一般，過路的和看熱鬧的成了羣，默默地站在那里，彷彿不以爲然似的看着兵士和紅軍的人們。

站在諾文斯基列樹路上時，有人用了尖利的聲音，在他們身邊大叫道：

「擊起手來！」

機織女工喫了驚，回頭看時，只見一個短小的，麻臉的兵士在叫着：

「統統擊起手來！」

羣衆動搖着，擊了手。母親帶着要往什麼地方去的一個七歲左右的男孩子，便裂帛似的大哭起來。

「這裏來，同志們！」那兵士橫捏着鎗，叫道。「這裏，這裏……」

兵士和紅軍的人們，便從各方面跑到。

「怎了什麼？」

他們一面跑，一面捏好着鎗，準備隨時可開放。羣衆悚然，臉色變成青白了。

「有一個將校在這里，瞧罷！」

兵士說着，用鎗柄指點了混在羣衆裏面的一個人。別的兵士們便將一個穿厚外套，戴灰色帽，蒼白色臉的漢子，拖到車路上。耶司排司看時，只見那穿外套的人臉色變成鐵

青，努着嘴。

麻臉的兵士來剝掉他的外套。

「這是什麼瞧罷？」

外套底下，是將校用外套，掛着長劍和手鎗。

「唔？他到那里去呀？」兵士憤憤地問道。「先生，您到那里去呢？」

將校顯出不自然的笑來。

「慢！慢罷，您不要這麼着急。我是回家去的。」

「哼？回家？正要捉拿你們哩，卻回家到克萊謨林去，到白軍去的呵。我們知道。拿出證

明書來瞧罷。」

將校取出一張紙片來，那麻子兵士就更加暴躁了：

「除下手鎗！交出劍來！」

「且慢，這是什麼理由呢？」

「唔，理由？除下來！狗人的……打死你！」兵士紅得像菜莖一樣，大喝道。

將校變了顏色，神經底地勃然憤激起來，但圍在他四面的兵士們，卻突然抓住了他的兩手。

「嚇，要反抗麼？同志們，走開！」

麻臉的兵士退了一步，同時也用鎗抵住了將官的頭……在誰——羣衆，兵士們，連將校自己——都來不及動彈之際，鎗聲一響，將校便向前一踉跟，又向後一退，即刻倒在地上，抖也不抖，動也不動了。從頭上滾滾地流出鮮血來。

「唉，天哪！」羣衆裏有誰發了尖利的聲音，大家便如受了指揮一般，一齊拔步跑了。最前面跑着長條子的耶司排司，在後面還響了幾發的鎗聲。兵士們大聲叫喊，想阻止逃走的羣衆，然而羣衆還是走。機織女工歎着氣，喘着氣，和華西理一直跑到了動物園。

「阿呀，我要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呻吟道。「沒有理由就殺人。無緣無故……」

耶司排司等在動物園的附近。他臉色青白，神經底地撚着髭鬚。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不駭死人麼？」他說。

「真的，上帝呵，隨便殺人。在那里還講什麼！」她清楚地回答說，但突然歇斯迭里地



哭了起來，將頭靠在路旁的圍牆上了。

耶司排司慨歎道：

「唉！……」

只有華西理不開口。但這殺人的光景，沒有離開過他的眼中。機織女工不哭了，拭了眼睛，在普列思那街上，向着街尾，影子似的靜靜地走過去。三個人就這樣地沉默着走。回到家裏的時候，耶司排司寧靜了一些，仰望着低的灰色的天空，並且用了靜靜的誠懇的聲音說道：

「現在，是上帝在怒目看着地上哩。」  
于是就沉默了。

## 母覓其子

從這一天起，住在舊屋子裏的人們，就如被什麼東西壓住了似的在過活。這屋子範圍內，以第一個聰明人自居的，白髮的牙科女醫梭哈吉基那，便主張選出防衛委員來。『誰也不準走進這裏來：不管他是紅的，是白的，要吵架——就到街上去，可不許觸犯我們，』她說。『我們應該保護自己的。』

大家都同意了，趕緊選好委員，定了當值，於是從此就有心驚膽戰的人——當值者——巡視着廣庭。然而，沒有武器。不得已，只好用斧頭和舊的劈柴刀武裝起來，門丁安德羅普捐了一根冬天用以鑿去步道的冰的鐵棍。

『防衛是當然的……如果要走進來，就用這傢伙通進他那狗鼻子裏去，』他蠕蠕

地動着埋在白鬍子裏面的嘴，說。

「呵呵，老頭子動了殺星了。在教人用鐵棍通進鼻子裏去哩！」有人開玩笑道。

「不是應該的麼？已經是這樣的時候：膽怯不得了。」

「不錯，」耶司排司接着道。「咬着指頭躲起來，是不行的。沒有比這還要壞的時代了，簡直是可怕的時代呵。」

女人們也和男人一同來充警備之任，裹了溫暖的圍巾，輪流在廣庭上影子一般地往來。只有機織女工沒有算進去，但她卻往往自己整夜站在廣庭裏，歎着沉悶的氣，在門邊立得很久，側耳聽着街上的聲音。大家都怕見她了，一望見，就不說話，也怕敢和她交談。她來詢問什麼的時候，便用準備妥當了的句子回答她，給她安慰。她的身子在發抖，臉是歪的，然而眼淚卻沒有了。所以和她說話的人，就覺得彷彿爲鬼氣所襲似的。

禮拜六的早上——市街戰的第三天——就在近處起了礮聲。這是起于『三山』上的尼古拉教堂附近，恰值鳴了晨禱的鐘的時候的。于是那鐘聲，那平和的基督教的鐘聲，便立刻成爲怯怯的，可憐的音響了。

非常害怕，而意氣消沉了的人們，聚到大門的耳門旁邊來，用了戰戰兢兢的眼色，向門外的街頭一望，只見那地方，在波浪一般的屋頂間，看見了教堂的黃金十字架。

「在打克萊謨林哩，」不戴帽子，跑到門邊來的耶司排司，憤然說，「一定是什麼都要打壞了。」

轟……——又聽到了礮聲，恰如童話裏的蛇精一樣，咻咻作響，飛在市街的空，中，畢剝剝地炸裂了。

「怎麼樣！見了沒有？儘是放。市街全毀了……」

大家暫時站在門邊，聽着礮聲。

華爾華拉在悄悄地啜泣。

「至聖的聖母呵，救救我們。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忽然說。「請你垂恩罷……」

這早上卻沒有人安慰她：大家都膽怯而心傷了。

一隊紅軍，興奮着，開快步在外面的街上跑過。

「哪，已經是我們的勝利了，布爾喬亞完了。」其中的一個說。

「自然，那何消說得。」

被煤弄得漆黑的人們，滿足地，愉快地，談着話，接連着跑過去了。

「嗚，破落漢，」耶司排司的老婆古拉喀，恨恨地說壞話道。「這樣的賊骨頭糟踢起市街來，是不會留情面的……」

「對呀。他們有什麼？他們，就是要失掉，也沒有東西。」貝拉該耶附和着說。

從榴霰彈噴上的白煙，像是白色的船，飄飄然浮在青空中，射擊更加猛烈了。古的大都會上，長蛇在發着聲音，盤旋蜿蜒，和這一比，人類便是渺小，可憐，無力的東西了。這一天，走到外面去的，只有華西理和機織女工兩個，她是無休無息地在尋兒子的。

一過古特里諾街，便不放他們前進了。機織女工於是走過戈爾巴德橋，經了兵士的哨位的旁邊，進到戰線裏。她用那愁得陷下了的眼，凝視着正在射擊着不見形影的敵的，烏黑的異樣的人堆。

街道都是空虛的，人家都是關閉的，走路的很少，只是一躍而過。惟有糧食店前，飢餓的人們排着一條的長串。鎗彈在呻吟，但那聲音，卻各式各樣。機關鎗一響，鎗彈便優婉地

唱着，從屋頂上飛過去了。

然而，一聽這優婉的歌，人們就驚擾起來，機織女工則緊帖在牆壁上。

但她還是向前走——向普列契斯典加，向札木斯克伏萊支，向盧比安加，向思德拉  
司忒廣場，那些正在劇戰的處所。

她是萬想不到亞庚會被打死的。

『上帝呵。究竟要弄到怎樣呢？獨養子的亞庚……』

但在心裏，卻愈加暗淡，淒涼，沉悶起來。

兵士和工人們一看見機織女工，吶喝道：

『喂，伯母，那里去？要給打死的！回轉罷！』

她回轉身，遠過了幾個區域，又向前進了。莫斯科是複雜錯綜的市街，橫街絕巷很不少，要到處放上步哨，到底是辦不到的。

於是沉在憂愁中間的機織女工，就在橫街，大街，絕巷裏奔波，尋覓她的兒子，還在各處的寺院和教堂面前禮拜，如在開賽里斯基的華西理，在珂欠爾什加的尼古拉，在格萊

士特尼加的司派斯，在特米德羅夫的舍爾該。

「小父米珂拉，守護者，救人的。慈悲的最神聖的聖母，上帝……救助罷……」

她一想到聖者和使徒的名，便向他們全體地，或各別地禱告，哭着祈求冥助。然而，無論那里都看不見亞庚。

亞庚是穿着發紅的外套，戴着灰色的帽子出去的，所以倘在身穿黑色衣服的工人中，就該立刻可以看出。機織女工是始終在注意這發紅的外套的。但在那里呢？不，那里也沒有！倘在，就應該心裏立刻覺着了。

怎樣的沉憂呵！

有什麼火熱的東西，炮烙似的刺着她的心，彷彿爲蒸汽所籠罩。

兩眼昏花，兩腿拘攣得要彎曲了。

「亞庚謨式加，可憐的，你在那里呢……」

再走了幾步，心地又輕鬆起來。

「但是，恐怕聖母會保護他的……」

不多久，憂愁又襲來了……

機織女工終於拖着僵直的腳，青着臉，喪魂失魄似的回向家裏去了。她的回家，是爲了明天又到街上來尋覓。



## 要獲得真的自由

華西理被恐怖之念和好奇心所驅使，走到街上了。

「要出什麼事呢？該怎樣解釋呢？該相信什麼呢？」

駭人神祕，不可解。

現在，墨斯科正有着奇怪的國內戰爭，是難以相信的。普列思那的市街，潘羅庭斯基附近的教堂，諾文思基列樹路一帶的高樓大廈，都仍如平常一樣。

而這仍如平常一樣，卻更其覺得駭人。

墨斯科！可愛的，可親的墨斯科！……出了什麼事了？鎗破聲，避難者，殺戮，瘋狂，恐

怖……這是夢麼？

是的，這是可怕的，不可思議的惡夢。

然而並不是幻夢。

拍拍，拍拍……

在射擊。在親愛的墨斯科。在殺人。

並且不能從惡夢醒了轉來。

在巴理夏耶·普列思那，連日聚集着羣衆，關於這變亂的議論，紛紜極了，街頭像蜂鳴一樣，滿是囂然的人聲。大家都在紛紛推測，友軍能否早日得到了勝利。因為普列思那的居民的大半，都左袒着布爾塞維克，所以是只相信他們的得勝的。

「他們已經完結了。直到現在，給我們喫苦，這回可要輪到他們了。得將他們牽着示衆之後，倒吊起來。」

「是的，這回可是反過來了。」

但在有些地方，也聽到這樣的歎息：

「要將市街毀完了，毀完了。要將俄國賣掉了！」

動物園的旁邊，已經禁止通行，裝好了轟擊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士官學校的大礮。因爲必須繞路，華西理便從橫街走出，到了市街的中央。喬治也夫斯卡耶廣場上，有兵士的小哨在。

「站住！要開鎗哩！站住！」他厲聲叫道。

通行人怯怯地站住了。

「擎起手來！」

那騎兵喝着，將勃朗寧鎗塞在通行人的眼前，走近身來，看通行證，粗魯地檢查攜帶品。

通行人們在這騎兵面前，便忽然成爲渺小的，可憐的人，不中用地張開了兩臂，用怯怯的聲音說明了自己。

「不行回去！」爲權力所陶醉了的兵士命令說。

這兵士的眼珠是灰色的，口角上有着深的皺紋，沉重的眼色。他一面檢查華西理的攜帶品，一面用高調子唱歌，混合酒的氣味，紛紛撲鼻，於是華西理的心裏，不禁勃然湧起

嫌惡和恐怖之念來。

這高個子的騎兵，便是偷兒的盧邦提哈……這樣看來，不很清白的人們，在靠革命喫飯，是明明白白了。

在閃那耶廣場上，三個破爛衣服的工人，留住了坐着馬車而來的將校，當通行人面前，裝作檢查攜帶品，搶了錢和時錶，泰然自若地就要走了。將校顯着可憐的臉色，回過頭去，從工人的背後叫道：

「但我的錢呢？」

破爛衣服的一伙傻笑了一下。

「不要緊。還是去做禱告，求莫破財罷……」

將校從馬車上走了下來。

「諸君，這不是太難了麼？這是搶劫呀！」他向着通行人這一面說。「怎麼辦纔好呢？告訴誰去呢？」

先前，華西理是看慣了意識着自己的尊嚴，擺着架子的將校們的模樣的，但看現在

在羣衆面前倉皇失措，卻是可憐的窮途末路的人。

羣衆都顯着蒼白的，苦澀的，可憐的臉相，站着。

華西理在大街上，橫街上，列樹路上，只管走下去。

胸口被哀愁逼緊了。

到處還剩着一些羣衆，討厭地在發議論，好像沒有牙齒的狗吠聲。尙向那吠着的嘴裏拋進一塊石頭去，該是頗爲有趣的罷。

華西理偶然走近這種議論家之羣去了。

一個戴着有帶子的無沿帽，又高又胖的人，正和一個大學生拚命論爭，手在學生的鼻子跟前搖來擺去。

「不，你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會說。你們是騙子，就是這樣。」

「哼，爲什麼我們是騙子呢？」大學生追問說。

「爲什麼，你們將自由都撈進自己的懷裏去了呀！」

「這又怎麼說呢？」

「是這麼說的。現在我聽呀，就算是一個門衛……在我這里過活的是四個孩子，老婆和我……我們的住房，是扶梯底下，走兩步就碰壁的房子。然而第三號的屋子裏，可是住着所謂貴婦人的，自己說是社會主義者，房子有八間，是只有三個人住的呵，是用着兩個使女的……從三月以來，你們儘嚷着「自由，自由，自由」，但我們卻只看見了你們的自由呵。我是住在狗窠似的屋子裏的，六個人過活……然而貴婦人這東西呢，三個人住，就是房子八間。唔，這怎講？你們是自由，我們呢，無論帝制時代，你們的時代，都是狗窠——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自由在那里呀？」

「但你……不懂自由的真意義，」大學生有些窘急模樣，低聲說。

「應該怎樣解釋呀？」門衛輕蔑着，眯細了眼。「自由者，就是——生活的改良罷。」

「唔，那是……唔，但是，你們的工錢增加了罷。」

「哼，不錯……是呀，增加了。我現在拿着一百盧布。但是，麪包一磅是四盧布。給孩子們，光靠食糧券是萬萬不夠的……無論如何，總得要麥粉半普特（註一）……那麼，加錢

（註一）三十六磅爲一普特。

又有什麼用呢？？」

大學生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羣衆都同情門衛，左袒他。

「你們的所謂自由，在我們是煙一樣的東西。但我們現在要獲得自己的自由了。好的，真的自由。要一切工人都容易過活。是不是呢？」門衛轉臉向着羣衆，問道。

「是的！當然是的！」羣衆中有人答應說。

## 亞庚在那里？

戰鬪在初七的上午完結了。民衆成羣的走出街頭來，一切步道，都被人們所填塞。然而不見亞庚。機織女工更加焦急了。他在那里呢？

「死的多得很。並且所有病院裏，都滿是負傷的人了。」

「庫慈瑪·華西理支，拜託你！」機織女工向耶司排司道。「同到病院裏去走一趟罷。」

「去的，去的！」耶司排司即刻同意了。

但到那里去好呢。人們說，負傷者是收容在病院裏面的，然而在墨斯科，病院有一千以上，勢不能一次都看遍……第一天兩個人同到各處的病院去訪查，窺探了滿堆着難



看的死人的屍體室……但到第二天，便分爲兩路了，機織女工向荷特文加方面，耶司特司則向大學校這方面。奇怪的不安之念，支使了機織女工，她向病院和屍體室略略窺探了一下，便即回到家裏來了。因爲她想像着，當出外尋訪着的時候，亞庚也許已經回了家，一進廣庭，他正站在鎖着的門口，穿着發紅的外套，圓臉上帶了笑影，問道：

「媽媽，你上那里去了？」

這樣一想，心裏就和暖起來。這天一整天，她總記起那復活節的詩句：

「爲什麼在死者裏，尋覓生者的？爲什麼在消滅者裏，哀傷不滅者的？」

回家一看，依然鎖着門，早晨所下的雪，就這樣地積在階沿上，毫不見有人來過的痕迹，她走到鄰家，問道：

「沒有人來過麼？」

「沒有。」

爲悲哀和焦灼所驅使的她，便又出外搜尋去了。

下午四點鐘光景，耶司排司在大學附屬的昏暗的屍體室裏，發見了亞庚。死了的他，躺在屋角的地板上，滿臉都是血污，憑相貌是分辨不出的了，靠着 he 先前到孔翠伏方面去捉鴉鵒時，常常穿去的發紅的外套，這纔能夠知道。

「唉，這是你了，」耶司排司淒涼地低低的說。「這是怎麼幹的呢？」他暫時佇立着，想了一想，於是走到外面，在一處地方尋到了骯髒的馬車行，託事務員相幫，將死屍載在榻上，蓋上帆布，運回普列思那來了。

榻在前行，但很怕見機織女工的面，要怎麼說纔好呢？覺得路程頗遠似的。

剛近大門，機織女工已從耳門走了出來。一看見耶司排司，一看見躺在地上，蓋着帆布的可怕的東西，便如生根在地上一般地站住了。耶司排司蒼皇失措地下了車，映着兩眼，怕敢向她看。她挺直地站着，然而驟然全失了血色，半開着口，合不上來。

「庫慈瑪·華西理支！她尖利地急遽地叫道：『庫慈瑪·華西理支！』」  
於是伸一隻手向着榻，低聲道：

「這……是他？」

耶司排司發抖了，全身發抖了，他的細細的鬍子也抖動了，他低聲道：

「他呀，華爾華拉·格里戈力也夫那。是他……我們的亞庚·彼得羅微支。」

他……」

## 回 想 起 來

繳械之後，傍晚，伊凡·彼得略也夫又穿上洋皮領子的外套，戴了灰色的帽子，精疲力盡，沿着波瓦爾斯卡耶街，走向普列思那去了。大街上到處有羣衆彷徨，在看給礮彈毀得不成樣子了的房屋。

波瓦爾斯卡耶街的慘狀很厲害。

一切步道上，到處散亂着磚瓦和壁泥的碎片和碎玻璃；每所房屋上，都有礮彈打穿的烏黑的難看的窟窿。路邊樹大抵摧折；巴里斯·以·格萊普教堂的圓蓋倒掉了，內殿的聖壇也已經毀壞，只有鐘樓總算還站在那里。大街和橫街上，掘得亂七八糟，塞着用柴木，板片，家具造成的障柵。羣衆裏面，有時發出歎聲。一個相識的電車車掌，來向伊凡問好。

「瞧熱鬧麼？很給了布爾喬亞一個虧哩！」他一面說、

伊凡不作聲。

「你在中央麼？一切情形，都看見了麼？」

「看見了。」

「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顯了力量阿，哦！」

這車掌是生着鯨魚鬚的，從那下面，爬出蛇一般的滿足的笑來。伊凡胸中作惡，連忙告了別，又往前走了。

羣衆在大街上慢慢地走，賞玩而且歡欣。

這歡欣，不知道爲什麼，嚇了伊凡了。人們沒有明白在莫斯科市街上所發生的慘狀。

「但是，也許，應該這樣的罷？」他疲倦着，一面想。「他們是對的，我倒不麼？」  
于是就不能判斷是非了。

突然閃出覺得錯了的意識，但立即消滅了。

怎能知道誰是對的呢？

「但是，要高興，高興去罷……」

伊凡的回去，華西理和母親都很喜歡。然而母親又照例地嘮叨起來：

「打仗打厭了麼？沒有打破了頭，恭喜恭喜。可是，等着罷，不久就會打破的呵。人們在談論你哩，說和布爾喬亞在一起等着罷，看怎樣等着就是了。」

「哪，好了，好了，母親，」華西理勸阻她說。「還是趕快弄點喫的東西來罷。」

母親去打點食物的時候，伊凡就躺在床上，立刻打鼾了。

「喂，不要睡！」華西理叫道。「還是先喫飽着。」

他走到伊凡的旁邊，去推他，但伊凡卻仍然在打鼾。

「睡着了？」母親問道。

「睡着了。」

「但是，叫他起來罷。喫點東西好。」

華西理去搖伊凡的肩頭，摸他的臉，一動也不動。

「叫了醒來也還是不行的。讓他睡着罷。」

「唔，乏極了哩，」母親已經用了溫和的聲音說話了，於是離開臥牀，歎了一口氣。

伊凡一直睡到次日的早晨，從早晨又睡到晚，從晚上又睡到第二天，儘是睡。醒來之後，默默地喫過東西，默默地整好衣服，便到市街上去。

睡了很久，力氣是恢復過來了，而不安之念卻沒有去。他在毀壞到不成樣子了的市街上彷徨，傾聽着羣衆的談話，一直到傍晚。人們聚得最多的，是尼啓德門的附近，在那地方，延燒了的房屋，恰如羅馬的大劇場一般站着，彷彿即刻就要倒塌下來似的。

伊凡被好奇心所唆使，走進那曾經有過猛烈的戰鬪，現在是在平靜的街角上的房屋了的廣庭裏面去觀看了。庭院已經略加收拾，不見了義勇兵曾在那後面躲過的箱。門前的障柵是拆掉了，而那塵芥箱卻依然放在角落裏——放得仍如戰鬪當時那樣，被鎗彈打到像一個蜂巢。

伊凡走近那塵芥箱去。在這里，是他用刺刀刺死了工人的……

伊凡站住一想，那工人的模樣，就頗爲清楚地浮現出來了。

短小的，有着發紅的鬍子的工人，活着似的站在他前面。歪着嘴唇，張着嘴——發了可怕的嘶嘎的聲音的嘴——的情景，也歷歷記了起來。

連那工人那時想避掉鎗刺，用手抓住了伊凡所拿的鎗身的事，也都記得了。

『是不願意死的呵，』他想。

他在沉思着，但想要壯壯自己的氣，便哼的笑了一聲，而頰子和項窩上，忽而森森然傳來了難堪的冷氣。他向牆壁——那件可怕的事情的證明者——瞥了一眼，就走出了廣庭。

進這討厭的廣庭去，是錯的。伊凡走在街上的時候，就分明地省悟了這一點的，然而被殺的工人卻總是跟定他的腳踪，無論到那里，都在眼前隱現。

這很奇怪：到了刺殺以後已經過了幾天的此刻，而那時的一部分，卻還時時浮到眼前來。其實，是在交戰的瞬息間，這些的一部分，原已無意識地深印在腦裏了的，到了現在，卻經由意識而顯現了。那工人的磨破了的外套，掛着線條的袖子，還有刺刀一刺之際，抓住了鎗身的大大的手，凡這些，都記得了起來。唉，那手……那是滿是泥污的，很大



的——工人的手。

一想起那隻手，伊凡便打了一個寒噤。不知道爲什麼，眼睛，臉，叫喊，嘶聲，都不是什麼大事情，而特別要緊的，卻是那工人的大的手。

回想着做過了的，一件錯事的時候，則逼窄的焦灼的心情，深伏在心坎裏的事，是常有的。這心情被拉長，被擠彎，終於成爲近于隱痛的心情，無論要做什麼，想什麼，這樣的心情就一定纏繞着。記起了死了的工人的手的伊凡的心情，便正是這東西了。後來還有加無已，火一般燒了起來，伊凡終於沉在無底的憂愁裏了。該當詛咒的工人……

『倘若我不用刺刀去殺他，我就給他殺掉了的。』伊凡自解道，『兩不相下：不是他殺我，就是我殺他。何必事後來懊惱呢？唔，殺了，唔，這就完了。』

他將兩手一揮，彷彿心滿意足的人似的，取了自由的態度。

在大門的耳門那里，耶司排司顯着憂鬱的臉相，帶着厲害的咳嗽，正和他相遇。

『不行呢，伊凡·那札力支，不行。』

『什麼是不行呀？』

「我去看過了——舊的東西打得一場胡塗，寺院真不知毀掉了幾所……唔？這要成什麼樣子呀？是我們的滅亡罷。唔？」

「是的，不行。」

「聽到了麼？亞庚·彼得羅微支回來了，我帶來的。」

「那個亞庚·彼得羅微支？」

「哪，就是那個亞庚，機織女工的兒子。」

「受傷了？」

「怎麼受傷死了？我好不容易纔認出他來的。唉，母親是悲傷得很。聽見罷？」

伊凡傾耳一聽。

從角落上的屋子裏，傳來着呻吟的聲音。

「在哭罷？」

「在號啕呵。拔下頭髮來，衣服撕得粉碎……女人們圍起來，在澆冷水那樣的鬧大

亂子。可憐得很……」

耶司排司順下眼去，不作聲了。

「這是無怪的，獨個的兒子，希望他，養大他，一眼也不離開他……然而竟是這樣，」他又補足道，「倒了運了，真沒有法子……」

伊凡不懂他在說什麼。

「但還有……還有誰死掉了罷？」

「自然呀，普羅訶羅夫斯卡耶紡紗廠的工人三個和機器工人一個給打死了……死的還很多哪……在準備公共來行葬式哩……」

耶司排司還在想講什麼事，但伊凡已經不要聽了。

「亞庚，亞庚謨加……誰打死了他呢？自己所放的鎗彈，打死了他也說不定的，是不是？」

這樣一想，好不怕人。

對於人生有着堅固的信念的，剛強的他，一起這無聊的瑣屑的思想，也不禁忽而悄然戰慄起來。

「是怎樣的惡鬼呵！」

他茫然若失，又覺到可怕的疲勞了。

## 誰是對的？

夜間不能成寐，有時昏昏然，有時沉在劇烈的思索裏。不知怎地，伊凡終於疑心起來，好像母親，華西理，耶司排司，全寓裏的人們，都在以他爲亞庚之死的兇手了。

這亞庚是蠢才。這樣的小鬼也到戰場上去麼……唉……

而且爲了這乳臭小兒的事，全寓裏都在哀傷，也覺得討厭起來了。夜裏，伊凡想看一看死人，走近機織女工的屋子去，但聽到了呻吟聲，於是轉身便走，只是獨自在昏暗的廣庭裏彷徨；完全沉鬱了，沉重的思想，鉛似的壓着他的心。

『誰是對的呢？』他問着自己，而尋不出一個答覆。

夜靜且冷，霧氣正濃。市街上起了亂射擊，但那是還在發見了反革命者的紅軍所放

的。伊凡一面聽着這鎗聲，一面許多工夫，想着降在自己身上的不幸。

伊凡抱着淹在水裏的人似的心情，又彷徨了兩天。

到處是工人們在作葬式的準備，開會，募集花圈的費用。在會場上，則公然稱社會革命黨員爲奸細，罵詈他們的行爲。

伊凡不往工廠，也不喫東西，和誰也不說話，只是支掙着在市街上徘徊，好像在尋求休息的處所。

葬式的前一晚，伊凡往市街上去。

一到夜，大街照例就空虛起來，霧氣深濃，街燈不點，聽到街尾方面，不知那里在黑暗中有着猛烈的鎗聲。

伊凡在戈爾巴德橋上站住了。爲什麼？只是不知不覺地站住了。原也不到那里去。他能離開自己麼？沒有地方去！霧氣深濃……什麼也看不見。

伊凡站了許多時，傾聽着遠處的鎗聲和市街的沉默。市街是多麼變換了呵！

有人在霧中走過，形相消失了，只反響着足音。這之際，忽然想到那刺殺了的工人了。在霧中走過的，彷彿就是他，但這是決不會的。因為那工人已經在生鏽的塵芥箱後面，兩腳蹬着地上的泥土，死掉了。他想起了這可詛咒的死亡的鮮活的種種的瑣事，感到了刺進肉裏去的刺刀的窒礙的聲音。那是一種令人覺得嫌忌的聲音。兩眼一閉，那工人因為想從刺刀脫出，彎着脊梁，用做工做得難看了的兩手，抓住了鎗身的形相，也分明看見了。在先前，是于一切事情都不留意，都不了然的。一切都迅速地團團迴旋，並沒有思索，感得，回憶的餘裕。

但到了過去了的現在，一切卻都了然起來，被殺在塵芥箱後的工人的形相，在伊凡的腦裏分明地出現了。那時候，從伊凡的肩頭到肘膊，是筋肉條條突起的……因為要刺人，就必須重擊，在鎗刺上用力。

又有人在霧中走過去，是肩着鎗的人，影子立刻不見了……那工人，是也是肩着鎗，向尼啓德門方面去，於是躲在塵芥箱後，開手射擊了的……

許多工夫，伊凡煩悶着什麼似的在回想。

哦，是的那時候可曾有霧呢？

他回想着，不禁渾身緊張了。

且住，且住，且住在沿着列樹路跑過去的時候……曾有霧麼？！不錯，有的！

現在伊凡回想起來：那時候，屋頂上是有機關鎗聲的，應該看見機關鎗，然而沒有見給霧氣所遮蔽了。有的，有霧！

鬼！

用兩隻圓圓的大眼睛，那時是凝視了的，現在卻一直鑽進伊凡的心坎裏來了。

霧。憂愁裏的市街。黑暗在逼來。黑暗。

伊凡且抖且喘，回轉身就跑。

這晚上和夜裏，在伊凡是可怕的。汗將小衫粘在身體上，整夜發着抖。蒼白的，陰鬱的他，使母親和兄弟擔着憂，只在房子裏走來走去……點燈的時候，在屋角的椅子近旁的濃濃的影子，好像在動彈。伊凡于是坐在牆邊的長椅上，擱起兩隻腳，想就這樣地直到明天的早上了。



錯了！

早上，葬式開始了。然而寺院的鐘，不復撞出悲音，母親們也並不因戰死者而啼哭，也沒有看見黑色的喪章的旗。一切全是紅的，輝煌，活潑，有美麗的花圈，聽到雄糾糾的革命歌。孩子們，男女工人和兵士們，整然地排了隊伍進行，在年青的女人的手中，燦爛着紅紙或紅帶造成的華麗的花束。隊伍前面，則有一羣女子，運着一個花圈，上繫紅色飄帶，題着這樣的句子：

「死于獲得自由的鬪爭的勇士萬歲。」

從普羅訶羅夫斯卡耶工廠，運出三具紅色靈柩，向巴理夏耶·普列思那來。工人的大集團，執着紅旗，背着鎗，在柩的前後行進，「你們做了決戰的犧牲……」的歌，雖然調

子不整齊，但強有力地震動了集團頭上的空氣……並且合着歌的節拍，如泣如訴地奏起幽靜的音樂來。

苦于失眠之夜的疲乏的伊凡，在葬式的隊伍還未出發之前，便從家裏走出，毫無目的地在市街上彷徨了。

一切街道都神經底地肅靜起來，電車不走了，馬車也只偶然看見，店鋪的大門，從早晨以來就沒有開。市街屏了呼吸，在靜候這葬式的隊伍的經過。秋的天空，是冰冷地，包着不動的雲。

伊凡過了卡孟斯基橋，順着列樹路，向札木斯克伏萊支去。在波良加，遇到了紅色樞和隊伍，大街上滿是人，羣集將伊凡擠到木柵邊去，不能再走，他便等在那里看熱鬧了。

掛着劈拍劈拍地在骨立的瘦馬的肚子上敲打的長劍的驃騎紅軍和民衆做先驅；後面跟着一隊揹好步鎗的紅軍，好像準備着在街角會遇到襲擊；再後面，離開一點，是走着手拿紅旗和花圈的男女工人們。旗的數目很多，簡直像樹林一樣，有大的，有小的，有大的，有淡紅的，處處也夾着無政府主義者的黑旗。隊伍的人們，和了軍樂隊的演奏，唱着

葬式的行進曲，通紅的柩，在烏黑的隊伍的頭上，一搖一搖地過去了。

伊凡定睛一看，只見隊伍的大半，是青年們，也有壯年，竟也夾着老人。大家都脫了帽子，顯着誠懇的臉相在走，一齊虔敬地唱着歌。

紅色柩在旗幟和鎗刺之間搖動，紅軍沿着左右兩側前行。歌聲像要停止了，而忽然復起，叫着叫喊一般的『馬賽曲』，喧囂的『伐爾賽凡曲』，以及舒徐的淒涼調子的輓歌。女人們的聲音，響得劈耳。

此後接着是紅軍——背着上了刺刀的鎗的工人數千名。

這一天，布爾塞維克是一空了墨斯科兵工廠，將所有的工人全都武裝起來了。

現在，在數千人的隊伍的頭上，突出着鎗和鎗刺，恰如樹林的梢頭。而隊伍中的工人，則彷彿節日那天一樣，穿了最好看的衣裝，行列整然地在前進……

被人波打在壁下的伊凡，饕餮似的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行列。

就是他們。在前進。伊凡曾經決意和他們共同生活，爲此不妨拚出性命的那工人……在前進。

然而，他……他伊凡卻被拉開了。許許多多的，這大集團，宛然一大家族似的在合着步調前進，而曾以墨斯科全區的工人團體的首領自居的他伊凡·彼得略也夫，卻站在路邊，好像旁人或敵人一樣，旁觀着他們。

但是，無疑的，他是敵人。暴動的那天，他恐怕就射擊了現在跟在靈柩後面走着的這些工人們的罷？也許，躺在這靈柩裏面者，說不定就正是他所鎗殺的？！

伊凡思緒紛亂，覺得暈眩了，不自覺地閉了眼……回想起來，當他空想着關於世界底變動的時候，描在他那腦裏的光景，就正是現在眼前所見那樣的東西。萬餘的工人，肩着鎗，走到街頭來。這是難以壓倒的軍隊！

而現在就在眼前走，這樣的工人們。

他們在唱歌。子彈裝好了，鎗刺上好了，皇帝在西伯利亞，布爾喬亞階級打得粉碎了，民衆砍斷了鐵鍊子，在向着『自由』前進……

伊凡苦痛得呻吟起來，切着牙齒。

『嗚，鬼……錯了……』

葬式的隊伍一走完，他便回轉身，向家裏疾走。因為着急，走得快到幾乎喘不過氣來，愈快愈好。會尋到出路，修正錯誤的罷。回了家的他，便從牀下的有鎖的箱子裏，取出勃郎寧手鎗來，走向瓦喀尼訶伏墳地，就在亞庚的墳的近旁，將子彈打進自己的太陽穴裏去了。在聞其無人的墳地裏的鎗聲，是萎靡而微弱的。

兩禮拜過去了。

市街以驚人的速度，恢復了可怕的戰鬪的傷痕。到處在修理毀壞的門窗，打通的屋頂和牆壁，倒掉的柵欄，工人的羣拿出尖鋤和鏟子來，弄平了掘過壕塹的街街巷巷的地面。

人們彷彿被踏壞了巢穴的螞蟻似的，四處紛紛地在工作。

據正在戰鬪時候的話，則因為墨斯科沒有玻璃，此後三年間，被射擊所毀的窗戶，是恐怕不能修復的。

然而第二個禮拜一完，還是破着的窗玻璃就幾乎看不到了。

人們發揮了足以驚異的生活能力了。

只有克萊謨林依然封鎖起來，和那些不成樣子的窗和塔，都還是破壞當時的模樣。而在普列思那的舊屋子裏，也還賸下着哀愁。

## 後記

作者的名姓，如果寫全，是 Aleksandr Stepanovitch Yakovlev。第一字是名，第二字是父名，義云『斯台班的兒子』，第三字纔是姓。自傳上不記所寫的年月，但這最先載在理定所編的文學底俄羅斯 (Vladimir Lidin: Literaturnaya Rossiya) 第一卷上，于一九二四年出版，那麼，至遲是這一年所寫的了。一九二八年在墨斯科印行的作家傳 (Pisareff) 中，雅各武萊夫的自傳也還是這一篇，但增添了著作目錄：從一九二三至二八年，已出版的計二十五種。

俄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因為物質的缺乏和生活的艱難，在文藝也是受難的時

代。待到一九二一年施行了新經濟政策，文藝界遂又活潑起來。這時成績最著的，是瓦浪斯基在雜誌赤色新地所擁護，而託羅茲基首先給以一個指明特色的名目的「同路人」。

「同路人」們的出現的表面上，也可以將「綏拉比翁的弟兄」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同在「列寧格勒的藝術之家」裏的第一回會議，算進裏面去。（中略）在本質上，這團體在直接的意義上是並沒有表示任何的流派和傾向的。結合着「弟兄」們者，是關於自由的藝術的思想，無論是怎樣的東西，凡有計劃，他們都是反對者。倘要說他們也有了綱領，那麼，那就在一切綱領的否定。將這表現得最爲清楚的，是淑雪兼訶（M. Zoshchenko）「從黨員的見地來看，我是沒有主義的人。那就好。叫我自己來講自己，則——我既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又不是帝政主義者。我只是俄羅斯人。而且——政治底地，是不道德的人。在大體的規模上，布爾塞維克于我最相近。我也贊成和布爾塞維克們來施行布爾塞維主義。（中略）我愛那農民的俄羅

斯。」



「一切「弟兄」的綱領，那本質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用或種形式，表現對於革命的無政府底的，乃至巴爾底山（襲擊隊）底的要素（Moment）的同情，以及對於革命的組織底計劃底建設底的要素的那否定底的態度。」（P. S. Kogan: 偉大的十年的文學第四章。）

十月的作者雅各武萊夫，便是這「綏拉比翁的弟兄」們中的一個。但是，如這團體的名稱所顯示，雖然取霍夫曼（Th. A. Hoffmann）的小說之名，而其取義，卻並非以綏拉比翁為師，乃在恰如他的那些弟兄們一般，各自有其不同的態度。所以各人在那「沒有綱領」這一個綱領之下，內容形式，又各不同。例如先已不同，現在愈加不同了。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和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先前就都是這團體中的一分子。

至于雅各武萊夫，則藝術的基調，全在博愛與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時竟至于佩服教會。他以農民為人類正義與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們纔將全世界連結于友愛的精神。將這見解具體化了的，是短篇小說農夫，其中描寫着「人類的良心」的勝利。

我會將這譯載在去年的大衆文藝上，但正只爲這一個題目和作者的國籍，連廣告也被上海的報館所拒絕，作者的高潔的空想，至少在中國的有些處所是分明碰壁了。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並且表示了較有進步的觀念形態的。但其中的人物，沒有一個是鐵底意志的革命家；亞庚臨時加入，大半因爲好玩，而結果卻在後半大大的展開了他母親在舊房子裏的無可挽救的哀慘，這些處所，要令人記起安特萊夫（L. Andreev）的老屋來，較爲平靜而勇敢的倒是那些無名的水兵和兵士們，但他們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訓練。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軍和終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華西理）的主觀，來述十月革命的巷戰情形之處，是顯示着電影式的結構和描寫法的清新的，雖然臨末的幾句光明之辭，並不足以掩蓋通篇的陰鬱的絕望底的氛圍氣。然而革命之時，情形複雜，作者本身所屬的階級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寫出更進于此的東西，而或時或處的革命，大約也不能說絕無這樣的情景。本書所寫，大抵是莫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們。要知道在別樣的環境裏的別樣的思想感情，我以爲自然別有法兌耶夫（A. Fadeev）的潰

滅在。

他的現在的生活，我不知道。日本的黑田乙吉曾經和他會面，寫了一點「印象」，可以略窺見他之爲人：

「最初，我和他是在「嚇爾岑之家」裏會見的，但既在許多人們之中，雅各武萊夫又不是會出鋒頭的性質的人，所以沒有多說話。第二回會面是在理定的家裏。從此以後，我便喜歡他了。

「他在自敘傳上寫着：父親是染色工，父家的親屬都是農奴，母家的親屬是伏爾迦的船伙，父和祖父母，是不能看書，也不能寫字的。會面了一看，誠然，他給人以生于大俄羅斯的「黑土」中的印象，「素朴」這字，即可就此嵌在他那里的，但又不流于粗豪，平靜鎮定，是一個連大聲也不發的典型底的「以農奴爲祖先的現代俄羅斯的新的知識者。」

「一看那以莫斯科的十月革命爲題材的小說十月，大約就不妨說，他的一

切作品，是敘述着他所生長的伏爾迦河下流地方的生活，尤其是那社會底，以及經濟底特色的。

「聽說雅各武萊夫每天早上五點鐘光景便起牀，清潔了身體，靜靜地誦過經文之後，這纔動手來創作。睡早覺，是向來幾乎算了一種俄國的知識階級，尤其是文學者的資格的，然而他卻是非常改變了的人。記得在理定的家裏，他也沒有喝一點酒。」（新興文學第五號 1928）

他的父親的職業，我所譯的自傳據日本尾瀨敬止的文藝戰線所載重譯，是「油漆匠，」這里卻道是「染色工。」原文用羅馬字拼起音來，是“Ochez-Mal'Yar”，我不知道誰算譯的正確。

這書的底本，是日本井田孝平的原譯，前年，東京南宋書院出版，爲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的第四篇。達夫先生去年編大衆文藝，徵集稿件，便譯了幾章，登在那上面，後來他中止編輯，我也就中止翻譯了。直到今年夏末，這纔在一間玻璃門的房子裏，將牠譯完。其

時曹靖華君寄給我一本原文，是羅曼雜誌（Roman Gazette）之一，但我沒有比照的學力，只將日譯本上所無的每章標題添上，分章之處，也照原本改正，眉目總算較為清楚了。

還有一點贅語：

第一，這一本小說並非普羅列泰利亞底的作品。在蘇聯先前並未禁止，現在也還在通行，所以我們的大學教授拾了僑俄的唾餘，說那邊在用馬克斯學說掂斤估兩，多也不是，少也不是，是誇張的，其實倒是他們要將這作為口實，自己來掂斤估兩。有些『象牙塔』裏的文學家于這些話偏會聽到，弄得臉色發白，再來遙發宣言，也實在冤枉得很的。

第二，俄國還有一個雅各武萊夫，作蒲力汗諾夫論的，是列寧格勒國立藝術大學的助教，馬克斯主義文學的理論家，姓氏雖同，卻並非這十月的作者。此外，雅各武萊夫的，自然還很多。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並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後，就從此永遠全數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會主義底建設的中途，一定要發生離合變化，珂干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

「所謂「同路人」們的文學，和這（無產者文學）是成就了另一條路了。他們是從文學向生活去的，從那有自立底的價值的技術出發。他們首先第一，將革命看作藝術作品的題材。他們明明白白，宣言自己是一切傾向性的敵人，並且想定了與這傾向之如何並無關係的作家們的自由的共和國。其實，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是終于也不能不拉進在一切戰線上，沸騰着的鬭爭裏面去了的，于是就參加了鬭爭。到了最初的十年之將終，從革命底實生活進向文學的無產者作家，與從文學進向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兩相合流，在十年之終，而有形成蘇維埃作家聯盟，使一切團體，都可以一同加入的雄大的企圖，來作紀念，這是毫不足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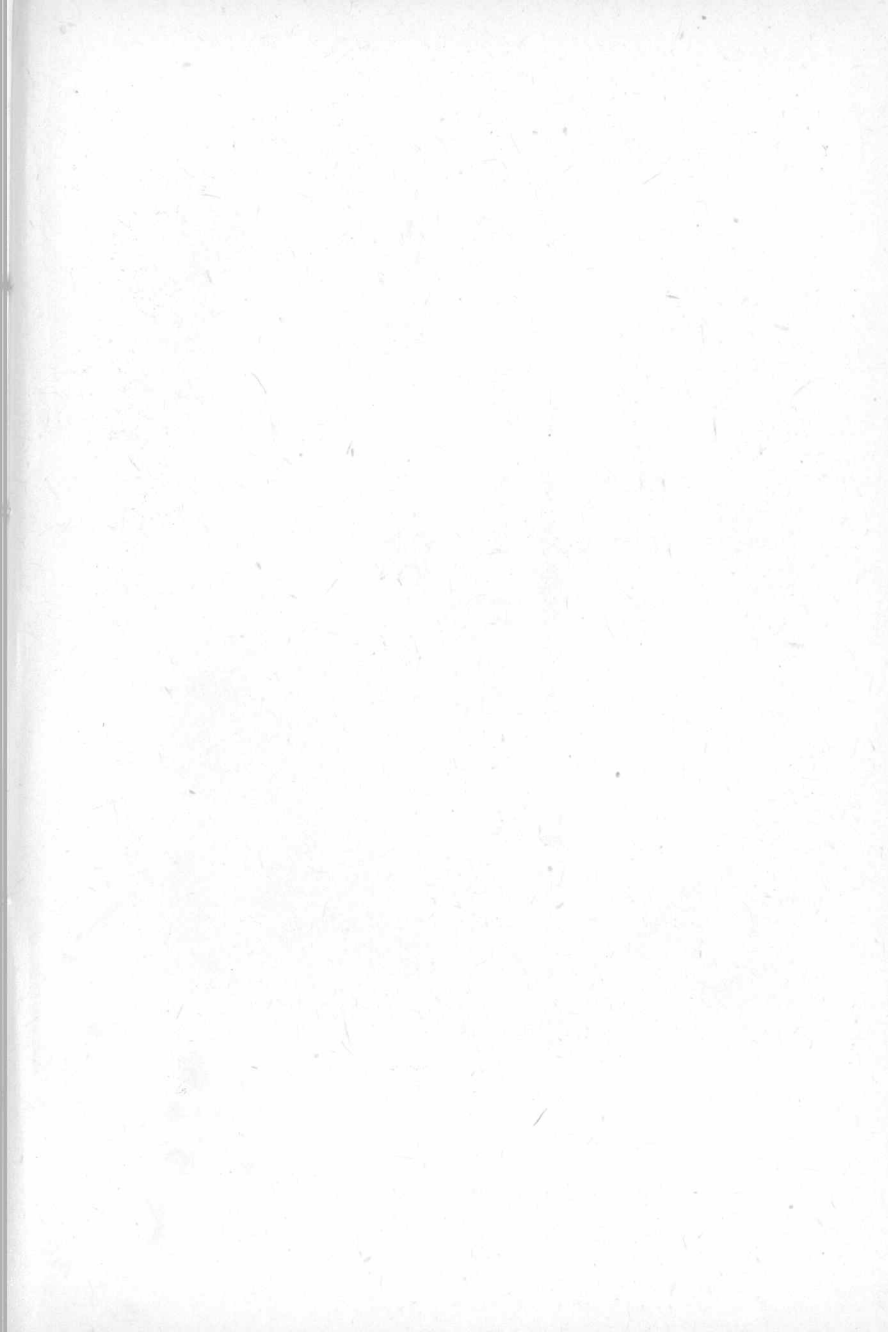
關於「同路人」文學的過去，以及現在全般的狀況，我想，這就說得很簡括而明白了。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譯者。

毀

滅

蘇聯 A·法捷耶夫 作  
蘇聯 N·威綏斯拉夫 繪





## 作者自傳

我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于忒威爾（Tver）省的庚拉赫（Kimrakh）在早期的幼年時代，多在維里納（Vilna）過去，後來是在烏發（Ufa）。至于我的幼年及少年時期，大部分是和遠東各地及烏蘇里（Dauri）南境結在一起的，這是因為我的父母，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曾移住到那些地方的緣故。我的父親是陣亡于一九一七年的，他是一個醫士的助手；母親是一個醫士的女助手。他們多半是在烏蘇里一帶工作——有時在日本海岸，有時在伊曼（Iman）河上流，有時在道比赫（Daubikhe）河，最後一次是在依曼縣之屈哥也夫克（Chugyevk）村落工作——屈哥也夫克是一個山林的村落，離烏蘇里有一百二十威爾斯忒之遙。我父親是從入了屈哥也夫克村籍以後，

始得購置田產，從事于產麥的生活的。

我最初求學于海參衛 (Vladivostok) 的商業學校，(沒有在該校卒業，至第八年級我就脫離了，) 夏天多消磨于農村，為家庭助手。

一九一八年秋，纔開始為共產黨工作，——在科爾卻克 (Koltchak) 反動勢力下，做祕密的工作。當游擊隊反攻科爾卻克及協約國聯軍的時候 (一九一九至二〇年)，我也是參加游擊隊的工作的一個，自科爾卻克覆滅以後，我就服役于赤衛軍，(當時稱為遠東民衆革命軍，) 與日本軍作戰，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在沿海一帶，與謝米諾夫 (Semenov) 作戰，一九二〇年冬，則從軍于薩拜喀爾 (Zabaikal)。

一九二一年春，被推為第十屆全俄共產黨代表大會的出席代表，被派赴京 (莫斯科)。我在那時和其他同志們——約占大會出席代表十分之四或三的同志，前往克朗斯塔特 (Kronstadt) 去平服那里的叛變。不幸受傷，(這是第二次，) 診視了幾次，便退伍回來了。不久即肄業于莫斯科的礦業中學，至第二年級，即行退學。自一九二一年秋起，至一九二六年秋止，我做了不少黨的工作，——有時在莫斯科，有時在科彭 (Kuban) 有

時在拉斯托夫 (Rostov)。

我的第一篇小說氾濫，作于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間，逆流那篇故事，作于一九二三年，羅曼小說毀滅，是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間作成的。

一九二四年，我是從事于烏兌格之最後的羅曼小說。

三月六日，一九二八年。

A·法捷耶夫。

## 著作目錄

氾濫 小說。『*Molodaya Gvardiya*』印行。莫斯科及列寧格勒。一九二四年。

逆流 『*Molodaya Gvardiya*』印行。莫及列。一九二四年。又『*Mosk. Rabotchi*』

印行。一九二五年。

小說集 『*Molodaya Gvardiya*』印行。莫及列。一九二五年。

毀滅 羅曼。『*Priboi*』印行。列寧格勒。一九二五年。

毀滅 (毀滅, 氾濫, 逆流) 『*Zil*』印行。莫及列。一九二七年。

## 關於『毀滅』

倘指爲在去年蘇聯的文壇上最被看作問題的作品，那首先不可不舉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毀滅罷。關於這作品，就是在我所知道的範圍內，也就有瓦浪斯基，弗理契，普拉符陀芬，萊吉堯夫，葛理斯培爾克等的批評家，寫着文章。

關於作者法捷耶夫，我知道得不多……記得在約二年前，曾經讀過這個作者的叫氾濫的小說。又，批評家烈烈維支稱讚這小說的文章，也曾在什麼地方讀過。後來他寫了叫作逆流的一小說，好像頗得聲譽，但我沒有來讀牠。氾濫這小說，不很留着印象，我以爲是平常的東西。但這回讀了這長篇毀滅，我卻被這作者的強有力的才能所驚駭了。我

以爲惟這作品，纔正是接着里白進斯基的一週間（一九二三年），綏拉斐摩維支的鐵流（一九二四年），革拉特珂夫的水門汀（一九二五年）等，代表着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最近的發展的東西。

做小說毀滅的主題者，是在西伯利亞的襲擊隊的鬪爭。是爲了對抗日本軍和科爾卻克軍的反革命的結合而起來的農民，工人，及革命底知識分子之混成隊的襲擊隊——在西伯利亞市民戰爭裏的那困難的，然而充滿着英勇主義的鬪爭之歷史。

這作品，倘從那情節底興趣這一點看來，是並非那麼可以嘖嘖稱道的東西。用一句話來說，這不過是寫這麼一點事而已：從黨委員會那里，接受了『無論遇見怎樣的困難，即使不多，也必須保持着強固的有規律的戰鬪單位，以備他日之用！』這樣的指令的襲擊隊的一隊，一面被日本軍和科爾卻克軍所壓迫，一面抗戰着，終于耐不住反革命軍的攻擊，到了毀滅的不得已的地步了。其實，這整個的情節的窘促，和各個場面的興趣完全不同，也許就是這作品的缺點之一。

但是，這作品的主眼，並不在牠的情節。作者所描準的，決非襲擊隊的故事，乃是以這

歷史底一大事件爲背景的，具有各異的心理和各異的性格的種種人物之描寫，以及作者對於他們的評價。而在這範圍內，作者是很本領地遂行着的。

## 二

在這作品裏，沒有可以指爲主人公的人。若強求之，那大約不能不說，主人公就是襲擊隊本身了。但主要人物是頗多的，其重要者，是——爲這部隊的隊長的猶太人萊奮生，先前是一個礦工的木羅式加，從『市鎮』裏來的美諦克，以及爲木羅式加之妻，同時是野戰病院的看護婦的華理亞，爲萊奮生之副手的巴克拉諾夫等。我們現在就其三四，試來觀察一下罷。

萊奮生是這部隊的隊長，同時又是他們的『人才』。他是清楚地懂得革命所賦給他的自己的任務，向着牠而在邁進的。他守着黨的命令，常常給他的部隊以正確的方向。部下的敷衍的託辭，他是決不寬容的。因此部下的人們，以爲只有他，纔是不知道疲勞，倦怠，動搖或幻滅的人而尊敬他，然而便是他，也還是和動搖或疲勞相搏戰的人。作者這樣

地寫着——

「部隊裏面，大抵是誰也不知道萊奮生也會動搖的。他不將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分給別一個人，只常常用現成的「是的」和「不是」來應付。所以，他在一切人們，就見得是特別正確一流的人物。」

「從萊奮生被推舉為隊長的時候起，沒有人能給他想一個別的位置了。——大家都覺得惟有他來指揮部隊這件事，乃是他的最大的特徵。假使萊奮生講過他那幼時，幫着他的父親賣舊貨，以及他的父親直到死去，在想發財，但一面卻怕老鼠，禪着不高明的梵亞林的事，那麼，大約誰都以爲這只是恰好的笑話的罷。然而萊奮生決不講這些事。這並非因爲他是隱瞞事物的人，倒是因爲他知道大家都以他爲特別種類的人物，雖然自己也很明白本身的缺點和別人的缺點，但要率領人們，卻覺得只有將他們的缺點，指給他們，而遮掩了自己的缺點，這纔能辦的緣故。」

不管萊奮生與其部隊的人們的努力，一隊被敵所壓，終竟還瀕于毀滅。疲乏透了的萊奮生和十八名的部下，便將希望繫之將來，出了森林去了。小說是以如下的一節收場



的——

「萊奮生用了沈默的，還是溼潤的眼，看着這高遠的天空，這約給麪包與平和的大地，這在打麥場上的遠遠的人們，——他應該很快地使他們都變成和自己一氣，正如跟在他後面的十八人一樣。于是他不再哭了：他必須活着，而且來盡自己的義務。」

三

木羅式加是先前的礦工。他是常常努力着想做一個革命底忠實的兵士，有規律的襲擊隊員的。然而他的 Jumpeu (流氓) 底性格，卻時常妨害着這心願。他會有偷了農民的瓜，要被從部隊驅逐出去的事。又在和白軍的戰鬥中，他的所愛的馬被殺了的時候，他便在那里哭倒了。而且那一夜，戰鬥雖然還沒有停止，他卻喝着酒到處在撒野。但是，他在戰場上，總常常是勇敢的戰士。

和這木羅式加做了好對照的，是從「市鎮」裏來的美諦克。倘問他是那一方面的人，則是知識分子，誰這里來的以前是屬於社會革命黨的。可是在受傷而倒下的情勢中，

爲木羅式加所救，進到這部隊裏來了。他良心底地努力着想參加革命底鬪爭。但他是沒有堅固的確信和強韌的意志，常在動搖之中的。於是终于在最後，他做了巡察而走在部隊之前的時候，突然遇見哥薩克兵，便慌張着，失神地由森林中逃走了。——這樣，他就不能由自覺地，背叛了自己的部隊。

這美諦克和木羅式加的對立，是在這作品中，也是特別有興味的事情之一。木羅式加救起美諦克，帶到部隊裏來了。然而美諦克那樣的知識分子，用他的話來說，是「小白臉」，爲他先天底地所討厭的。但他的妻子華理亞，卻在這美克諦之中，看見了她的理想底男子。自己的妻和別的男子，做無論什麼事，木羅式加是一概不以爲意的。但一知道妻子戀愛着這美諦克的時候，卻感到彷彿自己是被侮辱了。于是在三人之間，就發生種種的波瀾……

華理亞也是從礦山來的。她差不多沒有和丈夫木羅式加一起生活。她是一個對於自己的任務極忠實，生活上也極自由，然而在同志間卻很親切的，典型底的女襲擊隊員。她在美諦克進了病院的時候，一面看護着，一面便愛起他來。她確信惟獨他纔是給慰安

于她的孤寂的男子。而和別的男子有着關係的事，是什麼也不去想的。

此外，在這小說中，還描寫着許多有興味的人物。例如：常常無意識地模倣着萊奮生的行動和態度的十九歲的副將巴克拉諾夫；雖然加入襲擊隊，而依然常是夢想平和的，快樂的農村生活的老人畢加；出去做斥候，而泰然地被白軍所殺的美迭里札；醫生式泰信斯基；工兵剛卡連珂，小隊長圖潘夫及苦勃拉克，等等。

## 四

這小說又充滿着許多優秀的場面。將那主要的列舉起來，則如：決定是否要驅逐那偷了農民的瓜的木羅式加的農民大會的場面；當襲擊隊受白軍壓迫而離去森林之際，毒殺那瀕死的病人的場面；出去做偵察的巴克拉諾夫，遇見四五個日本的斥候，用鎗打死他們的場面；出去做斥候的美迭里札，被敵所獲，而加以拷問的場面；於是最後，完全敗北，疲乏透了的十九個襲擊隊員出了森林而逃去的場面，等等。我想作為一例，試將這最後的場面的一部分翻譯出來——

「這時他（萊奮生）和華理亞和剛卡連珂都到了道路的轉角。射擊靜了一點，鎗彈已不在他們的耳邊紛飛。萊奮生機械底地勒馬徐行。生存的襲擊隊員們也一個一個地趕到。剛卡連珂一數，加上了他自己和萊奮生，是十九人。」

（原文譯至「他們這樣地走出森林去了——這十九人」止，見本書第三部之末一章，今不復錄，以省繁複——編者。）

## 五

法捷耶夫的毀滅，許多批評家們都說是在萊夫·託爾斯泰的諸作品的影響之下寫成的。實際上，凡較為注意地來讀這作品的人，是誰都可以發見其中有着和大託爾斯泰的藝術底態度相共通的東西的。第一，在作者想以冷靜來對付他所描寫着的對象的那態度上；第二，在想突進到作中人物的意識下的方面去的那態度上。

託爾斯泰當描寫他的人物，是決不依從那人物的主觀而描寫的。他在那人物自己

所想的事之外，去尋求那行動的規準。從這里，便在託爾斯泰那里生出無意識的方面之看重，和對於『運命』的服從。照他看來，那個拿破崙，也不過是單單的『運命』底傀儡而已。法捷耶夫也是常常看重那人物的意識下的方面的。例如在華理亞之愛美譚克的描寫上，便有如此說的地方——

『在她（華理亞），是只有他（美譚克），——只有這樣美，這樣溫和的男人，——纔能够使她那為母的熱情，得到平靜，她以為正因為這緣故，所以愛了他的。（但其實，這確信是在她愛了美譚克之後，纔在她裏面發生出來的，而她的不孕性，和她的個人底的希望也有着獨立的生理底原因。）』

這種描寫，是我們在這作品的到處都可發見的。而這是託爾斯泰所愛用的描寫法。但是，託爾斯泰和法捷耶夫，在其對於現實的態度上，是完全同一的麼？不是的。法捷耶夫決不像託爾斯泰似地，將人類的行為看作對於『運命』的盲從。他決不將襲擊隊當作只是單單的自然發生的農民的糾集而描寫。在這里，就存在着他和託爾斯泰的對於現實的態度的不同，同時也存在着他的襲擊隊和例如V·伊凡諾夫的襲擊隊的不

同點。伊凡諾夫在所作的鐵甲列車，襲擊隊裏描寫着西伯利亞的襲擊隊的叛亂。但他只將這單單當作農民的自然發生底的，意識下底的反抗而描寫，也只能如此地描寫。然而法捷耶夫的襲擊隊，一面固然包含着自然發生底的許多要素，但卻是在一定的組織者之下，依從一定的目的意識而行動着的。對於同一的襲擊隊的這態度的不同，也就正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和無產階級作家的對於現實的認識之不同。于是，法捷耶夫的這態度和自然主義的寫實主義相對，我們稱之爲無產階級的寫實主義。

最後，關於在蘇聯無產階級文學上的這作品的位置，想說一兩句話。這作品是在蘇聯無產階級文學上，代表着牠那新的發展階段的。一九二三年發表的里白進斯基的一週間，是在當時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傑作，但其中以描寫共產黨員爲主，還沒有描寫着真正的大衆。革拉特珂夫的水門汀，縱有牠的一切的長處，而人物也還不免是類型底的。但在這毀滅中，法捷耶夫是描寫着真正的大衆，同時他還對於類型和個人的問題，給以美妙的解決。只有比之水門汀，缺少情節底趣味這一點，許是牠的缺點罷。

藏原惟人。

## 代序

## 關於『新人』的故事

## 一

少年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在我們的文藝生活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無產階級作家的隊伍從作者得到堅實而可靠的生力軍。

關於西伯利亞游擊隊毀滅的故事——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學前線上的勝利。法捷耶夫的書引起了社會上及出版界的注意。

他主要的成功，在於指示我們——可以說在我們文藝中是最先的——其所描寫

的人不是有規律的，抽象而合理的，乃是有機的，如活的動物一樣，具有他各種本來的，自覺與不自覺的傳統及其偏向。

如果我們同意于上面這種評價，那麼，在他的書中，我們更看出一種優點，即是他對于其所描寫的人物的深情的愛。作者對其本階級人的情愛，正是助長他能描寫這些『英雄』內心的鎖鑰；並且剖露牠，指示出在可詛咒的傳統之下，存在着他們過去的，珍貴的，金的，礦苗。自然，作者的這種熱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法捷耶夫關於游擊隊說得很少。多數的礦工及農民差不多沒有提到，因為他們是很廣汎的羣衆。從他們中間選出了隊長萊奮生，副隊長巴克拉諾夫，傳令使木羅式加，看護女礦工華理亞及其他，至于工兵剛卡連珂，小隊長圖潘夫，牧羊人美迭里札，軍醫式泰，信斯基，以及最後（死前）一幕所說的重傷的游擊隊員弗洛羅夫等等，也都不大說起了。

作者從衆人中間將這些『英雄』挑選出來，是具有特別的愛護，（這種愛護甚至于在少年美譚克的略述中都感覺得到——他在游擊隊組織中是代表這種外來的，偶



然的，甚至于有害的分子；並且在作者對於他們的同情心，使他們的思想及意識宣示出來，以致傳染到讀者的同情心。讀者以生趣，甚至于以個人的興趣，追隨于這熱情的劇本及其所挑選的人物的命運之後，有時會忿然釋卷，好像他們中的一個，爲自己所熟識的，已經死去一樣，而對於其他的人，同樣要好的人，他也不相信他們將來就會死掉。作者對於他所挑選的人這種特殊的愛的關係，無論如何是不僅在於毀滅的藝術，而且是包含着小說的社會意識的意義的。在這里，我們的少年的作家表現了他個人對於他自己階級弟兄們的『同志的，人的』關係——這些人在過渡的，病態的時代是很容易染到官僚式的無情，爭逐的意識，情願坐以待斃或者好一點說，則是平庸的形式主義的，但是僅僅這個同志的關係，即足以將勞動的無產階級分子全體都粘合起來。

## 二

法捷耶夫的小說標題爲毀滅，因爲他書中所描寫的是遊擊隊敗亡的故事，但是又可以換一個標題，爲新人誕生的詩。遊擊隊長萊奮生爲反對國外陰謀家，爲反對白黨，爲

反對舊世界的一切社會勢力而鬪爭，這最後的原因是因爲他胸中有一種：

「強大的，別的什麼希望也不能比擬的，那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

渴望。（點是我們加的——V. E.）

但他同時又知道這個新人的日子還沒有到來。

「當幾萬萬人被逼得只好過着這樣原始的，可憐的，無意義地窮困的生活之間，又怎能談得到新的，美的人類呢？」

但是無論如何，這位新人——美的，強的，善的——已經覺醒了，他掙扎着，要擺脫那過去的遺產，然而這些東西卻非常的鞏固，因此，新人的誕生，其結果同遊擊隊的命運一模一樣，往往——毀滅。

中學生美諦克加入了布爾塞維克的遊擊隊，但是他馬上覺到他完全不能應付他眼前的新任務。他完全不能以同志的態度去對待那些遊擊隊員，他不能擺脫一切傳統觀念以加入遊擊隊的集團生活，完全不能將他整個私人交出，受公共事務的支配。

「他在全世界上，最愛的還是自己，——他的白晳的，骯髒的，纖弱的手，他的

唉聲歎氣的聲音，他的苦惱和他的行爲，連其中的最可厭惡的事。」

結果他又回到了他所出身的那社會去。他依然是個舊人，一切受過去的支配。他的新人也就沒有誕生出來。

華理亞轟轟烈烈的歷史之結局也不是勝利，而是『毀滅』。在革命之前，當她還是礦工姑娘的時候，她已經『放蕩』了，後來就嫁給了礦工木羅梭夫，依舊過着從前的生活，最後，在十月革命之後，她和他一同加入了遊擊隊，作看護，她很輕狂地，毫不經意地，從一個人的臂中轉入另一人的懷裏好了，她面前有一個年紀輕輕的中學生，如此地『漂亮』，這般地羞人答答——她將她所有的，未曾得到滿足的，妻的本能與母的本能都放在他身上了，她離開了同她向來沒有度過家庭生活的丈夫，從此之後再也不爲大家所用，在她胸中火熱般地誕生了一個新人，但是這位青年知識分子卻不能看中她的愛情與熱誠，一切都依舊——她還是大衆的姑娘，木羅式加的老婆。

「這算收場了，一切都變了先前一樣，就像什麼也未曾有過似的——華理亞這樣想。——又是老路，又是這一種生活——什麼都是這一種……但是，

我的上帝，這可多麼無聊呵！

木羅式加也遭了同樣的『毀滅。』

可詛咒的過去牢牢地盤據了他——這位勇敢的遊擊隊員——腐蝕了他整個的生命，妨礙他伸直腰幹，來作新人。在這本小說中有好幾幕是描寫這位傳令使的靈魂上的過去的重壓，描寫他想走『正路』的自覺的或本能的企圖，但是『正路』總不讓他走上。

「他又懷着連自己也是生疏的——悲傷，疲乏，幾乎老人似的——苦惱，繼續着想：他已經二十七歲了，但已無力能夠來度一刻和他迄今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而且此後也將不會遇見什麼好處……」

「木羅式加現在是拚命盡了他一生的全力，要走到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潘夫這些人們所經過的，于他是覺得平直的，光明的，正當的道路去，但好像有誰將他妨礙了。他想不到這怨敵就住在他自己裏，他設想爲他正被人們的卑怯所懊惱，于是倒覺得特別地愉快，而且也傷心。」

這樣子，木羅式加也沒有能够走上「平直的，光明的，正當的道路。」舊的像是有力量些。牠（指舊的——譯者）在小說的一開始時便已警告一般地擡了頭，那時他——遊擊隊員——偷過別人的瓜，便是他在作公務人，作鄉村蘇維埃主席的時候，也還是如此。在小說結穴的時候，牠更是得了全勝，那時他——遊擊隊員——將科爾卻克的軍隊從鄉村中驅走之後，喝醉了，醉得同豬羶一樣，白軍的鎗彈來時，纔用身體的毀滅來「毀滅」了他靈魂中覺醒的新人。

## 三

在其關於工人密哈里·維龍諾夫的絕妙的論文中（參看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的真理報），戈理基曾解釋他爲什麼不早一點寫篇小說來描寫這位出色的工人道：

「要寫這一種人是非常困難的，當然，俄國文學家底筆還不慣于描寫這種真實的英雄。」

「或者，很快地就可學會，」戈理基又加上這一句。

法捷耶夫在描寫隊長萊奮生的時候，毫無疑義地將這件難事做成功了。

他在描畫這位出衆的腳色的時候，各方面都是無懈可擊的。

但是用無產階級的眼光看來，所謂『真實的英雄』者，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人，應當先于一切地，大于一切地，用他自己（無產階級的）階級底生活，任務，要求，利益，理想，來過生活。

老實說來，萊奮生便是這種人。

作者費了很多精力來明示我們，他怎樣作一隊的首領，指出他——開始是沒有經驗的——怎樣造就自己來擔起這件任務，指出他怎樣個別地，整個地用鐵手抓着了這遊擊隊，而他們又何等地信仰他意志與智慧的大力，何等心悅誠服地來受他的指揮。同時他又很好地顯出，這位公認的領袖與組織者也有時不知所措，而又何等痛心覺悟，他還不很高明。還有一個特性更爲重要，因爲這是新人或『真實的英雄』底根本特性，就是將整個自己完全交給公共事務。遊擊隊員們也是這樣地看他：

『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因此之故，這樣的正確的人，是不得不可信賴他，

服從他的。』（點是我們加的——V. F.）

這裡，我們只走馬看花地指出一幕來便够了。有一次萊奮生接到了兩封信——有一封像是關於前線的情形，別一封是妻寄來的。自然是願意讀第一封信，但是他只讀了第一封信的幾個字：『保持着戰鬥單位。』他辦完了必要佈置與命令之後，纔從袋子裏掏出妻底信：『找不到什麼地方做事，能賣的東西已經全部賣掉，孩子們是生着壞血病和貧血症了。』他坐下來寫回信。

『開初，他是不願意將頭鑽進和這方面的生活相連結的思想裏去的，但他的心情漸被牽引過去，他的臉漸漸緩和，他用難認的小字寫了兩張紙，而其中的許多話，是誰也不能想到，萊奮生竟會知道着這樣的言語的。』

此後，生活底這一方面慢慢消滅了，讀者眼前依舊是這位有機地加入了集團的人。第一件便是他的隊伍。

『獨有這大受損傷的忠實的人們，乃是他現在惟一的，最相接近的，不能漠視的，較之別人，較之自己，還要親近的人們。』

而且這都是勞動者的集團（勞動的農民與勞動的無產階級）。

當他這十八個人（除他之外）的隊伍被白軍擊潰而穿過森林之後，他遠遠地望見一條河流，在那里流過他快樂的，嘈雜而熱鬧的生活，人們在那里動彈，草網在那里飛舞，機器在那里乾燥地準確地作響，細小的水珠似的噴出了女孩子們的輕笑。萊奮生的眼中卻正含着清淚，因為他所心愛的巴克拉諾夫死掉了。（如果他活着，就可以造成第二個萊奮生。）

「用了沈默的，還是溼潤的眼，看着這在打麥場上的遠遠的人們，他應該很快地使他們變成和自己一氣，正如跟在他後面的十八人一樣。于是他，不哭了。」（點是我們加的——V. F.）

能够不以自己的生活為生活，而以集團的共同生活為生活，這種能力便是『真實的英雄』底根本特性，在這一點上看來，這位遊擊隊長便是他所熱烈夢想的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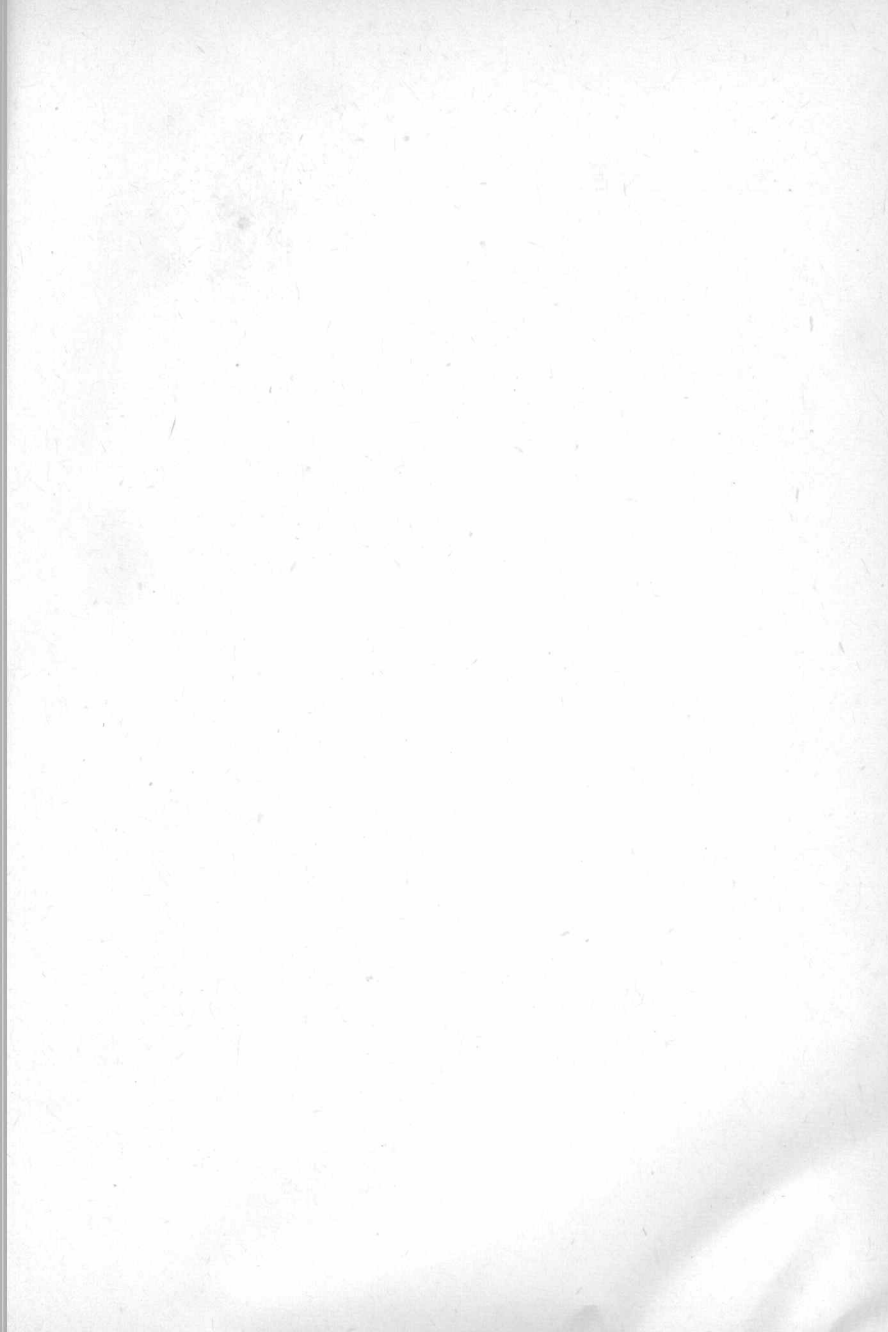
關於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這本書還有許多不老練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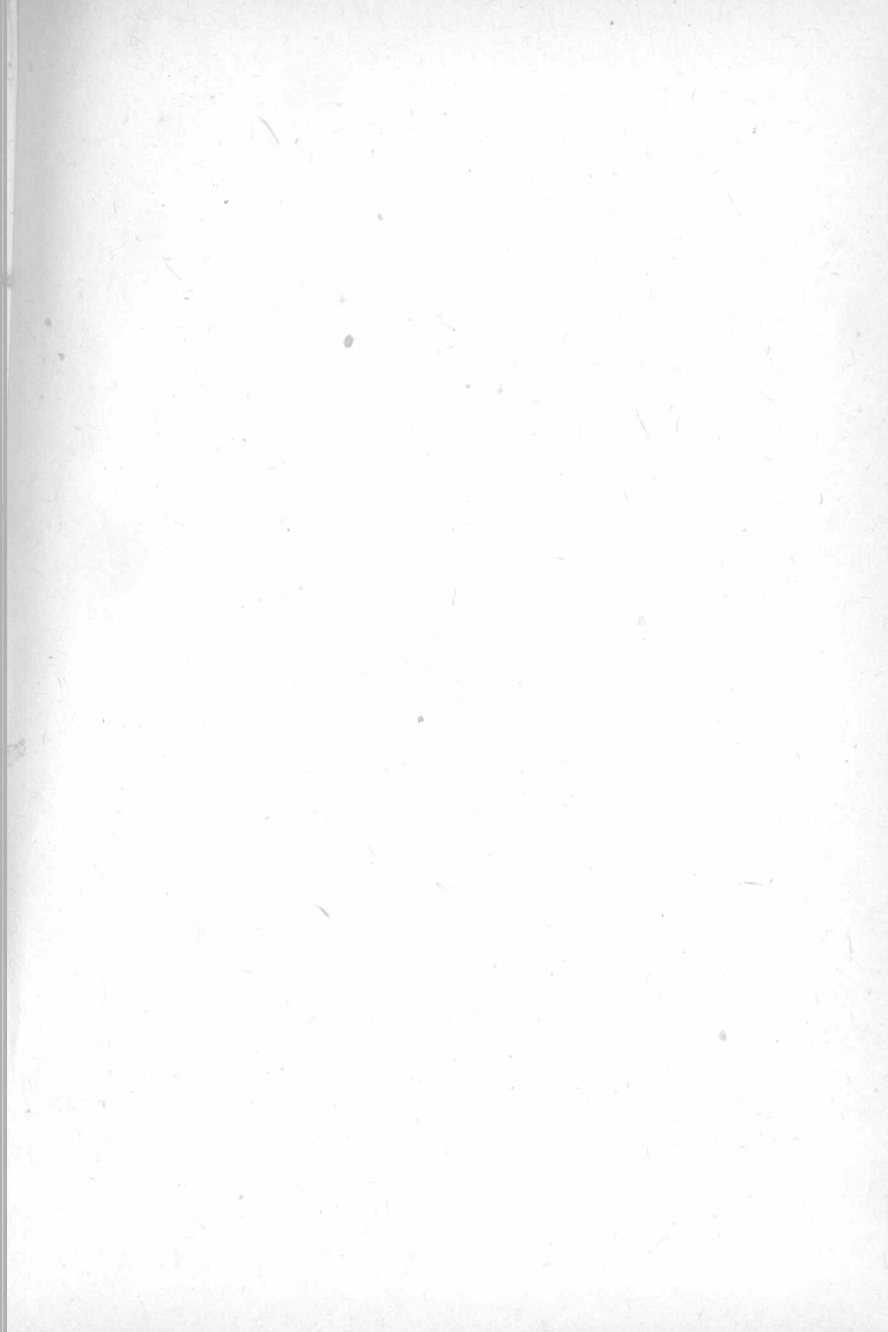
然而他毫無疑義地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學戰線上的新勝利。

希望作者能够寫完這位新人的歷史，已經不是寫那戰爭的過去的歷史，而是寫和平建設的今日的歷史，要描寫新經濟政策之下的新人的誕生，比描寫國內戰爭時期的還要困難好多倍。

V·弗理契。



第  
一  
部



## 一 木羅式加

在階石上鏘鏘地響着有了損傷的日本的指揮刀，萊奮生走到後院去了。從野外流來了蕎麥的蜜的氣息。在頭上，是七月的太陽，浮在熱的，淡紅色的泡沫裏。

傳令使木羅式加，正用鞭子趕開那圍繞着他身邊的發瘋了似的雞，在篷布片上曬燕麥。

「將這送到夏勒圖巴的部隊去罷，」萊奮生遞過一束信去，一面說，「並且對他們說……不，不說也成，——都寫在那里了。」

木羅式加不以爲然似的轉過臉去，捲他的鞭子，——他不大高興去。無聊的上頭的差遣，誰也沒有用處的信件，尤其是萊奮生的好像外國人一般的眼睛，他已經厭透了。這

又大又深，湖水似的眼睛，和他的毛皮長靴一同，將木羅式加從頭到腳吸了進去，而且在他裏面，恐怕還看見了木羅式加自己所不知道的許多的事情。

「壞貨，」生氣似的映着眼睛，傳令使想——照例立刻下了結論了，「猶太人都是壞貨。」

「爲什麼老站在那里的？」萊奮生發怒說。

「但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同志隊長，一要到什麼地方去，立刻是木羅式加，木羅式加的，好像部隊裏簡直沒有別人一樣……」

木羅式加故意稱作「同志隊長，」還他一個職分，平常是簡單地稱呼名字的。

「那麼，我自己去麼，唔？」萊奮生冷嘲地問。

「爲什麼要自己去呢？人們多得很……」

萊奮生帶着人們用盡平和的方法，還是說不明白的陰淒淒的相貌，將信件塞在衣袋裏。

「到經理部長那里去繳了鎗械來。」他用了極冷靜的調子說，「並且你可以離開

這里，我用不着你那樣的多講廢話的東西。」

從河上吹來的輕風，梳過了頑固的木羅式加的捲毛。小屋近旁，枯焦的苦蓬叢裏，斯不疲倦地在赤熱的空氣中打鼓。

「且慢……」木羅式加不服地說。「拿信來……」

一將信件藏在小衫和胸脯之間，較之對於萊奮生，倒是對於自己說道：

「叫我走出隊去，那是斷乎做不到的，繳械就更不行了。」他將滿是灰塵的帽子向後一推，用了快活的，響亮的聲音，添上去說：「哪，朋友萊奮生，因為並不是爲了你那漂亮的眼睛，我們這纔動手來革命的呀。你我之間……明白告訴你，像我們礦工……」

「就是呵，」隊長笑了起來，「但你開頭竟這樣地開玩笑……這蠢才……」

木羅式加抓住萊奮生的衣扣，拉過他去，很祕密似的低聲說：

「真的，朋友，我正要到野戰病院裏的華留哈（註一）那里去，全都準備停當了，你可恰恰拿出你的信件來。所以蠢的不是我，倒是你哩……」

他用那綠褐色的眼睛，狡狴地使一個眼色，並且笑了出來——直到現在，一講到他的妻子，在他那笑影中，也還露出黴菌一般多年滋長在他那里的猥褻的基調。

「諦摩沙！萊奮生向着默站在階沿那邊的孩子，叫道，『去管燕麥去；木羅式加要出去了。』」

馬廐旁邊，工兵剛卡連珂跨在翻轉的洗濯槽上，整理着皮革的包囊。閃閃的太陽照着，他光着的頭，——他那暗紅色的鬚髯的結子，糾結得像毛氈一樣。砥石似的臉俯在包囊上，宛如揮着鐵扒一般地在用針。強有力的肩頭，石白似的在小衫下面搖動。

「什麼，你又出去麼？」工兵問道。

「是的，工兵閣下……」

木羅式加直得如弦，將手掌舉在未必適宜的處所，給看一個敬禮。

「稍息。」剛卡連珂謙虛地說，「我也有過你那樣蠢的時代的。叫你去幹什麼呀？」

「哼，小事情；隊長叫我去運動運動。要不然，他說，你大概就要生孩子了。」

「昏蛋，」工兵用牙齒咬着線，一面在嘴裏說，「廢料。」



木羅式加從馬廄裏拉出他的馬匹來。那強壯的小牡馬，注意地聳着耳朵。牠有力，多毛，善走，而且很像牠的主人：有着亮亮的，綠褐色的眼睛，一樣地身子茁實，腳是彎的，

(註二) 一樣地單純的狡猾，並且詭譎。

「米式加……好好……這惡魔，」木羅式加將革帶收緊，愛撫地喃喃地說：「米式加……好好……上帝的牲口。」

「如果有人好好地看一看你們倆裏面誰聰明，」工兵認真地說，「是不應該你騎着米式加走，倒應該米式加騎着你走的，真的呢。」

木羅式加從園裏騎着跑出去了。

野草蒙茸的村路，向着河那邊。河對岸展開着蕎麥和小麥的田，浴着日照。在溫暖的，朦朧的遠處，顫動着希霍台·亞理尼連峯的青尖。

爲了穀粒的甜味，木羅式加的鼻孔張開，臉上的皺紋也伸直了，他的眼睛晃耀得像長明燈一樣，而且深深地一起一落，又寬闊，又調勻，像給太陽曬熱了的鍋子的，是他的

(註二) 俄國農民的走相，腿都有點彎曲——譯者。

胸脯。

在胸膛裏——由不能知道的遠祖的靜穆的黑土之力——已經幾乎被煤屑所蝕的魂靈，便波動起來了。

木羅式加是第二代的礦工。被上帝和人們所破敗的他的祖父，還是耕種田地的，他的父親纔用煤來替代了黑土。

當嘶啞的汽笛叫人們早上換班的時候，木羅式加生在第二號豎坑相近的，昏暗的小屋裏了。

「男的麼……」當礦區的醫生走出小屋子，告訴他生下來的是男孩子的時候，父親回問道。

「那麼，是第四個了……」他和善地計算。「好熱鬧的生活……」  
後來，他穿起防水布的，滿是煤末的短衫，去做工去了。

到十二歲，木羅式加就和汽笛一同起身，推手車，說些不必要的，大抵是粗野的話，學會了喝燒酒。蘇羌的煤礦的四近，有許多酒店，至少是不亞于打洞機器的。

離礦洞一百賽旬（註三）的處所，谷是完了，而熄火山的小丘岡開了頭。老樅樹上生着苔蘚，從這里儼然俯視着小村落。灰色的多霧的早晨，便聽到泰茄（註四）的鹿，怎樣地和汽笛競叫。在山間的青的峽谷裏，越過峻坂，沿着無窮的鐵軌，貨車載了煤塊，日復一日的爬向亢戈斯車站去。山脊上給油染黑了的捲揚機，在不歇的緊張中發抖，捲着滑潤的索子。丘岡的腳下，在芳香的樅樹林中，造着塼屋，這風景的侵入者；人們在——不知道爲了誰——作工；小鐵路的機器在歌吟，電氣起重機在怒吼。

生活實在是熱鬧的。

在這種生活中，木羅式加並不尋求新路，但走着舊的，已經幾代走穩了的路。時候一到，他便買下綢的短衫，皮的接統的長靴，每逢節日，跑到平地的村裏去。在那里和別的少年們拉風琴，和朋友們吵架，唱淫猥的曲兒，而且使村姑們『墮落。』

歸途中呢，『礦山的人們』便在田裏偷些西瓜和圓圓的謨隆的胡瓜，向峻急的谿

（註三）俄尺名，一賽旬約中國七尺弱——譯者。

（註四）Tajga，西伯利亞的森林之稱——譯者。

谷裏用水來澆身體。他們的響亮的，高興的聲音，使泰茄驚動，缺了的月，從巖陰嫉妒似地來窺；在河上，是漂着溫暖的夜的溼氣。

時候一到，木羅式加也被人摔在汙穢的，發着包腳布和臭蟲的氣味的警察署裏了。這是出在四月的同盟罷工的高漲，煤礦的瞎馬的眼淚一般，暗的地下水無日無夜地從礦洞的天井上滴下，誰也不想去汲牠出來的時候的。

他被監禁，決不是因為做了什麼偉大的工作，只因為他會多話：他們希望來威嚇他，也許能夠知道罷工領袖的名字。和瑪辛斯的酒精私販子們一同坐在臭的小房間裏，木羅式加對他們講了無數的淫猥的奇聞，但關於罷工主使者，卻終於什麼也沒有說。

時候一到，他又被送上戰場去，進了騎兵隊了。他在那里，也像大家一樣，學會了對於『跑路狗』（註五）輕蔑地睨視。他受傷了六回，被空氣打擊了兩回，到革命前，已經完全免了兵役了。

他一回家，連醉了兩禮拜，和一個好的有名人物結婚了，是在第一號豎坑抽水的，雖

（註五）指步兵——譯者。

然不受孕，卻是放蕩的女人。無論做什麼，他都不很估量；在他，覺得生活是十分簡單的，毫不複雜，享受些什麼，只如蘇羌園裏偷來的一條圓圓的謨隆的胡瓜。或者就爲了這種性子，一九一八年，他帶了妻子，去擁護蘇維埃。無論爲什麼，從那時起，他被禁止，不准進煤礦去了，因爲蘇維埃終于失敗，而新政府對於這樣的人物，是不很看重的……

米式加不耐似的豪豪地頓着帶鐵的蹄。橙子色的飛虻，在耳朵周圍固執地營營地叫，一鑽進豪茸的毛裏，便一直叮得牠流出血來。

木羅式加騎向斯伐庚的戰鬪區域去了。明綠的榛樹的丘岡那邊，克理羅夫加河藏得看不見形姿；在那里，就站着夏勒圖巴的部隊。

『蘇……蘇……』悶熱地，不會疲乏的飛虻在唱歌。

忽然，起了奇怪的，炸裂似的聲音，滾到丘岡的那邊去了。接着這，是第二——第三……好像掙斷了鍊子的野獸，在刺柴叢中驀地飛跑過去一般。

「且慢。」略略收住韁繩，木羅式加說。

米式加將茁壯的身體向前突着，馴良地站住了。

「你聽……在開鎗……」在鞍橋上伸直了身子，傳令使亢奮地說：「在開鎗……是罷？」

「拍拍拍。」——機關鎗的聲音，好像用火燄的線，縫合了培爾丹鎗的呻吟聲和短而分明的日本的馬鎗的嗚咽聲，從丘岡後面流了過來。

「快跑……」木羅式加用了強有力的激昂的聲音叫喊。

腳是照例深深地踏在踏鞴裏，發抖的手指，揭開了手鎗的皮匣，米式加已經跳過瑟瑟作響的叢莽，在山頂上疾走了。

剛近絕頂，木羅式加就勒住馬：

「等在這裡罷。」他一面跳下地來，一面說，並且將韁繩拋在鞍橋的後面：忠實的奴隸米式加，是用不着繫住的。

木羅式加爬上了絕頂。從右邊，是遠遠着克里羅夫加河，端正到像閱兵式時候一樣，作成整然的散兵，走着帽上綴有黃綠色帶的小小的一式的人影。在左邊，人們混亂着，成

了雜亂的堆，在帶着金色穗子的大麥裏，一面開着培爾丹鎗，一面在逃走。憤怒的夏勒圖巴（木羅式加因爲烏黑的馬和尖頂的狸皮帽，知道了那是他）雖在四面八方揮着鞭子，也還不能使人們站下來。看見有幾個人，已在暗暗地撕掉紅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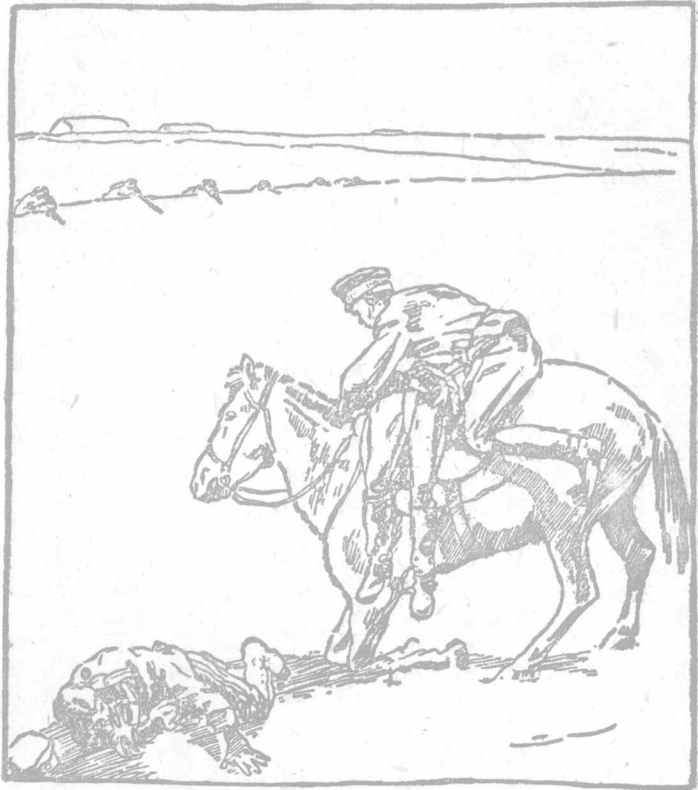
「這賤胎，在幹甚麼，他們究竟在幹甚麼呀……」木羅式加喃喃地說，因爲射擊愈加憤激了起來。

逃走過去的最後的人堆裏，有一個瘦弱的青年，將手帕包了頭，身穿本地的短氈，用沒有把握的手勢拖了鎗，蹣跚地在奔走。別的青年們怕將他剩下，看去像是特地在遷就他的步調。人堆忽然疏散，白繃帶的青年也倒下了。然而他並沒有死——他屢次起身，想爬，兩手一伸，便叫些知不清的什麼話。人們拋下他，也不回顧，加緊地跑走了。

「賤胎，他們究竟在幹什麼呀……」木羅式加又這樣說，他的手指亢奮地捏緊了滿染着汗的馬鎗。

「米式加，這裡來！」他突然用了異乎尋常的聲音叫道。

受了傷，浴着血的馬，用鼻子作一大呼吸，便和幽微的嘶聲一同，跳上了山坡。



木 羅 式 加 載 去 負 傷 的 美 諦 克



幾秒鐘之後，木羅式加已如平飛的小鳥一般，在大麥中間馳走了。他的頭上，孤喝紛飛着火和鉛的飛虻，馬背似乎騰過了深淵，大麥在牠的腳下低聲叫喊……

『躺下……『T'voju matj ……（註六）』木羅式加叫着，將韁繩換在一邊，使用一側的拍車拚命地刺馬。

米式加不願意躺在鎗彈下，卻在頭上流血的繫着白色繃帶的，被棄而在呻吟的人的周圍，用四條腿跳來跳去。

『躺下……』木羅式加彷彿要用嚼子勒破馬的嘴唇一般，用憤怒了的嗷聲叫喊道。

米式加爲了喫緊，將發抖的膝頭一彎，伏在地上了。

『痛呵，阿唷，好痛呵……』傳令使將他載在鞍上的時候，負傷者便呻吟起來。青年的臉是蒼白的，沒有鬚鬚，雖然塗着血，卻見得頗有些漂亮。

『不要響，孱頭……』木羅式加沙聲說。

（註六）這句是俄國的罵人的話，意義未詳——譯者。

過了幾分時，他就放掉馬韁，用兩手扶定所載的人，繞着丘岡，走馬向那設着菜壺生的部隊的村落那面去了。

## 二 美諦克

其實，救來的漢子，從最初就爲木羅式加所討厭的。

木羅式加不喜歡有些漂亮的人。在他的生活的經驗上，那是輕浮的，全不中用的，不能相信的人物。不但這樣，負傷者從最初起，就將自己是不很有丈夫氣概的人這一件事曝露了。

「小白臉……」將失了知覺的青年，放在略勃支的小屋的牀上時，木羅式加喃喃地說：「只受了一點擦傷，這小子就已經軟綿綿了。」

木羅式加很想說些非常侮辱底的事，但他尋不出相當的話來。  
「當然的，拖鼻涕娃娃……」他終於用了不滿的聲音，嘮叨着。

『住口罷。』萊奮生嚴厲地將他的話打斷了。『巴克拉諾夫……到了夜裏，你應該帶這年青人到病院去。』

負傷者紮上繃帶了。從上衣的旁邊的袋子裏，發見了一點錢，履歷證，（那上面寫着他叫保惠爾·美諦克）一束信件和一個少女的照相。

大約二十多個什麼也不佩服的，被太陽曬得黑黑的，鬍子蓬鬆的男人們，挨次研究了淡色捲髮的柔和的少女的臉。於是照相就差答答地回到原先的處所去了。負傷者是失了神，顯着僵硬的沒有血色的嘴唇，死了似的將手放在毛毯上，躺着。

他沒有知道在昏暗的藍色的悶熱的傍晚，載在桌兀的貨車上，被運出了村子。待到他覺得時，已經臥在鼻牀上。在水上蕩搖一般的最初的感覺，溶合在浮在頭上的星天的茫然的感覺中。毛茸茸的沒有眼的昏暗，從四面逼來。流來了針葉樹和闊葉樹葉的浸了酒精似的強烈的新鮮的氣息。

他對於這樣舒服地，小心地搬着他走的人們，感到了幽靜的感謝之念。他想和他們說話，動一動嘴唇，但在什麼也還沒有說出的時候，又已失掉意識了。

第二回蘇醒時，天已經很明亮。煙似的杉樹枝上，溶着明朗的悠閑的太陽。美諦克躺在樹陰的旅行榻上。右邊站一個身穿灰色的病人睡衣的瘦長而挺直的男人，左邊呢，是靜淑的，柔和的女人的形姿，彎腰在行榻的上面。她那沈重的金紅色的辮髮，直拖到他的肩頭。

美諦克從這淑靜的形姿——她的大的霧一般的眼睛，柔輭的捲髮，還有溫暖的，帶點黑味的手，所首先感到的，——是一種憐憫之念，一種柔情，她將這一律施捨，及于一切，幾乎並無限制。

「我在那裡？」美諦克輕輕地問。

那長的，挺直的男人，更從上面什麼地方伸下骨出的堅硬的手來，按了他的脈：

「不要緊的……」他靜靜地說：「華理亞，準備換繃帶罷，再去叫哈爾兼珂來……」

他默然片刻之後，不知道爲什麼，又添上去道：「那麼，就立刻做完了。」

美諦克熬着疼痛，睜開眼來，望一望在說話的男人那一面。他有着黃色的長臉，窪得很深的發光的眼睛，那眼睛冷冷地釘住負傷者，而有一隻忽然厭倦地映起來了。

將粗的紗布塞進乾了的傷口裏去的時候，痛得非常。但美諦克是在自己身上，不斷地覺着溫和的女手的小心的接觸的，沒有叫喊。

「這就可以了，」繃帶一完，長大的男人說。「三個真的洞，頭上沒有什麼——不過是擦傷。過一個月，一定好的。難道我不是式泰信斯基麼？」他略略有了些元氣，將指頭動得比先前更快了，只有眼睛仍舊發着寂寞的光在看望，而右眼——是單調地眯着。

人們洗過了美諦克。他用肘支起身來，環顧了四近。

不相識的人們，在粗木材的小屋裏，做着些事情。煙通裏騰起青煙來，屋頂上點滴着樹液。黑嘴的大啄木鳥，在林邊專心致志地敲出聲音來。拄了拐杖，身穿病院的睡衣的白髯的安靜的老翁，慈和地巡視着一切。

在老翁上面，小屋上面，美諦克上面，爲樹脂的氣味所籠罩，飄浮着泰茄的飽足的幽閑。

在大約三星期之前，將許可證藏在長靴裏，手鎗放在衣袋裏，從市街來到的時候，美

譚克是模胡地推測，以為人們是在等候他的。他活潑地用口哨吹出市街的調子來；他的血液在血管裏奔騰，他熱望着鬪爭和活動。

礦山的人們——他先前僅從報章上面知道的——以活的形相——穿着火藥的煙和英雄底的偉業所做成的衣服，在他面前出現了。爲了好奇心，勇敢的想像，以及彷彿亮色捲髮的娃兒的苦而且甜的回憶，他膨脹了起來……

她一定像先前一樣，每天早上和餅乾一同喝咖啡，將皮帶縛了綠紙包着的書本，去上學校的罷……

走到克里羅夫加的近旁時，從叢莽裏，用培爾丹鎗指着他，跳出幾個男人來。

「你什麼人？」戴着水兵帽的一個長臉孔的青年問道。

「呵……是從鎮上保送來的……」

「證書呢？」

他只得脫了長靴，拿出許可證書來。

「沿……海區……委……員會……社會……革命黨……」水兵時時向美譚克

射來刺薊一般的眼光，一字一字地讀下去。「哦……」他拖長了聲音說。

忽然間，他滿臉通紅，抓住美諦克的衣領，用枯嘎的嘎嘎地響的聲音，叫喊起來：

「你這流氓，你這壞透的！『voju mati, tvoju mati!』」

「什麼什麼……」美諦克惶惑地說。「但那是從「急進派」(註一)那里拿來的

呵……請你讀完罷，同志……」

「搜~~~~查……」

幾分鐘之後，被打壞而解除了武裝的美諦克，便站在戴着尖頂的狸皮帽，有着看透一切的黑眼睛的漢子的面前了。

「他們沒有看清楚……」美諦克亢奮地嗚咽着，吃吃地說。「那上面，是寫着——

「急進派」的……請你自己看一看……」

「拿紙來我瞧。」

(註一)十月革命時，社會革命黨(S. R.)大部分加入了反革命，但其中的一派

「急進派」(Maximalist)則和布爾塞維克一同，與白軍爭戰。——譯者。



戴着狸皮帽子的人，將全副精神注在許可證書上，圍得稀皺的紙，在他的如火的眼光下冒煙。于是他將眼移向水兵那面去。

「昏蛋……」他粗暴地說，「你沒有看見寫着「急進派」麼……」

「對，對了！」美諦克高興地大聲說：「我也早就說了的——是「急進派」……那是完全兩樣的……」

「一說明白——我們可就白打了……」水兵感了幻滅似的，說：「古怪！」

從這一日起，美諦克便成了這部隊的同人的一員。

周圍的人們，和從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他們很污穢，粗野，殘酷，不客氣。他們互偷彼此的子彈，因為一點小事，就用最下賤的話相罵，因為一片肥肉，便鬧出見血的紛爭。他們又用所有的事，來揶揄美諦克——笑他市上的短衫，笑他正確的發音，笑他不知道磨擦鎗械，甚至于還笑他用膳之際，喫不完一斤的麪包。

因此他們就並非書本上的人物，卻是真的活的人。

到如今，美諦克躺在密林中的寂靜的平地上，從新經驗了一切了。他煩惱這善良，朴

素，然而誠實的感情，使他和部隊聯合起來。又由一種特別的病態的敏感，感到了他周圍的人們的愛和愁，以及睡着的密林的寂靜。

病院是設在兩條流水匯合的尖端。在啄木鳥鑿着的林邊，暗紅色的滿洲楓樹在柔和地私語。下面，在坡下，是包在銀色的野草裏的細流兩道，不倦地在歌吟。

病人和負傷者很稀少。重傷二名：是肚子上受了傷的蘇羌的襲擊隊員弗洛羅夫，還有美諦克。

每天早晨，將他們領出那氣悶的小屋的時候，美諦克那里，便跑來一個淡色鬍子的閒靜的老人畢加。他將一種古舊的，完全被人忘了的光景，描出來給他看：在崩頹的生滿莓苔的廡院近旁，不像這世間的幽靜裏，在湖側，在安羅特的岸邊，坐着一位頭戴圓帽，鬚間的白髮老翁在釣魚。老翁上面是平靜的天空，在催倦的暑熱中，是沈寂的樅樹，平靜的蘆葦茂密的湖。平和，夢，靜寂……

美諦克的魂靈所嚮往的，豈不是正是這夢麼？

畢加用了好像鄉下教士的唱歌那樣的聲音，講出兒子——紅軍之一的兒子的

事來。

「是的……他回到我這里來了。我呢，不消說，是坐在養蜂場裏的。長久沒有見面了，大家接吻，那自然無須說得。但一看，他總有些輕浮的臉相……」「阿爹，」他說，「我到赤塔去。」——「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阿爹，」他說，「捷克·斯羅伐克人到了那里了呀。」——「那麼，要和那捷克·斯羅伐克人怎樣呢？……留在這里罷；你瞧，不是很安穩麼，我說……」真的，說起我的養蜂場來，可真像天堂一樣：白樺，你知道，還有菩提樹開着花，親愛的蜜蜂……嗡嗡……嗡嗡……」

畢加從頭上除下柔軟的黑帽子來，高興地搖着圓圈。

「但是，怎麼樣？……他到底走掉了！他不曾留下……走掉了……現在是，科爾卻克

（註二）們將我的養蜂場搗毀了，兒子也不見了……說這是——人生……」

美諦克喜歡聽他的講說。他愛那老人的單調的歌聲和從他的舒坦的心中所流露的態度。

然而他更喜歡「好心姊妹」（註二）到來的時候。她是爲野戰病院全體縫紉，洗濯的。在她那里，人能感到對於人類的很大的愛，而對於美諦克，她卻尤其顯着特別的柔順與溫情。創傷逐漸好起來，他也逐漸用了世俗的眼來看她了。她的腰微彎，顏色蒼白，她的手，以女人的手而論，是大到必要以上的。然而她以特別的，穩確的腳步走路，她的聲音裏，常常含蓄着一些東西。

而且一遇到她並坐在行榻上，美諦克就不能靜臥了。（關於這事，他大約是決沒有告訴那亮色捲髮的姑娘的。）

「是輕浮的女人呵，那個華留哈！有一回，畢加對他說：『木羅式加，她的男人，就在部隊裏，她卻還在兜兜搭搭……』」

美諦克向老人用眼睛所指示的方向去看。那「姊妹」正在森林的空地上洗衣服，助醫哈爾兼珂，則浮躁地在她旁邊糾纏。他時時彎腰向她這面去，說些什麼有趣的事。她好幾次停下做事的手來，用了神祕的煙一般的眼睛，向他那面看。『輕浮』這句話，在

（註二）謂看護婦。——譯者。

美諦克裏面，是引起鋒利的好奇心來了。

「她爲什麼……這樣的呢？」他問畢加，並且竭力遮掩着自己的錯亂。

「鬼知道罷了，爲什麼她是那麼隨便的。就是前面沒有準兒……不能說一個不字——就爲此……」

美諦克記起了「姊妹」給他的最初的印象，於是莫名其妙的寂寞，在他裏面蠢動了。

從那時起，他就更加留心地注視了她的行動。其實，她和男人們——至少，和可以不靠別人幫助的男人們，是「在一處」得太多了。但在病院裏，確也沒有一個另外的女人。

一天早晨，換了繃帶之後，她整理美諦克的行榻，比平時更長久。

「在我這里坐一坐罷……」他紅着臉說。

許多工夫，她釘定他看——恰如那一天，一面洗東西，一面凝視着哈爾兼珂的一樣。

「你瞧……」她帶着幾分驚疑，不自覺地說。

但是，枕頭一放好，她就和他並排坐下了。

「哈爾兼珂可中你的意呢？」美諦克問。

她似乎沒有聽到質問——並且用了大的煙一般的眼睛，看定了美諦克，憑自己的意思回答道：

「還這麼年青……」於是好像覺到了：「哈爾兼珂……唔，不壞呀。你們都一樣的——很多。」

美諦克將手伸到枕頭下面去，拿出包着報紙的小小的一束來。從褪色的照片上，一個熟識的少女的臉，向着他凝視。但在他，已經不見得是先前一般可愛了——那總好像是用不親熱的，做作出來的歡欣，在對他凝視，而且——美諦克雖然怕敢自白這件事——為什麼先前竟那麼常常想到她的呢，他也覺得詫異起來。他將亮色捲髮的少女的肖像，送到「姊妹」面前去時，為什麼要送過去，該不該送過去，是自己沒有明白的。

「姊妹」先是接近地，後來是較遠地伸開手去望照相。但忽然叫了一聲。掉下照片從榻上跳了起來，慌忙向後回顧了。

「好一個出色的婊子呀！」從樹陰裏，出了誰的嘲笑的，發沙的聲音。



克諦美傷員的護士亞理

美諦克向那邊斜睨過去，就看見一個格外熟識的臉，不馴服的暗紅色的前髮，掛在帽下面，而且有着嘲笑的，綠褐色的眼，這和前一回的，是兩樣的神情。

「唔，你嚇了一跳？」發沙的聲音平靜地接着說。「我並不是說你呵——倒是說照相……我雖然換了許多女人了，卻不會有過那樣的照相。恐怕什麼時候你會送我一張的罷……」

華理亞定了神，笑起來了。

「哪，我真給嚇了一跳……」她說，並且似乎變了和平日不同的唱歌似的婦人的聲音了。「你從那里跳出來的呀，你這粗毛鬼……」於是向着美諦克這面：「這是木羅式加，我的男人。他總喜歡鬧些什麼花樣的……」

「我知道這人的……有一點。」傳令使在「有一點」這字上，添上了嘲笑底的音節，說。

美諦克爲了羞和恨，沒有話說，躺着像一個打得稀爛的人。華理亞已經忘記了照相，和男人說着話，用腳將牠踏住了。美諦克正在慚愧，也不敢叫她拾起照相來。



待到他們到密林裏去了的時候，他因為腿痛，咬着牙齒，自去拾起那汙了泥土的照相，並且將這撕得粉碎了。

### 三 用嗅覺(註一)

木羅式加和華理亞傍晚回來了，彼此不相顧盼，疲勞而且乏力。

木羅式加來到森林的空地上，將兩個指頭塞在嘴裏，像強盜一般，尖利地吹了三下。恰如在童話裏那樣，從林中跑出一匹長毫的，蹄聲響亮的馬來時，美諦克就記起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人和馬來了。

「米赫留忒加（註二）……狗養的……等久了罷……」傳令使愛撫地低聲說。

（註一）這是指哺乳動物所特有的靈敏的嗅覺而言，英文本譯作「第六感覺」。

——譯者。

（註二）米式加的愛稱。——譯者。

經過美諦克的旁邊，他射了他一眼，帶着譏刺的微笑。

于是直下斜坡，走進峽谷的叢綠之處，這時木羅式加又記起美諦克的事來了。「爲什麼就是那樣的東西跑到我們這里來的呢？」他懷着憎惡和疑惑，自己想——「我們開手的時候，誰也不來，現在在成功了的當兒，他卻跑來了……」在他，便覺得美諦克真是「在成功了的當兒，」跑了進來似的，——但在實際上，前面卻橫着艱難的十字架的道路。「這樣的廢物跑了來，做些孱頭的事，無聊的事，卻教我們去弄好……但是，我的老婆這賤貨，究竟看中了小子的什麼地方呀？」

他又覺得生活麻煩起來，舊的蘇羌的路，已經走不通，人要給自己另尋新路了。

沈在比平時更不愉快的深思中的木羅式加，竟沒有覺得已經騎到了谿谷。這處所——是在甜香的蓼草裏，在捲毛的苜蓿裏，響動着大鏟刀——人們將自己耗在艱難的工作的日子裏。人們都有苜蓿般捲縮的鬍子，穿着長到膝髁的小衫。他們邁開整齊的彎曲的腿，踏着割過的地方向前走，野草便馥郁地，無力地，倒在他們的腳下了。

見了武裝的騎馬的人，大家便慢慢地停下作工的手來，將疲于工作的手遮在前額

上，向後影望了許多時。

「簡直像蠟燭一樣……」當木羅式加將身子在踏鞴上站直，而將那站直的身子，撲向前方，恰如蠟燭的火燄一般，微微動搖，用穩穩的快步，跑了過去的時候，他們讚歎着他的風采，說。

彎曲着的河的那邊，是村會議長訶馬·略勃支的瓜田，木羅式加將馬勒住了。在田裏，是荒蕪的，到處沒有主人的用心的照管。（當主人專心于社會底的工作的時候，瓜田上滿生野草，父祖的小屋是顧不到了，大肚子的甜瓜，好容易總算在芬芳的苦蓬叢中成熟，而嚇鴉草人則宛如瀕死的鳥兒一般。）

偷兒似的環顧了周圍，木羅式加便使馬向歪斜的小屋那邊去。他小心地向裏面窺探。沒有一個人。那裏面，只散亂着些破布，鏽鏢刀的斷片，胡瓜和甜瓜的乾了的皮。解開袋子，木羅式加跳下馬，於是伏身靠地，在地面上爬過去。熱病一般地拗斷瓜藤，將甜瓜塞在袋子裏，有幾個是用膝蓋抵斷，就在那地方喫掉了。

米式加掉着尾巴，用狡猾的，懂得一切似的眼，眺望着主人。忽然聽到了索索的聲音，

便豎起多毛的耳朵，慌忙將毛鬣蓬鬆的頭轉到河那邊去了。從柳陰裏，岸上走出一個身穿麻布褲，頭戴灰色氈帽，長髯鬪背的老人來。他手上沈重地提着一把顫動的魚網，網裏面是平鰓的青魚在垂死的苦痛中掙扎。在麻布褲上，壯健的裸露的腳上，染着些從魚鱗流出，被冷水沖淡了的血腥。

一看見訶馬·愛戈羅微支·略勃支的高大的形相，米式加就知道他是栗殼色的大屁股的牝馬——牠隔着板壁一同住，在一個馬房一同喫，而且牠常常苦于對她的慾情的那牝馬的主人了。于是牠歡迎似的豎起耳朵，仰了頭，愚蠢地，而且高興地嘶鳴了起來。

木羅式加嚇了一大跳，就是半彎的姿勢，用兩手按住袋子，僵掉了。

「你……你……在這裡幹什麼呀……」略勃支用了很嚴厲和痛苦的眼光，向木羅式加一瞥，發出帶着受氣和發抖的聲音，說他沒有從手裏放下那抖得很利害的魚網。而那些魚，則彷彿沸騰的不可以言語形容時候的心臟一樣，在腳邊亂跳。

木羅式加拋了袋子，膽怯地垂着頭，跑到馬那邊去。一跨上鞍，他就想應該取出甜瓜，

拿了袋子來，不給留下證據的。但也很明白，沒有這個也橫豎都是一樣的了，使用拍車將馬一刺，開了揚塵的發瘋般的快步，順着路跑掉了。

「哪，等着罷，即刻懲辦你——自然要辦的！……自然要辦的！……」略勃支只是連喊着這句話；他也總不能相信，一個月來，像自己的兒子一般給了衣，給了食的人，卻會在那主人爲了給社會服務而荒掉田地的時候，來偷那田地裏的東西的。

略勃支家中的小園裏，樹陰下放着一張圓桌，那上面攤開着滾過的地圖，萊奮生正在詢問剛纔回來的斥候。

那斥候——穿着農人的短襖和草鞋——是剛到過日本軍的陣地的中心來的。他的曬黃的圓臉，因了幸而脫險的高興的亢奮，還在發光。

據斥候的話，則日本軍的本部，設在雅各武萊夫加。兩個中隊，是從卜斯克·普理摩爾斯克向着山達戈進展，但在斯伐庚斯克的鐵路支線那里，卻全不見日本軍的蹤影，從夏巴諾夫斯基·克柳區起，斥候是和夏勒圖巴的部隊的兩個武裝的襲擊隊員，一同坐了火車來的。

「那麼，夏勒圖巴退到那里去了呢？」

「在高麗人的農場裏……」

斥候想在地圖上尋出那地方來，然而並不是容易事，他怕敢露出自己的無學，使用指頭亂點了什麼一處鄰境。

「在克里羅夫加，受損得很利害，」他哼着鼻子，活潑地說下去。「現在是，大半的人們，都散在各處的村子裏，夏勒圖巴是躲在高麗人的冬舍裏面，喫刁彌沙（註三）哩。聽說酒喝得很凶，全不行了。」

萊奮生將這新的報告，和昨天由陀畢辛的酒精私販子斯替爾克沙傳來的報告，以及從市鎮上送來的報告，比較了一下，於是不知怎地感到了不利的前徵。對於這樣的事，萊奮生是有特別的感覺的——蝙蝠所稟的第六感。

到司派斯科去的協同組合的委員長，兩星期沒有回家來；幾個山達戈的農夫，忽然記得起家鄉來，前天從部隊逃走；而且和部隊同是向着烏瞻爾加前進的跛腳的馬賊李

（註三）用玉蜀黍煮成的粥，一說是中國的一種小米，未詳。——譯者。

福，不知道爲什麼忽而向撫順河的上流那面轉了彎，走掉了——在這些事情上，感到了不利的前徵。

萊奮生從頭到尾問了一回斥候。細細地研究着地圖。他堅忍執拗得怕人，恰如泰茄的老狼，雖然幾乎沒有牙齒了，而仗着許多代的優勝的智慧，還能够率領全羣，跟着牠走動。

「那麼，什麼特別的事……沒有覺到麼？」

斥候不懂得那意思，惘惘然看他。

「什麼也沒有嗅出來，什麼也沒有嗅出來……」萊奮生攢聚了三個指頭，急忙送到鼻子下面去，說明道。

「不，什麼也沒有嗅出來……只是這樣……」斥候認錯似的回答說。「我是什

麼——是一隻狗，還是什麼呀？」——他懊惱地想，他的臉就突然發紅，帶諛，宛如山達戈市場的賣魚女人的臉一般了。

「好了，去罷……」萊奮生揮手，從他後面，冷嘲底地映一映那深淵似的碧綠的



眼睛。

獨自一個，他沈思着，在小園裏徘徊。站在蘋果樹旁，許多工夫他注視着大頭的沙土色的甲蟲，在樹皮裏做些什麼事，但突然，沒來由地到了這樣的結論了——倘不即加準備，部隊是就要全滅的。

在柵門那里，萊奮生撞見了略勃支和自己的副手巴克拉諾夫——他是一個強壯的有了十九歲的青年，身穿青灰色的軍裝外套，帶上有一把常不收好的短劍。

「將木羅式加怎麼辦呢……」眉頭打着緊結，從那下面的熱烈的黑眼裏閃出憤怒來，他就在那地方叫喊。「他偷了略勃支的瓜了……請你聽罷……」

他向隊長和略勃支點頭，伸出兩臂，像給他們紹介一般。萊奮生久沒有看見他的副手有這樣地亢奮了。

「但是，不要嚷罷。」他平靜地，並且勸諭地說：「嚷是沒有意思的。到底爲了什麼事呀……」

略勃支用了發抖的手，交出那晦氣的袋子來。

「他把我的田地的一半都糟掉了，同志隊長，真的沒有工夫到那里去——許多日子之後，我終于去扳網了，——我一從柳樹叢裏鑽出……」

他于是說出自己的各種不幸來，尤其特別申明的，是自己在爲了大眾的幸福做事，因此農事那一面便只好疏忽了。

「家裏的女人們，你該是知道的，不像別家那樣，去做田裏的事，卻在割草的。簡直像犯人一樣……」

萊奮生注意地忍耐地聽完了他的話，便叫木羅式加來。

這人進來了，將帽子靠後腦戴得隨隨便便地，並且帶着明知道是自己的不好，但以準備說了謊，來辯護到底的人的傲慢的表情。

「這是你的袋子？」隊長要將木羅式加吸進自己的永不昏暗的眼珠裏去似的，問。

「我的呀……」

「巴克拉諾夫，拿下他的「斯密斯」（註四）來……」

（註四）一種手鎗的名目——譯者。

「你什麼意思，拿下……不是你給了我的麼……」木羅式加跳到旁邊，解開了手鎗的皮匣的扣子。

「不要發昏罷，不要……」眉間的結打得更緊了，巴克拉諾夫用了粗暴的聲音，但忍耐着說。

被解除了武裝的木羅式加，立刻溫和起來了：

「究竟說我拿了多少那里的瓜呀……況且，訶馬·愛戈羅微支，你可知道你在幹什麼事，這實在是不值得說的……真是！」

略勃支等候着似的低了頭，扭着帶泥的赤腳的趾頭。

因為要審議這木羅式加的行爲，萊奮生便發命令，于傍晚召集村民大會，部隊也去參加。

「得給大家知道……」

「約瑟夫·亞伯拉彌支……」木羅式加用了茫然的，暗淡的聲音說：「部隊呢——

不要緊……那是沒有什麼的，但爲什麼要通知鄉下人呢？」

『喂，朋友，』萊奮生不理木羅式加，向着略勃支那邊說：『我和你說句話……單是兩個。』

他拉了委員長的臂膊，引到一邊，託他在兩天之內，收集了村中的麥子，做十普特（註五）硬麪包。

『不過誰也不要給知道呀——爲了誰，爲了什麼，要硬麪包的……』

木羅式加知道談話已經完畢，失望地鑽進衛兵所去了。

萊奮生和巴克拉諾夫兩個人還留着，命他從明天起，給馬加添些燕麥的成數。

『到經理部長那里去說去，要竭力放得多。』

（註五）四十磅爲一普特（Pud）——譯者。

四  
孤獨

木羅式加的到來，將美諦克在單調的平和的病院生活的影響之下，在內部產生了心的平和破壞了。

「爲什麼他那麼輕蔑地看我的呢？」傳令使一去，美諦克想。「即使他是將我從火裏面救出來的，這就給了嘲笑我的權利麼？況且，全體，最要緊的……是全體的人們……」他望着自己的細瘦的指頭和縛在牀墊下面的副木上的腿。而且按在心中的舊日的憤恨，以新的力量燃燒起來了。他的魂靈，像負傷的野獸一般，在不安和痛楚中戰慄。

自從那個生着薊草似的有刺的眼的長臉的青年，挾着敵意力抓了他的衣領的時候以來，人們就都用嘲笑來對付美諦克。誰也不幫助他，誰也不同情于他的冤枉。雖在如

睡的寂靜，呼吸着愛與平和的這病院裏，人們也只是因為義務，所以愛撫他的。而在美諦克，所最痛苦，最哀傷者，是當他的血滴在那大麥田裏以後，覺得自己是孤獨的人了。

他慕畢加。但老人是鋪着睡衣，將柔軟的帽子當作枕頭，在林邊的樹下呼呼地睡着。從圓的發光的禿處，後光似的，透明的銀色的頭髮，向四面散開。兩個伙伴——有一個一隻手縛着綳帶，一個是跛腳的——從林子裏出來了。一到老人那里，就站住，狡猾地互使着眼色。跛子就去尋出一枝乾草來，於是好像自己想要打嚏一般，動着鼻子，揚着眉毛，用草去探畢加的鼻孔。畢加懶洋洋地絮叨着，動着鼻子，用手來拂除了兩三回，但到底給大家滿足，竟打了一個大嚏。兩個人都失了笑，低彎着腰，恰如鬧了惡作劇的孩子一般，回顧着，逃到小屋那邊去了，——有一個小心地曲着臂膊，別一個是偷兒似的蹩着腳。

「喂，你這掘墳的幫手！」第一個漢子看見哈爾兼珂在堡土上，坐在華理亞的旁邊，便叫了起來。「你為什麼摟着我們的女人的……來，來，也給我摟一下罷……」他就在那里並排坐下，用那沒病的手，抱住「姊妹」，一面發出貓打呼盧聲，說，「我們喜歡你呢——因為你是我們中間獨一無二的女人呀，但是，趕走這骯髒的小子罷，趕他到魔鬼那

里去，趕掉這狗養的……！」他還是用那一隻手，竭力要推開哈爾兼珂，但助醫卻從一面緊靠住華理亞，咬緊了被「滿洲爾加」（註一）所染黃了的整齊的牙齒。

「但是我釘在那里纔是呢？」跛子可憐地用鼻聲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正義在那里呵，誰看重着傷兵呢——你們究竟是在怎麼想的，同志們，親愛的諸君……！」他映着溼潤的眼臉，將手亂揮，彈簧裝置一般飛快地說。

他的對手想不給他走近，踢着腳，像在嚇他，助醫悄悄地將手伸進華理亞的衣服下面去，用大聲不自然地笑了。她並不推開哈爾兼珂的手，只是溫和地疲乏了似的在看着他。但忽而感到美諦克的惶惑的視線，她便跳了起來，慌忙整好上衣，臉上紅得像芍藥一般了。

「你們簡直像蒼蠅跟蜜一樣，只是釘，你們這班雄狗……！」她粗野地突然說，低垂了頭，跑進小屋裏去了。門間夾住了衣角，她惱怒地拉出，再儘力關上門，連破縫裏的苔蘚也落了下來。

（註一）Manzhurka，一種價錢很便宜的烟草——譯者。

「哪，了不得的姊妹呵！」像唱歌一樣，跛子說。於是好像嗅了鼻煙似的，蹙着臉，靜靜地，微微地，討厭地笑起來了。

從楓樹下的行榻上，從疊了四張的高高的墊被上，將給病痛磨瘦了的黃色的臉向着空中，冷淡地，嚴峻地，負了傷的襲擊隊員弗洛羅夫在凝眺。他的眼，就如死人的眼一般，昏暗，空虛。弗洛羅夫的傷，是沒有希望的了；而他自己，從臟腑痠痛得痛得要死，開始在他的眼中，凝眺了空虛的廣大的天空的那時以來，也已經明白。美諦克在自己身上，感到他的不移的視線，便發起抖來，嚇得將眼睛看了別處。

「大家……在鬧……」弗洛羅夫沙聲說，動動手指，——好像在通知誰，自己還是活着似的。

美諦克裝作沒有聽見。

連到了弗洛羅夫早已忘卻他了之後，他還是久不敢向他那面看，——他彷彿覺得這負傷者總含着骨瘦如柴的微笑，還在對他凝視似的。

從小屋裏面，在門口拙笨地彎着身子，走出醫生式泰信斯基來。他一走出，便如折疊



小刀一樣，伸直了身子，于是他出門的時候，怎麼能夠彎轉的呢，便令人覺得奇怪了。他大踏步走近大家來，而且因為忘記了爲什麼，便映着一隻眼，愕然站住了……

「熱……」他終於彎了臂膊，倒摩着剪短的頭髮，懸空地說。他原是要來說，將不能同時給大家做母，且又做妻的人，這樣地加以窘迫，是不行的。

「躺着，悶氣罷？」他走近美諦克去，將乾癟的熱的手掌按在他的額上，問道。

他的突如的懇切，動了美諦克的心，恰如堅硬的球在咽喉裏忽然溫暖地柔輦地消釋了：

「我是——不……因爲復了原就出去的。」美諦克微微顫抖地說，「但是，你怎樣？……長久住在森林裏。」

「但是，倘若這是必要的呢？……」

「什麼是必要的呢？」

「我住在森林裏的事呵……」式泰信斯基拿開手，而且這纔用了人間底的好奇心，以那發光的黑眼睛，認真地來注視美諦克的眼。那眼睛顯得遼遠而且淒涼，正如將對

于每當長夜，在煙氣蓬勃的希霍台·亞理尼連峯的篝火旁，嚙着密林的孤獨的人的說不出的神往，吸了進去一樣。

「我知道的。」美諦克寂寞地說，也親暱地，寂寞地微笑了。

「但不能宿在村裏麼……我的意思是，自然不只你一個，」他趕忙堵住了意外的疑問，道，「是全個病院。」

「在這裡，危險少呵……你是從那里來的呀？」

「從鎮上來的。」

「很久以前？」

「是的，已經一個多月了。」

「可認識克拉什理曼麼？」式泰信斯基驟然活潑起來了。

「是的，認識一點……」

「那麼，他在那里現在怎樣還有，你另外認識誰呢？」醫生更劇烈地映着一隻眼；于是忽然之間，好像有誰從後面推了他的膝彎一般，坐在樹樁上面了。他總是尋不出適宜

的位置來，將臀部在樹樁上移動。

「認識洪息加，藹孚列摩夫……」美諦克數了出來，「古略耶夫，菲連開勒。不是那戴眼鏡的一個——那是不認識的，但這別一個，是小個子……」

「那豈不是全是「急進派」的人們麼？」式泰信斯基喫驚似的說。「你怎麼會認識那些人們的呢？」

「因為我和那些人們相處很久的……」美諦克不知道爲什麼，惴惴然含糊地低聲說。

「這，這……」式泰信斯基好像要說話了，但沒有說出來。

「談得很好。」他用了總是毫不親熱的聲音，冷淡地說着，站起身來。「總之……：好好地保養罷……」他並不看着美諦克，接着說。於是宛如怕給叫了回去似的，趕緊向小屋那面走去了。

「還認識華秀丁……」想要拉住什麼一般，美諦克從後面叫道。

「哦……：哦……：」式泰信斯基略略回頭，連聲答應，然而走得更快了。

美諦克知道有什麼不合他的意了——他就縮了身子，滿臉通紅。

忽然，這一個月裏的一切經驗，一下子都奔到他上面來，——他想再拉住一點什麼東西，然而已經不能夠。他的嘴唇發抖了，他想熬住眼淚，趕緊眯着眼，但終於熬不住，很多很快地湧了出來，流下他的臉。他像忍苦的孩子一樣，用被布蓋在頭上，低低地哭了起來，——竭力不發抖，不出聲，免得給別人覺得他不中用。

他絕望地哭了許多時，而他的思想，也眼淚一般地鹹而苦。後來漸漸平靜了，他也這樣地蒙了頭，不動地躺着。華理亞近前了好幾回。他很知道她那穩實的腳步聲，——恰如「姊妹」的負着義務，要推了裝滿東西的手車，直到死的瞬息間一般地。她暫時停在榻旁，好像難于決心模樣，但她就又走掉了。畢加也跛着腳走了過來。

「你在睡覺麼？」他謹慎而柔和地問。

美諦克裝作睡着模樣。畢加等了一會。聽得在被布上，唱着黃昏時候的飛蚊。

「那麼，睡罷……」

一到昏暗，又有兩個人走近來了——華理亞和別的一個誰。他們小心地擡起行榻，

運進小屋裏面去。那裏面是潮溼，薰蒸。

「去——去……到弗洛羅夫那里去……我就來。」華理亞對那一個人說。

她站在榻旁幾秒時，于是小心地從頭上揭開被布來，一面問道：

「你怎麼了，保盧沙？……不舒服麼？……」

這是她第一次稱他爲保盧沙了。（註二）

美譚克在暗中看不清她的臉，但覺得在小屋裏，和她的存在一共只有他們這兩個人。

「很不舒服……」他陰鬱地，靜靜地說。

「腿痛麼？……」

「不，只是……」

她忽然彎下身子，將大的柔軟的胸脯緊帖着他，在嘴唇上接吻了。

（註二）保惠爾的愛稱——譯者。

## 五 農民

想證實自己的推測，萊奮生比定刻還早，就到集會去；爲了混進農民們裏，聽聽有什麼特別的風聞。

集會是開在小學校裏的。人們還到得有限——從田地裏回來得早的幾個，在暗上講廢話。從開着的門口，望見略勃支在忙着收拾那生鏽的洋燈。

「約瑟夫·亞伯拉彌支，」農民招呼着萊奮生，于是一個一個，恭敬地向他伸出黑的，因爲做工而成了木頭似的手來。他一個一個拉了手，謹慎地坐在一級階段上。

河的對面，村姑們齊聲唱着歌；有些乾草，潮溼的塵埃，篝火煙的氣味。從渡頭，傳來着疲馬的蹄聲。農民的勞倦了的日子，在溫暖的暮靄中，滿載乾草的車輪聲中，喫飽了而

還未搾乳的母牛的拖長的鳴聲中消去了。

「好像並不多呀。」略勃支走到門口來說。「今天是不會多來的，因為有許多人就在割草的地方過夜……」

「爲什麼在工作日開起什麼會來了？還是出了什麼要緊事情了呢？」

「唔，出了一點事……」議長微微躊躇着，承認說。「他們一伙裏，有一個幹了壞事了，——就是住在我那裏的。那原也算不得什麼事，並不大，可是弄得非常麻煩起來了！」他沒法似的，看一看萊奮生這邊，便不說話。

「如果是算不得什麼的事，先就不應該召集我們呀……」農民們統統嚷了起來。「在種田人，現在是，就是一個鐘頭，也是要緊的時光呵。」

萊奮生解釋了一番。他們便鬧鬧嚷嚷地攤出農民式的哀訴來，——那是大抵關於割草和商品的缺少的。

「約瑟夫·亞伯拉彌支，你自己到割草地方去，看看大家用什麼東西在割草纔是。好好的鐮刀，就是敷衍門面的也沒有呵，——都是修補過的。這簡直不是工作，是受

苦呀。」

「前天，綏蒙將很好的一把弄壞了！給這小子，應該比誰都早些——因為是愛做事的農夫呀，割起草來，簡直像機器一般發響……正割着——碰着了沙鼠窠……倘你聽到這樣的響，你會看見火星……現在是，無論怎麼修，總趕不上原樣了。」

「那是一把很出色的鐮刀……」

「我的家裏的那些人怎樣……」略勃支沈思地說。「還順手麼？因為今年草是多呵！到禮拜日為止，能够割掉夏天的一塊，就好。這戰爭，真是了不得的喫虧呵。」

從黑暗中，幾個穿着長的骯髒的小衫的新的人影，出現在顫動的光條裏面了。有的拿着包裹，——是作工之後，順腳到了這裏的。他們和他們自己一同，帶來了嚷嚷的農夫的語聲，和柏油汗，新鮮的割倒的草的氣味。

「上帝保佑你家……」

「哈——哈——哈……伊凡麼……來，到亮地方，給我看看你那狗臉，——哪，很給

土蜂叮了罷！我看見的，你怎樣屁股一擺一擺的在逃走……」



「你這豬狗爲什麼在我的地上割草的？」

「怎麼在你的地上不要說昏話……我是一絲不差，看定地界來割的。我不要別人的東西——自己的儘够了。」

「人知道的……自己的儘够了！你家的豬，不是趕一回，趕一回，總還是鑽進田裏來麼……就要在我的田裏生小猪了……哦，自己的儘够！人知道的……」

不知是誰，有着一隻眼睛在暗中發閃的，彎腰的苗實的男人，站在羣衆之上，說起話來了：

「三天以前，日本人到了山達戈哩。是秋圭斯克的人們說的。到來佔領了學校——立刻就是女人「露烏西亞姑娘」，露烏西亞姑娘……嘶，嘶，嘶。」*「Voju matj上帝寬恕我……」*他將臂膊用力一揮，憤憤地砍斷似的住了口。

「他們也要到我們這里來的，那一定……」

「怎麼會有這樣的災殃的呵？」

「百姓全沒有靜一靜的工夫……」

「況且什麼都是百姓受損，什麼都是百姓當災！那一邊都隨便，快點有一個定局就好……」

「就是這呀，兩邊可都不成的。往前走是棺材，向後走是墳墓——都一樣的。」

萊奮生默默地聽着，沒有插嘴。人們將他忘掉了。他看起來，是一個矮小的並不出色的男子——全體好像是從帽子和紅鬍鬚，還有高過膝蓋的毛皮的長靴所造成的一般。然而傾聽着雜亂的農民們的話，萊奮生卻從中聽出只有他知道的不安的調子來了。

「我們要被人打敗的……一定……」他即刻想，而且跟着這思想，還生出了別的——實際底的清清楚楚的分明的思想來：「至遲明天，應該寫信給式泰信斯基，教他將負傷者藏起來，隨便那里都可以……暫時之間，要躲掉，好像並沒有我們一樣……還有，應該將衛兵增添……」

「巴克拉諾夫！他叫副手道。『來這里一下……因為這樣……近一些坐下罷。我想，柵門口一個衛兵是不够的。還應該派騎兵的巡察到克里羅夫加去……尤其是夜裏……我們已經太不小心了……』」

「出了什麼事麼……」巴克拉諾夫愕然。「有了什麼危險麼？還是什麼呢……」  
他將那剃光的頭，向着萊奮生那邊，而他的韃靼人一般的眼梢揚起的細長的眼，則很注意地，探索地在凝視。

「戰爭是親愛的朋友，常常有危險的。」萊奮生溫和地，然而冷嘲地說。「戰爭是，我的好友，和在乾草小屋裏和瑪盧沙睡覺，是不同的呀……」他忽然噴出有力的愉快的笑來，向巴克拉諾夫的脅肋抓了一下。

「你瞧，這樣的滑頭……」巴克拉諾夫回答說，捏住萊奮生的手，立刻變了愛鬧的，善良的，活潑的青年了。

「不要嚷，不要嚷——沒法逃脫的……」他將萊奮生的手扭在背後，于不知不覺間一直將他推到門口的柱子上，溫和地在齒縫裏低聲說。

「去罷，去罷！——那邊瑪盧沙在叫你哩……」萊奮生笑道。「喂，放手罷，你這小鬼……在會場上，這可不行……」

「正因為在會場上，是你的運氣，要不然，我簡直教你知道……」

「去罷，去罷，那邊瑪盧沙是……去罷！」

「我想，衛兵一個人不就很夠了？」巴克拉諾夫站起身來，一面問。

萊奮生微笑着，目送他的後影。

「你的副手實在是好像伙呵。」一個人說。「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況且第一是年青呀。大前天到小屋子裏來借馬鞍……我說，『哪，可要喝一杯加了辣料的東西呢？』」「不，他說，『我不喝。』」「如果你要給我喫什麼東西，」他說，「就給一點牛乳罷——牛乳，」他說，「那實在是很喜歡的。」後來他喝了，你知道，就像小孩子一樣——在大鉢子裏，加了一小片的麪包……一個好小子，不會錯的……」

在羣衆之中，閃着鎗口，漸漸看見襲擊隊的蹤影了。他們照着定刻，親睦地聚到集會來。最後來的是礦工，諦摩菲·圖潘夫走在前面，他是蘇羌的高大，強壯的選礦手，現在做了小隊長了。他們成了親密的集團，並不分散，擠進羣集裏面去。只有木羅式加顯着陰鬱的臉相，坐在離開一點的壁前的橈子上。

「阿，阿……你也在這里？」見了萊奮生，圖潘夫高興地叫道——彷彿和他多年不

見，而在這裡相遇，是出乎意料之外似的。「在那邊，我們的朋友幹出什麼來了罷？」他將那大的烏黑的手，伸向萊奮生去，一面銅一般沈重地問。

「我們應當教訓他，教他一課……給別人看看榜樣的！」他沒有聽完萊奮生的說明，便又怒吼起來。

「對這木羅式加，是早該留心的了，——丟部隊全體的臉。」頭戴學生帽，腳穿擦亮長靴，叫作企什的聲音甜膩膩的青年，插嘴說。

「沒有請教你呀！」圖皤夫頭也不回，打斷了話。

那青年受了恨，咬着嘴唇，儼然地又想回嘴，一看見萊奮生的冷嘲的眼光，射在自己身上，便躲到羣集裏去了。

「你看見了這傢伙了罷？」小隊長陰鬱地說。「你爲什麼留他在這裏的呢？人說，他自己就因爲偷東西，給專門學校斥退的。」

「不要相信那些風聞，」萊奮生指教地說。

「你們站在外面多麼長久呵……」沒法似的擺着手，略勃支從門口叫喊道，好像

他萬不料因為他那滿生野草的田地，竟會聚起那麼多的人們來一樣。「就開起來，可好呢——同志隊長……還是我們老是纏着，直到公雞叫呢……」

## 六 礦山的人們

因為煙氣，屋子裏就青蒼，悶熱了起來。樣子不夠了。農夫和襲擊隊員們夾雜着，塞滿了通路，擠在門口，就在萊奮生的頸子後面呼吸。

「開手罷，約瑟夫·亞伯拉彌支，」略勃支不滿意似的說。他對於自己和隊長，都不以為然。——所有的事情，到了現在，已經都好像完全無聊而且麻煩了。

木羅式加擠進門口，顯着陰鬱而猙獰的臉，和圖皐夫並排站下。

萊奮生特地鄭重說明，倘若他不以為這案件和農夫以及襲擊隊兩面有關，倘若隊裏面沒有許多本地人，他是決不使農人們放下工作的。

「照大家判定的辦就是了。」他學着農夫的緩慢的調子，沈重地收了梢。他慢慢地

坐在椅子上，向後一轉，便忽然成了渺小的並不惹眼的人——將集會留在暗地裏，使他們自己來議事，他卻燈心似的消掉了。

起初有許多人同時說話，雜亂無章，不得要領，後來又有人隨聲附和，集會立刻熱鬧起來了。好幾分鐘中，竟不能聽清一句話。發言的大抵是農人，襲擊隊員們只是沈靜地默地在等候。

「這也不對，」夏苔一般的白頭髮，總是不平的遏斯拉菲老頭子嚴峻地大聲說，「先前呢，米古拉式加（註一）的時候呢，做出這等事來的小子，是在村子裏打着遊街示衆的，像的東西掛在頸子上，敲着鍋子，帶着走的……」他彷彿學校裏的校長那樣，搖着他乾枯了的手指，好像在嚇誰。

「不要再給我們來講你的米古拉式加了罷……」曲背的獨隻眼的——講過日本人的那人大聲說。他常常想擺手，但地方狹，他因此更加發狠了。「你總是你的米古拉式加……時候過去了哩……請了請了哩，再也不會回來的了……」

（註一）尼古拉的愛稱，這里是指最末的皇帝尼古拉二世——譯者。



「是米古拉式加也好，不是米古拉式加也好，做出這樣的事來，總之是不好的。」

——老頭子很不屈服。「就是這樣種作着，在養活大家的。不過來養偷兒，我們卻不必。」

「誰說要養偷兒呀？偷兒的幫手，是誰也不來做的。說起偷兒來，你倒說不定正養着

哩！」獨眼的男人隱射着十年前逃到不知那里去了的老頭子的兒子，說。「這裏是要兩

樣的天秤的！這小伙子，已經戰鬪了六年，——爲什麼嘗了個瓜就不行了……」

「但是爲什麼要偷呢……」一個人詫異地說。「我的上帝，這算什麼大不了的

事……他只要到我們這里來，我就給他裝滿一口袋。有有，拿罷，——我們又不是餵牲口，

給一個好人，有什麼不情願的……」

在農民的聲音中，並不含有憤懣。多數的人們，于這一件事是一致的，——舊的規則

已經不中用了，必須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還是大家自己來決定罷，和議長一起！」有人大聲說。「這一件事，我們沒有什麼

要插嘴的……」

萊奮生從新站起，敲着桌子。

「同志們，還是挨次來說罷。」他鎮靜地，然而分明地說了，給大家能夠聽到。「一齊說起來，什麼結局也不會有的。但木羅式加在那里呢？……喂，到這裏來……」他顯了陰沈的臉，接着說，大家的眼睛便都轉向傳令使所站的地方。

「我可是在這裏也看見的……」木羅式加含糊地說。

「去罷，去罷……」圖幡夫推着他。

木羅式加躊躇了。萊奮生向前面走過去，像鉗子似的，用那不瞬的視線，釘一般將木羅式加從羣集中間拔出了。

傳令使不看別人，垂着頭走到桌子那邊去。他汗出淋漓，他的手在發抖。他覺得自己身上有幾百條好奇的視線，想擡起頭來，但立刻遇到了生着硬麻一般鬍子的剛卡連珂的臉。工兵同情地而且嚴厲地在看他。木羅式加受不住了，向着窗門那面，就將眼睛凝視着空虛的處所。

「那麼，我們就來評議罷。」萊奮生仍像先前一樣，非常平靜地，然而使一切人們，連在門外的也能夠聽到地，說。「有誰要說話麼？……哪，你，老伯伯，你有什麼要說罷？……」

「在這里，有什麼話好說呢。」遏斯泰菲老頭子惶窘着說：「我們是，不過是，自己一夥裏的話呀……」

「事情不很簡單麼，自己們去決定就是了！」農民們又嚷嚷地叫了起來。

「那麼，老伯伯，讓我來說罷……」突然間，圖皐夫用了按住的力量說，不知道爲什麼，他看着遏斯泰菲老頭子那一面，也將萊奮生錯叫作「老伯伯」了。

在圖皐夫的聲音中，有一種難名的威逼，使大家的頭都轉到他那面去。他走近桌子，和木羅式加並排站定了，——並且用了那大的，茁壯的身子，將萊奮生遮掩起來。

「叫我們自己來決定……你們擔心麼……」他挺出胸脯，拖長着熱心的怒聲說。「那麼，就自己來決定罷……」他忽然俯向木羅式加，將那熱烈的眼釘在他上面。「你是我們一伙麼，你說，木羅式加……是礦工？他緊張着，刻毒地問。「哼，哼，是骯髒的血呀——蘇羌的礦石呵……不願意做我們的一伙麼？胡鬧麼？丟礦工們的臉麼——好……」他的聲音，恰如響亮的硬煤一樣，發着沈重的鋼一般的聲音，落到寂靜裏去了。

木羅式加白得像布一樣，牢牢地凝視着他的眼，心臟是在搖擺，彷彿受了鎗彈的打

擊似的。

「好……」圖幡夫重複說……「去搗亂就是了……倒要看看你離開了我們，會怎樣……至于我們呢……要趕出這小子去……」他忽然向着萊奮生，簡捷地說完話。

「瞧着罷，——只不要鬧糟了自己……」襲擊隊中的一個大聲說。

「什麼？」圖幡夫兇猛地回問，向前走了一步。

「我的上帝，好了罷……」從角落上，發出喫了驚的老人的鼻聲來。

萊奮生從後面拉着小隊長的袖子。

「圖幡夫……圖幡夫……」他靜靜地叫道。「再靠邊一點，——將人們遮住  
了……」

圖幡夫已經射出了最後的箭，看着隊長，惶惑地踟躕着，平靜了下來。

「但是，爲什麼我們總得趕走這獸子的呢？」將那捲髮的給太陽曬黑了的頭，昂在羣衆上面，剛卡連珂忽然開口說。「我毫不想來給他辯護，因爲人是不能沒有着落的呀，——他做了壞事，況且我是天天和他吵架的……但是他說起來，是一個能戰鬥的小

子——這總是不該抹殺的。我們是和他經歷了烏蘇里的戰線的，做着前衛部隊。他是我們的伙伴——決不做內應，也決不賣大家的……」

「伙伴……」圖潘夫悲痛地插嘴說。「那麼，你以為我們就不是他的伙伴麼？……我們在一個礦洞裏開掘……差不多有三個月，我們在一件外套下面睡覺……現在該死的臭黃鼠狼，」他忽然記起了那甜膩聲音的企什來，「卻想來教訓我們一下了……」

「我就在說這個，」疑心似的斜瞥着圖潘夫那面，剛卡連珂接下去說，（他以為那罵詈是對他的了。）「將這事就這樣簡單地拉倒，是不行的。但要立刻驅逐，也不是辦法——我們就毀了自己。我的意見是這樣的：應該問他自己……」他于是用手掌沈重地在空中一劈，彷彿要將別的無用的意見，從自己的意見分開。

「不錯……問他自己罷……如果他在懊悔，他該會自己說出來的……」

圖潘夫想擠回原地方去，但在通路的中塗站住了，搜查一般地凝視着木羅式加。他卻毫無主見地默看着，只用汗津津的指頭在弄小衫的扣子。

「說呀，你在怎麼想，說呀……」

木羅式加用橫眼向萊奮生一瞥。

「是的，我這樣……」他低聲說了起來，但想不出話，沈默了。

「說呀，說呀！」大家像是激勵他似的叫喊。

「是的，我這樣……幹了一下……」他又想不出必要的話來了，便轉臉向着略勃支那面……「哪，這些瓜兒……如果我知道這是不對……還是懷了壞心思來做的呢……我們這裏的孩子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也就這樣……並且照圖瞞夫說，我是將我們的伙伴全體……我實在是，弟兄們……」驟然之間，他的胸中有什麼東西迸裂了，他抓着胸膛，全身挺向前面，從他兩眼裏，射出了溫暖的溼潤的光……「爲了伙伴，我可以獻出我最末的一滴血來，這樣子……這樣子，我還丟你們的臉……還是怎樣……！」

另外的聲音從街上透進了屋子中，——狗在式尼德庚的村莊裏叫，姑娘們在唱歌，從牧師那裏的鄰居傳來了整齊的鈍聲，好像挨磨一樣。在渡頭，是人們拖聲喊着「呵，拉呀！」的聲音。

「可是叫我怎樣來罰自己呢……」木羅式加接下去說，悲痛地，但比先前已經更加穩當，也沒有那樣誠懇了。「只能夠立誓……礦工的誓呀……那是不會翻的……我決不幹壞事了……」

「但是，如果靠不住呢？」萊奮生很注意地問。

「靠不住……木羅式加愧在農民們的面前，顰了臉。」

「但是，如果做不到呢？」

「那時候，怎樣都可以……鎗斃我……」

「好，要你的命！」圖瞞夫嚴緊地說，但在他眼睛裏，已經毫無怒色，只是親愛地，嘲笑似的在發閃了。

「那麼，完了罷……完了哩！」人們在橈子上嚷着。

「那麼，總算這就完了……」農民們高興這麻煩的集會，不久就完，便說。「一點無聊的事，話倒說了一整年……」

「那麼，這樣決定罷，還是……沒有別的提議麼……」

「快閉會罷，落地獄的……」從剛纔的緊張忽然變了愉快的心情，襲擊隊員都嚷了起來。「煩厭透哩……肚子又餓得多麼兇——肚腸和肚腸擠得鐵緊囉……」

「不，等一等，」萊奮生舉起手來，鎮靜着，映着眼睛說。

「這問題，這算完了。這回是別的問題了……」

「什麼呢，又是？」

「我想，有定下這樣決議的必要的……」他向四近看了一轉……「這簡直是沒有書記的麼……」他忽而微微地，溫和地笑起來了。「企什，到這里來寫罷……是這樣的決議呵：在軍事的閒空的時候，不得追趕街上的狗，卻須幫一點農民的忙……」他彷彿自己相信着有誰要幫農民的忙似的，用了含有確信的口氣說。

「不呀，那樣的事，我們倒一點不想的！」農民中有人說。

萊奮生想——「着了！」

「噓……噓……」別的農人打斷了他。「聽罷，叫他們做做罷——手也不會就磨損的……」



「給略勃支，我們格外幫忙罷……」

「爲什麼格外？」農民們嚷了起來。「他是怎麼的一位大老爺呀？……？……做議長算得什麼，誰都會做的……」

「閉會，閉會……沒有異議……寫下來罷……」襲擊隊員從位置上站起，也不再聽隊長的說話，囊囊地走出屋子去了。

「唉呀……凡涅……」一個頭髮蓬鬆的，尖鼻子的少年，跑到木羅式加這裡來；穿着長靴，開小步拉他往門口走。「我的頂愛的小寶寶，小兒子，拖鼻涕小娃娃……唉呀……」他靈巧地拉歪了帽子，別一隻手擁着木羅式加，走得門口的地板得得地響。

「放手，放手！」傳令使推開他，卻並不是壞意思。

萊奮生和巴克拉諾夫，開快步從旁邊走過了。

「圖皐夫這傢伙，倒像是強的。」副手兀奮着，口噴唾沫，揮着手說。「使他和剛卡連珂吵起架來，該是有趣的罷！你想，誰贏？……」

萊奮生在想別樣的事情，沒有聽到他的話。潮溼的塵埃，在腳底下覺得軟軟地。

木羅式加不知什麼時候剩在後面了。最後的農夫也趕上了他。他們已經平靜地不慌不忙地在談論，——恰如並非從集會，卻從工作之後回來的一般。

「那猶太人像個樣子。」一個說，大概是指萊奮生了。丘岡上面爬着歡迎的小屋的燈，在招人們晚膳。河流在煙霧裏，喧嚷着幾百絮絮叨叨的聲音。

「米式加還沒有餵哩……」木羅式加逐漸走到平時走慣的處所，便記得起來了。在馬廄裏，是覺得了主人的到來，米式加就靜靜地，不平似的嘶着，——好像在問

「你在那里亂跑呀？」的一般。木羅式加在暗中摸到硬的鬃毛，便將馬牽出了馬廄。『瞧哪，多麼高興呀。』馬用了那冰冷的鼻子，來亂碰他的頭的時候，他推着米式加的頭，說：『你光知道裝腔，我呢，——我卻得來收拾。』

七  
萊奮生

萊奮生的部隊，已經什麼事也不做，屯田了五星期——所以豫備的馬匹，輜重，還有從那附近，別的部隊的破破爛爛的馴良的逃兵們所曾經藏身的大鍋之類的財產，就增多起來。人們睡得過度，連站着在做哨兵的時候，也睡着了。不安的報告，也不能使這龐然大物移一個位置，——他是怕了輕率的移動了。——新的事實，對於他的這危懼，或則加以證明，或則給以嘲笑。自己的過于慎重，他也自笑了好幾回，——尤其是在日本軍放棄了克里羅夫加，斥候在數百威爾斯忒（註一）之間，不見敵人隻影的事，明明白白了的時候。

（註一）Verst 俄里名，一威爾斯忒計長一千一百七十碼。——譯者。

但除了式泰信

斯基之外，卻誰也不

知道萊奮生的動

搖。部隊裏面，大抵是

誰也不知道萊奮生

也會動搖的。他不將

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分給別一個人，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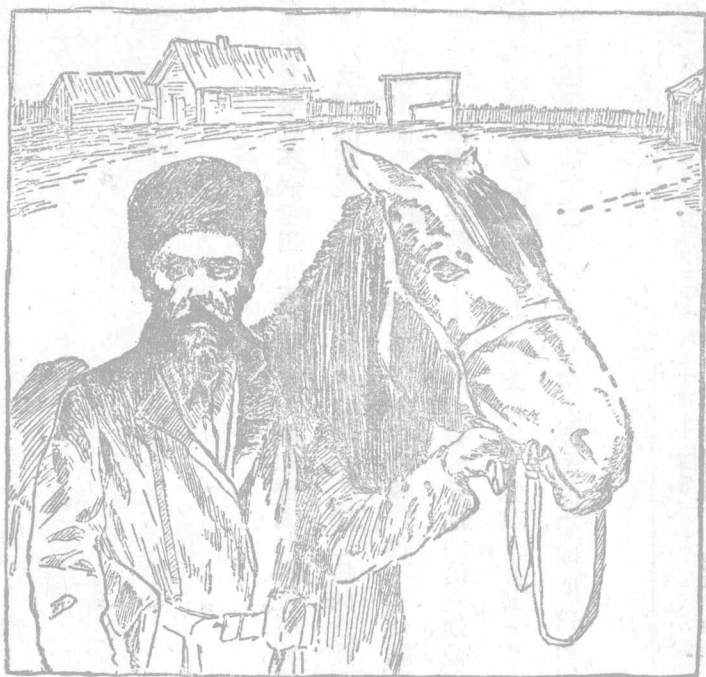
常用現成的『是的』

和『不是』來應付。

所以，他在一切人們，

——除掉知道他的

真價值的圖騰夫，式



萊 奮 生

泰信斯基，剛卡連珂那些人之外的一切人們，就見得是特別正確一流的人物。一切襲擊隊員，尤其是什麼都想學隊長，連表面的樣子也在模仿的年青的巴克拉諾夫，大體是這麼想的：「我呢，自然是孽障的人，有許多缺點，例如許多事情，我不懂得，自己之中的許多東西，也不能克服。我的家裏，有着精細的溫和的妻或是新娘，我戀愛她；我喫甘甜的瓜，喝加麪包的牛奶，或者又因為要在那里的晚上引誘姑娘們，愛穿刷亮的長靴。然而萊奮生——他卻是全然別樣的人。不能疑心他做過這樣的事——他懂得一切事，做得都適如其分。他並不巴克拉諾夫似的去跟姑娘們，也不木羅式加似的去偷瓜。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因此之故，這樣的人，是不得不信賴他，服從他的。」

從萊奮生被推舉為隊長的時候起，沒有人能給他一個別的位置了，——大家都覺得惟有他來指揮部隊這件事，乃是他的最大的特徵。假使萊奮生講過他那幼時，幫着他的父親賣舊貨，以及他的父親直到死去，在想發財，但一面卻怕老鼠，彈着不高明的梵亞林的事，那麼，大約誰都以爲這只是恰好的笑話的罷。然而萊奮生決不講這些事。這並非因爲他是隱瞞事物的人，倒是因爲他知道大家都以他爲特別種類的人物，雖然自己

也很明白本身的缺點和別人的缺點，但要率領人們，卻覺得只有將他們的缺點，指給他們，而遮掩了自己的缺點，這纔能辦的緣故。對於模仿着他自己的事，他也決不願意略略嘲笑那年青的巴克拉諾夫的。像他那樣年紀之際，他也曾模仿過教導他的人們。而且那時候，在他看來，他們也都見得是正確的人物，恰如現在的他之于巴克拉諾夫一樣。到後來，他知道他的教師們並不如此了，然而他對於那些人，仍然非常感激。現在，巴克拉諾夫豈不是不但將他的表面的樣子，並且連他先前的生活的經驗——鬭爭，工作，行動的習慣，也都在收爲己有麼？萊奮生知道這表面的樣子，當隨年月一同消亡，而由個人底經驗所積蓄的這習慣，卻會傳給新的萊奮生，新的巴克拉諾夫，而這件事，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

……八月初的一個潮溼的夜半，騎兵的急使馳到部隊裏來了。這是襲擊隊各部隊的本部長，年老的司荷威·珂夫敦所派遣的。老司荷威·珂夫敦寫了信來，說襲擊隊的主力所集中的亞奴契諾村，被日本軍前來襲擊；說伊士伏忒加近旁的決死的戰鬥，苦得快死的有一百多人；說自己也中了九彈，躲在獵人的過冬的小屋裏，還說自己的性命，恐

怕也不會長久了……

敗北的風聞，以不祥的速度，沿着谿谷展了開去。然而急使尙且追上牠，走掉了。於是各個傳令使，就直覺了那是自從運動開始以來，所派遣的最可怕的急使。人們的動搖，又傳播到馬匹去。毛鬣蓬鬆的襲擊隊的馬，露着牙齒，順了陰鬱的溼的村路，從這村狂奔到那村——潑起着馬蹄所激的泥水……

萊奮生遇見急使，是夜裏十二點半，過了半點鐘，牧人美迭里札所率的騎兵小隊，便越過了克理羅夫加村，循着希霍台·亞理尼的人所不知的鳥道，扇似的向三方面擴張開去，——並且將不安的通知，送給斯伐庚戰鬪區的諸部隊去了。

萊奮生匯集諸部隊送來的零散的報告，已經有四天了。他的腦緊張着，直感地在動作，恰如正在傾聽一般。但他卻仍像先前，冷靜地和人們交談，映着那與衆不同的碧綠的眼，並且挪揄巴克拉諾夫的跟着『骯髒的瑪沙』。有一回，由恐怖而膽子大了起來的企什，問他爲什麼不講應付的方法的時候，萊奮生便溫和地敲着他的前額，答道，『那不是小鳥兒（註二）的腦袋所能知道的。他好像在用那一切樣子，示給人們，只有他分明地知

道這一切何以發生，怎樣趨向，其中並無什麼異樣的可怕的事，而且他萊奮生早已有了適宜的萬無一失的救濟之策了。但實則他不但並無什麼策略，倒像勒令一下子解答那含有許多未知數的許多題目的學生一樣，連自己也覺得爲難。那不安的急使的一星期之前，襲擊隊員凱農尼珂夫到一個市鎮去了，他還在等候從那地方來的報告。

這人在急使到後的第五天，弄得鬍子蓬鬆，疲乏，飢餓，然而仍舊是出發以前照樣的狡黠，紅毛——只有這他毫沒有改樣——回來了。

「市鎮統統毀掉了，克拉什理曼是被關在牢裏了……」用了打牌上做手腳的人一般的巧妙，從很大的袖子裏的一個袋子裏，取出幾封書信來，凱農尼珂夫說，還用嘴唇微微地笑着，——他是毫沒有什麼高興的，然而尙不微笑，他就不能說什麼了。「在符拉迭爾羅·亞歷山特羅夫斯基和阿里格——有日本的陸戰隊在……蘇羌是全給弄糟了……這事簡直像壞煙草……哪，你也吸罷……」他便向萊奮生遞過一枝金頭的煙捲來。這「你也吸罷」是說煙捲的呢，還是說「像壞煙草」一樣不好的事情的呢，竟有

（註1）企什 (Tchish) 是「舞羽」的意思，故云。——譯者。



些不能辨別了。

萊奮生望一望信面——於是將一封裝進衣袋裏，拆開另一封信來，那正證實着凱農尼珂夫的話。在充滿着虛張聲勢的公文式的字裏行間，那敗北和無力的悲憤，卻令人覺得過于明白。

「不行麼，唔……」凱農尼珂夫同情地問。

「可以……不算什麼……但信是誰寫的——綏圖赫？」

凱農尼珂夫肯定地點頭。

「就像他——他是總要分了部門來寫的……」萊奮生用指甲在「第四部當面的任務」之處的下面抓了一條線，——嗅一嗅煙草。「壞煙草呵，是不是給我一個火……但大家面前，你不要多話呵……關於陸戰隊和別的事……給我買了煙管沒有呢？」他並不聽凱農尼珂夫的爲什麼不買煙管的說明，又在注視紙上了。

「當面的任務」這一部，是由五個條項所構成的。其中的四條，從萊奮生看來，彷彿是默氣的不能實行的事。（「唉，穆綏不在，真糟」——他想，他這時纔痛惜克拉什理曼

的被捕。第五條是這樣地寫着的：

「……目下，襲擊隊指揮者所要求的最重要的事——排除任何的困難也須達成的事，——是即使不多，也須保持強固而有規律的戰鬥單位，他日在那

周圍……」

叫巴克拉諾夫和經理部長來。」萊奮生迅速地說。

他將信件塞進圖囊中，于是在那戰鬥單位的周圍，他日會形成什麼呢，他也沒有看到底……從許多的任務裏，只描出了一件——「最重要的東西。」萊奮生拋掉熄了的煙捲，敲着桌子……「保持戰鬥單位」……這思想他總是不能消釋，以化學鉛筆寫在便箋上的六個字的形象，留在他的眼前。他機械底地取出第二封信，望着信封，知道是妻子所寄的。「這可以且慢，」他想着，又藏進袋子去——「保持戰鬥單位……」

經理部長和巴克拉諾夫到來的時候，萊奮生已經知道，他要做的的是什麼了，——他

和在他指揮之下的人們；他們爲要保持這部隊，作爲戰鬥單位起見，是來做凡有一切的事的。

「我們應該立刻從這里出發。」萊奮生說。「我們的準備，都停當了麼……經理部長的發言……」

「是的，經理部長的發言。」巴克拉諾夫反響似的說，顯着彷彿豫知了這一切的趨向一般的臉相，收緊了皮帶。

「要我——這個，沒有辦妥的工作，我是不做的。我準備着，什麼時候都可以出發……不過那些燕麥又怎麼辦呢？那是……」於是經理部長將一大串溼的燕麥，破的貨包，病的馬匹「不能運送燕麥」的事，一句話，就是將表明他全未準備的事，他以為這移動是有損的計劃的事的情形，冗長地說了一通。他竭力想不看隊長，病底地顰着臉，眯着眼睛，而且咳嗽着，這是因爲豫先確信着自己的失敗了的。

萊奮生抓住了他的衣扣，說：

「你說昏話……」

「不，這是真的，約瑟夫·亞伯拉彌支，我想，我們還是駐屯在這裡好……」

「駐屯……這裡……」萊奮生恰如同情于經理部長之愚似的，搖一搖頭。「頭上

已經就要出白頭髮了。你說，你究竟在用什麼想的，用腦袋還是用卵袋的呀……」

「我……」

「住口！萊奮生含着許多意義地抓着他的扣子只一拉。「準備去，要什麼時候都能走了沒有……」巴克拉諾夫，你監督着罷……」他放掉扣子。「羞人……你的貨包之類，毫沒有什麼要緊的……小事情！」他的眼睛冷下去了，在他的峻峭的視線之下，經理部長終於也確信了他在着忙的貨包之類——真是小事情了。

「是的，自然……那是明明白白的……問題並不在這裡……」他喃喃地說，好像倘若隊長認為必要，便連自己背着燕麥走路，也將贊成的一般。「那有什麼煩難呀？還可以立刻的！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轉眼……」

「哪，就是呵……」萊奮生笑起來了。「這就是了，就是了，去罷！」他在他的背脊上輕輕一推。「你要給我什麼時候都可以……」

「老狐狸厲害的，」懷着悲怒和感歎，經理部長走出屋子去的時候，想到傍晚，萊奮生召集了部隊評議會和小隊長。

他們各執了不同的態度，接受萊奮生的報告。圖潘夫是撚着濃厚的沈重地拖着他的鬚鬚，默默地坐了一晚上。他分明是和萊奮生同意的。對於出發，最爲反對的，是第二小隊長苦勃拉克。他是這一羣中的最舊，最有功勞，而且最不高明的隊長。但沒有一個幫襯他的人。苦勃拉克是克理羅夫加的本地人，他所主張的，是克理羅夫加的田地，而不是工作的利益，那是誰都知道的。

「蓋上蓋子罷！得帶住了……」牧人美迭里札打斷他。「已經是忘掉老婆的裙子的時候了呀，苦勃拉克伯伯！他照例地因了自己的話而激昂，用拳頭敲着桌子。而且他的麻臉上，也即刻沁滿了汗。」再在這裡，人會將你們像小鷄一樣——帶住而且蓋上的……」他于是響着胡亂的腳步聲，用鞭子敲着椅子，在屋子裏走來走去。

「不要這麼拚命，朋友，不然，立刻會乏的。」萊奮生忠告他。但在心裏，卻佩服着鞭皮鞭似的緊緊地編成的柔輓的身體，激烈的舉動。這人連一分鐘也不能鎮靜地坐定，全

身是火和動，他的兇猛的眼睛裏，燃燒着再來戰鬥的無厭的欲求。

美迭里札將自己的退卻的計劃立定了。由此看來，顯然是他的熱烈的頭，雖對於很大的廣漠，也並無恐怖，而且未曾失掉了軍事上的銳敏。

「對的……他的頭很不錯。」巴克拉諾夫感歎起來，但對於美迭里札的獨立的思想的過於大膽的飛躍，又略有些歆羨。「前幾時還在看馬的，再過兩年，一定會成爲指揮我們的罷……」

「美迭里札麼……呵——阿……是的，是一個腳色呀！」萊奮生也共鳴了。「但是，小心些罷，——不要自負……」

然而利用了各人都以自己爲比別人高強，不聽別人的話的這熱心的論爭，萊奮生就將美迭里札的計劃，用了更單純，更慎重的自己的計劃換了出來。但他做得很巧妙，很隱藏，他的新的提案，便當作美迭里札的提案而付了表決，並且爲大家所採用了。

在回答市鎮和式泰信斯基的書信中，萊奮生通知幾天之內，就要將部隊移到伊羅罕札河的上流希比希村去，而于病院倘沒有特別的命令，便還留在那地方。萊奮生是還

住在那鎮上的時候，就認識了式泰信斯基的。這回是他寫給他的第二封告警的信了。

他在深夜裏纔做完他的工作；洋燈裏的油已經點盡了。從敞開的窗間，流來了溼氣和爛葉的氣味。螻蛄在火爐後面索索作響，隔壁的小屋裏，有略勃支的打鼾聲。萊奮生忽然，記起了他妻子的信，便將油添在洋燈裏，看了起來。並沒有什麼新鮮的，高興的事。仍像先前一樣，找不到什麼地方做事，能賣的東西已經全部賣掉，現在只好靠着『工人紅十字』的款子餬口，孩子們是生着壞血病和貧血症了。而且每一行裏，無不流露着對於他的無限的關切。萊奮生沈思地理着鬍子，動手來寫回信。開初，他是不願意將頭鑽進和這方面的生活相連結的思想裏去的，但他的心情漸被牽引過去，他的臉漸漸緩和，他用難認的小字，寫了兩張紙，而其中的許多話，是誰也不能想到，萊奮生竟會知道着這樣的言語的。

於是欠伸了疲倦的手腳，他到後院去了。馬廄裏面，馬在踏蹄，嚼着新鮮的草。守夜的衛兵緊抱着鎗，睡在天幕下。萊奮生想：『倘若別的哨兵們也這樣地睡着，可怎麼呢……』他站了一會，好容易克服了自己的渴睡的心情，將一匹雄馬從馬廄裏牽出。他加了馬具。

那衛兵仍舊沒有醒。「瞧罷，這狗養的。」——萊奮生想，他注意地拿了她的帽子，藏在乾草裏，便跳上鞍橋，去查衛兵去了。

他沿着灌木叢子，到了柵門口。

「誰在這里？」哨兵粗暴地問，響着鎗門。

「伙伴……」

「萊奮生……爲什麼在夜裏走動的？」

「巡察員來了沒有？」

「十五分鐘前來過了一個。」

「沒有新消息麼？」

「現下，是都平穩的……有煙草麼……」

萊奮生分給他一點滿洲爾加，於是涉了河的淺灘，到了田野。

半暎的月亮照臨着，蒼白的，滿是露水的叢莽，顯在昏暗中。淺河的每一個漣波，碰着礫石，都在分明地發響。前面的丘岡上，跳動着四個騎馬的人。萊奮生轉向叢莽那邊去，躲



了起來。聲音逐漸近來了。萊奮生看清了兩個人是巡察。

「等一等，」一個一面說，一面勒馬向路上去，馬歎着鼻子，向旁邊跳了起來。有一匹感到了萊奮生跨着的雄馬，輕輕地嘶鳴了。

「不是嚇了我們麼？」前面的一個用了激動的勇壯的聲音說。「忒兒兒兒……畜生……」

「同你們在一起的是誰呀？」萊奮生將馬靠近去，一面問。

「阿梭庚的斥候呵……日本軍已在馬理耶諾夫加出現了……」

「在馬理耶諾夫加？」萊奮生出了驚說。「那麼，阿梭庚和他的部隊，在那里呢？」

「在克里羅夫加。」斥候的一個說。「我們是退卻了的……這戰鬥打得很兇惡，我們不能支持了。現在是派來和你這面來連絡的。明天我們要退到高麗人的農場去了……」他沈重地俯向鞍上，——恰如他自己的言語的厲害的重擔，壓着他一般。『都成了灰了。我們給打死了四十個。一夏天裏，這樣的損害，我們是一回也未曾有過的。』

「你早就離開克里羅夫加了麼？」萊奮生問。「回轉罷，我和你一同去……」

到了太陽快出的時候，他衰憊，瘦削，帶着充血的眼和因為不眠而沈重的頭，回到隊裏來了。

和阿梭庚的會面，決定底地證明了萊奮生所下的決心——銷聲匿跡，從速離開這裏的決心之正當。不特此也，阿梭庚的部隊的樣子，還將這事顯得很分明：所有連繫，都在朽爛了，宛如鏽的釘子和鏽的鐵箍的桶，卻遭了強有力的大斧的一擊。人們不聽指揮者的話，無目的地在後園徘徊，而且許多人還喝得爛醉。有一個人特別留在萊奮生的心裏：一個捲髮的瘦削的人，坐在路旁的廣場上，用渾濁的眼睛，凝視着地面，在盲目底的絕望中，向灰白的朝霧一彈一彈地放鎗。

一回來，萊奮生便將自己的信發出，給與受信人。但他已經決定于明晚離開這村莊，卻沒有給一個人知道。

## 八 對頭

開了可紀念的農民集會的第二天，萊奮生就在寄給式泰信斯基的第一封信裏，提議將野戰病院也漸次加以整理，以減自己的危懼，且免他日過分的煩難。醫生將信看了好幾遍，——于是他格外頻頻眯眼，在他的黃臉上，顎骨也見得更加峻嶒起來，大家也就不知怎地成了不愉快的陰鬱的心情了。恰如從乾枯的兩手所拿的小小的灰色信封中，爬出了不安的萊奮生的驚愕，咻咻作響，將每一片葉，每一個人的心裏所存在的平安和靜謐，全都趕走了似的。

……不知道爲什麼，晴朗的天氣忽然變化，太陽和雨輪流出現。滿洲的黑楓樹，也比別的一切都早覺得臨近的秋氣，悲哀地歌唱起來了。老了的黑嘴的啄木鳥，以異常的急

促，啄着樹皮——畢加則感到鄉愁，成了壞脾氣。他終日在泰茄中彷徨，疲乏，還是照舊的不滿，走了回來。來縫紉呢，線就亂，下棋呢，總是輸的。而且在他，有宛如用乾草來吸了腐敗的池水一般的感覺。然而人們已經分散，回到各自的村子去了——整理起沒有興頭的兵丁的包裹來，悲哀地微笑着，各各分手。姊妹是一面還檢查一回繃帶，一面和「小兄弟」們接吻，作最後之別。於是他們就將草鞋浸在苔蘚裏，向不知邊際的遠方，向泥濘裏走去了……

華理亞在最後送了跛子的行。

「再會，小兄弟，」吻着他的嘴唇，她說。「你看，上帝是愛你的——賜給了這樣的好天氣！不要忘記我們這可憐人罷……」

「上帝，那是在那里的呀？」跛子微微一笑。「上帝是沒有的……不，不見鬼……」他想像平時一樣添上愉快的笑話去，但突然，臉肉發跳，揮一揮手，回過頭去，陰森森響着飯盒，一蹙一蹙從小路上走掉了。

負傷者之中，現在剩下的，就只有弗洛羅夫和美諦克，還有雖然一向什麼病痛也沒

有，然而不願出去的畢加。美諦克穿了託姊妹縫好的沙格林皮的襪子，用枕頭和畢加的睡衣墊着背脊，半坐在行榻上。他的頭上已經不繫繃帶，他的頭髮長了起來，捲成帶深黃色的輪子，顯顯上的傷疤，使他全臉見得更加誠實和年老了。

「你也好起來了；你也就要去的罷……」「姊妹」淒涼地說。

「但我到那里去呢？」他含糊地問，自己也有些喫了驚。這問題，是剛纔燒起來的，于是生了模胡的，然而已經相識的表象——在這里，毫不能覺得什麼的歡欣。美諦克皺了眉。「我是沒有什麼可去的地方的。」他莽撞地說。

「瞧罷……」華理亞愕然說。「到部隊去，到萊奮生那里去。你會騎馬麼——到我們的騎兵隊去……不要緊，一學就會的……」她和他並坐在行榻上，拿了他的手。美諦克沒有轉過臉去，但凝視着小屋的上面。而遲遲早早，總得走出這里去的一個思想——他現在好像用不着的這思想，就苦得恰如毒草之在舌上了。

「不要怕哪！」彷彿她也明白他似的，華理亞說。「這麼漂亮，年青，卻膽小……你膽子小呵。」她親愛地重複說，並且悄悄地環顧了周圍，在他額上接吻了。在她的愛撫中，覺

得總有些似乎母親的愛撫。『在夏勒圖巴那里，雖然那樣子，但我們這里卻不要緊……』她沒有說完話，忽然附着他的耳朵，說道：『在那邊的，都是鄉下人，但我們這邊，大概是礦工呵——好傢伙——和你們馬上會要好的……你常常到我這里來罷……』

『但木羅式加——他會怎麼說呢？』

『那麼，照片上的那人，會怎麼說呢？』她笑着回答，同時將身子離開美諦克——因為弗洛羅夫轉過頭來了。

『……我是連想到她的事也早已忘掉了……我將照片撕碎了。』他說了之後，又慌忙加上道：『那一回沒有看見紙片麼……那就是的。』

『那麼，木羅式加就更沒有什麼了——他一定是已經慣了的。他自己也在游蕩……你用不着擔什麼心的——要緊的是常常來看我。不要給什麼人趕上前……衝上去。不要怕我們那些小子們，那只是看看好像兇狠，——將手指放進嘴裏去，便會咬斷的一般。但並不壞到這樣——不過樣子罷了。你只要自己先露出牙齒來……』

『你就也露出牙齒來的麼？』

「我是女人，我恐怕全用不着這樣的——我恐怕就用愛來制勝。不過在你們男子漢，不這樣可不行……只是怕你做不到。」她沈思地加添說。於是又彎身向他，低語道：「也許，我的愛你，就爲此……這我可不知道了……」

「這是真的，我一點也不敢，」到了後來，美諦克將兩手托在頭後面，用不動的眼睛看着天空，想：「但我就真的做不到麼？總得來做一做纔是，如果別人是做得到的……」他的思想裏，這時已經沒有悲哀，或淒涼孤獨的感覺了。他已經能够從旁來看事物，用別種眼光來看事物了。這的來由，是因爲他的病有了一種轉變，傷是好得快了，身體也茁壯，健康起來了的緣故。（但這也許是由于地土——因爲土是在發酒精和馬蟻氣味的，——或者也許是由于華理亞，——因爲她有柔和的，煙色的眼睛，又總是用了善良的愛之心來說話——而且極願意信任她的。）

「……實在，我有什麼悲觀的必要呢？」美諦克想，這時候，他就覺得好像並無悲觀的什麼原因了。「應該現在就好好地站起來：不要趕不上誰……對誰都趕不上，是不行的……她的話一些不錯。在這裡是別樣的人們：所以，我也應該變過……我來改罷。」他

對於華理亞，對於她的話，對於她的善良的愛之心，幾乎覺得是兒子一般的感謝，一面用了未曾有的決心。『……這麼一來，一切便會從新改變下去的罷……待到我回到鎮上去的時候，誰都將另眼相看的罷——我是一個全然別樣的人了……』

他的思想，遠遠地轉向旁邊——未來的光明的日子去了。所以那些也就輕淡地彷彿在泰茄的空地上所見的柔輦的薔薇色雲一般，自行消褪。他想——在窗戶洞開的柔輦的客車中搖幌着，和華理亞兩個人回市鎮去，窗外面，是漸遠漸淡的羣峯和那一樣的柔輦的薔薇色雲，浮漾空中的罷。而他們兩人，是緊偃着坐在窗際——華理亞說給他溫言，他撫摩着她的頭髮——而她的捲髮，則金光燦爛，將如白晝似的……華理亞在他的幻想裏，也毫不像煤礦第一號的曲背的抽水女工了，——因為美諦克所想像，是並非現實所有，而只是他所但願如此的。

……過了幾天，從部隊又送到了第二封信——送信來的是木羅式加。他搗了一場大亂子，疾風似的從林中衝出，大聲嚷着，使馬用後腳站起，說些辨別不清的話。他這麼鬧，就爲了精力的過多，並且——不過爲了開玩笑。



「你幹什麼呀，你這惡鬼，」受驚的畢加，用了唱歌似的叱責聲，說：「這裏是有一個人要死了，」他將頭歪向弗洛羅夫那面，「你卻在嚷嚷……」

「阿呀，阿呀……綏拉菲謨爹爹！」木羅式加向他作禮。「給你致敬……」

「我並不是你的老子，況且我的名字，是非，菲陀爾呀……」畢加惱怒了，——他近幾時常常發怒，——那時候，他就見得是一個可笑的，可憐的人了。

「那有什麼相干呢，菲陀舍，不要那麼生氣罷，那麼生氣，頭要禿的呵……阿呀，給太太請安！」木羅式加除下帽子，套在畢加的頭上，向華理亞鞠躬。「真好，菲陀舍，帽子和你很合式。不過你褲子再拉高一點罷，要不然，拖了下來簡直像嚇鴉草人一樣——很不像智識階級哩！」

「什麼——我們非立刻捲起釣竿來不可麼？」拆着信封，式泰信斯基問。「停一會，到營屋裏來取回信罷。」他對於從他肩上，望得頸子快要拔斷了的哈爾兼珂，遮掩着書信，一面說。

華理亞在和丈夫的會見中，這時纔覺到了奇妙的關係的不像樣子，弄着圍身布，站

在木羅式加的面前。

「爲什麼長久不來的？」最後，用了好像做作出來的鎮定，她問。

「你一定在等得太久了罷？」他覺到了她那不可解的客套，嘲笑地回問道。「不，不

要緊，這回可要高興了——到林子裏去罷……」他沈默了一息，譏諷地加添道：「去喫

苦……」

「你的事，就只有那一件的，」她不看她，想着美諦克，不在意地回答。

「那麼，你呢……」木羅式加弄着鞭子，像在等候。

「我並不是頭一回了。我們並不是外人……」

「那麼，我們去麼……」他注視不移地說。

她解下圍身布，將綉髮披在肩上，用那不穩當的不自然的腳步，從小路上走掉了——並且竭力不向美諦克這面看。她知道他在用了可憐的惶惑的眼光相送，而且即使到了後來，也不會瞭解她是只在盡無聊的義務的。

她在等候木羅式加從背後來抱住她。然而他並不走近。他們保着一定的距離，這樣

默默地走了許多時。她到底忍不住了，站了下來，懷着驚愕和期待向他看。他走近來了，但是並沒有來擁抱。

「在玩什麼把戲呀，姑娘……」他忽然用了沙聲，一字一字地說。「你已經入了迷了呢，還是怎樣？」

「在說什麼呀——審問麼？」她擡起頭來，凝視着他——反抗底地，而且大聲地。

木羅式加是早就知道她正如處女時代的行爲一樣，當他外出的時候，也在輕浮的。他從那結婚生活的第一天，喝得爛醉了的他，早晨從地板上的人堆裏醒來，看見他那「年青的」，「合法底的」妻，和煤礦第四號的選礦手的紅毛的該拉希謨抱着睡覺的時候起，便知道這事的了。然而——在後來的生活中，也和那時候一樣——他對於這事，卻完全取着冷淡的態度。其實，他是從來沒有嘗過一回真的家庭生活，他本身也決不覺得自己是結了婚的人的。但美諦克那樣的漢子，能做他妻子的情人，在他卻以爲是非常的侮辱。

「究竟迷了誰呢，這倒願意知道知道的呵？」他注視了她的眼光，用隨便的平靜的

嘲笑，格外客氣地問——因為他不願意露出自己的忿恨來。「恐怕是那個小花娘的兒子罷？」

「是那個小花娘的兒子便怎樣……」

「對了，小子倒不壞——有點兒漂亮，」木羅式加補足說。「有味的罷。應該給小子縫一塊手帕，好擦擦小鼻子。」

「倘若要用，會給縫，會給擦的……我給他擦呵！懂了沒有？」她緊對着臉，興奮了，便很快地說：「可是你到底是很什麼呀，你發狠，那就怎樣呢？三年裏面弄不出一個孩子來——只有嘴巴會說得響亮……不中用的東西……」

「姘的漢子有一個分隊了，叫我怎麼來和你生孩子——恐怕連趕忙張開腿來也來不及罷……不要對我這麼發吼了！他怒喝着。「要不然……」

「要不然，又怎樣……」她挑釁似的說。「莫非要打麼……來試試罷，我倒要看看你……」

他舉起鞭子，愕然地，好像受了意外的思想的啓示，但隨即又將手垂下了。

「不，我不打你……」他含糊地，遺憾地說，似乎還在疑惑，是否真不妨來打她。「打也不要緊，但我可不願意打娘兒們。」他的聲音裏，含着她所未嘗聽過的調子了。「哪，還是一同過活去罷，走你自己的路。會做太太也說不定的……」他驟然回轉身，向小屋那面走去了——一面走，一面用鞭子敲落着草的花。

「喂，等一等……」她忽然充滿了少有的同情，叫了起來。「凡涅……」

「我是不要公子哥兒的喫剩東西的。」他激烈地說。「將我的給他去用就是了……」

她躊躇了——在他後面追上去了呢，還怎樣——沒有追上去。她等着，直到他轉了彎，不見了——于是舐着乾燥的嘴唇，緩緩地在後面走。

一看見從密林裏回來得有這麼快的木羅式加，（傳令使是大擺着兩手，沈重地，憤怒地，動着身子走了去了，）美諦克便——憑着似乎毫無什麼實據，然而絕不容一點疑問的那意識下的確信——知道木羅式加和華理亞之間的「沒有事，」而那原因，則是——他，美諦克了。一種不安寧的高興和說不出的犯罪感，在他裏面無端蠢動起來。于

是一遇到木羅式加的毀滅一切似的眼光，就開始覺得有些可怕了。

行榻的近旁，木羅式加的粗毛的馬在喫草，索索有聲；看去好像傳令使在弄馬，而實際上，卻由一個暗的剛愎的力，將他引到美諦克這里來了。然而充滿着受了創傷的自負和侮蔑的木羅式加，是連對自己也隱瞞着這事的。他每一步，美諦克的犯罪感便生長起來，高興消了下去。他用膽怯的，退縮的眼，看定了木羅式加，不能將眼從那里離開。傳令使抓起了馬韁。馬用鼻子推開他，恰如故意似的，推得和美諦克對面了。于是美諦克突然受了因為憤怒而沉重，昏濁的冷的眼光，幾乎不能喘氣。這短促的瞬間，他覺得自己是大受壓迫，非常骯髒，至于動着嘴唇，開始要說了，卻並沒有話——他沒有話說。

『你們坐在後方的這里呀，這色鬼們，』不願意來聽美諦克的無聲的說明，木羅式加只照了自己的模胡的思想，帶着憤慨，說：『穿上了什麼沙格林皮的襖子哩……』他覺得他的憤怒，美諦克也許以為是因嫉妬而來的，那就是一件憾事。但他自己卻也沒有意識到真的緣故，只是滔滔地，不乾淨地罵了出來。

『罵什麼呀？』美諦克滿臉通紅，回問道。自從木羅式加破口罵詈之後，不知什麼緣

故，他倒覺得輕鬆一些了。『我是腿給砍壞了的，並不是在戰線後面……』他顯着帶怒的顫抖和熱烈說。這瞬間，他就自己覺得彷彿兩腿真被砍傷，而穿沙格林的襪子者，大概不是他，倒是木羅式加似的了。『便是我們，也知道在戰線上的人們裏，有怎樣的人的。』于是他更加臉紅，添上去道：『便是，我也要對你說，倘使我沒有受過你的幫助……不幸的是……』

『噯哈……惱了麼？』木羅式加像先前一樣，不聽他的話，也不想瞭解他的義氣，幾乎要跳起來，叫喊道。『忘了我將你從火裏救了出來了麼……我們是將你似的傢伙帶在自己的頭上走着呀……』他大聲嚷，——恰如每天將負傷者像栗子一般，在『從火裏』帶出來那樣。『我們的頭上呀……你們是坐在那里的，要好好地記住……』他說着，還用了無限的粗野，拍着自己的後項。

式泰信斯基和哈爾兼珂從小屋裏跳出來了。弗洛羅夫帶着病底的驚愕，轉過了臉來。

『你們爲什麼在嚷嚷的？』用了令人驚怕的速度，映着一隻眼，式泰信斯基問道。

『我的良心在那里麼？』木羅式加回答着美諦克所問的良心在那里的話，叫喊說：『我的良心，藏在褲襠裏呀……這裡是我的良心——這裡，這裡！』他暴怒得說不出話來，裝着猥褻的姿勢。

從泰茄中，從不同的兩側，姊妹和畢加都高聲叫着，跑了過來。木羅式加只一跳便上了馬，仍如他在非常憤激之際的舉動一樣，用力加上一鞭去。米式加便用後腳一站，彷彿受了火傷似的，跳向旁邊了。

『等一等，拿了信去……木羅式加……』式泰信斯基惶惑着，叫道。但木羅式加已經不在了，只從喧囂的森林裏，傳來了漸漸遠去的風狂的蹄聲。



## 九 第一步

……道路如有波浪的無窮的帶，向他流過，垂下的樹枝拂着木羅式加的臉，而他，則滿懷着憤怒和悲恨和復讎，策了發狂一般的馬，奔馳前去。和美諦克的愚蠢的鬪口的每個要素，一個比別個更加強有力地，接連在他熱了的腦裏發生——但雖然如此，木羅式加卻還覺得對於這樣的人，自己的侮辱的表現還沒有盡致。

他也能够使美諦克記得起來，例如，在那大麥田裏，他怎樣地用了撇不開的手，抓住了他；在他那瘋狂了似的眼中，怎樣地旋轉着對於自己的小性命的卑賤的恐怖。他也能夠將美諦克對於那捲髮的小姐之愛——那照片恐怕還在他洋服的帖近心胸的袋子裏的小姐之愛，刻毒地嘲笑一通，並且用了最討厭的名稱，來稱呼那有點漂亮的小

姐……他到這裏，便想起美諦克既然和他的妻『弄成一起』，對於那有點漂亮的小姐，就早已毫不感到什麼侮辱了。於是制服了敵人的勝利之感，便即消亡，木羅式加又覺到了自己的無可奈何的悲恨。

……爲了主人的不公，受了很大的氣苦的米式加，一直跑到覺得流涎的唇間，馬嚼子已經放緩，——那時候，牠就放慢了腳步，而且一知道不再聽到新的叱咤聲了，使用了只在表面上見得迅速的步調前行，——正如感着侮辱而不失自己的威嚴的人類一樣。牠連檨雀的聲音也毫不介意，——今晚那鳥兒太多叫，然而照例只是並無意義地叫，牠以爲比平常更瑣碎，更獸氣了。

泰茄以黃昏的白樺爲盡頭，疏朗起來；太陽穿過了樹幹的罅隙，來撲人面。這是舒適，澄明，爽快，——和那像檨雀的人類的瑣碎，是絕不相同的。木羅式加的激怒淡下去了。他已經說給，以及將要說給美諦克的侮辱的言語，早失卻了那復讎本身的輝煌的毛羽，顯現在他面前的只是墮落的精光的可憐相，——只見得是好像胡亂張揚的，並無意思的東西。他已經後悔『美諦克吵架——沒有給自己『保住招牌』』到底了。他這時覺得

華理亞這人，還是像他先前所料一樣，對於他總決不是一個好女人，也知道了將決不再回到她那里去。華理亞者，還是他『和大家一樣地』過活，凡事都看得單純，明朗時候，將他連在煤礦的生活上的最爲親密的人，現在和她分離，使他經驗了一種感情，好像他生活中的這大而長的時期已經收場，而新的生活卻還未開始一樣。

太陽向木羅式加的帽子的遮陽下面窺探進來——像冷冷的，不瞬的眼睛一般，還掛在山頂上，而周圍的原野，則已是不安地杳無人蹤了。

他看了些在還未收割的田地上的沒有收拾的大麥束，忙得忘掉在堆積上的女人的圍身布，將頭鑽在路邊的鐵扒。歪斜的乾草堆上，是悲哀地，茫然無主地停着烏鴉，一聲不響。但這些一切，都在他的意識上滑過了，毫無關係。木羅式加是吹起了記憶上的極舊極舊，積疊起來了的塵埃。並且明白了這是完全沒有樂趣的，沒有歡欣的被詛咒的重擔。他覺得自己是被棄的，孤獨的人了。他好像飄過了廣大的無主的荒原，而可怕的空虛，卻只是更來增長他的孤獨。

因了忽地從丘岡後面奔騰出來的驚惶的馬蹄聲，他就定了神。沒有擡頭的工

夫——他面前已經豎着跨在大眼睛的會搗亂的馬上的，體面的，身上緊束皮帶的矮小的巡察，——馬喫了意外的人影子的嚇，用後腳站了起來。

「阿呵，你這該得詛咒的雌馬……」巡察一面從半塗中接取那爲了衝突而落了下來帽子，一面罵。「木羅式加，可是快跑回去，快跑，——那邊已經是糟透了……」

「怎麼了呀？」

「是的，那邊跑來了逃兵，在吹很大的牛屎呵，很大的牛屎哩——日本人來了呀，什麼什麼呀……農人們從田裏跑了來，女人們是叫喊……都將貨車拉到渡頭去了，市場到人家倒是一片污穢。管渡人幾乎給打死了，去了來，來了去，不能將大家都渡過去——將大家……但是我們的格里式加跑了十二威爾斯忒去一看，——什麼日本人那些，連影子也沒有，——都是胡說八道。就是造無聊的謠呀。本該鎗斃他的——如果不可惜子彈，真是……」巡察噴着唾沫，揮着鞭子，將帽子忽脫忽戴，一面亂整着捲頭髮，好像除了自己在講的一切之外，還想說道：「喂，瞧罷，朋友，姑娘們是多麼喜歡我呵。」

木羅式加記得起來，這青年是兩個月前偷了他的洋鐵的熱水杯，後來卻主張這是

「從歐戰時候」就有了的。熱水杯是已經不可惜了，但這回憶，卻立刻——較之滿心是別的事，木羅式加並不在聽的巡察的話還要迅速地——將他推上了部隊生活的平常的軌道。——急使，凱農尼珂夫的到來，阿梭庚的退卻，傳遍部隊的風聞——這些一切，就洗掉了往日的黑的渣滓，成爲不安的波濤，撲向他來了。

「你嘮叨些什麼——逃兵？」他打斷巡察的話。那人喫了一驚，揚起眉毛，拿着剛剛除下，又正要去戴的帽子，動也不能動了。「你單會出風頭，混帳小子！」木羅式加輕蔑地說。他憤怒着，將韁繩一拉，幾分鐘後，就到了過渡的處所了。

膝髁上生一個大瘡，縛着一隻褲腳的多毛的管渡人，將裝得滿滿的渡船，前推後推，已經完全疲憊。但這一岸上，還擁擠着許多人。渡船將要到岸，人們，口袋，手推車，哭喊的嬰孩，以及搖籃的巨大的雪崩，便直擠向那上面去——人們各要首先上船，大家就擠，叫，軋掉——管渡人想維持秩序，叫破了喉嚨，然而沒有效驗。得了和逃兵親口交談的機會的獅子鼻的女人——爲從速回家的志願和將自己的新聞告訴別人的志願之間不能解決的矛盾所苦惱，——三回趕不上渡船，背後拖一個裝着餵豬的蕪菁葉子的比她自己

還大的口袋，剛在『上帝呀，上帝呵』的呼天，卻又說起話來了——說是再等第四回的擺渡罷。

木羅式加遇到了這騷擾，照老脾氣，是很想（『開開玩笑地』）將人們更加嚇唬一通的，但不知爲什麼竟轉了念頭，一跳下馬，便去安撫大家了。

『你在這裏講什麼日本人呀，那都是謊人的。』他去打斷那模樣已經發了癡的女人的話：『她還對你們說，他們「放瓦」斯……什麼瓦斯？大概是高麗人在燒乾草罷咧，她就當作瓦」斯了……』

農民們便忘掉了那女人，都來圍住他——他驟然覺得自己是偉大的，有責任的人了。而且連對於這自己的特別的職務，以及按下了自己要去『嚇人』的意思的事，也感到高興——他反駁，嘲笑着逃兵的胡說，一直到最後跑來的人，都完全走散。待到下一次的渡船到岸的時候，已沒有先前那樣混亂了。木羅式加自己去指點馬車挨次上船，農民們後悔着從田地裏回來得太快了，就恨恨地罵馬。連拖着口袋的獅子鼻女人，也終於載上了誰的貨車，坐在兩個馬頭和大大的農夫的屁股之間了。

木羅式加從欄干上彎身下去，看見船間走着兩個水泡的圈——這一個圈，沒有追上別一個——這自然的秩序，使他記起了他自己現在怎樣地組織了農民們的事來，——這回憶，是很愉快的。

他在村子的柵門口，遇見了巡察的輪班——那是五個人，屬於圖潘夫的小隊裏的。他們用了笑聲和好意的罵詈，來歡迎他。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是常常喜歡會見他的，但並無什麼可說的話——也因爲他們都是健康的，茁壯的傢伙，而暮天又復涼快，清爽了。

『折斷頸子折斷腿……』木羅式加作別，羨慕地目送着他們。他願意和他們以及他們的笑聲和罵聲在一起——充了巡察，和他們一同在這涼快，清爽的暮天裏馳驅。和襲擊隊的會見，使木羅式加記起他離開病院時，沒有帶回式泰信斯基的信，並且也許要因此受罰的事來。他幾乎要被趕出部隊的那集會的情形，便突然歷史底地在眼前出現，而且有東西來刺了他的心。木羅式加到這時候，這纔覺得這一件事，在他是這一月裏最爲重要的事——較之病院裏所發生的事，也重要得很遠的。

『米赫留忒加。』他對馬說，抓住牠的鬃甲。『我是什麼事都不高興幹了……』米

式加將頭一搖，噴着鼻子。

木羅式加一面向本部走，一面下了堅固的決心，「一切都不管，」只去請給自己解除了傳令使的義務，放他回小隊，伙伴的地方去。

在本部的大門口，巴克拉諾夫正在審逃兵——他們都被解除了武裝，在監視之下。巴克拉諾夫坐在一級階沿上，在寫下姓名來。

「伊凡·菲立摩諾夫……」一個人竭力伸長頸子，用了哀訴的聲音，吞吞吐吐地說。

「什麼……」巴克拉諾夫像萊奮生平時的舉動一樣，將全身轉過來向着他，嚇人

地問。（巴克拉諾夫的意思，以為萊奮生這樣做，是爲了加重自己的發問的斤兩的——但其實，萊奮生之所以如此，卻因爲頸子上曾經受過傷，不這樣便往往轉不過去的緣故。）

「菲立摩諾夫……父稱呢……」

「萊奮生在那里呀？」木羅式加問了。回答是向門昂一昂頭。他整好頭髮，走進小屋去。萊奮生在屋角上辦事，沒有看到他。木羅式加躊躇着弄着鞭子。在木羅式加的意中，



本也是像在隊裏的一切人們一樣，以爲隊長是極正的人物的。然而生活的經驗，卻將並無正人的事，教給了他，于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萊奮生倒正相反——是一個最大的壞人，無論什麼，都『要掩飾的漢子。』但雖然如此，他也相信隊長是『從頭到底，無不看透』的，所以幾乎瞞他不得，——因此來託事情的時候，木羅式加總經驗到一種奇怪的心虛。

『你總是老鼠一樣，將腦袋鑽在書本裏，』他終於說。『我是沒有差池地送了信回來了。』

『沒有回信麼？』

『沒~~~~有……』

『好罷。』——萊奮生將地圖推開，站了起來。

『聽哪，萊奮生……』木羅式加開頭了。『有事情託你哩……如果肯聽——就做永久的朋友，真的……』

『永久的朋友？』萊奮生微笑着回問道。『那麼，託什麼事，說出來罷。』

『給我回小隊去罷……』

「爲什麼忽然要回小隊去了？」

「說起來話長呀——總之，我是厭透了。真的……簡直好像我並不是襲擊隊，倒是……」木羅式加將手一擺，蹙了臉，彷彿怕說話不慎，弄壞了事情似的。

「那麼，誰做傳令使呢？」

「教遏非謨加能够擔當，就好。」木羅式加逼緊說。「呵，那小子，一說到馬，我告訴你罷，是好到在舊軍隊裏受過賞的！」

「你說是做永久的朋友罷？」用了恰如這事有着特別的意義似的調子，萊奮生再問道。

「不要開玩笑了罷，你這鬼東西……」木羅式加熬不住，說出來了。「來和你商量事情，你卻在發笑……」

「不要這麼氣惱罷，氣惱，是壞身體的呵……對圖幡夫說去，教遏非謨加來，並且你……去你的就是了。」

「這正是朋友了呀，這正是朋友了……」木羅式加高興得叫了起來。「萊奮生……」

twou matj……這真好透了……」他向頭上去硬扯下帽子來，摔在地板上。

「獸子……」

木羅式加到得小隊的時候，天已經暗了。他在小屋裏，遇見了大約二十個人。圖潘夫騎在凳子上，在小燈的燈光下弄「那干。」（註一）

「噯哈，壞種……」他用低音，在鬍子下面說。看見木羅式加手裏的包裹，他喫了一驚。「你怎麼又帶行李回來了？莫非革掉了麼？」

「完了！」木羅式加叫道。「開缺……連酬勞也沒有，就滾出來了……教遏菲謨加準備罷——隊長命令……」

「那麼，是承你的情，推薦了我的罷？」生着瘡的瘦削的總在不平的青年，那遏菲謨加，冷嘲地問。

「去罷，去罷——去就知道……總之，遏菲謨·綏密諾微支，就是賀你高陞呀……你應該請我們喝一杯……」

（註一）手鎗的一種。——譯者。

爲了再在伙伴隊裏了的歡喜，木羅式加是遍開玩笑，揶揄，抓那管事的女人，在小屋裏跳來跳去，終於碰了小隊長，將擦鎗油和手鎗的一切機件一同翻倒了。

「你這廢物，鏽軸子……」圖皐夫罵着，在他的背上就是一掌，打得這樣有力，木羅式加的頭幾乎要從身上脫落了。

這雖然很痛，但木羅式加卻並不生氣，——倒愛聽圖皐夫用了誰也不懂自己的言語和表現的罵詈；他承認在這里是一切應當如此的。

「是的……正是時候了，已經是這時候了……」圖皐夫說。「你回到我們這里來，很好。要不然，會全學壞了的——像那不用的螺絲釘一般鏽掉，大家都爲了你丟臉……」大家爲着別的原因，贊成着這是好事情，——因爲許多人們，對於木羅式加，凡爲圖皐夫所討厭的處所，倒是喜歡的。

木羅式加竭力要不起到病院去的時候的事來。他極怕有人來問他道：「那麼，你的女人怎樣了呢……？」

于是他和大家一同，走到小屋那邊去給馬匹喝水……岸上的林中，貓頭鷹在叫，鈍

鈍地，並不嚇人；水上的霧裏，是點染着馬頭，帖耳伸頸，一聲不響——在岸上，則烏黑的叢莽，將身隱在芬芳的冷霧中。「唉，這纔是生活哩……」木羅式加想着，和氣地喊了馬。

在屋子裏，是修鞍，擦鎗；圖皞夫高聲讀那礦工寄來的信，並且一面就寢，一面爲了「回到諦摩菲的懷裏來的的記念」，將木羅式加添任了守夜的哨兵。

一整夜裏，木羅式加覺得自己是真正的兵士，而且是好的，有用的人了。

夜間，圖皞夫在肋下覺到了重重的衝撞，醒過來了。

「什麼事？什麼事……」他驚問着坐起，——還不及在暗淡的燈光中睜眼，——就有遠遠的鎗聲，接着是第二響，與其說是他聽到，倒是覺得了……

臥牀旁邊站着木羅式加，在叫喊：

「快起來！聽到對岸有鎗聲哩……」

稀疏的淒涼的鎗聲，隔着頗有規則的間隔，一鎗一鎗地接續着。

「叫大家起來，」圖皞夫命令道：「立刻到所有小屋去……趕快……」

幾秒鐘後，完全整好武裝，他跳在後院裏了。展開着無風的寒冷的天空。銀河的迷濛的窮途上，星在慌張地走。從乾草小屋的昏暗的洞裏，陸續跑出襲擊隊員的紛亂的形姿來，——且罵，且走且繫彈匣帶，拉出了馬匹。從棲枝上，鷄發狂地叫，掉了下去；馬是倔強，嘶鳴。

「拿鎗……上馬！」圖潘夫指揮着。「密忒加·綏涅……跑到小屋去，叫起大家來……趕快……」

炸藥的火花，咻咻地響着，和煙一同從本部的廣場上飛向空中了。睡了的婦女，由窗口伸出臉來，又即縮了回去。

「動手哩……」有誰用了帶些發抖的低聲說。

從本部跑來的遏菲謨加，在門口叫道：

「警報……大家全副武裝到集合地去……」他在門上迅速地勒轉馬嘴，還喊些什麼不清的話，跑掉了。

派去的人回來的時候，纔知道小隊的大部分，並沒有宿在營裏，——傍晚出外去散



紛 亂

步，睡在姑娘們那里了罷。惶惑了的圖幡夫，決不定還是單將聚集了的人們出發好呢，還是自己到本部去，探明了什麼事情好。他就一面罵着上帝和教士，一面派人到各方面，一個一個的去搜索。傳令使帶了『全小隊立刻集合起來』的命令，已經來了兩次了，但他還不能將人們召集，只如被捕的野獸一般，在院子裏跑來跑去，絕望之餘，幾乎要用彈子打進自己的額角去，而且實在，倘使他沒有常常覺着自己的重大的責任，恐怕也打了進去了。這一夜，許多人們就都喫了他毫不饒放的拳頭。

疲乏了犬吠聲送在後面，小隊終於跑向本部去了，——發狂的馬蹄的鐵聲，充滿着爲恐怖所壓的街道。

圖幡夫看見全部隊都在廣場上，很喫了一驚。大路上排列着移動的準備已經妥當的輜重，——許多人下了馬，坐在馬旁邊在吸煙。他用眼去尋萊奮生的小小的身材，——他站在照着炬火的粗木材旁，鎮靜地和美迭里札在談話。

『你怎麼會這麼遲的？』巴克拉諾夫對他發話了。『還在說：「我們……礦工……」哩。』他已經有些着忙，要不然，大約是決不會向圖幡夫來說這樣的話的。



小隊長單是搖手。

他最爲悵悵的，是意識着這年青人，巴克拉諾夫，現在正有用一切言語來斥罵他的十足的權利，而且雖是這斥罵，對於他圖皤夫之罪，也還未能算是十足的懲罰。況且巴克拉諾夫又觸着他最痛之處了：在他自己的心的深處，圖皤夫是以爲惟有礦工這名目，乃是在這地上，人類所能有的最尊的名目的。現在他確信了惟有他的小隊，卻正將他自己，將蘇羌的礦工們，而且將全世界的一切礦工們辱沒了，至少直到第七代。

像心縱意的罵過之後，巴克拉諾夫就去叫回巡察去了。圖皤夫由五個從河邊回來的自己的兵士口中，纔知道並無什麼敵人，他們是奉了萊奮生的命令，『毫無目標，向空中』開了鎗。他這時便明白了萊奮生是要試一試部隊的戰鬥準備。但這隊長的試驗，不能給他滿足，爲了他不能來做別人的模範了的這種意識，他更加覺得狂躁了。

這樣地各小隊整列起來，舉行點呼的時候，就知道了雖然如此，卻還是缺少許多人。而散失得最多的，則是苦勃拉克的隊裏。苦勃拉克自己也因爲日間去和家族作別，酒還沒有醒。他屢次向着自己的小隊演說道——『怎麼能尊敬自己這樣的廢料，豬一般的

東西呢？——並且哭起來了。於是全部隊就都看見苦勃拉克醉着。只有萊奮生卻裝作沒有覺得，因為倘不然，便須將苦勃拉克撤換，然而又沒有可以替他的人。

萊奮生檢查過隊伍，回到中央，舉起一隻手。手冷冷地，嚴厲地在空中停了幾秒時。在只波動着神祕的夜的聲息中，便發生了一種寂靜。

「同志們……」萊奮生開口了，他的聲音是低的，但在各人，卻聽得很分明，恰如自己的心臟的鼓動一樣。「我們從這里出發……到那里去——現在用不着說明。日本軍的勢力——固然沒有看得牠太大的必要——然而，還是有我們不如隱藏起來，到時機的來到爲妙的那麼大小的。這並不是我們完全走出危險之外的了的意思。並不的。危險是常常掛在我們上面的。一切襲擊隊員，都應該明白這件事。我們沒有辱沒我們的襲擊隊之名麼……在今天，是不能說沒有辱沒的。我們是女孩兒似的散亂了……倘若真的是日本軍到來了，會怎樣……他們就會將我們殺了個乾淨，好像小雞……是多麼的恥辱呵……」萊奮生忽然屈身向了前方，而他的結末的話，則如放開的渦卷鋼條一樣，頓時彈了過來，于是一切人們，便忽然被其圍住，覺得自己就像給不可捉摸的鐵的手指，在暗

中扼殺的小雞一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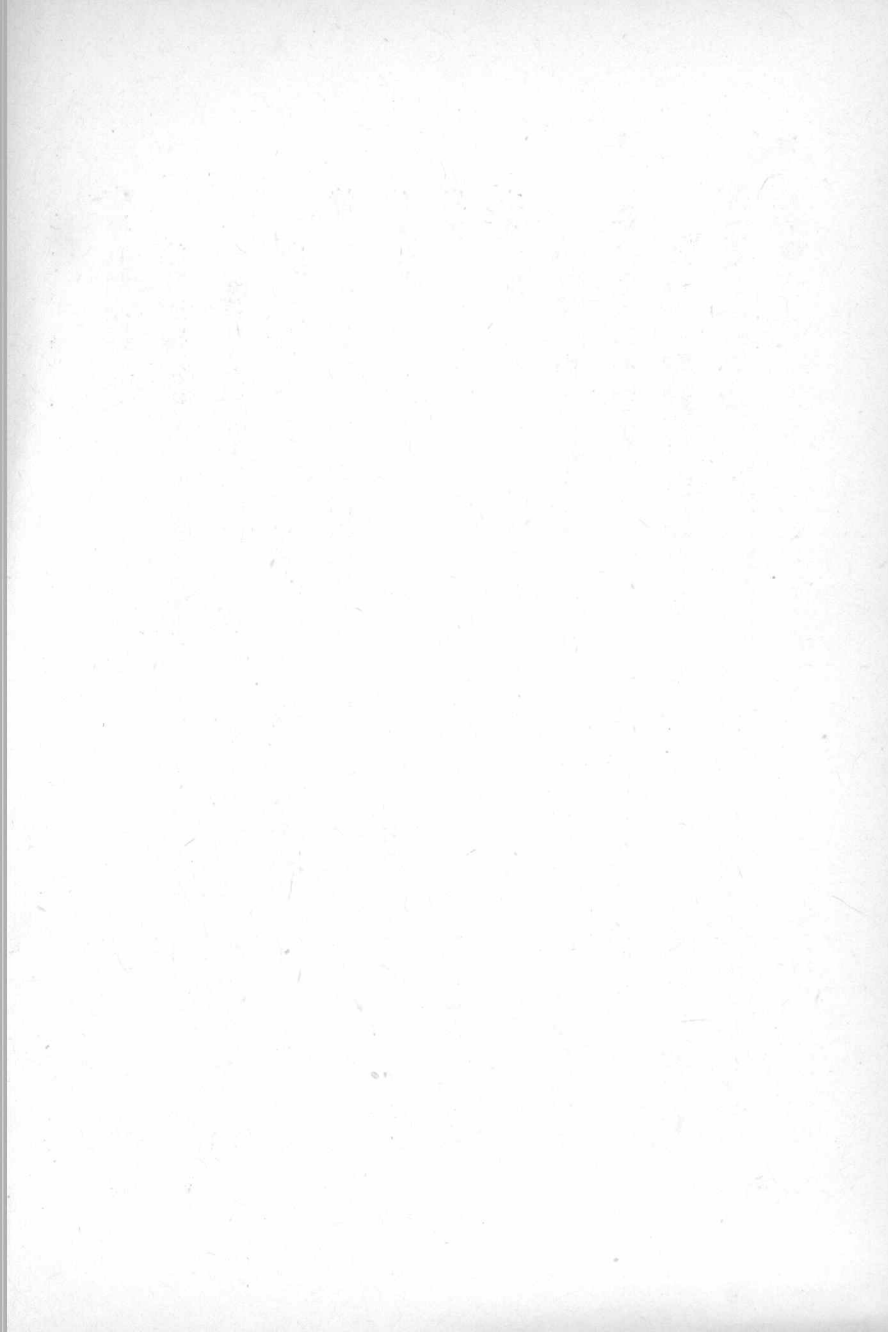
連什麼都不懂得的苦勃拉克，也彷彿有着確信似的說道：

「不錯……都不錯的……」他將四角的頭轉到旁邊去，用大聲打起呃逆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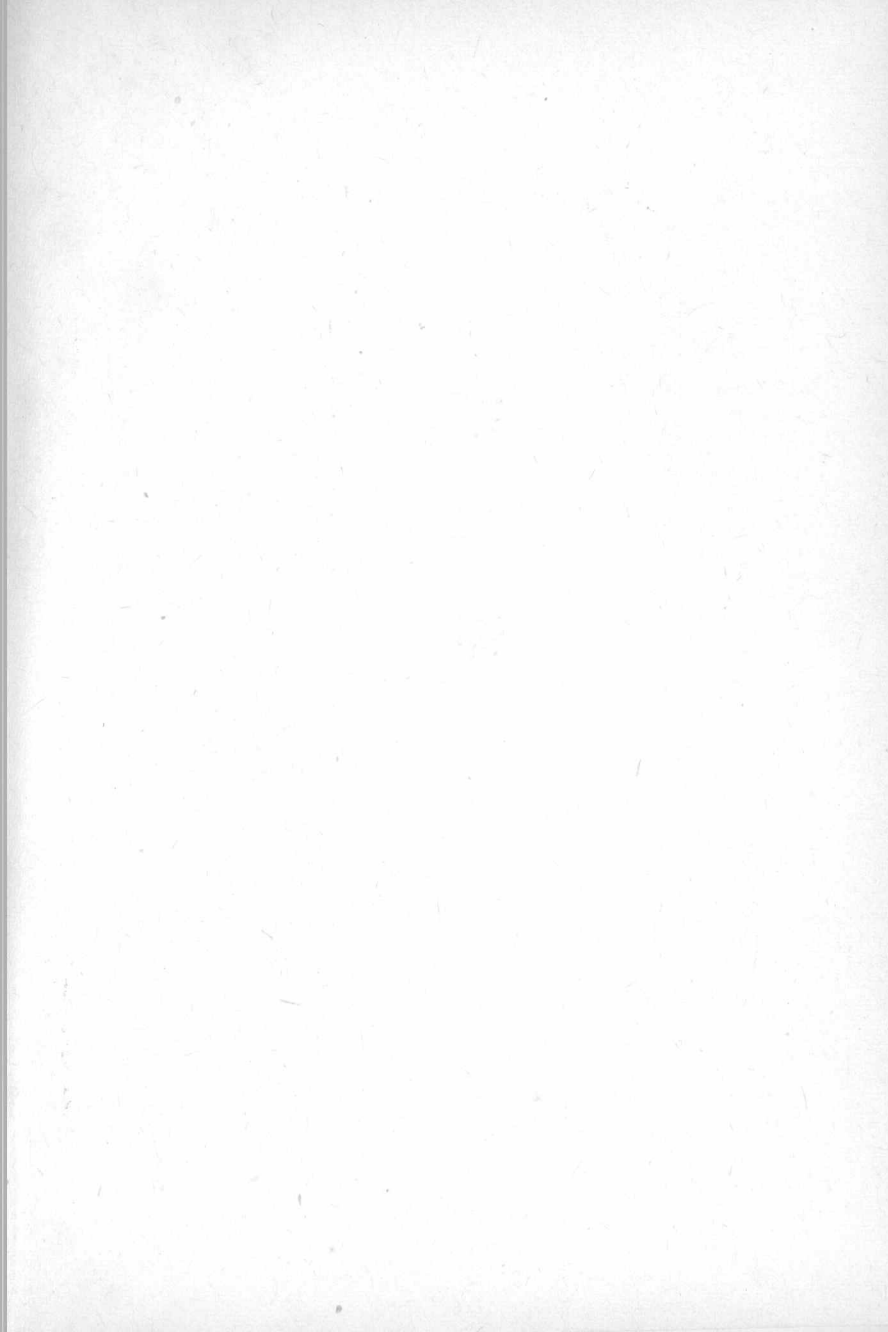
圖皐夫是一秒一秒的在等候萊奮生來這樣說：「例如圖皐夫——他今天就是事情完了的時候纔到的。但我的屬望于他，豈不比對誰都還大的麼——是恥辱呵……」然而萊奮生卻誰的姓名都沒有提起。他總是不多說話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鈍又強的釘，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執拗地敲着一個處所。只是爲了要查明他的話，達到了那本人之處沒有，他便看着圖皐夫那邊，突然這樣說：

「圖皐夫的小隊跟着輜重去……因爲他們是很敏捷的……」于是他在馬鐙上站起，將鞭一揮，發號令道：「立……正……從右三列走動……開步走……」

馬嚼子一齊發響了，馬鞍相軋有聲，而且恰如海底的大魚一般搖蕩着，緊密的人列，在深夜裏游向那從古老的希霍台·亞理尼山巔之後，升起古老的，然而永是新鮮的曙光之處去了。



第  
二  
部



## 一 在部隊裏的美諦克

式泰信斯基從爲了糧食，跑到野戰病院裏來的經理部長的助手那里，纔知道了出發的事。

「是刁鑽的腳色——這萊奮生。」助手將蒼白色的駝背曬着太陽，說。「倘若沒有他，我們怕都完了罷……你想想看——到野戰病院去的路，誰也不知道。所以，來攻擊我們的時候——我們領了全部隊，到了這里了！想一想罷，我們是怎麼的……況且在這里，是糧食呀，糧秣呀，都已經準備得停停當當。真會想……」助手感歎着，搖搖頭。但式泰信斯基卻覺得他的稱讚萊奮生，與其說爲了他真是「刁鑽的腳色」，倒是因爲將自己所沒有的性質歸之別人，于助手自己反而覺得舒服的。

這一天，美諦克第一次能够站起來了。他支着臂膊，走向草地去。在腳下感着驚人地愉快的有彈力的短草，他無端地歡笑。後來躺在行榻上，也許因為疲勞了，或者是爲了這大地的歡欣的感覺，心臟高聲地跳個不停。兩腳還爲了衰弱在發抖，而快活的好像馬蟻在爬一般的癢覺，卻穿透了全身。

美諦克散步時，弗洛羅夫羨慕似的向他望，於是美諦克就總不能克服了彷彿對他不起的感情。弗洛羅夫已經病得很久，久到將周圍的人們的同情都汲盡了。在他們的不能省的愛護和掛念中，他聽到了『你究竟什麼時候纔死呢？』這一個永是存在的疑問。然而他不願意死。對於『生』的他的執迷的這分明的盲目，就像墓碑一樣，將大家壓着了。直到美諦克留居病院的最後一天，他和華理亞之間，就繼續着奇妙的關係，這好像一種遊戲，那對手希望着什麼，是彼此都明白的，然而又彼此害怕着對手，誰也不敢跨出大膽的，決定底的一步去。

在她那結識了許多男人，多到在記憶裏，他們的眼睛的顏色，頭髮的顏色，或者連姓名也分不清了的辛苦而很難忍受的一生中，華理亞對誰也從來不能說出『可念的，可



愛的人』的話過。美諦克是她有對他來說這話的權利，而且也要說這話的最初的男人。在她，是只有他。——只有這樣美，這樣溫和的男人，——纔能够使她那爲母的熱情，得到平靜，她以爲正因爲這緣故，所以愛了他的。（但其實，這確信是在她愛了美諦克之後，纔在她裏面發生出來的，而她的不孕性，和她的個人底的希望也有着獨立的生理底原因。）在不安的沈默中，她每天呼喚他，每天不倦地貪婪地尋求他——將他從人們之中領出，將自己的遲暮的愛來獻給他罷……但不知道爲什麼，她竟沒有決計直白地來說出。

美諦克雖然也以那剛剛成熟的青春的熱和空想，希望着一樣的事，然而他竭力迴避着和她兩個的牽連——或者招畢加和自己在一處，或者訴說着自己的不舒服。因爲從來沒有接近過女人，他膽怯了。他也想到，自己竟不能像別人一樣麼，于是十分羞。他偶然也戰勝了這膽怯，然而這回是憤怒的木羅式加的形相，他揮着鞭子，從泰茄中走了出來的形相，湧現于他的眼前，于是美諦克便經驗到銳利的恐怖和對他還未報答之恩的意識的混合起來的東西了。

在這遊戲中，他消瘦而成爲長條子了。但直到最後的瞬息間，他終於沒有克服那膽怯。他和畢加一同，簡直好像對於外人似的，向大家作了勉勉強強的別，走掉了。華理亞在小路那里追上了他們。

『來，連作別，也不好好地作麼？』她因爲飛跑和感奮，紅着臉說。『在那邊，不知怎地我難爲情起來了……這樣的事倒向來沒有過，什麼難爲情。』她說着，就照礦山裏的年青姑娘們誰都做的那樣，將鏤花的煙盒，好像做壞事似的塞在他的手中。

她的感奮和這贈品，和她很不相稱。美諦克可憐她了，而當畢加的眼前，又覺得抱愧。他微微地一碰她的嘴唇，她用了煙一般的最後的眼向他看，於是她的嘴唇牽歪了。

『來看我，不要忘記罷……』當他們爲森林所隱蔽時，她大聲叫道。待到知道了並無回答，便倒在草上，哭起來了。

在道上，從深的回憶得了解放的美諦克，時時覺得自己已是真的襲擊隊員，爲了曬太陽，竟還捲起了衣袖——這在他，以爲當和那大可紀念的『姊妹』交談之後，他所開始了的新生活，是十分緊要的。

伊羅罕札的河口，已被日本軍和科爾卻克軍所占領。畢加是駭怕，焦躁，一路訴說着想像出來的痛苦。美諦克竟無法使他同意，避出村子，繞道從山谷前行。他們遂只好順爬過山，沿着人所不知的山羊的小路走。到第二夜，他們從多石的峭壁，拚死命降向河流那面去。美諦克還沒有覺得自己的腳的健壯。幾乎到早晨，他們纔摸到了高麗人的農場。兩人貪饑地吸了沒有鹽的刁彌沙。一看見乏透了的可憐的畢加的模樣，美諦克總不得不記起曾經使他心醉的坐在幽靜的葦蕩旁邊的那閑靜的，爽朗的老人的形相來。畢加就好像用了自己的壓碎了似的神情，在映發沒有休息和救援的這寂寞的不安和空洞。

他們于是在疏疏落落的田莊裏走，在這里，沒有一個聽到關於日本軍隊的人。部隊經過了這里沒有呢？——對於這詢問，他們是向河上指點，打聽新聞，請喝蜜的克跋斯，（註一）姑娘們則窺看美諦克。是收穫時期已經開始了。道路隱沒在密叢叢的沈重的麥穗裏；一到早晨，空的蛛網上，便停着露水，在空氣裏，是充滿着秋前的像在申訴一般的蜂鳴。

（註一）Kvass 一種飲料。——譯者。

他們到得希比希，已是傍晚了。村莊站在多樹的丘岡的向陽之處——從相反的一面，射過西下的夕照來。看見在倒敗的，生菌的祈禱所旁，有一羣帽上滿綴紅布的快活的，喧嚷的青年們，在玩九柱戲。一個穿着高背的農人長靴的，生着三角的尖劈一般的紅鬍子的，好像童話插畫上的侏儒那樣的小男人，剛將柱子拋完，卻出醜地全部失敗了。嘲弄的笑聲是那酬答。這小男人也沒法地微笑，但好像並不介意，倒也一樣地非常高興似的。

「那是他，萊奮生。」畢加說。

「那里？」

「哪，那邊，那個紅鬍子的……」畢加就拋下正在驚訝的美諦克，用了惡魔似的敏捷，奔向小男人那邊去了。

「喂，大家，瞧罷——畢加……」

「唔，是畢加哩……」

「爬來了麼，這禿頭鬼……」

青年們放下遊戲，圍住了老人。美諦克立在一旁，決不定走過去好呢，還是等到叫

他好。

「和你同來的是誰呀？」萊奮生終於問。

「從病院裏來的一個人——很好的青年……」

「那是木羅式加帶了來的負傷者呵。」有知道美諦克的，插口說。美諦克聽得在說他了，便走近大家去。

原來九柱戲那麼不行的小男人，卻有着大的敏捷的眼——那眼釘住了美諦克，將他翻一個轉面，恰如檢查其中的一切似的，就這樣地過了幾秒時。

「到你的部隊裏來的，」美諦克因為忘記了放下袖子，紅着臉，一面說。「先前是在夏勒圖巴那里的……到受傷為止。」他添上一句，想增些重量。

「從什麼時候起，到夏勒圖巴那里去的……」

「從六月的，唔，的中旬……」

萊奮生又射過他那試探的，檢查的眼光來，問道：

「能放鎗麼？」

「能的……」美諦克含糊地回答。

「邊菲謨加……拿一枝馬鎗來……」

去取馬鎗之間，美諦克覺得有幾十隻好奇的眼睛，從各方面將他釘住。他將這無言的纏繞，開始當作敵意了。

「那麼……打什麼好呢？」萊奮生用了眼向四近搜尋。

「打十字架！」有人高興地提議。

「不，打十字架，那不必……邊菲謨加，拿九柱戲的柱子去豎起來，是的，那邊，在那  
里……」

美諦克拿了鎗，因為驚惶，幾乎要閉上了眼睛。（這驚惶的籠罩他，並非因為要打靶，卻是爲了他覺得大家好像都在希望他失敗的緣故。）

「將左手再靠近些——那麼，就容易了。」有人忠告道。

表示出分明的同情的這話，很幫助了美諦克。他一扳機頭。於是鎗在音響中發射了——那時他不能不閉一閉眼——但他還能够分辨那站着的柱子已經飛開。

「好……」萊奮生笑了。「養過馬沒有呢？」

「沒有。」美諦克用了在這樣的成功之後，即使擔當了別人的罪孽也不要緊那樣的心情，自白說。

「這可惜，」萊奮生說。人看見他是真在可惜的。「巴克拉諾夫，將「求契哈」牽給他罷。」他狡猾地眯着眼：「好好地養去，是溫和的馬呵。怎麼養法，小隊長會教的……我們將他編到那一個小隊裏去呢？」

「據我想來，還是苦勃拉克那里，——他那里正缺着人。」巴克拉諾夫說。「和畢加一起罷。」

「也好……」萊奮生同意了。「那麼你去就是了……」

……向「求契哈」的最初的一瞥，逼得美諦克非將自己的成功和因此發生的孩子一般自以為榮的希望，全都忘卻不可了。她是一匹善于流淚的，瘦弱的，汗白色而且有着窪脊梁和大肚子的，溫和的馬，先前爲農民或別人所有，一生中連耕了許多兌割契那（註二）的地面。還不但這些哩，最壞事的是她懷着胎，她的奇特的名字，適合到恰如上帝

的祝福，正適合于沒有牙齒的老婆婆一般。

「這給我，唔……」美諦克低聲地問。

「這馬看相不很好，」苦勃拉克拍着她的屁股，說：「蹄子有點缺勁——不知道爲了糧食，還是爲了有些生病的意思……但騎着走，是可以的……」他將蓋着帶白色的針的四方形的頭，轉向美諦克這一面，用了愚鈍的確信，重複說道：「騎着走是可以的……」

「這里沒有另外的馬麼？」美諦克一面對于「求契哈」和騎着她也可以走路的事，突然感到要命的憎惡，一面便反對了。

苦勃拉克並不回答這話，但無聊地，單調地，開始講起爲了養護這脫毛的牝馬的無數的危險和疾病，早晨，日中，晚上的該做的事來。

「一從行軍回來不要即刻將鞍子除下，」小隊長教導他說：「給她立一會，等她有些涼。一將鞍子除下，就給她擦背——用手掌，或是乾草，還有，上鞍之前，也得擦的……」

美諦克嘴唇發着抖，只凝視着馬匹之上的地方，卻並沒有聽。他的勇敢的襲擊隊員



的心情，恰如小碟子裏的水一般，全都乾涸了。他自己覺得只因爲開初就要輕賤他，所以特地分給他這樣傷了蹄子的丟臉的牝馬。這時候，美諦克是從他非開始不可的那新的生活的觀點，在看一切自己的行爲的。現在帶了這樣討厭的馬，那新的生活之類，就好像無從說起——此時的他，恐怕誰都以爲不再是完全兩樣了的，強有力的有自信的人物，他也還是先前的可笑的美諦克，連好馬也不能交給他的了。

「除此之外，這馬，舌頭還在發炎……」小隊長並不管美諦克怎樣地在受辱，這話可能進他耳朵去，只是堅決地說。「這是應該用礮來醫治的，但不幸這里沒有礮，我們用雞糞醫治着這病——這也是很有效驗的方子。用破布包起來，在加上嚼子去之前，裹在嚼子的周圍的——真靈得很……」

「我是——小孩子，還是什麼呢？」美諦克不去聽小隊長的話，自己想。「不，我到萊奮生那里去，說我不高興騎這樣的馬罷……替別人受苦的義務，我是絲毫也沒有的。（在他，是要自以爲好像在做誰的犧牲，這纔舒服的。）不，我要統統直白地說出來，給他不至于誤會……」

但小隊長一說完，馬匹完全交給美諦克之手的時候，他纔後悔他沒有聽取小隊長的講解了。『求契哈』低着頭，在動她懶懶的白色的嘴唇。美諦克省悟了她的全生命，現在就在他手裏。然而他不知道怎樣處置這單純的馬的生命，卻仍如先前一般；他連絳好這溫和的牝馬也做不到，她就在暗中將頭伸到別個的乾草去，使別的馬和守夜人發恨並且在馬廄裏往來。

『遭瘟的，那個新傢伙在那里呀？……怎麼連自己的馬也不給好的？……』有人在小屋裏大叫。於是聽到發怒的鞭聲。『滾，滾，昏蛋！守夜人——帶了馬去呀，滾她娘的……』美諦克因為奔跑和內部的熱，渾身流汗，頭裏充滿着最惡毒的罵詈，時時碰着有刺的樹叢，在黑暗的，睡了的街道上行走，要尋出本部來。有一處，他幾乎撞進散步的一羣裏面去，——嘶嘎的手風琴在絃出『薩拉妥夫斯卡耶』的曲子，煙捲在燒，劍和拍車在響，姑娘們在發尖聲，而大地則因發瘋似的跳舞而在顫抖。美諦克怕向他們問路，遶開了。倘沒有一個人的形相，從路角那邊向着他出現，他也許會走一整夜的罷。

『同志本部在那里呀？』美諦克走近去，一面說。並且知道了那是木羅式加。『阿阿，

晚安……」他惴惴地，羞慚地說。

木羅式加發了一種含糊的聲音，就在惶惑中站住……

「到第二個後院，往右。」他終于不想別的事，回答說。於是兩眼異樣地發着閃，並不回顧，從旁邊走過了……

「木羅式加……是的……他在這裏……」美諦克想。他就恰如先前一樣，突然覺得自己是孤獨，環繞着各種的危險，木羅式加呀，暗的不熟識的街道呀，不知怎麼調理的溫和的馬呀。

走到本部時，他的決心已經完全無力。他已經不知道來幹什麼，不知道做什麼好，說什麼好了。

大約二十個襲擊隊員，躺在空虛的，平野一般廣大的後院中央所燒的篝火周圍。萊奮生是高麗式地曲着腿，爲生烟發響的火燄所魅惑，就坐在火的直近旁。這使美諦克更加想起童話裏的侏儒來了。美諦克走近去，站在那後邊，——誰也沒有向他這面看。襲擊隊員們順次講着淫褻的故事，其中是一定夾着奇怪的教士，淫亂的教士的妻，還有輕

步地上，因了教士之妻的溫婉的心情，巧妙地欺騙教士的勇敢的青年的。從美諦克看來，他們的講着這些事，並非因為這真可笑，倒因為此外無可講，而且他們的笑，也只是爲了義務。然而萊奮生卻總是注意傾聽，大聲地，好像真是出于本心地哄笑。當大家要他也來講述的時候，他就也講了幾件可笑的事情。他在聚集于此的人們裏，是最有教養的人，所以他所講的，也就成了最好的最淫褻的故事。但看起來，萊奮生卻毫無顧忌，用了滑稽的平靜模樣開談，並且淫褻的句子，彷彿別人的話一般滔滔而出，和他全不相干似的。

一看見他，美諦克便自然而然而地自己也想去講一講——他是以這樣的事爲可恥的，並且竭力裝着超然于這些之上的樣子，但其實卻愛聽這一類話——然而他害怕，倘若他在火旁坐下，大家就會詫異地對他看，他覺得那是最不愉快的。

他于是沒有加入，走掉了，——心裏懷着對於自己的不如意，對於一切人們，尤其是萊奮生的怨恨的心情。「哼，不要緊，」他憤恚地閉着嘴唇，想。「無論如何，我不來伺候那馬的，要死，死掉就是。看他說什麼罷；我不怕的……」

從此他真不再留心到馬匹上去了。只在練習和喝水時候，牽出她去。如果他在注意

較深的指導者那里，他是一定要立刻遭打的。然而苦勃拉克對於自己的小隊的情形，並無與致，就只聽其自然。「求契哈」是遍身瘡癩，餓着，渴着走，只偶然受些別人的照應，而美諦克則被大家所憎惡，以為是「傲慢，懶惰的人。」

全小隊中，只有兩個人和他有些親密——那是畢加和企什。但他和他們交際，決不是因為他們合了他的意，乃是因為誰也不和他相往來的緣故。企什是竭力想博他的歡心，自己來尋他的。趁着美諦克爲了沒有擦過的鎗，和小隊長吵鬧之後，獨自躺在天篷下面，惘惘然凝視着篷頂的瞬間，企什便用了逍遙的腳步，走近他來，這樣說了：

「您在生氣麼……吓，算了罷！這樣的一個胡塗的沒有學識的東西，用不着當真的。」

「我也並不生氣。」美諦克歎了一聲，說。

「那麼，無聊？倘是這，那又是一回事，倘是這，我也知道……」企什坐在拆掉了的車子的前段上，照平常那樣子，伸開了抹得很濃的長靴。「唔，其實是，我也無聊的——因為在這里，智識分子真少。恐怕只有萊奮生，然而他也是……」企什將手一揮，含蓄地望着自己的腳。

「他也是——怎樣呢……」美諦克因為好奇心，追問道。

「唔，然而他也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的人呵。單是狡猾罷了。就在想將我們當作踏腳，來掙自己的地位。您不這樣想麼？」企什哀傷地微笑起來。「自然，您總以為他是很有勇氣，很有才能的隊長罷。」——他用了特別鄭重的發音，說出「隊長」這兩字來。「哼，豈有此理！——那都是我們自己幻想的！我告訴您……就拿我們的開拔的具體底的事情來看罷——我們不用一直的衝鋒，去打敗敵人，卻鑽進這骯髒的窟窿裏來了。自然，您早知道，那是因為高明的戰略底觀點！在那邊，我們的同志們正在死掉也說不定，而我們卻在這里——是爲了戰略底觀點哩……」企什不自覺地從輪子上拔出木門來，又惋惜地將這塞進原先的處所去。

美諦克並不相信萊奮生是眞像企什所形容出來那樣的人，但聽他的話，是有趣的——他久沒有聽到這樣有教養的談吐了，並且不知道爲什麼，他相信其中也有幾分的眞實。

「真是這樣的麼？」他站起來，說。「在我，卻原以爲他是好像極其出色的人物的。」

『出色的人物？』企什討厭了。他的聲音失掉了平常的甜膩的調子，其中並且響着現今自己的優越的意識。『這是怎樣的誤解……只要看他挑選的是怎樣的人，就是了……那個巴克拉諾夫是什麼東西呀？一個胡塗蟲……自己以為了不得，但小子是怎樣的副手呢？莫非尋不出別的人了麼？自然，我是生病，負傷的人——我受了七粒子彈和空氣的撞傷——我是不耐煩做那樣麻煩的工作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該不會比小子還要壞——這無須誇口來說……』

『恐怕他沒有知道你是懂得軍事的罷？』

『呸，會不知道！誰都知道的，您去問問看。自然，大家是因為嫉妬，要說壞話的，然而這是事實……』

美諦克漸漸有了元氣，也開講些自己的心情。他們在一處周旋了一天。這樣的幾次談天之後，不知怎地他有些反對企什了。然而他不能離開他。長久不見的時候，他竟會自己去尋覓。企什又教給他逃脫守夜和燒飯的事，凡這些，是早已失去那新鮮的魅力，只成着無聊的義務的了。

從那時候起，部隊的沸騰一般的生活，就從美諦克的旁邊走過了。他沒有看見部隊的機構的彈鑽，沒有感到正在做着的一切事情的必要。在這樣的隔絕中，對於新的大膽的生活的他的幻想，就消失下去了，——雖然他學會了回嘴，不怕人；曬慣了太陽，習慣了穿著，在外觀上也和別的人不相上下。



## 二 開始

木羅式加遇見了美諦克，自己也以為奇的，是先前的怨恨和憤怒，都不再覺得了。剩下的，只是這樣的有害的人，何以又在路上出現的這一種疑心，以及他木羅式加，對他應該憤慨的一種無意識底的確信。但是這邂逅，也還是將他打動，使他要將這事即刻和誰去談談。

「剛纔在橫街上走，」他對圖瞞夫說。「剛要轉彎，跑到我的鼻子尖前來了——那個夏勒圖巴的小伙子呵，我帶來的，那個，記得麼？」

「這怎樣？」

「不，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他問說「到本部去，該怎麼走呢……」「到後邊

的——我說——第二個後院，往右……」

「那又怎麼了呢？」圖聃夫在這裏面毫不能發見奇特之處，以為還有後文，便試探地問。

「不，遇見了就是了！……這還不够麼？」木羅式加含着不可解的憤怒，回答說。

他忽然淒涼起來，不再願意和人們說話。原想到晚上的集會裏去的，但卻鑽進了乾草小屋子，然而不能睡。不愉快的回憶，成了沈重的擔子，向他上面壓來。在他，彷彿覺得美諦克是爲了要使他從一種正當的方向脫出，所以特地在路上出現似的。

第二日，他好容易，纔按住那再遇見美諦克的希望，什麼地方也靜不下，彷徨了一整天。

「我們爲什麼連事情也沒有，卻老坐在這裏的？」他悵悵地，去對小隊長說。「要爲了無聊，爛掉的呵……他究竟在那裡想些甚麼呀，我們的萊奮生……」

「就在想要怎麼辦，纔能使木羅式加開心呵。說是因爲只是坐着想，所有的褲子都破完了。」

圖聃夫竟並不體察複雜的木羅式加的心情。得不到幫助的木羅式加，便在不祥的憂鬱中跑來跑去，知道他倘不能有強烈的工作來散一散悶，那可就要浸在酒裏了。他從有生以來，這纔第一次和自己的欲望戰鬪。然而他的力量是孱弱的，但有一偶然的事故，將他從沒落裏救出了。

鑽在偏僻處所的萊奮生，和別的部隊的連絡幾乎統統失掉了。有時能夠到手的報告，描給他看的是瓦解和苦痛的腐蝕這兩種可怕的圖像。死的鐵靴，毫無慈悲地蹂躪着馬蟻羣，而瘋狂了的馬蟻，則或者因為絕望，即投身靴下，或者成了混亂的羣，逃向不能知的彼方，徒爲自己本身的酸所腐蝕。不安的烏拉辛斯克的風，是送來了煙一般的血腥。

萊奮生沿着多年絕了人迹的無人知道的泰茄的小徑，和鐵路作了連絡。他又得到報告，知道載着鎗械和衣服的軍用貨車就要到來。鐵路工人約定了來詳細通知日子和時刻。萊奮生知道，部隊是遲遲早早，總要被發見的，而沒有彈藥和防寒衣，要在泰茄裏過冬，是不可能的，於是決定了實行最初的襲擊。剛卡連珂趕緊放好急性佬。(註一)濃霧之

(註一)地雷的綽號——譯者。

夜，悄悄地透出了敵陣，圖瞞夫的小隊突然在鐵路線邊出現了。

……剛卡連珂將接着郵件車的貨車截斷，客車並無損壞。在爆發的聲響中，在炸藥的煙氣中，破壞了的鐵軌跳上空中，于是抖着落在斜坡下面了。急性佬的門子上繫着的一條繩，纏住了電線，掛着，後來使許多人絞盡了腦漿，想知道誰爲了什麼和甚麼緣故，將這東西掛在這地方。

當騎兵斥候在四近偵察之間，圖瞞夫帶了滿滿地載着物件的馬匹，藏在斯伐庚的森林的田莊裏，一到夜，就逃出叫作「面頰」的山谷去了。幾天之後，到了希比希，一個人也不缺。

「喂，巴克拉諾夫，可就要動手哩……」萊奮生說。但在他的起伏的視線裏，卻辨不出他是在開玩笑呢，還是在說真話來。就在這一天，他只留下些可以帶走的馬，將外套，彈藥，長刀，硬麪包，都分給各人，僅剩了馱馬能够運送的這一點。

到烏蘇里的烏拉辛斯克山谿，已經都被敵軍佔領。新的兵力集中于伊羅罕札河口，日本軍的斥候在各處偵察，常常和萊奮生的巡察衝突起來。到八月底，日本軍開始前進

了。他們從這田莊進向那田莊，一步一步都安排穩妥，側面布置着縣密的警備，伴着長久的停止，慢慢地進行。在他們的動作的鐵一般固執之中，雖然慢，卻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計算的，然而同時是盲目底的力量。

萊奮生的斥候顯着殺伐的眼回來了，但他們的報告，是互相矛盾的。

「這究竟是怎麼的！」萊奮生冷冷地回問。「昨天說他們是在梭羅孟那耶的，今朝卻在摩那庚了，——那麼，他們是在後退麼……」

「那我不知道，」斥候吶吶地說。「也許前哨在梭羅孟那耶罷……」

「那麼，在摩那庚的，不是前哨，卻是本隊，你怎麼知道的呢？」

「農人們說的……」

「又是農人們……人怎樣命令你的呀？」

斥候于是捏造了些胡說八道的事情，說明他何以不能深入。但其實，他是給女人們的饒舌嚇住了，離敵十威爾斯忒，就坐在叢莽裏，吸着煙捲，在等候可以回去了的時候。「你自己拱出一回鼻子去罷。」——他一面映着眼，用鬼鬼祟祟的農夫眼色，斜瞥着萊

奮生，一面想。

『你應該自己去走一趟了，』萊奮生對巴克拉諾夫說。『否則，在這里我們會給人撲殺，像蒼蠅一般。這些傢伙是沒法可想的。你帶了誰，在太陽未出之前就動身罷。』

『帶誰去呢？』巴克拉諾夫問。他內心雖然洶湧着劇烈的戰鬪底的歡欣，但硬裝着認真的深思遠慮模樣，他也如萊奮生一樣，是以爲必須將自己的真感情遮掩起來的。

『你自己挑選罷……那個苦勃拉克那里的新來的也可以——是叫作美諦克的罷？又可以順便看看那是怎樣的青年。人們說他好像不行，但是他們弄錯的也說不定……』

做斥候去是美諦克的無上的機會。他在部隊中的短短的生活之間，已經存貯了非常之多的尚未成就的工作，不會完結的約束，和未曾實現的希望，而于那每一事，則連本可成就的事，也至于失掉那價值和意義了。而且綜合起來，這些責任和懶惰，壓在他身上，是沈重而且苦痛，使他不能從這被囚的，無意思的狹窄的環境中逃出，現在他覺得，彷彿仗這勇敢的一擊，便可以衝破了。

他們在未明之前出發。泰茄的尖頂上，已經閃着微紅，山腳下的村中，送來了第二遍的公雞叫。四周是寒冷，昏暗，還有些陰森。這境遇的異常，危險的豫感，成功的希望——凡這些，在兩人裏面，激起了一種戰鬪底的心情；各種另外的情感，全不重要了。在身體中——是血液生波，筋肉見韌，而空氣則冰冷地，竟至于顯得好像在鑽刺，在發聲。

「阿呀，你的馬，滿生着疥癬哩。」巴克拉諾夫說。「沒有照管麼？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苦勃拉克模模胡胡，沒有教給你怎麼理值罷？」一個知道如何養馬的人，會毫無良心，一直弄到這模樣，巴克拉諾夫是連夢裏也想不到的。「沒有教罷，唔？」

「我怎麼說呢……」美諦克窘急起來：「就全般說，他是不很肯照應的。可是聽誰好呢，也不知道。」他愧對自己的謊話，在鞍橋上縮着身子，一瞥巴克拉諾夫。

「誰都可以，你只要好好地問就是了。在那里明白這等事情的人很多。他們裏面儘有着好小子……」

美諦克也幾乎翻掉了據爲已有的企什的意見，巴克拉諾夫有些中他的意了。他胖得圓圓的，綴住了似的坐在鞍上。他的眼褐色而銳敏，將一切事物，在動蕩中抓住，而在這

瞬息間也已經將要點從不關緊要的事物中析出，發出實踐底的結論來：

「喂，朋友，我先前就在看你的鞍子爲什麼寬滑了的！你將後面的肚帶收得很緊，前面的卻拖着。不反一反，是不行的。好，給你來繫過罷……」

美諦克還沒有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巴克拉諾夫已經跳下馬，在鞍子那里動手收拾了。

「哪……你的鞍韉也打着皺哩……下來罷，下來罷——要把馬糟蹋了。給你從頭弄好罷。」

數威爾斯忒之後，美諦克就確信起來，巴克拉諾夫比他良好而且能幹得遠，不但這一點，巴克拉諾夫也是非常強壯而且勇敢的人，因此他美諦克應該服從他，毫無貳話。巴克拉諾夫這一面，則不挾一些先入之見，以接近美諦克去，雖然接着也覺得自己的優越，但還是竭力要憑着沒有羈雜的觀察，來定他的真價值，一面看作同等的腳色，和他去談天：

「誰紹介你來的呢？」



「原沒有誰，是自己跑來的，雖然給我證明書的，是急進派……」

美諦克記起了式泰信斯基的奇特的舉動，就想將保送他的團體的意義，設法弄得含糊些。

「急進派？……你不該和他們往來的——和這些臭小子……」

「但我是不管這些的……只因爲有兩三個高中學校的同學在那里，我就也……」

「你在高中學校卒了業麼？」巴克拉諾夫截住話。

「唔？是的，卒了業的……」

「那很好。我也進過職業學校。學旋盤工。但沒有卒業，因爲上學太晚了。」恰如分辨似的，他說。「後來我在造船廠做工，直到兄弟長大……這之間，這回的亂子就鬧起來了……」

暫時緘默之後，他沈思似的，拖長了調子說：

「是的……高中學校……孩子時候，我也很想進去的，但怎麼能……」

美諦克的話，好像在他心裏喚起許多無用的回憶來了。美諦克用了突然的熱心，開

始來說明巴克拉諾夫的不進高中學校，並不算壞事情，倒是好。他在無意中，想使巴克拉諾夫相信自己雖然無教育，卻是怎樣一個善良，能幹的人，但巴克拉諾夫卻不能在自己的無教育之中，看見這樣的價值，美諦克的更加複雜的判斷，也就全然不能爲他所領會了。他們之間，於是並不發生心心相印的交談。兩人策了馬，在長久的沈默中開快步前進。路上時時遇見斥候，但他們仍然說謊，像先前一樣。巴克拉諾夫只是搖頭。他們在離梭羅孟那耶的小村三威爾斯忒的田莊裏下了馬，步行前去。太陽已經西傾，農婦們的雜色的頭巾，點綴着疲倦了的田野。從肥大的禾堆上，則靜靜地躺下濃厚的，柔軟的影子來。巴克拉諾夫向着迎面遇見的馬車，問在梭羅孟那耶可有日本兵沒有。

「聽人說，早上來了五個人，現在卻又沒聽說了……但願能够給我們收起姿子來——他們先在地獄裏……」

美諦克的心狂跳起來了，但他並不覺得恐怖。

「那麼，他們是眞在摩那庚了。」巴克拉諾夫說。「來的那些一定是斥候。總之，去罷……」

他們被憂愁的大吠聲所迎接，進了村中。在豎起一束縛在竿上的乾草和門前停着馬車的客店裏，他們『巴克拉諾夫式地』將麪包放在大碗裏，喝過牛乳。到後來，美諦克每當帶着一種不舒服，想起這回的馳驅，則在自己的眼前，總看見巴克拉諾夫顯着活潑的臉相，上唇帶些牛乳點，走出街上去了。那時的神情。他們走不到幾步，突然從橫街裏跑出一個提高了裙子的胖女人來，一撞見他們，就柱子一般站住了。她的圓睜的眼，陷在頭巾中，她的嘴，是被捕魚似的在吸空氣。而且忽然，用了最尖利的高聲，叫起來了：

『孩子們，我的孩子們，你們那里去呀？許許多多日本兵，就在學校裏邊呵。他們就要到這里來了，快逃罷，他們就要到這里來了……』

美諦克還沒有全領會她的話之際，從橫街裏已經出現了開正步，背鎗枝的四個日本兵。巴克拉諾夫發一聲喊，同時也抓起了手鎗，就在眼前瞄了準——向兩個發射了。美諦克似乎看見他們的背後噴出血團，兩個人都倒斃在地面上。第三彈沒有打中，手鎗也不靈了。餘下的日本兵中的一個，連忙逃走，別的一個是從肩頭取下鎗枝來。但是，當此之際，爲強有力地主宰了他的新的力量所動，壓倒了恐怖的美諦克，卻對他連放了好幾鎗。

當最後的一彈打中了日本兵時，他已經倒在塵土裏抽搐了。

『我們跑罷……』巴克拉諾夫叫道。『到馬車那里去……』

幾分鐘之後，他們就解下了在客店前發跳的馬，揚起着塵埃的熱的旋渦，在街上疾走了。巴克拉諾夫站在馬車上，時時反顧，看可有追來的人，一面用韁繩的頭，竭力打馬。大約在村子的中央模樣，有五六個喇叭卒在吹告警的喇叭。

『他們在這里……統統……』他用了得意的憤怒，大聲說。『統統……是主力！你聽到他們在吹喇叭麼……』

美譚克是什麼也沒有聽到。他倒在馬車的底板上，正在自己能够逃脫了的狂喜中，料想那在熱而乏的塵土裏被他打死了的日本兵，因為臨終的苦惱，在拚命地掙扎。他看見巴克拉諾夫時，似乎他那痙攣的臉，也見得討厭，可怕了。

過了些時，巴克拉諾夫已經在微笑。

『我們幹得出色！是不是他們進村子，我們也進村子——就是一下子。但是你，朋友，是一個好腳色。我還料不到你會這樣哩，真的！沒有你，他的彈子就要將我們打通了！』

美諦克竭力要不看他，躺着，埋了頭，黃而且青，臉上顯着暗色的斑，在車子裏——好像爛了根的穀穗。

走了兩威爾斯忒遠近，聽不見有人追來，巴克拉諾夫便將馬靠近遮在路上的獨株的榆樹下。

「你，等在這里，我趕緊上樹去，看一看怎麼樣……」

「爲什麼……」美諦克用了斷然的聲音問。「我們快走罷，應該去報告一切……主力在那地方，是明明白白的……」他要使自己相信自己所說的話，然而不能。他現在怕敢留在敵人的左近。

「不，還是等一等好。我們不是專爲了來殺三個蠢才的。給嗅出確實的事情來罷。」大約過了三十分鐘，二十人上下的騎兵，從梭羅孟那耶村緩步出來了。「倘給看見了，不知道會怎樣哩？」巴克拉諾夫心中感着戰慄，一面想：「我們恐怕不能坐這馬車去了罷。」然而他自制着，決計等到最後的可能的時間。被丘岡遮住，爲美諦克所看不見的騎兵已經到了半路之際，巴克拉諾夫就在那瞭望處望見了步兵——他們踏起濃塵，閃

着鎗，排成密密的柱子，正從村子裏走出……在火速的疾驅，直到田莊之間，兩個襲擊隊員幾乎弄死了馬匹。他們在田莊裏換騎了自己的馬，數瞬之後，已在路上向希比希疾走了。

長于先覺的萊奮生，在他們未到之前，（他們是夜裏纔回來的，）就布置了加嚴的警備——苦勃拉克的徒步小隊，小隊的三分之一，和馬匹一同留下，其餘則在村旁的舊蒙古城寨的堡壘後面，當警備之任。美諦克將馬交給巴克拉諾夫，和隊一同留下了。

美諦克雖然很疲勞，但不想睡。霧從河邊展布開來，空氣是冷的。畢加翻一個身，說着夢話。步哨的腳下，野草在作響，像謎一般。美諦克仰臥着，睜眼在尋星星。星在彷彿躺在霧帳背後的黑的空虛中，依稀可見。于是美諦克自己裏面，感到了更暗的，更鈍的——因為那地方是星也沒有的緣故——和這一樣的空虛。他還以為這一樣的空虛，弗洛羅夫一定常常感到。他突然想起，這人的運命，不和他的運命相像麼，因此就立刻害怕起來了。他竭力想逐出這恐怖的思想，然而弗洛羅夫的形像，總浮在他的眼前。他沒有活氣地帶着掛下的手和枯透了的臉，躺在行榻上在看他，他的上面，楓葉在幽靜地作響。「他死了

呵！……」和恐怖一同，美諦克想。然而弗洛羅夫動起指頭來，並且轉臉向他，帶着骨立的微笑，說：「大家……在鬧……」忽然之間，他在行榻上發了痙攣，從他那里有什麼團塊迸散，于是美諦克看見那全不是弗洛羅夫了，是日本兵。「這可怕……」他全身發着抖，又這樣想。但華理亞彎腰在他上面，低聲說：「你不要怕呀。」她冷靜，溫柔。美諦克立刻輕鬆了。「你不要怪我沒有好好地作別罷。」他溫和地說，「我是喜歡你的。」她將身挨近他來。忽然，一切飛散，沈沒在無何有中，幾瞬間後，他已經坐在地上，眯着眼，用手在尋鎗枝了。在很明亮了的周圍，則人們捲着外套，忙碌着。藏身叢莽中的苦勃拉克，是在看那望遠鏡。大家都聚在那里，問道：

「那里……」  
「那里……」

美諦克摸到了鎗，爬到牆上，知道大家是在說敵人。然而看不見敵，于是他也發問了：

「那里……」

「你們爲什麼擠作一團的？」小隊長忽然用力將誰一推，怒叱道：「散開……：：：伏倒！……：：：」

沿着堡壘排開時，美諦克還伸了頸子，努力想看敵人。

「但是敵在那里呀？」他向那在他旁邊的人問了好幾回。那人爬着，不理他的話，不知道爲什麼總是側着耳朵，而他的下脣是拖下的。他突然回顧，發狂似的向他吶喊起來。美諦克來不及回答，——就聽到號令之聲了：

「小隊……」

他挺着鎗，還是什麼也沒有看見，並且因爲大家看見，他卻看不見而發惱——和「放」的號令一齊，胡亂地開鎗。（他沒有知道小隊的大約一半的人們，也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只因爲免得後來給人笑話，瞞着罷了。）

「放……」苦勃拉克再號令說，於是美諦克又開鎗。

「唉，給逃走了……」人們在四處大聲說。大家都忽然隨便高談，臉上也活潑地亢奮起來了。

「够了，够了……」小隊長叫喊道。「在那里放鎗的是誰呀？愛惜子彈……」

美諦克從大家的話裏知道，日本軍的斥候已經來過了。也一樣地並未看見的許多



人，這時就嗤笑美諦克，並且自誇着他們所瞄準的日本兵，是怎樣地從鞍橋滑落。這時大礮聲轟然而起，反響充滿着豁谷中。幾個人因為怕，就伏在地面上，美諦克也毛骨悚然，像給打倒了一樣——這是他平生所聽到的最初的礮聲。礮彈在村子後面的不知什麼處所炸裂了。接着機關鎗的發狂地拚命地作響，頻繁的馬鎗聲到處般般然。然而襲擊隊並不回答。

過了幾分鐘，或者一點鐘——時間感覺是被苦惱所消滅了——美諦克覺得襲擊隊員已經增加起來。並且看見了巴克拉諾夫和美迭里札——他們是從堡壘上走下來的。巴克拉諾夫拿着望遠鏡。美迭里札則臉在痙攣，鼻孔張得很大。

『伏着麼？』展開了額上的皺紋，巴克拉諾夫問。『哪，怎樣？』

美諦克悲苦地微笑了。並且對於自己，呈着非常的緊張，問道：

『我們的馬在那里……？』

『我們的馬在泰茄裏，我們也就要到那邊去了……只要略略一防，就好……我們是不不要緊的。』他分明要使美諦克放心，加添說。『但是，圖皐夫的小隊，卻在平地上……』

呀，惡鬼……」他給近處的爆炸一悚，忽然怒號起來。「萊奮生也在那里……」于是用兩手按住望遠鏡，沿着散兵線，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到其次應該射擊的時候，美諦克卻已經能够看見日本兵——他們作成幾條散兵線，走着叢莽之間的路，正在前進。從美諦克看去，是近到雖在必要之際，也早不能逃出他們了。他這時所感到的，不是恐怖，倒是一種苦痛的期待，不知道這一切要什麼時候纔完。在這樣的瞬間之中，苦勃拉克不知從那里出現，叫了起來：

「你瞄着那里呀……」

美諦克向周圍四顧，纔知道小隊長的話，和他並不相干，是在說先前不知道爲什麼他竟沒有留心到的畢加。畢加將臉緊靠了地面，躺着。在頭上胡塗地探着鎗門，正在射擊他自己面前的樹木。苦勃拉克叱罵了他之後，也不過是子彈已完，空有鎗門發響這一點不同罷了，他仍舊繼續着無異于前的工作。小隊長將他的頭用靴子踢了幾下，但畢加依然沒有擡頭。

……這之後，大家開始是雜亂地，後來則成了疏疏的鏈子，向什麼地方疾走。美諦克

也一同奔跑，對於這些一切的爲什麼和怎樣地出現，全都莫名其妙。他只覺得雖是這最絕望底的擾亂的瞬息間，也還是決非偶然，決非無意識；而且在指導他和他的周圍的人們的行動者，乃是和他現在的經驗不同的許多人。這些人們，他沒有看見。然而他在自己中，感得他們的意志，待到進了村落的時候——那時他們是作着長的鏈子，在走的——他不知不覺，用眼來搜尋那主宰着他的運命者，究竟是什麼人。走在最前面的是萊奮生。然而他見得非常之小，而且那麼滑稽地揮着很大的盒子礮，要相信他是主要的指導底力，可不容易。美諦克正在努力想解決這矛盾，而密密地，惡意地，四面又飛下子彈來。這些子彈，彷彿掠過頭髮，甚至於掠過耳朵上的茸毛。鏈子向前疾奔，幾個人死掉了。美諦克感到，倘若再要應戰一回，他就會和畢加毫不兩樣了。

作爲這一天的混亂的印象，遺留下來的，還有跨着揚開火燄似的鬚毛，露着牙齒的馬的木羅式加的形相。他跑得極快，令人分不出木羅式加從那里爲止，馬從那里開頭來。到後來，他纔知道木羅式加是被選爲戰鬥之際，聯絡小隊的騎兵的一個。

美諦克的完全恢復原狀，是在泰茄之中，被近時走過的馬所踏爛了山間小路上。這

處所，是幽暗，寂靜，端嚴的杉樹，用了那安穩，苔封的枝幹，蔭蔽起來的。

### 三 苦惱

恰如在不容情的強有力的機械之下的苦惱的布一樣，日子是如飛的過去了，寸寸互相類似——都是無眠的夜和非人類底的掙扎的果實。而在那日日的布上面，則忙着人們的不倦的梭……

戰鬪之後，藏身在繁生着木賊草和羊齒的深邃的山峽裏，萊奮生檢查馬匹了，遇見了「求契哈」

「這是怎的？」

「什麼呀？」美諦克口吃了。

「哪，解下鞍來，將背脊給我看……」

美諦克用發抖的手，解開了肚帶……

「你看，那自然……背上滿生着瘡。」萊奮生用了彷彿毫不期望什麼好事情似的口氣說。「莫非你以為馬是單單騎坐的東西，用不着理值的，小阿叔……」

萊奮生竭力要不提高聲音，但他好容易纔做到——他非常疲勞，他的鬍子在抖動，他還用兩隻手與奮地旋着不知從那里折來的枝條。

「小隊長，喂，這里來……你為什麼單是看着的……」

小隊長眼也不睜，凝視了美諦克不知道為什麼而抖抖地拿在手裏的鞍，於是陰鬱地，慢慢地說道：

「對這蠢才，我是說過好幾次了……」

「我也這樣想！」萊奮生將枝條拋掉了。向着美諦克的他的眼，是冰冷，森嚴。「往經理部去，到這醫好為止，騎着運貨馬罷……」

「你聽，同志萊奮生……」美諦克以為並非因為他管理壞，是因為他得到的是很重的鞍，于是用了由他所經驗的自卑而發抖的聲音，喃喃地說：「並不是我不好……請

你聽我說……請你等一等……這回一定……我將這馬弄得好好的給你看看……」

但萊奮生頭也不回，走向其次的馬匹去了。

……糧食的不足，使他們只得跑向鄰近的山豁去。數日之間，部隊爲了戰鬥和辛苦的跑路，弄得精疲力盡，一面又繞着烏拉辛斯克的支流間趨行。不被佔領的田莊的數目，總是減少下去，要得一片麪包和燕麥，也須經過戰鬥，舊的創傷還未醫好，新的又起來了。人們就都成了枯燥，寡言，狠毒。

萊奮生深信着——驅使着這些人們者，決非單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粗粗一看，是隱藏着的，連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也還沒有意識到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藉了這個，他們纔將所忍耐着的一切，連死，都售給最後的目的，倘沒有這，恐怕誰也未必會自己走進烏拉辛斯克的泰茄裏而去送死的罷。然而他又知道，這本能之生活于人們中，是藏在魂靈的深處，在他們的細小，平常的要求和顧慮——也很細小，然而活的個體——的下面的，這因爲各人是要喫，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緣故。看起來，這些人們就好像擔任些平常的，細小的雜務，感覺自己的弱小，而將自己的最大的顧慮，則委之萊奮

生，巴克拉諾夫，圖潘夫那樣的較強的人們，並且使他們懣念這一端，較多于懣念自己也有睡食的必要，而其餘一切，就一任別人去想去了似的。

萊奮生現在是常在隊伙裏——自領他們戰鬥，在一個鍋子裏喫，夜裏不睡，去察看哨兵，而且是還沒有忘記了笑的幾乎惟一的人了。連和人們談些最平常的事情的時候，在他的言語的每一句裏，也聽出這樣的意思來：『看罷，我也在和你們一同喫苦——我明天也被殺死，也說不定的，或者餓得倒斃，也說不定的，但我卻像先前一樣地活潑，固執，爲什麼呢，因爲這些一切，是沒有什麼大要緊的……』

但是，雖然如此……繫住他和襲擊隊之心的看不見的繩索，卻一天一天斷下去了……而且這些繩索愈少，就愈使他難于說服人，也愈使他變爲只是居部隊之上的權力了。

通常，爲了捕捉食用的魚，先將牠們在水裏鬧昏，這時是誰也不願意進冷水去拾取，總是趕最弱的一個，最多的是先前的牧豕奴拉罕路式加——這不知姓氏，膽怯而口吃的一個下去的。他非常怕水，發着抖，劃着十字，從岸上走下去。美諦克往往悲哀地凝望着



那掘取了馬鈴薯的田似的，不平的土色的高高低低的瘦削的他的背脊。有一回，萊奮生看見這情形了。

「且慢……」他對拉孚路式加說：「爲什麼你自己不下去的？」他問那正在推拉孚路式加下去的，臉的一面好像給門夾過了的兩面不勻的青年。

青年將那惡意的白睫毛的眼向着他，意外地回答道：

「自己下去試試罷……」

「我不下去，」萊奮生平靜地答說：「我別的事情多着哩，但是你應該下去……脫掉褲子，脫掉……哪，魚已經在流走了。」

「讓牠們流掉……我可不是獸子哩……」青年一轉背，就從岸邊走開了。幾十對眼睛，彷彿稱讚他似的，並且嘲笑萊奮生似的，在望着。

「真是麻煩的小子們……」剛卡連珂一面自己脫小衫，一面想去，但給隊長的不同尋常的大叫嚇得站住了。

「回來……」萊奮生的聲音中，響着充滿了意外之力的權力者的調子。

青年站住了，而且自己在後悔着爭這樣的事，但不願意在大家面前丟臉，便又說：「說不做，便不做……」

萊奮生捏定盒子破，陷下而嚇人的閃閃的收小了的眼，看定了他，用沈重的腳步，向他這面踱過去了。青年慢慢地，好像很不願意地，脫起褲子來。

「趕快！」萊奮生帶着沈鬱的威嚇，又走近去。

青年向他這邊一瞥，忽然嚇得倉皇失措起來，褲子是兜住了，又怕萊奮生不明白這偶然的事，竟殺掉他，就很快地說道：

「立刻，立刻……兜住了哩……唉，鬼……立刻，立刻……」

萊奮生環顧周圍時，大家都在懷着尊敬和恐怖對他看，然而，只是這點罷了，——卻沒有同情。在這瞬間，他覺得自己是居部隊之上的敵對底的力，但他已經覺悟，竟要向那邊去，——他確信他的力是正當的。

從這時候起，萊奮生當必須收羅糧食，削減過多的休息日之際，就什麼都不顧慮。他偷牛，掠取農民的田地和菜園，然而連木羅式加，也覺得這和在略勃支的田裏偷瓜，道理

是全然不一樣的。

……越過縣延數十威爾斯忒的烏兌庚支脈的行軍——那時部隊是只靠野葡萄和用火蒸熟的菌類養活的——之後，萊奮生走進離伊羅罕札河口二十威爾斯忒的「虎谿」的寂寞的高麗人的小屋去。一個高大身材，多毛如他自己的長靴，不戴帽子，腰帶上掛着生鏽的「斯密斯」鎗的漢子，來接他們。萊奮生認識他是陀畢辛斯基的酒精私販子斯替爾克沙。

「噯哈，萊奮生……」斯替爾克沙用了嘶嘎的，沒有好過的傷風的聲音，說。從濃毛間，帶着照例的峻烈的嘲笑，望着他的眼睛。「還活着麼……很好……人正在這里尋你哩。」

「誰在尋我呀？」

「日本人，科爾卻克軍……另外還有誰會尋你呢……」

「恐怕不見得尋着罷……這里有我們可喫的東西麼……」

「恐怕也不見得，」斯替爾克沙謎似的說。「他們也不是獃子，——你的頭上是掛

着金子的呀……在村的集會上讀過命令——給捕得活的或是死的的人，是——賞金呵。」

「阿呵……出得多麼……」

「西伯利亞票子五百盧布。」

「便宜得很……」萊奮生嘲笑道。「我說，有沒有我們喫喫的東西？」

「怎會有，怎會有……高麗人自己是只靠小米活着的。豬肉有十普特，但他們簡直在向牠禮拜——冬天的肉呀。」

萊奮生尋主人去了。被鐵絲的帽子所壓，顫巍巍的白髮的高麗人一開口，就求他不要碰他的豬。萊奮生記得他後面有一百五十張飢餓的嘴，也可憐這高麗人，想要證明除此以外，更沒有怎樣的辦法。高麗人不懂這些，只是哀求地合着掌，反覆說道：

「不喫，不喫……不……不……」

「不管，殺罷。」萊奮生一揮手，皺了眉，——好像要將這人殺掉似的。

高麗人也皺了眉，哭了。他突然跪下，鬍子擦着草，在萊奮生的腳上接起吻來。但他並

不去扶起他，——他恐怕這麼一來，就會忍不住，收回了自己的命令。

美諦克看見這一切，他的心很沈重，逃到小屋後面去，將自己的臉埋在乾草中。但在這裏，他面前也現着哭壞了的老臉，在萊奮生的腳邊，是蜷縮起來的白衣的小小的形相。『真非這麼辦不可麼？』——美諦克熱病似的想；于是他前面，又有也是被取去最後的東西的，馴順的，恰如在空中倉皇失措的農民的臉，成着長串，浮了上來。『不，不，這殘酷，這太殘酷了。』——他又想，愈將自己埋進乾草裏去了。

美諦克知道，倘是自己，是決不會將高麗人弄得這樣的，但他和大家一同喫了肉，爲什麼呢，因爲他餓着。

早晨，萊奮生的山路被敵截斷了，戰鬥兩小時之久，大約失掉了三十個人，他纔硬奪了一條路，以向伊羅罕札的山谷。科爾卻克的騎兵緊追着他的蹤跡。他棄掉所有馱貨的馬，在正午，纔走到往病院去的認識的道路。

于是他覺得在鞍子上很難坐住了。心臟當非常的緊張之後，就緩緩地，緩緩地跳，並且似乎就要停下來。他要睡覺，他垂了頭，立刻在鞍上開始搖動——凡有一切，都成爲單

純的不相干的東西了。忽然，他受了什麼從中發動的刺戟，愕然環顧了周圍……誰也沒有覺得他睡着。一切人們，都在自己之前看見像平常一樣的稍爲彎曲的背脊，誰能夠想到他也会如大家一般，要疲倦，想睡覺的呢？……「是的……我的力可還够麼？」——萊奮生想。而且這問的彷彿並非他自己，倒是別的人，萊奮生搖搖頭，于是在膝頭覺到了微的，討厭的顫動。

「究竟……你也就會見你的老婆了。」兩個人騎着馬走向病院那邊去的時候，圖潘夫對木羅式加說。

木羅式加不開口。他以為這事是已經完結了的，雖然他一向也想看見華理亞。他自欺着，將自己的希望，只當作「他們之間是怎麼了呢」這一種旁觀者的自然的好奇心。但他見了她時，——華理亞，式泰，信斯基，哈爾，兼珂都站在小屋旁邊，笑着，伸着手，——他心裏的一切都改變了。他禁不住，就和小隊一同通過了楓樹下，一面放鬆肚帶，在馬旁邊調護了許多時。

華理亞尋覓着美諦克，對於歡迎的招呼，只是簡單地回答，對大家含羞地，敷衍地微笑了。美諦克一遇到她的眼睛和點頭，便滿臉通紅，低垂了頸子；他怕她立刻跑近他去，給大家覺得他們倆之間有些蹊蹺。但在她的心中不知道是什麼主意，卻並不顯出喜歡他的來到模樣。

他連忙拴好『求契哈』，躲進森林中。走了兩三步，便碰着了畢加。他躺在自己的馬匹旁邊，集中于自己本身的眼色，是荒涼而且空虛。

『坐下來……』他疲乏地說。

美諦克並排坐下了。

『我們這回是到那里去呢……？』

美諦克沒有回答。

『我呢，很想捉捉魚……』畢加愁思地說。『在養蜂場那里……現在魚正在向下走……是做起小瀑布來捉的……只要用手去捉就是……』他沈默了一會，悲哀地加添說：『是的，養蜂場那些，現在是早已沒有了……沒有了！否則多麼好呵……那里很幽

靜。這時候，蜂兒是不叫的……」

他忽然用一隻肘彎支起身來，使橫眼看着美諦克，用了因憂愁和哀傷而發抖的聲音講起來了：

「聽哪，保盧沙……聽呀，我的孩子，保盧沙……莫非真不能再有這樣的一塊小小的地方麼？……我怎麼活下去呢，我的孩子，保盧沙……我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只是一個人……精光的一個……上了年紀……就要死的……」他尋不出話，沒法地吸一口氣，而空着的一隻手，則癱攣地緊抓着野草。

美諦克不看他，連他的話也沒有聽，然而他的話的每一句中，總有一點東西在靜靜地顫動，恰如有誰的怯弱的手指，在他的心中從還是活着的幹子上，搖落着已經枯掉的葉子一般。「一切都有完結，決不回來的……」美諦克想，而且這使他為他的枯葉哀傷。

「我去睡……」他想設法逃開此地，便對畢加說。「我乏了……」

他更加深入森林中，躺在叢莽之下，于是入了不安的微睡……忽然，好像給什麼東西所觸的一樣，他醒了。心臟不整地跳着，浸了汗的小衫粘在身體上。叢莽後面有兩個人



在談天——美諦克知道這是式泰信斯基和萊奮生。他小心地撥開枝條，望過去。

「……無論如何，萊奮生陰鬱地說：『要停在這里，是萬萬做不到的。惟一的路，是向北方——土陀·瓦吉斯克薩路去……』他打開他的圖囊，抽出地圖來。『這里……我們可以順着這嶺走，下到伊羅罕札去。這是一條遠路，但也沒有法……』」

式泰信斯基並不看地圖，只眺望着泰茄的深處——彷彿測量着澆了人汗的每一威爾斯忒一般。他忽然一隻眼睛映得更快了，並且看着萊奮生，問道：

「但是，弗洛羅夫呢？……你又忘了他了……」

「是的——弗洛羅夫……」萊奮生沈重地坐在野草上。美諦克就在自己的正對面，看見他蒼白的一邊的面龐。

「自然，我是可以和他一同留下的……」暫時沈默之後，式泰信斯基陰鬱地說：「其實，這是我的義務……」

「不行，萊奮生搖手。『等不到明天正午，日本兵就追着我們的新的蹤跡，到這里來……莫非你的義務，是給人殺掉麼？』」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

美諦克從來沒有在萊奮生的臉上，見過這樣的無法可想的表情。

「總之，只剩了一條辦法……我早經想過了……」萊奮生的聲音沈下去了，並且粗暴地咬了牙，不說話。

「唔……」式泰信斯基等着似的問。

美諦克覺到了一種不吉的事情，幾乎要挺出身子去，使他們知道自己在這裏。

萊奮生要一句話說出剩在他們那里的惟一的方法來，然而這一句話，好像有他所不能說出的那麼苦痛。式泰信斯基懷着危疑和驚愕，看他，於是……懂得了。

他們不相互視地，在極苦痛的艱難中，抖着，停頓着，談起兩人已經明白，然而不能用的話來說明的事情來了，雖然這並不將一切說明，並且結束他們的苦惱。

「他們要謀死他……」美諦克想，失了色。他的心臟用了叢莽那邊也許聽到那樣的力，跳了起來。

「但他怎樣——不行麼？不行麼？……」萊奮生問了好幾回。「倘不這麼辦……我想……倘使我們不將他……總之，他還有一點醫好的希望麼？」

「希望是一點也沒有的……然而問題是在這裏麼？」

「總之，心裏可以覺得輕鬆些，」萊奮生自白說。他這時以欺了自己爲愧，然而他實在覺得輕鬆起來了。沈默一會之後，他輕輕地說：「應該今天就做……但要小心，給誰也不覺得，尤其是他自己……可以麼？」

「他不會覺得的……他立刻就該喝溴素劑了，換出牠就是……還是等到明天呢？唔？」

「還拖延什麼……有什麼兩樣呢。」萊奮生收好地圖，站了起來。「總得做的……另外什麼法子也沒有……總得做的不是……」他尋求着他自己所要支持的人的支持。

「總得做的，正是……」式泰信斯基想，但他沒有說出口。

「聽哪，」萊奮生慢吞吞地開始了：「你明白說，你下了決心沒有倒不如明白說……」

「我下了決心沒有？」式泰信斯基想：「是的，我決心了。」

「去罷……」萊奮生將手放在他的肩上，於是兩個人慢慢地走向小屋那面去了。

「他們真要做這勾當麼……」美諦克仰天倒在地面上，用手按着臉。他恰如當戰鬪之前的惡夢似的，躺在巨大的，沒有生命的空虛中，不知道多少時候。後來他起來了，攀着叢莽，負傷者一般搖搖擺擺地，跟着式泰信斯基和萊奮生的蹤跡而前去了。

卸了鞍的馬，全涼了，將疲乏的頭向他看，有些襲擊隊員在林間的空地上打鼾，有些是煮着喫的東西。美諦克搜尋着式泰信斯基，沒有見，便幾乎飛跑一般，徑向小屋那邊去。他碰到恰好的時間，式泰信斯基背對着弗洛羅夫，正向亮處伸出發抖的手，在將什麼東西倒進玻璃杯裏去。

「等一等！——你在幹什麼……」美諦克顯着嚇得圓睜的眼，撲向他。「等一等！我都聽到了……！」

式泰信斯基慄然，回過頭來，他的手更加發抖了……突然，他走近美諦克去，可怕的紫色的脈管，在他額上漲了起來。

「滾……」他用了凶險的絞殺似的低聲說。「要你的命……」  
美諦克喫了一驚，不禁跳出小屋去。式泰信斯基也即刻定了神，轉向弗洛羅夫那面去了。

「什麼……這是什麼……」弗洛羅夫向杯子一瞥，擔心似的問。

「這是溴素劑，喝罷……」固執地，嚴正地，式泰信斯基說。

他們的眼光相遇了，並且彼此心照，被縛在一個思想上，凝結了……「完了……」  
弗洛羅夫想，然而並不很喫驚——他于恐怖，于不安，于悲戚，都不覺得了。一切都看得是極其單純而且安易。當「生」只約給他新的苦惱，而「死」卻是由此脫離的意思的時候，他爲什麼那麼苦惱，那麼求生而怕死的呢，倒是莫名其妙的事。他恰如搜求什麼似的，惴惴地環顧了周圍，眼光就留在旁邊小桌上沒有動過手的剩着的食物上。那是加了牛乳的果子羹，已經冷掉，蒼蠅在那上面飛舞的了。從傷病以來，在弗洛羅夫的眼睛裏，這纔現出了人類底的哀情——是對於自己的憐憫，或者對於式泰信斯基的憐憫罷。他順下眼去，一到再睜起時，他的臉便平靜而溫順了。

「倘若到蘇羌去，」他緩緩地說：「給我說一聲，不要太傷心……我是完結了……大家也都是總有一天要走到這一步的……大家。」他用了關於人們的必然的死的思想，雖然還沒有全得到明白的證明，然而已經從個人底的——他弗洛羅夫的——死，滅掉了那特別的，各個的，恐怖的意義，而將牠——這死——弄成什麼普通的，一切人們所固有的東西了那樣的表情，重複地說。于是想了一下，他又說：「我有一個孩子……在礦山裏……他叫菲迦……平和了之後，請想到這小子，怎樣都好，照顧照顧他……好拿來罷……」忽然間，他用了潤澤的，發抖的聲音收束了。

牽着蒼白的嘴唇，覺着寒慄，映着眼睛，式泰信斯基將杯子送到他那里去。弗洛羅夫用兩手捧住，喝完了……

……美諦克被枯樹絆着，跌着，不管路徑，奔進密林中。他失了帽子，頭髮掛在眼睛上，討厭地而且粘粘地，好像蛛網，太陽穴在跳動，而且他的血液每一搏，他便重複地說着無用的，哀傷的言語，一面又固執着那言語，因為除此以外，也沒有什麼可以抓住了。忽然間，

他撞到了華理亞，便閃着獐野的眼，跳到旁邊。

「我正在尋你哩……」她高興地說，但給他的瘋狂似的模樣一嚇，不說下去了。他拉住她的手，急躁地，斷續地說起來：

「聽哪……他們將他毒殺了……弗洛羅夫……你懂麼……他們將他……」

「什麼……毒殺了……住口……」她一切都明白了，一面忽然叫了起來。於是強有力地拖他向自己那邊，用熱的，溼溼的手，將他的嘴按住。「住口，不要管罷……來，從這邊去……」

「那里去……唉，放手罷……」他掙脫身子，咬響着牙齒，推開她。

她又拉住他的袖子，要帶他走，一面執拗地重複說道：

「不要管罷……來，從這里去……人要看見我們了……有一個少年人……他跟着我……來，趕快！」

美諦克幾乎要打她，纔又掙脫了身子。

「你那里去呀？站着……」她叫着，在後面追了上來。

這瞬間，從叢莽後面就跳出了企什來——她電光一般迅速地逃向旁邊，連忙跳過小溪，躲進榛樹的密處。

「不要玩麼——怎的？」企什跑近美諦克來，一面問。「試試罷，恐怕我運氣好些……瞧……」他拍拍自己的腿，污穢地笑着，邁開大步，追趕華理亞去了……



## 四 路徑

木羅式加是從幼小時候以來，就受慣了美諦克一類的人，將他那真實——單純而不出色，正和他的一樣——的感情，藏在偉大的，響亮的句子後面，藉此來隔開木羅式加那樣，不能裝得很漂亮的人們的。他還未意識到這就是如此，也不能用自己的話表白出來，但他總在自己和這一類人們之間，覺得有走不過的牆壁，這便是他們從不知什麼地方拖出來的虛偽的盛裝的言語和行爲。

在木羅式加和美諦克的難忘的衝突中，美諦克總竭力尋求表示，以見因為救了自已的性命的感激，所以對於木羅式加是在客氣的。爲了毫無價值的人，按下自己的低級的衝動，這思想，使他的存在裏充滿了愉快的，堅苦的悲傷。然而在心底裏，他卻怨恨着自

己和木羅式加的，因為在實際上，他本願意木羅式加遇到一切不好的事，但只爲怯，也只爲體驗堅苦的悲傷，較爲美麗和愉快，所以沒有親自去做罷了。

木羅式加覺得，華理亞是正因爲他自己裏所沒有的美，而在美諦克之中——卻認爲不僅是外表底的美，也是真實的，和靈魂緊接的美，所以棄掉自己，取了美諦克的。因此他再看見華理亞時，便不禁又跑進沒有出路的思想的舊道上去了一關於她，關於他自己，關於美諦克。

他覺得華理亞日日夜夜總在忙着些什麼事（『一定是和美諦克！』）而且他久久不能睡覺，——雖然也想自信，一切事情于他是毫不相干的。一有微聲，他便昂起頭來，向暗中留心注視：沒有隱現着兩個畏罪的私奔的影子麼？

夜裏，他被微聲驚醒了。溼的枯樹在篝火中發爆，龐大的黑影閃爍于林間空地的盡頭。小屋的窗子一亮，又黑暗了——有誰劃了火柴。于是哈爾兼珂走出小屋來，和站在旁邊的隊員講了幾句話，就在篝火之間走過，找尋着什麼人。

「我找誰呀？」木羅式加沙聲說，但聽不清那回答，便問道：「有什麼事？」

「弗洛羅夫死掉了。」哈爾兼珂陰鬱地說。

木羅式加格外裹緊了他的外套，又睡着了。

……到黎明，弗洛羅夫被埋到土裏去，木羅式加和別的人們一同，平靜地掩了他的墳。

當馬上加了鞍的時候，人們發見了畢加是消失了。他的小小的鉤鼻馬，整夜背着鞍，悲苦地站在樹底下。牠見得很可憐。「老頭子，再也受不住，跑掉了。」——木羅式加想。

「哪，好，讓他跑罷。」萊奮生說，因為早晨以來的脅肋痛，皺了眉。「可不要忘記了馬……不，不要裝貨！……經理部長在那里？都準備了麼？……上馬……」他深深地吐一口氣，再一皺眉，好像因為負着重而大的東西，使他沉重而艱難的一般，在鞍上伸直了身子。

誰也不以畢加的事情為可惜。只有美諦克覺得苦痛，彷彿一個損傷。近來畢加從他的心裏，雖然除鄉愁和苦惱的回憶之外，毫不引起什麼來，但他還覺得自己的有一部分和畢加一同消失了。

部隊順着峻急的，山羊所走的山嶺，向上面開拔了。頭上罩着冷冷的鋼灰色的天空，底下依稀可見青碧的深處。沉重的石塊發出大聲，就從腳下滾到那地方去。

在久待的秋光的寂靜裏，泰茄的帶金色的葉子和枯草籠罩了他們。在槎枒的羊齒草的黃色花紗中，蒼髯鹿褪失了顏色。露水澄明地——清澈而且微黃，像草莽一樣，整日地發着光。但野獸卻從早晨起便咆哮起來——不安靜地，熱心地，不能忍耐地，好像在泰茄的金色的彫零中，有着一種強大而有永久生命的怪物的呼吸。

首先覺察出木羅式加和華理亞之間的糾葛的，是傳令使遏菲謨加，他是在正午的略略休息以前，將『縮短尾巴，免得給人咬斷』的命令，送到苦勃拉克這里來的。

遏菲謨加用盡氣力，通過了長列，給有刺的灌木鈎破了褲子，和苦勃拉克罵起來了，——小隊長就忠告他，與其多管別人的尾巴，倒不如小心他『自己的鼻子。』此外，遏菲謨加又看出了木羅式加和華理亞騎着馬走，都在互相遠離，而且他們昨天也並不在一起。

在歸途中，他追到木羅式加旁邊，問道：

「你好像在避着你的老婆，你們倆中間有了什麼了？」

木羅式加惶窘地，氣惱地看定了他那瘦削的焦黃的臉，並且說：

「我們中間有什麼呢？我們中間什麼也沒有。我不要她了……」

「不要了……」遏非謨加默然看了一些時，便不高興地向了別處，——好像他在思索，在木羅式加和華理亞的先前的關係上，原也沒有緊密的家庭的關係，現在這樣說法，是否適當的一般。

「不算什麼——常有的。」他終於說：「適逢其會……哪，哪，這瘟馬……」他用勁地將馬打了一鞭，而目送着他的羽紗襖子的木羅式加，則看見他向萊奮生報告了一些話，于是和他並馬前進了。

「我的乖乖——這是生活呀……」木羅式加懷着出于最後之力的絕望，想而且于自己的有所束縛，不能那麼放心地在隊伍裏往來或者和鄰人談話，也十分的悲哀。「他們有福氣——要怎樣就怎樣，無憂無愁，」他欣羨地想。「他們實在那里會有憂愁呢？例如萊奮生罷……自己捏着權力，大家都尊敬他——而且要做的事，什麼都做

得……這是值得活的。」他想不到萊奮生冒了風寒，脅肋在作痛，萊奮生對於弗洛羅夫之死，負有責任在身上，以及人們正在懸賞募他的頭，比誰都有先行離開頸子的危險。——木羅式加只覺得在這世界上，儘有着健康，平靜，滿足的人們，而他自己，卻在這生活中，完全沒有幸福。

當他在暑熱的七月天氣，從病院回來，捲髮的割草人們佩服了他那確有自信的騎馬的姿勢的時候，這纔發生出來的那混亂的，倦怠的思想，——當他和美譚克相爭之後，經過曠野，看見孤獨的，無歸的烏鴉，停在歪斜的乾草堆上的時候，以特別的力，捉住了他的那一樣的思想，——這些一切的思想，現在都顯出未曾有的苦惱的分明和鋒利來了。他覺到了爲先前的自己的生活所欺的自己，並且又在自己的周圍，看見了虛僞和欺瞞。他也毫不疑心，從他出世以來的自己的全生活——這一切沈悶而無聊的安閑和勞動，他所流了的血和汗，連他那一切「無愁的」玩笑——那也決不是歡欣，只是向來無人尊敬，此後也將無人尊敬的不透光的流刑的勞役罷了。

他又懷着連自己也是生疏的——悲傷，疲乏，幾乎老人似的——苦惱，接續着想：他

已經二十七歲了，但已無力能夠來度一刻和他迄今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而且此後也將不會遇見什麼好處，恐怕他就要像誰也不惜的弗洛羅夫的死掉那樣，作為誰也不要的人物，中彈而死的了。

木羅式加現在是拚命盡了他一生的全力，要走到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瞞夫（連馮菲謨加彷彿也走到了這道路上）這些人們所經過的，于他是覺得平直的，光明的，正當的道路去，但好像有誰將他妨礙了。他想不到這怨敵就住在他自己裏，他設想為他正被人們的——首先是美諦克一類的人們的卑怯所懊惱，于是倒覺得特別地愉快，而且也傷心。

進膳之後，他給馬到溪邊去喝水的時候，顯着祕密的臉相，曾經偷了他洋鐵水杯的那活潑的，捲頭髮的少年，跑到他這裡來了。

「我要告訴你的……」他迅速地低聲說：「她是壞貨，這華留沙——真的……對這等事，我是有特別的鼻子的……」

「什麼……爲什麼事……」木羅式加擡起頭來，粗暴地問。

「女人呵，女人這東西，我知道她底底細細。」那少年有些窘急了，申明道。「自然還沒有鬧出事情來罷，但要瞞過我，朋友，可不行……她的眼睛總是釘着他，釘着他呵。」

「他呢？」木羅式加知道這話是指美諦克的，但忘記了自己應該裝作什麼也不知道，便憤激起來，紅着臉問道。

「他怎麼樣？他不怎樣……」那少年用了含糊的，畏怯的聲音說——彷彿他說過的一切，本來不關緊要，只要在木羅式加面前洗掉自己的舊罪一般。

「隨她媽的，和我什麼相干……」木羅式加哼着鼻子。「恐怕你也和她睡過了——我那里知道。」他帶着侮蔑和恚恨，加添說。

「什麼話……我倒是……」

「滾你的蛋！」木羅式加忽地憤然大叫起來。「和你的鼻子都滾到你媽的婊子那里去，滾……」他就使勁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

米式加給他那激烈的舉動大喫一驚，跳向旁邊，彎着的後腿浸在水裏，向人們豎起耳朵，動也不動了。



「你，狗養的你……」那少年爲了驚愕和憤怒，說不出話來，一面就奔向木羅式加去。他們大家交手，好像兩匹籮。米式加連忙回轉身，開輕步離開他們，回顧着跑掉了。『永不超生的畜生，我來打場你的鼻子……我來將你……』木羅式加用拳頭衝着他的肋骨，又恨那少年纏住他，不能自由地打，便咆哮着說。

「喂，孩子！」一個喫驚的聲音向他們叫喊。「那是在幹什麼呀……」

兩隻骨節峻嶒的大手，在爭鬪者之間劈了進來，並且抓住各人的衣領，將他們拉開了。兩人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又都想撲過去，但這回是各各喫了沉重的一腳，木羅式加飛得脊梁撞在樹木上，那少年是顛過一枝墜地的枯枝，揮着臂膊，木椿頭似的坐在水裏了。

「伸出手來罷，我來幫你……」剛卡連珂並不嘲笑地說。「要不然，你們總沒有什麼法子的。」

「我可總得有法子……這豬狗……應該打死他……」木羅式加發着吼，又要奔向那溼淋淋的在發獸的少年這邊去。

少年用一隻手拉住剛卡連珂，一隻手用力地拍着自己的胸膛，他的頭在發抖。

「不，說來罷——說來罷，」他用了要哭的聲音，對着他的臉嚷叫道：「無論誰，只要高興在屁股上踢一腳，那在屁股上踢一腳就是麼，唔……」待到他看見人們聚集起來了，便厲聲大叫道：「誰的錯呀，誰的錯呀——如果那老婆，他的老婆……」

剛卡連珂怕鬧亂子，尤其是擔心木羅式加的運命，（如果萊奮生知道了這事呢，）便摔開那嚷着的少年，抓住木羅式加的膊臂，拉着他走了。

「來罷，來罷。」他向那還在掙扎的木羅式加，嚴峻地說。「人要趕出你的，你這狗養的……」

木羅式加終於明白了這強有力的，嚴厲的漢子，是同情于他的，便停止了抗拒。

「那邊出了什麼事了？」美迭里札的小隊裏的一個綠眼睛的德國人，對他們迎面跑來，問道。

「他們捉了一匹熊。」剛卡連珂冷靜地說。

「一匹熊……」德國人張着嘴站了一會，便突然又飛跑過去，好像還要去捉第二

匹熊似的。

木羅式加這纔懷了好奇心去看剛卡連珂，微微地笑着。

「你這瘟疫，你倒是有力氣。」他對於剛卡連珂的剛強，抱着一種滿足，說。

「你們爲什麼打起來的？」工兵問道。

「爲什麼……一個那樣的畜生……」木羅式加從新憤激起來了。「那就應該……」

「好了，好了。」剛卡連珂打斷話，來鎮靜他。「那是有你的道理的……那就是了，那就是了……」

「歸……隊……」什麼地方叫着響亮的，夾着成人和孩子的聲音，是巴克拉諾夫。

同時從叢莽中也昂出蓬鬆的米式加的頭來，——米式加用了那聰明的，灰綠色的眼，看着他們，輕輕地嘶叫。

「阿，你……」木羅式加爆發似的說。

「好機靈的馬兒……」

「人可以爲牠不要性命的！」木羅式加高興地拍着馬的頸頭。

「性命還是留着好罷——還能有什麼用處的……」剛卡連珂在暗色的，打捲的鬚髯後面微微一笑。「我還得給我的馬匹去喝水，你自己走罷。」于是他邁開穩實的大步，走向自己的馬匹去了。

「木羅式加又用好奇心目送着他——並且想，他爲什麼早先沒有留心到這驚人的人物的呢。」

後來，當小隊集合了的時候，他不自覺地和剛卡連珂並排着在行列中，而且直到訶牛罕札，在路上也沒有分散。

分在苦勃拉克的部隊裏的華理亞，式泰信斯基和哈爾兼珂，都走在最近尾巴處，一到山嶺上，全部隊就分明可見——是一條細長的鏈子。他們後面跟着萊奮生，微彎了背，巴克拉諾夫也不自覺地模彷彿着一樣的風姿。華理亞總覺得她背後的什麼地方有美諦克在，而且對於他昨天的舉動的憤懣，在她裏面蠢動，將她常常向他所經驗的大而溫暖的感情損害了。

自從美諦克離開病院以來，她是瞬息也沒有將他忘卻，並且只想着重行相見之日而活着的。從這時起，她心中就結了最深的，最秘密的——關於這，是對誰也不能說的——而同時又非常鮮活的，人間的，幾乎像是實有其事的夢想。她自己想像，他怎樣地在森林盡頭出現，——穿着沙格林皮的襖子，美麗，高大，略有一些羞怯——她在自己上面感到他的吹噓，在自己掌下感到他的柔軟的捲髮，聽到他溫柔的摯愛的言辭。她竭力要不記起先前對他的誤解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她覺得這樣的事不會再有的了。一句話，就是她所設想的，是她和美諦克的未來的關係，雖然迄今未曾有，她卻但願其會這樣，而對於實在會有的事，卻竭力要不去想到，以免招致了悲哀。

她遇見了美諦克的時候，因了她所稟的對於人們的敏感，她知道他在她面前是煩亂而且興奮到不能統馭自己的行爲，而且那煩亂的事件，比她任何個人底的憤懣都更重要了。但在先前，這遭遇在她又是另一種想像的，所以美諦克的突然的粗暴，就使她覺得受侮而且驚奇。

華理亞這纔覺到，美諦克的粗暴，並非偶然，美諦克恐怕全不是她無日無夜，久經等

候的那人，然而她另外也沒有一個人了。

她沒有立即承認這事的勇氣，——拋棄了她長日長夜之間，藉此生存——懊惱，歡欣的一切，心裏突然感到無可填塞的空虛，原不是怎樣容易的。她只願意相信，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一切都只在弗洛羅夫的可憐的死亡，一切都還順當。然而從清早晨起，她所思想的，卻只在美諦克怎樣侮辱了她，以及她帶了自己的幻想和自己的愛去接近他時，他怎樣地並無侮辱她的權利。

她整天感到苦惱的慾求，要會見美諦克，和他談一些話，但她連一眼也沒有向他看，便是食後的休息時候，也沒有去走近他。「我怎能娃兒似的跟住那人呢？」她想。「倘如他親口所說，真是愛我的，那麼，到我這里來就是了，我一句也不加責備。但如果不來呢，也好，——我就一個人……那麼，就什麼事也沒有。」

一到山上的平地上，路就寬闊起來了，企什和華理亞並騎而進。他昨夜要捕捉她，並沒有成功，但他對於這事是非常堅執的，也並不失望。她覺得他的腳的接觸，他在她耳旁吐些無恥的言辭，然而她沒有去聽他，只沉在自己的思想裏。

「唔，怎樣呢，您怎麼想呢？」企什執拗地問。（他是不管年紀，地位，以及和他的關係，只要對於女性一切的人們，都稱爲「您」的。）

「您答應麼——不……？」

……「我都明白的，我向他要求什麼事呢？」華理亞想。「對我退讓一點，真就這麼難麼……但也許他現在自己在苦惱——以爲我在討厭他。但我得告訴他麼……怎樣地……從我……等到他趕開我之後……不，不——凡事還是由他去的好……」

「但是您怎麼了，您聾了麼，我的好人？我在問，您答應麼？」

「答應什麼呀！華理亞驚覺了。「閉了你的嘴……」

「請您的早安，睡得好麼……」企什懊惱地向空中一揮手。「但是，我的好人，這是怎麼的，您簡直說着好像還是第一回的，閨女的話。」于是他又忍耐地從新在她耳邊私語起來，只以爲她是聽到，並且明白他的話的，卻因爲女人的慣技，要擡高價值，所以在「扭捏。」

黃昏到了，山峽上垂下了夜的輕輕的翼子的扇動來，馬匹疲倦地歎着鼻子，霧氣在

溪水上越加濃重，並且慢慢地爬到谿谷裏去了。但美諦克總是還不到華理亞那里去，看來就像連要去的意思也沒有似的。而她愈確信他終于不到她那里去，也就愈覺得難遣的哀傷和先前的自己的夢想的悲苦，並且也愈加難以和他們走散了。

部隊爲了歇宿，降到小小的谿谷去，人馬在溼的慄慄的黑暗中動彈。

「請您不要忘記，我的好人。」企什用了討厭而溫柔的固執，低聲說。「是的——我將燈擺在旁邊……您就可以認識……」幾秒鐘之後，聽得他對人大叫起來：「什麼叫作『你跑到那里去』呀？倒是在旁邊搞什麼亂哩？」

「你跑到別的小隊裏來幹什麼的……？」

「什麼叫作『別』的？」睜開你的眼睛來罷……！」

暫時沉默之後，這其間，大約兩人是睜開眼睛來看了的了，先問的人使用了謝罪似的推託似的聲音說：

「Matj tvoju——原來是「苦勃拉克派」……美迭里札在那里？」他用了對人不起似的聲音，粉飾着自己的錯誤，一面又拖長了聲音，叫喊道：「美……迭里札呀……！」



在下面有人用了不能忍的興奮，大嚷起來，好像倘不聽他的要求，他便要自殺，或者殺人一樣：

「點……火哩……點……火……哩！」

谷底那面，突然騰起無聲的篝火，於是從黑暗中，蓬鬆的馬頭和疲倦的人頭都在彈匣和馬鎗的冷光裏出現。

式泰信斯基，華理亞和哈爾兼珂比別的駐紮處靠邊一些，下了馬。

「好了，現在我們要休息了，生起火來罷！」哈爾兼珂用了誰也不會因此活潑起來的快活模樣說：「去找點枯樹來呵……」

「……永遠是這一著——好時候不歇住，於是來喫苦。」他用那一樣的慰安很少的調子說，——用手探着溼草，也實在害怕着溼氣，黑暗，以及給蛇來咬的恐怖，還有式泰信斯基的憂鬱的沉默。「我記起來了，先前從蘇羌出來也這樣的——本該駐紮得早些，現在是暗得好像在洞裏，但我們……」

「爲什麼他說這些事？」華理亞想。「蘇羌……從什麼地方來……暗得好像在洞

裏……現在對誰還有意義呢？一切，一切都已收梢，什麼也沒有了。」

她餓了，這餓又加強了她別種的感覺——那她現在無可充填的，緘默的，按住的空虛的感覺。她幾乎要哭出來。

然而用過夜膳，溫暖了之後，三個人都一時活潑起來了，環繞他們的藍黑的，陌生的，冷冷の世界，也顯得親近而且溫和。

「唉，你外套兒呀，我的外套兒呀。」哈爾兼珂脫着外套，用那喫飽了的聲音說：「入火不焚，入水不溺。現在只還缺一個姑娘兒……」他眯着眼睛，笑了起來，似乎他說：「這自然是完全辦不到的，但你們該是同意，以為這倒不壞的」模樣。「你現在可想和女人睡覺呢，唔，同志醫生！」他裝一個鬼臉，去問式泰信斯基道。

「想睡的呀。」式泰信斯基還未聽完話，便認真地回答說。

「爲什麼我只是討厭他的呢？」華理亞爲了愉快的篝火，爲了喫過的粥，爲了哈爾兼珂對她的親暱的談話，覺得她平日的柔和和良善，都恢復了，一面想。「豈不是實在並沒有什麼，爲什麼我就那麼生氣的呢？因爲我胡塗，那少年獨自冷清清地坐着……只要

我到他那裏去，一切就又會好起來了……」

于是她忽然極不願意在四近的人們極愉快地醉着，自己也愉快到好像醉着一般的時候，爲了心裏懷着憤懣和牢騷，所以在懊惱，她遂決計將這些拋開，去會美諦克了。而且這在她，其中也已經沒有了委屈和不好。

「我什麼，什麼都不要。」她忽而活潑起來，想：「只要他要我，只要他愛我，只要他在我的身邊……不，只要他總是和我走，和我說，和我睡，我什麼都交給他——他是多麼漂亮，而且多麼年青呵……」

美諦克和企什在略略離開之處生着別一個篝火。他們懶着，沒有造飯，在火上燻着肥肉，而且較之喫麪包，倒更努力于此，全都喫完之後，兩個人便餓着肚子坐着了。

美諦克自從弗洛羅夫的死亡和畢加的跑掉以後，還沒有復原。他整天的彷彿沉在了關於孤獨和死亡的遼遠而嚴峻的思想，編織而成的煙霧裏。一到晚上，這霧幕便落掉了，但他不願意見人，害怕一切。

華理亞費盡氣力，纔尋出他們的篝火來。全個山谷，就活在這樣的篝火和煙霧濛濛

的歌唱裏。

「你們鑽在這樣的地方。」她心跳着，走出叢莽來，一面說。「晚安……」

美諦克悚然，用了生疏的，喫驚的眼光看着華理亞，便轉臉去向篝火了。

「噯哈……」企什高興地微笑。「就只缺少您一個呵，您請坐，您請坐，我的好

人……」他連忙攤開外套，指給她一個坐處，在他的旁邊。然而她不去和他並坐。他的油滑，這性質，她是早已覺到了的，雖然不知道這是什麼——這時卻特別討厭地刺戟了她了。

「來看看的，你怎樣了，要不然，你就將我們完全忘記了。」她向美諦克，並不遮掩，惟獨爲他而來的事，用了唱歌一般的聲音，說。「哈爾兼珂也就問過了，你的健康怎樣了，爲什麼不給人知道一點你的消息——我也想說了好幾回了……」

美諦克不開口，聳聳肩。

「我們自然很頑健的——這不成問題。」企什將一切拉在自己身上，滿足地大聲說。「但請您在我們這里坐一坐呀——您客氣什麼？」

「不，我就走的，」她說。「因為我從這里走過……」她原為美諦克而來的，他卻只聳聳肩，因此她忽然發惱了。她接着說道：「你們還沒有喫過東西麼？——鍋子乾乾淨淨的……」

「什麼都喫得麼？如果給我們一點較好的材料，可是他們分給這樣鬼知道是什麼東西……」企什牢騷似的皺了臉。「但您請坐在我的旁邊呀！用了絕望底的親熱，他再說一回，捏住她的手，拉向他那邊去。『請您坐一坐呵……』」

她坐在他旁邊的外套上。

「您還記得我們的約束麼？」企什親密地向她眨眼。

「怎樣的約束呀？」——她問着，隱約地記起了什麼事，喫了一驚。「唉，我還是不來好。」——她想，于是一種大的不安的東西，忽然在她胸膛裏炸裂了。

「什麼——怎樣的……等一等……」企什忽然彎身向了美諦克那邊去。「人們

面前是講不得祕密話的。」他說，抱着他的肩頭，于是轉對華理亞道，「然而……」

「什麼是祕密呀……」她含着偏頗的微笑，說，于是突然眯着眼，用了發抖的，不如

意的手指，整起頭髮來。

「你這鬼爲什麼海狗似的默坐着的？」他在美諦克的耳旁低聲說：「和大家都約過的——就是這樣的女人——兩個人都幹罷，就在這裡將她……但是你……」

美諦克連忙縮回，向華理亞一瞥，滿臉通紅了。從她的飄泛的眼色裏，好像責備似的在對他說：「現在好。你看，不是鬧成這樣了麼？」

「不，不，我要去了……不，不。」當企什將要轉身向她，再勸她什麼可羞可鄙的事的時候，她喃喃地說：「不，不，我去了……」她跳起來，低着頭，跨開小而快的腳步，飛奔而去，终于在暗中消失了。

「又給你錯過了……廢物……」企什輕蔑地，惡意地說。突然間，他被原質底的力量所指使，一躍而起，好像他內部的誰將他拋了出去的一般，跳似的追着華理亞之後奔去了。

他在二十步之遠的處所，追上了她，一隻手緊緊地將她抱住，一隻手按住她的胸脯，拖她到叢莽裏面去。

「來罷，來罷，寶貝，來……」

「走……放我……放我……我要喊起來了……」她乏了力，懇求說，幾乎要哭出來，然而她又覺得喊救的力，在她是不存在的，況且爲了什麼，爲了誰個，現在有叫喊的必  
要呢？

「但是，寶貝，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企什用手按住她的嘴，一面被他自己的溫柔所興奮，一面勸慰說。

「這爲了什麼呢？鬼也不會知道的。」她軟乏地想。「然而這是企什……是的，這是企什呵……他從那里來的……怎麼是他呢……唉，這不是全都一樣麼……」于是  
在她，實在也成了全都一樣了。

她在腿上，覺着一種熟識的溫暖的無力，並且，在他的溫柔的強迫之下，從順地溜倒  
在地面上了，一面燒紅在男性呼吸的氣息裏。

## 五 重負

「我和他們合不來，那些農人們，和他們合不來。」木羅式加說，一面規則地在鞍子上幌搖，而且每當米式加踏出右前蹄去，便用鞭子打一下白樺的明黃的枯葉。「我也會住在祖父那里。有兩個叔伯——是種地的。唉，和他們合不來也並不是，並不是別的血統：小氣，陰氣，沒有膽——毫無例外……都這樣！」白樺沒有了，木羅式加便用鞭敲着自己，的長靴，免得失掉了拍子。「爲什麼呀，要那麼膽怯，那麼陰氣，那麼小氣的呢？」他擡起頭來，問。「自己是什麼喫的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簡直像掃過的一樣……」他于是顯出一種特別的，淳朴的，同情的笑來。

剛卡連珂將眼光注在馬的兩耳之間，一面傾聽着；在他灰色的眼睛裏，泛着一種很



能聽取，而且——很能思索他所聽取了的話的聰明而有丈夫氣的神情。

「我是這樣想的，」他忽然說。「從我們的無論誰，人如果掘下去，——從我們呵，」他特地提高聲音，看着木羅式加，「譬如我，或者你，或者圖幡夫也是——在各人裏，都會發見農民的，在各人裏。」他深信似的反覆說，——「總之，屬於這邊的什麼，至多也不過沒有穿草鞋……」

「你們在說什麼呀？」圖幡夫從鞍上回過頭來說。

「而且恐怕連草鞋……我們在說農民呀……我們的各人裏面，我說，都藏着一個農民……」

「唔……」圖幡夫疑惑地說。

「你不信麼……譬如木羅式加，就有祖父和叔伯住在鄉村裏——你呢……」

「我，朋友，沒有人。」圖幡夫遮斷他。「謝謝上帝。老實說，我是不喜歡他們這類人的……我們就拿苦勃拉克來做例子罷：苦勃拉克不過是苦勃拉克，（人原也不能期望個個人都懂事的！）但是他帶着怎樣的小隊呀？逃兵，一個又一個——這就是小子們！」

圖幡夫於是輕蔑地睡了一口。

這談天是出在部隊降向訶牛罕札的水源去，在道上的第五日裏的。他們走着軟軟的，枯掉的野草所鋪滿的冬天的路。經理部長的助手在病院裏所貯蓄的糧食，雖然誰也沒有了一點了，但大家都意氣揚揚；覺得住所和休息已經臨近。

「瞧罷，」木羅式加映着眼。「我們的圖幡夫，那老頭子，對你們怎麼說？」他因為小隊長贊成的是自己，而不是剛卡連珂，且驚且喜，笑起來了。

「好罷，」工兵說——毫不窘急。「你沒有什麼人，是沒有關係的——我現在也沒有什麼人。我們就拿你們礦工來說罷……自然，你是閱歷得多了，但木羅式加呢？他除了自己的礦山之外，怕不很見過什麼罷……可對哪？」

「什麼叫作怕不很見過什麼呀？」木羅式加懊惱地插嘴說。「上過前線的……」

「就是罷，就是罷。」圖幡夫向他搖搖手。「好，沒有見過什麼，那麼……」

「那麼你們的礦山，就是一個鄉村。」剛卡連珂鎮靜地說。「各人都有自己的菜園——這是第一件。一半是冬天跑來，夏天又回到村子裏去的……是的，還有鹿兒在叫，

好像在豬鬃裏一樣……我知道你們的礦山的。」

「一個鄉村？」圖瞞夫趕不上剛卡連珂的話，詫異地說。

「別的是什麼呀？女人們忙着種園，周圍都是農民，會沒有一點影響……自然有影響的！」工兵于是照着慣相，用手掌向空中一劈，將另外的從自己的東西分開。

「有影響……當然……」圖瞞夫含糊地說，一面還在想，——其中是否于「礦山的人們」有些丟臉。

「就是呵……我們這回就拿都市來說罷：我們的都市有多麼大，另外還有多少呢？人可以用手指來數的……幾千威爾斯忒——都是鄉村……我問，這可有影響？」

「且慢，且慢，」小隊長惶惑地插嘴說。「幾千威爾斯忒——都是鄉村麼？當然，有影響的……」

「那就在我們各人裏面——都藏着一個農民了。」剛卡連珂說，他回到出發點去，由此籠罩了圖瞞夫所說的全盤。

「說得不錯！」從圖瞞夫加入以來，對於爭論，只在人的幹練的表現這點上，覺得有

味的木羅式加這時佩服了。『給你碰了壁哩，老頭子，你已經喘不出氣來了！』

『所以我要說的，』剛卡連珂不給圖幡夫有反省的時光，說明道：『就在我們對於農民，沒有驕傲的道理，木羅式加也是——倘若沒有農民呢，那我們就……』他搖搖頭，不說了，而且很明白，圖幡夫所說的一切，毫不能將他的確信推翻。

『伶俐鬼，』木羅式加從旁一瞥剛卡連珂，對他逐漸懷起尊敬來，一面想：『他將老頭子牢牢地抓住了——使他再也沒法逃跑了。』木羅式加很知道，剛卡連珂是也如別的人們一樣，有過失，有錯處的。他用了那麼的確信來說的那農民的重負，木羅式加在自已裏也還沒有覺得，——然而他獻給工兵的信仰，較多于對於別的人。剛卡連珂是『全體中的一員。』他『懂事，』他『識得，』而且他並不是空談家和廢物。他的大而有節的雙手是渴于工作的，一眼看去，好像紆遲，但其實卻快——他的每一舉動，是周詳和正確。于是木羅式加和剛卡連珂之間的關係，就到了襲擊隊中所謂『他們在一件外套下睡覺，』『他們在一個鍋子裏喫食』的交情上所必要的第一階段了。

靠着和他每日的親近，木羅式加也開始相信起來，他自己，木羅式加，也是出色的襲

擊隊的一個。他的馬是整頓的，馬具是齊整的，鎗擦得鏡子一般發閃，在戰爭上，他是第一個勇猛而可信的兵，同志們因此就愛他，敬他……他這樣地想着，便于不知不覺間，走進那剛卡連珂好像常是這樣地過活的有計劃的健康的生活，就是不給無用和懶惰的想頭有一點餘地的生活裏去了。

「噲……站住……」前面有人叫了起來。叫聲順着排列傳下去，前頭已經站住了，後面的卻還是往前擠，排列混合了。

「噲……叫美迭里札去呀……」叫聲又順着排列傳下去了。幾秒鐘後，美迭里札便飛跑而過，屈着身子，像一隻鷹，于是全部隊的眼睛，便都帶着不自覺的驕矜，送着他那什麼操典上卻沒有記載的，輕捷的，牧人的騎術。

「我也得去看一看，出了什麼事了。」圖潘夫說。

過了一會，他興奮着回來了，但在別人面前，竭力掩藏着興奮。

「美迭里札做斥候去，我們在這裡過夜。」他興奮着說，但他的聲音裏，卻顫動着誰都聽得出來的怨恨的，飢餓的調子。

「怎麼，空着肚子麼？在那里怎麼想的呀？」周圍都叫了起來。

「遭瘟的！」木羅式加附和着。

前面已經駐下了。

……萊奮生決計在泰茄中過夜，因為他沒有的確知道，敵人是否已經放棄了訶牛罕札的下流。然而他還在希望，即使那里有着敵人，仍能夠由斥候探路，走到富于麩包和馬匹的土陀·瓦吉這豁谷去。

在遼遠的一路上，日見沉重的熬不住的脅肋痛總在苦惱他，他也早經知道，這病痛——由過勞和少血而起的這病痛，只能由幾週間的安靜而喫飽的生活，纔可以醫好。但因為他也很知道，更安靜，飽足的生活，在他還很遼遠，于是他就靠着使自己相信這「沒有什麼的病」，是平時也生着的，無妨于成就他所以為自己的義務的事，在道上適應了自己的新的景況了。

「我這樣想，我們應該前進的……」苦勃拉克不聽萊奮生的話，看着那長靴，用了除喫以外，不知其他的人們的固執，第四回重複說。

「去罷，自己去，如果你不能等……自己去……留一個替代人，你走就是了。但帶着全部隊進危險中去，是不上算的……」

萊奮生用了彷彿苦勃拉克正有着這樣不對的計算似的表情說。

「去罷，朋友，你還是去派定衛兵的好罷。」他不聽小隊長的新意見，添上去說。但當他看見他仍然固執的時候，便突然皺了眉，嚴厲地問道：「什麼？」

苦勃拉克仰起頭來，映着眼。

「你派騎馬的巡察到路的前面去。」萊奮生仍用先前的，帶些冷嘲的調子，繼續說。『在後面，半威爾斯忒之遠，你去派一個步哨；最好是在我們曾經跑過的水泉那里。懂了沒有？』

「懂了。」苦勃拉克喃喃地說，——而且奇怪他自己不說真是要說的事，倒是說了別的。「滑頭，」——關於萊奮生，他用了對於他的無意識的，包着尊敬的憎惡，和對於自己的同情，想。

夜裏，他忽然醒來，這在近時是常有的，萊奮生記起了和苦勃拉克的會話，吸完煙捲

之後，便查衛兵去了。

他竭力不踏着睡覺的人的外套，謹慎地經過了將熄的篝火的中間。右邊最末的燒得比別的更明亮，近旁蹲着守夜人，在烘手。他好像全想不到現在的事了，——黑的羊皮帽滑在後腦上，睜着做夢似的眼睛；而且他顯着忠厚的，孩子一般的微笑。「這真像樣……」萊奮生想，並且就用這句話來表現了看見這藍的將熄的篝火和微笑的衛兵，以及——在深夜中幽暗地等候着他的一切的時候，驟然抓住了他的那沉靜的，略覺異樣的高興的，模糊的感情。

他于是更其悄悄地，小心地前行——這並非要不使人覺察他，倒只爲了不嚇掉守夜人的微笑。但他並沒有覺得，仍然微笑着在看火。大約這火和從泰茄中傳來的馬匹喫草的乾燥的索索的聲音，使這守夜人記起了孩子時候的「夜巡」(註一)來了罷——含露的，滿是月光的草原，村裏的雞的遠遠的啼聲，索索地響着腳鏈的幽靜的馬羣，在孩子似的，做夢似的眼睛之前的愉快地閃動着的篝火的光燄……這篝火是滅掉了，所以

(註一) Nochnoe, 夜間將馬在野外放牧，也加以監視——譯者。



在守夜人，也就覺得比現在的更溫暖，更光明了。

萊奮生剛剛離開陣營，潮溼的，霉氣的黑暗就將他圍住，兩腳陷在粘軟的泥土中，發着菌子和爛樹的氣息。「多麼陰氣呀！」——他想，環顧了周圍。他的後面已沒有一點金色的微光，——彷彿陣營已經和微笑的守夜人一同沒入了地底似的。萊奮生深深地歎一口氣，便用了故作活潑的腳步，從小路走進深處去了。

他立刻聽到溪水的潺湲聲，站了一會，向黑暗中傾聽，暗自微笑着，這回是走得更快了……竭力要響得厲害，給人們聽到。

「誰呀……那邊的是誰……」從暗地裏發出斷續的聲音來。

萊奮生知道是美諦克，並不答話，直向他走過去。在森然的寂靜中，鎗門作響，絆住了。可憐地軋轉着。聽到想裝子彈的焦急的手的聲音。

「應該常常擦油的。」萊奮生冷嘲地說。

「阿呀，是您麼……」美諦克放心地吐一口氣。「總在擦的……不知道是怎麼的……」他惶窘地看着隊長，而且將開着的鎗門忘卻，便放下了鎗枝。

美諦克是充當深夜中的第三班衛兵的。不到半點鐘，便會聽到換班的人在草間的匆忙的腳步聲，但美諦克自己卻覺得已經站得很長久。他和他的思想，在活着和他無緣的，緊張的，兇猛的生活的那一切動彈着，一切徐流着的偉大的，敵對底的世界裏，是成了孤獨了。

總之，永遠是這一種思想。這不知從何時何處，總在他裏面發生，而且他無論想什麼，總也回到這處所。他知道，這思想是對誰也不說的，他知道，這思想是有些不好，有些可羞的，但他也知道，他現在已不能和這思想分離——他也知道要竭全力來做這件事——因為這已是剩在他那里的最末的，惟一的東西了。

這思想，就是必須用什麼方法，然而要從速，離開了部隊。

而且一想到能夠回到先前在他是那麼沒有樂趣，那麼無聊的都市生活去的時候，現在卻見得有趣而且無愁，于他也彷彿是惟一的可能的生活了。

當他看見萊奮生時，美諦克的張皇失措，卻並非爲了沒有擦鎗，倒是因爲他忽然被這種思想所襲擊了。

「好漢！」萊奮生和善地說。自從見了微笑的守夜人以後，他不願意怒罵了。「這樣站着，冷靜罷，是不是？」

「這倒不……怎麼會呢。」美諦克微覺慌張，回答道。「已經弄慣了。」

「我卻全沒有慣哩。」萊奮生笑着說。「獨自走着，騎着，不知道多麼久了——日裏和夜間——但總覺得陰森森地……唔，這里怎麼樣，全都平靜的？」

「平靜的。」美諦克說，懷了一點驚愕和若干的膽怯，看着他。

「我們立刻就要舒服了。」萊奮生彷彿並非回答美諦克的話，卻是對於藏在他裏面的東西似的說。「只要我們一到土陀·瓦吉，就會好一點……你抽煙麼？」

「不，我不吸的……至多不過是玩玩。」美諦克急忙加上話去，這時他忽然記得了華理亞的煙盒，以為萊奮生是一定知道着有這煙盒的了。

「煙也不抽，不覺得無聊麼……凱農尼珂夫曾經說，「害人的煙草。」——我們這里曾經有過一個這麼出色的襲擊隊員的。不知道他到了市鎮沒有……」

「他到那邊幹什麼去的？」美諦克問，其時有一種模胡的思想，使他的心猛跳起來。

「派他送報告去的，但時候是這樣地不平靜，他又帶着我們的一切通知書。」

「許還要派人罷。」美諦克用了異常的聲音問，但竭力要顯出在他的話裏，並不藏着什麼特別的東西。「您沒有再派一個的意思麼？」

「那就怎樣？」萊奮生注意了。

「沒有什麼……如果您有這意思，我卻可以去得的……那地方我很熟悉……」

美諦克覺得，他太急遽，而且萊奮生現在是全都看透了。

「不，沒有這意思……」萊奮生深思地，慢慢地回答。「你有親戚在那里麼？」

「不，我在那里做過工作的……就是，在那里親戚也有，但也並非爲了這緣故……不，您可以放心：我在那市鎮上工作的時候，就常常傳遞着祕密文件的。」

「你和什麼人一起工作的呢？」

「和急進派，但那時我想，這都是一樣……」

「什麼是一樣的呢？」

「就是，無論和誰一起工作……」

「現在呢？」

「現在是有些給人弄胡塗了。」美諦克料不定到底會要求他什麼，但輕輕地回答。「哦……」恰如這話便正是他在等待着的一般，萊奮生拖長了聲音說。「不，沒有這意思……沒有派人的意思。」他從新反覆道。

「您可知道我為什麼又來提起這事的呢……」美諦克用了突然的神經性的決心，開談了，他的聲音發着抖。「請您不要見怪，也不要以為我對您有什麼遮瞞——我都明白告訴您罷……」

「我就要都告訴他。」——他想着，一面覺得現在委實要全都說出，但不知道這是好的呢，還是壞的。

「我說這話的緣故，就因為我相信，我是一個不夠格的，不中用的隊員，倘若您派了我，倒好一點……不，請您不要以為我有些害怕，或者有什麼瞞着您，我實在是什麼也不會做，什麼也不知道的……我在這里，和誰也合不來，誰也不幫助我，但這是我的錯處麼。我用了直心腸對人，但我所遇見的卻是粗暴，對於我的玩笑，揶揄，我是和大家一樣，參加

一切戰鬪，並且受了重傷的。——您知道這事……現在我已經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強些，人們就會聽我，怕我的，因為在這里，誰也只向着這件事，誰也只想着這件事，就是裝滿自己的大肚子，倒不妨來偷他同志的東西；別的一切，他們卻都不在意……我常常至于這樣地感到，假使他們萬一在明天爲科爾卻克所帶領，他們便會和現在一樣地服侍他，和現在一樣地法外的兇殘地對人，然而我不能這樣，簡直不能這樣……」

美諦克覺得，彷彿每一句話，陰雲就在他那里分散。言語用了異常的輕捷，從逐漸生長的窟窿中，奔迸而出，他的心也因此輕鬆起來。他還想永遠說下去，萊奮生對這要怎麼說，已經全不在意了。

「這可開場了……了不得的廢話。」萊奮生懷了漸漸增高的好奇心，傾聽着在美諦克的言辭之下，神經性地在發抖的藏着的主意，一面想。

「且住。」他終於說，一觸他的袖子，美諦克格外分明地覺得自己上面，釘定着他那大的，暗黑的眼睛。「朋友，嘮叨了一大通，沒法掩飾了……我們暫且將這當作問題來看罷。我們拿出最重要的來……你說，在這里是各人都只想裝滿大肚子……」

「那可不是的！」美諦克叫了起來。他覺得這並非他話裏的最重要的事，倒在他的生活在這裏怎樣地不行，大家對於他怎樣不正當地欺侮，以及坦白地說出他是怎樣地做得合宜。「我要說的是……」

「不，且慢，這回要給我說了。」萊奮生柔和地打斷他。「你說過，各人都只想裝滿他的大肚子，而且我們倘爲科爾卻克所帶領……」

「我並不是說你個人……我……」

「那都一樣……倘使他們爲科爾卻克所帶領，他們便將和現在一樣，殘酷地，無意義地來做合于他的意思的工作。但這是決不……」於是萊奮生開始用了平常的話，來說明那錯誤的緣由。

然而他說得愈多，也愈加分明地覺得是空費自己的光陰了。從美諦克所插說的片言隻語中，他知道還應該說些另外的，更加基本底的，更加初步底的——他自己是曾經費了力這纔達到，而現在卻已經成了他的肉和血的東西了。然而要說這些事，現在卻已不是這時候，因爲時光已在向各人要求着計劃底的，決定底的行動了。

「對你真沒法子。」他終於用了誠懇的，好意的哀憐，說：「隨你的便罷。你跑開去，卻不行。人們會殺掉你，再沒有別的了……還是全都仔仔細細地想一想的好，尤其是我告訴了你的那些。將這些再去想想，決沒有壞處的……」

「我此外實在也沒有想別的事。」美諦克含糊地說，而逼他說得那麼多而且那麼大膽的先前的神經性的力，也突然離開他了。

「最要緊的，是切勿以為你的同志們比你自已壞。他們並不更壞，不的……」萊奮生取出煙草盒，慢慢地包起煙捲來。

美諦克帶了萎靡的哀愁，看着他的舉動。

「總之，鎗門還是關起來罷。」萊奮生突然說，可見在他們的談天之間，他是總記得那開着的鎗門的。「這樣的事，已該是省得的時候了。——這裏是並沒有縋着母親的裙角了呵。」他劃着了火柴，於是暫時之間，在暗中顯出了生着長的睫毛的他的半閉的眼，他的薄薄的煽動的鼻翼，他的紅灰色的沉靜的鬚髯。「是的，你的馬怎麼了？還總是騎着那一匹麼？」



「還總是……」

萊奮生想了一想。

「那麼，聽罷明天我給你「尼夫加」知道不？畢加騎過的……「求契哈」就還給經理部去，懂了沒有？」

「懂了。」美諦克傷心地回答道。

「胡塗漢子。」——後來，萊奮生當他軟軟地，小心地踏着暗中的草的時候，一面大吸着煙，一面想。爲了這會話，他有些興奮了。他想，美諦克是多麼孱弱，多麼懶惰而且無志氣呢，太多地生了這樣的人們——這樣可憐而且無用的東西的國度，是多麼晦氣呵。「只在我們這裏，在我們的地面上，」萊奮生放開腳步，還是大吸着煙，一面想：「幾萬萬人從太古以來，活在寬緩的怠惰的太陽下，住在汙穢和窮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惡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這樣的地面上，這窮愚的部分中，纔也能生長這種懶惰的，沒志氣的人物，這不結子的空花……」

萊奮生滿心不安了，因爲他的所想，是他所能想的最深刻，最重要的事——在克服

這些一切的缺陷的窮困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義，倘若他那里沒有強大的，別的什麼希望也不能比擬的，那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萊奮生便是一個別的人了。但當幾萬萬人被逼得只好過着這樣原始的，可憐的，無意義地窮困的生活之間，又怎能談得到新的，美的人類呢？

「但是，我有時也會是這樣，或者相像麼？」萊奮生又記得了美譚克，想他試要記起他孩子時代，以及幼年時代的情形來，但很不容易——因為他自從成了被稱為先驅者萊奮生的萊奮生以來，歷年所積的層，是很堅固地，很深邃地——而且于他是很有意義地——橫互着了。

他只能記起先前的家族的照相來，那上面是一個孱弱的猶太的小孩——穿了黑的短衣和長着天真爛漫的大眼——用了喫驚似的，不像孩子的固執，在一處地方凝視，從這地方，那時人們對他說，是要飛出美麗的小鳥來的。小鳥終於沒有飛出，他還記得因為失望，幾乎要哭出來了。然而，爲了要到決定底地確信「那不會這樣」卻還必要受多少這樣的失望呵。

當他明白了這事的時候，也懂得關於這美麗的小鳥的——關於飛到什麼地方去，使許多人徒然渴望了一生的這小鳥的騙人的童話，是將數不清的災害，送給人們了……不，他已經用不着牠！他已經將對於牠的無爲的，甜膩的哀傷——由美麗的小鳥這騙人的童話所養成的世代所留傳下來的一切，毫不寬容地在自己裏面壓碎……照現狀來看一切，以變革現狀，而且支配現狀。」（註二）——這是真理——這簡單，也最繁難的——萊奮生是已經達到了。

……「不，我是一個堅實的青年，比他堅實得多。」這時他懷了一種誰也不能懂，而且想不到的難于說明的，高興的得意之情，想：「我不但希望了許多事，也做到了許多事——這是全部的不同。」……他往前走，不再留心道路。冰冷的，帶露的枝條，使他的臉清涼。他感到一種異乎尋常的力的橫溢，將他提高，出于自己之上（恐怕就是他傾了全

（註二）“Alles so sehen, wie es ist, um zu ändern, was ist, und zu lenken, was ist.”中國恐怕還有更確切的翻譯存在，但一時無從查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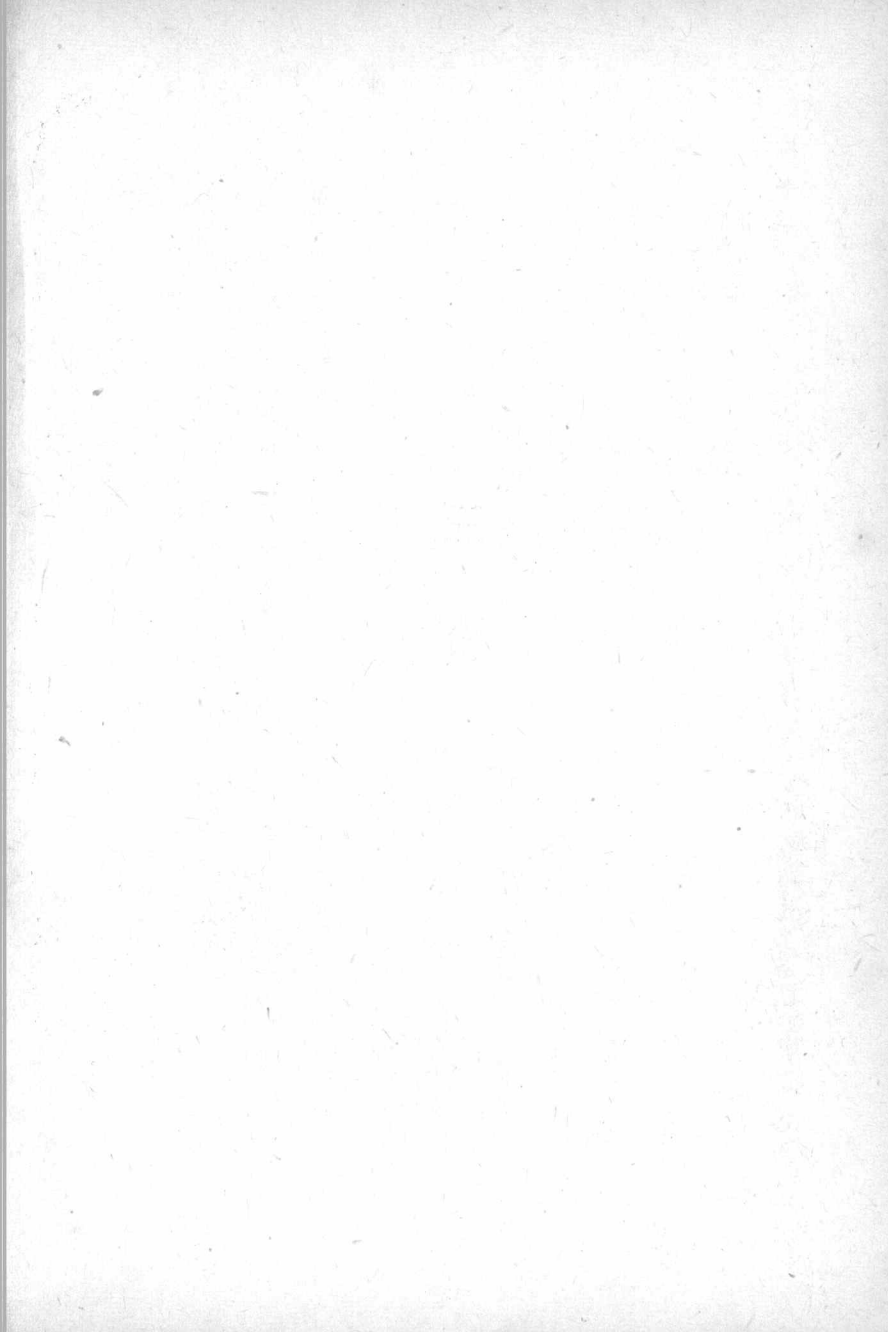
因錄原文以備參考——譯者。

的熱力，在所嚮往的新的人類罷）——他就從這廣大的，世間的和人類底的崇高，克服了他的孱弱和肉體的疾病。

……萊奮生回到陣營的時候，篝火已經消滅，守夜人也不在微笑了，——只聽到他低聲咒罵着，在稍遠之處調弄他的馬匹。萊奮生走向自己的篝火去，——篝火還剩着微明。在那旁邊，巴克拉諾夫裹在外套裏，睡着深深的，很安靜的覺。萊奮生加上枯草和枯枝，吹起火來。爲了劇烈的緊張，他頭暈了。巴克拉諾夫覺到了忽然增加的溫暖，便翻一個身，在夢中咂嘴，——他的臉外露，嘴唇像孩子一般向前突出，帽子給後腦壓得直豎，他全體就像一個大大的，肥胖的，馴良的小豬。「你瞧。」——萊奮生摯愛地想，並且微笑；在和美諦克交談之後，看見巴克拉諾夫，于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就特別舒服了。

于是他吐一口氣，躺在他的旁邊，剛剛合上眼，——他就眼眩，飄搖，漂蕩，不再覺得自己的身體，直到忽然落在一個深得無底的，漆黑的窟窿中。

第三部



## 一 美迭里札的偵察

萊奮生派美迭里札去做斥候之際，是命令他無論如何，當夜必須回來的。然而這小隊長被派前往的村，比起萊奮生所推想的來，在實際上卻遠得不少。美迭里札于下午四點鐘從部隊出發，竭力策馬飛跑；鷺鳥似的屈身馬上，殘忍地，愉快地張着那薄薄的鼻翼，恰如陶醉于厭倦的五天之後的這狂暴的飛奔一樣——然而直到黃昏，追逐着他的都是秋天的泰茄，——在野草的蕭騷裏，在垂死的太陽的冷而悲傷的光耀裏。待到他終於走出泰茄，駐馬在一所屋頂倒塌的，舊的，朽的，久無居人的小屋旁邊的時候，已經完全昏暗了。

他繫好了馬，抓着腐爛的，一觸便碎的木材，不怕落在發着爛樹和腐草的討厭氣味

的窟窿裏，走到角落裏去了。他曲了膝彎，踏着足趾，向林中的地上不能看見的黑夜凝視，傾聽，屹然不動地大約站了十分鐘，比先前更像一匹驚鳥。當他前面，在被暗夜襯成漆黑的兩山之間所夾的暗淡的堆積和叢莽裏，橫着一道陰鬱的溪流。

美迭里札跳上鞍橋，走出路上去。那烏黑的，久沒人走的輪迹，幾乎都沒在草莽中。白樺的細幹在暗中靜靜地發白，好像熄了的蠟燭一樣。

他上了一個丘岡：左邊仍如先前，橫着小山的暗黑的行列，彷彿龐大的野獸的脊梁。溪水在作響。離這約略兩威爾斯忒的地方，有一個篝火——這使美迭里札記起了牧人生活的孤單的寂寞來。更前面，則微露着村落的黃色的不動的燈光，斜射在道路上。右邊的山帶，卻彎向旁邊，沒在青靄裏了。這一面的地勢，非常低下。這裡曾有先前的河床，分明可見，沿岸是陰鬱的森林。

「那是沼澤，一定的。」美迭里札想。他冷了起來：他是在敞領的小衫上面，穿着解開扣子的軍用背心的。他決計先到篝火那邊去。但爲了預防萬一起見，便從皮匣裏取出手鎗來，插在背心下面的帶子上，皮匣則藏在鞍後面的袋子裏。他並沒有帶馬鎗。這回他已



經很像一個從田野回來的農民了——因為歐洲大戰以後，穿着軍用背心的人們是很多的。

他已經到了篝火的近旁，——不安的馬嘶聲，突然在暗中發響。他的馬就一跳，聳起耳朵，抖着強壯的全身，哀訴地，懊惱地在黑夜中嘶鳴着來作回答。同時有黑影子在火旁邊動彈。美迭里札打了一鞭，和馬一同向空中跳起……

篝火那里，站有一個圓睜了喫驚的眼睛，一隻手捏鞭，別一隻在大袖子裏的手，則自衛似的舉起，瘦削的黑頭髮的孩子，——穿着草鞋，破爛的短褲，用麻繩做帶的太大的衣衫。美迭里札幾乎要將這孩子踏爛了，就在他鼻子跟前慌忙勒住馬，正想叱罵他時，卻忽然在自己面前，看見了大袖子上的驚愕的眼睛，露出膝髁的短褲，不成樣子的，也許是主人給他的長衫，其中還乞哀地，謝罪地顯着細瘦的，滑稽的，孩子的頸頸……

「爲什麼這樣站着的？喫驚了罷……唉，你這呆鳥，——這樣的一個昏頭！」美迭里札有些慌張，用了平時是只對馬說的好意的粗暴，說：「神像似的站着……如果我踏壞了你呢？……一個這樣的昏頭！」他完全溫和起來，重複說，——而且覺得一看見這困

苦的孩子，在他裏面也叫醒了一種一樣地可憐的，滑稽的，孩子氣的東西了。

孩子這纔定了神，垂下臂膊去。

「你爲什麼要惡鬼似的竄來的呀？」他還有些驚惶，但竭力要合理地，獨立地，像成人一般地說。「這是嚇他不得的，——如果他在這裏管馬……」

「馬……？」美迭里札嘲弄地伸長了聲音，說。「再說一回罷！」他兩手插腰，扭轉身子去，睜大了眼睛，微動着緞子似的靈活的眉毛，看着那孩子。他忽然笑起來了，是很響亮，很仁善，很愉快的聲音，怎麼從他這裏會發出這樣的聲音來的呢，連自己也覺得詫異了。

孩子是倉皇失措，動着鼻子的，但一知道這並不可怕，倒是有趣的事，便皺着臉，將鼻子一直送到上面地，他也——完全孩氣地——坦白地微細地笑了起來。這很出于意料之外，使美迭里札更加高聲大笑了，他們倆雖然並非故意，卻各在使對手發笑，這樣地笑了幾分鐘——這一個在鞍橋上將身子前後幌搖，閃着被篝火映得好像火燄一般的牙齒，那一個是兩肘支在地面上，坐着，每一失笑，就向後彎了腰。

「有趣得很！」美迭里札終於說，將腳脫出了踏蹬。「真的，一個了不得的獸子……」

他跳到地上，將兩手伸向篝火去了。

孩子停止了笑，懷着認真的、高興的驚異對他看——彷彿還在等候他更加特別的東西。

「你是一個有趣的小子。」好像將自己的觀察，給了最後的決算似的，他終于一字一字，清清楚楚地說。

「我麼？」美迭里札微笑道。「是的，有趣的哩……」

「可是我很喫了一驚。」孩子招認道。「這里有馬。煨着番薯……」

「番薯？這了不得……」美迭里札並不放掉韉繩。在他旁邊坐下。「你那里拿來的呀，那番薯？」

「從那邊拿來的……那邊多得在爛掉！」孩子向四近揮着手。

「那麼，偷來的罷？」

「偷來的呵……拿你的馬給我看……這是種馬呀……不要緊，我拿得緊緊的……是匹好馬。」那孩子將富有經驗的視線，向那駿馬的停勻瘦勁，苗條而苗壯的身子

上一瞥說：「你從那里來的。」

「是一匹出色的馬兒。」美迭里札同意道。「但你呢，是那里來的呀？」

「從那邊。」孩子將臉向那燈光的旁邊一動，說：「訶牛罕札呵……一百二十家人，在一枝頭髮上就夠。」他複述着別人的話，並且睡了一口。

「哦……我是從山後面的伏羅畢夫加來的。這地方你大概知道罷？」

「伏羅畢夫加不，沒有聽到過——該是很遠的罷……」

「是的，很遠。」

「那麼，你到我們這里來幹什麼的？」

「叫我怎麼說好呢……這事情說起來話長哩，朋友……我是到你們這里來買馬的，人們說，你們養得很多……我是很喜歡馬匹的，朋友。」美迭里札帶了狡獪的微笑，道：「我自己一世就是養馬的，雖然是別人的東西。」

「你以為我是自己的麼——主人的呀……」

孩子從大袖子裏伸出黑瘦的小手，用鞭子去撥灰土，從這里就誘惑似地巧妙地滾

出烏黑的番薯來。

「你要喫麼？」他問。「這裏也有麪包，雖然只有一點點……」

「多謝，我剛剛喫過了，——直到喉嚨口。」美迭里札撒謊說，這時他總覺得自己是怎樣地肚餓。

孩子擘開一個番薯，吹了幾下，將那一半連皮放進嘴裏去，在舌頭上一滾，便動着尖尖的耳朵，有味地喫起來了。喫完之後，他向美迭里札一瞥，用了和先前說他是有趣的人那時候一樣清楚的聲音，一字一字地說道：

「我是一個孤兒，從半年以前起，我已經是一個孤兒了。父親是給哥薩克兵殺死了，母親遭過凌辱，還被殺死，他們又鎗斃了我的哥哥……」

「哥薩克麼？」美迭里札活潑了起來。

「另外還有誰呀？惡鬼似的亂殺一通。他們還將全家都放了火。不但是我們這裏，另外還有十二家，他們還每月來一趟，現就住着四十個人。在拉吉德諾易村呢，整夏天駐紮着聯隊！你喫番薯呀……」

「那麼，你們爲什麼不——逃走的……這裡樹林多得……」美迭里札幾乎要站起來。

「樹林有什麼用呀？你不能一世都躲在林子裏的。況且那邊是泥沼——走不出的——全是爛泥……」

「果然不出所料。」美迭里札記起了自己的推測，想「哪」他一面站起，一面說：「照應着我的馬罷，我到村子裏去走一趟。看來你們這里是不必說買，就是自己所有的東西也都要給搶得精光的……」

「你忙什麼呢？再停一會罷……」牧童忽然淒涼地說，也站了起來。「一個人真無聊。」他用了大的，懇求似的溼潤的眼睛，看定美迭里札，發出悲苦的聲音，說明道。

「不成的，朋友，」美迭里札搖手：「我得在沒有昏暗之前去跑一轉……但是我立刻回來的。我們就將馬拴起來罷……他們的本部在那里呢？」

孩子便告訴他，騎兵中隊長所住的小屋在什麼地方，他最好從後院繞進去。

「他們有很多狗麼？」

「狗——我們很多，但是不咬人的。」

美迭里札將馬拴好，告了別，便沿着河流，在小路上走去了。孩子用悲哀的眼光送着他，直到他消失在昏暗裏。

半點鐘之後，美迭里札已經走到村落的近旁。路向右曲了，但他卻依着牧童的忠告，仍在割過牧草的平地上走，終於碰到了圓圓地圍着農民的園地的柵欄——他就由此彎進後院去。村已經在睡覺。燈光已熄，在星光之下，微微可見空虛寂靜的院子裏面的小屋的溫暖的草頂。風從園地裏，吹出新掘過的潮溼的泥土氣息來。

美迭里札走過兩條小橫街口，到第三條，這纔轉了彎。狗用嘶啞的不切實的吠聲相送，好像牠們自己卻嗅了一嚇似的，然而走出街上，來奈何他的人，卻一個也沒有。覺得這裏的居民，于一切都已習慣，對於彷徨街上的外來的陌生的人們，也毫不措意了。平時一到秋天，在村中慶祝婚禮時常常遇到的啾啾相語的新夫婦，也到處都沒有見。在柳叢的濃影下，這一秋已沒有談愛的人了。

正如當凡有危險之際一樣，他充滿了蔑視一切和不顧一切的感情，看着空虛的長

板椅，侮蔑底地閉着嘴，而且無端憤怒起來。

依着牧童所說的記號，他在教堂旁邊轉彎，又走過幾條小橫街，終於到了牧師家的油過的柵外。（騎兵中隊長是宿在牧師的家裏的。）美迭里札向裏面窺探，傾聽，一知道並無什麼可慮，便迅速地無聲地跳進柵裏去了。

這是一個種有許多樹木的，枝條繁密的園，但葉子已經落盡。美迭里札按住發跳的心臟，屏着呼吸，走進裏面去。灌木盡處，橫着一排的列樹，離自己左邊二十賽旬之處，他看見了點燈的窗門。窗是開的。裏面坐着人們。柔軟的幽靜的光，射到地面的葉子上，蘋果樹照在其間，異樣地發着金色的光采……

「那就是了！」美迭里札神經底地抖着面頰，想，並且熱烈起來；常使他去最無遠慮的偉業的，無所畏憚的絕望的，那可怕而不可離的感情，焚燒着他的全身了。——他明知道即使竊聽了點燈的屋子裏的這些人們的言語，于誰也沒有用處，然而他心裏又知道倘不聽取，他將決不從這里離開。少頃之後，他已經站在靠窗的蘋果樹下，側着貪婪的耳朵，在切記那邊所做的一切了。



他們是四個人，坐在屋子的深處，圍着一張桌子在打紙牌。右手是稀疏的頭髮向後梳轉的，老年的，機靈的矮小的牧師——他那瘦削的小手巧妙地在綠的桌布上動作，用了玩具一般的手指將紙牌配搭，一面又注意地竭力去望各人的手頭，至于使背向美迭里札的他的鄰人一收進找錢，惴惴地數過之後，便藏到桌子下面去了。臉對美迭里札的，是一個漂亮而肥胖的，陰鬱的，看起來好像和善的軍官，嘴上啣着煙管——也許是因為他胖罷，美迭里札以為他便是騎兵中隊長。但在四個打牌的人們之中，因了他自己也不能說明的原因，而始終覺得有趣的——是一個臉有皺紋，眉毛不動的蒼白色的漢子——他戴着黑的卜派哈，（註一）穿着沒有肩章的勃盧加，（註二）每打掉一張牌，便將這向肩上拉一次。

和美迭里札的期望相反，他們只談些最平常的，沒有興味的事：那談話的大半，總不離于打牌。

（註一）哥薩克人所用的皮帽——譯者。

（註二）外套，也是哥薩克人用的——譯者。

「八十罷。」背向着美迭里札的人說。

「少一點哪，大人，少一點哪。」那黑的卜派哈回答着，且又毫不爲意地添說道：「一

百罷，盲（註三）的。」

漂亮而肥胖的一個皺着眉頭，再看一回帳單，從嘴裏取出煙管來，加到一百五。

「我派司。（註四）」最先的一個向牧師說，手裏拿着贏牌。

「我想是要這樣來的……」黑卜派哈嘲笑道。

「如果我沒有好牌，叫我有什麼法子呢？」最先的一個辯解着，一面向着牧師，彷彿是在求他的贊助。

「小小地玩，小小地玩。」牧師細眯了眼睛，小小地，小小地笑着，說着笑話，——好像要用了這樣的小小的笑，來襯出自己的對手的小小的玩來一般。「但是你已經記下了二百零兩點了……我們知道你的朋友……」他用了不認真的，和氣的狡猾，翹起指頭來

（註三）Blind，押錢而不看牌，上海稱爲「偷雞」——譯者。

（註四）Pass，輪到自己，因不合適而讓給後一人之謂，也可以譯作「通過」——譯者。

威嚇說。

「這樣的瘟蟲。」——美迭里札想。

「唉，你也派司麼？」牧師轉向陰鬱的軍官，問道。「拿贏牌去罷。」他對黑卜派哈說，並不開牌，便推給他了。

他們亢奮地敲着桌子，有一兩分鐘，終於是黑卜派哈輸掉了，「當初是那麼擺架子。」——美迭里札想，他並沒有決定自己的去留。然而他已經不能去了，因為賭輸的那一個向窗口轉過臉來，美迭里札在自己身上，感到了凝結在可怕的目的不轉睛的正確之中的他那穿透一般的視線。

這時候，背向窗口的一個便洗起紙牌來，他洗得又熱心，又經濟，好像一個年紀並不大很大的老婦人的祈禱。

「湮契太羅不在這里。」陰鬱佬打着呵欠說。「一定和誰在一起罷。我也該同去的……」

「兩個人麼？」卜派哈從窗口回轉頭去，問道。——於是裝着憎惡的歪臉，加添說：「她

是原可以和你們一道的。」

「華閃加麼？」牧師探問道。「噯噯……她是做得到的……我們這裏會有一個讀聖詩的人——我已對你們說過了……但舍爾該·伊凡諾微支是恐怕不贊成的罷……一定的……他昨天悄悄地對我說些什麼呀？我想帶了她去——他說——如果和她結婚也可以。」他說……阿呀，阿呀！牧師忽然大叫起來，狡猾地閃着伶俐的小眼睛，用手掌按住了嘴。「將一件事情，像一個篩子都漏出來了。但爲上帝的意志，沒有什麼告密！」他裝着故意的驚愕，將手一揮。大家是也像美迭里札一樣，在看他的一切言語和舉動的不誠實，以及隱藏着的此後的東西的，然而誰也不說，都笑起來了。

美迭里札彎着腰，側身離開了窗口。他剛剛彎過打橫的列樹，忽然正撞着了一個——雙肩膀上披着哥薩克外套的人——還有兩個人站在他後面。

「你在這裏幹什麼？」那人一面無意識地按住和美迭里札相撞時幾乎落掉的外套，一面詫異地問道。

小隊長跳到旁邊，奔進灌木裏面去。

「拿住！抓住！他抓住他這里來……喂……」幾個聲音叫喊着。接着是尖利的、短促的鎗聲。

美迭里札衝進灌木裏，不知道往那里走，碰着叢樹，失掉了帽子，而聲音卻已在他的前面什麼地方呻吟，號叫，從街道上，也起了狗的兇惡的吠聲。

「他在那邊，拿住他！」有人叫着，伸開一隻手，撲向美迭里札來。鎗彈從耳朵旁邊呼地飛過，美迭里札也開了鎗。向他撲來的那人，便踉跟着跌倒了。

「胡說，捉我不住的……」美迭里札得勝地說，他實在是到最後的瞬息間爲止，不相信會有人能夠將他擒住的。

然而一個又大又重的人，從他背後撲來，將他壓在下面了——美迭里札還想掙出一隻手來，但在頭上的兇猛的一擊，便從他奪去了意識。

於是大家就順次來打他，他雖然已經昏沈，卻還覺得遭打，一次又一次，沒有窮期……

部隊所駐的低地，是昏暗而且潮溼的，但太陽卻從訶牛罕札後面的橙色的罅隙裏窺探進來，泰茄上面，則漂蕩着滿是秋天的徽氣的白晝。

守夜人在馬匹旁邊假寐，從睡夢中聽到了很像遠處的機關鎗響的，固執的，單調的聲音。他嚇得一跳而起，拿了鎗。然而那只是一匹啄木鳥，在啄河邊的榛樹。——守夜人咒罵了幾句，冷得縮了身子，將破爛的外套一裹，走到空地上去了。誰也沒有醒：人們在做混沌的，絕望底的夢，正如明日一無所冀，飢餓的，損傷的人們的所做的一般。

「小隊長總是還不回來……一定是大嚼一通，睡在那里的小屋裏了，我們卻空着肚子停在這地方。」——守夜人想。

他平時是比誰都佩服美迭里札，並且以為榮耀的，這時候卻覺得他頗是一個壞小子，不該派他來做小隊長的了。他忽然不願意當別人，例如美迭里札之流，在享人間之福的時候，自己卻在泰茄裏受着苦惱了。然而他怕敢煩擾萊奮生去，便叫醒了巴克拉諾夫。「什麼……還沒回來……」巴克拉諾夫用了渴睡的不清楚的眼，凝視着他。「什麼還沒回來？」他尙未醒透，但已經明白了所說的是什麼事，嚇得叫起來了。「不要說笑

話，朋友，這是決不至于的……唔，是的！哪，去叫起萊奮生來罷！他跳起身，趕快繫好了皮帶，蹙着渴睡的眉心，全身也立刻堅勁了。

萊奮生是無論睡得怎麼熟，只要聽到自己的名字，便睜開眼睛，也就坐了起來的。他一看見守夜人和巴克拉諾夫，便省悟了美迭里札沒有回來，和已是應該開拔的時候。最先，他覺得自己非常疲勞，非常困憊，幾乎要忘掉了美迭里札的事，忘掉了自己的病，頭上蒙着外套再來睡一通。然而同時也已經跪起，捲着外套，用枯燥的，冷淡的調子，在答巴克拉諾夫的質問了。

「唔，這有什麼呢？我就這樣想……我們在路上自然會遇見他的。」

「但倘若我們不遇見他呢？」

「倘若我們不遇見他麼……唔，你可還有一條多餘的外套帶子給我沒有？」

「起來呀，起來呀，昏蛋！要到村裏去了！」守夜人用腳踢着睡覺的，叫喊說。從草裏就擡起亂髮蓬鬆的襲擊隊員的頭來，於是從各方面，向守夜人飛來了最初的，還未說得清

楚的，睡胡塗的毒罵——圖潘夫曾經稱這為「曙光」。

「大家多麼不高興。」巴克拉諾夫沈思地說。「要喫……」

「你呢？」萊奮生問道。

「什麼——我……我是不成問題的。」巴克拉諾夫皺着眉。「我就像你一樣——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不，我知道。」萊奮生用了很柔軟，很溫和的聲音說，至于使巴克拉諾夫纔始很注意地來看他——

「但是你很瘦了，朋友。」巴克拉諾夫用了驟發的哀憐說。「鬍子蓬鬆了。倘若我在你的地位上……」

「來，來，我們不如洗臉去罷。」萊奮生含着做了壞事似的，慘澹的微笑，截住他說。他們走到河濱，——巴克拉諾夫便脫去兩件小衫，洗了起來。看來他並不畏避冷水。他的身體是豐滿而強固，黑褐色，好像鑄成一樣，但他的頭卻圓圓地，和善地，彷彿孩子的似的，他也用了天真爛漫的，孩子氣的動作來洗頭，——他用手掌掬了水，使勁地摩擦。

「我昨天講了很多話，約了一些事，但到了現在，卻好像不行。」——萊奮生忽然記



得了昨天和美諦克的談話以及和這會話相連的自己的思想，便起了暗澹的、懊惱的感情。這決不是因為他以為那些並非正確，也就是，沒有表現了實在發生于他那里的東西——不，他倒覺得那是很正確、聰明、有趣的思想的，然而他此刻一想到，卻經驗了模糊的不滿了。「唉，是的，我說過給他一匹別的馬的……但這有什麼不行呢？不，我現在就要照辦，這一點是全都正當的……那麼，究竟是怎麼的呢……那是……」

「你爲什麼不洗的呀？」巴克拉諾夫洗訖，用一塊骯髒的手巾擦得通紅，一面問。「很好，這冷水！」

……「原因是這樣的，我生着病，每天支使着我的事情又漸漸壞下去了。」——萊奮走向水邊，並且想。

洗過臉，繫好皮帶，腰後面感着平常的盒子礮的重量，他總算覺得自己已經休息了。

「美迭里札怎麼了呢？」這思想現在完全支配了他。

萊奮生無論如何，總料不到一個不會動彈，或是沒有生氣的美迭里札。他對於這人常常感到一種不可捉摸的魅力，和他並轡，和他交談，或者連單是對他看，在他也覺得開

心。他的傾向美迭里札，決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卓拔的，社會底地有益的性質——這在美迭里札那里很有限，他自己倒多得多——卻爲了他那肉體底柔軟性，他裏面的不竭的泉流似的洋溢着的活潑的力——這是萊奮生自己所欠缺的——的緣故。他一面面前看見那敏捷的，總是準備着行動的風姿，或者覺得美迭里札就在左近的時候，他便不知不覺地忘掉了自己的肉體底孱弱，好像他也能成爲美迭里札那樣，強壯的不會疲乏的人了。他的心中，甚至于還以指導着這樣的人爲榮耀。

美迭里札也許落在敵人的手裏了這一種思想——萊奮生自己雖然逐漸確信起來——但在襲擊隊員是很不容易相信的。各個襲擊隊員都將這思想當作僅是豫約不幸和苦惱的最後的結局，因而分明是全不會有的事，謹慎地危懼地從自己這里推開。而守夜人的「在那里大嚼一通，睡在小屋裏了」的推測——則縱使和那敏捷而忠于工作的美迭里札，有怎樣地不符——卻漸漸增多了附和者。許多人已經對於美迭里札的「卑劣和無意識」公然鳴着不平，而且立刻迎着他開拔上去的要求，也使萊奮生聽得到了煩厭。待到萊奮生用了特別的注意，做完這日的工作，給美諦克換過馬匹，最後發

出開拔的命令時，——部隊裏就滿是歡聲，好像靠這命令，一切的不幸和艱難真就告了終結似的了。

他們一點鐘一點鐘地策馬而進，然而剽悍的，有着油潤的前髮的小隊長，卻還不在道上露面。他們更只向前進，而搜索着他的視線，仍復成爲枉然。于是不獨萊奮生了，便是美迭里札的最爲公然的羨慕者和攻擊者，也開始懷疑了他的偵察的好運氣の出發了。

部隊在粗暴的，意義深長的沈默中，行近了泰茄的邊際。

## 二 三個死

美迭里札在一間大而黑暗的倉庫裏，蘇醒了過來——他躺在精光的潮溼的泥地上，首先所感到的，是透骨的溼氣的感覺。於是電光似的閃出一切事件的回憶來。所受的打擊，還在頭顱裏擾攘，頭髮被血液粘住了，——他在額上和頰上，都覺着有這乾了的血液。

他生出一個思想來，——最先的，清清楚楚的，——是能否逃走的思想。美迭里札是無論如何，總不能相信在他一生中，身歷了一切勇敢的行動和成功，人們都已聞名之後，竟也會和別人一樣，終於身死骨朽的。他遍看屋中，探挖窟窿，試毀門戶，——但都是徒勞……他到處遇見死的，冷的木料，窟窿是小到毫無希望，連他自己的視線也不能

通——只是好容易纔透進一點秋日清晨的熹微的光氣。

然而他的眼光還總在搜尋——直到了由沒有出路的冷酷的分明，省悟到這回是已經無從逃走。待到他決定底地確信了這事之後，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對於本身的生死問題，倒忽然全不在意了。他那肉體底和精神底的全力——都集中于倘從他本身的生和死的見地來看，全屬無聊，而此後在他最爲重要的問題上——這就是，素以剽悍而

不怕死得名的他，美迭里札，對於殺害他的人們，將怎樣地示以無畏和輕蔑。

他還未想完，就聽得門外有些響動，門門一響，和微明的，發抖而蒼白的晨光一起，走進兩個一樣蒼白，好像搓熟了的，拿鎗而褲上綴着側章的哥薩克兵來。美迭里札跨開兩腿，站着，並且皺起眉頭來向他們凝視。

他們一看見他，就在門口縮住了，——後面的一個不安地哼着鼻子。

「來罷，鄉下人。」前面的說，並無惡意地，倒有些抱歉似的。

美迭里札強硬地垂着頭，走出外面去。

不多久，他便在昨夜從牧師的院子裏窺探過的那一間屋子裏，站在已經認識的

——黑卜派哈和勃盧加的那人之前了。這裏的靠手椅子上，坐着昨夜美迭里札認為騎兵中隊長的那漂亮的，肥胖的，好像仁善的軍官，詫異地，然而並不嚴厲地在向美迭里札看。由這接近的觀察，他此時纔從種種微細的情狀，知道了隊長並非這仁善的軍官，卻是別一個——穿勃盧加的漢子。

「你們去罷。」那人向着站在門口的兩個哥薩克兵，斷續地說。

他們倉皇跳出屋外去了。

「昨天晚上你在院子裏幹什麼呀？」他在美迭里札面前站定，用那尖利而不動的眼光釘住他，迅速地問道。

美迭里札沈默着回看他，而且嘲笑地。他定住眼睛，微動着他緞子一般的眉毛，用那一切的神情，表示着無論給他怎樣的質問，怎樣逼他的回答，他也總不說能給質問者滿足的話語。

「不要胡塗了，」隊長又說，毫不發怒，也不高聲，然而帶着美迭里札此時心境如何，他已經全都了然的調子。

「講什麼空話呢？」小隊長謙虛地微笑道。

騎兵隊長將他那染着血汙的，不動的痘斑的臉面，研究了幾秒鐘。

「什麼時候出了天花的？」他忽然問。

「什麼？」小隊長驚惶了，回問說。他的驚惶，是因為知道騎兵隊長的質問裏，並不含有嘲笑或揶揄，他單是對於這麻臉覺得有趣。一經知道，美迭里札便憤怒起來，較之被人罵詈或揶揄更爲憤怒了。

「你是本地人，還是過路的呢？」

「算了罷，大人……」他捏緊拳頭，紅了臉，制住自己不去奔向他，一面決然地，憤然地說。他還想說下去，然而「爲什麼現在不撲向這生着不愉快的可憐的紅頭毛，而沈靜得討厭的，皺臉的黑小子去，將他扼死呢？」——這思想，突然分明地主宰了他，使他說不出話來，並且前進了一步。他的兩手發抖，麻臉上忽而出汗了。

「阿呵！」那人這纔愕然地叫喊，然而並不後退，眼睛也沒有從美迭里札離開。

美迭里札在遲疑中站住腳，他的眼睛發着光。那人已經從皮匣裏掏出手鎗來，在他

鼻子跟前揮了幾轉給他看。小隊長便又制住自己，轉向窗口，凝結在嘲笑的沈默裏了。

這之後，雖然用了手鎗，用了給看將來的可怕的刑罰來恐嚇他，或者託他說出一切的真實，約給他完全的自由——他總不說一句話了，也沒有看一看訊問者。

正在訊問的時候，門緩緩地拉開了，從中伸進一個生着喫驚的又大又獸的眼睛的毛髮蓬鬆的頭來。

「噯哈。」騎兵中隊長說。「準備已經停當了麼？那麼，就是了，去對他們說，來帶這小子去。」

仍是先前的兩個哥薩克兵將美迭里札帶出後院去，指給他開着的門，自己們卻跟在他後面走。他並不回顧，但覺得兩個軍官也在背後跟來了。他們到了教堂的廣場。在這里的屬於教會的木屋旁邊，村民擠得成堆，四面圍着騎馬的哥薩克。

美迭里札常常想，他對於懷着無聊的瑣屑的憂慮，隨和着圍繞他們的一切的人們，是既不喜歡，也不輕蔑的。他們對他取怎樣的態度，他們對他有怎樣的議論，他以爲和他都不相干。他未曾有過朋友，也不特地去結識朋友。然而他一生所做的最重大，最緊要的



一切，卻自己不知不覺地，都由於對於人們，爲了人們，使他們因此注視他，誇獎他，感歎他，而且稱讚他而做的。現在他擡起頭來的時候，便不但用了視線，簡直是用了全心，將農民少年，彩色長衫的喫驚的婦人，白花頭巾的姑娘，帽沿下露着刷得如畫的遒勁而漂亮的繾髮的雄糾糾的騎士，這些波動的斑駁陸離的靜默的羣衆——在溼得好像哭過的草地上跳躍的他們的長而活潑的影子，並且連那爲如水的太陽所照射，壯麗地，沈重地凝結在寒冷的空中的，他們頭上的舊教堂的穹窿，也全都包羅了。

「呵，真好！」他一遇到這些活潑的，斑斕的，可憐的羣衆——在他周圍動彈，呼吸，閃爍，和在他裏面搏動的一切，高興得快快要歡呼出來。他用了輕捷的野獸一般，好像足不踐地的腳步，擺着柔軔的身軀，更迅速，更自由地往前走，廣場上的羣衆便都轉臉來看他，並且覺得在這他的柔軔而熱烈的身體中，就藏着像這腳步的，野獸似的輕捷的力量。

他從羣衆之間走過，看着他們頭上的空中，然而覺着那無言的熱烈的注目，在教堂管領的小屋的升降口站住了。軍官們追過他之前，走到迴廊上。

「這裏來，這裏來。」騎兵中隊長說，並且在自己的旁邊指給他一個位置。美迭里札

一跳便上了階沿，在他身邊站定。

現在大家看得他清楚了，——他堅強，長大，黑頭髮，穿着柔輦的鹿皮的長靴，小衫坦開着領子，束帶的綠穗子，從背心下面露出，——那靈敏的眼裏，閃着遠矚的兇猛的光芒，在凝視那凝結在灰色的朝霧中的壯大的山嶺。

「有誰認識這人麼？」隊長問道，用了銳利的，透骨的眼睛環顧着周圍，——忽然暫時看在這個的，忽然又看在那個的臉上。

遇到這眼光的人們，便惶恐地眯着眼，低了頭，——只有女人們沒有閃開眼睛的力量，還是懷着懦怯而貪婪的好奇心，在默默地麻木地對他看。

「沒有人認識他麼？」隊長又問了一回，將「沒有人」這三個字，說得帶些嘲笑的調子，——好像他明知道大家其實是認識，或者是應該認識「這人」的一般。「這事我們就會明白的……涅契泰羅！」他向一個巧妙地騎着栗殼色馬，身穿哥薩克長外套的，高大的軍官那面招手，叫道。

羣衆起了輕微的動搖，——站在前面的就向後看，——有一個身穿黑背心的人決

然地擠進人堆裏來，低垂着頭，令人只看見他那溫暖的皮帽。

「讓一讓，讓一讓！」他用一隻手開路，別一隻在後面引着一個人，迅速地說。

他終於走到升降口了。大家這纔看見，他引來的是一個身穿長長的衣衫，瘦削的黑頭髮的小孩子。那孩子惴惴地睜着他烏黑的眼睛，交互看着美迭里札和騎兵中隊長。羣衆更加動搖了，聽到歎息和女人的低語。美迭里札向下一望，即刻知道那黑頭髮的孩子，便是他昨夜託他管馬的，有着喫驚的眼和細細的滑稽的小頸子的牧童了。

用一隻手緊抓着孩子的一個農民，除下了帽子，露出壓平似的帶些花白頭髮的禿頭（看去好像有誰給他亂撒了一些鹽似的），向隊長鞠躬，並且開口道：

「這我的牧童……」

但他覺得人們沒有聽他的說話，嚇起來了，便俯向孩子，用指頭點着美迭里札，問道：「是這人麼？」

牧童和美迭里札眼對眼相覷，有數秒鐘：美迭里札帶了裝出的冷靜，牧童含着恐怖和同情。他于是將眼光移到騎兵隊長去，凝視了一會，好像化了石塊一樣，後來又去看那

還是緊抓住他的彎着腰的農民——他深深地艱難地吁一口氣，否定底地搖搖頭……靜到連教堂長老的牛欄中的小牛的響動，也能聽到了的羣衆，便即有些動搖，但又立刻肅靜了。

「不要害怕，蠢才，不要害怕呀，」農民自己惴惴地，用手指熱心地指着美迭里札，發出溫和的帶些發抖的聲音，勸慰孩子說。「倘不是他，另外又是誰呢？……說罷，說呀，不要害……唉，這廢料……」他突然憤憤地截住話，用全力在孩子的臂膊上扭了一把。「他就是的，大人，不會是別人的……」他辯解似的，謙恭地將帽子圍在手裏，大聲說。「不過是孩子在害怕，馬裝着鞍，鞍袋子裏藏着皮匣，還會是誰呀——昨夜裏他騎到篝火邊來的。」管着——他說——我的馬，「他自己就到村裏去，孩子不能等他了——天已經亮了——他不再等，將馬趕到家裏來，馬是裝鞍的，鞍袋子裏又有一個皮匣——另外還能是誰呢？……」

「誰騎來了？怎樣的一個皮匣？」隊長注意地聽着沒有頭緒的話，問道。農民更加惶恐起來，圍着帽子，仍復顛倒錯亂，講一遍他的牧童在早晨怎樣地趕了別人的馬來——

馬是裝鞍的，而且鞍袋子裏還有一個皮匣。

「哦，哦。」隊長拖長了聲音，說。「可是他還不直說麼？」他說，將下巴向孩子一伸。「總之，叫他到這里來——我們用我們的法子來訊問他就是……」

孩子被推到前面來了，他走近了升降口，但不敢跨上去。軍官跑下階沿來，抓住他瘦小的發抖的肩膀，拉向自己這面，用了透骨似的可怕的眼色，看定了他那嚇得圓睜的眼睛。

「嚶嚶……嚶……」孩子立刻呻吟起來，輪開了眼。

「這將是怎麼一回事呵？」女人裏面的一個受不住這嚴緊了，歎息着說。

就在這剎那間，從升降口飛下一個柔軀的身體來。羣衆嚇得將兩手一拍，披靡了。騎兵隊長遭了強有力的打擊，倒在地面上……

「開鎗……這什麼樣子……」漂亮的軍官大叫道。他無法地伸着手，狼狽得忘了自己也可以開鎗了。

幾個騎兵衝進羣衆裏面來，用他們的馬將人們趕散。美迭里札用全身撲向他的敵

人，想扼住那咽喉，但那人張開黑的翅子似的勃盧加，蝙蝠一般扭轉身子，一手攥着抓住皮帶，要拉出手鎗來。他終於將皮匣揭開了，在美迭里札剛剛抓着他的咽喉之際，他便對他連開了兩三鎗……

趕緊跑到的哥薩克們來拖美迭里札的兩腳的時候，他還攥着野草，咬着牙齒，想將頭仰起，然而頭卻無力地垂下，伏在地上了。

「涅契泰羅！漂亮的軍官叫喊道。『召集中隊……您也去麼？』他鄭重地向騎兵隊長問道，但並不對他看。

「去的。」

「拉中隊長的馬來……」

過了半點鐘，哥薩克的騎兵中隊便整好一切戰鬥準備，順了美迭里札昨夜走過的路，開快步迎上去了。

和別的人們一樣，覺着大大的不安的巴克拉諾夫，終於忍不住了——

「聽哪，放我到前面去跑一趙罷。」他對萊奮生說。「鬼知道哩，究竟……」

他用拍車刺着馬，比意料還要快，跑到了林邊的滿生苔蘚的小屋。他用不着爬到屋頂上去了——約距半威爾斯之遠，正有五十個騎兵跑下丘岡來。他由他們的有黃點的制服，知道那是正式兵。巴克拉諾夫按住了自己的從速回去，將這危險報告萊奮生（他是時時刻刻在想跳出來的）的願望，卻躲進叢莽裏去，等着看丘岡後面可還有另外的隊伍出現。然而不再有什麼人；騎兵中隊並不整列，用平常速度前進。從騎兵的疲勞的坐法和馬頭的在搖擺上判斷起來，應該是剛剛開過快步的。

巴克拉諾夫回轉身，幾乎要和騎出林邊來的萊奮生相撞了。他給他一個站住的記號。

「多麼？」到得聽到了他的聲音之後，萊奮生問道。

「大約五十。」

「步兵？」

「不，騎兵。」

「苦勃拉克，圖潘夫散開！」萊奮生靜靜地指揮道。「苦勃拉克的右翼，圖潘夫左翼……你做什麼……」他忽然叱咤起來，這時他看見一個頰上縛着繃帶的襲擊隊員，溜到旁邊，還在對別人做暗號，教學他的榜樣。「歸隊！」于是用鞭子威嚇說。

他將指揮美迭里札的小隊的事，交給巴克拉諾夫，並且命令他留在這處所——自己便跛着一隻腳，揮着盒子礮，走出散兵線的前面去了。

他藏在叢莽裏，使散兵伏下，便由一個襲擊隊員引導着，走到了小屋。騎兵已經很近了。由黃色的帽章和側章，萊奮生知道了那是哥薩克。他也能夠看見了穿着黃色勃盧加的隊長。

「去對他們說，爬到這里來。」他低聲告訴襲擊隊員道，「但不要站起，否則……喂，你在看什麼？趕快……」他皺着眉頭，將他一推。

哥薩克的數目雖然少，萊奮生卻忽然感到了劇烈的興奮，正如在一直先前，他作第一次的軍事行動時候一般。

在他的戰鬪軌道中，他劃分為兩段落。這雖然並無分明的界限，然而據他所經歷的



本身的感覺，在他是兩樣的。

最初，他不但並無軍事上的教養，連放鎗也不會，而不得不由他來指揮大眾的時候，是覺得一切事件，和他都不相干，只是經過他的意志的旁邊，發展了開去。這並非因為他沒有實行自己的義務（他是竭力做了他的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也不是因為他以為個人並無影響於大眾所參加的事變（他以為這樣的見解，是人類底虛飾的壞現象，正是這等人們藉此來掩飾自己的怯弱，即缺少實行的意志的）——倒是因為在他的軍事行動的最初的短時期中，他的一切精神底力，都用到克服那戰鬥中不知不覺地經驗了的對於自己的恐怖，和使大家不知道他這恐怖上去了。

然而他即刻習慣于這環境，到了對於自己的生命的恐怖，已經無妨于處置別人的生命這一種情形了。在這第二期，他纔得了統御事件的可能，——他感得那現實的進行和其中的力量，和人們的關係愈分明，愈確切，也就愈圓滿，愈成功。

但他現在又經驗到劇烈的興奮，而且不知怎地，這又好像和他的新景況，對於自己以及對於美迭里札之死的一切思想連結起來了。

營散兵在叢莽間爬了近來時，他便又制御自己，而他那短小精悍的形相，就以極有把握的正確的動作，像先前一樣，正是人們由習慣和內面底的必然而深信着的，沒有錯誤的計劃的化身似的，站在大家的前面了。

騎兵中隊已經很臨近，能够聽到馬蹄和騎士們的低語聲——並且可以辨別了各個的面貌。萊奮生看了他們的表情——尤其是啣着煙管，胡亂地坐在鞍上，剛剛跑上前面邊的那漂亮的，肥胖的軍官的表情。

「這應該就是畜生了，」萊奮生注視着他，將通常加給敵人的一切可怕的性質，不知不覺地都歸在這漂亮的軍官上，想：「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呵……早可以開鎗了罷……開麼……不等到了剝了皮的白樺樹那地方……但爲什麼他騎得那麼壞的呢……這實在是……」

「小……隊……」他忽然發出高亢的，拖長的聲音叫道（這瞬間，騎兵中隊恰恰到了剝了皮的白樺之處了，）——「放……」

漂亮的軍官一聽到他第一個聲音，便愕然的擡了頭，但這時他的帽子已從頭上飛

落，他的臉上，現了驚駭和無法可想的表情。

「放……」萊奮生再叫一次，也開了鎗。他對着漂亮的軍官描準。

騎兵中隊混亂了。許多人——其中也夾着漂亮的軍官——死在地面上。幾秒鐘間，蒼皇失措的人們和用後腿站起的馬匹，都擠在一處，發着爲鎗聲所壓，聽不明白的喧嚷。從這混亂裏，終於現出一個身穿黑的勃盧加的騎士來，顯着喫緊的模樣，勒住馬，揮着長刀，在騎兵隊前面跳躍。但別人分明是不聽他，有幾個已經策馬逃走，全中隊也立刻跟着他們去了。

襲擊隊員跳了出來，——射擊着其中的最勇敢者，一面追上去。

「馬來……」萊奮生叫道。「巴克拉諾夫，這裏來……上馬……」

巴克拉諾夫顯着橫暴的臉相，挺着身子，下掠着的手裏，拿一把亮如雲母的長刀，從他旁邊經過，——他後面跟着鎗械索索有聲，發着呼號的美迭里札的小隊。

全部隊也都跟着疾走了。

美諾克被潮流所牽惹，走在熔岩的中央。他不但沒有感到恐怖，並且還失掉了觀察

自己的思想和行爲，從旁加以品評這一種他平時不會離開的性質——他只看見前面有熟識的背脊和垂髮的頭，只覺得尼夫加並不落後，而敵人正在奔逃，他心中著著努力的，是和大家一同追及敵人，不要比熟識的背脊慢。

哥薩克的騎兵中隊躲進白樺林子裏去了。不久，就從那邊向部隊射出許多鎗彈來，但這邊不但沒有放緩腳步而已，仍然疾馳，反因射擊而增高了激昂和亢奮。

忽然間，跑在美諦克前面的毛鬣蓬鬆的馬打了一個前失，那有垂髮的頭的熟識的背脊，便張開臂膊，向前面跌出了。美諦克也和別人一同，跳過了在地上蠢動的黑東西，依舊向前走。

不見了熟識的背脊之後，他便將眼光凝注了正對面的漸漸臨近的森林……一個騎了黑馬，叫着什麼，用指揮刀有所指示的短小有鬚的形相，忽然在他眼中一閃……和他並排跑着的幾個，便突然向左轉了彎。然而美諦克不省得，還是向着先前的方向衝過去。於是走進林子裏面了，被無葉的枝條擦破了臉，幾乎撞在樹幹上。他費了許多力，纔得使發狂而鑽過叢莽去的尼夫加停止了下來。

他只是一個人——在白樺的柔和的寂靜裏，在樹葉和草莽的金色裏。

這時他彷彿覺得林子裏滿是哥薩克。他竟至于叫了起來，而且怕得趕緊向原路奔回，不管尖銳的有刺的枝條，打撲着他的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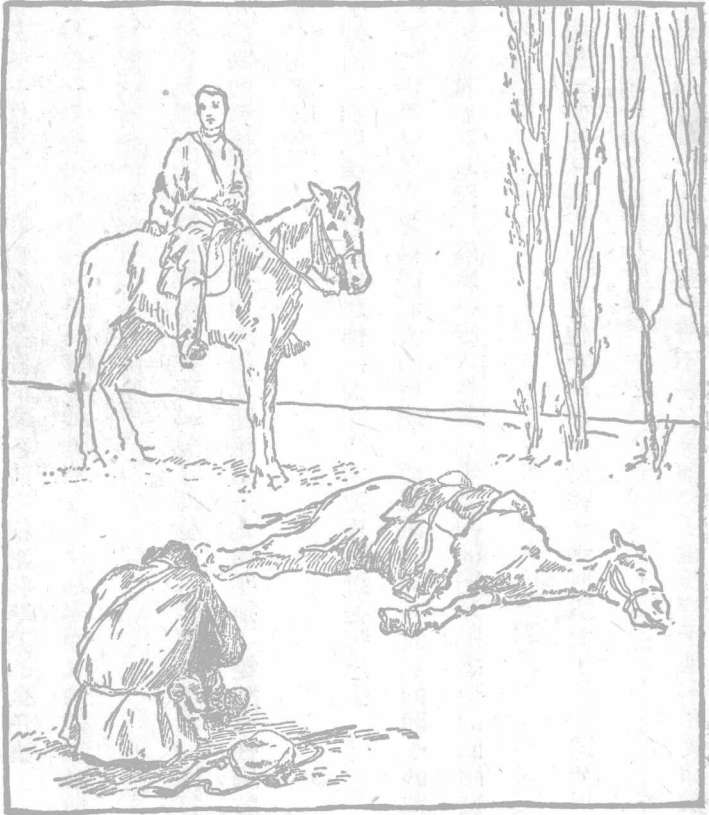
當他回到平野上的時候，部隊已經看不見了。離他二百步之遠，躺着一匹打死的馬和倒在旁邊的鞍橋。近旁蹲着一個人，彎了腿，絕望底地兩手抱了雙膝，靠住胸膛，一動也不動。這是木羅式加。

美諦克一面慚愧着自己的恐怖，一面用平常速度騎近他那里去。

米式加側臥着，咬了牙齒，睜着大的玻璃一般的眼睛。那有銳利的蹄子的前腿，是彎起來的，好像牠至死也還要馳驅一樣。木羅式加看着牠的門牙那邊，他的眼睛發着光，乾燥而看不見。

「木羅式加……」美諦克在他前面勒住馬，輕輕地叫道。對於他和這死馬的下淚的仁善的同情，忽然支配了他了。

木羅式加沒有動。他們不交一語，不移一步地停了幾秒時。於是木羅式加歎一口氣，



木羅式加在他那死掉的米式加之旁

在馬上——美諦克

慢慢地放開手，跪了起來，還是不看美諦克那邊，開手去將鞍橋卸下。美諦克不敢對他再說話，只是沈默着在看他。

木羅式加解開了肚帶，——有一條是已經斷掉了，——他很用心地注視着那斷掉的血汗的皮條，又團在手裏，又將牠拋掉了。於是歎息着將鞍負在背脊上，徑向森林那面走，——屈着身子，不穩地運着彎曲的兩腿。

「拿來，我帶去罷，或者，如果你願意，你就騎了馬去，——我可以走的！」美諦克叫道。  
木羅式加頭也不回。但只因爲馬鞍的重量，身子更加彎曲了。

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美諦克不願意再給他看見，便遠遠着，向左轉了彎。一過樹林，就望見橫列谿邊的村落。在他右邊的低地上，——直到旁走而沒在昏暗的灰色的遠方的山嶺爲止，——橫着一片森林。天空，——早晨那麼明朗的天空，現在卻低垂而陰鬱了，——太陽幾乎看不見。

離道路五十步之處，躺着幾個砍倒的哥薩克。有一個還活着，——他好容易用臂膊支了起來，但又倒下了，而且呻吟着。美諦克又遶一個大彎，避開着走，要不聽到他的呻吟。

從村裏跑出幾個騎馬的襲擊隊員來，正和他相遇。

「木羅式加的馬給打死了……」美諦克遇見他們時，便說。

沒有回答。有一個向他這面射出懷疑的眼光來，彷彿要問道：「我們正在戰鬥的時候，你到那里去了呢？」美諦克慄然，依舊向前走。他滿懷了很壞的豫感……

當他到得村裏的時候，許多襲擊隊員都已經尋好宿處了，——別的人們是擁擠在高的雕花窗門的五角小屋的旁邊。萊奮生戴着破帽，渾身汗水和塵埃，站在迴廊上面在發命令。美諦克走到繫着馬匹的柵邊。

「從那里光降的？」哨兵冷嘲地問道。「去採集香菇了麼？」

「不，我走錯了。」美諦克說。人們怎樣推測他，現在在他是全都一樣了，但因為從前的習慣，他還想解釋一下：「我進了林子去了，你們是，我想，向左轉了彎罷？」

「對咧，對咧，向左！」一個臉有天真的笑靨，頂留滑稽的髮渦的，白眉毛的短小的襲擊隊員說。「我叫你的，你沒有聽到……」于是得意地看着美諦克。好像他懷着滿足，在記出一切細微之點來。美諦克將馬拴好，和他並排坐下了。



苦勃拉克從一條橫街裏走出，同着一羣的農民，——他們是帶了兩個反縛兩手的漢子來的。一個身穿黑色的背心，不成樣子的，被壓平一般的花白頭髮的腦袋，——他抖得很利害，哀求着帶他的人們。別一個是瘦弱的牧師，從他撕破了的法衣下面，那稀皺的褲子和垂下的罌丸，都分明可見。美諦克看見苦勃拉克的腰帶上有一條銀索子，——明明是十字架的索子。

「是這人麼，唔？」當他們走近階沿時，萊奮生指了指背心的漢子，青着臉問道。

「是他，正是他……」農民們嚷嚷地說。

「竟是這樣的壞貨……」萊奮生向了他旁邊的式泰信斯基說，「然而你是醫不活美迭里札來的了……」他迅速地眯着眼睛，轉過臉去，默默地看着遠方，——要避免對於美迭里札的回憶。

「同志們！我的親愛的……」那俘囚用了狗似的從順的眼睛，忽然看着農民們，忽然看着萊奮生，哭喊道，「難道是我自己情願的麼……我的上帝……親愛的同志們……」

沒有人來聽他。農民們都轉過了臉去。

「還說什麼呢？你怎樣威逼了牧童，全村都看見的，」有一個向俘囚陰沈地淡冷地一瞥說。

「自己不好呀……」別一個證實道，便將臉躲掉了。

「鎗斃，」萊奮生冷冷地說。「但帶得這些。」

「牧師呢？」苦勃拉克問道。「也是壞種，和軍官們一氣的……」

「放掉他，——給魔鬼去……」

羣衆——其中也夾雜着許多襲擊隊員——跟了帶着穿背心的漢子的苦勃拉克，湧出去了。那人打着寒噤，彎着腿，哭着，抖着他的下巴。

企什走近美諦克來了。他顯着遮掩不住的勝利的高興，頭上戴一頂骯髒的帽子。

「你原來在這裡！」他高興而且驕傲地說。「多麼儼然呀！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喫一點東西罷……現在他們在分給大家哩……」他別有意義似的拖長了聲音，吹着口笛。

他們爲了喫，走了進去的小屋，是很不乾淨的，空氣悶人，發着麪包和切碎的白菜的

氣味。炕爐的角上，亂拋着骯髒的白菜頭。企什一面吞下麵包和白菜羹去，一面將自己的英雄事業講個不住，一面又時時去偷看那在給他們搬東西的，長辮髮的苗條的小姑娘。她窘了，也高興。美諦克總在側耳傾聽，一有什麼聲音，便緊張得發抖。

「……他們忽然回轉身來了，——向着我……」企什滿口嘖嘖地，嘮叨道，「那我就嚇給了他們一鎗……」

這時玻璃窗震得作響，起了一齊射擊的聲音。美諦克愕然落掉羹匙，失了色。

「這些事情什麼時候纔了呵……」他在絕望中叫了起來，用兩手掩面，跑出小屋去了。

……「他們將他打死了，將這穿着背心的人，」他將臉埋在外套的領子中間，躺在一處的叢莽裏想，——他怎麼跑到了這處所，已經全不記得了。「遲遲早早，他們總也要殺掉我的罷……然而我現在也就並不活着了，——我就和死掉了一樣：我已經看不見愛我的人，和那亮色的捲頭髮的，我將那照片撕得粉碎了的，可愛的少女，也不能相會的了……他一定哭了罷，那個穿背心的可憐的傢伙……我的上帝，我為什麼將這撕碎了

的呢？我真將不再回到她那里去了麼？我多麼不幸呵……」

當他帶着枯燥的眼，顯着苦惱的表情，走出叢莽來的時候，周圍已經是黃昏了。從極近的什麼處所，聽到爛醉的人聲，一個手風琴在作響。他在門口，遇見了長辮髮的苗條的姑娘，——她在水槽裏汲了水，搖擺着變得像一枝柳條一樣。

「你們裏面的一個和我們的年青人在逛着哩，」她睜上暗色的睫毛，微笑着說。「你聽哪，他多麼……」于是她合了從街角傳來的粗魯的音樂，搖着她美麗的頭。水桶跟着搖動，濺出水來，——那姑娘便羞得躲進門裏面去了。

而且我……們是，囚徒一伙，

終竟來到了此……處……

唱着一個很酩酊的，美諦克很爲熟識的聲音。美諦克向街角一望，就看見拿着手風琴的木羅式加。散亂的前髮掛在眼睛上，他那通紅的出汗的臉是粘粘地。

木羅式加挺出肚子，用了彷彿說過不要臉的話，然而立刻懊悔了一般的——「出于真心真意的」——表情，拉着手風琴，冷嘲地在街道中央闊步——他後面跟着不繫帶，不戴帽，一樣地爛醉的少年一大羣。兩邊跑着赤腳的農家孩子們，嚷着，揚起許多塵土來，放縱而粗暴得像小惡鬼一樣。

「阿呀……我的好朋友……」木羅式加看着美諦克，顯出爛醉的做作出來的高興，叫道。「你那里去呀？那里去？不要怕，——我們是不打的……和我們來喝……那就到鬼那里去——我們一同完結罷……」

那一大羣便圍住了美諦克，他們擁抱他，將他們那好意而爛醉的臉彎向他，用酒臭的氣息吹噓他。一個人又將酒瓶和咬過的胡瓜塞在他手裏。

「不，不，我不喝。」美諦克掙脫着，說，「我不想喝……」

「喝罷，到鬼那里去！」木羅式加叫道，因為任性，幾乎要哭了。「一同完結罷……」  
于是不乾不淨地罵了起來。

「那麼，一點點，我實在是不喝的，」美諦克依從着道。

他喝了兩三滴。木羅式加拉着手風琴，用沙聲唱起歌來。少年們合唱着。

「同我們去，」一個抓住美諦克的手，說。「我住在那……邊……」他用鼻聲說了偶然得到的一句話，便向美諦克靠過沒有修剃的面龐來。

他們沿街唱着，走——戲謔，蹣跚，嚇着狗。詛咒着自己，親戚，朋友，全不安穩的艱難的大地，直到現作沒有星星的昏暗的圓蓋，罩着他們的天空。

### 三 泥沼

華理亞沒有參與攻擊，（她和經理部一同留在泰茄裏面了。）到得大家已經分住在各家的時候，她纔進到村裏來。她覺得占領住處是完全任其自然的——小隊混合起來，誰在那里，誰也不知道，又不聽司令者的指揮——部隊分散得很好像各管各的，彼此毫無關係的小部份一樣。

她在進村的路上，看見了木羅式加的馬的死處。但他自己怎麼了呢，卻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有的主張他給人打死了，——他們是親眼看見的——別的人卻道不過負了傷；又一些人則全不知道他，一向就只在慶幸自己的活了出來的運氣。這些一切，合併了起來，就使華理亞自從想和美諦克和解，而沒有成功的那時候以來，便籠罩了她的頹唐

和絕望底的失意的狀態，更加厲害了。

她苦熬着無限的逼迫，飢餓，自己的思想和苛責，幾乎連坐在鞍子上的力氣也沒有了；她快要哭出來，這纔尋到了圖幡夫——真是高興她，給她粗野的同情的微笑的第一個。

當她看見了帶着又濃又黑的拖下的鬚鬚的他那年老的陰鬱的臉，並且看見了圍繞着她的，別的也是成了灰色，給煤末弄成粗糙的，熟識而親愛的，粗野的臉的時候，她的心便爲了對於他們的甘美的，淒楚的哀傷——愛和對於自己的憐憫，顫抖起來：他們使她記起了她還是一個美麗的天真爛漫的姑娘，有着豐盛的捲髮和大的悲涼的眼睛，在黑暗的滴水的礦洞裏推手車，夜裏則在人們中間跳舞的年青之日來了。這樣的臉，這樣的羨慕着和微笑着的臉，那時候也正是這樣地圍繞了她的。

她自從和木羅式加爭吵以後，就全然和他們離開了，然而惟獨這些人，卻正是曾經一同生活，一同工作，而且追求她的，和她相近的生來的礦工們。「我已經多麼長久沒有看見他們了呵，我將他們完全忘記了……唉，我的親愛的朋友……」她懷着愛情和



懊悔，想她的太陽穴暢快地跳動着，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

只有一個圖潘夫這回能够辦到，使他的小隊有秩序地宿在鄰近的小屋裏。他們在村莊的邊境放夜哨，並且幫萊奮生收集糧秣。於是先前被一般的興奮和騷擾所遮掩了的一切，到這一天就忽然全都明明白白：只有圖潘夫的小隊，是完全集合在一氣的。

華理亞從他們那里知道了木羅式加活着，而且也沒有負傷。人們將他那新的，從白軍奪來的馬給她看。那是一匹高大而細腿的，栗殼色的雄馬，有着剪短的鬃毛和細薄的鬚子，但因此就見得有很不可靠，會做好細的樣子——人們已經給他一個名字，叫作「猶大」（註一）了。

「那麼，他活着的……」華理亞惘惘然望着那馬，想。「那就好，我高興……」

食後，她鑽進乾草小屋去，當她獨自躺在芬芳的乾草上，在朦朧中傾聽着可有「老朋友裏面」的誰來接近她的時候——她又用了一種溫柔的心情，想到木羅式加還在，于是就抱着這思想，沈沈睡去了。

（註一）耶穌的門徒，而實耶穌者——譯者。

……她忽然醒了轉來……在劇烈的不安中。她的兩手僵得像冰一樣。從屋頂下，闖進那在霧中飄蕩的無窮的夜來。冷風吹動乾草，搖撼枝條，鳴着園裏的樹葉……

「我的上帝，木羅式加在那里呢？所有別的人們在那里呢？」華理亞抖着想。「我又得孤草似的只剩一個人麼——在這里的這黑洞裏……」她用了熱病底的着急，發着抖披上外套，不再去尋袖子，便慌忙爬下乾草小屋去。

門口站着守夜人的黑影子。

「誰在這裡守夜？」她問，一面走近去。「珂斯卡……木羅式加已經回來了麼，你知道不？」

「原來你就睡在乾草小屋裏麼？」珂斯卡可惜而且失望地問道。「我竟沒有知道木羅式加是用不着等的——跑來，跑去只有一件事：給他的馬辦祭品……冷呵，不是麼？給我一根火柴……」

她尋出火柴匣子來，——他用大手掩護着火，點上煙，于是使火光照在她上面：

「你見得瘦了，好姑娘……」便微笑起來。

「火柴你存着罷……」她翻起外套的領子，走出門去了。

「你那里去？」

「我去尋他！」

「木羅式加……阿唷……還是我來替代他呢？」

「下，你是不行的……」

「什麼時候起，變成這樣的？」

她沒有回答。「唉——出色的女人」——守夜人想。

非常黑暗，致使華理亞好容易纔能辨出路徑來。下起細雨來了。滿園就更加不安地，鈍重地作響。什麼地方的柵欄下，有一匹凍得發抖的小狗，哀傷地在叫。華理亞摸到牠，塞在外套下面的肚子之處了，——牠發着抖，用鼻子在衝撞。她在一所小屋旁邊，遇見了苦勃拉克的守夜人，便問他可知道木羅式加在什麼地方逛蕩。那人就將她送到教堂的近旁。他走完了半個村子，毫無用處，終於萎靡着回來了。

她從這橫街向別一橫街轉彎了許多回，已經忘卻了路徑，現在就幾乎不再想到她

的出行的目的，只是信步走去，——但將暖熱了的小狗按在自己的胸前。待到她尋到回家的路上，差不多費去一點鐘的光陰了。她怕滑跌，用那空着的手，抓住編就的柵欄轉一個彎。走不幾步，便幾乎踏着了躺在路上的木羅式加，站下來了。

他頭靠柵欄，枕了兩手，伏臥着，微微地在呻喚，——分明是剛剛嘔吐過的。華理亞的認識了這是他，倒不如說覺得了這是他，——他的這樣的情形，她是見過了許多回數的。『凡涅！』她蹲下去，用那柔輦的和善的手，放在他的肩頭，叫道。『你爲什麼躺在這裏？你不舒服麼？唔？』

她扶起他的頭來，看了他那喫驚的，浮腫的，蒼白色的臉。她覺得可憐了，——他是這樣地羸弱而且渺小。他一看看出她，便勉強地微笑，于是自己坐了起來，注意地支持着姿勢，靠住柵欄，伸開腿。

『阿阿……是您麼……我的最尊敬的……』他發出無力的聲音，竭力用了不惱人的平靜的調子，喃喃地說。『我的最尊敬的，同志……木羅梭伐……』

『同我去罷，凡涅，』她拉了他的手，說。『還是不能走呢……等一等，——我們就都』

會妥當的，我敲門去……」她決然地跳起來，要去託鄰近的小屋，她毫不顧慮到在這樣的黑夜裏，是否可以去叩人家的門，以及將一個喝醉的男人塞進人家去，別人會對她怎樣想——這樣的事，她是一向不管的。

但木羅式加卻立刻愕然搖頭，用沙聲喊道：

「不不不……我來敲……靜靜的……」于是就用捏着的拳頭，來敲自己的太陽穴。從她看來，好像因為驚駭，連酒都嚇醒了。「那地方住着剛卡連珂，你不知道麼……怎麼可以……」

「那又怎麼樣呢，剛卡連珂他又不是一位大老爺……」

「不是……呀，你不知道，」他彷彿苦痛似的皺了前額，抓着頭，「你不知道呵——這怎麼可以……他是當我一個人看的，我卻……這怎麼行不行的，怎麼能這樣子……」

「你嘮叨些什麼昏話呵，我的親愛的，」她說着，又蹲在他旁邊。「瞧罷，下着雨，溼了，明天又得走——來罷，最親愛的……」

「不不，我是完了，」他這時已經是悲哀和直白了，說。「我現在是什麼，是甚麼人，我

怎麼可以——請想一想罷，諸位……」他忽然用了自己的浮腫的，含淚的眼睛，淒涼地向周圍四顧。

她于是用那空着的手抱住他，嘴唇快要觸到睫毛，彷彿對於一個孩子似的，柔和地悄悄地向他低語道：

「你苦什麼呀？什麼使你這樣傷心呢？……可惜那匹馬，是不是？但他們已經給你弄到別的了，——好一匹出色的馬兒……不要苦了，親愛的，不要哭了，——瞧罷，我弄到了一隻怎樣的小狗，怎樣的一個有趣的小東西！」她便打開外套，將渴睡似的耳朵拖下的小狗給他看。她很熱烈，不但她的聲音，連她的全身，也好像爲了仁厚在發響。

「嘖，嘖，小傢伙！」木羅式加用酩酊的柔和，去提小狗的耳朵。「你在那里弄來的……呵，要咬人的，這畜生……」

「哪，你瞧……來罷，最親愛的……」

她總算使他站了起來，用話說得他從不好的思想離開，領往住所去。他也不再抵抗，相信她了。

在路上，他對她沒有說起一回美諦克，她也絕不提到，好像他們之間，原沒有一個什麼美諦克一般。後來木羅式加就顯出陰鬱的相貌，不再開口了——他分明已從酒醉裏清醒。

他們這樣子，走到了圖幡夫借宿着的小屋。

木羅式加抓住扶梯，要攀上乾草小屋去，然而兩腳不聽話。

「我得來幫一下！」華理亞問道。

「不，自己就行了，蠢才！」他粗暴而不好意思地回答。

「那麼，再會……」

他放掉梯子，喫驚地看她。

「怎麼樣「再會」？」

「哪，就是怎樣地……」他矯作而且悲哀地笑道。

他忽然走近她去了，不熟手地抱住她，將自己的不慣的面龐靠向她的臉。她覺得他要和她接吻了，而他也確是這意思，然而他慚愧，因為礦山的人們一向只和姑娘們睡覺，

愛撫她們的事是很少有的。在他們的同居生活全體中，他只和她接吻了一回——是他們的結婚那一天——當他喝得爛醉，而大家叫起「苦」來（註二）的時候。

……「這算收場了，一切都變了先前一樣，就像什麼也未會有過似的，」木羅式加靠着華理亞的肩頭，熟睡了時，她懷着悲痛和熱情，想：「又是老路，又是這一種生活——什麼都是這一種……但是，我的上帝，這可多麼無聊呵！」

她轉背向了木羅式加，合上眼睛，曲了腿，然而總是睡不去……遠在村莊的後面，從那通到訶牛罕札的省道由此開頭，而放着哨兵的那一面——發了兩響當作記號的鎗聲……她將木羅式加叫醒——剛剛擡起他毛髮蓬鬆的頭來時，就聽到村後面又有哨兵的培爾丹鎗發響，恰如回答這鎗似的，機關鎗的飛速開火，便立刻打破了夜的黑暗和寂靜，沸騰吼叫起來了。

木羅式加陰沈地搖手，跟着華理亞爬下乾草小屋去。而雨已經停止，風卻更大

（註二）俄國舊俗，當結婚的宴會時，備賓客舉杯，叫道「苦呵，苦呵，放甜些罷！」



了——什麼地方有窗子的保護門在作聲，溼的黃葉在黑暗中飛舞。各處的小屋裏點了燈。守夜人在街上且跑且喊，叩着窗戶。

木羅式加走到馬房，牽出他的猶大來，當這幾秒間，他又記起了昨天之所遭遇的一切。一想到那玻璃眼的米式加的被殺，他的心就緊縮起來；又以嫌惡和恐怖，突然記得了自己昨天的不成樣子的舉動：他喝得爛醉，在街上走，人們都來看他，看這爛醉的襲擊隊員，而他還發了全村可以聽到的大聲，唱着不識羞的曲子和他一起的是美諦克，他的對頭——他們一同逛蕩，像一顆心臟，一個魂靈，而且他，木羅式加，還向他誓了愛，討了饒——什麼緣故呢？爲了什麼呢？……他現在覺到了他那舉動的一切不可耐的虛偽了。萊奮生會怎麼說呢？而且這樣搗亂之後，真還可以和剛卡連珂見面麼？

他的伙伴，大半已經裝好鞍子，出了門去了，然而他毫無準備——馬肚帶不在手頭，馬鎗又放在剛卡連珂的小屋裏。

「諦摩菲，朋友，幫我一下……」他向那跑過後院的圖幡夫，用了訴苦的，幾乎要哭的聲音，央告道。「給我一條多餘的肚帶——你有一條，我見過的……」

「什麼？」圖幡夫吶喝起來。「你先前那里去了……」于是惱怒着，咒罵着，將馬按住，——因為牠用後腳站起來了，——走近自己的馬匹的身邊，去取了肚帶。

「這里……昏蛋！」他霎時走向木羅式加來，憤憤地說着，忽然竭全力用肚帶抽在他脊梁上。

「自然，現在他能打我了，我做了這些事，」木羅式加想，連牙齒也不露，——因為他沒有覺到疼痛。然而世界于他，卻顯得更加暗淡了。而且這使昏夜發抖的射擊，這黑暗，正在畜欄後面等待着他的命運，——這些一切，由他看來，就好像便是他一生之業的正當的刑罰似的。

當小隊正在集合，排隊之際，射擊已經占了半個圈子，一直到河邊。炸彈投射機發着大聲，燦爛的怒吼的魚，在村落上面飛舞。巴克拉諾夫已將外套穿得整齊，捏着手鎗，跑向門口去，——他叫喊道：

「下馬……排成一列……你留二十個人在馬這里，」他對圖幡夫說。

「跟我來快跑……」幾秒鐘後，他叫着奔進黑暗裏去了。防禦隊跟他定他飛跑，一面

穿外套，一面揭開子彈匣。

他們在道上遇見了逃來的哨兵。

「敵軍強大得很！哨兵們叫道，惶恐得搖着手。

大礮的一齊射擊開始了，——炸彈在村子中央爆裂，照得天的一片，傾斜的鐘樓，在露水中發閃的牧師的庭園，皆暫時雪亮。天色更加黑暗起來。炸彈隔着短時間，一個一個接連地爆裂。村邊的什麼地方升上火燄來了，——是草堆或是房子着了火。

巴克拉諾夫是應該抵禦敵人，以待萊奮生集合了散住全村中的部隊的。但當巴克拉諾夫的小隊還未跑到村邊公地之際，他——在炸彈的亮光下——已經看見了向他迎面奔來的敵人的隊伍。他從射擊的方向和子彈的聲音，知道敵軍是在從左翼，從河那邊包抄他們，不一會，那邊的一頭恐怕就要攻進村裏來了。

小隊一面應戰，一面開着快步，忽伏忽起，橫過橫街和菜園，斜着向右角退卻。巴克拉諾夫傾聽了河邊的轟擊情形，——已在向中央移動，——那一側分明已被敵軍所占領了。忽然間，和嚇人的叫喊一同，從大街上來了敵人的馬隊的衝鋒，只見人馬的暗黑而喧

轟的，許多頭顱的熔岩，沿街湧了過去。

巴克拉諾夫已經無法阻止敵人，便領着傷亡了十多人的小隊，從未被告領的一角上，向森林方面飛跑。幾乎已經到了最後的一排小屋，拖在向谿的斜坡上之處的近旁，纔遇着了萊奮生居先的正在等候他們的部隊。

「他們到了，」萊奮生放了心似的說。「快上馬！」

他們上了馬，用全速力，奔向那黑壓壓地橫在他們下面的森林方面去。大概是覺察出他們了，——機關鎗在背後發響，他們的頭上在暗中唱着鉛的飛虻。怒吼的火魚，又在空中飛舞。牠們拖着燦爛的尾巴，從高處墜下，于是大響一聲，就當馬前鑽在地面上。馬向空中張着血一般的熱的大口，發出女人似的尖叫，跳着避開，——部隊遺棄了死傷的人們，混亂了。

萊奮生四顧，看見村落上面，浮着一片大火的紅光，——全村的四分之一燒掉了，——而在這火燄的背景之前，則奔波着孤立的，以及集團的，暗黑的，顯着火色臉孔的人們的形相。並排走着的式泰信斯基忽然從馬上倒下，腳還鈎住馬鐙，拖了幾步，——終

于落掉了，馬卻依舊前行。全部隊怕踏了死屍，都迴避着走。

「萊奮生，看哪！」巴克拉諾夫指了右邊，亢奮着叫道。

部隊已經到了最低之處，迅速地在和森林接近，但在上面，卻已有敵人的馬隊，衝着黑暗的平野和天空的陰影，正對着他們馳來，伸開黑色的頭的馬匹和屈身在牠背上的騎士，在天空的最明亮的背景中一現，又立刻向這邊跳下地，消在黑暗裏了。

「趕快……趕快……」萊奮生頻頻回顧，用拍車踢着馬，叫喊道。

他們終於跑到森林的旁邊，下了馬。巴克拉諾夫和圖聃夫的小隊又留下來，作退卻的掩護，別的人們則拉着馬轡，深入森林中。

森林是平安而且深奧：機關鎗的格拉聲，馬鎗的畢剝聲，大礮的一齊射擊，都留在後面，彷彿已經全不相干，——並不攪擾森林的寂靜似的了。不過時時覺到深處的什麼地方，有炸彈落下，炸掉樹木，轟然作響。有些處所，則天際的火光透過森林，將暗淡的，銅一般的，邊際逐漸昏暗的反照，投在地面和樹幹上，可以分明地看見蒙在幹子上的染了鮮血似的溼潤的莓苔。

萊奮生將自己的馬匹交給了遏非謨加，說了該走的方向，使苦勃拉克前進（他的選定了這方向，不過因為對於部隊，總得給一個什麼方向罷了，）自己卻站在旁邊，看看剩在他這里的人們，究竟還有多少。

他們——失敗，濡溼，而且怨憤的這些人們，沈重地彎着膝髁，注意地凝視着暗中，從他旁邊走過——他們的腳下濺起水來。馬匹往往沒到腹部那里——地面很柔軟。特別困苦的是圖幡夫的小隊的人們，他們每人須牽三匹馬——僅有華理亞只牽着兩匹，她自己的和木羅式加的。接着這些損傷的人們的全隊之後，便是一條骯髒的，難聞的蹤跡，好像有一種什麼發着惡臭的，不乾淨的爬蟲，爬了過去的一般。

萊奮生硬拖着兩腿，跟在大家的後面走。部隊忽然站住了……

「那邊怎麼了？」他問。

「我不知道，」走在他面前的襲擊隊員回答說。那是美諦克。

「上前問去……」

少頃之後，回答到了，由許多發白的發抖的嘴唇反覆着：

「我們不能前進了，那地方是泥沼……」

萊奮生制住了兩腿的驟然的戰慄，跑到苦勃拉克那里去。他剛剛隱在樹後面，人堆便向後一擁，往各方面亂竄了。然而到處展布着柔軟的，暗淡的，不能走的泥沼，遮斷了道路。只有一條路和這里相通。那便是他們曾經走來，通到礦工的小隊正在奮勇戰鬥之處的道路。然而從林邊傳來的鎗聲，已經不能當作不相干了。這射擊，還好像和他們漸漸接近了似的。

絕望和憤怒支配了人們。他們搜尋着自己們的不幸的責任者，——不消說，是這萊奮生！……倘若他們立刻能夠看見他，恐怕就要用了自己的恐怖的全力，向他撲去的罷，——如果他將他們帶了進來了，現在就將他們帶出去……

忽然間，他真在大家面前，人堆中央自行出現了，一手高擎一個燒得正旺的火把，照出他緊咬牙關的死灰色的鬍子蓬鬆的臉，用了大而圓的如火的眼，迅速地一個個從這人的臉看到別人。在只有從那邊，從人們在林邊玩着死的遊戲之處，還透進一些聲息的寂靜中，聽得他那神經底的，細的，尖的，嘶啞的聲音道：



「騎出隊外來的是誰呀？……歸隊……不要發慌……靜着！」他驀地大喝一聲，狼似的咬了牙，拔出他的盒子礮，那反抗的叫聲，便立刻在一切嘴唇上寂滅了。「部隊！聽命！我們在沼上搭橋——我們沒有別的路……波里梭夫（這是第二小隊的新的隊長）留下拉馬的人們，快幫巴克拉諾夫去！對他說，他應該支持着，直到我下了退卻的命令……苦勃拉克！派定兩個人和巴克拉諾夫連絡……全隊聽令！繫起馬來！二分隊砍枝條去！不必可惜刀……所有其餘的人——都聽苦勃拉克指揮。要無條件地聽他的命令。苦勃拉克！跟我來……」他將背脊轉向大家，彎着身子向泥沼方面進行，冒煙的火把高高地擎在頭頂上。

于是沈默的，苦惱的，擠成一堆的大衆，剛纔在絕望中擎了手，敢于殺人或號哭的大衆，便忽然轉到超人底地迅速的，服從的，奮發的行動上去了。咄嗟之間，繫好了馬，斧聲大作，榛樹的葉子，在劍的砍擊之下動搖。波里梭夫的小隊鳴着兵器，在爛泥裏響着長靴，跑進黑暗中去，和他們對面，人已經運來了第一束溼溼的枝條……聽到樹木的仆倒聲，龐大的，槎枒的怪物，便呼嘯着落向一種什麼柔軟的，禍祟的東西上面去。而在樹脂火把的



光中，則看見暗綠色的，彷彿滿生青萍似的表面，發着有彈力的波動，恰如大蛇的身軀。

那地方，他們抓住枝條，——火把的冒煙的火燄，從暗中照出着他們的牽歪的臉，彎曲的背，以及巨大的樹枝的堆積，——在水中，泥中，毀滅中蠕動。他們脫了外套在工作，透過了破碎的褲子和小衫，隱約着他們那喫緊的，流汗的，還至于出血的身體。他們失掉了時間和空間的感覺，失掉了自己的肉體的羞恥，痛楚，疲勞的感覺了。他們用帽子舀起沼裏的，含有死了的蛙卵的水來，趕忙地，貪婪地喝下去，好像受傷的野獸一樣……

然而射擊逐漸近來，逐漸響亮而且劇烈。巴克拉諾夫——接連地派了人——來問：「還早麼？立刻……」他只好喪失了戰士的一半，喪失了流血的圖潘夫，慢慢地一步一步退了下來。他終於到了砍來造堤的枝條旁邊，——不能再往後走了。敵人的彈丸，這時已經密密地在沼上呼嘯。幾個人受了傷，——華理亞給他們縛着傷口。給鎗聲驚嚇了的馬匹，不住地嘶叫，還用後腳站了起來，——有幾匹還掙斷韁繩。在泰茄裏奔跑，跌入泥沼中，哀鳴着求救。

停在柳條中的襲擊隊員們，一知道堤路已經搭好，便大家跑上去了。顯着陷下的面

龐，充血的眼，被硝煙熏黑了的巴克拉諾夫，則揮着放空了的手鎗，一面奔跑，一面狂躁得在哭泣。

發着叫喊，揮着火把和兵器，拉着倔強的馬匹，全部隊幾乎同時都擁向堤路這里去。亢奮了的馬匹不聽馬卒的導引，癩痢似的掙扎着。後面的人們嚇得發狂一般擠上前邊，堤路沙沙作響，開裂了；快到對岸的處所，美諦克的馬又跌了下去，人們發着暴怒的刻毒的罵詈，用繩索拉牠起來。美諦克癱攣底地緊抓着因為馬的狂暴而在他手裏顫動的滑溜的繩，將兩腳踏在泥濘的枝條中，拚命地拉着拉着。待到終於將馬拉了上來的時候，他又長久解不開那縛在前腿上的結子，便以發狂的歡喜咬着來解牠——那浸透了泥沼的臭味和令人嘔吐的粘液的結子……

最後走過堤去的，是萊奮生和剛卡連珂。

工兵已經裝好了炸藥，就在敵人剛要走到渡頭的瞬息間，堤便在空中迸散了……

少頃之後，人們都定了神，纔知道已經是早上。蒙着閃閃的薔薇色的霜的泰茄，橫在他們的面前。從樹木的罅隙間，透漏着青天的明朝的片片——大家覺得森林的後面，太

陽也已經出來了。人們於是拋掉了不知什麼緣故，至今還是捏在手裏的熱的火把頭，來看自己那通紅的，無聲的，擦破了的，手，和冒着漸散漸稀的熱氣的，濡溼的，疲乏了的馬匹——而于他們這一夜所做的一切，從新驚異起來了。

## 四十九人

離渡過沼澤，得以脫險之處五威爾斯忒的地方——有通到土陀·瓦吉的大路。怕萊奮生不在村子裏過夜，哥薩克們便于昨夜在距橋約八威爾斯忒的大路那里，設下了埋伏。

他們整夜坐着，在等候部隊，並且傾聽着遠遠的砲聲。早晨馳來了一個傳令使，帶到命令，說敵人已經衝出泥沼，正向他們這方向進行，所以仍須留在原處。傳令使到後不上十分鐘，萊奮生的部隊既不知道埋伏，更不知道剛纔有敵人的傳令使從旁跑過，也就進向這通到土陀·瓦吉的大路去了。

太陽已經升在森林上。霜早化了。天空澄澈，藍得如冰。羣樹蒙着濡溼的燦爛的黃金，

斜傾在道路上。是一個溫暖的，不像秋天的日子。

萊奮生用了茫然自失的眼光，一瞥這輝煌的，清純的，明朗的美，然而並沒有感到。他看見無力地走着路的，疲憊的，減成三分之一的自己的部隊，便覺得自己是非得要死，而且爲那些爬一般跟在他後面的人們做些事，是怎樣地沒有把握了。獨有他們，獨有這大受損傷的忠實的人們，乃是他現在惟一的，最相接近的，不能漠視的，較之別人，較之自己，還要親近的人們，——因爲他是念念不忘自己對於這些人們負着責任的……然而他覺得現在好像無能爲力了，他已經不在指導他們，只是他們還不知道，順從地跟着他，恰如慣于牧人的畜羣一樣。而這是當他昨天早上想到關於美迭里札之死的時候，所最爲恐怖……

他想再制御自己，集中于一些什麼實踐底地必要的事，但他的思想，卻散漫而紛紜，眼睛合上了，而且奇怪的形象，回憶的斷片，霧似的互相矛盾的不分明的周圍的感覺，都成了變化不絕的無聲無實的羣，在他意識裏旋轉……「爲什麼這長遠的無窮的道路，這溼的葉子和天空，現在有這樣地死氣沈沈而且可有可無的呢？……現在我的義務是

什麼……是的，我必須走出土陀。瓦吉的谿谷去……士……陀……瓦……吉——多麼奇怪呵——士……陀……瓦……吉……我倦極了，他真想睡覺！我這樣想睡覺，這些人們還能要求我什麼呢……他說——斥候……是的，是的，斥候……他有着圓圓的良善的頭，很像我的兒子，自然應該派一個斥候去的，于是就睡覺……睡覺……他這頭也全不像我的兒子的，好像……那麼，什麼呢……」

「你說什麼？」他忽然擡起頭來，問道。

和他並騎的，是巴克拉諾夫：

「我說，應該派一個斥候。」

「是的，是的，應該派一個的，你辦就是……」

幾分鐘後，一個開着疲乏的快步的騎士，跑上萊奮生前面去了。他目送了這前屈的背脊，知道是美諦克。派美諦克去當斥候，他覺得很不合宜，然而他不能制御自己，來分析這不合，而且也將這事忘掉了。于是又有一個人從旁邊馳上去。

「木羅式加！巴克拉諾夫從第二個騎士的背後叫喊道。「你們大家不要失

散……」

「那麼，他是活着的？」萊奮生想，「圖潘夫卻死了……可憐的圖潘夫……但木羅式加是怎麼的呢？唉，是的——那是昨天的夜裏了。很好，我那時沒有對他着眼……」

美諦克已經跑得頗遠了，回過頭來：木羅式加在他後面五十賽旬之處騎着前行，部隊也還分明可見。後來部隊和木羅式加都被街道的轉角遮住了。尼夫加不願意開快步。美諦克機械底地催促着牠：他不知道爲什麼派他上前面去的，但既然命令他快跑，他就來照辦。

道路沿着濡溼的斜坡坡上密生着尙存通紅的秋葉的櫟樹和榛樹。尼夫加怕得戰戰兢兢，只是緊挨着叢莽。一向上走，牠就用了常步了。美諦克在鞍橋上打瞌睡，也不再去看牠。他時時驚醒，詫異地看一看這永是走不完的森林。這既沒有終，也沒有始，恰如他目下正在親歷的朦朧的，麻木的，和外界隔開的狀態，也是既沒有終，也沒有始一樣……

尼夫加驀地愕然歎着鼻子，跳向旁邊的叢莽裏，美諦克碰着一種什麼柔韌的枝條……他一擡頭，那朦朧狀態便立刻消失了，換上了無可比擬的生物底恐怖的感情：相



去幾步的道路上，站着一些哥薩克。

「下來……」有一個用了威壓的，尖利的低聲說。

有人拉住了尼夫加的轡頭，美諦克輕輕地叫了起來，滑下鞍橋，做了一些卑下的舉動，忽然飛速地轉身，竄進叢莽裏去了。他用兩手按在溼的樹幹上，跳躍，滑跌——暫時嚇得發了昏，爬着來掙扎，於是終於站起，順着谿谷跑下去了，——也不再覺得自己的身體，路上所遇的一切，凡手之所及，無不攀援，並且行着異乎尋常的飛躍。人們在追趕他：後面的叢莽沙沙有聲，有人在恨恨地用唇音咒罵……

木羅式加知道自己之前還有一個斥候，便也不大留心了周圍的情形。他已在凡有人類底思想，便是最無用的也都消失，只剩下休息——犧牲一切的休息的直接底的希望時候的，極端的疲勞狀態裏了。他已經想不到自己的生命和華理亞，想不到剛卡連珂對他將取怎樣的態度，而且連可憐圖潘夫之死的力量也已經沒有，雖然他是和他最爲接近的一個人——他只想着什麼時候，這纔在他面前，終於展開了可以倒下頭去的豫定的土地。這豫定的土地，是作爲一個大的，平和的照着太陽的村落，滿是喫草的牛，以及



發着家畜和乾草氣息的人們之處，顯在他腦裏的。他就將他怎樣地繫好馬，喝牛奶，飽喫了發香的裸麥的麪包，於是鑽進乾草小屋裏，緊裹着外套，酣睡一通的情狀，描畫了出來……

但當忽然間，哥薩克帽的黃條在他面前出現，猶大向後退走，將他擦在眼前的血一般晃耀着的白辛樹叢上的時候，——這照着太陽的大村落的可喜的景況，便和正在這里發現的未曾有的可怕的翻案的感覺，突然融合起來了……

「他跑掉了，這糞小子……」木羅式加忽地用了異常的分明，記得了美諦克的討厭的漂亮的眼睛，同時又感着對於自己和跟在自己後面這些人們的痛楚的同情，說。

他所懷恨的，並不在他眼前的死亡，就是他停止了感覺，苦惱和動作，——他連將自己放在這種奇特的境況裏來設想，也做不到了，他在這瞬息間，還在活着，辛苦着，動作着，——但他卻清清楚楚，省悟了他將從此永不再見那照着太陽的樹木，和跟在他後面的親愛的可敬的人們。然而他關於這些疲乏的，失算的，信託着他的人們的感覺，是極其真切的，於是除了想到還可以給一個警告之外，心裏就再也沒有爲自己的別的可能

思想了……他忽然拔出手鎗來，給大家容易聽到地高聲在頭頂上，照着豫先約好的話，連開了三響……

這剎那間，火花一閃，鎗聲起處，一聲呻喚，世界好像裂爲兩半，木羅式加和猶大就都倒在叢莽裏了。

萊奮生聽到鎗聲時，——這來得太鴉突，在他現在的情況上，是不很會有的事，他竟完全沒有省得。只在對木羅式加發了一齊射擊，馬匹昂頭聳耳，釘住一般站定了的時候，他纔明白了那意義。

他無法可想地四顧，彷彿在求別個的支持，然而在蒼白而萎靡的襲擊隊員們的相貌，融成一個恐怖的，默求解答的臉上，——只看見了一樣失措和害怕的表情……「這就是的，——就是，我所擔心的事，」——他想着，裝一個似乎想抓住什麼，而不能發見所抓的東西的手勢……

于是他在自己面前，忽然分明地看見了單純的，有些天真爛漫的，被硝煙熏黑了的，因疲勞而殘酷了的巴克拉諾夫的臉。巴克拉諾夫一手捏着手鎗，別一隻緊緊抓着馬背上

的突起，至于他那短短的孩子似的手指都要陷進肉裏去了，——注意地凝視着起了一齊射擊聲的方向。他那下顎凸出的天真的臉，略向前伸，被部隊的較好的戰士將因此送命的最真實，最偉大的恐怖所燃燒，等候着命令。

萊奮生愕然清醒起來了。有什麼東西在他裏面苦楚而甘美地發響……他驀地拔出長刀，顯着閃閃的眼睛，也如巴克拉諾夫一般伸向前面。

「衝出去，唔？」他熱烈地問着巴克拉諾夫，忽然揮刀舉在頭上。刀在日光中輝煌。所有襲擊隊員們一看見，便也都站在踏蹬上伸出了身子。

巴克拉諾夫狂暴地一瞥這長刀，立即轉向部隊，深切地強有力地叫喊了些什麼話。萊奮生已經不能明白了，因為在這一霎時，——被支配巴克拉諾夫和使他自己揮起刀來的那內部威力所驅使，——他覺着全部隊必將跟在他後面，已向路上衝上去了。幾秒鐘後，他回頭一看時，人們果然屈身俯向鞍橋，前伸了下顎，在他後面躍進。他們的眼睛裏，都顯着他見于巴克拉諾夫那里一樣緊張的熱烈的表情。

這是萊奮生所能存留的最後的有着聯絡的印象。因為同時就有一種什麼眩眼而

怒吼的東西，伸到他上面——打擊他，旋轉他，蹂躪他——他早不意識到自己，只覺得自己還是活着，而奔向沸騰的橙紅色的深淵上去了……

……美諦克並不回顧，也不聽到追隨，然而他知道有人在追躡他。當手鎗三響，接連而起，於是發出一齊射擊聲來的時候，他以為是打他的，就跑得更快了。山峽突然展開，成了一個狹小的樹林茂密的豁谷。美諦克忽而向左，忽而向右，直到他再到了斜坡。這時起了第二次一齊射擊，於是一次又一次，沒有停時——全森林都咆哮，蘇甦了……

「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阿~~~~呀……我的上帝……」每一次震耳的一齊射擊聲起，美諦克便發着抖，輕輕地說，他的傷破的臉上也顯出悲哀的苦相，恰如孩子們想要擠出眼淚時候的模樣一般。然而他的眼睛卻乾燥得討厭而且羞人。因為他提起了最後的氣力，跑着跑着，跑得很久了。

射擊聲低下去了，好像換了一個方向。這之後，就全然聽不見了。

美諦克回顧了幾次：看不見一個追躡的人。沒有一物來擾這主宰周圍的，遠遠地遍

是響聲的寂靜。他氣息奄奄地倒在最近的最適宜的叢莽下。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用兩手枕在頰下，將身子曲成線團一樣，緊張地凝視着前面，靜臥了幾秒鐘。離他十步之處，在一株幾乎彎到地面，浴着日光的細小的脫盡葉子的白樺樹上，站着一匹條紋的栗鼠，用了天真的帶黃的小眼睛在看他。

美諦克忽然坐起，抱了頭，大聲呻喚起來。栗鼠嚇得唧唧地叫着，逃進草裏去了。美諦克的眼睛簡直好像發瘋一樣。他用那失了感覺的手指，抓住頭髮，發着哀訴似的呻吟，在地上輾轉。「我做了什麼事了……阿……阿……我做了什麼事了。」他用肘彎和肚子打着滾，反復說。每一瞬息，他更加分明地，難熬地，哀傷地，悟出自己的逃走，三響的鎗聲，和接着的一齊射擊的真的意義來了。「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能做出這樣的事來——我，一個這樣好，這樣高尚，願意大家都好的腳色，——阿……阿……我怎能做出這樣的事來的呢？」

他的行為愈見得可鄙而且可憎，他就愈覺得未有這種行為以前的自己，愈是良善，潔白而且高尚。他的苦惱，也不很爲了因爲他的這種行為，致使相信他的幾十個人送了

命，倒是爲了這行爲的洗不掉的討厭的斑點，和他在自己裏面所發見的一切良善和潔白相矛盾了。

他機械底地拔出手鎗來，懷着驚疑和恐怖，凝視了好一晌。但他也就覺得，自己是決不會自殺，決不能自殺的了，因爲他在全世界上，最愛的還是自己——他的白皙的，骯髒的，纖弱的手，他的唉聲歎氣的聲音，他的苦惱和他的行爲，連其中的最可厭惡的事。他早已用了偷兒似的悄悄的顧忌，裝作只被擦鎗油的氣味薰得發了昏，自己全無所知的樣子，趕緊將手鎗塞在衣袋裏了。

他現在已不呻吟，也不啼哭了。用兩手掩了臉，靜靜地伏臥着。自從他離開市鎮以來，最近的幾個月之間所經歷的一切，又排成疲乏的，悲涼的一串，在他眼前走過去：他現在已以爲愧的他那幼稚的夢想，第一回戰鬥和負傷的苦痛——木羅式加，病院，銀髮的老畢加，死了的弗洛羅夫，有着她那大的疲勞的眼睛的華理亞，還有在這之前，一切全都失色了的泥沼的可怕的徒涉。

「我禁不起了。」美諦克用了忽然的率直和真誠，想而且對於自己起了大大的同

情。「我禁不起了，這樣低的，非人的，可怕的生活，我是不能再過下去的。」——他爲了要將自己顯得更加可憐，並且將本身的裸露和卑劣，躲在自己的同情之念的光中，便又想他還是總在審判自己的行爲，而且在懊悔，但一想到現在已經完全自由，能够走到更無這可怕的生活之處，更沒有人知道他的行爲之處去了的時候，卻又即刻禁不住在中心蠢動的個人底的希望和歡欣。「我到市鎮去就是一到那邊，我就乾乾淨淨了。」——他一面想，一面竭力在這決定上，加上傷心的萬不得已的調子去。而且費了許多力，他這纔按住了生怕這決定也許不能實現的恐怖，羞愧和高興的感情。

……太陽已經傾到細小的，彎曲的白樺的那邊去了，樹在這時都成了陰影。美諦克掏出手鎗來，將牠遠遠地拋在叢莽裏。於是尋到一個水泉，洗過臉，就坐在這旁邊。但他還總在躊躇，不敢走出大路去。「如果那里還有白軍呢？……」——他苦惱地想。他聽到極細小的流水，在草莽裏輕輕地潺湲……

「但這豈不是都一樣麼？」——美諦克忽然用了他此時從一切良善和同情的思想的堆積中，尋了出來的率直和真誠，想



他深深地歎息，扣好短衫的扣子，慢慢地走向通到土陀·瓦吉的街道之所在的方向去了。

萊奮生不知道他的半無意識的狀態繼續了有多麼久——他覺得好像很長久，但其實是至多不過一分鐘——然而當他定了心神的時候，他大為驚訝的，是自己還像先前一樣坐在鞍橋上，只是那長刀已經不在他手裏了。在他眼前，有他的長髮毛的黑馬的頭和那鮮血淋漓的耳朵。

他這時纔聽到鎗聲，並且知道了這是在向他們射擊。——鎗彈就在頭頂上呼呼地紛飛。但他又立刻省悟到這射擊是來自背後，最可怕的頃刻也已經留在後面了。這剎那間，又有兩個騎馬的追及了他。他認識是華理亞和剛卡連珂。工兵的頰上滿是血。萊奮生記起了部隊，回過頭去看，——並沒有什麼部隊在那里：滿路都躺着人和馬的屍骸，——有幾個騎士以苦勃拉克為頭，在跟着萊奮生疾走，這一點還有幾個小團體，迅速地消散了。一個人騎着跛腳的馬，落在後面，揮着手在叫喊。黃色帽帶的人們圍上去，用鎗柄來打



他，他搖着跌落馬下了。萊奮生皺着眉，轉過了臉去。

這時他和華理亞和剛卡連珂都到了道路的轉角。射擊靜了一點，鎗彈已不在他們的耳邊紛飛。萊奮生機械底地勒馬徐行。生存的襲擊隊員們也一個一個地趕到。剛卡連珂一數，加上了他自己和萊奮生，是十九人。

他們一聲不響，用了藏着恐怖，然而已經高興的眼睛，看着喪家之狗一般，孤寂地，不停地，跑在他們前面的那狹窄的，黃色的，沈默的太空，在斜坡上飛馳。

馬漸漸緩成快步，於是曬焦的樹樁，叢莽，路標，遠處的樹林上面的明朗的天，都一一可以分辨了。此後馬又用了常步前進。

萊奮生騎着，垂頭沈思，略略走在前頭。他時時無法可想地四顧，好像要問什麼事，而不能想起的一般——他用了長的沒有着落的眼光，奇特地，懊惱地向大家凝視。忽然間，他勒住馬，轉過臉來了，這纔用了他那大的，深的，藍褐色的眼，深沈地遍看了部下的人們。十八人同時站住了，就像一個人。立刻很寂靜。

「巴克拉諾夫在那里？」萊奮生問道。



轟 擊 隊 員 們

十八人一言不發，失神似的看着他。

「巴克拉諾夫給他們結果了……」剛卡連珂終於說，嚴肅地看着他那指節峻嶒的，巨大的拉着韁繩的手。

在鞍上屈着身子，和他並騎的華理亞，便忽然伏在她的馬頸上，高聲地歇斯迭里地哭了起來。她的長的散掉了的辮髮，幾乎拖到地面上，而且在顫動。馬就疲乏地將一隻耳朵一抖，合上了那掛下的嘴唇。企什向華理亞這邊一瞥，也嗚咽起來，轉過了臉去。

萊奮生的眼，還停在大家上面幾秒鐘。于是他不知怎地，全身頓然失了氣力，萎縮下去了。大家也忽然覺得他很衰弱，很年老。然而他已經並不以自己的弱點為羞恥，或是遮掩起來了。他垂了頭，映着長的溼潤的睫毛，坐着。而且眼淚滾到了他的鬚髯……大家都轉眼去看別處，——來制住自己的哭。

萊奮生撥轉他的馬頭，緩緩地前進了。部隊跟在他後面。

「不要哭了，哭什麼……」剛卡連珂扶着華理亞的肩頭，使她起來，一面抱歉似的說。

萊奮生也終於鎮靜了，他總是時時失神似的四顧，而且——每一想到巴克拉諾夫已經死掉，——便又哭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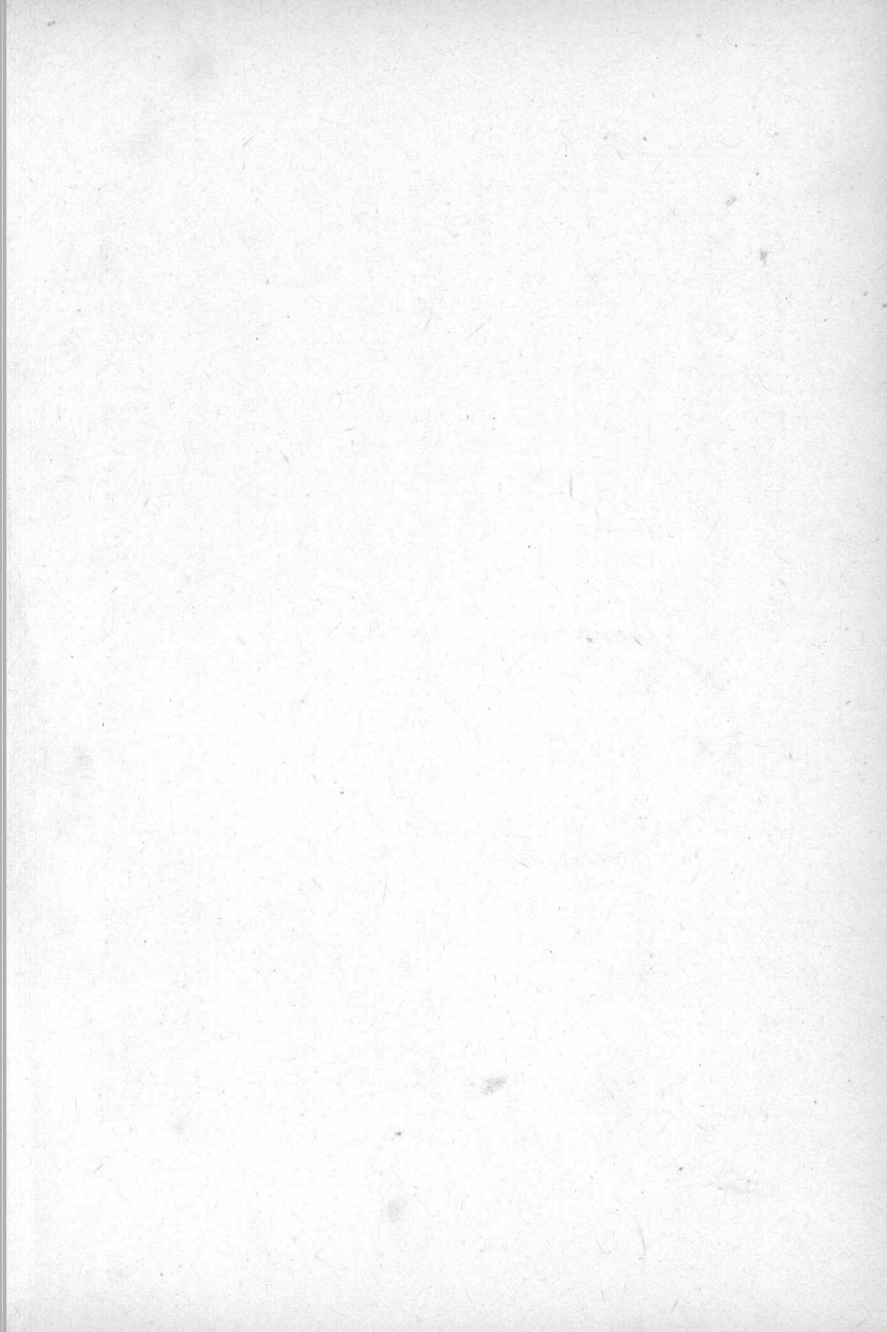
他們這樣地走出森林去了，——這十九人。

非常突然地森林在他們面前一變而為廣漠：高遠的蔚藍的天，太陽照着的，已經收割的，一望無際的平野。在別一面，即柳樹森然，使瀾漫的河流耀作碧色之處，有一片打麥場，豐肥的麥積和草堆的金色圓頂正在晃耀。那地方，在過他們一流的——愉快的，熱鬧的，勤苦的生活。斑斕的小甲蟲似的爬着人們，飛着麥束，有節奏而枯燥地響着機械，從閃爍的糠皮和塵埃的雲煙裏，發着興奮的聲音和女娃的珠璣一般纖細的歡笑的聲音。河的那邊，是藍閃閃的連山，上支蒼穹，又將牠那支脈伸到黃色絨毛的林子裏，在峻峭的山峯上，向谷間飛下一片被海水所染的，帶些薔薇顏色的白雲的透明的泡沫，沸沸揚揚，斑斑點點，恰如新擠的牛乳一般。

萊奮生用了沈默的，還是溼潤的眼，看着這高遠的天空，這約給麵包與平和的大地，這在打麥場上的遠遠的人們，——他應該很快地使他們都變成和自己一氣，正如跟在

他後面的十八人一樣。于是他不再哭了：他必須活着，而且來盡自己的義務。

一九二五——二六年。



## 後記

要用三百頁上下的書，來描寫一百五十個真正的大衆，本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以冰澹的那麼繁重，也不能將一百零八條好漢寫盡。本書作者的簡鍊的方法，是從中選出代表來。

三個小隊長。農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礦工的代表是圖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點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張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師之後，十字架的銀鍊子會在他的腰帶上，臨行喝得爛醉，對隊員自謙爲「豬一般的東西。」農民出身的

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敵地，只坐在叢莽裏吸煙捲，以待可以回去的時候的到來。礦工木羅式加給以批評道——

「我和他們合不來，那些農人們，和他們合不來……小氣，陰氣，沒有膽——毫無例外……都這樣！自己是什麼也沒有。簡直像掃過的一樣……」（第二部之第五章）

圖幡夫們可是大不相同了，規律既嚴，逃兵極少，因為他們不像農民，生根在土地上。雖然曾經散宿各處，召集時到得最晚，但後來卻「只有圖幡夫的小隊，是完全集合在一氣」了。重傷者弗洛羅夫臨死時，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類相通，託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礦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農民的木羅式加，缺點卻正屬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悶懊惱的時候，則又頗近于美諦克了。然而並不自覺。工兵剛卡連珂說——

「從我們的無論誰，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裏，都會發見農民的，在各人裏，總之，屬於這邊的什麼，至多也不過沒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將他所鄙薄的別人的壞處，指給他就是自己的壞處，以人爲鑑，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够反省的妙法，至少在農工相輕的時候，是極有意義的。然而木羅式加後來去作斥候，



終于與美諦克不同，殉了他的職守了。

關於牧人美迭里札寫得並不多。有他的果斷，馬術，以及臨死的英雄底的行爲。牧人出身的隊員，也沒有寫。另有一個寬袍大袖的細頸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時代和這牧童的成人以後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對於外來的智識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學生美諦克了。他反對毒死病人，而並無更好的計謀，反對劫糧，而仍喫劫來的豬肉（因為肚子餓）。他以爲別人都辦得不對，但自己也無辦法，也覺得自己不行，而別人卻更不行。于是這不行的他，也就成爲高尚，成爲孤獨了。那論法是這樣的——

「……我相信，我是一個不够格的，不中用的隊員……我實在是什麼也不會做，什麼也不知道的……我在這里，和誰也合不來，誰也不幫助我，但這是我的錯處麼？我用了直心腸對人，但我所遇見的卻是粗暴，對於我的玩笑，揶揄……現在我已經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強些，人們就會聽我，怕我的，因爲在這里，誰也只向着這件事，誰也只想

着這件事，就是裝滿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這樣地感到，假使他們萬一在明天爲科爾卻克所帶領，他們便會和現在一樣地服侍他，和現在一樣地法外的兇殘地對人，然而我不能這樣，簡直不能這樣……」（二之五）

這其實就是美諦克入隊和逃走之際，都會說過的「無論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樣」論，這時卻以爲大惡，歸之別人了。此外解剖，深切者尙多，從開始以至終篇，隨時可見。然而美諦克卻有時也自覺着這缺點的，當他和巴克拉諾夫同去偵察日本軍，在路上扳談了一些話之後——

「美諦克用了突然的熱心，開始來說明巴克拉諾夫的不進高中學校，並不算壞事情，倒是好。他在無意中，想使巴克拉諾夫相信自己雖然無教育，卻是怎樣一個善良，能幹的人。但巴克拉諾夫卻不能在自己的無教育之中，看見這樣的價值，美諦克的更加複雜的判斷，也就全然不能爲他所領會了。他們之間，於是並不發生心心相印的交談。兩人策了馬，在長久的沈默中開快步前進。」（二之二）

但還有一個專門學校學生金什，他的自己不行，別人更不行的論法，是和美諦克一

樣的——

「自然，我是生病，負傷的人，我是不耐煩做那樣麻煩的工作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該不會比小子還要壞——這無須誇口來說……」（二之一）

然而比美諦克更善于避免勞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萊奮生）也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學問的人呵。單是狡猾罷了。就在想將我們當作踏腳，來掙自己的地位。自然，您總以為他是很有勇氣，很有才能的隊長罷。哼，豈有此理！——都是我們自己幻想的……」（同上）

這兩人一相比較，便覺得美諦克還有純厚的地方。弗理契「代序」中謂作者連寫美諦克，也令人感到有些愛護之處者，大約就為此。

萊奮生對於美諦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這樣的——

「只在我們這里，在我們的地面上，幾萬萬人從太古以來，活在寬緩的怠惰的太陽下，住在污穢和窮困中，用着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着惡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這樣的

地面上，這窮愚的部分中，纔也能生長這種懶惰的，沒志氣的人物，這不結子的空花……」

(二之五)

但萊奮生本人，也正是一個知識分子——襲擊隊中的最有教養的人。本書裏面只說起他先前是一個瘦弱的猶太小孩，曾經幫了他那終生夢想發財的父親賣舊貨，幼年時候，因為照相，要他凝視照相鏡，人們會誑騙他說將有小鳥從中飛出，然而終于沒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這一類的欺人之談，也支付了許多經驗的代價。但大抵已經不能回憶，因為個人的私事，已為被稱為「先驅者萊奮生的萊奮生」的歷年積下的層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為「先驅者」的由來，卻可以確切地指出——

「在克服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窮中，就有着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義，倘若他那里沒有強大的，別的什麼希望也不能比擬的，那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萊奮生便是一個別的人了。但當幾萬萬人被逼得只好過着這樣原始的，可憐的，無意義地窮困的生活之間，又怎能談得到新的，美的人類呢？」（同上）

這就使萊奮生必然底地和窮困的大衆聯結，而成爲他們的先驅。人們也以爲他除了來做隊長之外，更無適宜的位置了。但萊奮生深信着——

『驅使着這些人們者，決非單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藉了這個，他們纔將所忍耐着的一切，連死，都售給最後的目的……然而這本能之生活于人們中，是藏在他們的細小，平常的要求和顧慮下面的，這因爲各人是要喫，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緣故。看起來，這些人們就好像擔任些平常的，細小的雜務，感覺自己的弱小，而將自己的最大的顧慮，則委之較強的人們似的。』（二之三）

萊奮生以『較強』者和這些大衆前行，他就于審慎周詳之外，還必須自專謀畫，藏匿感情，獲得信仰，甚至于當危急之際，還要施行權力了。爲什麼呢，因爲其時是——

『大家都在懷着尊敬和恐怖對他看，——卻沒有同情。在這瞬間，他覺得自己是居部隊之上的敵對底力，但他已經覺悟，竟要向那邊去，——他確信他的力是正當的。』

（同上）

然而萊奮生不但有時動搖，有時失措，部隊也終於受日本軍和科爾卻克軍的圍擊，

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說是全部毀滅了。突圍之際，他還是因為受了巴克拉諾夫的暗示。這和現在世間通行的主角無不超絕，事業無不圓滿的小說一比較，實在是一部令人掃興的書。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靜待神人一般的先驅，君子一般的大眾者，其實就爲了懲于世間有這樣的事實。美諦克初到農民隊的夏勒圖巴部下去的時候，也曾感到這一種幻滅的——

「周圍的人們，和從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給以說明道——

「因此他們就並非書本上的人物，卻是真的活的人。」（同上）

然而雖然同是人們，同無神力，卻又非美諦克之所謂「都一樣」的。例如美諦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轉變，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頹唐，終至于無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賞鑑自己的孤獨了。萊奮生卻不這樣，他恐怕偶然也有這樣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萊奮生自己和美諦克相比較之際，曾漏出他極有意義的消息來——

「但是，我有時也會是這樣，或者相像麼？」

「不，我是一個堅實的青年，比他堅實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許多事，也做到了許多事——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譯完覆看之後，留存下來的印象。遺漏的可說之點，自然還很不少的。因為文藝上和實踐上的寶玉，其中隨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襲的情形，非身歷者不能描寫，即開鎗和調馬之術，書中但以烘托美諦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實際的經驗，決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筆的。更舉其較大者，則有以寥寥數語，評論日本軍的戰術云——

「他們從這田莊進向那田莊，一步一步都安排穩妥，側面布置着緜密的警備，伴着長久的停止，慢慢地進行。在他們的動作的鐵一般固執之中，雖然慢，卻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計算的，然而同時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們對抗的萊奮生的戰術，則在他訓練部隊時敘述出來——

「他總是不多說話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鈍又強的釘，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

執拗地敲着一個處所。』(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隊毀滅之後，一出森林，便看見打麥場上的遠人，要使他們很快地和他變成一氣了。

作者法捷耶夫 (Alexandr Alexandrovitch Fadeev) 的事迹，除自傳中所有的之外，我一無所知。僅由英文譯文毀滅的小序中，知道他現在是無產者作家聯盟的裁決團體的一員。

又，他的羅曼小說烏兌格之最後，已經完成，日本將有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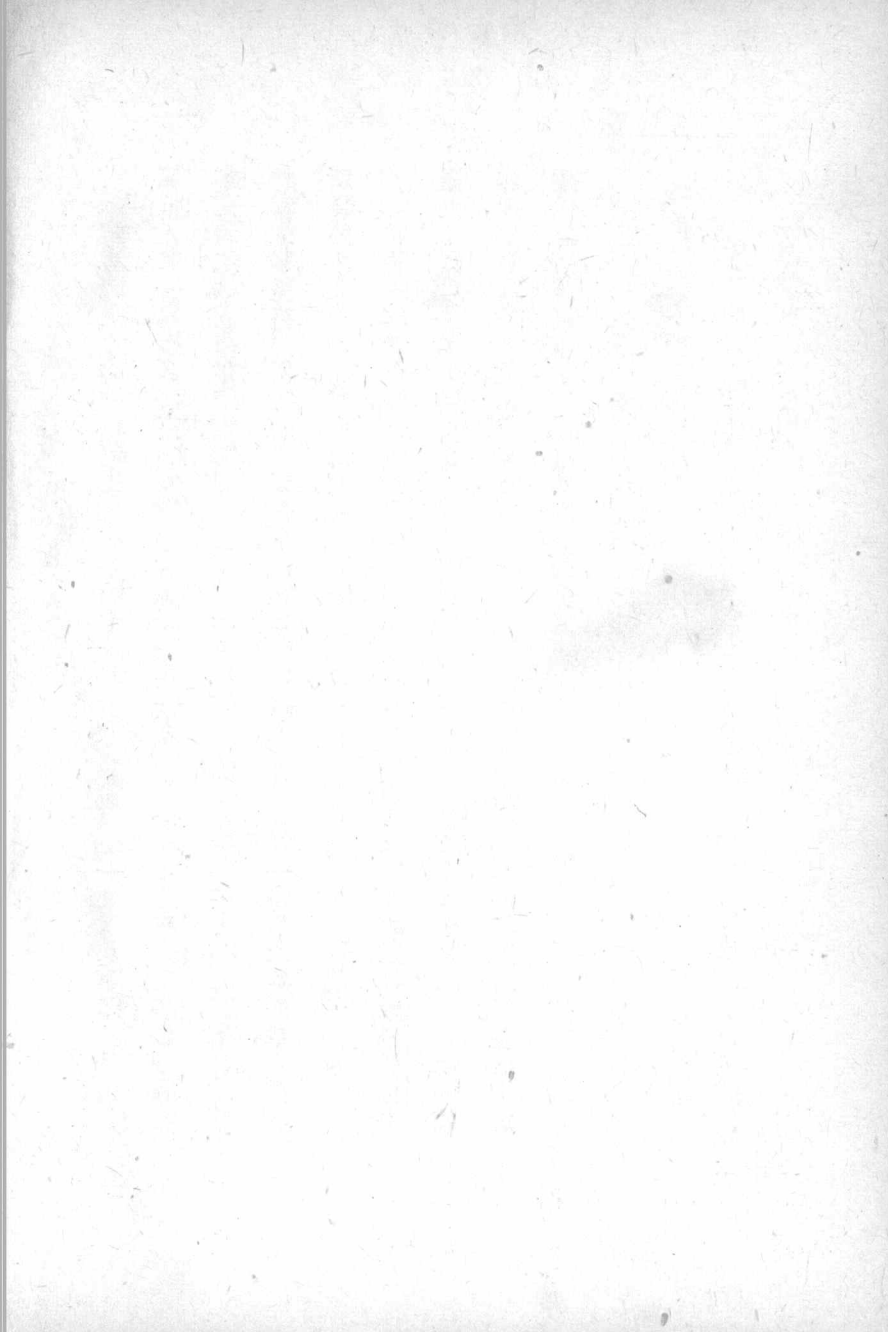
這一本書，原名“Razgrom”，義云「破滅」或「潰散」，藏原惟人譯成日文，題爲壞滅，我在春初譯載萌芽上面，改稱潰滅的，所據就是這一本；後來得到 R. D. Charques 的英文譯本和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出版的德文譯本，又參校了一遍，並將因爲萌芽停版，放下未譯的第三部補完。後二種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內容，則德日兩譯，幾乎相同，而英譯本卻多獨異之處，三占從二，所以就很少採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傳原是文學的俄羅斯所載，亦邊君從一九二八年印本譯出；藏原惟人的一篇，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衛上，洛揚君譯成華文的。這都從萌芽轉錄。弗理契（V. Fritche）的序文，則三種譯本上都沒有，朱杜二君特爲從羅曼雜誌所載的原文譯來。但音譯字在這里都已改爲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譯的本文換過了。特此聲明，並表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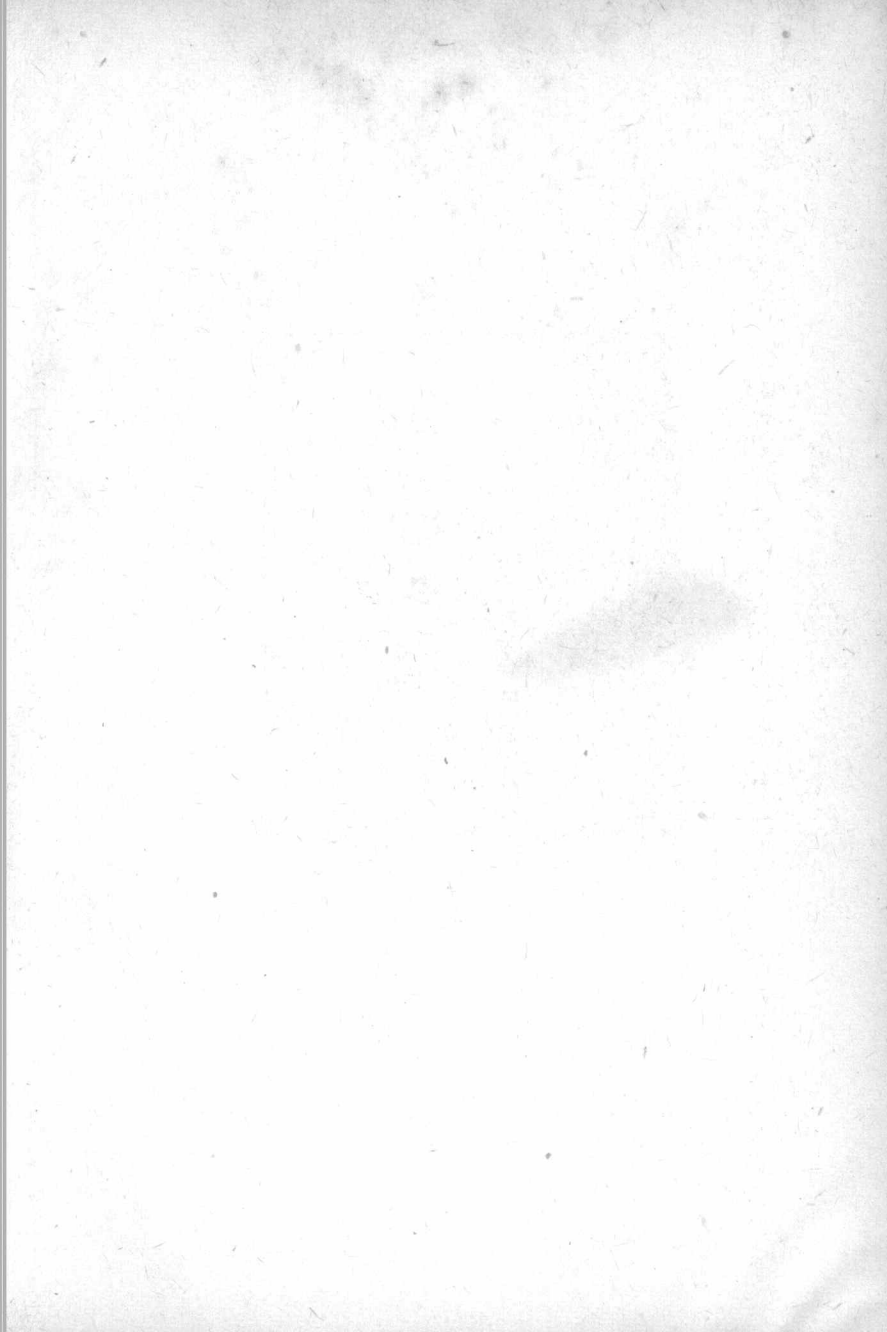
卷頭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諾夫（I. Radinov）畫的，已有佳作的定評。威綏斯拉夫崔夫（N. N. Vuysheslavtsev）的插畫六幅，取自羅曼雜誌中，和中國的「繡像」頗相近，不算什麼精采。但究竟總可以裨助一點閱者的興趣，所以也就印進去了。在這里還要感謝靖華君遠道見寄這些圖畫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譯者。



山民牧唱

西班牙 巴羅哈 作



## 序 文

——擬「講故事」體——

喂，姑娘，正有一點亂談想給您講講哩。

「什麼亂談？」怕您就會皺起眉頭來的罷。因為您是最討厭胡說白道的。

可是，也還是亂談。是有些意思的一點亂談，不過我倒覺得有什麼真實的東西在裏面的。唉，不要這麼的皺起眉頭來呀。用了我那里的土話來說，我雖然是一個「頑皮」，但這可不是我不好。我又有了年紀了，然而也不是我的錯；就是外面鐵板正經，裏面有着那麼一點兒的傻氣和瘋氣，也還是不能怪我的。

「那麼一點兒？」

對了，那麼一點兒。可是我想，這就儘够了。把我弄成這樣的人的，是造化。這一點兒的瘋氣，就擾亂了我的心，常常使我的重心歪到底積外面去。

「又鬧起這麼麻煩的說法來了呀。」

麻煩麼？那是當然的。因為由您看來，以為既不應該，也不正當的傷，怎樣的在內面出着血，您簡直不知道。這麼一想，可就使我爲難了。

「阿呀，那可不得了。我相信就是了。」

您要信得堅。從您看起來，我是一個傻子，不必量的東西却要去量，不必稱的東西也要去稱的人，那是明明白白……

「而且不必多說的話也要多說的。」

從您看起來，我一定是一個過重式的人罷。然而呀，我可一向自負是尖穹門式的人物的哩。

「你在說什麼呀？簡直一點不懂了。」

那麼，您就是說，不要聽我的話麼？

「那倒不是的。爲什麼？」

您如果肯聽一會我的話，那就講一個短的寓言罷。我的村子的近地，有一座早就有了的大樹林，在那林子裏，有好多燒炭的人們在做工，您就這麼想。

阿阿，姑娘，這一開口，您就覺得已經就是亂談了罷。不過，那是不用管牠的。

那些燒炭的人們裏，做着大家的頭目的，是叫作瑪丁·巴科黎的漢子。這巴科黎有一個女兒，是四近最漂亮的人物。她名叫喀拉希阿莎，但我們跋司珂人都叫她喀拉希。喀拉希的，恐怕您就要問頭髮是黑的呢，還是金黃的了罷。但是，我幾乎不知道。我看見她的時候，就給那漂亮鎮壓住，竟知不清頭呀臉呀是什麼樣子了。如果說這也是亂談，那我也承認的。老實說，因爲生得太漂亮了，頭呀臉呀是什麼樣子的呢，就看也看不見。別的不必說，就是您……

「阿阿，胡說白道！」

瑪丁·巴科黎是在想給女兒找丈夫。他是一個看過許多先前的故事的风流人，所以就想，在女兒的命名日裏，邀些自以爲可以中選的青年們，請一回客，從中挑一個女婿

罷。您要說，這種挑選，爺娘用不着來管的罷？那也是不錯的。不過這是傳統，我們的祖宗傳下來的傳統，那是了不得的文雅的傳統呵……

巴科黎的筵席上，到了七個候選人，是玄妙的數目。因為別的許多人，都被拒絕了。第一個，是退伍礮兵伊革那昂·巴斯丹，第二個是阿爾契克塞的牧羊人密開爾·喀拉斯，第三，是芬台拉比亞的水手特敏戈·瑪丁，第四，是萊塞加的礦工安多尼·伊巴拉吉來，第五，是培拉的邊羅太關台部落的孚安·台烈且亞（俗稱孚安曲），第六，是奧塞的樵夫珊卡戈·莎巴來太（俗稱伊秋亞），第七，是渥耶司倫部落的青年沛呂·阿司珂那，就是這幾個。這七個幻想氣味的人物，如果向您來求愛，怕會變成實在的七百個人的罷。

「阿阿，胡說白道！」

不，正確到像宇宙引力說一樣的。喫了一通之後，燒炭的瑪丁，巴科黎就另行開口了，「那麼，諸位，請你們講講各樣的本領罷。」他說着，向候選人們環顧了一轉。

天字第一號說話的是士兵巴斯丹。他講了在亞菲利加的冒險，用毛瑟鎗的鎗刺刺殺過的摩羅人的數目，救了瀕死的性命的女人們，半夜裏在摩洛哥平原上所遇着的危



險。喀拉希一點也不感動。

「大概是不喜歡軍人罷？」我想，您是要這麼問的。

「不呀，我什麼也沒有問呢。」

但是，她也並非不喜歡軍人。其實，喀拉希是有着秘密的，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秘密的。

第二個說話的是看羊的密開爾·喀拉斯。喀拉斯講了在羣山中往來的生活，給山羊和初生的小羊的照管，夜裏看了星辰而知道的事情。喀拉希還是不感動。

「大概是不喜歡到外面去罷？」我看您是要這麼想的。

「不呀，我並沒有這麼想呢。」

喀拉希有秘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秘密的。

第三個說話的是水手，特敏戈·瑪丁了。他講了狂風怒濤聲中的洋面的冒險，航海  
的危險，船被潛水艇擊破時候的可怕的感情。喀拉希不動心。並不是她不喜歡水手，決不  
是的。這只因為她有着秘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秘密的緣故呵。

第四個說話的是萊塞加的礦工安多尼·伊巴拉吉來。他說明了在地下的礦洞的黑暗裏做工，以及掘出那藏在大地肚子裏面的礦石來，從漆黑的地獄裏，運到太陽照着的地上的努力。喀拉希不動心。因為她是有着秘密的，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秘密的。

第五個，遏羅太關台部落的獵人孚安曲說話了。他敘述了因為找野豬，就不怕深冬的寒冷，踏雪前去打獵的冒險，還講了關於自己發明的各樣的獵法，以及和那麼凶猛的動物的鬪爭。然而喀拉希還是不感動。

「喀拉希是不喜歡打獵的麼？」

並不是的。還是爲了她有秘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秘密的緣故呵。

第六，是奧塞的樵夫伊秋亞說話了。他就講給了樹林裏的冷靜的生活，密林中的深入，自己的小屋子的幽靜和平安……

「可是喀拉希還是不感動罷？」

當然囉，不感動。這就還是爲了她有秘密，有着藏在心裏的很深的秘密的緣故呵。

第七個，是渥耶司倫部落的青年沛呂·阿司珂那非說不可了。然而阿司珂那卻不

知道說什麼纔好，講什麼纔好。單是胡裏胡塗的不知所措，一面凝視着喀拉希。

「那麼，她呢？」

她微笑着，凝視着阿司珂那，伸出手去，允許了訂婚的握手了。

「爲什麼沈默着的呢？」

爲什麼，就是不開口罷了。因爲所謂喀拉希的祕密，很深的祕密，其實就是愛着阿司珂那呀。

喂，姑娘，這是我們跋司珂族。正經，沈默，不高興說謊的種族。最愛少說的人，善感的人的種族呵。

「但是，你不是很會說費話麼？」

那是，姑娘，因爲在這小小的寓言裏，我是代表着多話而碰釘子的軍人，牧羊人，水手，礦工，獵人，樵夫等輩的呀。

「那麼，也代表着傲慢，裝闊，惹厭的罷。」

並且也代表着空想和夢的哩。懂了罷，姑娘！

##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在那荒園裏工作的時候，看見從教堂回家的瑪因德尼走過，是往往自言自語的——

「那娃兒，在想些什麼呢？那麼樣，就高高興興活着麼？」

在他，瑪因德尼的生活，就這麼覺得希奇！像他那樣，始終撞來撞去，走遍了全世界的人，這村子的鎮定和幽靜，自然以為是無出其右的，但未曾跨出過那狹窄的土地的她，竟不想去看戲，逛廟，看熱鬧的麼？不覺得要過一回更出色的，更緊張的，兩樣的生活的麼？因為放浪者伊利沙關台對於這問題，不能給與一個回答，所以哲學家似的在沈思，一面仍然用鋤子掘着泥土。

「意志堅強的娃兒呀，」于是又想，「那娃兒的魂靈太平穩，太澄淨，所以教人擔心的呀。總之，不過是不知道她怎樣心思的擔心，要知道她是怎樣心思的擔心，那雖然明明白白。」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自己保證了和那擔心，並無很深的關係，便滿足了，仍在自家的荒園裏工作着。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是奇妙的樣式的人。海岸地方的跋司珂人的性質和缺點，他無所不備。大膽，尖酸，是懶惰者，是冷笑家。疏忽和健忘，是成着他的性質的基礎的。什麼事都不以為意，什麼事都忽然忘懷。

在亞美利加大陸上混來混去，這市上做新聞記者，那市上做商人，這里賣着家畜，那里却又是販葡萄酒，這之間，將帶着的有限的本錢幾乎完全用光了。也往往快要發財，但因為不熱心的緣故，總失掉了機會。他總被事件所拉扯，決不反抗，就是這樣的人。他將自己的生活，比之被水漂去的樹枝，誰也不來檢起牠，終於是沒在大海裏。

他的懶散和怠惰，不是手，倒是頭。他的魂靈，往往脫離了他。只要疑視川流或仰眺雲

影和星光，便于不知不覺中，忘卻了自己的生活上最要緊的計畫。即使並沒有忘卻這些事的時候，也爲了不知什麼別的事，將那計畫拋開。那是爲着什麼緣故呢，他也常是不知道。

最近時，在南美烏拉圭國的一個大牧場裏。因爲在伊利沙關台，有不討人厭之處，年紀固然已經到了三十八，風采卻也並不壞，所以牧場的主人便開了口，要他娶他的女兒。那女兒，是正在和一個謨拉忒（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兒——譯者）講戀愛的很不中看的女人。但是，在伊利沙關台，牧場的蠻氣生活是覺得不壞的，於是答應了。到得快要結婚之際，忽然，思慕起出身的故鄉的村莊，羣山的乾草氣息，跋司珂地方的煙靄的景色來。直說出本心來是做不到的，一天早上，剛在黎明，向着未婚妻的父母說要到蒙提關台買婚禮的贈品去，便跨上馬，又換坐了火車。一到首府蒙提關台，就坐了往來大西洋的大船，于是向着自己多承照顧的亞美利加之地，十分惜別之後，回到西班牙來了。

到了故鄉吉普斯珂亞的小小的村莊。和在那里開藥材店的哥哥伊革那希阿擁抱了。也去訪問乳母，約定了不再跑開去。于是就住在他自己的家中。他在亞美利加不但沒

有賺錢，連帶去的錢也不見了的這新聞，傳布村中的時候，便什麼人都都記得起來，他在沒有出門之前，原已是一個誰都知道的愚蠢輕浮的胡塗漢。

這樣的事，他全不在意。到果樹園去，就揮鋤。在餘暇時，出力造了一隻獨木舟，在河裏遊來遊去，撩得村人生氣。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相信，哥哥伊革那希阿和他的妻，還有孩子們，是看不起他的，所以去看他們的時候，真是非常之少。然而不久，他知道兄嫂是在尊敬他，他不去訪問，他們在責難伊利沙關台便比先前常到哥哥的家裏去了。

藥劑師的家是完全孤立的，在村子的盡頭。對路這一面，有圍以牆壁的院子。濃綠色的月桂樹，將枝條伸出在牆頭之上，略略保護着房屋的正面，使不被北風之所吹。院子的隔壁，便是藥材店。

這房子裏沒有曬臺，只有幾個窗。這些窗的開法，是毫不勻整的。這是，無非因為有後來塞了起來的緣故。

諸君由摩托車或馬車，經過北方諸州的時候，可曾見過那無緣無故，令人起一種羨



慕之情的獨立人家沒有？

覺得那裏面，該是度着安樂的生活的罷，就推察出快活的，平和的生活來。掛着帷幔的諸窗，是令人想到陳列着胡桃樹衣櫥的廣闊的房屋，擺着大的木牀的很像修道院的內部；令人想到一入夜，則刻在滴答作響，高大的舊式時鐘上的時間，緩緩地過去的，平安而幽靜的生活的。

藥劑師的家，即屬於這一類。院子裏是風信子，燈台草，薔薇叢，還有高大的繡球花，有到下層的曬臺那麼高。沿在院子的泥牆上的乾淨的白薔薇的花蔓，掛得像瀑布一般。因為這薔薇是極其飄動，極其易謝的，在跋司珂語，就叫牠「曲爾愛斯」。（狂薔薇之意——譯者）

當放浪者伊利沙關台很坦然的到他哥哥家去的時候，藥劑師和他的妻便帶了孩子們做引導，給看乾淨的，明亮的，芬芳馥郁的家。後來，他們又到果樹園去。在這裡，放浪者伊利沙關台這纔見了瑪因德尼。她戴着草帽，正在將蠶豆摘來兜在衣裾裏。伊利沙關台和她，淡淡地應酬了一下。

「到河邊去呢，」藥劑師的妻對她妹子說，「你對使女們去說一聲，教她們拿綽故拉德來。」

瑪因德尼向家裏去了。別的人們便通過了成行的梨樹的扇骨似的撐開了枝子所做成的隧道，降到河邊的樹林之間的空地裏。這里有一張粗桌子和一條石凳。太陽從密葉間射進來，照着河底。看見河底上的圓石子，銀一般發光，以及魚兒在徐徐游泳。天氣很平穩。太空是藍而明，朗然無際。

未暗之前，藥劑師家裏的使女兩個，將綽故拉德和蛋糕裝在盤子上，送來了。孩子們便猛獸似的撲向蛋糕去。放浪者伊利沙關台先講些自己的旅行談，還有幾樣的冒險故事。使大家都出神地傾聽。獨有她，獨有瑪因德尼，對於這樣的故事，卻不見有怎樣熱狂模樣。

「派勃羅叔叔，明天還來麼？」孩子們對他說。

「唔唔，來的呀。」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回家去了。而且想着瑪因德尼，做了夢。雖在夢裏，看見的也還是

現實照樣的她。身子小小的，模樣苗條的，眼珠黑而發閃的她，被亂抱亂吻的外甥們糾纏着。

藥劑師的最大的兒子，是中學的二年生，伊利沙關台便教他法國話。瑪因德尼也加入了來受教。

伊利沙關台覺得很關心于這幽靜的，沈著的嫂嫂的妹子起來了。她的靈魂，僅僅是  
不知慾望，也不知企羨的幼兒的靈魂麼，還是只要無關於叫她住在一屋頂底下的人們  
的事，便一切不管的女人呢，他不能懂。放浪者常常屹然的凝視她。

「這娃兒在想什麼呵？」他自己問，有些時候，膽子大了起來。對她說道——

「瑪因德尼姑娘，你沒有結婚的意思麼？」

「呵，這我結婚那些事！」

「結了婚也不壞呀。」

「我結了婚，誰來照管孩子們呢？況且我已經是老太婆了。」

「廿三歲上下就是老太婆麼？已經上了三十八歲的這我，簡直早是一隻腳踏在

棺材裏的昏聩老頭子了呀。」

對於這話，瑪因德尼什麼也沒有說，單是微笑着。

那一夜，伊利沙關台覺到非常關心于瑪因德尼的事，喫了驚。

「究竟，是那一個類的女人呢？」他自己說：「驕傲的地方是一點沒有，浪漫的地方也沒有。是但……」

河岸的靠近狹的峽間路之處，湧出着一道泉水，積成了非常之深的池。裏面的水，是不動的，所以恰如嵌着玻璃一樣。「瑪因德尼的魂靈，恐怕就是那樣的罷。但是……」伊利沙關台對自己說。他雖然想用這樣的事，來做一個收束，然而關心總沒有消除，豈但如此呢，還越發增加了。

夏天到了。藥劑師的家的院子裏，夫婦和孩子，瑪因德尼還有放浪者伊利沙關台，每天總是聚集起來的。伊利沙關台的謹守時間，向來沒有那時的準。那樣的幸福他未曾有過，但同時也未曾有過那樣的不幸。

已到黃昏，空中滿了星星，明星的青白色光在天空閃爍的時候，談天也漸漸入神，隨

便，蛙鳴的合唱，更令人興致勃然。瑪因德尼也很不拘謹了，話說得較多。

一到夜裏九點鐘，聽到那馬夫坐位的蓬子上點着大燈，經過村中的雜坐馬車的鈴聲，大家便走散。伊利沙關台心裏描着明天白天的計畫，向他的歸路。那計畫，是無論什麼時候，一定團團轉轉繞着瑪因德尼的周圍的。

有時候，是頹喪地自問——

「跑遍了全世界，回到小村裏來，渴想着一個鄉下姑娘，不是獸氣麼？對那麼儼然的，那麼冷冷的娃兒，什麼也不說的獸子，究竟那裏還有呵！」

夏天已經過去。祭祀的時節近來了。藥劑師和那家族，決計照每年一樣，要到亞耳那撒巴爾去。

「你也同去的罷？」藥劑師問他的弟弟。

「我不去。」

「爲什麼不去的？」

「不高興去。」

「那麼，也好罷。不過我先通知你，你可是只剩下一個人了呀。因為連使女們也要統統帶去的呵。」

「你也去麼？」伊利沙關台對瑪因德尼說。

「唔唔，自然去的。我就頂喜歡看賽會。」

「不要當真。瑪因德尼去，可並不是爲了這緣故呵。」藥劑師插嘴說，「是去會亞耳

那撒巴爾的醫生的呀。那去年很有意思的年青的先生。」

「這又有什麼稀奇呢？」瑪因德尼微笑着說。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發青，變紅了。然而什麼也不說。

要去赴會的前一夜，藥劑師又問的弟弟——

「那麼，你同去呢，不去呢？」

「那麼，去罷。」放浪者低聲說。

第二天，他們一早起身，走出村莊，到了國道。從此彎彎曲曲順着小路，橫斷了滿是豐  
和紫的實荳答里斯的牧場，走進了山裏。

朝氣有些溫熱。山野爲露水所濡。太空作近于水色的蔚藍，撒着白色的雲片。這雲又漸次散成細而且薄的條紋。早上十點鐘，他們到了亞耳那撒巴爾。這地方是山上的村子，有教堂，廣場上有球場，有三條並立着石造房屋的大路。

他們走進藥劑師的妻的所有的獨立屋子去，到了那廚房。在那里，就開始了放下投樹枝入火和搖着孩子的搖籃的手，走了出來的老婆婆的大排場的歡迎和款待。她從坐着的低低的爐邊站起，和大家招呼，對於瑪因德尼，她的姊妹，孩子們，是接吻。那是一位精瘦的老婆婆，頭上包着黑布。她有着長長的鷹嘴鼻，沒有牙齒的嘴，打皺的臉，白的頭。

「您是那個，到過什麼亞美利加的那一位麼？」老婆婆和伊利沙關台幾乎碰住了鼻子，問。

「是的，我就是去過那邊的。」

已經到了十點鐘了。因爲這時候，大彌撒就要開頭的，所以在屋子裏，只留下了一個那老婆婆。大家便都往教堂去。

午餐之前，藥劑師教瑪因德尼和孩子們相幫，從這屋子的窗間，亂七八遭的放了些



花燄。這以後，都赴食堂去了。

食桌周遭，計有二十多人，其中就有這村的醫生，坐在瑪因德尼的左近。而且對她和她的姊姊，竭盡了萬分的嫵媚和殷勤。

這一刻，放浪者伊利沙關台感到大大的悲哀了，心裏想，還是棄了這村子，回到亞美利加去罷。直到喫完，瑪因德尼不歇地向伊利沙關台看。

「是在和我開玩笑呀。」他想，「知道我在想她，所以和別的男人說笑給我看看的。墨西哥灣怕再要和我做一回朋友罷。」

用膳完畢的時候，已經過了四點鐘。跳舞早在開頭了。醫生不離瑪因德尼的身邊，接連地在討她的好。于是她就總是凝視着伊利沙關台。

到黃昏，賽會正酣之際，就開始了奧萊斯克舞。青年們手挽着手，打鼓的走在前頭，在廣場裏翔步。有兩個青年離開隊伍，互相耳語，似乎略有些躊躇，但即除下無邊帽來拿在手裏，向瑪因德尼請她去做魁首，做跳舞的女王。她竭力用跋司珂語回絕他們。看看姊夫，他在微笑。看看姊姊，她也在微笑。于是看看伊利沙關台。這是在萬分的喫苦。



「快去罷，不要客氣。」阿姊對她說。

跳舞以一切的儀式和禮節開首。這是可以看作原始時代，神人時代的遺風的。奧萊斯克一完，藥劑師因為要舞芳宕，拉出他的妻去了。于是，年青的醫生，拉出瑪因德尼去了。

暗了。廣場的篝火都點了起來。而人們也想到了歸路。

回家喫過綽故拉德之後，藥劑師的家族和伊利沙關台便向着家路，上了歸途。

遠遠地，在羣山中發出應聲，聽到賽會回去的人們的，略似野馬嘶鳴的聲喚。

在密樹裏，火螢好像帶藍色的星星一般在發光。蛙兒在寂靜的夜的沈默中，關洛洛，關洛洛地叫着。

時時，下坡的時候，由藥劑師所出的主意，大家手挽着手走了。一同唱着——

*Aita San Antonio Urquiyolacua. Ascoren biyotzeco sauto devotua.*

走下斜坡去。

伊利沙關台對瑪因德尼是生氣的，雖然很想離開她，但偶然竟使她跟着他走了。

挽手的時候，她將手交給他。那是纖小的，柔輓的，溫暖的手。忽然，走在前頭的藥劑師想起來了，即刻站住，向後面一擠。這時候，大家也就互撞了一回。伊利沙關台便屢次用了兩腕，將瑪因德尼扶住。她有些焦躁，叱責了姊夫，就又向莊重的伊利沙關台注視。

「你爲什麼這樣悶悶的？」瑪因德尼用了尖酸的聲音，向他問。那漆黑的眼，在夜的昏暗裏發光。

「我麼？不知道。這是男人的壞脾氣，看見別人高興，便無緣無故傷心。」

「但是，你並不壞呀。」瑪因德尼說着，那漆黑的眼凝視着他幾乎要釘進去，伊利沙關台于是非常狼狽了。至于心裏想，恐怕連星星也覺得自己的狼狽。

「對呀，我不是壞人。」伊利沙關台喃喃地說。「但是，我像大家所說，是獸子，是廢料呵。」

「那樣的事也放在心裏麼？連不知道你的人們說出來的那些話？」

「自然。我就怕這些話是真的呀。在還非再去亞美利加一趟不可的人，那是並不平常的心事呵。」

「阿阿，還去說還要麼？」瑪因德尼用了沈著的調子低聲說。

「就是呀。」

「但是，什麼緣故呢？」

「唉，這是不能告訴你的。」

「如果我猜出了？」

「如果猜出了，那就可歎。因為你便要當我獸子看的。我年紀大了……」

「唉，那算什麼呢？」

「我窮呀。」

「那是不要緊的。」

「唉，瑪因德尼真的麼？不會推掉我的麼？」

「不，豈但不會……」

「那麼……肯像我的想你一樣，你也想我麼？」放浪者伊利沙關台用了跋司珂語

低低地說。

「是的，便是死了也……」瑪因德尼這樣地說着，將頭緊靠在伊利沙關台的胸前。於是伊利沙關台在她的栗色的頭髮上接了吻。

「瑪因德尼！這里來呀！姊姊在叫了，她便從他離開。但因為要看他，又回顧了一回。而且又屢次屢次的回顧。」

大家走着寂靜的路，向村子那邊進行。

在周圍充滿着神祕的夜在顫抖，在空中，星星在映眼。

放浪者伊利沙關台抱着爲說不出的心情所充塞的心，覺得被幸福閉住了呼吸，一面大張兩眼，凝視着一顆很遠很遠的星。而且用了輕輕的聲音，對那星講說了一些什麼事。

## 山民牧唱

### 燒炭人

喀拉斯醒過來，就走出了小屋子。順着緊靠崖邊的彎彎曲曲的小路，跑下樹林中間的空地去。他要在那里作炭窰的準備。

夜色退去了。蒼白的明亮，漸漸的出現在東方的空中。太陽的最初的光線，突然從雲間射了出來，像泛在微暗的海中的金絲一樣。

山谷上面，彷彿蓋着翻風的屍布似的，瀰漫着很深的濃霧。

喀拉斯就開手來作工。首先是揀起那散在地上的鋸得正可合用的粗樹段，圓圓的堆起來，中間留下一個空洞。其次，便將較細的堆在那上面，再上面又放上更細的枝條去。

于是一面打着口哨，吹出總是不唱完的曲子的頭幾句來，一面作工，毫不覺得那充滿林中的寂寥和沈默。這之間，太陽已經上升，霧氣也消下去了。

在正對面，一個小小的部落，就像沈在哀愁裏面似的，悄悄的出現在牠所屬的田地的中央。那前面，是早已發黃了的小麥田，小海一般的起伏着。山頂上面是有刺的金雀枝在山石之間發着芽，恰如登山的家畜。再望過去，就看見羣山的折疊，恰如凝固了的海裏的波濤，有幾個簡直好像是波頭的泡沫，就這樣的變了青石了。但別的許多山，卻又像海底的波浪一般，圓圓的，又藍，又暗。

喀拉斯不停的做着工，唱着曲子。這是他的生活。堆好樹段，立刻蓋上郎機草和泥，于是點火。這是他的生活。他不知道別樣的生活。

做燒炭人已經多年了。自己雖然沒有知道得確切，他已經二十歲了。

站在山頂上的鐵十字架的影子，一落到他在做工的地方，喀拉斯就放下工作，走到一所小屋去。那處所，是頭領的老婆在給燒炭人們喫飯的。

這一天，喀拉斯也像往常一樣，順着小路，走下那小屋所在的窪地裏去了。那是有一

個門和兩個小窗的粗陋的石造的小屋。

「早安，」他一進門，就說。

「阿喀拉斯麼，」裏面有人答應了。

他坐在一張桌子旁，等着一個女人到他面前放下一張盤，將剛剛離火的鍋子裏的東西，舀在盤裏面。燒炭人一聲不響的就喫起來了。還將玉蜀黍麩包的小片，時時拋給那在他腳邊擦着鼻子的狗喫。

小屋的主婦看了他一眼，於是對他說道：

「喀拉斯，你知道大家昨天在村子裏談講的話麼？」

「唔？」

「你的表妹，許給了你的畢扇多，住在市上的那姑娘，聽說是就要出嫁了哩。」

喀拉斯漠不關心模樣，擡起了眼睛，但就又自喫他的東西了。

「可是我還聽到了還要壞的事情哩。」一個燒炭人插嘴說。

「什麼呀？」

「聽說是安敦的兒子和你都該去當兵了哩。」

喀拉斯不答話。那埽興的臉卻很黯淡了。他離開桌子，在洋鐵的提桶裏，滿裝了一桶燒紅的火炭，回到自己做工的地方。將紅炭拋進窰頂的洞裏去。待到看見了慢慢地出來的煙的螺旋線，便去坐在峭壁緊邊的地面上。就是許給了自己了女人去嫁了人，他並不覺得悲哀，也不覺得氣憤。毫不覺得的。這樣的事情，他就是隨隨便便。使他焦躁，使他的心裏充滿了陰鬱的憤怒的，是那些住在平地上的人們，偏要從山裏拉了他出去的這種思想。他並不知道平地的人們，然而憎惡他們了。他自問道：

「爲什麼硬要拖我出去呢？他們並不保護我，爲什麼倒要我出去保護他們呢？」

于是就氣悶，惱怒起來，將峭壁緊邊的大石踢到下面去。他凝視着那石頭落在空中，有時跳起，有時滾落，靠根壓斷了小樹，終於落在絕壁的底裏，不見了。

火簇一衝破那用泥和草做成的炭窰的硬殼，喀拉斯就用泥塞住了給火衝開的口子。

就是這樣，經過着始終一樣的單調的時間。夜近來了。太陽慢慢的落向通紅的雲



間，晚風開始使樹梢搖動。

小屋子裏，響亮着趕羊回來的牧人們的帶着冷嘲的叫聲，聽去也像是拉長的狂笑。樹葉和風的談天開始了。細細的流水在山石間奔波，彷彿是無人的寺裏的風琴似的，緊逼了山的沈默。

白天全去了，從山谷裏，升起一團影子來。烏黑的濃煙從炭窰裏逃走了。還時時夾着火花的團塊。

喀拉斯凝視着展開在他的前面的深淵。而且陰鬱地，一聲不響地，對着于他有着權力的未知的敵，伸出了拳頭；爲要表示那憎惡，就一塊一塊的向着平野，踢下峭壁緊邊的很大的石塊去。

## 秋的海邊

這是馬理亞·路易莎在每年秋初，出外的游玩。當她丈夫和朋友的誰一同去玩畢

亞列支，或是孚安·兌·路斯的時候，她就坐在歷經吉普斯科亞海岸各村的搭客馬車裏，在一個村莊裏下了車。

那旅行，在她，是向着戀愛的聖廟的巡禮。在那地方，是由過去的懇切的記憶，使她的心輕快起來，從虛偽的生活的焦熱，暫時得到休息的。

在那地方，在濱海諸村的一個村中的墓地，看去好像被寂寥，花朵和沈默所圍繞的山莊似的，種着絲杉和月桂的墓地裏，就永遠地躺着懇切的男人……

這天傍晚，馬理亞·路易莎一到村，就照例的住在她乳母家裏了。

給旅行弄疲倦了，趕早就躺下，但被一種亂夢所侵襲，直到黎明之前，這纔入了睡。

和一種驚嚇一同醒過來了。睜眼一看，臥房裏還連漏進來的一條光線也沒有。天一定還是沒有亮。再躺下去試試看，太多的回憶和想像，都亂七八糟的浮上心頭來，她要靜定這興奮，便跳下牀，略略整了衣，在暗中摸過去，終於摸着了窗門，推開了。

這真是像個秋天的亮星夜。紗似的，光亮的霧氣，籠罩着周圍。聽不到一個聲音，感不着一些活氣，來破這微明的幽靜的，什麼也沒有。只從遠處，傳來了緩緩的，平靜的，安穩的

大海的低聲……

村子，海，羣山——所有一切，都給已在早風中發起抖來的灰色的煙霧抹殺了。

馬理亞·路易莎一面沈思，一面凝視着遮住眼睛，不給看見遠方的不透明的濃霧，就覺到了一種平安。在暗中放大的瞳孔，逐漸的看出一點東西來，有些是輪廓也不分明的一個影，有些是海邊的沙地的白茫茫。煙霧的團塊一動彈，那些無形的各種黑影便忽而顯出來，忽而隱了去。

風是陸風，潮溼，溫暾，滿含着尖利的臭氣和由植物發散出來的蒸熱。因為時時有海氣味撲鼻而至，就知道其中還夾着海風。

曙光從煙霧的灰色薄絹裏射了出來了。於是模糊的，沒有輪廓的東西，也就分明的決定了模樣。還有村莊，吉普斯科亞海岸的許多黑色房屋的那村莊，也從牠所站着的岡子上面顯出形相來了。村中的人家，是都攢在教堂的舊塔的四近的，站着，傍晚眺了海——總是掀起着大波，喧囂着，總是氣惱的嘮叨着，噴着白沫的那北方的暗綠的海。

海岸的風景，逐漸的展了開來。在左手，可見層層疊疊的山石，那上面有一條路。右手，

是依稀的顯着海岸線。那線呈着緩緩的彎曲，一端就成爲發着黑光的巨石，完結了。這巨石，當潮水一退，就屹然露出水面，恰如在白沫的雲中游泳的海怪似的。

村莊已經醒了轉來。風運來了教堂的鐘，且又運了去。來通知黎明的禱告的幽靜而舒徐的那聲音，在帶着懊惱的微明的空中發抖。

人家的窗和門，都開開來了。農人們在從牛棚裏將牛牽到道路上。在村莊的沈默裏，聽得到的就只有一面昂着頭，敞開鼻孔，舒服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鮮的空氣，一面吼叫着公牛的聲音。

面前看着這樣肅靜的，切實的生活，澎湃的海和鐘聲，又使她在近旁感到開口說話的宗教，馬理亞·路易莎的心裏，就浸透了一種淡淡的哀愁。直到太陽的光線射進屋子裏面時，她這纔覺得氣力。自己向鏡中去一照，在兩眼裏，看見了做夢似的，含着悲哀的，柔和的表情。

她準備到外面去了。穿上帶黑的紫色衣服，戴了沒有裝飾的帽子，臉上蓋了飾着時式結子的面紗。于是就走到滿是積着黃色水的水窪的道路上。

時時遇見些肩着木棍，走在牛的前面的牛奴。牛是開着緩步，拉着軋軋發響的貨物。  
馬理亞·路易莎對於人們的招呼，一一回答着往前走。

終於走近了村莊。橫走過不見人影子的大空地，通過一個潮溼到霉黑了的石疊的小小的穹門，踏到礫石縱橫的狹窄的坡路上。這裡有幾隻露出了龍骨的半爛的船，免掉了長年的苦工，休息着。那穹門是繞着村莊的古城牆的留遺，在要石上還可見簡陋的雕像，像下有開花的野草，滋生在石塊和石塊的間隙中。

從狹路的盡處，便望見了海邊。太陽扒開了雲，霧氣由海面上升，消失在天空中，風景也跟着出色起來的，是岔湧的歡喜。

空氣越加純淨，露出蒼穹的細片來了。霧氣一收，在山腰上，就看見種着牧草的碧綠的田地中央的一家房屋，或是山毛櫸和榲樹的小林。羣山的頂上，也現出了有稜角的石頭，和幾株枝葉扶疏的細長的灌木。

海邊是熱的。馬理亞·路易莎放開步，一徑走到沙灘的邊上，在那裡的一塊石頭上，頹然坐下了。氣惱似的，輝煌着的海，頑固地在拒絕太陽的愛撫。海想用朝靄來做成陰天，

然而沒有效。光充滿着四邊，太陽的光線，已經在帶綠的波浪的怪氣而起起伏伏的皮膚上面熠熠地發閃了。

忽然間，覺得太陽好像得了加倍的勢力。海只是推廣開去，終於和水平線成了一直線，連結了起來。

從此就看見了海波湧來的模樣。有暗的，圓的，看不透那裏面的波，也有滿是泡沫的波。其中又有彷彿自銜坦白似的，使日光照着混濁的內部的波。那邊的海岬上，則怒濤打着巖石，迸散而成雨。一到岸邊，就如生病初愈的女人一般，憂鬱地，平穩地湧過來，在沙灘上鑲上一條白色的沿邊，到退去時，則在沙上留下些帶黑的海草，和在日光中發閃的淡黑色的海蜇。

早晨就像夏天的早晨。但從海的顏色裏，風的歎息裏，以及孤獨的漠然的微語裏，馬理亞·路易莎都覺着了秋聲。海將那偉大中的漠然的情緒，含在波浪裏送與她了。合着海的律動和節奏，她的思想的律動，就和記憶一起，招致了戀愛的回憶來。

兩個人就只有兩個，也不談，也不想，也不整理思路，只是久久的茫然的躺在海邊的

沙上，那時的幻影，恰如波浪似的，一步一步的漂來，將她的精神，和生息在波浪，煙霧，大海裏的那精神，鎔合起來了。

就在這地方，她和他認識了。那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唉，已經是過了十年了！最初是對於他的病體的同情。而在聽他說話，和他說話的時候，她卻連靈魂的最深處也發了抖。原是冷人的她，覺得戀慕的難以抑制了。不以石女為意的她，覺得羨慕有個孩子了。

常常是只有兩個人，眺望着通紅的太陽沈在水平線的那邊，海被深紅的反照所鼓動的那惱人的八月的薄暮。一覺到這反映在自己們的心裏，兩人的神經就都爲了炎炎的欲情而抽搐了。

過去了的十年！唉，那十年！她所最悲哀的，大概就是這一事罷。她在未來之中，看着老後生活的灰色的太空——慘淡。

自此以後，十年也過去了！那時候，她是廿八歲！

新的春和夏，總該是年年會得轉來的——她成了絕望的心情，想——對着從無涯的那邊，湧來了波濤，而咆哮着的大海，在那麼樣通紅的薄暮裏，在那麼樣的星夜裏，新的



心的新戀愛和新幻想，總該會抽起芽來的……而這我，卻怕要像一閃即滅的水泡那樣，一去不返的罷。

馬理亞·路易莎凝眺着寂寞的，悲涼的海邊。于是大洋的茫然的情緒，就從歎息于蒼白的秋天之下的海裏，來到她的心中，將一看見身體衰頹時，便會覺得的憂鬱，越加擴充開去了。

### 一個管墳人的故事

一出村子，就看見路的左手，有一家很舊的平房。在那潮溼到發黑了的牆壁上，威風凜凜的顯出幾個黑字，寫着「勃拉希陀葡萄酒店」的店號。

這寫字的藝術家，單是每一個字都用了時行的筆法還不滿足，還要畫一點什麼畫。于是在店門的門楣上，就畫了一匹大公雞，腳踏給流矢射通了的心臟，拍着翅子。這是神



祕透頂的形象，我們至今還不明白那意思。

店門裏面的前廳上，兩邊也都堆起酒桶來，弄得狹到只在中間剩下一條窄窄的走路。再進去就是店面，也不僅僅是酒場，還賣咖啡，賣烟，賣紙，別的還有好幾樣。後門口呢，葡萄架下放著幾張桌子，一到禮拜天的午後，酒神崇拜家們便聚到這里來，喝酒，玩九柱戲。信仰美神的人物也常到的，爲的是要用除煩解熱的黑莓，消掉他的情火。

酒店的主婦富斯多，倘不是拿一個又懶惰，又浪費的搗亂的破落戶做男人，怕是早已發了財了。

那男人，不但和她在發賣的上等次等的各種酒，都有極好的交情，而且還有種馬的多產能力的。

「喂，亞拉耶·勃拉希陀，」他的朋友說，「真糟！你這里，又是這個了！你究竟是在怎麼弄的呀……」

「怎麼弄的，又有什麼法子呢，」他回答說。「娘兒們這東西，就像豬囉一樣的。譬如她……只要用鼻子嗅一下，那就什麼了……只要我脫下短褲，掛在眠牀的鐵欄干上，就

會大起來。就會田地好，種子好，時候好……」

「酒鬼！豬囉！」女人聽到了他的話，便叫起來。「少說廢話，出去做點事罷！」

「出去做點事？放屁，第二句話，就是做點事。娘兒們說的話，真古怪！」

正月裏的有一天，爛醉着走的勃拉希陀掉在河裏了。朋友們拉了他上來，沒有給淹死，但回家之後，因為不舒服，只好躺下。兩面的肺都生了肺炎了。他躺着，唱着他所知道的一點五八調。但是，有一天的早晨，打小鼓的來到酒店裏的時候，他終於叫了起來：

「覺明，對不起，肯給我拿笛子和小鼓來麼？」

「好的，來了。」

覺明拿了笛子和小鼓來。因為他和勃拉希陀是很要好的。

「打什麼呢？」打小鼓的問。

「打奧萊斯克調，」勃拉希陀說。然而正在亂打之間，他忽然回過頭來，道，「喂，覺明，立刻跳到收場，到收場。我也要收場了。」

勃拉希陀轉臉對了牆壁；於是，死掉了。

第二天，管墳人巴提給他那朋友掘了一個三尺深的，很像樣的，很容易掘好的坑。懷孕的酒店主婦管理着七個小孩子，在發煩。酒店是靠着死掉的男人的朋友的照管，仍舊做賣買。

這些朋友們裏面，最熟的是巴提賽拉，就是大家叫他「地獄的巴提」的漢子。這巴提，假使他沒有那麼胖，是一定見得是一個長條子的。他從後面看，是方的，從前面看，是圓的，從旁邊看，卻是簡直像一個妖精的三角形。子子細細的刮光了的那臉，是紅色和紫色之間的顏色。小小的快活的眼，圍着厚皮厚肉的眼眶。鼻子呢，可是不能不說，並非希臘式。但是，假如沒有那麼胖，那麼闊，那麼紅，那是一定見得很漂亮的罷。他的嘴裏是沒有牙齒的。但是，他那因為陽氣的微笑而半開的嘴唇，剛剛合式的盤一般的大帽子，卻連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有着難言之妙的事物。

壞話專門家和永久的酷評家們，都說巴提的青年時代是萬分放蕩的。猜他在敷設北部鐵路的那時候，兩手拿着粗笨的石弩，在里阿哈那里做路劫的也有，然而說他一定是越獄犯，以及說他做過海盜船上的水手的卻也有。推測而又推測的結果，竟也有以為

巴提的自願去做管墳人，是爲了要從孩子的死屍裏提煉黃油之故的了。然而，我們爲保全「事實」的名譽起見，應該在這里聲明，就是這樣的推測，全都沒有證據。

巴提到亞美利加去混了多年之後，回來一看，只見他的地產，就是祖遺的山腰上的地面的一部份，已經變了墳地了。村子裏，是都說巴提已經死了的。村會看見巴提咬定着自己的所有權，就想買收這地面，但是巴提不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只說，倘若條件是給他做管墳人，並且許他在墳地的泥牆的一角上，造一所拿着無邊帽和烟斗去住的小屋，那就不妨讓出祖遺的地面來。

這提議被接受了。巴提就造起小屋子，住在那里，去管墳去了。死人們對於巴提的給他們照顧自己們的墳墓，恐怕也不會傷心的罷。因爲他是用芳香的草木，美麗的花朵裝飾了墳地的。

善良的巴提雖然這樣的盡心，但村人們却總當他是要落地獄的腳色。這只因爲兩件事：其一，是禮拜日往往忘記了去聽彌撒；又其一，是聽村裏的牧師讚美上帝的時候，他使着眼色，說道，「遏薩古那·拉古那。」（註一）

村人們將這「遏薩古那·拉古那」的話當作惡意，心裏想：巴提這東西，誠實的地方固然是有的，但卻會用了針對的話來損人。這話，是說牧師在附近的一個村莊中，養下三個孩子了。

人們對於巴提所抱的恐怖，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於母親們爲要恐嚇孩子的緣故，就說，「小寶寶，哭下去，地獄的巴提要來帶你去哩。」

村裏的老爺們是看不起巴提的。以學者自許的藥店主，自以爲在將他嘲弄。

巴提和一個年青醫生很要好。醫生去施行屍體解剖的時候，管墳人就做幫手。倘有什麼好事之徒，走近解剖臺去，顯出恐怖和嫌惡的表情，巴提便向醫生使一個眼色，恰像是在對他說：「這傢伙沒有懂得奧妙，喫了驚了……哼……哼……」

人們對他的評論，巴提幾乎全不放在他心上，只要在富斯多的酒店裏奉行着天語，他就滿足了。恭聽這天語的人們，是村中惟一的自由主義者的清道夫；不去給人代理的時候，就做麻鞋的助理理事；拿着夜膳和酒壺一把，走進酒店去的，先前的學校教員堂。

（註一）這是歐司珂語，「喂，好正經」的意思。

拉蒙；照例的打小鼓人；義倉的職員；還有另外的幾個。巴提的話，將他們吸住了。

他講完魂靈，說道：『這樣的東西，誰也不會出驚的，過來克（電氣）呀』的時候，聽着的人就大家互看臉色，彷彿在考查別人可會懂得這書句的深遠的意思似的。

巴提知道着種種的書句。連名人也未必全知道呢，他却疊連的吐出嚇退息波克拉第斯（註二）的警句來。他的哲學，是盡于下面的幾句的，曰：『人，就是像草的東西。生了下來，就不過是生了下來。有開紅花的草，也有黃的。所以，人也有好人，有壞人。然而，成爲酒鬼的人，那是生成要成酒鬼的。』

他往往用水溼一溼嘴唇。于是彷彿被那水的強烈，喫了一嚇似的，立刻一口喝乾了白蘭地。這是因爲這管填人，使人在小杯裏倒水，大杯裏倒酒的。是純然的惡作劇。

隨機應變的對付，巴提是一方之雄。有一天，以美男子自居的有錢的礦師，講着自己的本領：

「我的孩子，在渥拉薩巴爾村一個，斯畢亞烏來村一個，喀斯台爾村一個……」

「如果你的太太生下來的孩子也是你的種子，那你的本領就更大了。」巴提像哲學家似的說。

當巴提用烟斗的烟烘熱着紅鼻子，——一面講着在美洲的他的冒險談的時候，他的話，是伴着絕叫和哄笑的合唱的。

在美洲的巴提的冒險談，真也很有味。他做過賭客，商人，牲口販子，兵，以及別的種種。當兵的時候，勢至于活活的烤死了多少個印第安人。但巴提的真的惹人之處，卻是講那對於黑人，山疇（註三），謨拉忒（註四），黃種人的女人的戀愛的冒險。他的戀愛，是無須誇大，可以說涉及半音階全部的女性的。

酒店主婦是很任性的，所以生了第八個孩子之後的第二天，便離了牀，行若無事的勞動着。但到夜，卻發起熱來，只得又躺在牀上。後來看定了那是產褥熱，隨後就被送到墳

（註三）黑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原譯者。

（註四）白人與黑人的混血兒——原譯者。



地裏去了。這主婦，是很會拖欠的。爲了這，酒店只好盤給人，八個孩子便站在街頭了。

「那孩子，總得想點什麼辦法，」村長說。他要人們聽不出他的跋司珂口音，幾乎是用安達細亞語來說的。

「那些孩子們，總得給想一點什麼辦法纔好。」牧師翻起眼睛，看着天，用了柔順的聲音，低語着。

「對呵，對呵，那些孩子們，總得給想一點什麼辦法的。」藥店主人決然的說。

「都是小的……做好事，」村公署的書記加添道。

日子迅速的過去了。已經有了好幾個禮拜。最大的女兒到郵差家裏去做事，安頓了。吸奶的孩子是釘蹄鐵人家的老婆，勉強強強的養着。

其餘的六個，覺明，襄提，馬蒂涅角，荷仙，馬理，喀斯波爾，卻是赤了腳在路上跑，討着飯。有一天早上，管墳人趕了一輛馬拉的小車，到村裏來了，將六個孩子都放在那上面，自己抱回了吸奶的孩子，統統拉到墳地上的自己家裏去了。中途還在藥店裏給吸奶的孩子買了一個哺乳瓶。



「假好人。」村長說。

「昏蛋！」藥店主人低聲自語道。

牧師不忍看見這樣的悲慘，翻上眼睛，向着天。

「不久就會拋掉的罷，」書記說。

巴提沒有拋掉了他們。並且把他們養得很出色。喫口多起來，連自己心愛的白蘭地也戒掉了。然而，可歎的是竟弄得神聖的墳地上到處是蔬菜。村子裏現在已經造好了市場，巴提就託那住在墳地近旁的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捲心菜和朝鮮薊送到市場去。

巴提的朋友在發賣的捲心菜，是出在墳地上的，但在市場裏，卻以為味道厚，入口軟，很得着稱讚。自己毫不介意的喫着祖父和祖母的爛了的血肉，買菜的人們是夢裏也想不到的。

馬理喬

新聞是一傳十，十傳百，叫作愛忒拉的小屋子的主婦馬理喬，產後半個月，就生了希奇古怪的毛病了。忽而發着出奇的大聲，哈哈的笑，忽而又非常傷心似的啼哭，聲嘶的叫喊起來了。

人們大抵說，這是有惡鬼進了她的身體裏面的。但也有人說，卻因為會有一個古怪的男人，路過馬理喬的住家旁邊，看見了她，就使用了毒眼的緣故。

近地的人們的好奇心都到了極度，一聚集，一遇到，就總是談論着這故事。有說最好是通知牧師去的，也有以為不如去請那不是乞丐，也不是巫婆的吉迫希姥姥的。這吉迫希姥姥因為善能解除人和動物被誰釘看了的毒眼，所以有名得很。

有一天，近地的兩個姑娘去看病人，受了極強的印象，兩個都一樣的哭哭笑笑起來了。因為這緣由，首先的辦法是通知村裏的牧師去。牧師就被除了那屋子，其次是做驅邪的法事，教惡鬼退出牠所附的女人的肉體。然而，那法術卻什麼效驗也不見有。於是乎這回就叫了那吉迫希女人來了。

這吉迫希女人一得通知，立刻就到，走進家裏去。她開手來準備。先用袋布縫好一個

枕，裝滿了麩皮。其次是用枯枝五六枝，拗斷了，做了兩個火把。

夜半子時，她走進病人躺着的屋子裏，漫不管病人的罵和哭，把她綑住在牀上了。

立刻把兩個火把點了火，口中念念有詞，教馬理喬的頭枕在麩枕上。咒語一停，便把鹽塊硬教病人喫下去。但是，忽而又低低的念起「東方三賢王」的尊號來……

到第二天，馬理喬的病爽然若失了。

過了一禮拜，一向憎惡馬理喬的她婆婆，卻又對她吹進了可怕的憂愁。那婆婆顯着莫名其妙的微笑，說，馬理喬的全愈，是因為將那鬼怪移到她兒子，長子身上去了，那孩子的無精打采，就爲了這緣故。而且，這是真的。

先前非常可愛的那孩子，近幾天忽而成了青白的，很青白的臉，不再有活潑的笑了。有一夜，孩子被母親抱着躺在她膝上，就開着眼睛，冷了下去。一匹漆黑的飛虻，在孩子身邊團團的飛着……

母親不住的搖他。然而並不醒，她於是裹上外套，跨出門，順着狹路，走向那乞食姥姥家去了。

天已經在發亮。淡白的一塊雲，溶在天空的帶青的碧色裏面了。

溫暾的，無力的太陽，開始照射了開淡黃花的有刺的金雀枝，和滿是枯掉的微紅的  
郎機草的羣峯。

馬理喬停在山頂上，歇一回。冷風吹得她慄慄的發抖……

姥姥的家在一處窪地裏。這原是舊屋子，曾經遭了火，那吉迫希女人慢慢地修繕好了的。馬理喬不叫門，一徑走進裏面去。由爐子的火光，可見不過五六尺寬的內部。屋子的上側，在填高的泥地上，有一張牀。兩側的牆壁，是用橫木代着櫃子，上面放着檢來的無數的廢物。沒柄的水壺，破了的鐵釜，無底的沙鍋，都依照大小，分列在那里。

爐子旁邊，乞食姥姥正和一個很老的，彎腰曲背的，白頭髮的蹣跚漢子在談天。

「你麼？」她一看見馬理喬，便沙聲的問道，「到這里來幹什麼的？」

「要你看一看這孩子。」

「已經死了。」吉迫希凝視了孩子之後，說。

「不，睡着的。要怎麼辦，纔會醒過來呢？」

「說是死了，就是死了的了。但是，要是什麼，我給煎起七草湯來罷。」

「莫，吉迫希，」那時候，老人開口了。「你做的那事，是什麼用也沒有的。唉，大嫂，如果，要你的兒子醒過來，」他向着馬理喬，用那在白眉毛下發光的灰色眼睛看定她，接着說，「方法可只有一個。那就是到近來家裏毫無什麼不幸的人家去，求他們給你住一宿去罷，去找這樣的人家去罷。」

馬理喬抱着孩子，出去了。不多久，便走遍了四近的人家。這一家是父親剛剛斷氣；那一家是兒子害着肺病，從兵營裏成了廢人回來，只有兩個月壽命了。這地方，是適值死了母親，剩下五個沒人照管的孩子；那地方，是病人正要送到首都的養老院去了。因為兄弟們雖然生活得很舒適，但說肯收留的是沒有的。

馬理喬從山村到郊外，從郊外到市鎮。信步走去，遍問了各色的市鎮。無論到那里，都充滿着哀傷，無論到那里，都瀰漫着悲歎。無論那一郊，那一市，都成着大病院，滿是發着瘋狂般的聲音呻吟着的病人們。

沒法子來施用老人所教的法子。無論到那里，都有不幸在。無論到那里，都有疾病在。

無論到那里去一看，都有死亡在。

是的。沒有法子想。抱着悲苦的心活下去，是必要的。只好帶着哀傷和悲痛，作爲生存的伴侶。

馬理喬哭了。哭得很長久。於是懷着擾亂的絕望，回到她丈夫身邊過活去了。

## 往診之夜

那一夜的記憶爲什麼會在腦子裏印得這麼深，連自己也不明白。從鄰村的醫生送來了通知，教我去做一種手術的幫手。這通知，我是在有一天的傍晚，淒清的昏暗的秋天的傍晚接到的。

低垂的雲慢慢地散開之後，就成了不停的小雨，在落盡了葉子的樹木的枝梢上，掉下水晶一般的眼淚來。

汗黑的牆壁的人家，籠在烟霧裏，看去好像是擴大了。一陣烈風，吹開那下着的雨的

時候，就如拉開了戲臺上的帳幕一樣，顯出了比戶的人家。從各家的烟通裏徐徐逃出的炊煙，都消失在籠罩一切的灰色的空氣裏。

前來接我的山裏人走在前頭，我們兩個人都開始上了山路。我所騎坐的很老的馬，總是踢踢絆絆的。道路時時分成岔路，變了很小很小的山路，有時並且沒有了路，走到那點綴着實麥答里斯的紫色掛鐘的枯黃的平原上。當橫走過一坐山下的大波似的連續的丘陵的時候，小路也起伏起來。那丘陵，在地球比現在還要年青，只是從星雲裏分出了來的流體時，恐怕是實在的波浪的罷。

天色暗下來了。我們仍舊向前走。我的引路人在燈籠裏點起了火來。

時時，有割着飼牛的草的山裏人在唱歌，這跋司珂的一個歌，就打破了周圍的嚴重的沈默。路已經到了部落的屬地邊。村子臨近了。遠遠地望見牠在一座岡子上。閃爍在許多人家的昏黃中的二三燈影，是村子的活着的記號。我們進了村，還是向前走。那人家還在前面的小路的拐角上。藏在多年的槲樹，肥大的橡樹，有着妖怪似的臂膊和銀色的皮膚的山毛櫸樹這些樹木裏。斜視着道路，彷彿慚愧牠自己的破爛，躲了起來似的。



我走進了那人家的廚房。一個老女人將男孩子放在搖籃裏，在搖他。

「別的先生在樓上，」她對我說。

我由扶梯走向樓上去了。從門對穀倉的一間屋子中，透出聲嘶的，絕望的呻吟，和按時的lay, eni的叫喊。這聲音雖然有時強，有時弱，但總是連續不斷的。

我去一敲，同事的醫生就來開了門。屋子的天井上，掛着編了起來的玉蜀黍。用石灰刷白的牆壁上，看見兩幅著色石版的圖畫，一幅是基督像，還有一幅是聖母。一個男人坐在箱子上，不出聲的哭着。臥牀上面，是已經無力呻吟的，青白色臉的女人，緊靠着她的母親……風從窗縫裏絕無顧忌的吹進來。而在夜的靜寂中，還響亮的傳來了牛吼。

我的同事告訴我產婦的情形。我們就離開屋角，用了嚴重的，真摯的態度，說出彼此的無智來，一面也想着但願能够救得這產婦的性命。

我們準備了。教女人躺在牀上……那母親怕敢看，逃走了……

我用熱水溫了鉗子，去遞給同事的醫生。他將器械的一面，順當的插進去了；但還有一面，卻好容易纔能够插進去。於是收緊了器械。這就發出了“lay, ay, ay!”……”的



聲音，苦痛的叫喚，狂亂的罵詈，吱吱作響的咬牙……後來，那醫生滿頭流汗，發着抖，使了一種神經性努力，略停了一下。接着就聽到了又尖又響的撕裂東西一般的叫聲。

殉難完畢了。那女人成了母親了。於是忘掉了自己的苦痛，傷心的問我道：

「死掉了罷？」

「沒有，沒有。」我對她說。

我用兩手接來的那一塊肉，活着，呼吸着。不久，嬰兒使用尖利的聲音哭叫了起來。

“*! ay, ené!*” 那母親用了先前表示自己的苦痛的一樣的句子，包括了自己的  
一切幸福，輕輕地說……

守候了許多時光之後，我們兩個醫生就都離開了那人家。雨已經停止了。夜氣是潮溼，微溫。從黑色的細長的雲間，露出月亮來，用青白的光線，照在附近的山上。大黑雲一片片的經過天空中。風撲着樹林，呼嘯着，好像從遠處聽着大海似的。

同事的醫生和我，談了一些村裏的生活。彼此又談了一些彷彿光的焦點一般，顯在我們心裏的馬德里的事情，以及我們的悲哀和歡喜。

到了路的轉角的時候，我們要分路了。

「再見！」他對我說。

「再見！」我對他說。於是兩個人像老朋友似的，誠懇的握一握手，別散了。

## 善 根

山上滿是堆高的黑沈沈的礦渣。到處看見倒掉的礦洞的進口，也有白掘了的礦洞。含鉛的水，使植物統統枯槁了。柵樹和橡樹曾經生得很是茂盛的森林故蹟上，只剩了一片礮確的荒場。這是蕭條而使人傷心的情景。

礦渣之間，連一株郎機草，或是瘦長的有刺的金雀枝也不見生長。樹木全無，只有妖怪一般伸着臂膊，冷淡的屹立着的大索子的木樁，排在地面上。

山頂上有一片手掌似的平坦的大地面，這里就設立着「礦山辦事處。」那是一所古舊的堅牢的石造房屋，有着窺探的小洞和鐵格子的窗門，這就很有些像監獄。

「礦山辦事處」正對面，可以望見泥磚造成的礦工們的小屋。是不乾淨，不像樣的平房，窗洞做得很小，好像建造的時候，連空氣也加以節省了的一般。「礦山辦事處」裏面，住着「拉·普來比勳礦務公司」的經理。他是一個從頭到腳，全是事業家模樣的人，關於他先前的履歷，卻是誰也不知道。年紀已經大了，却染了鬍子和頭髮，儼乎其然的，徹骨是流氓式的傢伙。他的很大的虛榮心，是在自以爲是一個了不得的情郎。因爲要博得這樣的名聲，並且維持下去，便拉了一個從馬德里近邊弄來的婊子，同住在一起。而且由安達細亞人式的空想，他還當她原是大家閨秀，因爲實在愛他不過，終於撇下親兄弟，跟了他來的。

虛榮極大的這男人，雖然天生的胡塗，卻又石頭一般的頑固。使那些手下的礦工們，拚命做工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從還沒有因爲中了鉛毒，萎縮下去的他們的筋肉，榨取那掘出礦石，打碎礦石的氣力來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每當早上六點鐘和晚上六點的兩回換班的時候，他是一定去監督的，看可有誰不

去做工的沒有。爲號的喇叭一響，鉛色臉的瘦削的礦工們就走上礦洞來。那裏面，在發抖的也有。個個是駝着背，垂着頭。他們幾個人一團，走過舊的坡面，跑到山頂的平地上，進了各自的小屋，喫東西，歇息去了。停了一會，就有別一羣礦工們，由別的小屋子裏出來，於是鑽進礦山的底裏去。

少年們在做將礦石裝在籠裏，頂着搬運的勞動。女人們是從早到晚，從遠遠的山上，運了柴薪來。

骯髒的，衣服破爛的，半裸體的孩子們，在家家的門口吵鬧着玩耍。孚利亞——由一個男人的胡塗，竟至于升爲太太了的都會的婊子——卻和這悲慘的氛圍氣漠不相關。穿着菲薄的輕飄飄的衣服，帶了侍女，不開心似的在「礦山辦事處」前面閒逛，一面用輕蔑的態度對付着礦工們的招呼，像女王之于臣下一樣。

對於礦工們，她頭也不回。也不想認識他們的臉。以前，是給男人們儘量的作踐了的。現在卻翻過來，輪到她來作踐男人們了。

「就是婊子，心也有好的。但是她，卻是天下第一個壞貨。」連給她自己使用着的侍

女也這麼說。別人看來也一樣，是壞心思的娘兒，是沒人氣的妖怪。

這年春天，緊鄰的村子上發生了天然痘。是一個鑿孔工人帶來的，忽而傳染開去了。在孩子們中間更厲害，幾乎個個傳染到。人家的門口玩着的，衣服破爛的骯髒的孩子隊，早已那里都看不見了。

這事件，也進了孚利亞的耳朵。因為礦工們的代表來訪問了她，將一封信，託她寄給。其時沒有在家的經理。他們想知道，爲了充作對付傳染病的費用，能否豫支半個月工錢。她鬆脆的拒絕了：

「這樣的托辭，還瞞得過這我麼！不要臉的流氓們要喝酒，就總在想要錢。看孩子們卻像小狗一樣。」

一天裏，兩個孩子死掉了。到第二天，並沒有人去邀請，然而隣村的醫生跑來了。孚利亞從窗子裏看見他的來到。醫生騎着黑白夾雜的馬。是一個短小的，臉色淡黑，生着絡腮鬍子，舉動非常活潑的人。他將馬繫在「礦山辦事處」的一根鐵格子上，便趕緊去看病。孚利亞被好奇心所驅使，就下了樓，打開窗門，偷偷的站在格子後。過了半點鐘，她聽到了

醫生的強有力的堅決的聲音，和停了好久，這纔回答醫生的小頭目的聲音。

「真太不管了，」醫生說。「這樣下去，孩子們就只有死，像臭蟲一樣。可憐，把他們待得這樣壞。一張牀上睡着兩三個，是看也看不過去的慘狀呵！」

小頭目低聲的說明了經理的不在，以及把信寄給公司了，卻沒有回信來……

「那麼，在這裡，可以商議一下的人竟一個也沒有麼？」醫生回問說。「這辦事處裏，沒有經理的太太呀，或是姨太太之類住在裏面麼？」

「不，有是有的。」小頭目說。「但是，是一個壞女人，一點也商量不來的。」

孚利亞不願意聽下去了。氣得滿臉通紅，像發了瘋一樣，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想好了趕出小頭目的種種的計策。惱得在家具上面出氣。於是傷心的哭起來了。想到那不認識的醫生對於自己所抱的成見，總是放心不下，就眼淚汪汪的哭了一整天。

第二天早晨，孚利亞就換上不大惹眼的裝束，去訪問礦工們的住家。看見了她，覺得很是駭然的女人們，便請她走進光線空氣，全都不够的狹窄的屋裏去。悲慘和催人作嘔的含着惡臭的悶氣，充滿在所有空氣中，尤其刺鼻的是從天花病人的身上發散出來的。

尖利的，焦麪包一般的氣味。

在汙穢的臥榻上，看見生病的孩子們和恢復期的孩子們，還有健康的孩子們，都亂躺在一起。和衣睡在地板上的父親們，是大開着口，打着野獸一般的眠鼾。

有一家裏，有一個紅頭髮的很可愛的女孩子，滿臉痘痂，一看見孚利亞，便伸出細瘦的臂膊來了。孚利亞抱起她來，放在膝上搖着，不管會傳染，在她那到處膿疱的通紅的額上吻了一下。這是從她心裏覺醒過來了的神祕的接吻，就如使罪人化爲聖徒的那個接吻似的。

訪問完畢之後，她發見了充滿着對於萬物萬人的哀矜之情的自己的心了。她想將孩子們搬到「礦山辦事處」裏去，並且加以看護。

終於照樣實行了。許多禮拜，她看護他們，弄乾淨他們的身體。爲了行善這一種無盡的渴仰，爲了對於受苦的人之子的深大的母性愛，她犧牲了自己，連夜裏也不睡了。

丈夫回來的時候，兩人之間就發生了可怕的爭論。那男人達了憤怒的絕頂，教立刻將那些小鬼從這里趕走。孚利亞安靜地，然而堅決地反對了。他舉起手來。但在她那黑眼



睛裏看出了一種奇怪的東西，使他不知不覺的收回了自己的手。他什麼也不說。對於這事，他不再開口了。於是孩子們就到全愈爲止，依然都住在「礦山辦事處。」

孚利亞後來還是常去訪問礦工們。竭力要除去所見的悲慘。逼着他減低那公賣的又壞又貴的物品，增加礦工的工錢。

「但是，喂，」他說，「這麼辦，公司怕要說話的哩。」

「但是，這不是好事麼？」她回答道。

他屈服了。雖然明知道自己的地位漸漸有了危險，但對於她那熱情的話屈服了。

人們知道他年老，他也毫不介意了。不再去染頭髮和鬍子。而白髮卻在他臉上給了一種沈靜與平和。

不久，礦工們也放肆起來。經理已經失掉了足以壓住他們的強橫的能力。公司對於他的管理法，很不滿意的傳聞，也聽到了。然而，被同胞愛的奔流所捲，竟至完全失去了做實務底人物的本能的他，卻雖然覺得自己的沒落已在目前，也還是照常的做下去。

有一晚，是黃昏時分，忽然從公司的總經理來了一個通告，是對於經理的胡鬧的寬



大的辦法的。其中說，他的職務的後任已經派定，教他立刻辭職，將辦事處交出去。

他和孚利亞都並不喫驚。兩人和黑夜一同走出了「礦山辦事處」。他們大概是相信天命，攜着手，下了山，站在街頭了。

墮落女子和老冒險家，覺醒了同胞愛的這兩個人，現在是向着昏暗的，寂靜的，淒清的平野，在雕着星星的黑的天空下，走着，去尋未知的運命去了。

### 小客棧

坐了火車，旅行北方諸州的時候，諸君曾在黑沈沈的小村的盡頭，見過站在冷街角上的灰黑色的粗陋的屋子的罷？

諸君也會覺得，那屋子前面，停着搭客馬車，大門開着，點着燈，門裏的寬闊的一間，像是雜貨店，或者酒店的样子罷？

諸君以為這屋子是村裏的小客棧，正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對於住在這荒僻之處

的可憐的人們，從諸君的心底裏，恐怕會生出一種同情來的罷？

小客棧的人們走到街上，望着火車，悲哀地目送牠跑過，搖着手巾，表示了親愛了罷？表着的和留着的來比一比，好像是飛快的走過去的有福氣。但是，恐怕倒是留着的算有福氣的。

慌急慌忙的，一下子鬧到都會的混雜裏面去的人，是不知道我們跋司珂諸州的小客棧的。不知道地上的最懇切，最有情的小客棧的。

用自己的腳，走過了世界的諸君；討飯的，趕集的，叫賣的，變把戲的諸君；除自己的腳所踏的地面之外，沒有祖國的諸君；除自己肩膀所背着走路的东西之外，沒有財產的下流的諸君；除美麗的自然和大野之外，一無所愛的放浪行子諸君！怎麼樣？我說的不是真話麼？坦白的說來罷，我們這里的小客棧，不是這世界上的最可親，最質樸的地方，世界中的最好的地方麼？在荒涼到不成樣子的曠野上，在不祥的惡夢似的風景中，確也有蕭條，陰鬱的小客棧的。但是，大部份卻很快活，和氣的在微笑。那窗戶，就像十分慈愛地凝視着諸君的一般。

坐着烏黑的火車，連自己經過什麼地方也不大看的，跑過野坂的不幸的人們，急于捲進大都會的旋風裏面去的不幸的人們，是受不着人生最暢快的，千金難買的印象的。這便是在馬車裏搖着，走過長路之後，到了小客棧時候的印象，唉，這就是的！

千金難買！只有這，纔是和那一瞬間相稱的惟一的話。諸君在搭客馬車裏，坐了好幾個鐘頭了。雨在下着。灰色的情景，罩着冬天的精光的地面。搭客馬車在落盡了葉子的列樹之間，沿着滿是乾枯的帶刺金雀枝和叢莽的山腰上的，給漲水弄渾了的溪水的岸上往前走，前面卻總是隱在煙霧中的許多黃色水窪的道路。

諸君因為冷，有些渴睡，朦朧起來了。想睡一下，做了各種心裏想到的姿勢，然而終於睡不着。掛在馬頸子上的鈴的單調的聲音，不斷的在耳邊作響。冷，餓，渴睡，這些意識，竟無法使牠消除。

這道路，彷彿是無論怎麼走，也總是走不完似的。隔着車窗的昏暗的玻璃所看見的羣山，人家，急流，站在十字街口的淒涼的小屋子，都已剩在後面的了，但彷彿又慕着馬車，跟了上來似的。

走進了一個村子裏。馬車的輪子，在街路的凸凹的鋪石上，礫礫格格的跳起來。「總算到了罷？」自言自語着，從窗口望出去。但是馬夫不下來。將一包信件拋給一個男人，一隻箱子交給一個女人之後，又拿鞭子一揮，馬車就仍在鋪石路的礫石之間震動起來，慢慢的轉出那滿是水窪的街路上去了。

萬分厭倦了之後，渴睡漸漸的牽合了眼睛，大家真覺得這道路是走不完的了的時候，馬車卻停下來了。還看見馬夫從座臺跳在道路上。

到了。坐客都困倦不堪，連提皮包的力氣也幾乎沒有了，彎着腰，從馬車上走下。走進小客棧裏去。

「請到這邊來……請……這邊……東西立刻就送到諸位的屋子裏面去。」從客人那里接去了外套和行李。還問客人可要到廚房裏去烘火。

諸君就走進廚房裏。於是開初，是煙眯了眼睛。

「爐子不大靈，況且，風也真大。」就這麼說。

但是，誰管這些呢？

于是，看出了諸君是講跋司珂話的那姥姥，就極和氣地在火旁邊給諸君安排起坐位來。諸君的夜膳也在準備了，當諸君正在烘腳的時候，那頭上包着布的鷹嘴鼻的姥姥，就將自己年青時，還是五十年以前，在村裏的牧師府上做侍女時候的一些無頭無緒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想起各樣的事情來，就露出孩子一般的沒有牙齒的齒齦，微微一笑。

這之際，客棧的主婦正在忙碌的做事。主人是和三個人，在和椅子一樣高低的桌上玩紙牌。四個人都顯著嚴重的，認真的臉相，只將沾滿手汗的磨破了的紙牌一回一回的玩下去。隔開一定的工夫，就是接着的「哪，押了」和「好來罷」彼此兩班的紅和白的豆子，便增加了數目。

火旁邊，是幾乎在這小客棧裏喫白食的，懶惰漢，詩人而兼教堂的歌手，也是村裏的趣人和打鱒魚的獵戶在談天。那人自己聲明過，是打鱒魚的獵戶，卻不是漁人。爲什麼呢，就因爲捉鱒魚是用火鎗的。兩個人許多工夫，專心的講着關於鮭魚，水獺，野豬，刺猬的習性的尤長而神祕的談話。

「諸位是在這里用呢，還是請到食堂裏去呢？」客棧的主婦將諸君當作闊人，至少，

是店鋪的推銷員那樣，問。

「這裡就好，這裡就好。」

於是鋪着白布的小桌子擺起來了。接着就搬出晚膳來，供奔走的是叫作瑪吉里那，或是伊涅契的，臉色紅潤的有點漂亮的姑娘。

大喫一通熟食。麪包呢，自然沒有福耳蒲爾·散求爾曼公爵那麼斯文的，就向果醬裏面醃。還將匙子直接伸進沙鍋去。這幾樣花樣，恐怕在高貴的大旅館裏是看不見的罷。諸君喫得一點不剩了。酒也多喝了一點。當瑪吉里那來倒大慈大悲的白蘭地酒時，便對她開幾句玩笑，說是漂亮得很呀，或是什麼。於是她看着諸君的閃閃的眼睛和紅鼻子，發出愉快的，響亮的聲音，笑了起來。

晚膳完後，就上樓去睡覺。那是一間狹小的臥房，幾乎給一張鋪着四五副被褥的大木榻獨霸了。爬上那塔一般高的木榻，鑽進發着草氣息的墊被間，聽着屋頂滴瀝的雨聲，呼呼作吼的風聲，就不知怎地，自然心氣和平起來，總是深覺得有個慈善的天父在上，只爲了要將綿軟的眼牀，放在各處的小客棧裏，將富于滋養的晚膳，給與可憐的旅人，常在

苦心焦思，就令人竟至于眼睛裏要淌出淚水來了。

### 手風琴頌

有一個禮拜天的傍晚，諸君在亢秦勃利亞海的什麼地方的冷靜的小港口，沒有見過黑色雙桅船的艙面，或是舊式海船上，有三四個戴着無邊帽的人們，一動不動的傾聽着一個練習水手用了舊的手風琴拉出來的曲子麼？

黃昏時分，在海裏面，對着一望無涯的水平線，總是反反覆覆的那感傷的旋律，雖然不知道爲什麼，然而引起一種嚴肅的悲哀的。

舊的樂器，有時失了聲音，好像哮喘病人的喘息。有時是一個船夫低聲的和唱起來。有時候，則是剛要湧上跳板，卻又發一聲響，退回去了的波浪，將琴聲，人聲，全都消掉了。然而，那聲音仍復起來，用平凡的旋律和人人知道的歌，打破了平穩的寂寞的休息日的沈默。



當村莊上的老爺們漫步了回來的時候；鄉下的青年們比賽完打球，廣場上的跳舞愈加熱鬧，小酒店和蘋果酒排間裏坐滿了客人的時候；潮溼得發黑了的人家的簷下，疲倦似的電燈發起光來，裹着毯子的老女人們做着念珠祈禱，或是九日朝山的時候，在黑色雙桅船，或者裝着水門汀的舊式海船上，手風琴就將悲涼的，平凡到誰都知道的，悠揚的旋律，陸續地拋在黃昏的沈默的空氣中。

唉，那民衆式的，從不很風流的樂器的肺裏漏出來的疲乏的聲音，彷彿要死似的聲音所含有的無窮的悲哀呵！

這聲音，是說明着恰如人生一樣地單調的東西；既不華麗，也不高貴，也非古風的東西；並不奇特，也不偉大，只如爲了生存的每日的勞苦一樣，不足道的平凡的東西的。

唉，平凡之極的事物的玄妙的詩味呵！

開初，令人無聊，厭倦，覺得鄙俚的那聲音，一點點的露出牠所含蓄的祕密來了，漸漸的明白，透澈了。由那聲音，可以察出那粗魯的水手，不幸的漁夫們的生活的悲慘；在海和陸上，與風帆戰，與機器戰的人們的苦痛；以及凡有身穿破舊難看的藍色工衣的一切人



們的困憶來。

唉，不知驕盈的手風琴呵！可愛的手風琴呵！你們不像自以為好的六絃琴那樣，唱詩底的大謊話。你們不像風笛和壺笛那樣，做出牧兒的故事來。你們不像喧囂的喇叭和勇猛的戰鼓那樣，將烟灌滿了人們的頭裏。你們是你們這時代的東西。謙遜，誠懇，穩妥也。像民衆，不，恐怕像民衆而至于到了滑稽程度了。然而，你們對於人生，卻恐怕是說明着那實相——對着無涯際的地平線的，平凡，單調，粗笨的旋律——的罷……

## 促狹鬼萊哥羌台奇

在別達沙河流域一帶，無論是礦師，是打野鴿子的獵戶，是捉海魚的漁夫，能够像巴薩斯·亦·伊崙的厄乞科巴公司經手人萊哥羌台奇那樣，熟識人們的，恐怕是一個也沒有了。

客棧的老版，店鋪的主人，給私販巡風的馬鎗手，測量師，礦山的打洞工人，都認識萊哥羌台奇的。誰都和他打招呼，親暱的「萊哥，萊哥」的叫他。看見他坐在搭客馬車裏經過的時候，誰都要和他講句什麼話。

萊哥羌台奇是一個高身材，顯着正經臉相的人，長鼻子，眼睛裏總帶着一點和氣，頭上戴的是一頂很小的無邊帽，頸子上繫着紅領帶。

他如果繫起黑的領帶來，就會被人錯認作穿了俗人衣服的牧師。當作牧師，是損傷他的自尊心的。那緣由，就因為萊哥自以為是一個還在羅拔士比之上的共和主義者。

自從萊哥羌台奇在培拉鎮上馳名以來，已經好幾年了。當他初在這地方出現的時候，可很給大家傳頌了一通。

到的那天，一落客棧，立刻想到的，是從自己屋裏的窗口拋出黑線去，和客棧大門上的敲門槌子連起來。一到半夜，他就拉着麻線，使敲門槌子咚咚，高聲的在門上敲打了三下。

老板是有了年紀的卡斯契利亞縣人，原是馬鎗手，起來看時，一個人也不見，只好自己叨嘮着，又去睡去了。

過了一刻鐘，算着這時候的萊哥羌台奇，便又咚咚，給了三下子。

大門又開開了。馬鎗手出身的老板看見這回又沒有人，便生起氣來，跳到街上，向着東南西北，對於他所猜想的惡作劇者們和他們的母親，給了一頓極毒的惡罵。

萊哥羌台奇這時就層層的笑著。

到第三回，馬鎗手的老傢伙也覺得這是一種什麼圈套，不再去開門了。萊哥羌台奇也將麻線拋到路上去，不再開玩笑。

第二天的晚上，萊哥要很早的就睡覺，因為不到天亮，就得趁汽車動身的。

剛要睡覺的時候，他卻看見了放在角落裏的一大堆喀梭林的空箱。他想一面念着這空箱，睡下了。三點鐘起來，理好了皮包。這時忽然記得了空箱，便去搬過來，都疊在買賣上的冤家對頭，紅頭髮，鼻子低到若有若無的，經手包攬定貨的漢子的房外面。接着是取了冷水壺，從買賣對頭睡着的房門下，灌進去許多水。這一完，就「失火了呀！失火了呀！」的叫起來。自己是提着皮包，跳出街上，坐在汽車裏面了。

那紅頭髮的經手人一聽到這叫聲，嚇得連忙坐起，跳下眠牀來。赤腳踏着稀溼的地板，滿心相信這就是救火的水。點起燈來。去推開門。那空箱就砰砰蓬蓬的倒下來了。

那人嚇得幾乎要死。待到明白了這都是萊哥羌台奇的惡作劇時，他說：

「可惡，這不是好對經手人來開的玩笑呀！」

這場鼻子的可憐人，竟以為經手人是不會有人來開玩笑的高尚而神聖的人物的。

既然有着這樣的來歷，萊哥羌台奇在培拉鎮上博得很大的名聲，正也是當然的事。我是在一個禮拜日，在郵票批發處裏和他認識的。這地方聚集着許多鄉下人。萊哥在等着郵件。忽然間，他顯着照例的正正經經的臉相，用跋司珂語對老人們開談了：

「你們也到什麼牧師那里去做彌撒的，真是傻瓜。」

「爲什麼？」一個鄉下人回問說，「他們不是也不比別處的牧師壞嗎？」

「是滑頭呀，那里是牧師！他們都是洗了手的馬鎗手呵。」

于是又接着說道：

「政府竟會把這樣的資格給馬鎗手們的，真不知道是什麼理由。」

發過這政治上的叫喊之後，萊哥便走出郵票批發所，到街上向上面走去了。

過了兩三個月，萊哥羌台奇又和五六個伊崙人到鎮上來看賽會了。開初是很老實，穩重的，但到晚快邊，就又掩飾不住，露出了本性。他撐着傘子，走出俱樂部的露臺來，還說了些前言不搭後語，叫人莫名其妙的講演。

在亞貝斯譚義軒夜飯的時候，他不知怎麼一來，竟說出有些人們，只要將酒盃放在

嘴邊，耳朵便會聽不見的說頭來。

這實驗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通。到夜裏四點鐘，萊哥和他的一伙都醉得爛熟，唱着馬賽曲，回到伊崙去了。

戰爭開了頭的有一天，我們發見了名人萊哥羌台奇在本泰斯·兌·揚希喫夜飯。他等候着汽車。他有着一大羣民衆，都是在近地的水力發電局做事的包工頭和小工頭。萊哥的舉動很得意。戰爭給了他許多空想上的很好的動機。馬上談起來的，是法國和德國人的發明。

他正在對了民衆，說明着目下在達爾普製造的，敵人站着就死的刁班火藥的成分，說明着在蒲科製造的奇特的器械的種類。

但他說，這些東西，比起德國人正在發明出來的東西來，可簡直算不得什麼。例如能在空中走動的大礮，令人氣絕的火藥，有毒的箭之類……現今正在動工的，是雲裏面的戰壕。

「雲裏面的戰壕？」一個小工頭說，「不會有這麼一回事的。」

「不會有嗎？」萊哥羌台奇用了看他不起的調子說，「好罷，那麼，去問問望·克陸克去，立刻知道。雲裏面連一點什麼戰壕也做不起，怎麼成！和在地面上做戰壕是一樣的，不，也許還要做得好些呢。」

「這那里站腳呢，我可是總歸想不通。」

「唔，你是想不通的。望·克陸克可是在一直從前，早就知道了。一個土耳其人……不，也許是亞述利亞人罷？那里人倒不知道……但就是他教了望·克陸克的。」

這里叫他「卡泰派斯」的小工頭，插嘴說，德國人是爲了飢餓，恐怕總不免要降服的了。然而萊哥羌台奇不當牠話聽，說道不的，差得遠呢。德國人已經在用木頭做出肉來，從麥桿做出麵包來了，爲了非做不可的時候，就做麵包起見，正在徵集着戴舊的草帽。

人們聽了這樣的奇聞，都有些幻想起來了。永不能停在談天的一點上的萊哥羌台奇，這時卻突然大叫道：

「嚇人的還是這回法國人弄來打仗的那些動物呀。」



「我們可是一點也不知道，怎樣的動物呢？」

「什麼都有。哈馬也有好幾匹。」

「是河馬罷？」我說。

「不，不是哈馬，誰都這麼叫，連管理牠的謨希瑪爾也這麼叫的。另外還有些會唱歌的人魚，很大的吸血蝙蝠。」

「但是，吸血蝙蝠不是小的嗎？」一個到過美洲的人突然說。

「小的那里，那里，怎麼會小呢。你去看看來罷。連長到五密達的傢伙也有呢。」

「展開翅子來，怕就像一隻飛機罷。」「卡泰派斯」大聲的說道。

「我可是從沒有見過他們展開翅子來，」萊哥回答他說。接着又添上話去道，「翅子是用浸了石炭酸的棉紗包了起來的。」

「爲什麼呢？」

「聽說是因爲一受這裏的濕氣，薄皮上就要生一種凍瘡的。」

「還是在給血吸，養着牠們麼？」我笑着問。



「先前，在牠出產的地方，是這麼辦的，」萊哥回答說。「爲了給牠們血吸，每一匹就給牠兩三打小孩子。但是，現在呢，卻只用些用赤鉛染紅的汁水和一點點重碳酸蘇打驅驅牠們了。」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湯水呵！」一個生于里阿哈的漢子喃喃的說。

「但是，那吸血蝙蝠蝠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問。

「從加耳加搭來的。謨希瑪爾檀和那滿臉白鬍子，戴着銀絲邊銀鏡的印度人一同帶了牠們來的。」

「另外可還有什麼動物嗎？」

「有。還有生着亞鉛鱗甲的海蛇。」

「這又是什麼用的呢？」

「在海裏送信呀。」萊哥回答說。「這海蛇在海裏有用，和傳信鴿子在空中的有用是一樣的。如果有了錢，我也想到謨希瑪爾檀那里去買一條。這東西就像狗一般的馴良……阿呀，汽車來了。諸位，再見再見。一定去看看吸血蝙蝠和海蛇呀，只要找謨希瑪爾

「檀就是。」

一面說着，萊哥羌台奇顯着照例的老實正經的臉相，走掉了。

兩三個月之後，我在伊崙看見了萊哥。他邀我到他家裏去喫飯。我答應了。這是因爲我有着一種好奇心，要知道這永是騙人的人，對於他家眷究竟取着怎樣的態度。

萊哥羌台奇給我介绍了他的母親，女人和孩子們。於是我們圍着食桌坐下了。桌布鋪上了。一個使女，說是生于那巴拉縣的拉司·信珂·皮略斯的，端來了一大碗湯，放在桌子上。並且一面看着主人的臉，一面用跋司珂語悄悄的說道：

「老爺，總有點不好意思……」

「有什麼不好意思，快點說罷。」

使女揭開了盛湯的碗的蓋子，於是說道：

「今天是共和曆十一月十七日。自由，平等，友愛，共和國萬歲！」

萊哥羌台奇裝了一個這樣就是了的手勢。他的女人卻用食巾掩着嘴，哈哈大笑了。

起來。

「唉，傻也得有個樣子的！萊哥！你真是太會瘋瘋顛顛了！」她大聲說。

「這些女人，不懂得正經事。」萊哥羌台奇也大聲說。「我是要把使女的教育弄完全呀，我是在教她共和曆呀。但是，你看，連自己家裏人也一點都不感謝。」

而這促狹鬼萊哥羌台奇，是連在說着這話的時候，也還是顯着照例的正經老實的臉相的。

## 會友

迭士爾關台·孚安(他自己這麼稱呼的)是戰爭開頭的前兩年的樣子,在培拉台·別達沙出現的。他在會去當兵的法蘭西的軍隊裏,做過山地居民編成的一個大隊裏的喇叭長。退伍之後,就住在亞司凱因,做打石匠。迭士爾關台在培拉,頗有些面子。賽會的時節,常常帶着烏路尼亞和亞司凱因的四五個朋友,經過伊巴爾廷的岡子,跑到這裏來,這時候,他總是將喇叭放在嘴上,吹着軍歌。於是大家看齊了腳步往前走。

迭士爾關台是爲了偶然的機緣,到培拉來取他的親戚,住在拉崙山腰的一個鄉下人的兩三陀羅(註一)遺產的。這一來,就這樣的住在這鎮上了。迭士爾關台在亞貝斯諾

(註一)一陀羅的台中國銀二元——譯者。

義軒的葡萄酒和波爾多軒的葡萄酒裏，看出了一種特別的顏色。而且即使並不是因此使他爲了別達沙河的河流拋掉了尼培廉河的河流，至少，也使他決計爲了這鎮上的葡萄酒，拋了別的鎮上的葡萄酒的。

迭士爾關台拿着作爲遺產，領了下來蚊子眼淚似的一點錢，索性喝掉，還是在這里做些什麼事好呢，躊躇了一下。終於決定要做一點事，前打石匠便開起他之所謂「肉店」來了。

迭士爾關台在阿爾薩提外區的稅關對面，租好一所很小的店鋪。于是就在那里的櫃臺上，苦幹着自己的神祕的生意，用一個小機器，切肉呀，磨肉呀，一面拌着血，一面唱着曼什爾·尼多烏先的一齣歌。這是他當兵的時候，一個中尉教給他唱的歌。

Le couvent, séjour charmant

這句子開頭，用

Lairrette, Lairrette, Lairre...e...e...ta.

這疊句和那曼聲結尾。

迭士爾關台有着上低音的極好的喉音，唱些 *Charmangaria*, *Ueo Churia*, *el Montagnard* 和別的法屬跋司珂的歌給鄰近的人們聽，使大家開心。

叫他「肉店家」比真名字還要通行的迭士爾關台，不多久，就成了出色人物了。他提着盒子，上各處跑，用那非常好聽的跋司珂話，挨家兜售着自己做出來的貨色。

爲了他的好聲音，還是因爲別的緣故呢，總而言之，在姑娘們中，這「肉店家」是受歡迎得很。完全屬意于他的姑娘之一，是稅關的馬槍手的頭目的女兒拉·康迪多。那是一個黑眼珠，顏色微黑，活潑而且有些漂亮的娃兒，然而脾氣也很大。

拉·康迪多的父親是古拉那達人，母親是生于里阿哈的。這女兒破人叫作「七動」。拉·康迪多不懂跋司珂話，卻有着加司諦利亞女人所特有的那非常清楚，非常鋒利的聲音。她還像她的母親，有常常說些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下流事情和胡塗事情的習癖。因爲這緣故，她一在裏提列爾加叫作開爾薩提河的小河裏洗東西，年青的馬鎗手們就常常跑過去，和她開玩笑，招她亂七八糟的痛罵起來，自以爲有趣。

迭士爾關台·孚安和拉·康迪多開始交口了，也就結了婚。也還是照舊唱着拿手

的歌和那疊句：

Larrette, Larrette, Larrette...e...e...the.

開着「肉店。」

戰爭開頭的時候，迭士爾關台對拉·康迪多說，自己恐怕是得去打仗的。但她的回話，卻道，倘敢轉這樣的念頭，就要像他的處置做香腸的背肉一樣，砍掉他，剝得粉碎。

「連不懂事情的孩子和還沒有生下來的肚子裏的孩子也不管，要拋掉了這我，獨自去了嗎？你是流氓嗎？爲什麼要去打仗的？你這佛郎機鬼子！到這樣的地方去酌酒的罷。流氓！佛郎機鬼子的廢料！廢料的漢子！」

迭士爾關台也說些 *Patrie* 呀！*drapau* 呀之類來試了一試。但拉·康迪多卻說，在跋司珂，管什麼 *drapau*，只要在這里上緊做着香腸，就好了。

迭士爾關台停下了。也不再想去打仗。

「她們娘兒們，不懂得偉大的事業。」他說。

家裏的管束雖然嚴，「肉店家」卻還是常常偷走，跑到亞貝斯諦義軒去。他在那里，



顯着滿足得發閃的貓似的眼睛，紅鬍子被酒精浸得稀溼，唱着法屬跋司珂的歌，但給發見了。

一回家，拉·康迪多就有一場大鬧，他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然而在這些處所，他是大徹大悟的人物。老婆的嘮叨，用不着當真，簡直就像聽着雨聲一樣。一到明天，就又在櫃臺上切肉丁，拌上血，準備來做豬肉臘腸和小香腸，一面唱着歌兒了。

Larirrette, Larirrette, Larirre...e...e...tta.

兩年之前，「肉店家」曾經做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情。

五月間，萊哥羌台奇正在培拉，有一回，在亞貝斯諦義軒發了大議論。那結論，是說，最要緊的是加重培拉和伊崙之間的向來的友誼，要達這目的，培拉的人們就應該編成一隊，去赴伊崙的聖瑪爾夏勒會去。

主張被採用了。那時候，萊哥羌台奇又說，他還有一個計劃，是聯合了遠近馳名的別達沙河沿岸一帶的村鎮，結成一個祕密團體，叫作「別達沙河卻貝倫提會」來作「酒神禮讚會」的準備，但這且待慢慢的發表。



他又說，「卻貝倫提會」的會友是應該戴着舊式的無邊帽，一見就可以和別人有分別的。

萊哥羌台奇的種種主張，惹起了很大的狂熱。亞貝斯諦義軒的重要人物襄穹，修杜爾，理髮匠革涅修，訶修·密開爾，加波戈黎，普拉斯卡，瑪丁·訶修，還有迭士爾關台，這八個人共同議決，決不放棄這計劃。

他們將使命委託了加波戈黎，是去借一輛到伊崙去的坐得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大車子。

加波戈黎和馬車棧的頭子去商量，結果是馬匿修說妥了。

馬匿修是一個奇特的馬車夫，他的馬車，只要一看就認得。因為恰如見于高壓線的電線柱上那樣，車臺兩面，都叫人畫着兩條腿骨和一個骷髏，那下面還自己寫着兩行字——

不可妄近，

小心喪命！

馬匿修在車臺裏藏着那麼強烈的蓄電池，會教人一碰就送命麼？並不是。莫不是養着響尾蛇麼？也不是。其實，是這樣的。有一回，馬匿修被人偷去了放在車臺裏的錢，他于是發怒，就寫了那樣的廣告句子。不過用死來嚇嚇想偷的人的。

馬匿修和大家約定，賽會前一天的夜裏，他趕了大車子到培拉來，第二天早晨，遠征者們便坐着向伊崙出發。「肉店家」是留下那賣去幾尺豬肉臘腸和小香腸的錢來，並不動用。

遠征的事，未來的「卻貝倫提會」會友都守着絕對的祕密，對誰也不說。

迭士爾關台和理髮匠襄穹，用黃楊樹葉裝飾了馬車。理髮匠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在一大張貼紙上，揮大筆寫了起來——

培拉的學人哲士們

前赴比略·台·伊崙。

嗚呼，「別達沙河卻貝倫提會」的會友們對於別達沙泰拉那的首邑的致敬之道，除此以外，還能有更有意義，更形仰慕的麼？

這班學人哲士，一早就各自從家裏走出，帶些食品和一皮袋葡萄酒，坐上了馬車。培萊戈屈帶着手風琴，給人們在路上高興，迭士爾關台用喇叭吹了好幾回有點像空心架子的軍歌。

太陽開始進到別達沙河的谿谷，照着畢利亞多的人家。馬車就穿過了這中間的街道。

到得伊崙，便上亞列契比大街的一家酒店裏去喫東西。菜蔬很出色。然而很愛燒乳豬，幾乎奉為教義的理髮匠和說了這是不好喫的一個會友之間，也生了種種意見的扞格。

喫光了七八盤之後，有人提議，說要參拜聖瑪爾夏勒廟去了。

「爲什麼呢？」萊哥羌台奇憤然的說，「我們不是在這裡舉行市民的典禮麼？（是的，是的。）還是諸君乃是頭上插着記號，稱爲什教導法師的受了退職馬鎗手之流的教育的的人們呢？（不是，不是。）那麼，諸君，諸君就該振作起市民的勇氣來，留在這地方。」

一個萊哥羌台奇的朋友，鞋店的推銷員，請允許他暫時離開他的坐席，這是因為他偶然得了靈感，要做幾行款待他朋友培拉的學人哲士們的詩了。萊哥羌台奇以座長的資格，立刻給了許可。於是推銷員就做了可以採入詩選那樣的值得讚歎的詩。那是用這樣的句子開頭的——

聽喲，列位，莫將

獻給別達沙河的

卻貝倫提各方面的這詩，

當作頌詞喲。

臨末，用下面似的流暢而含教訓的調子來作收束——

由這親睦的饗宴，

我要更加博得名聲。

要成爲可以競爭的敵手，

和那華盛頓的市民們。

培拉和伊崙和亞美利加合衆國的首府之間，存着什麼敵對呢，那可不明白。然而這詩的思想，卻使大家發了非常的熱狂。那熱狂，就表現在可以吸乾陀末克園珂匿克河的杯數上。

「喂，培萊戈屈拉你的手風琴呀。肉店家，來，你唱罷，唱罷！」大家都叫喊說。

培萊戈屈和迭士爾關台，一個拉，一個唱。但不久，就生出音樂的混沌來。席上的有一面的人們，拚命的在唱着獻給鱒鯉魚和培兌魚的精神底的詩句了——

*Chicharrua ta berdela.*

坐在席面的別一邊的人們，是在唱着安特來·瑪大倫。于是一個站起來了，叫道，不行，不行。然而究竟是什麼不行呢，卻誰也不明白。

要唱蒙大尼兒的提議，使大家平靜下來，產生了一同的合唱。但是，用那輕快的音律，唱完了蒙大尼兒，滿是煙氣的酒店空氣中，就又恢復了音樂底無政府。天一晚，「卻貝倫提會」會友就各自啣着烟捲，跑到聖孚安廣場去。在這地方，看見肉店家和希蒲爾村的胖姑娘跳着番探戈舞。這胖姑娘是意外地顯出不像生手的模樣來。培萊戈屈卻合着

鬪牛的入場曲的調子，好像綏比利亞人似的，和一個賣蠟燭的姑娘緊緊的摟着在跳舞。萊哥羌台奇是戴了紅紙的帽子，跳來跳去，彷彿發了瘋。

晚膳之後，培拉的學人哲士們又到新廣場去，一到半夜十二點，就合着鼓聲。「開小步」從這里走出來。大家都緊抓着胖姑娘和略有一些漁腥氣的漁家姑娘們走，還有大概是誰都出于故意的挨擠和這跋司珂地方的術語叫作 Zuis 的呵癢。萊哥羌台奇有着特出的叫聲。

「唏！唏！噢！噢！」因為叫得太滑稽，尖利了，姑娘們就被呵了癢似的笑得要命。

「唏……唏……噢……」萊哥羌台奇反覆的叫着。

「開小步」一完，大家散開，都回到波羅大學（俗名小酒店）去。萊哥羌台奇只好走得歪斜斜的回家。這並非爲了喝醉，決不是的。關於這一點，他就是和世界上醫學院的碩學們來辯論也不怕。有一回，一盤帶點焦氣的蛋糕，曾經使他醉倒了。焦氣，是一定害他身體的，但這回卻只因爲落在咖啡盃裏的煙灰，使他當不住。

已經三點鐘了，馬車夫馬匿修等候着動身。小酒店的兩個壯丁和兩三個守夜人，像

搬貨包或是什麼似的，將培拉的學人哲士們抱到馬車上。恰在這時候，小酒店的主人像瘋子一般發着怒，奔來了，嚷着說是給人偷去了一箱啤酒，而這箱子就在馬車裏的。確不錯，啤酒箱也真在馬車裏。這是兩個學人或哲士搬了上來，豫備一路喝着回去的。

「誰呀，幹出這樣事來的？」馬匪修在車臺上叫道。「幹了這事的東西，把這馬車的名譽完全毀掉了。我不能再到這里來了！」

「這樣的破馬車，你還是拋到別達沙河裏去罷。」路上的人說。

「什麼，拋到別達沙河裏去？再說一遍試試看，打死你！」

兩個學人哲士，就是拿了啤酒的出色的木器匠，罵小酒店主人爲野蠻，伊崙是不懂道理的處所。因爲自己原是想付酒錢的，但如果要不給酒喝卻謀命，那麼，請便就是了。

這問題一解決，馬匪修趕了馬就跑。那氣勢，簡直好像是想找一個障礙物去碰一下。眼格很小的閒漢們，以爲馬車夫是要去撞倒聖孚安·亞黎廟的圓柱，否則碰跳一把椅子的。但是，並不走那向着貝渥比亞的路，卻飛跑的下了坡去了。等到大家靜了。下來的時候，馬車已經在雉子島前面走過。路上是電燈尙明，河面上是罩着朦朧的煙霧。馬匪修的

馬車所過之處，就聽到打鼾聲，培萊戈屈的手風琴聲，要不然，便是內店家的喇叭聲。

第二天，迭士爾開台起來的時候，他的太太就給他一個怕人的大鬧。

迭士爾開台仍照先前一樣，低聲下氣，說是被朋友硬拉了去的。但是，僅僅這一點，卻還不够使拉·康迪多相信。她一隻手按着屁股，一隻手抱着孩子，用了正像加司諦利亞女人的，清楚的聲音，向他吼個不住。

「流氓！在這里的錢，放到那里去了？流氓漢子呀！這佛郎機鬼子的廢料！這廢料的漢子！」

他彷彿沒有了耳朵似的，一面磨着做豬肉臘腸和小香腸的肉，拌上血去，一面唱着

歌——

*Le couvent séjour charmant.*

停了一會，她轉為攻擊了。隔一下，叫一通，正確到像經線儀一樣。

「喂，說出來，你這流氓！問你這里的錢，放到那里去了！流氓漢子呀！這佛郎機鬼子的



廢料！這廢料的漢子！

肉店家彷彿沒有了耳朵似的，一面磨着做豬肉臘腸和小香腸的肉，拌上血去，一面發出長長的曼聲，唱着歌——

Larirrette, Larirrette, Larirre……e……the.

# 少年別

人物

拉蒙（三十歲）

德里妮（二十五歲）

堂倌（五十歲）

看厄拉特報的老紳士

穿外套的紳士

發議論的青年們

堂館 (對着看報的紳士) 昨天晚上, 大家都散得很晚了。後來是堂·弗里渥來  
了, 對啦, 等到散完, 這麼那麼的恐怕已經有兩點鐘了。

看報的紳士 兩點鐘了?

堂館 對啦, 這麼那麼的已經是兩點鐘了。

(美術青年們裏)

美術青年甲 只有藹勒·格曼珂·培拉司開斯·戈雅……他們(註二)才可以稱作  
畫伯。

美術青年乙 還有班特哈·兌·拉·克路斯和山契斯·珂藹聊……(註二)

美術青年丙 叫我說起來, 是諦卡諾(註三)一出, 別的畫匠就都完了……

(註一) El Greco (1614 年死) Belazques (1599-1600) Francisco Goya

(1746-1828) 三個都是西班牙的大畫家——譯者。

(註二) Alonso Sanchez Coelho (1515?-1596 西班牙肖像畫的先驅者; Juan

Pantoja de la Cruz (1551-1609) 是他的學生——譯者。

拉蒙（坐在和看報的紳士相近的桌子旁，喝一杯咖啡。是一個留着鬚髯的瘦子，戴梭孚德帽，用手帕包着頭。）一定不來的！又喫一回脫空。倒是她自己來約了我。（望着大門）不，不是的，不是她。要是終於不來的話，可真叫人心酸呢。（門開了）不，又不是的，不是她。恐怕是一定不來的罷。

外套的紳士（走進這咖啡館來，到了拉蒙坐着的處所。）這真是難得，不是長久沒到這里來了麼？

拉蒙 是的，長久不來了。您怎樣呢？

外套的紳士 我是到樓上來打一下子牌的。打了就早點回家去。您後來怎麼樣？

拉蒙 全沒有什麼怎麼樣，活着罷了。

外套的紳士 在等人麼？

拉蒙 唔唔，等一個朋友。

（註三）Tiziano Vecelli (1477-1576) 意大利的畫家，英國人寫作 Titian——

譯者。

外套的紳士 哦，原來，那麼，還是不要攪擾你罷。再見再見。

拉蒙 再見。（獨白）還是不像會來的。（看錶）十點一刻。（門又開了）哦哦，來了。

（德里妮打扮得非常漂亮的走進來。穿着罩袍，戴着頭巾。看厄拉特報的紳士目不轉睛的對她看。）

德里妮 阿呀，等久了罷！

拉蒙 唔唔，德里妮！先坐下罷。總算到底光降了。

德里妮 可是，不能來得更早了。（坐下）當兵的兄弟來會我……

拉蒙 什麼，兄弟來了？這金字招牌的油頭光棍，現在怎麼樣？

德里妮 油頭光棍？那倒是你呵……無家無舍的侯爺。

拉蒙 來逼錢的罷，不會錯的。

堂倌 晚安。

德里妮 安多尼，給我咖啡罷。（向着拉蒙）不會錯又怎麼樣？來要幾個錢，有什麼

要緊呢？簡直好像是到你家去偷了似的。

拉蒙 不到我這里來，都一樣的，就是有錢，我一文也不給。

德里妮 因為小氣！

拉蒙 因為你的兄弟脾氣壞。給這樣的傢伙，也會拿出錢來的，你，這才是很大的傻

瓜哩。

德里妮 多管閒事。這使你為難麼？

拉蒙 和我倒不相干的……錢是你的。你又做着體面的生意在賺着。

德里妮 阿呀，好毒！你的嘴是毒的。這樣一種笑法……好罷，不要緊。還要笑麼？真

討厭。

拉蒙 （還笑）因為你的臉相有趣呀。

德里妮 我可並不有趣，也沒有什麼好笑。（憤然）問你還要笑不是！

拉蒙 會像先前一樣，大家要好的時候一樣的吵嘴，倒也發笑的。

德里妮 真的是。

堂倌 （提着咖啡壺走來）咖啡？

德里妮 是的。唔唔，够了。加一點牛奶好。（拿方糖藏在衣袋裏）拿這方糖給小外甥，給拉·伊奈斯的孩子去……那可真教人愛呢。（喝咖啡）拉·貝忒拉不要你了罷？對不對？

拉蒙 沒有法子。她現在拉着一個摩登少年了……第一著是活下去呀。

德里妮 但是，你真的想她麼？

拉蒙 好像是想了的，好像真的是迷了的，兩三天裏……一禮拜裏……至多七八天裏是。

德里妮 呵，說是你……真的想了什麼拉·貝忒拉，好不滑稽。

拉蒙 滑稽？爲什麼另外也不見得有什麼稀奇呀。

德里妮 有的很呢。總而言之，無論是她，是她的男人，是你，叫作「羞」的東西，是一點也沒有的。

拉蒙 謝謝你！

德里妮 真的是的。那一家子裏，真也會儘湊集起些不要臉的東西來……

拉蒙 只要再加一個你，那就沒有缺點了。

德里妮 誰高興！我是，雖然……

拉蒙 雖然，怎麼樣呢？

德里妮 我麼，雖然……幹着這樣的事情，即使碰着那婆子一樣的不幸，但如果結了婚，瞞着丈夫的眼睛的事可是不做的，無論你似的光棍來說也好，比你出色的男人來逼也好。

拉蒙 那麼，爲什麼不結婚的？

德里妮 爲什麼不麼？就是告訴了你，也沒用。

拉蒙 那是沒用的。但你卻嘮嘮叨叨……只要看拉·伊奈斯姊姊結了婚，就知道你也不見得做不到……

德里妮 那也是的。可是拉·伊奈斯姊姊結婚的時候，父親還在工廠裏做事，家裏有錢呀。他不久生了病，可就不行……連水也不大有得喝了。拉·密拉革羅斯和我雖然去做了模特兒，可是因爲你們這些畫家再不要臉也沒有的……



拉蒙 約婚的人竟一個也沒有麼？

德里妮 這些話還是不談罷……她雖然是生我的母親，可是一想起對我的沒有血也沒有淚的手段來，我有時真覺得要扭斷她的頸子。

（看厄拉特報的紳士喫了一驚，轉過臉來。）

拉蒙 我問問，倒並沒有什麼壞心思，你也還是看破點罷，像我似的……想着這樣的事，臉孔會像惡鬼呢。

德里妮 像也不要緊。幹着這樣的事，活着倒還是死掉的好。（用手按着前額。）

拉蒙 不要想來想去了……喂，看破點罷。去散步一下，怎麼樣？很好的夜呢。

德里妮 不成。拉·密拉革羅斯就要來接我了。

拉蒙 那麼，沒有法子。

德里妮 不再講我的事吧。哦哦，你在找尋的事情，怎麼樣呢。

拉蒙 有什麼怎麼樣呢。

德里妮 那麼，這里住不下去了？

拉蒙 唔，差不多。沒有法子。只好回家種地去。

德里妮 真可憐，你原是能够成爲大畫家的人。

拉蒙 （浮出傷心的微笑來）胡說白道，懂也不懂得。

德里妮 懂得的呀。和你同住的時候，誰都這麼說呢。拉蒙是藝術家，拉蒙是會大成的。

拉蒙 但現在卻是這模樣，全都是些不成氣候的東西。

德里妮 哦，那一張畫怎麼了……我裝着微笑，將手放在胸前的。

拉蒙 燒掉了……那畫，是我能畫的最大的傑作……能够比得上這畫的，另外是一幅也沒有畫出來……這原是要工夫……要安靜的……但你知道，沒有工夫，沒有安靜，也沒有錢。也有人說，就隨牠沒有畫完，這麼的賣掉吧。我對他說，不成！誰賣，放屁！燒掉牠……就點了火。如果是撕掉，那可是到底受不住的。從此以後，就連拿筆的意思也沒有了。

（凝視着地板）

德里妮 看吧，這回是你在想來想去了。

拉蒙 不錯，真的，我忘卻了看破了。唉，討厭的人生！（從背心的袋子裏拿出兩三張捲煙草的骯髒的紙來，攤開一張，又從遍身的袋子裏掏出煙末來，總算湊成了夠捲一枝的分量。）

德里妮 唉，你爲什麼這樣討人的厭？

拉蒙 討人厭？什麼事？

德里妮 連煙末都吸完了，卻還以爲借一個賚爾，（註四）買盒煙，是失了體面的事。

拉蒙 並不是的，煙還有着呢。

德里妮 撒謊！

拉蒙 我不過看得可惜罷了。

德里妮 裝硬好漢也沒有用！你是會可惜東西的人麼？可憐的人該遭殃的！

（註四）西班牙幣——譯者。

拉蒙 我雖然沒有煙，卻有錢。

德里妮 即使有，恐怕付過咖啡帳也就精光了。

拉蒙 不，還有的。

德里妮 有什麼呢！喂，來一下，安多尼！拿雪茄來。要好的。

（拋一個大拉（註五）在桌子上。）

拉蒙 不要胡鬧，德里妮，這錢，收着吧。

德里妮 不行的，不是麼？你有錢的時候，不也請過我麼？

拉蒙 不過……

德里妮 隨我就是。

堂倌 （拿着一盒雪茄）怎麼了？已經講了和了麼？

拉蒙 你瞧就是……可是，怎麼了？近來沒有彈奏的了麼？

堂倌 （望着裏面）有的，就要開手了。這煙是不壞的，堂·拉蒙。

（註五）也是西班牙幣——羅者。

拉蒙 那一枝？

堂信 就是我拿出來的這一枝。

拉蒙 多謝，安多尼！這雪茄是德里妮買給我的。你拿咖啡錢去……

德里妮 不成，都讓我來付。

拉蒙 這末後一次，讓我來請罷。窮固然是窮的，但讓我暫時不覺得這樣罷。

德里妮 那麼，你付就是了。

（堂信擦着火柴，給拉蒙點火。咖啡館的大鋼琴和提琴開始奏起「喀伐里亞·路思諦卡那」的交響樂來。拉蒙和德里妮默默的聽。只剩着美術青年們的議論聲和以這爲煩的別的座客的「噓噓」聲。）

拉蒙 一聽這音樂，我就清清楚楚的記起那時的事，難受得很了！你還記得那畫

室麼？

德里妮 是的，很冷的屋子。

拉蒙 是北極呀，但是無論怎麼冷，卻悠然自得得很。

德里妮 那倒是的。

拉蒙 還記得我們倆的打賭罷，我抱起你，說要走到梯子的頭頂，你卻道走不到。

德里妮 哦哦，記得的。

拉蒙 可是我贏了！但常到這家裏來的新聞記者卻以為是誰的模倣。我們肯模倣的麼！我們的生活，不都是蠻野的獨創麼！

德里妮 你倒真是的。什麼時候總有點瘋瘋顛顛……對啦，那是獨創罷。

拉蒙 就是你也這樣的。你還記得初到那里來住的晚上麼？你說我的眼睛就像老

鵝似的發閃……

德里妮 唔唔，那也真是的。

拉蒙 其實，是因為愛你呀。

德里妮 那可難說。

拉蒙 真的，但你卻好像沒有覺得。

德里妮 也還記得白天跑到芒克羅亞去麼？

拉蒙 唉，是的，是的……不知道爲什麼去的？現在的白天，可沒有那樣的事了。快到拉·弗羅理達的時候，有一個大水窪，記得麼？你怕弄髒了磁漆的鞋子，不敢就走過去，我抱起了你，看見的破落戶漢子們就嚷起來了。但我還是抱着你走，你也笑笑的看着我……

德里妮 那是因爲覺得你叫人喜歡呀。

拉蒙 也許有一點罷。不過和我的意思還差得遠呢……還有，也記得那詩人生了病，躺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麼？

德里妮 記得的。

拉蒙 來的那時的樣子，現在也還在眼面前。外面下着大雪，我們倆圍着爐子，正和鄰近的太太們談些閒天。可憐，他真抖到利害！牙齒格格響着，那時他說的話，我也還記得的。一到過咖啡館去了，誰也不在。如果不礙事，給在這裡停一下罷。」你還邀他喫飯。又因爲他說久沒有睡過眠牀了，你就請他在我們的牀上睡。你自己呢，就睡在躺椅上。我坐着，吸着煙，一直到天明，看見你的睡相，心理想，這是好心的女人，很好的女人。因爲是這樣



的，所以後來雖然有時吵了架……

德里妮 不過是有時麼？

拉蒙 倒也不是常常的。所以雖然吵了架，我心裏卻想，她那里，那是有着這樣的各種缺點的。但是，心卻是很好的女人……

德里妮 （伸出手來，要求握手）就是，在我也是一個好人。

拉蒙 （待她的手夾在自己的兩手的中間）不，我倒並不是。

德里妮 你知道那可憐的人，那詩人，後來怎麼樣了麼？

拉蒙 死在慈善病院裏了。

德里妮 詩真的做得好麼，那人？

拉蒙 不知道怎麼樣……我是沒有看過他的東西的。但我想，被稱爲天才的人物，卻像不成器的人們的最後一樣，死在慈善病院裏，誰也不管，那可是不正當的。

德里妮 生在凱泰路尼亞的，留着長頭髮的那彫刻家，怎麼樣了呢？

拉蒙 確是改了行業了。變了鑄型師了。現在呢，喫倒不愁。就是降低了品格，提高了



生活。

德里妮 還有那人呢？那個唱着歌，裝出有趣的姿勢，瘦瘦的，大鬍子的法國人，怎麼樣了呢？

拉蒙 那個在路上大聲背誦着保羅·惠爾倫的詩的那人麼？那恐怕是死掉了的。是在巴黎給街頭汽車軋死的。

德里妮 還有那無政府主義者呢？

拉蒙 那傢伙，當了警察了。

德里妮 還有那人，哪，留着八字鬍子的那人呢？

拉蒙 唔唔，不錯！那才是一個怪人呢！他和一個朋友吵嘴，我也還記得的。那時他們倆都窮得要命，穿着破爛的衣服，可是爲了如果穿上燕尾服，去赴時髦的夜會，誰最像樣的問題，終於彼此惡罵起來了。八字鬍子後來得了好地位，但那時的褲子這才驚人呢。那褲子是我不知道洋服店裏叫作什麼名稱的，總之是不過剛剛可以伸進腳去的，並不相連的兩條褲腿子。又用繩將這褲腿子掛在皮帶上，外面還得穿上破外套，來遮掩這複雜

的情形。並且將一枝手杖當作寶貝，但那尖端的鐵已經落掉，而且磨得很短了，要達到地面，就必得彎了腰，並且竭力的伸長了臂膊。這種模樣，是決不能說是時髦人物的趣味的，但有一回，我和他在凱斯台理耶那大路上走的時候，他卻指着坐在闊馬車裏跑過的女人們，說道，「這些女流之輩，以不可解的輕蔑的眼睛在看着我們」哩。

德里妮 不可解的輕蔑！唉，出色得很！

拉蒙 真可憐，這傢伙實在是自命不凡的。

德里妮 那人也死了？

拉蒙 唔，死了。在這裡聚會過的一些人，幾乎都死掉了。成功的一個也沒有。替代我們的是富于幻想的另外的青年，也像我們先前一樣，夢着，講着戀愛，藝術，無政府。什麼都像先前一樣，只有我們卻完全改變了。

德里妮 不，什麼都像先前一樣，是不能說的。你可曾走過我們的老家前面看了沒有呢？

拉蒙 怎麼會不走過那房子是拆掉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近幾時還去望了一下

舊址，只有一個嚇人的大洞。不下于我心裏的洞的大洞。不是誇張，我可實在是哭了的。

德里妮 走過那地方，我也常常是哭了的。

拉蒙 凡是和自己的回憶有關係的，人們總希望牠永久。但是，這人生，卻並沒有那麼重要的意義的。

（有人在外面敲，接着就在窗玻璃外露出一個人的臉）

德里妮 阿呀，拉·密拉革羅斯和那人回來接我了。

拉蒙 什麼，你要走麼？

德里妮 唔唔，是的。

拉蒙 你和我就這樣的走散，真是萬料不到的。但你還可以住在這地方，住在這瑪德里，到底比我好。我的事情，大約也就立刻忘記的罷。

德里妮 你忘記我倒還要快哩。你的前面有生活。回家去就要結婚的罷……太太……孩子……都可以有的。反過來……像我似的女人，前面有什麼呀？不是進慈善病院……就是從洞橋上投河……

(站了起來)

拉蒙 (按住她的手) 不行，德里妮，不行。我不能這樣的放你走。你是我的。即使社會和閩人們說我們是姘頭，是什麼，也不要緊，即使輕蔑我們，也不要緊……我也像你一樣，是一個小百姓……父親是農夫……田地裏的可憐的勞動者……由我看來，你是我的妻子。所以我不能就這樣的放你走，我不放的！

德里妮 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你這可憐的人。錢是沒有的。和我結婚麼？這是我這面就要拒絕的。我雖然並不是守了應守的事情的女人，但良心和羞恥……卻並不下于別的女人們，是有的呢……況且無論你，無論誰，要我再拿出失掉了的東西來，都可做不到。(又有人敲玻璃窗。德里妮要求着握手) 那麼，你……

拉蒙 那麼，從此就連你的消息也聽不到了？

德里妮 就是聽到，不是也沒有用麼？

拉蒙 你對我，是冷酷的。

德里妮 我對自己可是還要冷酷哩。

(默默的望着地面。進來一個穿外套，戴寬大帽子的破落戶，走近桌子去。)

破落戶 (舉手觸着帽子的前緣) 晚安!

拉蒙 晚安!

破落戶 (向德里妮) 你同去麼，怎麼了呀？那邊是已經等着了的。

德里妮 這就是那麼，再見！(向拉蒙伸出手去)

拉蒙 再見!

(德里妮和破落戶一同走近門口。在那里有些躊躇似的，回顧了一下。看見垂頭喪氣的拉蒙，輕輕的歎一口氣，於是出來了。拉蒙站了起來，決計要跟她走。)

看報的紳士 (拉住拉蒙的外套) 但是，您想要怎麼樣呀？就是那女人罷，如果她不想走，可以不走的。

拉蒙 唉，真的，您的話一點也不錯。(仍復坐下。堂倌走過來收拾了用過的盃盤，用桌布擦着大理石桌子。)

堂信 不要傷心了罷堂·拉蒙。一個女人跑掉了，別的會來的。

拉蒙 現在走掉的卻不是女人哩，安多尼……是青春呀，青春……這是不再回來的。

堂信 那也是的。不過也沒有法子。人生就是這樣的東西呀。想通些就是了……因為是什麼也都要過去的，而且實在也快得很。真的呢。

看報的紳士 （點着頭）那是真的。

堂信 阿呀，怎麼樣？回去麼？

拉蒙 是的，我要去亂七八遭的走一通……亂七八遭的。（站了起來，除下帽子，對那看厄拉特報的紳士招呼，）再見。

看報的紳士 （溫和地）呀，再見！

（拉蒙經過店堂，走出街上。）

美術青年之一 唉，葛勒·格墨珂……他才是真畫家……

別的美術青年 叫我說起來，是誰也趕不上諦卡諾的技巧的。

## 跋司珂族的人們

### 流浪者

昏夜已經襲來，他們便停在夾在劈開的峭壁之間的孔道的底下了。兩面的山頭，彷彿就要在那高處接吻似的緊迫着，只露出滿是星星的天空的一線來。

在那很高的兩面峭壁之下，道路就追隨着任意蜿蜒的川流。那川流，也就在近地被水道口的堤防阻塞，積成一個水量很多的深潭。

當暗夜中，兩岸都被喬木所遮的黑的光滑的川面，好像擴張在地底裏的大的洞穴的口，也像無底的大壑的口。在那黑的漆黑的中央，映着列植岸上的高的黑柳和從羣山之間射來的空明。



宛然嵌在狹窄的山隙間一般，就在常常滾下石塊來的築成崖壁的近旁，有一間小屋。那一家族，便停在那里了。

這是爲在北方的道路上，無處投寄的族人而設的小屋之一。停在那里的，大概是希泰諾，補銅匠，乞丐，挑夫，或是並無工作，信步游行的人們。

一 家族是從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和一個男孩子組成的。女人跨下了騎來的雄馬，走進小屋去，要給抱着的嬰兒哺乳了，便坐在石橙上。

男孩子和那父親，卸下了馬上的行李，將馬繫到樹上去；拾了幾把燒火的樹木，搬進小屋裏，便在中間的空地上，生起火來了。

夜是寒冷的。夾在劈成的兩山之間的那孔道上，猛烈地吼着挾雨夾雪的風。女人正給嬰兒哺乳的時候，男人便懇切地從她的肩頭取下了濡溼的圍巾，用火去烘乾了。並且削尖了兩枝棒，釘在地面上，還是掛上在那一條圍巾去，藉此遮遮風。

火着得很旺盛。火燄使小屋裏明亮起來。灰白的牆壁上，有些也是流浪的人們所遺留的，用燐炭所寫的，很拙的畫和字。



男人小而瘦，頤下和鼻下，都沒有留鬚子。他的全生命，彷彿就集中在那小小的，烏黑的活潑的兩眼裏似的。

女的呢，假使沒有很是疲勞的樣子，也許還可以見得是美人。她以非常滿意的模樣，看着丈夫。看着一半江湖賣解，一半大道行商的那男子。對於那男子，她是連他究竟是怎樣的人也不明白，但是愛着的。

男孩子有父親一模一樣的臉相，也一樣地活潑。他們倆都很快地用暗號的話交談，歷覽着牆上的文字，笑了。

三個人吃了青魚和麪包。以後，男人便從包裹裏拉出破外套來，給他穿上了。父子是躺在地上。不多久，兩個都睡着了。嬰孩啼哭起來。母親將他抱起，搖着，用鼻聲叫他睡去。幾分鐘之後，這應急的窠裏，已經全都睡着了。對於流宕的自由，他們的生涯，平安地，幾乎幸福地。

外面是寒風吹動，呻呼，一碰在石壁上，便呼呼地怒吼。

川水以悲聲鳴着不平。引向水車的溝渠中，奔流着澎湃的水，奏着神奇的盛大的交

響樂……

第二天的早晨，騎了馬，抱着嬰兒的女人和那丈夫和男孩子，又開始前行了。這流浪的一家，愈走就愈遠，終於在道路的轉角之處，消失了他們的蹤影了。

## 黑馬理

在古舊的小屋子門口，抱着小弟弟的只一個人，黑馬理，你是整天總在想些什麼事，凝眺着遠山和青天的罷。

大家都叫你黑馬理，但是這因為你是生在東方魔土君王節日的，此外也並無什麼緣故呀。你雖然被叫作黑馬理，皮膚卻像剛洗的小羊一般白，頭髮是照着夏日的麥穗似的黃金色的。

當我騎馬經過你家門前的時候，你一見我，便躲起來了。一見這在你出世的那寒冷的早晨，第一個抱起了你的我，一見這有了年紀的醫生呵。

我多麼記得那時的事呵，你不知道！我們是在廚房裏，靠了火等候着的。你的祖母，兩眼含淚，烘着你的衣服，凝視着火光，深思着的。你的叔父們，不錯，亞理司敦的叔父們，談着天氣的事，收穫的事。我去看你的母親，還到臥房好幾回呢。到那從天花板上掛着帶鬚的玉蜀黍的狹小的臥房裏。你的母親痛得呻吟，好人物的訶舍拉蒙就是你的父親，正在看護的時候，我還站在窗口，看着戴雪的樹林，和飛渡天空的鸚鵡隊之類哩。

使我們等候了許久之後，你總算揚着厲害的啼聲，生下來了，人當出世的時候，究竟爲什麼哭的呢？因爲那人所從出的「無」的世界，比從新跨進的這世界還要好麼？

就如說過那樣，你大哭着，生下來了。東方的魔法的王們一聽到，便來在要給你戴的頭巾裏，放下一盾銀錢去。這大約便是從你家付給我，作爲看資的一盾罷……

現在你，我一經過，我騎了老馬一經過，就躲起來。唉！我這面，也從樹木之間偷看着你的。爲的是什麼呢，你可懂得不……一說，你就會笑起來罷……我，這老醫生，即使叫作你的祖父也可以，真的，倘一說，你一定要笑的。

你就好看到這樣！人們說，你的臉，是曬得黑黑的呀，你的胸脯，還不够飽滿呀。也許這

樣的罷，那是。但還因為你的眼睛，有着無風的秋日的黎明一般的靜，你的嘴唇，有着開在通黃的麥地之間的罌粟花一般的顏色呵。

況且你是又良善，又有愛情的。這幾天，是市集的星期三，可記得呢？你的父母都上市去了，你不是抱着小弟弟，在自己的田地裏游逛麼？

小鬼發脾氣了。你想哄好他，給看着牛呀。給看那吃着草，高興地喘息着，笨重地跑來跑去，而且始終用長尾巴拂着腳的戈略和培耳札呀。

你對頑皮的小鬼頭說了罷，「阿，看戈略罷……看那笨牛……哪，不是長着角麼……好，寶寶，問他看，你爲什麼閉眼睛的那麼大，那麼傻的眼睛……阿呀，不要搖尾巴呀！」

于是戈略走到你的身邊，用了反芻動物所特有的悲憫的眼色看着你，伸出頭來，要你撫摩那生着旋毛的腦窩。

你又走向別的一頭牛，指着他說了，「那個，那是培耳札……哼……多麼黑呀……多麼壞的牛呵……寶寶和姊姊都不喜歡這頭牛，喜歡戈略哪。」

小鬼也就跟你學着說，「喜歡戈略，哪。」但即刻又記起了自己是在發脾氣，哭起來了。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哭起來了。一到我那樣的年紀，那是真的，胸膛裏是懷着赤子之心的呵。

你想小弟弟不吵鬧，還走着給他看搗亂的小狗，跟定了雄雞的大架子，在地上開快步的雞，蹣跚亂走的胡塗的豬，不是麼？

小鬼一安靜，你便沈思起來了。你的眼睛雖然向着紫的遠山，但是並沒有看山哩。你也望着優游青天的白雲，落在林中的堆積的枯葉，和只剩了骨骼的樹木的枝梢，但是什麼也沒有看呵。

你的眼，是看着一點什麼東西的。然而這是看着心裏面的什麼，看着挺生愛的芽，開放夢的花的神奇之國的什麼呵。

今天經過的時候；我看見你比平時更加沈思了。你坐在樹身上，惘惘然忘了一切似的，然而有些不知什麼苦處，嚼着薄荷的葉呵。

唉，黑馬理，試來說給我聽罷，你是想着什麼，而疑眺着遠山和青天的。

## 搬家

兩個人從早上起，就往新居，等候行李馬車的來到。直到晚上五點鐘前後，這纔到了樓下的門口，停止了。

搬運夫們很有勁，將窮家私隨處磕撞着搬上來。因為那混亂，在寒儉的這家庭裏，算最值錢的客廳用的長椅子和臥房的門上的玻璃，都弄破了。

馬車夫說是小小的車子上，行李裝不完，所以說定是兩盾的，這時要三盾。搬運夫們的酒錢要得不够，就說了一些不好聽的惡話。

時候已經晚了，只靠一盞將滅的燈，夫婦開手將家具放在各各的處所。孩子趁勢玩着，從紙馬的肚子裏拉出麻屑來。但也便生厭，用渴睡似的聲音，呼着母親，跟在她的後面，牽住了衣裾。母親于是取出火酒燈，將中午剩下的雜碎，檢一些到勺鍋裏，溫起來，給孩子

喫。後來就領到牀上去了，即刻呼呼地，孩子也就睡着了。

她又出來了，來收拾已經開手的東西。他就說——

「歌一歌可好呢。一看見你做得不歇，我就覺得很難平靜。坐在这里罷。談幾句天罷。」

她坐下，用那染了灰塵的一隻手，按住了流汗的滿是散出的頭髮的前額。

他是相信着不久便可以復職的。即使萬一不能，也有店家說過，如果一百丕綏泰也可以，就來做帳房。到那時爲止的生計，大約未必有什麼爲難罷。這回的家，因爲是第六層樓，所以太高些。然而惟其高，倒一定爽朗的罷。他這樣地說着，向各處四顧。這一看，他又覺得顯示着寂寞精光的陰森的，那冷冷的壁，滿是塵埃的家具，散亂着繩子的地板，對於他的話，都浮出陰沉的笑來。

她是決計了的，凡男人所說的事，她都點頭。

休息了片刻，她又站起來了，並且說——

「我可是沒有豫備晚膳的工夫了呵。」



「不要緊的。（他說）我一點也不想喫。今天就減了這個睡覺。」

「不，我去買一些什麼來罷。」

「那麼，我也一同去。」

「孩子呢？」

「就回來的。不要緊，不會醒的。」

她到廚房裏洗手去了。然而水道裏沒有水。

「阿呀呀，水也還得去汲呢。」

她將圍巾搭在肩上，拿上一個罇。他也將一個瓶藏在外衣下。於是悄悄地走出外面了。四月的夜；給他們起了寒冷的討厭的心情。

經過王國劇場時，看見蜷臥地上的人類的團塊。

亞列那爾街上，是在板路上，發着沈重的雄壯的音響，走過了許多輛馬車。

他們在伊薩貝拉二世的廣場上的噴泉汲了水。待到又經過那成了團塊，睡着的人們前面的時候，因為對於傷心的印象而感到的一種滿足，又停了一些時。



一到家，都默默地走上樓梯去。於是便上了牀。

他以為因為疲勞着，即刻可以睡去的。但是睡不着，注意力變得太敏了。便是夜中的極微的聲音，也都聽得到。一聽到遠遠地沈重的雄壯的馬車聲，眼裏便看見睡在路旁的人們的模樣，心裏是人類的一部份的無依的被棄的情形。暗澹的思想使他苦惱，一種大恐怖塞滿他的心中了。他以為不該驚醒她，竭力抑制着身體的發抖。她呢，因為休息了白天的勞碌，見得是睡的極熟了。然而並不然……她用極弱的聲音呻吟着……

「什麼地方不舒服麼？」他問。

「孩子……」她吞住話，啜泣了。

「什麼孩子？」他直坐起來。

「不，先前的孩子……貝比德呵……你知道麼……到明天，正是他死後的二週年  
了……」

「唉！我們怎麼只有這樣傷心的事情的呢！」

## 禱告

他們是十三個。是爲危險所染就，慣于和海相戰鬥，不管性命的十三個。他們之外，還載着一個女子，是船長的妻。

十三個都是海邊人，備着跋司珂種族的特色。大的頭，尖的側臉，凝視了吞人的怪物一般的海，而因死掉了的眼珠等，便是。

坎泰勃里亞的海，是熟識他們的。他們也熟識波和風的。

又長又細，漆得烏黑的大船，名叫「亞蘭札」。跋司珂語，意義就是「刺」。短檣一枝，揚着小小的風帆，豎在船頭上……

傍晚，簡直是秋天。風若有若無，波是圓而穩，很平靜。帆幾乎不孕風，船在藍海上，帶着銀的船迹，緩緩地移動。

他們是出穆耳德里珂而來的，要趁聖加德林節，和別的船一同去打網，現在正駛過

兌巴的前面，

天上滿是鉛色棉絮一般的雲。雲和雲的破綻間，露着微微帶白的藍色。太陽從雲縫中，成了閃閃的光線，迸射出來，燒得通紅的雲邊，顫抖着映在海波上。

十三個男人都顯着茫然的認真的相貌，幾乎不開口。女人是頗有些年紀了，用了粗的編針和藍的毛線團，編着襪。船長是莊重的寂靜的臉相，將帽子直拉到耳朵邊，右手捏定代舵的槓子，茫然凝視着海面。毛片不乾淨的一匹長毛狗，在船尾巴，坐在靠近船長的椅子上，但牠也是人們一般，無關心的看着海。

太陽漸漸下去了……上面，是從火燄似的紅，銅似的紅，到灰色的各種的調子，鉛的雲，大的鯨形的雲等。下面是，只有帶着紅，淡紅，紫這些彩色的海的蔚藍的皮膚。間以波的旋律底的蜿蜒……

山巖。  
船到伊夏爾的前面了。山氣濃重的陸風拂拂地，在海岸上，已看見向着這面的崖壁，

突然，在這黃昏的臨終之際，伊夏爾的教堂的時鐘，打出時辰來了。於是『三位禱告』

的鐘，便如徐緩而有威嚴的莊重的聲音一般，洋溢在海面上。船長一脫帽，別的人們都學着他。船長的妻從手中放下了編織。大家就一面看着彎彎曲曲的平穩的海波，用了重實的沈鬱的聲調，一同做禱告。

天候一晚，風已經大了起來。布帆一受空氣的排煽，鼓得圓圓，大船在黑色的海上剩下銀的船迹，向暗中直闖進去……

他們是十三個。是為危險所染就，慣于和海相戰鬥，不管性命的十三個。

〔附〕

## 麵包店時代

巴羅哈同伊本涅支一樣，也是西班牙現代的偉大的作家，但他的不爲中國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沒有被美國商人「化美金一百萬元」製成影片到上海開演。自然，我們不知道他是並無壞處的，但知道一點也好，就如聽過宇宙間有一種哈黎慧星一般，總算一種知識。倘以爲于飢飽寒溫大有關係，那是求之太深了。

譯整篇的論文，介紹他到中國的，始于朝花。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他和他的兄弟聯絡在馬德里，很奇怪，他們開了一爿麵包店，這個他們很成功地做了六年。」他的開麵包店，似乎很有些人詫異，他在一個革命者的人生及社

會觀裏，至于特設了一章來說明。現在就據岡田忠一的日譯本，譯在這里，以資談助；也可以作小說看，因為他有許多短篇小說，寫法也是這樣的。

我常常得到質問。「你究竟爲什麼要開麪包店的呢？」這事說起來話長了，但我現在來回答這問題罷。

我的母親有一個伯母，是她父親的姊妹，名叫芳那·那希。

那女人，年青時候是很美的，和叫作堂·亞提亞斯·拉凱賽的從美洲回來的富翁結了婚。

堂·亞提亞斯自己以爲是老鷹，而其實呢，卻不過是後園的公雞。他一在馬德里住下，就做各樣的事業，然而真真古怪的事，是這樣那樣，都一樣地失敗了。一八七〇年之際，有一個叫作瑪爾提的，從瓦連細亞來的醫生，是曾經到過維也納的漢子，講解些維也納所做的麪包，和使那麪包膨脹的酵母，並且誇張着說，倘若出手去做這生意，利益就如何如何。

堂·亞提亞斯大以爲然，便依瑪爾提的勸告，在兌斯凱什教堂的左近買了一所舊房子。這房子所在的大街的號數，是只有兩個字——二號——的，便很以此自喜。那大街，名叫密綏里珂爾兌亞街，我想，現在還這樣。

瑪爾提便在兌斯凱什教堂旁邊的舊房子裏，設起爐竈來。而生意，卻是意想之外的獲利。本來好玩的瑪爾提，在買賣確立之後的三四年，就死掉了。堂·亞提亞斯從此又一樣一樣地去出手，於是完全破產，一切所有物都入了質，到最後，只剩了開着麪包店纔够糊口的東西。

他在死掉之前，將這也弄得亂七八糟了。於是伯母寄信給母親，叫我的哥哥理嘉圖到馬德里去。

哥哥住在馬德里一些時，但無法可想，跑掉了。後來我就到馬德里去，和我的哥哥一同努力，想改良買賣，使他興旺起來。時不利兮，沒有使他興旺的方法。「麪粉倘少，什麼都成」這格言，是未必盡合于事實的。但我們是得不到麪粉。

麪包店剛要好起來了的時候，那時是我們的地主的羅馬諾內斯伯爵來了一個通



知，說是房子非拆掉不可了。

從此又遭了困難。我們只好搬到別處，另做買賣去，但這是要錢的，然而沒有錢。因為要過這苦境，我們就開手買空賣空了，而買空賣空很順利，盡了慈母的責任。直到我們的再起，都靠這來支持。我們在別處一開張，立刻遭了損失，我們就中止了。

因為這樣，所以我將證券交易所看作慈善底制度，而和這相反，覺得教堂是陰氣之處，從那地方的懺悔室的背後，會跳出身穿玄色法衣的教士來，在黑暗中扼住人的喉嚨，捏緊頸子，也並非無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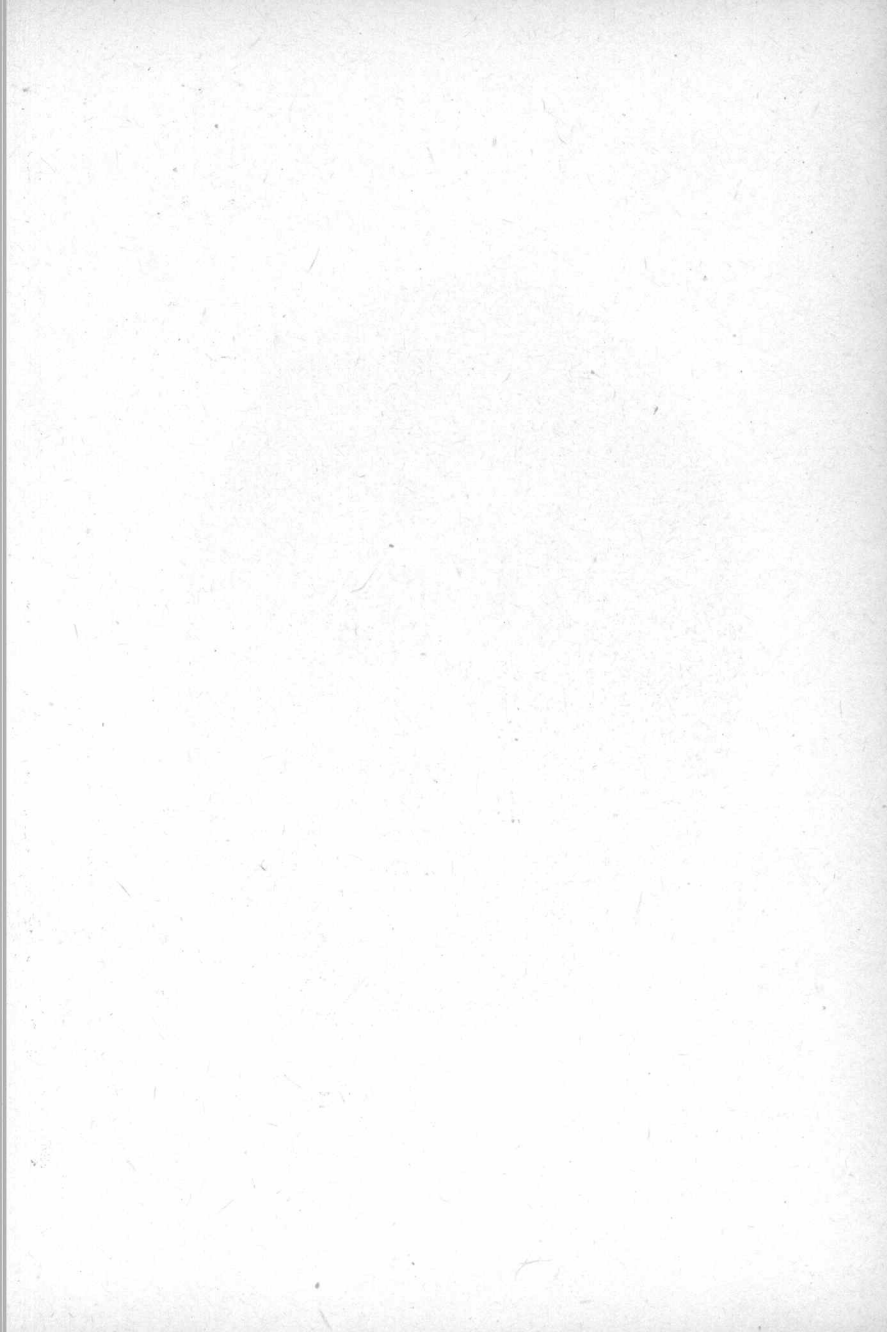
案此篇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朝花週刊第十七期所載。因從此可以了解作者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雖非山民牧唱原書所有，也附在這里了。

編者識。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俄國 契珂夫 作



## 前記

司基塔列慈 (Skitala) 的契訶夫記念裏，記着他的談話——

「必須要多寫！你起始唱的夜鶯歌，如果寫了一本書，就停止住，豈非成了烏鴉叫！就依我自己說：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人家決不把我當做作家！契紅德！一本小笑話集！人家以為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面。嚴肅的作家必說我是另一路人，因為我祇會笑。如今的時代怎麼可以笑呢？」（耿濟之譯，譯文二卷五期。）

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間的事，到七月初，他死了。他在臨死這一年，自說的不滿于自己的作品，指為「小笑話」的時代，是一八八〇年，他二十歲的時候起，直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在這之間，他不但用「契紅德」(Antosha Cherkovite) 的筆名，還用種種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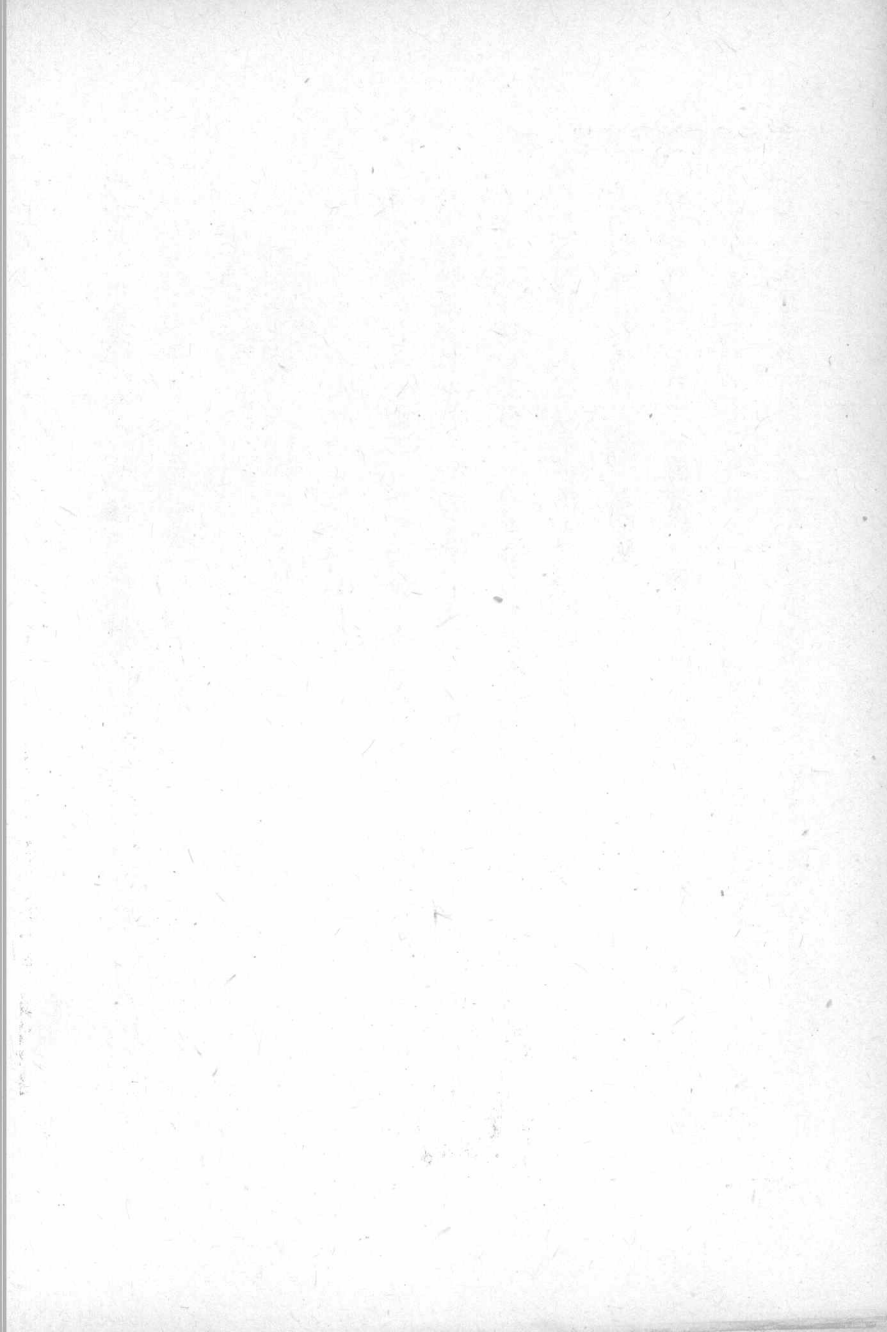
外的筆名，在各種刊物上，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小品，速寫，雜文，法院通信之類。一八八六年，纔在彼得堡的大報新時代上投稿；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為這時候，契訶夫纔開始認真的創作，作品漸有特色，增多人生的要素，觀察也愈加深遠起來。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是相合的。

這裏的八個短篇，出于德文譯本，卻正是全屬於「契紅德」時代之作，大約譯者的本意，是並不在嚴肅的介紹契訶夫的作品，卻在輔助瑪修丁（V. N. Massiutin）的木刻插畫的。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十月革命後，還在本國為勃洛克（A. Blok）刻十二個的插畫，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我的翻譯，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為多，並不著重于小說。

這些短篇，雖作者自以為「小笑話」，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趣聞」，卻又截然兩樣的。牠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一讀自然往往會笑，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就是問題。生瘤的化裝，蹙腳的跳舞，那模樣不免使人笑，而笑時也知道：這可笑是因為他有病。這病能醫不能醫。這八篇裏面，我以為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卻將這

些指爲「小笑話」，我想，這也許是因爲他謙虛，或者後來更加深廣，更加嚴肅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譯者。



## 壞孩子

伊凡·伊凡諾維支·拉普庚是一個風采可觀的青年，安娜·綏米諾夫娜·山勃列支凱耶是一個尖鼻子的少女，走下峻急的河岸來，坐在長椅上面了。長椅擺在水邊，在茂密的新柳叢子裏。這是一個好地方。如果坐在那里罷，就躲開了全世界，看見的只有魚兒和在水面上飛跑的水蜘蛛了。這青年們是用釣竿，網兜，蚯蚓罐子以及別的捕魚傢伙武裝起來了的。他們一坐下，立刻來釣魚。

「我很高興，我們到底只有兩個人了，」拉普庚開口說，望着四近。「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講呢，安娜·綏米諾夫娜……很多……當我第一次看見您的時候……魚在喫您的了……我纔明白自己是爲什麼活着的，我纔明白應當供獻我誠實的勤勞生活的神

像是在那里了……好一條大魚……在喫哩……我一看見您，這纔識得了愛，我愛得您要命！且不要拉起來……等牠再喫一點……請您告訴我，我的寶貝，我對您起誓：我希望能是彼此之愛——不的，不是彼此之愛，我不配，我想也不敢想——倒是……您拉呀！」

安娜·綏米諾夫娜把那拿着釣竿的手，趕緊一揚，叫起來了。空中閃着一條銀綠色的小魚。

「我的天，一條鱸魚！阿呀，阿呀……快點脫出了！」

鱸魚脫出了釣鈎，在草上向着牠故鄉的元素那里一跳……撲通——已經在水裏了！

追去捉魚的拉普庚，卻替代了魚，錯捉了安娜·綏米諾夫娜的手，又錯放在他的嘴唇上……她想縮回那手去，然而已經來不及了：他們的嘴唇又不知怎麼一來，接了一個吻。這全是自然而然的。接吻又接連的來了第二個，於是立誓，盟心……幸福的一瞬息！在這人間世，絕對的幸福是沒有的。幸福大抵在本身裏就有毒，或者給外來的什麼來毒一下。這一回也如此。當這兩個青年人正在接吻的時候，突然起了笑聲。他們向水裏一望，僵



了：河裏站着一個水齊着腰的赤條條的孩子。這是中學生珂略，安娜·綏米諾夫娜的弟弟。他站在水裏面，望着他們倆，陰險的微笑着。

「噯哈……你們親嘴。」他說。「好！我告訴媽媽去。」

「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拉普庚紅着臉，吃吃的說。「偷看是下流的，告發可是卑劣，討厭，胡鬧的……我看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

「您給我一個盧布，我就不說了！」那正人君子回答道。「要是，不，我去說出來。」

拉普庚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盧布來，給了珂略。他把盧布捏在稀溼的拳頭裏，吹一聲口哨，浮開去了。但年青的他們倆，從此也不再接吻了。

後來拉普庚又從街上給珂略帶了一副顏料和一個皮球來，他的姊姊也獻出了她所有的丸藥的空盒。而且還得送他雕着狗頭的硬袖的釦子。這是很討壞孩子喜歡的，因為想說得更多，他就開始監視了。只要拉普庚和安娜·綏米諾夫娜到什麼地方去，他總是到處跟蹤着他們。他沒有一刻放他們只有他們倆。

「流氓，」拉普庚咬着牙齒說。「這麼小，已是一個大流氓！他將來還會怎樣呢？」

整一個七月，珂略不給這可憐的情人們得到一點安靜。他用告發來恐嚇，監視，並且索詐東西；他永是不滿意，終於說出要錢的話來了。於是只好約給他一個錢。

有一回，正在用午餐，剛剛是喫蛋片的時候，他忽然笑了起來，用一隻眼睛使着眼色，問拉普庚道：『我說罷？怎麼樣？』

拉普庚滿臉通紅，錯作蛋片，咬了飯巾了。安娜·綏米諾夫娜跳起來，跑進隔壁的屋子去。

年青的他們倆停在這樣的境遇上，一直到八月底，就是拉普庚終於向安娜·綏米諾夫娜求婚了的日子。這是怎樣的一個幸福的日子呵！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說明了一切，得到許可之後，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園裏去尋珂略。他一尋到他，就高興得流下眼淚來，一面拉住了這壞孩子的耳朵。也在找尋珂略的安娜·綏米諾夫娜，恰恰也跑到了，便拉住了他的那一隻耳朵。大家必須看着的，是兩個愛人的臉上，顯出怎樣的狂喜來，當珂略哭着討饒的時候。

『我的乖乖，我的好人，我再也不敢了！阿唷，阿唷，饒我！』

兩個人後來說，他們倆祕密的相愛了這麼久，能像在扯住這壞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所感到的那樣的幸福，那樣的透不過氣來的大歡喜，是從來沒有的。

（一八八三年作）

## 難解的性格

頭等車的一個房間裏。

繡着紫紅色天鵝絨的長椅上，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

值錢的綴有鬚頭的扇子，在她癡癡地捏緊了的手裏格格地響；眼鏡時時從她那美麗的鼻子上滑下來；胸前的別針，忽高忽低，好像一隻小船的在波浪裏。她很興奮……她對面坐着一位省長的特委官，是年青的新作家，在省署時報上發表他描寫上流社會的短篇小說的……他顯着專門家似的臉相，目不轉睛的在看她。他在觀察，他在研究，他在揣測這出軌的，難解的性格，他已經幾乎有了把握……她的精神，她的一切心理，他完全明白了。

「阿，我懂得您的！」那特委官在她手鐲近旁的手上接着吻，說：「您那敏感的，靈敏的精神，在尋一條走出迷宮的去路呀……一定是的！這是一場厲害的，嚇人的鬭爭，但是……您不要怕！您要勝利的那一定！」

「請您寫出我來罷，渥勒兌瑪爾！」那位太太悲哀的微笑着說道：「我的生活是很充實，很有變化，很多色彩的……但那要點，是在我的不幸！我是一個陀斯安也夫斯基式的殉難者……請您給世界看看我的心，渥勒兌瑪爾，請您給他們看看這可憐的心！您是心理學家。我們坐在這房間裏談不到一點鐘，可是您已經完全懂得我了！」

「您講罷。我懇求您，請您講出來罷！」

「您聽罷。我是生在一家貧窮的仕宦之家的。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也聰明，但是……時代和環境的精神……vous comprenez（您明白的），我並不想責備我那可憐的父親。他喝酒，打牌……收賄賂……還有母親……我有什麼可說呢！那辛苦，那爲了一片麵包的掙扎，那自卑自賤的想頭……唉，您不要逼我從新記牠出來了。我只好親自來開拓我自己的路……那嚇人的學校教育，無聊小說的灌輸，年青的過失，羞怯的初

戀……還有和環境的戰鬥呢？是可怕的呀！還有疑惑呢？還有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於人生和自己的不信的苦痛呢？……唉！……您是作家，懂得我們女人的，您都知道……我的不幸，是天生的呀……我等候着幸福，這是怎樣的幸福呢？我急于要成一個人是，的要成爲一個人，我覺得我的幸福就在這裏面！

「您可真的了不得！」作家在手鐲近旁吻着她的手，低聲說。「我並不是在吻您，您這出奇的人物，我是在吻人類的苦惱！您記得拉斯可里涅可夫（註一）麼？他是這樣地接吻的。」

「阿，渥勒兌瑪爾！我極要榮譽……要名聲，要光彩，恰如那些——我何必謙虛呢？——那些有着不很平常的性格的人們一樣。我要不平常……簡直不是女性的。于是……于是……在我的路上，我遇到了一個有錢的老將軍……您知道罷，渥勒兌瑪爾！這其實是自己犧牲，自己否定呀，您要知道！我再沒有別的法子了。我接濟了我的親屬，我也旅行，也做慈善事業……但是，這將軍的擁抱，在我覺得怎樣的難堪和卑汗阿，雖然別

一面，他在戰爭上曾經顯過很大的勇敢，也只好任他去。有時候……那是可怕的時候呀！然而安慰我的是這一種思想，這老頭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便會死掉的，那麼，我就可以照我的願望過活了，將自己給了相愛的人，並且得到幸福……我可是有着這麼的一個的人，渥勒兌瑪爾！上帝知道，我有着這麼一個的！」

那位太太使勁的揮扇，她臉上顯出一種要哭的表情。

「現在是這老頭子死掉了……他留給我一點財產，我像鳥兒一樣的自由。現在我可以幸福了……不是麼，渥勒兌瑪爾？幸福在敲我的窗門了。我只要放牠進來就是，然而……不成的！渥勒兌瑪爾，您聽哪，我對您起誓！現在我可以把自己給那愛人，做他的朋友，他的幫手，他的理想的承受者，得到幸福……安靜下來了……然而這世界上的一切，卻多麼大概是討厭，而且庸俗的呵！什麼都這樣的卑劣，渥勒兌瑪爾！我不幸呵，不幸呵，不幸呵！我的路上，現出障礙來了！我又覺得我的幸福遠去了，唉，遠得很！唉，這苦楚，如果您一知道，怎樣的苦楚呵！」

「但這是什麼呢？怎樣的？一種障礙呢？我懇求您，告訴我罷！那是什麼呀？」

「別一個有錢的老人……」

破扇子遮掩了漂亮的臉。作家把他那深思的頭支在手上，歎一口氣，顯出專門家和心理學家的臉相，思索了起來。車頭叫着汽笛，噴着蒸氣，窗幔在落照裏映得通紅。

(一八八三年作)



## 假病人

將軍夫人瑪爾法·彼得羅夫娜·貝綱基娜，或者如農人們的叫法，所謂貝綱金家的，十年以來，行着類似療法（註一）的醫道，五月裏的一個星期二，她在自己的屋子裏診察着病人。她面前的桌子上，擺着一個類似療法的藥箱，一本類似療法的便覽，還有一個類似療法藥的算盤。掛在壁上的是嵌在金邊鏡框裏的一封信，那是一位彼得堡的同類療法家，據瑪爾法·彼得羅夫娜說，很有名，而且簡直是偉大的人物，手筆還有一幅神

（註一）Homöopathie，日本又譯「同類療法」，是用相類似的毒來治這病的醫

法，意義大致和中國的「以毒攻毒」相同。現行的對於許多細菌病的血

清注射，其實也還是這療法，不過這名稱卻久不使用了——譯者。

甫亞理斯泰爾夫的像，那是將軍夫人的恩人，否定了有害的對症療法，教給她認識了真理的。客廳裏等候着病人們，大半是農人。他們除兩三個人之外，都赤着腳，這是因為將軍夫人吩咐過，他們該在外面脫掉那惡臭的長靴。

瑪爾法·彼得羅夫娜已經看過十個病人了，于是就叫十一號：「格夫里拉·克魯

慈提！

門開了，走進來的卻不是格夫里拉·克魯慈提，倒是將軍夫人的鄰居，敗落了的地主薩木弗利辛，一個小身材的老頭子，昏眼睛，紅邊帽（註一）。他在屋角上放下手杖，就走到將軍夫人的身邊，一聲不響地跪下去了。

「您怎麼了呀！您怎麼了呀，庫士瑪·庫士密支！」將軍夫人滿臉通紅，發了抖。「罪過的！」

「只要我活着，我是不站起來的！」薩木弗利辛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說。「請全國民看看我在對您下跪，你這保佑我的菩薩，你這人類的大恩人！不打緊的，這慈仁的精靈，給

（註一）帝俄時代貴族所戴的帽子——譯者。

我性命，指我正路，還將我多疑的壞聰明照破了，豈但下跪，我連火裏面還肯跳進去呢，你這我們的神奇的國手，鏢寡孤獨的母親！我全好了呀！我復活了呀！活神仙！

「我……我很高興……」將軍夫人快活到臉紅，吞吞吐吐的說。「那是很愉快的，聽到了這樣的事情……請您坐下罷！上星期二，你卻是病得很重的！」

「是呀，重得很！只要一想到，我就怕！」薩木弗利辛一面說，一面坐。「我全身都是風溼痛。我苦了整八年，一點安靜也沒有……不論是白天，是夜裏，我的恩人哪！我看過許多醫生，請喀山的大學教授們對診，行過土浴，喝過鑛泉，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我的家私就爲此化得精光，太太。這些醫生們只會把我弄糟，他們把我的病趕進內部去了！他們很能夠趕進去，但再趕出來呢——他們卻不能，他們的學問還沒有到這地步……他們單喜歡要錢，這班強盜，至于人類的利益，他們是不大留心的。他開一張鬼畫符，我就得喝下去。一句話，那是謀命的呀。如果沒有您，我的菩薩，我早已躺在墳裏了！上禮拜二我從您這里回家，看了您給我的那丸藥，就自己想：「這有什麼用呢？這好容易纔能看見的沙粒，醫得好我的沈重的老病嗎？」我這麼想，不大相信，而且笑笑的；但我剛喫下一小粒，我所有的

病可是一下子統統沒有了。我的老婆看定着我，疑心了自己的眼睛，「這是你嗎，珂略？（註二）」——「不錯，我呀。」于是我們倆都跪在聖像面前，給我們的恩人禱告：主呵，請把我們希望于她的，全都給她罷！」

薩木弗利辛用袖子擦一擦眼，從椅子上站起，好像又要下跪了，但將軍夫人制住他，使他仍復坐下去。

「您不要謝我，」她說，興奮得紅紅的，向亞里斯泰爾夫像看了一眼。「不，不要謝我！這時候我不過是一副從順的機械……這真是奇蹟！拖了八年的風溼痛，只要一粒療癢丸（註三）就斷根了！」

「您真好，給了我三粒。一粒是中午喫的，立刻見效！別一粒在傍晚，第三粒是第二天，從此就無影無蹤了！無論那里，一點痛也沒有！我可是已經以為要死了的，寫信到墨斯科去，叫我的兒子回來！上帝竟將這樣的智慧傳授了您，您這活菩薩！現在我好像上了天堂

（註一）Kolia 就是庫士瑪（Kusima）的愛稱——譯者。

（註三）原名 Skrophurioso，是一種用草藥搗成的小丸子——譯者。

……上禮拜二到您這里來，我還蹙着腳的，現在我可是能够兔子似的跳了……我還會活一百來年哩。不過還有一件事情困住我——我的精窮。我是健康了，但如果沒有東西好過活，我的健康又有什麼用處呢。窮的逼我，比病還厲害……拿這樣的事來做例子罷……現在是種燕麥的時候了，但叫我怎麼種牠呢。如果我沒有種子的話，我得去買罷，卻要錢……我怎麼會有錢呢？」

「我可以送您燕麥的，庫士瑪·庫士密支……您坐着罷！您給了我這麼大的高興，您給了我這樣的滿足，應該我來謝你的，不是您謝我！」

「您是我們的喜神！敬愛的上帝常常把這樣的好人放在世界上！您高興就是了，太太，高興您行的好事！我們罪人卻沒有什麼好給自己高興……我們是微末的，小氣的，無用的人……螞蟻……我們不過是自稱為地主，在物質的意義上，卻和農民一樣，甚至還要壞……我們確是住在石造房子裏，但那僅是一座 *Fata Morgana*（註四）呀，因

（註四）介在意大利的 *Sicily* 和 *Calabria* 之間的 *Messina* 的海峽中所見的

海市蜃樓，相傳是仙人名 *Morgana* 者所為，故名——譯者。

爲屋頂破了，一下雨就漏……我又沒有買屋頂板的錢。」

「我可以送給您板的，庫士瑪·庫士密支。」

薩木弗利辛又討到一匹母牛，一封介紹信，是爲了他想送進專門學校去的女兒的，而且被將軍夫人的大度所感動，感激之至，嗚咽起來，嘴巴牽歪了，還到袋子裏去摸他的手帕……將軍夫人看見，手帕剛一拉出，同時也好像有一個紅紙片，沒有聲響的落在地板上。

「我一生一世不忘記的……」他絮叨着說。「我還要告訴我的孩子們，以及我的孫子們……一代一代……孩子們，就是她呀，救活了我的，她，那個……」

將軍夫人送走了病人之後，就用她眼淚汪汪的眼睛，看了一會神甫亞里斯泰爾夫的像，于是又用親密的，敬畏的眼光，射在藥箱，備覽，算盤和靠椅上，被她救活的人就剛剛坐在這裏的，後來卻終於看見了病人落掉的紙片。將軍夫人拾起紙片來，在裏面發見了三粒藥草的丸子，和她在上禮拜二給與薩木弗利辛的丸藥，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那個……」她驚疑着說。「這也是那張紙……他連包也沒有打開呀！那麼，

他喫了什麼呢？奇怪……他未必在騙我罷。」

將軍夫人的心裏，在她那十年行醫之間，開始生出疑惑來了……她叫進其次的病人來，當在聽他們告訴說苦惱時，也覺得了先前沒有留心聽過就算的事。一切病人，沒有一個不是首先恭維她的如神的療法的，佩服她醫道的學問，罵詈那些對症療法的醫生，待到她興奮到臉紅了，于是就來敘述他們的困苦。這一個要一點地，別一個想討些柴，第三個要她許可在她的林子裏打獵。她仰望着啓示給她真理的神甫亞里斯泰爾夫的善良的，寬闊的臉，但一種新的真理，卻開始來咬她的心了。那是一種不舒服的，沈悶的真理。

人是狡猾的。

(一八八五年作)



##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我們的六十歲的簿記課長格羅忒金一咳嗽，就喝和酒的牛奶，因此生了酒精中毒腦症了。醫生們以他們特有的自信，斷定他明天就得死。我終于要做簿記課長了。這位置是早已允許了我的。

書記克萊錫且夫要喫官司，因為他毆打了一個稱他爲官僚的請願者。看起來，怕是要定罪的。

服藥草的煎劑，醫胃加答兒。

一八六五年八月三日。簿記課長格羅忒金的胸部又生病了。他咳嗽，喝和酒的牛奶。他一死，他的地位就是我的了。我希望着，但我的希望又很微，因為酒精中毒腦症好像是



未必一定會死的！

克萊錫且夫從一個亞美尼亞人的手裏搶過一張支票來，撕掉了。他也許因此要喫官司。

昨天一個老婆子（古立夫娜）對我說，我生的不是胃加答兒，是潛伏痔。這是很可能的！

一八六七年六月三十日。看報告，說是阿刺伯流行着霍亂病。大約也要到俄國來的罷，那麼，就要放許多天假。老格羅忒金死掉，我做簿記課長，也未可料的人。也真韌！據我看來，活得這麼久，簡直是該死！

喝什麼來治我的胃加答兒呢？或者用莪求（註一）子？

一八七〇年一月二日。在格羅忒金的院子裏，一隻狗徹夜的叫。我的使女貝拉該耶說，這是很準的兆頭，于是我和他一直談到兩點鐘，如果我做了簿記課長，就得弄一件浣熊皮子和一件睡衣。我大約也得結婚。自然不必處女，這和我的年紀是不相稱的，還是寡

（註一）此日本名，德名 Zister，中國名未詳——譯者。

婦罷。

昨天，克萊錫且夫被逐出俱樂部了，因為他講了一個不成樣子的笑話，還嘲笑了商業會館的會員波紐霍夫的愛國主義。人們說，後一事，他是要喫官司的。

爲了我的胃加答兒，想看波忒庚醫師去。人說，他醫治他的病人，很靈……

一八七八年六月四日。報載威忒梁加流行着黑死病。人們死得像蒼蠅一樣。格羅忒金因此喝起胡椒酒來了。但對於這樣的一個老頭子，胡椒酒恐怕也未必有效。只要黑死病一到，我準要做簿記課長的。

一八八三年六月四日。格羅忒金要死了。我去看他，並且流着眼淚請他寬恕，因為我等不及他的死。他也眼淚汪汪的寬恕了我，還教我要醫胃加答兒，該喝橡子茶。

但克萊錫且夫幾乎又要喫官司——因為他把一座租來的鋼琴，押給猶太人了。雖然如此，他卻已經有着史坦尼斯拉夫勳章，官銜也到了八等。在這世界上的一切，真是希奇得很！

生薑二沙（註一），高良薑一沙半，濃燒酒一沙，麒麟竭五沙，拌勻，裝入燒酒瓶裏，每晨

空心服一小杯，可治胃加答兒。

一八八三年六月七日，格羅忒金昨天下了葬。這老頭子的死，我竟得不到一點好處。每夜夢見他穿了白衫子，動着手指頭，傷心，該死的我的傷心：是簿記課長不是我，卻是察里科夫。得到這位置的竟不是我，卻是一個小伙子，有那做着將軍夫人的姑母幫忙的。我所有的希望都完結了！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日，察里科夫家裏，他的老婆跑掉了。這可憐人簡直沒有一點元氣了。爲了悲傷，會尋短見也說不定的。倘使這樣，那麼，我就是簿記課長。人們已在這麼說。總而言之，希望還沒有空，人也還可以活下去，我也許還要利用浣熊皮。至于結婚，我也不反對。如果得了良緣，我爲什麼不結婚呢，不過是應該和誰去商量商量罷了；因爲這是人生大事。

克萊錫且夫昨天錯穿了三等官理爾曼的橡皮套鞋。又是一個問題！

(註1) Solovnik 是俄國的重量名，一沙約合中國一錢一分餘——譯者。

管門人巴伊希勸我，醫胃加答兒應該用昇汞。我想試試看。

(一八八六年作)

## 那是她

「您給我們講點什麼罷！」年青的小姐們說。

大佐捻着他的白鬚子，帶一帶喉嚨，開口了——

「這是在一八四三年，我們這團兵紮在欠斯多霍夫的附近。我先得告訴您。我的小姐們，這一年的冬天非常冷，沒有一天沒有哨兵凍掉了鼻子，或是大雪風吹着雪埋掉了道路的。嚴寒從十月底開頭，一直拖到四月。那時候，您得明白，我可並不像現在，彷彿一個用舊了的煙斗的，卻是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像乳和血拌了起來的一樣，一句話，是一個美男子。我孔雀似的打扮着，隨手化錢，捻着鬍子，這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學習士官會這樣。我往往只要一雙眼睛一睜，把馬刺一響，把鬍子一捻，那麼，就是了不得的美人兒，也立刻變

了百依百順的小羊了。我貪女人，好像蜘蛛的貪蒼蠅，我的小姐們，假如你們現在想數一數那時，纏住我的波蘭女子和猶太女子的數目，我通知你，數學上的數目恐怕是用不夠的……我還得告訴你們，我是一個副官，跳瑪楚爾加（註一）的好手，娶的是絕世的美人，上帝呵，願給她的靈魂平安。我是怎樣一個莽撞而且胡鬧的人呢——你們是猜也猜不到的。在鄉下，只要有什麼關於戀愛的搗亂，有誰拔了猶太人的長頭髮，或是批了波蘭貴族的巴掌，大家就都明白，這是微惠爾安夫少佐幹的事。

「因為是副官，我得常常在全省裏跑來跑去，有時去買乾草或蕪菁，有時是將我們的廢馬賣給猶太人或地主，我的小姐們，但最多的倒是冒充辦公，去赴波蘭的千金小姐的密約，或者是和有錢的地主去打牌……在聖誕節前一天的夜裏，我還很記得，好像就在目前一樣，爲了公事，叫我從欠斯多霍夫到先威里加村去……天氣可真冷得厲害，連馬也咳嗽起來，我和我的馬車夫，不到半個鐘頭就成了兩條冰柱了……大冷天倒還不怎麼打緊，但請你們想一想，半路上可又起了大風雪了。雪片團團的打着旋子，好像晨禱

之前的魔鬼一樣，風發着吼，似乎是有誰搶去了牠的老婆，道路看不見了……不到十分鐘，我們大家——我，馬車夫和馬——就給雪重重的包裹了起來。

「大人，我們迷了路了！」馬車夫說。

「混蛋！你在看什麼的，你這廢料？那麼，一直走罷，也許會撞着一家人家的！」

「我們儘走，儘走，儘是繞着圈子，到半夜裏，馬停在一個莊園的門口了，我還記得，這是屬於一個有錢的波蘭人，潘耶特羅夫斯基伯爵的。波蘭人還是猶太人，在我就如飯後的濃茶，都可以，但我也應該說句真話，波蘭的貴族很愛客人，像年青的波蘭女子那樣熱情的女人，另外可也並沒有……」

「我們被請進去了……潘耶特羅夫斯基伯爵這時住在巴黎，招待我們的是他的經理，波蘭人加希密爾·哈普進斯基。我還記得，不到一個鐘頭，我已經坐在那經理的屋子裏，消受他的老婆獻殷勤，喝酒，打牌了。我贏了十五個金盧布，喝足了酒之後，就請他們給我安息。因為邊屋裏沒有地方了，他們就引我到正屋的一間房子裏面去。

「您怕鬼麼？」那經理領我走到通着滿是寒冷和昏暗的大廳的一間小房子裏，

一面問。

「這是有鬼的？」我聽着自己的言語和腳步的回聲，反問道。

「我不知道，」波蘭人笑了起來，「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地方，對於妖魔鬼怪是很合適的。」

「我真醉了，喝得像四萬個皮匠一樣，但這句話，老實說，卻使我發抖。媽的，見一個鬼，我寧可遇見一百個乞爾開斯人！不過也沒有法，我就換了衣服，躺下了……我的蠟燭的弱弱的光，照在牆壁上，那牆壁上可是掛着一些東西，你們大約也想像得到的罷，是一張比一張更加嚇人的祖像，古代的兵器，打獵的角笛，還有相類的古怪的東西……靜到像墳墓一樣，只在間壁的大廳裏，有鼠子唧唧的叫着，和乾燥的木器發着畢畢剝剝的聲音。房子外面呢，可彷彿是地獄……風唸着超度亡魂經，樹木被吹彎了，吼叫着，啼哭着；一個鬼東西，大約是外層窗門罷，發出悲聲，敲着窗框子。你們想想看，還要加上我的頭正醉得在打旋子，全世界也和我的頭一同在打旋子呢……我如果閉上眼，就覺得我的眠牀在空屋子裏跑，和鬼怪跳着輪舞一樣。我想減少這樣的恐怖，首先就吹熄了蠟燭，因為空蕩



蕩的屋子，亮比暗是更加覺得可怕的……」

聽着大佐講話的三位小姐們，靠近他去了，凝視着他的臉。

「唔，」大佐講下去道，「我竭力的想睡着，可是睡魔從我這里逃走了。忽然覺得像有偷兒爬進窗口來，忽然聽得像有誰在噓噓喳喳的說話，忽然又好像有人碰了我的肩頭——一句話，我覺到一切幻象，這是只要神經曾經異常緊張過的人們，全都經驗過來的。現在你們也想想看，在這幻象和聲音的混沌中，我卻分明的聽得，像有曳着拖鞋的聲音似的。我尖起耳朵來，——你們想是什麼呀？——我聽到，有人走近了門口，咳嗽一下，想開門……」

「誰呀？」我坐起來，一面問。

「是我……用不着怕的！」回答的是女人的聲音。

「我走到門口去……只幾分鐘，我就覺得鴨絨一般綿軟的兩條女人的臂膊，擱在我的肩上了。」

「我愛你……我看你是比性命還貴重的，」很悅耳的一種女人的聲音說。

「火熱的呼吸觸着我的面龐……我忘記了風雪，鬼怪，以及世界上的一切，用我的  
一隻手去摟住了那纖腰……那是怎樣的纖腰呵！這樣的纖腰，是造化用了特別的佈置，  
十年裏頭只能造出一個來的……纖細，磋磨出來似的，熱烈而輕柔，好像一個嬰兒的呼  
吸！我真不能自制了，就用我的臂膊緊緊的抱住她……我們的嘴唇就合成一個緊密的，  
長久的接吻……我憑着全世界的女性對你們起誓，這接吻，我是到死也不會忘記的。」

大佐住了口，喝過半杯水，用了有些含糊的聲音說下去道——

「第二天的早晨，我從窗口望出去，卻看見風雪越加厲害了……完全不能走。我只  
好整天的坐在經理那里，喝酒，打牌。一到夜，我就又睡在那空蕩蕩的屋子裏，到半夜，就又  
摟着那熟識的纖腰……真的呢，我的小姐們，如果沒有這愛，我那時也許真會無聊得送  
命，或者喝到醉死了的哩。」

大佐歎一口氣，站起身來，默默的在屋子裏面走。

「那麼……後來呢？」一位小姐屏息的等候着，一面問。

「全沒有什麼，第二天，我們就走路了。」

「但是……那女人是誰呢？」小姐們忸忸的問道。

「這是一猜就知道的，那是誰！」

「不，猜不到呀！」

「那就是我自己的老婆！」

三位小姐都像給蛇咬了似的，跳了起來。

「這究竟是……怎麼的呀？」她們問。

「阿呀，天哪，這有什麼難懂呢？」大佐聳一聳肩頭，煩厭似的回問道。「我自己想，已經講得很清楚的了！我是帶了自己的女人往先威里加村去的……她在間壁的空房子裏過夜……這不是很明白的麼！」

「哼哼……」小姐們失望的垂下了臂膊，嘮叨道。「這故事，開頭是很好的，收場可是只有天曉得……您的太太……請您不要見氣，這故事簡直是無聊的……也一點不漂亮。」

「奇怪！你們要這不是我自己的女人，卻是一個別的誰麼！唉，唉，我的小姐們，你們現

在就在這麼想，一結了婚，不知道會得怎麼說呢？」

年青的小姐們狼狽，沈默了。她們都顯出不滿意的態度，皺着眉頭，大聲的打起呵欠來……晚餐桌上她們也不喫東西，只用麪包搓着丸子，也不開口。

「哼，這簡直是……毫無意思！」一個忍不住了，說。「如果這故事是這樣的收場，您何必講給我們來聽呢？這一點也不好……這簡直是出于意外的！」

「開頭講得那麼有趣，卻一下子收了梢……」別一個接着道。「這不過是侮弄人，再沒有什麼別的了。」

「哪，哪，哪……我是開開玩笑的……」大佐說。「請你們不要生氣，我的小姐們，我是講講笑話的。那其實並不是我自己的女人，卻是那經理的……」

「是嗎！」

小姐們一下子都開心了，眼睛也發了光……她們挨近大佐去，不斷的給他添酒，提出質問來。無聊消失了，晚餐也消失了，因為小姐們忽然胃口很好的大嚼起來了。

## 波斯勳章

位在烏拉爾山脈的這一面的一個市裏，傳播着一種風聞，說是這幾天，有波斯的貴人拉哈·海蘭住在扶桑旅館裏了。這風聞，並沒有引起市民的什麼印象，不過是一個波斯人來了，甚麼事呀？只有市長斯台班·伊凡諾維支·古斤一個，一從衙門裏的祕書聽到那東方人的到來，就想來想去，並且探問道：

「他要上那兒去呢？」

「我想，大約是巴黎或者倫敦罷。」

「哼……那麼，一個闊佬？」

「鬼知道。」

市長從衙門回家，用過中膳之後，他又想來想去，而且這回是一直想到晚。這高貴的波斯人的入境，很打動了他的野心。他相信，這拉哈·海蘭是運命送到他這里來的，實現他渴求夢想的希望，正到了極好的時機了。古斤已經有兩個徽章，一個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勳章（註一）一個紅十字徽章和一個「水險救濟會」的會員章；此外他還自己做了一個錶鍊的掛件，是用六絃琴和金色鎗枝交叉起來的，從他制服的釦子洞裏拖了出來，遠遠的望去，就見得不平常，很像光榮的記號。如果誰有了勳章和徽章，越有，就越想多，那是一定的——市長久已想得一個波斯的「太陽和獅子」勳章的了，他想得發惱，發瘋。他知道得很明白，要弄這勳章到手，用不着戰爭，用不着向養老院捐款，也用不着去做議員，只要有一個好機會就夠。現在是這機會好像來到了。

第二天正午，他掛上了所有的徽章，勳章，以及錶鍊之類，到扶桑旅館去。他的運氣也真好，當他跨進波斯貴人的房間裏面的時候，貴人恰只一個人，而且正閒着。拉哈·海蘭是一個高大的亞洲人，翠鳥似的長鼻子，凸出的大眼睛，頭戴一頂土耳其帽，坐在地板上，

（註一）這種勳章，只有二等，所以僅僅是起碼的東西——譯者。

在翻他的旅行箱。

「請您寬恕我的打攪，」古斤帶着微笑，開始說：「有紹介自己的光榮，世襲有名譽的市民，各種勳章的爵士，斯台班·伊凡諾維支·古斤，本城市長，認您個人爲所謂親善的鄰邦的代表者，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

那波斯人轉過臉來，說了幾句什麼很壞的法國話，那聲音就像木頭敲着木頭一樣。『波斯的國界，』古斤仍說他準備好了的歡迎詞，『和我們的廣大的祖國的國界，是接觸的極其密切的，就因爲這彼此的交感，使我要稱您爲我們的同胞。』

高貴的波斯人站起來了，又說了一點什麼敲木頭似的話。

是什麼外國話也沒有學過的，只好搖搖頭，表示他聽不懂。

——我該怎麼和他說呢？——他自己想，——叫一個翻譯員來，那就好了，但這是麻煩的事情，別人面前不好說。翻譯員會到全市裏去嚷嚷的。——

古斤于是把日報上見過的所有外國字，都搬了出來。

「我是市長……」他吃吃的說：「這就是 Lord-Maire (市長)…… Municipale

(市的)……Wui (怎樣) Kompené (懂麼) J

他想用言語和手勢來表明他社會的地位，但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掛在牆上的題着「威尼斯市」的一幅畫，卻來救了他。他用指頭點點那市街，又點點自己的頭，以為這麼一來，就表出了「我是市長」這一句。波斯人一點也不懂，但也微笑着說道：

“Bon (好) monsieur……bon……”

過了半點鐘，市長就輕輕的敲着波斯人的膝髁和肩頭，說道：

“Kompené? Wui? 做 Lard-Maire 和 Municipale……我請您去 Promenade (散步) 一下……Kompené? Promenade……”

古斤又向着威尼斯的風景，並且用兩個手指裝出走路的腳的模樣來。拉哈·海蘭是在注視他那些徽章的，大約分明悟到他是本市的最重要人物了，並且懂得“Promenade”的意思，便很有些客氣。兩個人就都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間。到得下面的通到扶桑飯館的門口的時候，古斤自己想，請這波斯人喫一餐，倒也很不壞。他站住腳，指着食桌，說道：



「照俄國的習慣，這是不妨事的……我想：Purée(肉餅) entrecôte(炸排骨)……

Champagne(香檳酒)之類……Komprenez?」

高貴的客人懂得了，不多久，兩人就坐在飯館的最上等房間裏，喝着香檳，喫起來。

「我們爲波斯的興隆來喝一杯！」古斤說：「我們俄國人是愛波斯人的。我們的信仰不同，然而共通的利害，彼此的共鳴……進步……亞洲的市場……所謂平和的前進……」

高貴的波斯人喫得很利害。他用叉刺着燻魚，點點頭，說：

「好！Bien(好)！」

「這中您的意？」古斤高興的問道。「Bien嗎？那好極了！」於是轉向侍者，說道：「路加，給你的大人送兩尾燻魚到房間去，要頂好的！」

市長和波斯的貴人於是驅車到動物園去游覽。市民們看見他們的斯台班·伊凡諾維支怎樣地香檳酒喝得通紅，快活地，而且很滿足地帶着波斯人看市裏的大街，看市場，還指點名勝給他看；他又領他上了望火臺。

市民們又看見他怎樣地在一個雕着獅子的石門前面站住，向波斯人先指指獅子，再指指天上的太陽，又輕輕的拍幾下自己的前胸，于是又指獅子，又指太陽，這時波斯人便點頭答應了，微笑着露出他雪白的牙齒。這晚上，他們倆坐在倫敦旅館裏，聽一個閩秀的彈琴；但夜裏怎麼樣呢，可是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市長就上衙門來，屬員們似乎已經有些曉得了，祕書走近他去，帶着嘲弄的微笑，對他說道：

「波斯人是有這樣的風俗的：如果有一個高貴的客人到您這里來，您就應該親自動手，爲他宰一隻闖過的羊。」

過了一會，有人給他一封信，是從郵政局寄來的。古斤拆開封套，看見裏面是一張漫畫。畫着拉哈·海蘭，市長卻跪在他面前，高高的伸着兩隻手，說道：

爲了尊重俄羅斯和波斯的，

彼此親善的表記，

大使呀，我甘心願意

宰掉自己當作闖羊，

但您原諒罷：我只是一匹驢子！

市長在心裏覺得不舒服，然而也並不久。一到正午，他就又在高貴的波斯人那里了，又請他上飯館，點給他看市裏的名勝。又領他到獅子門前，又指指獅子，指指太陽，並且指指自己的胸口，他們在扶桑旅館喫夜飯，喫完之後，就嘴裏啣着雪茄，顯着通紅的發亮的臉，又上望火臺。大約是市長想請客人看一齣希奇的把戲罷，便從上面向着在下面走來走去的值班人，大聲叫喊道：

「打呀，警鐘！」

然而警鐘並沒有效，因為這時候，全部的救火隊員都正在洗着蒸汽浴。

他們在倫敦旅館喫夜飯，波斯人也就動身了。告別之際，斯台班·伊凡諾維支照俄國風俗，和他接吻三回，還淌了幾滴眼淚。列車一動，他叫道：

「請您替我們問波斯好。請您告訴他們，我們是愛波斯的！」

一年另四個月過去了。正值零下三十五度的嚴寒時節，刮着透骨的風。斯台班·伊

凡諾維支卻敞開了皮外套的前胸，在大街上走，並且很懊惱，是爲了沒有人和他遇見，看見他那太陽和獅子的勳章。他敞開着外套，一直走到晚，完全凍壞了；夜裏卻只是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

他氣悶，肚裏好像火燒，他的心跳個不住：現在是在想得塞爾比亞的泰可服勳章了。他想得很急切，很苦惱。

(一八八七年作)

## 暴躁人

我是一個一本正經的人，我的精神，有着哲學的傾向。說到職業，我是財政學家，研究着理財法，正在寫一篇關於「舊犬稅之過去與未來」的題目的論文。所有什麼少女呀，詩歌呀，月兒呀，以及別的無聊東西，那當然是和我並無關係的。

早上十點鐘。我的媽媽給我一杯咖啡。我一喝完，就到露臺上面去，爲的是立刻做我的論文。我拿過一張白紙來，把筆浸在墨水瓶裏，先寫題目：「舊犬稅之過去與未來。」我想了一想，寫道：「史的概觀。據見于海羅陀都斯與克什諾芬（註一）之二三之暗示，則舊

（註一）Herodotus(484—408 B. C.)希臘史家，世稱「歷史之父」 Xenophon

(135—354 B. C.)希臘史家，哲學家，也是將軍——譯者。

大稅之起源……」

但在這瞬息間，忽然聽到了很可慮的腳步聲？我從我的露臺上望下去，就看見一個長臉盤，長腰身的少女。她的名字，我想，是那單加或是瓦連加；但這與我不相干。她在尋東西，裝作沒有見我的樣子，自己哼着：

「你可還想起那滿是熱情的一曲……」

我覆看着自己的文章，想做下去了，但那少女卻顯出好像忽然看見了我的樣子，悲哀的聲音，說道：

「晨安，尼古拉·安特維來支！您看，這多麼倒運！昨天我在這里散步，把手鐲上的掛件遺失了。」

我再看一回我的論文，改正了錯誤的筆畫，想做下去了，然而那少女不放鬆。

「尼古拉·安特來維支，」她說：「謝謝您，請您送我回家去。凱來林家有一隻大狗，我一個不敢走過去呀。」

沒有法子。我放下筆，走了下去。那單加或是瓦連加便纏住了我的臂膊，我們就向她

的別墅走去了。

我一碰上和一位太太或是一位小姐挽着臂膊，一同走路的義務，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總覺得好像是一個鈎子，掛上了一件沈重的皮衣；然而那覃加或是瓦連加呢，我們私下說說罷，卻有着情熱的天性（她的祖父是亞美尼亞人），她有一種本領，是把她全身的重量，都掛在我的臂膊上，而且緊貼着我的半身，像水蛭一樣。我們這樣的走着……當我們走過凱來林家的別墅旁邊時，我看見一條大狗，這使我記起蓄犬稅來了。我出神的掛念着我那開了手的工作，歎一口氣。

「您爲什麼歎氣，」那覃加或是瓦連加問我道，於是她自己也歎一口氣。

我在這裏應該夾敘幾句。那覃加或是瓦連加（現在我記得了，她叫瑪先加）不知從那里想出來的，以爲我在愛她，爲了人類愛的義務，就總是萬分同情的注視我，而且要用說話來醫治我心裏的傷。

「您聽呀，」她站住了，說：「我知道您爲什麼歎氣的。您在戀愛，是罷！但我憑了我們的友情，要告訴您，您所愛的姑娘，是很尊敬您的！不過她不能用了相同的感情，來報答你

的愛，但是，如果她的心是早屬於別人的了，這那里能說是她的錯處呢？」

瑪先加鼻子發紅，脹大了，眼睛裏滿含了眼淚；她好像是在等我的回答，但幸而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簷下坐着瑪先加的媽媽，是一個好太太，但滿抱着成見；她一看見她女兒的亢奮的臉，就注視我許多工夫，並且歎一口氣，彷彿是在說：「唉，這年青人總是遮掩不住的！」除她之外，簷下還坐着許多年青的五顏六色的姑娘，她們之間，還有我的避暑的鄰居，在最近的戰爭時，左顛顛和右臀部都負了傷的退伍軍官在裏面。這不幸者也如我一樣，要把一夏天的時光獻給文學的工作。他在寫軍官回憶記。他也如我一樣，是每天早晨，來做他那貴重的工作的，但他剛寫了一句：「余生于×××年，」他的露臺下面便有一個什麼瓦連加或是瑪先加出現，把這可憐人查封了。

所有的人，凡是坐在簷下的，都拿着銜子，在清理什麼無聊的，要煮果醬的漿果。我打過招呼，要走了。但那些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卻嚷着拿走了我的帽子和手杖，要求我停下來。我只好坐下。她們就遞給我一盤漿果和一枝髮針。我也動手來清理。

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在議論男人們。這一個溫和，那一個漂亮，然而不得人意，第



三個討厭，第四個也不壞，如果他的鼻子不像指頭套，云云，云云。

「至于您呢，Monsieur（註二）尼古拉，」瑪先加的媽媽轉過臉來，對我說，「是不算漂亮的，然而得人意……您的臉上有一點……況且，」她歎息，「男人最要緊的並不是美，倒是精神。」

年青的姑娘們卻歎息着，順下眼睛去。她們也贊成了，男人最要緊的並不是美，倒是精神。我向鏡子一瞥，看看我有怎樣的得人意。我看見一個蓬蓬鬆鬆的頭，蓬蓬鬆鬆的鬚和脣鬚，眉毛，面龐上的毛，眼睛下面的毛，是一個樹林，從中突出着我那強固的鼻子，像一座塔。漂亮，人也只好這麼說了！

「所以您是用精神方面，賽過了別樣的，尼古拉，」瑪先加的媽媽歎息着說，好像她在使自己藏在心裏的思想，更加有力量。

瑪先加在和我一同苦惱着，但對面坐着一個愛她的人的意識，似乎立刻給了她很

（註二）法國話，如中國現在之稱「先生」，那時俄國的上流社會，說法國話是算

時髦的——譯者。

大的歡樂了。年青的姑娘們談完了男人，就論起戀愛來。這議論繼續了許多工夫之後，一個姑娘站起身，走掉了。留下的就又趕緊來批評她。大家都以為她胡塗，難對付，很討厭，而且她的一塊肩胛骨，位置又是不正的。

謝謝上帝，現在可是我的媽媽，差了使女來叫我喫飯了。現在我可以離開這不舒服的聚會，回去再做我的論文了。我站起來，鞠一個躬。瑪先加的媽媽，瑪先加自己，以及所有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便把我包圍，並且說我並無回家的權利，因為我昨天曾經對她們有過金諾，答應和她們一同喫中飯，喫了之後，就到樹林裏去找菌子的。我鞠一個躬，又坐下去……我的心裏沸騰着憎惡，並且覺得我已經很難忍耐，立刻就要爆發起來了，然而我的禮貌和生怕搗亂的憂慮，又牽制我去順從婦女們。我於是順從着。

我們就了食桌。那顛顛部受了傷的軍官，下巴給傷牽扯了，喫飯的模樣，就像嘴裏啣着馬嚼子。我用麪包搓丸子，記掛着蓄犬稅，而且想到自己的暴躁的性子，竭力不開口。瑪先加萬分同情的看着我。搬上來的是冷的酸模湯，青豆牛舌，燒雞子和糖煮水果。我不想喫，但爲了禮貌也喫着。飯後，我獨自站在簷下吸煙的時候，瑪先加的媽媽跑來了，握了我

的手，氣喘吁吁的說道：

「但是你不要絕望，尼古拉……她是這樣的一個容易感觸的性子呀……這樣的  
一個性子！」

我們到樹林裏去找菌子……瑪先加掛在我的臂膊上，而且緊緊的吸住了我一邊  
的身體。我真苦得要命了，但是忍耐着。

我們走到了樹林。

「您聽呀，Monsieur 尼古拉，瑪先加歎息着開口了：「您爲什麼這樣傷心的？您  
爲什麼不說話的？」

真是一個奇特的姑娘：我和她有什麼可談呢？我們有什麼投契之處呢？

「請您講一點什麼罷……」她要求說。

我竭力要想出一點她立刻就懂，極平常的事情來。想了一會之後，我說道：

「砍完森林，是給俄國很大的損害的……」

「尼古拉！瑪先加歎着，她的鼻子紅起來了。」尼古拉，我看您是在迴避明說的……

您想用沈默來懲罰我……您的感情得不到回音，您就孤另另的連苦痛也不說……這是可怕的呀。尼古拉！」她大聲的說，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我還看見她的鼻子又在發脹了。「如果您所愛的姑娘，對您提出永久的友誼來，您怎麼說呢？」

我哼了一點不得要領的話，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我有什麼和她可說的……請您知道：第一是我在這世界上什麼姑娘也不愛；第二，我要這永久的友誼有什麼用呢？第三是我是很暴躁的。瑪先加或是瓦連加用兩手掩着臉，像對自己似的，低低的說道：

「他不說……他明明是在要求我做犧牲……但如果我還是永久的愛着別一個，那可是不能愛他的呀！況且……讓我想一想罷……好，我來想一想罷……我聚集了我的靈魂的所有的力，也許用了我的幸福的代價，將這人從他的苦惱裏超度出來罷！」

我不懂。這對於我，是一種凱巴拉（註三）我們再走開去，採集着菌子。我們沈默得很久。瑪先加的臉上，顯出內心的戰慄來。我聽到狗叫：這使我記得了我的論文，我于是大聲歎息了。我在樹幹之間看見了負傷的軍官。這極頂可憐的人很苦楚地左右都蹙着腳：左

有他負傷的臀部，右邊是掛着一個五顏六色的年青的姑娘。他的臉上，表現着對於命運的屈服。

從樹林回到別墅裏，就喝茶。後來我們還玩克羅開忒，（註四）聽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中之一唱曲子：「不呀，你不愛我，不呀，不呀！」唱到「不呀」這一句，她把嘴巴歪到耳朵邊。

「Charmant!」（註五）其餘的姑娘們呻吟道：「Charmant!」

黃昏了。叢樹後面出現了討厭的月亮。空氣很平靜，新割的乾草發出不舒服的氣味來。我拿起自己的帽子，要走了。

「我和您說句話，」瑪先加大有深意似的，悄悄地說。「您不要走。」

我覺得有點不妙。但爲了禮貌，我留着。瑪先加拉了我的臂膊，領我沿着列樹路走。現在是她全身都現出戰鬪來了。她顏色蒼白，呼吸艱難，簡直有扭下我的右臂來的形勢。她

（註四）Kroquet 是一種室外遊戲——譯者。

（註五）法國語，實詞——譯者。

究竟是怎麼的？

「您聽罷……」她低聲說。「不行，我不能……不行……」

她還要說些話，然而決不下。但我從她的臉上看出，她可是決定了。她以發光的眼睛和發脹的鼻子，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很快的說道：

「尼古拉，我是你的！我不能愛你，但我約給你忠實！」

她於是貼在我的胸膛上，又忽然跳開去了。

「有人來了……」她低聲說。「再見……明早十一點，我在花園的亭子裏……再見！」

她消失了。我莫名其妙，心跳着回家。「舊大稅之過去與未來」在等候我，然而我已經不能工作了。我狂暴了。也可以說，我簡直可怕了。豈有此理，將我當作乳臭小兒看待，我是忍不住的！我是暴躁的，和我開玩笑，是危險的！使女走進來，叫我晚餐的時候，我大喝道：「滾出去！」我的暴躁的性子，是不會給人大好處的。

第二天的早晨。這真是一個避暑天氣，氣溫在零度下，透骨的寒風，雨，爛泥和樟腦丸

氣味，我的媽媽從提包裏取出她那冬天外套來了。是一個惡鬼的早晨。就是一八八七年八月七日，有名的日蝕出現的時候。我還應該說明，當日蝕時，我們無論誰，即使並非天文學家，也能够弄出大益處來的。誰都能做的是：一、測定太陽和月亮的直徑；二、描畫日冠；三、測定溫度；四、觀察日蝕時的動物和植物；五、寫下本身的感覺來，等等。這都是很重要的事，使我也決計推開了「舊大稅之過去與未來」來觀察日蝕了。我們大家都起得很早。所有目前的工作，我是這樣分配的：我測量太陽和月亮的直徑，負傷軍官畫日冠，瑪先加和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就擔任了其餘的一切。現在是大家聚起來，等候着了。

「日蝕是怎麼起來的呢？」瑪先加問我說。

我回答道：「如果月亮走過黃道的平面上，到了連結太陽和月亮的中心點的線上，的時候，那麼，日蝕就成立了。」

「什麼是黃道呢？」

我把這對她說明。瑪先加注意的聽着，於是發問道：

「用一塊磨毛了的玻璃，可以看見那連結着太陽和月亮的中心點的線麼？」



我回答她，這是想像上的線。

「如果這單是想像，」瑪先加驚奇了，「那麼，月亮怎麼能找到牠的位置呢？」我不給她回答。我覺得這天真爛漫的質問，真使我心驚膽戰了。

「這都是胡說，」瑪先加的媽媽說。「後來怎樣，人是不能夠知道的，您也沒有上過天；您怎麼想知道太陽和月亮出了什麼事呢？空想罷了！」

然而一塊黑斑，跑到太陽上面來了。到處的混亂。母牛，綿羊和馬，就翹起了尾巴，怕得大叫着，在平野上奔跑。狗嗥起來。臭蟲以為夜已經開頭了，就從牠的隙縫裏爬出，來咬還在睡覺的人。恰恰運着王瓜回去的助祭，就跳下車子，躲到橋下，他的馬卻把車子拉進了別人的院子裏，王瓜都給豬喫去了。一個稅務官員，是不在家裏，卻在避暑女客那里過夜的，只穿一件小衫，從房子裏跳出，奔進羣衆裏面去，還放聲大叫道：「逃命呀！你們！」

許多避暑的女人們，年青的和漂亮的，給喧鬧驚醒，就靴也不穿，闖到街上來。還有許多別的事，我簡直怕敢重述了。

「唉，多麼可怕！」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呼號道。「唉，多麼可怕！」



「Mesdames (註六)，觀測罷！我叫她們。『時間是要緊的呀！』

我自己連忙測量直徑……我記得起日冠來，就用眼睛去尋那負傷的軍官。他站着，什麼也不做。

「您怎麼了？」我大聲說。「日冠呢？」

他聳一聳肩膀，用無可奈何的眼光，示給我他的臂膊。原來這極頂可憐人的兩條臂膊上，都掛着一個年青姑娘；因為怕極了，緊貼着他，不放手做事。我拿一枝鉛筆，記下每秒的時間來。這是重要的。我又記下觀測點的地理上的形勢。這也是重要的。現在我要決定直徑了，但瑪先加卻捏住了我的手，說道：

「您不要忘記呀，今天十一點！」

我抽出我的手來，想利用每一秒時，繼續我的觀測，然而瑪先加發着抖，繩在我的臂膊上了，還緊挨着我半邊的身子。鉛筆，玻璃圖——全都滾到草裏去了。豈有此理！我是暴躁的，我一惱怒，自己也保不定會怎樣，這姑娘可真的終於要明白了。

(註六) 法國語，在這里大約只好譯作「小姐們」了——譯者。

我還想接着做下去，但日蝕卻已經完結了。

「您看着我呀！她嬌柔地低聲說。

呵，這已經是愚弄的極頂了！人應該知道，和男子的忍耐來開這樣的玩笑，是只會得到壞結果的。如果出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可不要來責難我！我不許誰來愚弄我，真真豈有此理，如果我惱怒起來，誰也不要來勸我，誰也不要走近我罷！我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

年青的姑娘們中的一個，大概是從我的臉上，看出我要惱怒來了，分明是爲了寬慰我的目的，便說道：

「尼古拉·安特來維支，我辦妥了你的囑託了。我觀察了哺乳動物。我看見日蝕之前，一匹灰色狗在追貓，後來搖了許多工夫尾巴。」

就這樣子，從日蝕是一無所得。我回了家。天在下雨，我不到露臺上去做事。但負傷軍官卻敢于跑出他的露臺去，並且還寫「余生于×××年」；後來我從窗子裏一望，是一個年青姑娘把他拖往別墅裏去了。我不能寫文章，因爲我還在惱怒，而且心跳。我沒有到園亭去。這是有失禮貌的，但天在下雨，我也真的不能去。正午，我收到瑪先加的一封信；

信裏是譴責，請求，要我到園亭去，而且寫起「你」來了。一點鐘我收到第二封信，兩點鐘第三封……我只得去。但臨走之前，我應該想一想，我和她說些什麼呢。我要做得像一個正人君子。第一，我要對她說，她以為我在愛她，是毫無根據的。這樣的話，原不是對閨秀說的。對一個閨秀說：「我不愛您，」就恰如對一個作家說：「您不懂得寫東西。」我還不如對瑪先加講講我的結婚觀罷。我穿好冬外套，拿了雨傘，走向亭園去。我知道自己的暴躁的性子，就怕話說得太多。我要努力自制才好。

我等在園亭裏，瑪先加臉色青白，哭腫着眼睛。她一看見我，就歡喜得叫起來了，抱住我的頸子，說道：

「到底！你在和我的忍耐力開玩笑罷。聽罷，我整夜沒有睡着……總是想。我覺得，我和你，如果我和你更加熟識起來……那是會愛的……」

我坐下，開始對她來講我的結婚觀了。爲了不要太散漫，而且講得簡潔，我就用一點史的概觀開頭。我說過了印度人和埃及人的結婚，於是講到近代，也說明了叔本華（註七）的思想之一二。瑪先加是很留心的聽着的，但忽然和各種邏輯不對勁，知道必須

打斷我了。

「尼古拉，和我接吻呀！」她對我說。

我很狼狽，也不知道應該和她怎麼說。她卻總是反覆着她的要求。沒有法子，我站起來，把我的嘴唇碰在她的長臉上，這感覺和我還是孩子時候，在追悼式逼我去吻死掉的祖母的感覺，是一樣的。然而瑪先加還不滿意這接吻，倒是跳了起來，拚命的擁抱了我。在這瞬息中，園亭門口就出現了瑪先加的媽媽。她顯着喫驚的臉，對誰說了一聲「噓！」就像運送時候的梅菲斯安沛來斯（註八）似的消失了。

我失措地，恨恨地回家去。家裏卻遇見了瑪先加的媽媽，她含了淚，擁抱着我的媽媽。我的媽媽正在流着眼淚說：

「我自己也正希望着呢！」

（註七）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德國的厭世的哲學者，也極憎

惡女人——譯者。

（註八）Mephistopheles 就是「浮士德」裏的天魔，把浮士德送到獄中的愛

人面前，就消失了。這里大約只取了送入牢獄的意思——譯者。



伯是酒徒，還有一個叔伯是出奇的胡塗（有一回，他當作自己的帽子，錯戴了女人的頭巾）一個姑母是風琴瘋子，一遇見男人們，便對他們伸出舌頭來。再加以我的非常暴躁的性子——就是極爲可疑的症候。但這好想頭爲什麼來得這樣遲呢？唉，爲什麼呢？

（一八八七年作）

## 陰謀

一、選舉協會代表。

二、討論十月二日事件。

三、正會員 M · N · 望 · 勃隆醫師的提議。

四、協會目前的事業。

十月二日事件的張本人醫師夏列斯妥夫，正在準備着赴會；他站在鏡子前面已經好久了，竭力要給自己的臉上現出疲倦的模樣來。如果他顯着興奮的，緊張的，紅紅的或是蒼白的臉相去赴會罷，他的敵人是不要當作他對於他們的陰謀，給與了重大的意義的，然而，假使他的臉是冷淡，不動聲色，像要睡覺，恰如一個站在衆愚之上，倦于生活的人呢，



那麼，那些敵人一看見，就會肅然起敬，而且心裏想道：

他硬擡着不屈的頭，

高於勝利者拿破崙的紀念碑！

他要像一個對於自己的敵人和他們的惡聲並不介意的人一樣，比大家更遲的到會。他要沒有聲響的走進會場去，用懶洋洋的手勢摸一下頭髮，對誰也不看，坐在桌子的末一頭。他要採取那苦于無聊的旁聽者的態度，悄悄的打一個呵欠，從桌上拉過一張日報，看起來……大家是說話，爭論，激昂，彼此叫着守秩序，然而他卻一聲也不響，在看報。但終於時常提出他的名字來，火燒似的問題到了白熱了，他才向同僚們擡起他那懶懶的疲倦的眼睛，很不願意似的開口道：

「大家硬要我說話……我完全沒有準備，諸君，所以我的話如果有些不周到，那是要請大家原諒的。我要 *ad ovo*（從最初）開頭……在前一次的會議上，幾位可敬的同事已經發表，說我在會同診斷的時候，很有些不合他們尊意的態度，要求我來說明。我是以為說明是多事，對於我的非難也是不對的，就請將我從協會除名，退席了。但現在，對



子我又提出新的一串責備來了，不幸得很，看來我也只好來說明一下子。那是這樣的。

于是他就隨隨便便的玩着鉛筆或錶鍊，說了起來，會同診斷的時候，他發出大聲，以及不管別人在旁，打斷同事的說話，是真的；有一回會同診斷時，他在醫師們和病人的親屬面前，問那病人道：「那一個胡塗蟲給您開了鴉片的呀？」這也是真的。幾乎沒有一回會同診斷不鬧一點事……然而，什麼緣故呢？這簡單得很。就是每一回會診，同事們的智識程度之低，不得不使他夏列斯妥夫驚異。本市有醫師三十二人，但其中的大部分，卻比一年級的大學生知道得還要少。例子是不必旁徵博引的。Nomina sunt（舉出姓名來，）自然，oportet（要避免，）但在這會場裏，都是同行，省得以爲妄談，他卻也可以說出名姓來的。大家都知道，例如可敬的同事望·勃隆先生，他用探針把官太太綏略息基娜的食道戳通了……

這時候，同事望·勃隆就要發跳，在頭上拍着兩手，大叫起來：

「同事先生，這是您戳通的呀，不是我！是我來證明！」

夏列斯妥夫卻置之不理，繼續的說道：

「這也是大家知道的，可敬的同事希拉把女優綏米拉米提娜的游走腎誤診爲膿瘍，行了試行刺穿，立刻成爲 *oxibus testalis*（死症）了。還有可敬的同事培斯忒倫珂，原是應該拔掉左足大趾的爪甲的，他卻拔掉了右足的好好的爪甲。還有不能不報告的一件事，是可敬的同事台爾哈良支先生，非常熱心的開通了士兵伊凡諾夫的歐斯答幾氏管，至于弄破了病人的兩面的鼓膜。趁這機會我還要報告一下，也是這位同事，因爲給一個病人拔牙，使她的下顎骨脫了臼，一直到她答應願出五個盧布醫費了，這才替她安上去。可敬的同事古理金和藥劑師格倫美爾的姪女結了婚，和他是通着氣脈的。這也誰都知道，我們本會的祕書，少年的同事斯可羅派理台勒尼，和我們可敬的會長古斯泰夫·古斯泰服維支·普萊息台勒先生的太太有關係……從智識程度之低的問題，我竟攻擊到道德上去了。這更其好。倫理，是我們的傷口，諸君，爲了免得以爲妄談，我要對你們舉出我們的可敬的同事普蘇耳珂夫來，他在大佐夫人德來錫金斯凱命名日慶祝的席上，竟在說，和我們的可敬的會長夫人有關係的，並非可羅派理台勒尼，倒是我！敢于這麼說的普蘇耳珂夫先生，前年我卻親見他和我們的可敬的同事思諾比支的太太在一

起此外，思諾比支醫師……都說凡有閨秀們請他去醫治，就不十分妥當的醫生是誰呀？——思諾比支爲了帶來的嫁資，和商人的女兒結婚的是誰呀？——思諾比支然而我們的可敬的會長怎麼樣呢，他暗暗的用着類似療法，還做奸細，拿普魯士的錢。一個普魯士的好細——這已經確是 *ultima ratio*。（惟一的結論）了！

凡有醫師們，倘要顯出自己的聰明和是幹練的雄辯家來，就總是用這兩句臘丁話：*“nomina sunt odiosa”* 和 *“ultima ratio”*。夏列斯妥夫卻不只臘丁話，也用法國和德國的，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要暴露大家的罪過，撕掉一切陰謀家的假面；會長搖鈴搖得乏力了，可敬的同事們從座位上跳起來，搖着手……摩西教派的同事們是聚作一團，在嚷叫。

然而夏列斯妥夫卻對誰也不看，仍然說：

「但我們的協會又怎麼樣呢，如果還是現在的組織和現在的秩序，那不消說，就是要完結的。所有的事，都靠着陰謀。陰謀，陰謀，第三個陰謀成了這魔鬼的大陰謀的一個犧牲的我，這樣的說明一下，我以爲是我的義務。」

他就說下去，他的一派就喝采，勝利的拍手。在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喧囂和轟動裏，開始選舉會長了。望·勃隆公司拚命的給普萊息台勒出力，然而公衆和明白的醫師們卻加以阻撓，並且叫喊道：

「打倒普萊息台勒！我們要夏列斯妥夫！夏列斯妥夫！」

夏列斯妥夫承認了當選，但有一個條件，是普萊息台勒和望·勃隆爲了十月二日的事件，得向他謝罪。又起了震聳耳朵的喧囂，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又聚作一堆，在嚷叫……普萊息台勒和望·勃隆憤慨了，終於辭去了做這協會的會員。那更好！

夏列斯妥夫是會長了。首先第一著，是打掃這穢墟。思諾比支應該出去！台爾哈良支應該出去！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應該出去！和他自己的一派，要弄到一到正月，就不再剩一點陰謀。他先使刷新了協會裏的外來病人診治所的牆壁，還掛起一塊「嚴禁吸煙」的牌示來；于是把男女的救護醫員都趕走，藥品是不要格倫美爾的了，去取赫拉士舍別支基的，醫師們還提議倘不經過他的鑒定，就不得施行手術，等等。但最關緊要的是他名片上印着這樣的頭銜：「N醫師協會會長。」

夏列斯妥夫站在家裏的鏡子前面，在做這樣的夢。時鐘打了七下，他也記起他應該赴會了。他從好夢裏醒轉，趕緊要使他的臉顯出疲倦的表情來，但那臉卻不願意依從他，只成了一種酸酸的鈍鈍的表情，像受凍的小狗兒一樣；他想臉再分明些，然而又見得長了起來，模胡下去，似乎已經不像狗，卻彷彿一隻鵝了。他順下眼皮，細一細眼睛，鼓一鼓面頰，皺一皺前額，不過都沒有救：現出來的全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大約這臉的天然的特色就是這一種，奈何牠不得的。前額是低的，兩隻小眼睛好像狡猾的女商人，輪來輪去，下巴向前凸出，又蠢又猥，那面龐和頭髮呢，就和一分鐘前，給人從彈子房裏推了出來的「可敬的同事」一模一樣。

夏列斯妥夫看了自己的臉，氣忿了，覺得這臉對他也在弄陰謀。他走到前廳，準備出去，又覺得連那些皮外套，橡皮套靴和帽子，也對他在弄着陰謀似的。

「車夫，診治所去！」他叫道。

他肯給二十個戈貝克，但陰謀團的車夫們，卻要二十五個戈貝克……他坐在車上，走了，然而冷風來吹他的臉，溼雪來謎他的眼，可憐的馬在拉不動似的慢慢的一拐一拐

的走。一切都同盟了，在弄着陰謀……陰謀，陰謀，第三個陰謀！

(二八八七年作)

## 譯者後記

契訶夫的這一羣小說，是去年冬天，爲了譯文開手翻譯的，次序並不照原譯本的先後。是年十二月，在第一卷第四期上，登載了三篇，是假病人，簿記課副手日記抄和那是她題了一個總名，謂之「奇聞三則」，還附上幾句後記道——

以常理而論，一個作家被別國譯出了全集或選集，那麼，在那一國裏，他的作品的注意者，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來，這作者也更爲大家所知道，所了解的。但在中國卻不然，一到翻譯集子之後，集子還沒有出齊，也總不會出齊，而作者可早被壓殺了。易卜生、莫泊桑、辛克萊，無不如此，契訶夫也如此。

不過姓名大約還沒有被忘卻。他在本國，也還沒有被忘卻的，一九二九年做



過他死後二十五週的紀念，現在又在出他的選集。但在這裡我不想多說什麼了。

『奇聞三篇』是從 Alexander Eliassberg 的德譯本 “Der persische Or'ien und andere Grotesken” (Welt-Verlag, Berlin, 1922)裏選出來的。這書共八篇，都是他前期的手筆，雖沒有後來諸作品的陰沈，卻也並無什麼代表那時的名作，看過美國人做的文學概論之類的學者或批評家或大學生，我想是一定不准牠稱爲『短篇小說』的，我在這裡也小心一點，根據了“Groteske”這一個字，將牠翻作了奇聞。

第一篇介紹的是一窮一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極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僱員；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愛聽豔聞的小姐。字數雖少，腳色卻都活畫出來了。但作者雖是醫師，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寫的日記是當不得正經的，假如有誰看了這一篇，真用昇汞去治胃加答兒，那我包管他當天就送命。這種通告，固然很近乎『杞憂』，但我卻也見過有人將



舊小說裏狐鬼所說的藥方，抄進了正經的醫書裏面去——人有時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

這回的翻譯的主意，與其說爲了文章，倒不如說是因爲插畫；德譯本的出版，好像也是爲了插畫的。這位插畫家瑪修丁（V. N. Massutin），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未名叢刊中十二個的插圖，就是他的作品，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

今年二月，在第六期上又登了兩篇，暴躁人和壞孩子。那後記是——

契訶夫的這一類的小說，我已經紹介過三篇。這種輕鬆的小品，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但我卻爲了另一個目的：原本的插畫，大概當然是作品的裝飾，而我的翻譯，則不過當作插圖畫的說明。

就作品而論，暴躁人是一八八七年作；據批評家說，這時已是作者的經歷更加豐富，覺察更加廣博，但思想也日見陰鬱，傾于悲觀的時候了。誠然，暴躁人除寫這暴躁人的其實並不敢暴躁外，也分明的表現了那時的閨秀們之鄙陋，結

婚之不易和無聊；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當作滑稽小品看的壞孩子，悲觀氣息卻還要沈重，因為看那結末的敘述，已經是在說：報復之樂，勝於戀愛了。

接着我又寄去了三篇：波斯勳章、難解的性格和陰謀，算是全部完畢。但待到在譯文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出來時，波斯勳章不見了，後記上也刪去了關於這一篇作品的話，並改「三篇」為「二篇」——

木刻插畫本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共八篇，這裏再譯二篇。

陰謀也許寫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當時醫界的腐敗的情形。但其中也顯示着利用人種的不同于「同行嫉妬」。例如，看起姓氏來，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種人，所以他排斥「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猶太人也排斥醫師普萊息台勒（Gustav Prechtel）和望·勃隆（Von Bronn）以及藥劑師格倫美爾（Grunmer），這三個都是德國人姓氏，大約也是猶太人或者日耳曼種人。這種關係，在作者本國的讀者是一目了然的，到中國來就須加些註釋，有點纏夾了。但參照起中村白葉氏日文譯本的契訶夫全集，這裏卻缺少了兩處

關於猶太人的並不是好話。一是缺了「摩西教派的同事們聚作一團，在嚷叫」之後的一行：「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二是「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團」下面一句「在嚷叫」乃是「開始那照例的——「嘩拉嘩拉，嘩拉嘩拉」了……」但不知道原文有兩種的呢，還是德文譯者所刪改？我想，日文譯本是決不至於無端增加一點的。

平心而論，這八篇大半不能說是契訶夫的較好的作品，恐怕並非瑪修丁爲小說而作木刻，倒是翻譯者 Alexander Eliasberg 爲木刻而譯小說的罷。但那木刻，卻又並不十分依從小說的敘述，例如難解的性格中的女人，照小說是扇上該有鬚頭，鼻梁上應該架着眼鏡，手上也該有手鐲的，而插畫裏都沒有。大致一看，動手就做，不必和本書一一相符，這是西洋的插畫家很普通的脾氣。誰說「神似」比「形似」更高一著，但我總以爲並非插畫的正軌，中國的畫家是用不着學他的——倘能「形神俱似」，不是比單單的「形似」又更高一著麼？

但「這八篇」的「八」字沒有改，而三次的登載，小說卻只有七篇，不過大家是不會覺察的，除了編輯者和翻譯者。誰知道今年的刊物上，新添的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就是「防民之口」的標記呢，但我們似的譯作者的譯作，卻就在這機關裏被刪除，被禁止，被沒收了，而且不許聲明，像啣了麻核桃的赴法場一樣。這波斯勳章，也就是所謂「中宣……審委會」暗殺帳上的一筆。

波斯勳章不過描寫帝俄時代的官僚的無聊的一幕，在那時的作者的本國尚且可以發表，為什麼在現在的中國倒被禁止了？——我們無從推測。只好也算作一則「奇聞」。但自從有了書報檢查以來，直至六月間的因為「新生事件」而煙消火滅為止，牠在出版界上，卻真有「所過殘破」之感，較有斤兩的譯作，能保存牠的完膚的是很少的。

自然，在地土，經濟，村落，隄防，無不殘破的現在，文藝當然也不能獨保其完整。何況是出于我的譯作，上有御用詩官的施威，下有幫閒文人的助虐，那遭殃更當然在意料之中了。然而一面有殘毀者，一面也有保全，補救，推進者，世界這才不至于荒廢。我是願意屬于後一類，也分明屬于後一類的。現在仍取八篇，編為一本，使這小集復歸于完全，事雖瑣細，

卻不但在今年的文壇上爲他們留一種亞細亞式的「奇聞」也作了我們的一個小小的記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記。